SAN GUO YAN YI

语文课程标准必读书目

三国演义

无障碍阅读学生版 2.0

经典涅槃 时尚气质

经典 | 时尚

中国古典战争史诗旷世巨制

下

[明]罗贯中●著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长 春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目 录

第六十一回 赵云截江夺阿斗 孙权遗书退老瞒 …… 509

魏延舞剑欲杀刘璋，刘璋手下人与之对舞。刘备、刘璋止之。孙夫人带七岁阿斗回吴，赵云截江夺阿斗归。孙权迁居秣陵，治建业，筑石头城，又筑濡须坞，以防曹操。曹操尊魏公，加九锡，赐荀彧死。曹操、孙权于濡须交战，曹操败；再战，还是不胜。曹操得孙权书，班师退兵。

第六十二回 取涪关杨高授首 攻雒城黄魏争功 …… 517

刘备为刘璋出兵抵御张鲁，刘璋以弱兵少粮给刘备。刘备大怒。张松通刘备一事暴露，全家被刘璋所斩。刘备与庞统回涪城，斩杨怀、高沛，得涪关。黄忠、魏延争破泠苞、邓贤之寨，不料魏延被围，黄忠舍命救出。魏延设计埋伏，活捉泠苞。刘备释放泠苞回雒城。泠苞欲助吴懿决涪江之水淹刘备兵马，以保雒城。

第六十三回 诸葛亮痛哭庞统 张翼德义释严颜 …… 526

刘备进军，斩泠苞。庞统不听诸葛亮劝告，急于攻取雒城，兵至落凤坡，被刘璋部将张任伏兵乱箭射死。刘备哭祭庞统，派关平请诸葛亮。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兵分两路前往西川，留关羽镇守荆州。诸葛亮叮嘱关羽务必“北拒曹操，东和孙权”。 张飞用计活捉严颜。严颜坚决不降，张飞佩服严颜骨气，以礼相待，严颜乃降。

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计捉张任 杨阜借兵破马超 …… 535

严颜让他所管关隘守将都归降了张飞。刘备欲攻雒城，劫张任营寨时失败。诸葛亮用计活捉张任，欲取雒城。刘璋接法正劝降书，怒骂法正，并派人求张鲁相助。马超兵败入羌，又被冀城参军杨阜打败，不得已便与庞德、马岱投张鲁。张鲁大将杨柏与兄杨松不容马超。杨松又听黄权之言，欲助刘璋敌刘备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第六十五回　马超大战葭萌关　刘备自领益州牧 …… 543

马超自告奋勇，攻葭萌关捉刘备。张飞与马超连天大战，不分胜负。诸葛亮赶到葭萌关，连施计谋，先使张鲁退兵，又使马超归降了刘备。马超愿与弟马岱出战成都。刘璋投降，刘备成为益州牧。刘备听赵云劝阻，不把成都名宅赐与诸官。诸葛亮用重法治蜀，因法正功劳巨大，故对法正之横不加责备。法正听说缘故后自我收敛。关羽想要入川与马超比试武艺，诸葛亮写书信安慰他固守荆州。

第六十六回　关云长单刀赴会　伏皇后为国捐生 …… 553

孙权命诸葛瑾赴成都讨要荆州。诸葛亮安排计策让诸葛瑾奔波无获而回。鲁肃请关羽于陆口寨外临江亭上赴宴，企图杀之。关羽领周仓及八九个关西大汉赴宴，吴军虽有埋伏，终不敢动。曹操欲起兵南征，被属下劝罢。王粲等人欲尊曹操为“魏王”，荀攸反对，曹操怒斥其欲效仿荀彧，荀攸忧愤成疾而死。献帝、伏后密谋欲杀曹操。曹操获悉，反杀伏后、伏完、穆顺等。

第六十七回　曹操平定汉中地　张辽威震逍遥津 …… 562

曹操兴师西征，大败张鲁部将杨昂、杨任之后，得阳平关，又得南郑。曹操用计收庞德，得东川。西川人闻听曹操到来，都很惧怕。诸葛亮派人与孙权书信，交割荆州三郡，如东吴进军合肥，大败曹军，则奉还荆州。孙权派大军攻打合肥，张辽以少胜多，在逍遥津大破东吴大军。自此，张辽威震东吴。

第六十八回　甘宁百骑劫魏营　左慈掷杯戏曹操 …… 571

凌统奉孙权之命欲挫曹操锐气，与张辽大战不分胜负。孙权部将甘宁带一百人夜至曹操中军左冲右突，不折一人而回，孙权盛赞。甘宁射中乐进面门，救出凌统，凌统与甘宁结为生死之交。曹魏、东吴交兵，孙权伤亡甚大；双方讲和罢兵。崔琰因阻曹操为魏王而死。曹操接受贾诩的建议，立长子曹丕为王世子。道士左慈以法术戏弄曹操，曹操大怒，欲斩杀左慈，反被左慈法术惊吓。

第六十九回　卜周易管辂知机　讨汉贼五臣死节 …… 580

神卜管辂为曹操卜天下之事。卜算东吴将亡大将，果然鲁肃身故。卜算西蜀用兵进犯，果然张飞、马超进兵。耿纪、韦晃、金祎、太医吉平之子吉邈等趁许都正月十五庆赏元宵节之际纵火，欲斩杀曹操，事不成，全部被害。曹洪、张郃领兵至汉中，初战告捷。

第七十回　猛张飞智取瓦口隘　老黄忠计夺天荡山 …… 588

张飞以饮酒诱使张郃劫寨，大败之。张郃奔瓦口隘。张飞再次打败张郃，与魏延领兵夺瓦口关，张郃败回南郑。曹洪下令进取葭萌关。诸葛亮派黄忠、严颜赶赴葭萌关，击败张郃，黄忠、严颜用计得天荡山，张郃无奈，只好奔赴定军山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第七十一回　占对山黄忠逸待劳　据汉水赵云寡胜众 …… 596

曹操亲自出征，至蓝田，看望蔡邕之女蔡琰。黄忠依从法正步步为营，“反客为主”之计，打败驻守定军山的夏侯渊，俘虏夏侯尚。在法正帮助下，黄忠先夺得定军山西，以逸待劳，终于杀了夏侯渊，夺得了定军山。黄忠烧曹操大军粮草时被围，赵云奋勇救出，在汉水打败曹操追兵。刘备赞子龙一身都是胆。曹操命徐晃从斜谷小路取汉水，王平同往相助。

第七十二回　诸葛亮智取汉中　曹阿瞒兵退斜谷 …… 605

徐晃不听王平意见，被黄忠、赵云打败，王平投降刘备。曹操被刘备打败，回到南郑。不料魏延、张飞已夺得南郑，曹操只好走阳平关。诸葛亮以疑兵胜了曹操。曹操亲自领兵出战，结果蜀军大败曹兵，曹操弃阳平关而逃至斜谷界口，进退两难，传夜间口号“鸡肋”，以惑乱军心之罪杀了杨修，次日再次兵败，只好班师。

第七十三回　玄德进位汉中王　云长攻拔襄阳郡 …… 612

诸葛亮、法正等人欲尊刘备为帝，刘备不从。诸葛亮又建议暂时为汉中王，刘备应允。于是筑坛于沔阳，称汉中王。曹操派满宠为使者，游说孙权进攻荆州。关羽大败曹仁，夺得襄阳，赶至樊城。

第七十四回　庞令明抬榇决死战　关云长放水淹七军 …… 620

曹操令于禁进军，以解樊城之危。庞德为曹军先锋。庞德造棺木抬赴樊城，与妻子生死离别，以表破关羽之决心。关羽与庞德大战百余合不分胜负。庞德一箭射中关羽左臂，于禁深恐其立功，鸣金收兵。于禁兵屯罶口川，关羽放襄江大水淹七军，于禁投降，庞德被擒，不降而死。关羽攻樊城，被曹仁军兵放箭射中右臂。

第七十五回　关云长刮骨疗毒　吕子明白衣渡江 …… 628

关羽不顾箭伤，力取樊城。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，关羽全无惧色。曹操联合东吴，夹攻关羽。孙权拜吕蒙为大都督，夜袭荆州。孙权放于禁回归曹营。傅士仁投降孙权，奉命往南郡招安糜芳。

第七十六回　徐公明大战沔水　关云长败走麦城 …… 635

徐晃大败关平、廖化、关羽。关羽攻打荆州，荆州土人皆无战心，关羽败走麦城。廖化奉命向上庸守将刘封、孟达求救而不得。诸葛瑾游说关羽投降，关羽不降。

第七十七回　玉泉山关公显圣　洛阳城曹操感神 …… 643

关羽只好放弃麦城而投西川，不料路遇伏兵，被潘璋部将马忠所俘。孙权斩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关羽、关平，送关羽首级与曹操。曹操于洛阳南门厚葬关羽，赠为荆王。刘备听说关羽败亡，昏绝于地。

第七十八回　治风疾神医身死　传遗命奸雄数终 …… 650

刘备要为关羽报仇，诸葛亮力劝，教他按兵不动，暂时先与关羽发丧，等待吴、魏不和，再乘机出兵讨伐。曹操病重，华佗说只能砍开脑袋治疗。曹操疑其想为关羽报仇，便将其下狱。华佗死于狱中。孙权与曹操书，劝其“早正大位”，曹操不上当，封孙权官爵，共拒刘备。曹操死，立其子曹丕为继。

第七十九回　兄逼弟曹植赋诗　侄陷叔刘封伏法 …… 657

曹操死后，曹丕即位。曹彰提兵而来，贾逵说之，曹彰遂交还军马。曹植、曹熊没有奔丧。曹熊害怕曹丕怪罪，自杀身亡。曹丕让曹植以兄弟为题，在七步之内作出诗，曹植随即吟道：“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！”曹丕泪下，免了曹植的罪，把他降为安乡侯。刘备为报云长之仇，让刘封升职去守绵竹。孟达投魏。刘备命刘封擒孟达。孟达派人劝降刘封，刘封扯书斩使。

第八十回　曹丕废帝篡炎刘　汉王正位续大统 …… 664

汉献帝在华歆、曹洪、曹休等威逼下，让帝位于曹丕，国号大魏。曹丕自许昌到洛阳，大建宫室。诸葛亮诈病，终于使得刘备称帝。刘备欲起倾国之兵伐吴，赵云劝谏。

第八十一回　急兄仇张飞遇害　雪弟恨先主兴兵 …… 671

刘备不听赵云、秦宓、诸葛亮之劝，发兵七十五万伐吴。张飞鞭挞末将范疆、张达，范、张二人踩夜割张飞首级献给东吴。刘备出征，吴班为先锋，关兴、张苞护驾。孙权闻之大惊，派诸葛瑾为使者劝说刘备与东吴和好，共讨曹丕。

第八十二回　孙权降魏受九锡　先主征吴赏六军 …… 678

诸葛瑾劝刘备罢征而不得，回到江南。孙权又派中大夫赵咨见魏帝曹丕，诈降于魏。曹丕欲坐观虎斗，封孙权为吴王，加九锡。孙权派孙桓御敌。关兴、张苞大败孙桓。孙桓逃至彝陵被围。刘备大赏蜀军兵士，从巫峡建平起，直接彝陵，七百余里连结四十余寨。

第八十三回　战猇亭先主得仇人　守江口书生拜大将 …… 686

黄忠出战，斩吴将史迹，中埋伏中箭，回营身亡。刘备大战猇亭，关兴斩潘璋首级而归，糜芳、傅士仁来降被斩。孙权求和不得，于是拜陆逊为大都督。陆逊令诸将坚守勿战。刘备求战不得，移寨于山林密处避暑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第八十四回　陆逊营烧七百里　孔明巧布八阵图 …… 695

周泰等将请战，陆逊以前面山中有伏兵不让出击。三日后，伏兵不得其便果出。陆逊等其兵疲意阻，后发制人。孙权领兵接应。曹丕派兵袭东吴。诸葛亮命马良速叫刘备将营寨于树木间移开，但为时已晚。陆逊先使淳于丹探明蜀兵虚实，夜里借东南风放火。刘备败走，被赵云救入白帝城。陆逊追刘备，误入八阵图。诸葛亮岳父黄承彦引导陆逊逃出。陆逊畏惧魏军趁机偷袭吴国，因此不敢率大军深入西川。

第八十五回　刘先主遗诏托孤儿　诸葛亮安居平五路 …… 704

魏军出三路大军伐吴，皆被击败。刘备把白帝城馆驿改为永安宫，染病不起，托孤于诸葛亮。刘备死后，刘禅为帝。曹丕趁机用五路大兵夹攻蜀军。刘禅亲往相府请诸葛亮理事，诸葛亮言四路兵皆已退，唯余吴一路。又奏明刘禅，派邓芝前往东吴，消除旧怨，共拒曹魏。

第八十六回　难张温秦宓逞天辩　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…… 713

邓芝往东吴劝说孙权与蜀通好，孙权派张温同邓芝赴蜀。张温在蜀地傲慢，秦宓席间难为之，张温不能应对。诸葛亮以善言替他解围，又令邓芝与张温同去东吴答礼，吴蜀通好。曹丕亲自伐吴，大败而回。

第八十七回　征南寇丞相大兴师　抗天兵蛮王初受执 …… 722

诸葛亮不顾劝阻，坚持南征。先使反间计，破三路蛮兵。马谡建议诸葛亮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。诸葛亮派魏延、赵云深入蛮地，战败孟获三洞元帅。孟获亲自出战，被魏延活捉。诸葛亮尽释孟获将士，待来日再决雌雄。

第八十八回　渡泸水再缚番王　识诈降三擒孟获 …… 731

诸葛亮命前来送解暑药并粮草的马岱引三千军去泸水下游渡河截粮，军士因中毒，渡河到一半时而死，后知半夜水冷毒散时渡河无事。马岱于夹山峪夺了蛮粮。二洞主擒孟获来见诸葛亮。孟获不服，诸葛亮再释。孟获教其弟孟优诈降进宝，以便里应外合。诸葛亮用药麻翻孟优，孟获被扮做蛮兵的马岱所捉。孟获不服，诸葛亮放回，对众将言明三擒三纵，目的在于“诚欲服其心，不欲灭其类也”。

第八十九回　武乡侯四番用计　南蛮王五次遭擒 …… 739

诸葛亮于西洱河畔设寨，坚守不出，待孟获兵疲将乏之际而四擒四纵。秃龙洞洞主自恃毒泉坚守。孟获之兄孟节为蜀兵解毒。蜀兵掘地得水。蛮军二十一洞主杨锋擒孟获献给诸葛亮，诸葛亮五次释孟获而去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第九十回　驱巨兽六破蛮兵　烧藤甲七擒孟获 …… 748

蜀军垒土越墙得三江城。诸葛亮用计擒获孟获妻子祝融夫人，换回被俘蜀将。诸葛亮大败孟获，孟获诈降欲暗擒诸葛亮，被诸葛亮识破，孟获被捉，诸葛亮六次放孟获而去。诸葛亮设计诱乌戈国藤甲兵至盘蛇谷中，蜀军火攻大胜，孟获被马岱再度生擒。孟获终于拜服，诸葛亮让其自治。

第九十一回　祭泸水汉相班师　伐中原武侯上表 …… 759

诸葛亮班师回到成都。曹丕驾崩，曹睿即位。司马懿被封为骠骑大将军，提督雍、凉等处兵马。诸葛亮采用参军马谡的反间计，曹睿中计，把司马懿削职回乡。诸葛亮上表伐魏，谯周谏阻无果。曹睿封夏侯渊之子夏侯楙为大都督，司徒王朗谏劝不听。夏侯楙率兵二十余万来敌孔明。

第九十二回　赵子龙力斩五将　诸葛亮智取三城 …… 768

诸葛亮不用魏延长驱直入之计，而是从陇右取平坦大路，依法进兵。赵云力斩西凉大将韩德父子五人，大败魏军，夏侯楙无奈退入南安郡。诸葛亮计取南安郡和安定郡，生擒夏侯楙。

第九十三回　姜伯约归降孔明　武乡侯骂死王朗 …… 776

天水太守马遵部下姜维，识破诸葛亮计策并使赵云中计。诸葛亮设计得姜维、得天水，兵临渭水。曹睿命曹真为大都督，与蜀军大战。军师王朗被诸葛亮羞辱，骂死阵前，曹真、郭淮亦被杀败。

第九十四回　诸葛亮乘雪破羌兵　司马懿克日擒孟达 …… 785

魏军与西羌联手，西羌铁车兵大败蜀兵。诸葛亮乘天降大雪，诱西羌铁车兵陷入坑堑而大败之。曹真两路先锋被赵云、魏延所斩。钟繇保举司马懿，曹睿加司马懿为平西都督。司马懿得知孟达造反，未奏朝廷，先予剪除。后见曹睿，推举张郃为先锋，大军前往征讨蜀兵。

第九十五回　马谡拒谏失街亭　武侯弹琴退仲达 …… 794

司马懿要取汉中之咽喉街亭和列柳城。马谡自告奋勇守街亭，他不听王平之劝，于山上下寨。司马懿领兵围山，马谡无奈下山而逃。司马懿先于郭淮得列柳城，之后兵出箕谷。诸葛亮见街亭、列柳城已失，紧急安排退兵之计。司马懿引兵突袭西城，诸葛亮只得冒险上演空城计，司马懿中计，率兵撤退。诸葛亮离西城往汉中而走。

第九十六回　孔明挥泪斩马谡　周鲂断发赚曹休 …… 804

尚书孙资建议曹睿分兵守险要，养精蓄锐，以图吴蜀。赵云不少一将一卒而归，获诸葛亮赞赏。诸葛亮挥泪斩马谡，上表刘禅，自求贬丞相之职。东吴鄱阳太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守周鲂诈降曹魏，请兵征伐东吴。司马懿领兵助曹休南下，曹休被赚入石亭，被陆逊打败。

第九十七回　讨魏国武侯再上表　破曹兵姜维诈献书 …… 812

诸葛亮再上表伐魏。魏军陈仓守将郝昭之同乡靳祥两番来劝说郝昭降蜀，郝昭断然拒绝。诸葛亮几次攻城不下，向姜维求计。姜维诈降曹真，费耀替曹真出征，中计自刎。蜀军三至祁山。

第九十八回　追汉军王双受诛　袭陈仓武侯取胜 …… 820

司马懿深解诸葛亮之法，认为蜀军利在速战，魏军则宜久守。诸葛亮以火攻大败魏军，但还是安排了退军之计。等到曹真知晓，蜀兵已去二日。魏延按诸葛亮安排，斩杀前来追击的魏将王双。东吴孙权称帝，刘禅赍礼作贺。陆逊虚张声势，欲联蜀伐魏。诸葛亮出汉中，计破陈仓，三出祁山。魏帝曹睿封司马懿为大都督，总领魏军抗蜀。

第九十九回　诸葛亮大破魏兵　司马懿入寇西蜀 …… 829

司马懿派郭淮、孙礼速战，诸葛亮早有防备。当晚司马懿派人劫蜀军大寨，不想又中诸葛亮之计。张苞身死，诸葛亮回成都养病，司马懿班师。建兴八年秋七月，曹睿拜曹真为大司马、征西大都督，司马懿为大将军、征西副都督，刘晔为军师，引四十万大军攻取汉中。大雨连降三十日，马无草料，死者无数，军士怨声不绝，司马懿无奈退兵。

第一百回　汉兵劫寨破曹真　武侯斗阵辱仲达 …… 838

诸葛亮四出祁山。魏延、陈式不听诸葛亮“防魏伏兵，不可轻进”的命令，领兵出箕谷，被魏军杀败。蜀兵偷劫曹真大寨，司马懿救出曹真。诸葛亮斩陈式留魏延，又写书信送曹真。曹真见诸葛亮之书信，病重而亡。诸葛亮与司马懿斗阵，大败魏军。刘禅中司马懿反间计，召诸葛亮回成都。诸葛亮增灶而退，魏军疑惑，不敢追击。

第一百一回　出陇上诸葛装神　奔剑阁张郃中计 …… 847

诸葛亮回成都，诛杀散布流言之宦官。蜀军至祁山，粮草不到，诸葛亮只好派人尽割陇上之麦，送赴卤城打晒。郭淮献计进攻卤城，被诸葛亮伏兵杀败。郭淮又献计调雍、凉人马并力剿杀，自己奇袭剑阁，亦被蜀兵击败。永安李严谎称东吴联合曹魏讨伐蜀汉。诸葛亮连忙退兵，于剑阁木门道埋伏，射杀追击而来的魏军大将张郃。

第一百二回　司马懿占北原渭桥　诸葛亮造木牛流马 …… 856

诸葛亮引三十万大军，派姜维、魏延为先锋，分五路至祁山。司马懿力荐夏侯渊四子为先锋，又令郭淮、孙礼总督陇西兵马，于北原下寨，不予出战。诸葛亮

华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虚攻北原，暗取渭滨。司马懿识破蜀军意图，蜀军大败。司马懿派郑文诈降，被诸葛亮识破，魏兵劫寨大败。诸葛亮在上方谷造木牛流马，搬运粮草。司马懿抢回后依样制造，搬运粮草，被蜀军劫杀。

第一百三回　上方谷司马受困　五丈原诸葛禳星 …… 866

东吴分三路大军伐魏，大败而归。诸葛亮诱魏军入上方谷中，火攻魏军。不想突然大雨倾盆，大火熄灭，司马懿父子三人得以逃回。从此，司马懿坚守不出。诸葛亮以女衣并侮辱书信送司马懿，司马懿大怒，却不肯出战。诸葛亮得知东吴大军无功而还，昏倒于地。诸葛亮知自己将亡，遂布灯祈禳，不想主灯被魏延不慎踏灭。

第一百四回　陨大星汉丞相归天　见木像魏都督丧胆 …… 875

诸葛亮授兵书于姜维，强撑病体，遍观各营，喟然长叹。诸葛亮身故，姜维、杨仪不敢举哀。魏延不服杨仪，口出不逊之言。司马懿追兵赶到，姜维推出诸葛亮木像，司马懿大惊退兵。

第一百五回　武侯预伏锦囊计　魏主拆取承露盘 …… 882

魏延和杨仪分别奏明刘禅，言说对方背叛。刘禅知魏延想要造反，派董允好言抚慰。马岱假意愿助魏延取西川，与姜维、杨仪按诸葛亮锦囊妙计斩杀魏延。杨仪不服蒋琬，被刘禅罢官贬为庶人。曹睿大兴土木，建造宫殿，怨声不绝。又求长生不老之方，派马钧赴长安拆取相梁台上铜人、承露盘。众官以死上表劝谏，曹睿不听。

第一百六回　公孙渊兵败死襄平　司马懿诈病赚曹爽 …… 891

曹睿派司马懿率军讨伐辽东造反的公孙渊。公孙渊兵败被杀。曹睿亡，曹芳即位，军权尽归曹爽。司马懿称病不出，故作老之将死之态。后乘曹爽和曹芳出城去谒高平陵之际，司马懿率二子谋划斩杀曹爽。

第一百七回　魏主政归司马氏　姜维兵败牛头山 …… 899

司马懿夺得曹爽军权并斩之。曹芳封司马懿为丞相，加九锡。夏侯霸闻之起兵，败于郭淮与陈泰后，投汉中降姜维。姜维以夏侯霸为向导征讨魏军，在牛头山被郭淮打败，兵退阳平关。司马懿长子司马师欲强行进军夺关，姜维用武侯临终时所传“连弩”之法，击败魏军。

第一百八回　丁奉雪中奋短兵　孙峻席间施密计 …… 908

姜维率军回到汉中。司马懿病逝，次子司马昭趁孙权新亡南征东吴。东吴诸葛恪派老将丁奉迎战，大败魏军。诸葛恪一面请求姜维进军攻打魏国，一面驱兵至新城，反被城中守将用缓兵之计击退。孙峻与吴主孙亮请诸葛恪赴宴，孙峻在席间杀诸葛恪，大权尽归孙峻。姜维得到诸葛恪之书后，出兵伐魏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第一百九回　困司马汉将奇谋　废曹芳魏家果报 …… 915

姜维在董亭与徐质交兵，蜀军大败。姜维假以木牛流马运粮诱杀了徐质，又于铁笼山围住了司马昭，但被郭淮用计以降魏羌兵杀败。姜维用郭淮射来之箭射死郭淮，败回汉中。曹芳欲剪除司马师、司马昭势力，反被司马师、司马昭所废，曹髦即位。

第一百十回　文鸯单骑退雄兵　姜维背水破大敌 …… 922

扬州都督毋丘俭与刺史文钦率军讨伐司马师。文钦父子夜劫魏寨，文鸯于魏军中勇不可当，文钦军因迷路而无法接应，兵败而退。毋丘俭兵败进驻慎县，被县令宗白所杀。司马师将印绶付予司马昭后，大叫而亡，从此大权皆归司马昭。蜀将姜维趁魏内乱兴师讨伐，于洮水大破魏兵，又进兵攻打狄道城，被邓艾设计杀败。

第一百十一回　邓士载智败姜伯约　诸葛诞义讨司马昭 …… 930

姜维再度出师伐魏，被邓艾打败，上表自贬其职。魏将诸葛诞送子于东吴做人质，换得联手东吴大军，共同讨伐司马昭。司马昭逼太后与天子一同出征，起兵二十六万，杀奔淮南，吴兵大败。

第一百十二回　救寿春于诠死节　取长城伯约鏖兵 …… 937

诸葛诞战败而亡，东吴军将大多降魏。姜维又欲起兵伐魏，中散大夫谯周作《仇国论》一篇，劝阻姜维。姜维不改初衷，出兵望长城而来。最初姜维取得大胜，邓艾父子坚守不出，欲与关中兵三面夹击。后姜维得知东吴兵败，也只得退兵。

第一百十三回　丁奉定计斩孙綝　姜维斗阵破邓艾 …… 944

东吴孙綝废孙亮而立孙休，孙休与老将丁奉合谋斩杀孙綝。刘禅派人祝贺，孙休派薛珝至西蜀还礼。薛珝回东吴后言说西蜀大厦将倾。姜维六次起兵伐魏，于祁山安寨。姜维第一次与邓艾斗阵，蜀军将邓艾包围，得司马望救出。二次斗阵，邓艾欲暗袭祁山之后，被姜维识破而大败之。司马望与邓艾派人与蜀中常侍黄皓接触，让他散布姜维怨上，想要投魏的流言，刘禅闻听后召回姜维。

第一百十四回　曹髦驱车死南阙　姜维弃粮胜魏兵 …… 952

姜维劝谏刘禅勿要听信小人之言，刘禅令姜维再回汉中，伺机伐魏。司马昭与贾充合谋篡位，贾充、成济刺死曹髦。司马昭立曹璜为帝，曹璜改名曹奂，封司马昭为相国、晋公。姜维以司马昭弑君之名出师伐魏，分三路出祁山。魏军参将王瓘诈降姜维，约邓艾里应外合，被姜维识破而败之，邓艾于乱军中逃出，王瓘投黑龙江而死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第一百十五回　诏班师后主信谗　托屯田姜维避祸 …… 959

姜维再议讨伐中原，谯周、廖化力劝，姜维不听。邓艾用计，蜀军先锋夏侯霸被射死城下，姜维也被邓艾、司马望杀败。后在救助攻打祁山的张翼时，姜维大败魏军。刘禅听信黄皓谗言，召姜维回成都。姜维请求斩杀黄皓，刘禅却引黄皓拜见姜维。姜维听郤正之言，去陇西沓中屯田避祸。司马昭派大将钟会率军伐蜀。

第一百十六回　钟会分兵汉中道　武侯显圣定军山 …… 966

钟会联合邓艾共同出兵伐蜀。姜维上表请后主遣将守关，后主听信黄皓谗言，偏信师婆虚妄之说，不听姜维之言，只在宫中饮宴欢乐。南郑、阳安关俱失，守关将卢逊、傅佥战死。诸葛亮于定军山显圣保蜀民。钟会大军所到之处，秋毫无犯，汉中人民，出城拜迎。姜维大败，欲退守剑阁。

第一百十七回　邓士载偷度阴平　诸葛瞻战死绵竹 …… 973

钟会与邓艾不和。邓艾偷渡阴平、摩天岭，率军至江油、涪城，守城军民俱降。刘禅听从郤正之言，征召诸葛亮之子诸葛瞻，率军抵抗魏兵，诸葛瞻派其子诸葛尚为先锋，绵竹大战，诸葛瞻、诸葛尚父子战死。魏军直取成都。

第一百十八回　哭祖庙一王死孝　入西川二士争功 …… 981

刘禅令谯周作降书至雒城请降，邓艾隆重接待降使。刘禅次日出降。其子刘谌欲死节，其妻先触柱而死，谌遂杀三子并割妻头至昭烈庙中大哭，眼中滴血，自刎而死。姜维听闻刘禅已降后，大惊失色。姜维设计假降钟会，离间钟会与邓艾的关系。司马昭深疑邓艾，命钟会监视邓艾，又用计假防邓艾，实防钟会。司马昭与曹奂率大军出师长安。

第一百十九回　假投降巧计成虚话　再受禅依样画葫芦 …… 987

钟会收捕邓艾，与姜维谋划反魏。不料事发，钟会被乱箭射死，姜维无奈自刎。邓艾父子被田续斩杀。司马昭封刘禅为安乐公。魏主曹奂封司马昭为晋王，司马昭立司马炎为世子。司马昭死后，司马炎以为汉家报仇为由，效曹丕废帝之事，曹奂只好捧传国玉玺，登坛授与司马炎。

第一百二十回　荐杜预老将献新谋　降孙皓三分归一统 …… 996

东吴孙休病亡，乌程侯孙皓即位。孙皓残暴无道，屠杀忠臣四十余人。魏国羊祜上表伐吴，司马炎赞许，后又悔之。羊祜死前推荐杜预，司马炎拜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事。杜预上表请求伐吴，司马炎许之，命杜预为大都督，引兵十万出江陵。东吴孙皓遣匠工于江边造铁锁、铁锥，以御晋军。晋军势如破竹，兵临石头城下，孙皓投降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张松赴许都欲劝说曹操讨伐张鲁，不想被曹操乱棒打出。刘备善待张松，张松以西川图相送，愿为内应，共取西川。张松与友法正、孟达约刘备取川，刘备不忍取同宗基业。庞统力劝说服。刘备命诸葛亮、关羽守荆州，自己与庞统领兵西行。刘璋不听部下劝谏，迎刘备于涪城。

第六十一回

赵云截江夺阿斗
孙权遗书退老瞒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庞统、法正二人，劝玄德就席间杀刘璋，西川唾手可得。

玄德曰："吾初入蜀中，恩信未立，此事决不可行。"

二人再三说之，玄德只是不从。次日，复与刘璋宴于城中，彼此细叙衷曲，情好甚密。酒至半酣，庞统与法正商议曰："事已至此，由不得主公了。"

便教魏延登堂舞剑，乘势杀刘璋。

延遂拔剑进曰："筵间无以为乐，愿舞剑为戏。"

庞统便唤众武士入，列于堂下，只待魏延下手。

刘璋手下诸将，见魏延舞剑筵前，又见阶下武士手按刀把，直视堂上，从事张任亦掣[chè]剑舞曰："舞剑必须有对，某愿与魏将军同舞。"

二人对舞于筵前。魏延目视刘封，封亦拔剑助舞。于是刘璝[guī]、泠[líng]苞、邓贤各掣剑出曰："我等当群舞，以助一笑。"

玄德大惊，急掣左右所佩之剑，立于席上曰："吾兄弟相逢痛饮，并无疑忌。又非'鸿门会'上，何用舞剑？不弃剑者立斩！"

刘璋亦叱曰："兄弟相聚，何必带刀？"

第六十一回 赵云截江夺阿斗 孙权遗书退老瞒

命侍卫者尽去佩剑。众皆纷然下堂。玄德唤诸将士上堂，以酒赐之，曰："吾弟兄同宗骨血，共议大事，并无二心。汝等勿疑。"

诸将皆拜谢。刘璋执玄德之手而泣曰："吾兄之恩，誓不敢忘！"

二人欢饮至晚而散。

玄德归寨，责庞统曰："公等奈何欲陷备于不义耶？今后断勿为此。"

统嗟[jiē]叹而退。

却说刘璋归寨，刘璝等曰："主公见今日席上光景乎？不如早回，免生后患。"

刘璋曰："吾兄刘玄德，非比他人。"

众将曰："虽玄德无此心，他手下人皆欲吞并西川，以图富贵。"

璋曰："汝等无间吾兄弟之情。"遂不听，日与玄德欢叙。

忽报张鲁整顿兵马，将犯葭[jiā]萌关。刘璋便请玄德往拒之。玄德慨然领诺，即日引本部兵望葭萌关去了。众将劝刘璋令大将紧守各处关隘，以防玄德兵变。璋初时不从，后因众人苦劝，乃令白水都督杨怀、高沛二人，守把涪[fú]水关。刘璋自回成都。

玄德到葭萌关，严禁军士，广施恩惠，以收民心。

早有细作报入东吴。吴侯孙权会文武商议。

顾雍进曰："刘备分兵远涉山险而去，未易往还。何不差一军先截川口，断其归路，后尽起东吴之兵，一鼓而下荆襄？此不可失之机会也。"

权曰："此计大妙！"

正商议间，忽屏风后一人大喝而出曰："进此计者可斩之！——欲害吾女之命耶！"

众惊视之，乃吴国太也。

国太怒曰："吾一生惟有一女，嫁与刘备。今若动兵，吾女性命如何！"因叱孙权曰："汝掌父兄之业，坐领八十一州，尚自不足，乃顾小利而不念骨肉！"

孙权喏喏连声，答曰："老母之训，岂敢有违！"遂叱退众官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国太恨恨而入。

孙权立于轩[窗]下，自思："此机会一失，荆襄何日可得？"

正沉吟间，只见张昭入问曰："主公有何忧疑？"

孙权曰："正思适间之事。"

张昭曰："此极易也：今差心腹将一人，只带五百军，潜入荆州，下一封密书与郡主，只说国太病危，欲见亲女，取郡主星夜回东吴。玄德平生只有一子，就教带来。那时玄德定把荆州来换阿斗。如其不然，一任动兵，更有何碍？"

权曰："此计大妙！吾有一人，姓周，名善，最有胆量。自幼穿房入户，多随吾兄。今可差他去。"

昭曰："切勿漏泄。只此便令起行。"

于是密遣周善，将五百人，扮为商人，分作五船；更诈修国书，以备盘诘[jié]；船内暗藏兵器。周善领命，取荆州水路而来。船泊江边，善自入荆州，令门吏报孙夫人。夫人命周善入。善呈上密书。夫人见说国太病危，洒泪动问。

周善拜诉曰："国太好生病重，旦夕只是思念夫人。倘去得迟，恐不能相见。就教夫人带阿斗去见一面。"

夫人曰："皇叔引兵远出，我今欲回，须使人知会军师，方可以行。"

周善曰："若军师回言道：'须报知皇叔，候了回命，方可下船'，如之奈何？"

夫人曰："若不辞而去，恐有阻挡。"

周善曰："大江之中，已准备下船只。只今便请夫人上车出城。"

孙夫人听知母病危急，如何不慌？便将七岁孩子阿斗，载在车中；随行带三十余人，各挎刀剑，上马离荆州城，便来江边上船。府中人欲报时，孙夫人已到沙头镇，下在船中了。

周善方欲开船，只听得岸上有人大叫："且休开船，容与夫人饯行！"

视之，乃赵云也。原来赵云巡哨方回，听得这个消息，吃了一惊，只带四五骑，旋风般沿江赶来。周善手执长戈，大喝曰："汝何人，敢挡主母！"叱令军士一齐开船，各将军器出来，摆列在船上。风顺水急，船皆随流而去。

赵云沿江赶叫："任从夫人去。只有一句话拜禀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周善不睬，只催船速进。赵云沿江赶到十余里，忽见江滩斜缆[拴]一只渔船在那里。赵云弃马执枪，跳上渔船。只两人驾船前来，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赶。周善教军士放箭。赵云以枪拨之，箭皆纷纷落水。离大船悬隔丈余，吴兵用枪乱刺。赵云弃枪在小船上，掣所佩青钅[gāng]剑在手，分开枪搠[shuò]，望吴船踊身一跳，早登大船。吴兵尽皆惊倒。赵云入舱中，见夫人抱阿斗于怀中，喝赵云曰："何故无礼！"

云插剑声喏曰："主母欲何往？何故不令军师知会？"

夫人曰："我母亲病在危笃[dǔ]，无暇报知。"

云曰："主母探病，何故带小主人去？"

夫人曰："阿斗是吾子，留在荆州，无人看觑[qù]。"

云曰："主母差矣。主人一生，只有这点骨血，小将在当阳长坂坡百万军中救出；今日夫人却欲抱将去，是何道理？"

夫人怒曰："量汝只是帐下一武夫，安敢管我家事！"

云曰："夫人要去便去，只留下小主人。"

夫人喝曰："汝半路辄入船中，必有反意！"

云曰："若不留下小主人，纵然万死，亦不敢放夫人去。"

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捽[jiū zuó]，被赵云推倒，就怀中夺了阿斗，抱出船头上。——欲要傍岸，又无帮手；欲要行凶，又恐碍于道理：进退不得。夫人喝侍婢夺阿斗，赵云一手抱定阿斗，一手仗剑，人不敢近。周善在后梢挟住舵，只顾放船下水。风顺水急，望中流而去。赵云孤掌难鸣，只护得阿斗，安能移舟傍岸？

正在危急，忽见下流头港内一字儿使出十余只船来，船上磨旗擂鼓。

赵云自思："今番中了东吴之计！"

只见当头船上一员大将，手执长矛，高声大叫："嫂嫂留下侄儿去！"

原来张飞巡哨，听得这个消息，急来油江夹口，正撞着吴船，急忙截住。当下张飞提剑跳上吴船。周善见张飞上船，提刀来迎，被张飞手起一剑砍倒，提头掷于孙夫人前。夫人大惊曰："叔叔何故无礼？"

张飞曰："嫂嫂不以俺哥哥为重，私自归家，这便无礼！"

夫人曰："吾母病重，甚是危急，若等你哥哥回报，须误了我事。若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你不放我回去，我情愿投江而死！”

张飞与赵云商议：“若逼死夫人，非为臣下之道。只护着阿斗过船去罢。”乃谓夫人曰：“俺哥哥大汉皇叔，也不辱没嫂嫂。今日相别，若思哥哥恩义，早早回来。”

说罢，抱了阿斗，自与赵云回船，放孙夫人五只船去了。后人有诗赞子龙曰：

昔年救主在当阳，今日飞身向大江。
船上吴兵皆胆裂，子龙英勇世无双！

又有诗赞翼德曰：

长坂桥边怒气腾，一声虎啸退曹兵。
今朝江上扶危主，青史应传万载名。

二人欢喜回船。行不数里，孔明引大队船只接来。见阿斗已夺回，大喜。三人并马而归。孔明自申文书往葭萌关，报知玄德。

却说孙夫人回吴，具说张飞、赵云杀了周善，截江夺了阿斗。

孙权大怒曰：“今吾妹已归，与彼不亲，杀周善之仇，如何不报！”

唤集文武，商议起军攻取荆州。正商议调兵，忽报曹操起军四十万来报赤壁之仇。孙权大惊，且按下荆州，商议拒敌曹操。

人报长史张纮[hóng]辞疾回家，今已病故，有哀书上呈。权拆视之，书中劝孙权迁居秣[mò]陵，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气，可速迁于此，以为万世之业。孙权览书大哭，谓众官曰：“张子纲劝吾迁居秣陵，吾如何不从！”即命迁治建业，筑石头城。

吕蒙进曰：“曹操兵来，可于濡[rú]须水口筑坞[wù]以拒之。”

诸将皆曰：“上岸击贼，跣[xiǎn]足入船，何用筑城？”

蒙曰：“兵有利钝，战无必胜。如猝[cù]然遇敌，步骑相促，人尚不暇及水，何能入船乎？”

权曰：“‘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’子明之见甚远。”

便差军数万筑濡须坞。晓夜并工，刻期告竣。

却说曹操在许都，威福日甚。长史董昭进曰：“自古以来，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，虽周公、吕望，莫可及也：栉[zhì]风沐雨，三十余年，扫荡

群凶，与百姓除害，使汉室复存。岂可与诸臣宰同列乎？合受魏公之位，加‘九锡’[帝王尊礼大臣所赐的九种物品]以彰功德。”——你道哪九锡？

一，车马（大辂[lù]、戎辂各一。大辂，金车也。戎辂，兵车也。玄牡[黑公马]二驷[sì，驾一车用四匹马，二驷为八匹]，黄马八匹。）

二，衣服（衮冕[gǔn miǎn]之服，赤舄[xì]副焉。衮冕，王者之服。赤舄，朱履也。）

三，乐悬（乐悬，王者之乐也。）

四，朱户（居以朱户，红门也。）

五，纳陛（纳陛以登。陛，阶也。）

六，虎贲[bēn]（虎贲三百人，守门之军也。）

七，铁钺[fū yuè]（铁、钺各一。铁，即斧也。钺，斧属。）

八，弓矢（彤弓一，彤矢百。彤，赤色也。秬[jù]弓十，秬矢千。秬，黑色也。）

九，秬鬯[jù chàng]圭瓒[guī zàn]（秬鬯一卣[yǒu]，圭瓒副焉。秬，黑黍[shǔ]也。鬯，香酒，灌地以求神于阴。卣，中樽也。圭瓒，宗庙祭器，以祀先王也。）

侍中荀彧[xún yù]曰：“不可。丞相本兴义兵，匡扶汉室，当秉忠贞之志，守谦退之节。君子爱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”

曹操闻言，勃然变色。

董昭曰：“岂可以一人而阻众望？”

遂上表请尊操为魏公，加九锡。

荀彧叹曰：“吾不想今日见此事！”

操闻，深恨之，以为不助己也。建安十七年冬十月，曹操兴兵下江南，就命荀彧同行。彧已知操有杀己之心，托病止于寿春。忽曹操使人送饮食一盒至。盒上有操亲笔封记。开盒视之，并无一物。彧会其意，遂服毒而亡。年五十岁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文若才华天下闻，可怜失足在权门。
后人休把留侯比，临没无颜见汉君。

其子荀恽[yùn]，发哀书报曹操。操甚懊悔，命厚葬之，谥[shì，大臣死后被授的称号]曰敬侯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且说曹操大军至濡须，先差曹洪领三万铁甲马军，哨至江边。回报云："遥望沿江一带，旗幡无数，不知兵聚何处。"

操放心不下，自领兵前进，就濡须口排开军阵。操领百余人上山坡，遥望战船，各分队伍，依次摆列。旗分五色，兵器鲜明。当中大船上青罗伞下，坐着孙权。左右文武，侍立两边。

操以鞭指曰："生子当如孙仲谋！若刘景升儿子，豚[猪]犬耳！"

忽一声响动，南船一齐飞奔过来。濡须坞内又一军出，冲动曹兵。曹操军马退后便走，止喝不住。忽有千百骑赶到山边，为首马上一人，碧眼紫髯。——众人认得正是孙权。权自引一队马军来击曹操。操大惊，急回马时，东吴大将韩当、周泰，两骑马直冲将上来。操背后许褚[chǔ]纵马舞刀，敌住二将，曹操得脱归寨。许褚与二将战三十合方回。

操回寨，重赏许褚，责骂众将："临敌先退，挫吾锐气！后若如此，尽皆斩首。"

是夜二更时分，忽寨外喊声大震。操急上马，见四下里火起，却被吴兵劫入大寨。杀至天明，曹兵退五十余里下寨。操心中郁闷，闲看兵书。程昱[yù]曰："丞相既知兵法，岂不知'兵贵神速'乎？丞相起兵，迁延日久，故孙权得以准备，夹濡须水口为坞，难于攻击。不若且退兵还许都，别作良图。"

操不应。程昱出。操伏几而卧，忽闻潮声汹涌，如万马争奔之状。操急视之，见大江中推出一轮红日，光华射目；仰望天上，又有两轮太阳对照。忽见江心那轮红日，直飞起来，坠于寨前山中，其声如雷。猛然惊觉，原来在帐中做了一梦。帐前军报道午时。

曹操教备马，引五十余骑，径奔出寨，至梦中所见落日山边。正看之间，忽见一簇人马，当先一人，金盔金甲。操视之，乃孙权也。权见操至，也不慌忙，在山上勒住马，以鞭指操曰："丞相坐镇中原，富贵已极，何故贪心不足，又来侵我江南？"

操答曰："汝为臣下，不尊王室。吾奉天子诏，特来讨汝！"

孙权笑曰："此言岂不羞乎？天下岂不知你挟天子令诸侯？吾非不尊汉朝，正欲讨汝以正国家耳。"

操大怒，叱诸将上山捉孙权。忽一声鼓响，山背后两彪军出：右边韩当、周泰，左边陈武、潘璋。四员将带三千弓弩手乱射，矢如雨发。操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急引众将回走。背后四将赶来甚急。赶到半路，许褚引众虎卫军敌住，救回曹操。吴兵齐奏凯歌，回濡须去了。

操还营自思："孙权非等闲人物。红日之应，久后必为帝王。"

于是心中有退兵之意。又恐东吴耻笑，进退未决。两边又相拒了月余，战了数场，互相胜负。直至来年正月，春雨连绵，水港皆满，军士多在泥水之中，困苦异常。操心甚忧。

当日正在寨中，与众谋士商议。或劝操收兵；或云目今春暖，正好相持，不可退归。操犹豫未定。忽报东吴有使赍[jī]书到。操启视之。书略曰：

> 孤与丞相，彼此皆汉朝臣宰。丞相不思报国安民，乃妄动干戈，残虐生灵，岂仁人之所为哉？即日春水方生，公当速去。如其不然，复有赤壁之祸矣。公宜自思焉。

书背后又批两行云："足下不死，孤不得安。"

曹操看毕，大笑曰："孙仲谋不欺我也。"重赏来使，遂下令班师，命庐江太守朱光镇守皖[wǎn]城，自引大军回许昌。

孙权亦收军回秣陵。权与众将商议："曹操虽然北去，刘备尚在葭萌关未还。何不引拒曹操之兵，以取荆州？"

张昭献计曰："且未可动兵。某有一计，使刘备不能再还荆州。"

正是：孟德雄兵方退北，仲谋壮志又图南。不知张昭说出甚计来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掣 [chè]　璝 [guī]　泠 [líng]　嗟 [jiē]　葭 [jiā]　涪 [fú]
诘 [jié]　钆 [gāng]　搠 [shuò]　笃 [dǔ]　觑 [qù]
揪捽 [jiū zuó]　纮 [hóng]　秣 [mò]　濡 [rú]　坞 [wù]
跣 [xiǎn]　猝 [cù]　栉 [zhì]　辂 [lù]　驷 [sì]
衮冕 [gǔn miǎn]　舄 [xì]　赍 [bēn]　钑钺 [fū yuè]
旒 [liú]　秬鬯 [jù chàng]　圭瓒 [guī zàn]　卣 [yǒu]
黍 [shǔ]　荀彧 [xún yù]　恽 [yùn]　谥 [shì]　褚 [chǔ]
昱 [yù]　赍 [jī]　皖 [wǎ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魏延舞剑欲杀刘璋，刘璋手下人与之对舞。刘备、刘璋止之。孙夫人带七岁阿斗回吴，赵云截江夺阿斗归。孙权迁居秣陵，治建业，筑石头城，又筑濡须坞，以防曹操。曹操尊魏公，加九锡，赐荀彧死。曹操、孙权于濡须交战，曹操败；再战，还是不胜。曹操得孙权书，班师退兵。

第六十二回
取涪关杨高授首 攻雒城黄魏争功

却说张昭献计曰："且休要动兵。若一兴师，曹操必复至。不如修书二封：一封与刘璋，言刘备结连东吴，共取西川，使刘璋心疑而攻刘备；一封与张鲁，教进兵向荆州来，着刘备首尾不能救应。我然后起兵取之，事可谐矣。"

权从之，即发使二处去讫。

且说玄德在葭[jiā]萌关日久，甚得民心。忽接得孔明文书，知孙夫人已回东吴。又闻曹操兴兵犯濡[rú]须，乃与庞统议曰："曹操击孙权，操胜必将取荆州，权胜亦必取荆州矣。为之奈何？"

庞统曰："主公勿忧。有孔明在彼，料想东吴不敢犯荆州。主公可驰书去刘璋处，只推：'曹操攻击孙权，权求救于荆州。吾与孙权唇齿之邦，不容不相援。张鲁自守之贼，决不敢来犯界。吾今欲勒兵回荆州，与孙权会同破曹操，奈兵少粮缺。望推同宗之谊，速发精兵三四万，行粮十万斛[hú]相助。请勿有误。'若得军马钱粮，却另作商议。"

玄德从之，遣人往成都。来到关前，杨怀、高沛闻知此事，遂教高沛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守关，杨怀同使者入成都，见刘璋呈上书信。刘璋看毕，问杨怀为何亦同来。杨怀曰："专为此书而来。刘备自从入川，广布恩德，以收民心，其意甚是不善。今求军马钱粮，切不可与。如若相助，是把薪助火也。"

刘璋曰："吾与玄德有兄弟之情，岂可不助？"

一人出曰："刘备枭[xiāo]雄，久留于蜀而不遣，是纵虎入室矣。今更助之以军马钱粮，何异与虎添翼乎？"

众视其人，乃零陵烝[zhēng]阳人，姓刘，名巴，字子初。刘璋闻刘巴之言，犹豫未决。黄权又复苦谏。璋乃量拨老弱军四千，米一万斛，发书遣使报玄德。仍令杨怀、高沛紧守关隘。

刘璋使者到葭萌关见玄德，呈上回书。

玄德大怒曰："吾为汝御敌，费力劳心。汝今积财吝赏，何以使士卒效命乎？"

遂扯毁回书，大骂而起。使者逃回成都。

庞统曰："主公只以仁义为重，今日毁书发怒，前情尽弃矣。"

玄德曰："如此，当若何？"

庞统曰："某有三条计策，请主公自择而行。"

玄德问："哪三条计？"

统曰："只今便选精兵，昼夜兼道径袭成都：此为上计。杨怀、高沛乃蜀中名将，各仗强兵拒守关隘；今主公佯[yáng]以回荆州为名，二将闻知，必来相送；就送行处，擒而杀之，夺了关隘，先取涪[fú]城，然后却向成都：此中计也。退还白帝，连夜回荆州，徐图进取：此为下计。若沉吟不去，将至大困，不可救矣。"

玄德曰："军师上计太促，下计太缓；中计不迟不疾，可以行之。"

于是发书致刘璋，只说曹操令部将乐进引兵至青泥镇，众将抵敌不住，吾当亲往拒之，不及面会，特书相辞。

书至成都，张松听得说刘玄德欲回荆州，只道是真心，乃修书一封，欲令人送与玄德。却值亲兄广汉太守张肃到，松急藏书于袖中，与肃相陪说话。肃见松神情恍惚，心中疑惑。松取酒与肃共饮。献酬之间，忽落此书于地，被肃从人拾得。席散后，从人以书呈肃。肃开视之。书略曰：

松昨进言于皇叔，并无虚谬，何乃迟迟不发？逆取顺守，古人所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贵。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，何故欲弃此而回荆州乎？使松闻之，如有所失。书呈到日，疾速进兵。松当为内应，万勿自误！

张肃见了，大惊曰："吾弟作灭门之事，不可不首[告发]。"

连夜将书见刘璋，具言弟张松与刘备同谋，欲献西川。

刘璋大怒曰："吾平日未尝薄待他，何故欲谋反！"

遂下令捉张松全家，尽斩于市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一览无遗世所稀，谁知书信泄天机。

未观玄德兴王业，先向成都血染衣。

刘璋既斩张松，聚集文武商议曰："刘备欲夺吾基业，当如之何？"

黄权曰："事不宜迟。即便差人告报各处关隘，添兵把守，不许放荆州一人一骑入关。"

璋从其言，星夜驰檄[xí]各关去讫。

却说玄德提兵回涪城，先令人报上涪水关，请杨怀、高沛出关相别。

杨、高二将闻报，商议曰："玄德此回若何？"

高沛曰："玄德合死。我等各藏利刃在身，就送行处刺之，以绝吾主之患。"

杨怀曰："此计大妙。"

二人只带随行二百人，出关送行，其余并留在关上。

玄德大军尽发。前至涪水之上，庞统在马上谓玄德曰："杨怀、高沛若欣然而来，可提防之；若彼不来，便起兵径取其关，不可迟缓。"

正说间，忽起一阵旋风，把马前"帅"字旗吹倒。

玄德问庞统曰："此何兆也？"

统曰："此警报也：杨怀、高沛二人必有行刺之意，宜善防之。"

玄德乃身披重铠，自佩宝剑防备。

人报杨、高二将前来送行。玄德令军马歇定。庞统分付魏延、黄忠："但关上来的军士，不问多少，马步军兵，一个也休放回。"

二将得令而去。

却说杨怀、高沛二人身边各藏利刃，带二百军兵，牵羊送酒，直至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军前。见并无准备，心中暗喜，以为中计。入至帐下，见玄德正与庞统坐于帐中。二将声喏曰："闻皇叔远回，特具薄礼相送。"遂进酒劝玄德。

玄德曰："二将军守关不易，当先饮此杯。"

二将饮酒毕，玄德曰："吾有密事与二将军商议，闲人退避。"

遂将带来二百人尽赶出中军。

玄德叱曰："左右与吾捉下二贼！"

帐后刘封、关平应声而出。杨、高二人急待争斗，刘封、关平各捉住一人。

玄德喝曰："吾与汝主是同宗兄弟，汝二人何故同谋，离间亲情？"

庞统叱左右搜其身畔，果然各搜出利刃一口。统便喝斩二人；玄德还犹未决，统曰："二人本意欲杀吾主，罪不容诛。"

遂叱刀斧手斩杨怀、高沛于帐前。黄忠、魏延早将二百从人，先自捉下，不曾走了一个。玄德唤入，各赐酒压惊。

玄德曰："杨怀、高沛离间吾兄弟，又藏利刃行刺，故行诛戮。尔等无罪，不必惊疑。"

众各拜谢。

庞统曰："吾今即用汝等引路，带吾军取关。各有重赏。"

众皆应允。

是夜二百人先行，大军随后。

前军至关下叫曰："二将军有急事回，可速开关。"

城上听得是自家军，即时开关。大军一拥而入，兵不血刃，得了涪关。蜀兵皆降。玄德各加重赏，遂即分兵前后守把。

次日劳军，设宴于公厅。玄德酒酣，顾庞统曰："今日之会，可为乐乎？"

庞统曰："伐人之国而以为乐，非仁者之兵也。"

玄德曰："吾闻昔日武王伐纣[zhòu]，作乐象功，此亦非仁者之兵欤？汝言何不合道理？可速退！"

庞统大笑而起。左右亦扶玄德入后堂。睡至半夜，酒醒。左右以逐庞统之言，告知玄德。玄德大悔；次早穿衣升堂，请庞统谢罪曰："昨日酒醉，言语触犯，幸勿挂怀。"

庞统谈笑自若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玄德曰："昨日之言，惟吾有失。"

庞统曰："君臣俱失，何独主公？"

玄德亦大笑，其乐如初。

却说刘璋闻玄德杀了杨、高二将，袭了涪水关，大惊曰："不料今日果有此事！"

遂聚文武，问退兵之策。

黄权曰："可连夜遣兵屯雒[luò]县，塞住咽喉之路。刘备虽有精兵猛将，不能过也。"

璋遂令刘璝[guī]、泠[líng]苞、张任、邓贤点五万大军，星夜往守雒县，以拒刘备。

四将行兵之次，刘璝曰："吾闻锦屏山中有一异人，道号'紫虚上人'，知人生死贵贱。吾辈今日行军，正从锦屏山过。何不试往问之？"

张任曰："大丈夫行兵拒敌，岂可问于山野之人乎？"

璝曰："不然。圣人云：'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。'吾等问于高明之人，当趋吉避凶。"

于是四人引五六十骑至山下，问径樵夫。樵夫指高山绝顶上，便是上人所居。四人上山至庵前，见一道童出迎。问了姓名，引入庵中。只见紫虚上人，坐于蒲墩之上。四人下拜，求问前程之事。

紫虚上人曰："贫道乃山野废人，岂知休咎[吉凶]？"

刘璝再三拜问，紫虚遂命道童取纸笔，写下八句言语，付与刘璝。其文曰：

左龙右凤，飞入西川。雏凤坠地，卧龙升天。

一得一失，天数当然。见机而作，勿丧九泉。

刘璝又问曰："我四人气数如何？"

紫虚上人曰："定数难逃，何必再问！"

璝又请问时，上人眉垂目合，恰似睡着的一般，并不答应。四人下山。

刘璝曰："仙人之言，不可不信。"

张任曰："此狂叟[sǒu]也，听之何益。"

遂上马前行。既至雒县，分调人马，守把各处隘口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刘璝曰："雒城乃成都之保障，失此则成都难保。吾四人公议，着二人守城，二人去雒县前面，依山傍险，扎下两个寨子，勿使敌兵临城。"

泠苞、邓贤曰："某愿往结寨。"

刘璝大喜，分兵二万，与泠、邓二人，离城六十里下寨。刘璝、张任守护雒城。

却说玄德既得涪水关，与庞统商议进取雒城。人报刘璋拨四将前来，即日泠苞、邓贤领二万军离城六十里，扎下两个大寨。

玄德聚众将问曰："谁敢建头功，去取二将寨栅？"

老将黄忠应声出曰："老夫愿往。"

玄德曰："老将军率本部人马，前至雒城，如取得泠苞、邓贤营寨，必当重赏。"

黄忠大喜，即领本部兵马，谢了要行。忽帐下一人出曰："老将军年纪高大，如何去得？小将不才愿往。"

玄德视之，乃是魏延。

黄忠曰："我已领下将令，你如何敢搀越？"

魏延曰："老者不以筋骨为能。吾闻泠苞、邓贤乃蜀中名将，血气方刚。恐老将军近他不得，岂不误了主公大事？因此愿相替，本是好意。"

黄忠大怒曰："汝说吾老，敢与我比试武艺么？"

魏延曰："就主公之前，当面比试。赢得的便去，何如？"

黄忠遂趋步下阶，便叫小校："将刀来！"

玄德急止之曰："不可！吾今提兵取川，全仗汝二人之力。今两虎相斗，必有一伤。须误了我大事。吾与你二人劝解，休得争论。"

庞统曰："汝二人不必相争。即今泠苞、邓贤下了两个营寨。今汝二人自领本部军马，各打一寨。如先夺得者，便为头功。"

于是分定黄忠打泠苞寨，魏延打邓贤寨。二人各领命去了。

庞统曰："此二人去，恐于路上相争。主公可自引军为后应。"

玄德留庞统守城，自与刘封、关平引五千军随后进发。

却说黄忠归寨，传令来日四更造饭，五更结束，平明进兵，取左边山谷而进。魏延却暗使人探听黄忠甚时起兵。探事人回报："来日四更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造饭，五更起兵。”

魏延暗喜，分付众军士二更造饭，三更起兵，平明要到邓贤寨边。军士得令，都饱餐一顿，马摘铃，人衔枚，卷旗束甲，暗地去劫寨。三更前后，离寨前进。到半路，魏延马上寻思：“只去打邓贤寨，不显能处；不如先去打泠苞寨，却将得胜兵打邓贤寨。两处功劳，都是我的。”

就马上传令，教军士都投左边山路里去。天色微明，离泠苞寨不远，教军士少歇，排搠[shuò]金鼓旗幡、枪刀器械。

早有伏路小军飞报入寨，泠苞已有准备了。一声炮响，三军上马，杀将出来。

魏延纵马提刀，与泠苞接战。二将交马，战到三十合，川兵分两路来袭汉军。汉军走了半夜，人马力乏，抵挡不住，退后便走。魏延听得背后阵脚乱，撇了泠苞，拨马回走。川兵随后赶来，汉军大败。走不到五里，山背后鼓声震地，邓贤引一彪军从山谷里截出来，大叫：“魏延快下马受降！”

魏延策马飞奔，那马忽失前蹄，双足跪地，将魏延掀将下来。邓贤马奔到，挺枪来刺魏延。枪未到处，弓弦响，邓贤倒撞下马。后面泠苞方欲来救，一员大将，从山坡上跃马而来，厉声大叫：“老将黄忠在此！”舞刀直取泠苞。泠苞抵敌不住，望后便走。黄忠乘势追赶，川兵大乱。

黄忠一支军救了魏延，杀了邓贤，直赶到寨前。泠苞回马与黄忠再战。不到十余合，后面军马拥将上来，泠苞只得弃了左寨，引败军来投右寨。只见寨中旗帜全别，泠苞大惊。兜住马看时，当头一员大将，金甲锦袍，乃是刘玄德——左边刘封，右边关平——大喝道：“寨子吾已夺下，汝欲何往？”

原来玄德引兵从后接应，便乘势夺了邓贤寨子。泠苞两头无路，取山僻小径，要回雒城。行不到十里，狭路伏兵忽起，搭钩齐举，把泠苞活捉了。原来却是魏延自知犯罪，无可解释，收拾后军，令蜀兵引路，伏在这里，等个正着。用索缚了泠苞，解投玄德寨来。

却说玄德立起免死旗，但川兵倒戈卸甲者，并不许杀害，如伤者偿命；又谕众降兵曰：“汝川人皆有父母妻子，愿降者充军，不愿降者放回。”于是欢声动地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黄忠安下寨脚，径来见玄德，说魏延违了军令，可斩之。

玄德急召魏延，魏延解泠苞至。玄德曰："延虽有罪，此功可赎。"

令魏延谢黄忠救命之恩，今后毋得相争。魏延顿首伏罪。玄德重赏黄忠。使人押泠苞到帐下，玄德去其缚，赐酒压惊，问曰："汝肯降否？"

泠苞曰："既蒙免死，如何不降？刘璝、张任与某为生死之交；若肯放某回去，当即招二人来降，就献雒城。"

玄德大喜，便赐衣服鞍马，令回雒城。

魏延曰："此人不可放回。若脱身一去，不复来矣。"

玄德曰："吾以仁义待人，人不负我。"

却说泠苞得回雒城，见刘璝、张任，不说捉去放回，只说："被我杀了十余人，夺得马匹逃回。"

刘璝忙遣人往成都求救。刘璋听知折了邓贤，大惊，慌忙聚众商议。

长子刘循进曰："儿愿领兵前去守雒城。"

璋曰："既吾儿肯去，当遣谁人为辅？"

一人出曰："某愿往。"

璋视之，乃舅氏吴懿yì也。璋曰："得尊舅去最好。谁可为副将？"

吴懿保吴兰、雷铜二人为副将，点二万军马来到雒城。刘璝、张任接着，具言前事。吴懿曰："兵临城下，难以拒敌，汝等有何高见？"

泠苞曰："此间一带，正靠涪江，江水大急；前面寨占山脚，其形最低。某乞五千军，各带锹锄前去，决涪江之水，可尽淹死刘备之兵也。"

吴懿从其计，即令泠苞前往决水，吴兰、雷铜引兵接应。泠苞领命，自去准备决水器械。

却说玄德令黄忠、魏延各守一寨，自回涪城，与军师庞统商议。

细作报说："东吴孙权遣人结好东川张鲁，将欲来攻葭萌关。"

玄德惊曰："若葭萌关有失，截断后路，吾进退不得，当如之何？"

庞统谓孟达曰："公乃蜀中人，多知地理，去守葭萌关如何？"

达曰："某保一人与某同去守关，万无一失。"

玄德问何人。达曰："此人曾在荆州刘表部下为中郎将，乃南郡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江人，姓霍，名峻，字仲邈。”

玄德大喜，即时遣孟达、霍峻守葭萌关去了。

庞统退归馆舍，门吏忽报：“有客特来相访。”

统出迎接，见其人身长八尺，形貌甚伟；头发截短，披于颈上；衣服不甚齐整。

统问曰：“先生何人也？”

其人不答，径登堂仰卧床上。统甚疑之，再三请问。

其人曰：“且消停，吾当与汝说知天下大事。”

统闻之愈疑，命左右进酒食。其人起而便食，并无谦逊；饮食甚多，食罢又睡。统疑惑不定，使人请法正视之，恐是细作。法正慌忙到来。统出迎接，谓正曰：“有一人如此如此。”

法正曰：“莫非彭永言乎？”

升阶视之。其人跃起曰：“孝直别来无恙！”

正是：只为川人逢旧识，遂令涪水息洪流。毕竟此人是谁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葭 [jiā]　濡 [rú]　斛 [hú]　枭 [xiāo]　烝 [zhēng]　佯 [yáng]
涪 [fú]　檄 [xí]　纣 [zhòu]　雒 [luò]　璝 [guī]　泠 [líng]
叟 [sǒu]　搠 [shuò]　懿 [yì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刘备为刘璋出兵抵御张鲁，刘璋以弱兵少粮给刘备。刘备大怒。张松通刘备一事暴露，全家被刘璋所斩。刘备与庞统回涪城，斩杨怀、高沛，得涪关。黄忠、魏延争破泠苞、邓贤之寨，不料魏延被围，黄忠舍命救出。魏延设计埋伏，活捉泠苞。刘备释放泠苞回雒城。泠苞欲助吴懿决涪江之水淹刘备兵马，以保雒城。

第六十三回

诸葛亮痛哭庞统 张翼德义释严颜

却说法正与那人相见，各抚掌而笑。庞统问之。正曰："此公乃广汉人，姓彭，名羕[yàng]，字永言，蜀中豪杰也。因直言触忤[wǔ]刘璋，被璋髡[kūn]钳[古刑罚，剪去头发叫髡，用铁环束住脖子叫钳]为徒隶[苦役犯]，因此短发。"

统乃以宾礼待之，问羕从何而来。

羕曰："吾特来救汝数万人性命，——见刘将军方可说。"

法正忙报玄德。玄德亲自谒[yè]见，请问其故。

羕曰："将军有多少军马在前寨？"

玄德实告："有魏延、黄忠在彼。"

羕曰："为将之道，岂可不知地理乎？前寨紧靠涪[fú]江，若决动江水，前后以兵塞之，一人无可逃也。"

玄德大悟。

彭羕曰："罡[gāng]星在西方，太白临于此地，当有不吉之事，切宜慎之。"

玄德即拜彭羕为幕宾，使人密报魏延、黄忠，教朝暮用心巡警，以防决水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黄忠、魏延商议：二人各轮一日；如遇敌军到来，互相通报。

却说泠[líng]苞见当夜风雨大作，引了五千军，径循江边而进，安排决江。只听得后面喊声乱起，泠苞知有准备，急急回军。前面魏延引军赶来，川兵自相践踏。泠苞正奔走间，撞着魏延。交马不数合，被魏延活捉去了。比及吴兰、雷铜来接应时，又被黄忠一军杀退。

魏延解泠苞到涪关。玄德责之曰："吾以仁义相待，放汝回去，何敢背我！今次难饶！"将泠苞推出斩之，重赏魏延。

玄德设宴管待彭羕。忽报：荆州诸葛亮军师特遣马良奉书至此。玄德召入问之。马良礼毕曰："荆州平安，不劳主公忧念。"遂呈上军师书信。

玄德拆书观之，略曰：

> 亮夜算太乙数，今年岁次癸巳[guǐ sì]，罡星在西方；又观乾象，太白临于雒[luò]城之分：主将帅身上多凶少吉。切宜谨慎。

玄德看了书，便教马良先回。

玄德曰："吾将回荆州，去论此事。"

庞统暗思："孔明怕我取了西川，成了功，故意将此书相阻耳。"乃对玄德曰："统亦算太乙数，已知罡星在西，应主公合得西川，别不主凶事。统亦占天文，见太白临于雒城，先斩蜀将泠苞，已应凶兆矣。主公不可疑心，可急进兵。"

玄德见庞统再三催促，乃引军前进。黄忠同魏延接入寨去。

庞统问法正曰："前至雒城，有多少路？"

法正画地作图。玄德取张松所遗图本对之，并无差错。

法正言："山北有条大路，正取雒城东门；山南有条小路，却取雒城西门：两条路皆可进兵。"

庞统谓玄德曰："统令魏延为先锋，取南小路而进；主公令黄忠作先锋，从山北大路而进：并到雒城取齐。"

玄德曰："吾自幼熟于弓马，多行小路。军师可从大路去取东门，吾取西门。"

庞统曰："大路必有军邀[半路拦截]拦，主公引兵当之。统取小路。"

玄德曰："军师不可。吾夜梦一神人，手执铁棒击吾右臂，觉来犹自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臂疼。此行莫非不佳。”

庞统曰：“壮士临阵，不死带伤，理之自然也。何故以梦寐之事疑心乎？”

玄德曰：“吾所疑者，孔明之书也。军师还守涪关，如何？”

庞统大笑曰：“主公被孔明所惑矣：彼不欲令统独成大功，故作此言以疑主公之心。心疑则致梦，何凶之有？统肝脑涂地，方称本心。主公再勿多言，来早准行。”

当日传下号令，军士五更造饭，平明上马。黄忠、魏延领军先行。玄德再与庞统约会，忽坐下马眼生前失，把庞统掀将下来。玄德跳下马，自来笼住那马。

玄德曰：“军师何故乘此劣马？”

庞统曰：“此马乘久，不曾如此。”

玄德曰：“临阵眼生，误人性命。吾所骑白马，性极驯熟，军师可骑，万无一失。劣马吾自乘之。”

遂与庞统更换所骑之马。

庞统谢曰：“深感主公厚恩，虽万死亦不能报也。”

遂各上马取路而进。玄德见庞统去了，心中甚觉不快，怏怏[yàng]而行。

却说雒城中吴懿[yì]、刘璝[guī]听知折了泠苞，遂与众商议。

张任曰：“城东南山僻有一条小路，最为要紧，某自引一军守之。诸公紧守雒城，勿得有失。”

忽报汉兵分两路前来攻城。张任急引三千军，先来抄小路埋伏。见魏延兵过，张任教尽放过去，休得惊动。后见庞统军来，张任军士遥指军中大将：“骑白马者必是刘备。”

张任大喜，传令教如此如此。

却说庞统迤逦[yǐ lǐ]前进，抬头见两山逼窄，树木丛杂；又值夏末秋初，枝叶茂盛。庞统心下甚疑，勒住马问：“此处是何地？”

数内有新降军士，指道：“此处地名落凤坡。”

庞统惊曰：“吾道号凤雏，此处名落凤坡，不利于吾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令后军疾退。只听山坡前一声炮响，箭如飞蝗，只望骑白马者射来。可怜庞统竟死于乱箭之下。时年只三十六岁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古岘[①]相连紫翠堆，士元有宅傍山隈[②]。
儿童惯识呼鸠[③]曲，闾[④]巷曾闻展骥[⑤]才。
预计三分平刻削，长驱万里独徘徊。
谁知天狗流星坠，不使将军衣锦回。

先是东南有童谣云：

一凤并一龙，相将到蜀中。才到半路里，凤死落坡东。风送雨，雨随风，隆汉兴时蜀道通，蜀道通时只有龙。

当日张任射死庞统，汉军拥塞，进退不得，死者大半。前军飞报魏延。魏延忙勒兵欲回，奈山路逼窄，厮杀不得。又被张任截断归路，在高阜[fù]处用强弓硬弩射来。魏延心慌。有新降蜀兵曰："不如杀奔雒城下，取大路而进。"

延从其言，当先开路，杀奔雒城来。尘埃起处，前面一军杀至，乃雒城守将吴兰、雷铜也；后面张任引兵追来：前后夹攻，把魏延围在垓[gāi]心。魏延死战不能得脱。

但见吴兰、雷铜后军自乱，二将急回马去救。魏延乘势赶去，当先一将，舞刀拍马，大叫："文长，吾特来救汝！"

视之，乃老将黄忠也。两下夹攻，杀败吴、雷二将，直冲至雒城之下。刘璝引兵杀出，却得玄德在后当住接应。黄忠、魏延翻身便回。

玄德军马比及奔到寨中，张任军马又从小路里截出。刘璝、吴兰、雷铜当先赶来。玄德守不住二寨，且战且走，奔回涪关。蜀兵得胜，迤逦追赶。

玄德人困马乏，哪里有心厮杀，且只顾奔走。将近涪关，张任一军追赶至紧。幸得左边刘封，右边关平，二将领三万生力军截出，杀退张任；还赶二十里，夺回战马极多。

玄德一行军马，再入涪关，问庞统消息。有落凤坡逃得性命的军士，报说："军师连人带马，被乱箭射死于坡前。"玄德闻言，望西痛哭不已，遥为招魂设祭。诸将皆哭。

黄忠曰："今番折了庞统军师，张任必然来攻打涪关，如之奈何？不

① 岘 [xiàn]　② 隈 [wēi]　③ 鸠 [jiū]　④ 闾 [lǘ]　⑤ 骥 [jì]

若差人往荆州，请诸葛军师来商议收川之计。”

正说之间，人报张任引军直临城下搦[nuò]战。黄忠、魏延皆要出战。玄德曰：“锐气新挫，宜坚守以待军师来到。”黄忠、魏延领命，只谨守城池。

玄德写一封书，教关平分付：“你与我往荆州请军师去。”

关平领了书，星夜往荆州来。玄德自守涪关，并不出战。

却说孔明在荆州，时当七夕佳节，大会众官夜宴，共说收川之事。只见正西上一星，其大如斗，从天坠下，流光四散。孔明失惊，掷杯于地，掩面哭曰：“哀哉！痛哉！”

众官慌问其故。孔明曰：“吾前者算今年罡星在西方，不利于军师；天狗犯于吾军，太白临于雒城，已拜书主公，教谨防之。谁想今夕西方星坠，庞士元命必休矣！”言罢，大哭曰：“今吾主丧一臂矣！”

众官皆惊，未信其言。

孔明曰：“数日之内，必有消息。”

是夕酒不尽欢而散。

数日之后，孔明与云长等正坐间，人报关平到，众官皆惊。关平入，呈上玄德书信。孔明视之，内言：“本年七月初七日，庞军师被张任在落凤坡前箭射身故。”孔明大哭，众官无不垂泪。

孔明曰：“既主公在涪关进退两难之际，亮不得不去。”

云长曰：“军师去，谁人保守荆州？荆州乃重地，干系[关系]非轻。”

孔明曰：“主公书中虽不明言其人，吾已知其意了。”乃将玄德书与众官看曰：“主公书中，把荆州托在吾身上，教我自量才委用。虽然如此，今教关平赍[jī]书前来，其意欲云长公当此重任。云长想桃园结义之情，可竭力保守此地。责任非轻，公宜勉之。”

云长更不推辞，慨然领诺。孔明设宴，交割印绶。云长双手来接。孔明擎[qíng]着印曰：“这干系都在将军身上。”

云长曰：“大丈夫既领重任，除死方休。”

孔明见云长说个“死”字，心中不悦；欲待不与，其言已出。

孔明曰：“倘曹操引兵来到，当如之何？”

云长曰：“以力拒之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孔明又曰："倘曹操、孙权，齐起兵来，如之奈何？"

云长曰："分兵拒之。"

孔明曰："若如此，荆州危矣。吾有八个字，将军牢记，可保守荆州。"

云长问："哪八个字？"

孔明曰："北拒曹操，东和孙权。"

云长曰："军师之言，当铭肺腑。"

孔明遂与了印绶，令文官马良、伊籍、向朗、糜竺[mí zhú]，武将糜芳、廖化、关平、周仓，一班儿辅佐云长，同守荆州。一面亲自统兵入川。先拨精兵一万，教张飞部领，取大路杀奔巴州、雒城之西，先到者为头功。又拨一支兵，教赵云为先锋，溯江而上，会于雒城。孔明随后引简雍、蒋琬[wǎn]等起行。那蒋琬字公琰[yǎn]，零陵湘乡人也，乃荆襄名士，现为书记。

当日孔明引兵一万五千，与张飞同日起行。张飞临行时，孔明嘱咐曰："西川豪杰甚多，不可轻敌。于路戒约三军，勿得掳掠百姓，以失民心。所到之处，并宜存恤，勿得恣逞鞭挞士卒。望将军早会雒城，不可有误。"

张飞欣然领诺，上马而去。迤逦前行，所到之处，但降者秋毫无犯。径取汉川路，前至巴郡。细作回报："巴郡太守严颜，乃蜀中名将，年纪虽高，精力未衰，善开硬弓，使大刀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：据住城郭，不竖降旗。"

张飞教离城十里下寨，差人入城去，"说与老匹夫：早早来降，饶你满城百姓性命；若不归顺，即踏平城郭，老幼不留！"

却说严颜在巴郡，闻刘璋差法正请玄德入川，拊[拍]心而叹曰："此所谓独坐穷山，引虎自卫者也！"

后闻玄德据住涪关，大怒，屡欲提兵往战，又恐这条路上有兵来。当日闻知张飞兵到，便点起本部五六千人马，准备迎敌。

或[有人]献计曰："张飞在当阳长坂，一声喝退曹兵百万之众。曹操亦闻风而避之，不可轻敌。今只宜深沟高垒，坚守不出。彼军无粮，不过一月，自然退去。更兼张飞性如烈火，专要鞭挞士卒；如不与战，必怒；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怒则必以暴厉之气，待其军士：军心一变，乘势击之，张飞可擒也。”

严颜从其言，教军士尽数上城守护。忽见一个军士，大叫：“开门！”

严颜教放入问之。那军士告说是张将军差来的，把张飞言语依直便说。严颜大怒，骂：“匹夫怎敢无礼！吾严将军岂降贼者乎！借你口说与张飞！”唤武士把军人割下耳鼻，却放回寨。

军人回见张飞，哭告严颜如此毁骂。张飞大怒，咬牙睁目，披挂上马，引数百骑来巴郡城下搦战。城上众军百般痛骂。张飞性急，几番杀到吊桥，要过护城河，又被乱箭射回。到晚全无一个人出，张飞忍一肚气还寨。次日早晨，又引军去搦战。那严颜在城敌楼上，一箭射中张飞头盔。

飞指而恨曰：“若拿住你这老匹夫，我亲自食你肉！”到晚又空回。

第三日，张飞引了军，沿城去骂。原来那座城子是个山城，周围都是乱山，张飞自乘马登山，下视城中。见军士尽皆披挂，分列队伍，伏在城中，只是不出；又见民夫来来往往，搬砖运石，相助守城。张飞教马军下马，步军皆坐，引他出敌，——并无动静。又骂了一日，依旧空回。

张飞在寨中，自思：“终日叫骂，彼只不出，如之奈何？”

猛然思得一计，教众军不要前去搦战，都结束了在寨中等候；却只教三五十个军士，直去城下叫骂，引严颜军出来，便与厮杀。张飞摩拳擦掌，只等敌军来。小军连骂了三日，全然不出。张飞眉头一纵，又生一计，传令教军士四散砍打柴草，寻觅路径，不来搦战。

严颜在城中，连日不见张飞动静，心中疑惑，着十数个小军，扮作张飞砍柴的军，潜地出城，杂在军内，入山中探听。

当日诸军回寨。张飞坐在寨中，顿足大骂：“严颜老匹夫！枉气杀我！”

只见帐前三四个人说道：“将军不须心焦：这几日打探得一条小路，可以偷过巴郡。”

张飞故意大叫曰：“既有这个去处，何不早来说？”

众应曰：“这几日却才哨探得出。”

张飞曰：“事不宜迟，只今二更造饭，趁三更明月，拔寨都起，人衔枚，马去铃，悄悄而行。我自前面开路，汝等依次而行。”

传了令便满寨告报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探细的军听得这个消息，尽回城中来，报与严颜。

颜大喜曰："我算定这匹夫忍耐不得！你偷小路过去，须是粮草辎[zī]重在后；我截住后路，你如何得过？好无谋匹夫，中我之计！"

即时传令，教军士准备赴敌："今夜二更也造饭，三更出城，伏于树木丛杂去处。只等张飞过咽喉小路去了，车仗来时，只听鼓响，一齐杀出。"

传了号令，看看近夜，严颜全军尽皆饱食，披挂停当，悄悄出城，四散伏住，只听鼓响；严颜自引十数裨[pí]将，下马伏于林中。约三更后，遥望见张飞亲自在前，横矛纵马，悄悄引军前进。去不得三四里，背后车仗人马，陆续进发。

严颜看得分晓，一齐擂鼓，四下伏兵尽起。正来抢夺车仗，背后一声锣响，一彪军掩到，大喝："老贼休走！我等得你恰好！"

严颜猛回头看时，为首一员大将，豹头环眼，燕颔虎须，使丈八矛，骑深乌马：乃是张飞。四下里锣声大震，众军杀来。

严颜见了张飞，举手无措，交马战不十合，张飞卖个破绽，严颜一刀砍来，张飞闪过，撞将入去，扯住严颜勒甲绦，生擒过来，掷于地下；众军向前，用索绑缚住了。原来先过去的是假张飞。料到严颜击鼓为号，张飞却教鸣金为号：金响诸军齐到。川兵大半弃甲倒戈而降。

张飞杀到巴郡城下，后军已自入城。张飞叫休杀百姓，出榜安民。群刀手把严颜推至。飞坐于厅上，严颜不肯下跪。

飞怒目咬牙大叱曰："大将到此，何为不降，而敢拒敌？"

严颜全无惧色，回叱飞曰："汝等无义，侵我州郡！但有断头将军，无降将军！"

飞大怒，喝左右斩来。

严颜喝曰："贼匹夫！砍头便砍，何怒也？"

张飞见严颜声音雄壮，面不改色，乃回嗔[chēn]作喜，下阶喝退左右，亲解其缚，取衣衣之，扶在正中高坐，低头便拜曰："适来言语冒渎[dú]，幸勿见责。吾素知老将军乃豪杰之士也。"

严颜感其恩义，乃降。后人有诗赞严颜曰：

白发居西蜀，清名震大邦。忠心如皎月，浩气卷长江。
宁可断头死，安能屈膝降？巴州年老将，天下更无双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又有赞张飞诗曰：

生获严颜勇绝伦，惟凭义气服军民。

至今庙貌留巴蜀，社酒鸡豚日日春。

张飞请问入川之计。严颜曰："败军之将，荷蒙厚恩，无可以报，愿施犬马之劳，不须张弓只箭，径取成都。"

正是：只因一将倾心后，致使连城唾手降。未知其计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羕 [yàng] 忤 [wǔ] 髡 [kūn] 谒 [yè] 滶 [fú] 罡 [gāng]
泠 [líng] 癸巳 [guǐ sì] 雒 [luò] 怏 [yàng] 懿 [yì]
瑰 [guī] 迤逦 [yǐ lǐ] 岘 [xiàn] 隈 [wēi] 鸠 [jiū] 闾 [lǘ]
骥 [jì] 阜 [fù] 垓 [gāi] 搦 [nuò] 赍 [jī] 擎 [qíng]
糜竺 [mí zhú] 琬 [wǎn] 琰 [yǎn] 辎 [zī] 裨 [pí]
嗔 [chēn] 渎 [dú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刘备进军，斩泠苞。庞统不听诸葛亮劝告，急于攻取雒城，兵至落凤坡，被刘璋部将张任伏兵乱箭射死。刘备哭祭庞统，派关平请诸葛亮。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兵分两路前往西川，留关羽镇守荆州。诸葛亮叮嘱关羽务必“北拒曹操，东和孙权”。张飞用计活捉严颜。严颜坚决不降，张飞佩服严颜骨气，以礼相待，严颜乃降。

第六十四回
孔明定计捉张任 杨阜借兵破马超

却说张飞问计于严颜，颜曰：“从此取雒[luò]城，凡守御关隘，都是老夫所管，官军皆出于掌握之中。今感将军之恩，无可以报，老夫当为前部，所到之处，尽皆唤出拜降。”张飞称谢不已。

于是严颜为前部，张飞领军随后。凡到之处，尽是严颜所管，都唤出投降。有迟疑未决者，颜曰：“我尚且投降，何况汝乎？”

自是望风归顺，并不曾厮杀一场。

却说孔明已将起程日期申报玄德，教都会聚雒城。

玄德与众官商议：“今孔明、翼德分两路取川，会于雒城，同入成都。水陆舟车，已于七月二十日起程，此时将及待到。今我等便可进兵。”

黄忠曰：“张任每日来搦[nuò]战，见城中不出，彼军懈怠，不作准备，今日夜间分兵劫寨，胜如白昼厮杀。”

玄德从之，教黄忠引兵取左，魏延引兵取右，玄德取中路。当夜二更，三路军马齐发。张任果然不做准备。汉军拥入大寨，放起火来，烈焰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腾空。蜀兵奔走，连夜直赶到雒城，城中兵接应入去。

玄德还中路下寨；次日，引兵直到雒城，围住攻打。张任按兵不出。攻到第四日，玄德自提一军攻打西门，令黄忠、魏延在东门攻打，留南门北门放军行走。原来南门一带都是山路，北门有涪[fú]水：因此不围。

张任望见玄德在西门，骑马往来，指挥打城，从辰至未，人马渐渐力乏。张任教吴兰、雷铜二将引兵出北门，转东门，敌黄忠、魏延；自己却引军出南门，转西门，单迎玄德。城内尽拨民兵上城，擂鼓助喊。

却说玄德见红日平西，教后军先退。军士方回身，城上一片声喊起，南门内军马突出。张任径来军中捉玄德。玄德军中大乱。黄忠、魏延又被吴兰、雷铜敌住。两下不能相顾。

玄德敌不住张任，拨马往山僻小路而走。张任从背后追来，看看赶上。玄德独自一人一马。张任引数骑赶来。玄德正望前尽力加鞭而行，忽山路一军冲来。玄德马上叫苦曰："前有伏兵，后有追兵，天亡我也！"

只见来军当头一员大将，乃是张飞。原来张飞与严颜正从那条路上来，望见尘埃起，知与川兵交战。张飞当先而来，正撞着张任，便就交马。战到十余合，背后严颜引兵大进。张任火速回身。张飞直赶到城下。张任退入城，拽起吊桥。

张飞回见玄德曰："军师溯江而来，尚且未到，反被我夺了头功。"

玄德曰："山路险阻，如何无军阻挡，长驱大进，先到于此？"

张飞曰："于路关隘四十五处，皆出老将严颜之功，因此于路并不曾费分毫之力。"

遂把义释严颜之事，从头说了一遍，引严颜见玄德。

玄德谢曰："若非老将军，吾弟安能到此？"

即脱身上黄金锁子甲以赐之。严颜拜谢。正待安排宴饮，忽闻哨马回报："黄忠、魏延和川将吴兰、雷铜交锋，城中吴懿[yì]、刘璝[guī]又引兵助战，两下夹攻，我军抵敌不住，魏、黄二将败阵投东去了。"

张飞听得，便请玄德分兵两路，杀去救援。于是张飞在左，玄德在右，杀奔前来。吴懿、刘璝见后面喊声起，慌退入城中。吴兰、雷铜只顾引兵追赶黄忠、魏延，却被玄德、张飞截住归路。黄忠、魏延又回马转攻。吴兰、雷铜料敌不住，只得将本部军马前来投降。玄德准其降，收兵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近城下寨。

却说张任失了二将，心中忧虑。吴懿、刘璝曰："兵势甚危，不决一死战，如何得兵退？一面差人去成都见主公告急，一面用计敌之。"

张任曰："吾来日领一军搦战，诈败，引转城北；城内再以一军冲出，截断其中：可获胜也。"

吴懿曰："刘将军相辅公子守城，我引兵冲出助战。"

约会已定。次日，张任引数千人马，摇旗呐喊，出城搦战。张飞上马出迎，更不打话，与张任交锋。战不十余合，张任诈败，绕城而走。张飞尽力追之。吴懿一军截住，张任引军复回，把张飞围在垓[gāi]心，进退不得。

正没奈何，只见一队军从江边杀出。当先一员大将，挺枪跃马，与吴懿交锋；只一合，生擒吴懿，战退敌军，救出张飞。视之，乃赵云也。飞问："军师何在？"

云曰："军师已至。想此时已与主公相见了也。"

二人擒吴懿回寨。张任自退入东门去了。

张飞、赵云回寨中，见孔明、简雍、蒋琬[wǎn]已在帐中。飞下马来参军师。孔明惊问曰："如何得先到？"

玄德具述义释严颜之事。孔明贺曰："张将军能用谋，皆主公之洪福也。"

赵云解吴懿见玄德。玄德曰："汝降否？"

吴懿曰："我既被捉，如何不降？"

玄德大喜，亲解其缚。孔明问："城中有几人守城？"

吴懿曰："有刘季玉之子刘循，辅将刘璝、张任。刘璝不打紧；张任乃蜀郡人，极有胆略，不可轻敌。"

孔明曰："先捉张任，然后取雒城。"问："城东这座桥名为何桥？"

吴懿曰："金雁桥。"

孔明遂乘马至桥边，绕河看了一遍，回到寨中，唤黄忠、魏延听令曰："离金雁桥南五六里，两岸都是芦苇蒹葭[jiān jiā，未长穗的芦类植物]，可以埋伏。魏延引一千枪手伏于左，单戳马上将；黄忠引一千刀手伏于右，单砍坐下马。杀散彼军，张任必投山东小路而来。张翼德引一千军

伏在那里，就彼处擒之。”

又唤赵云伏于金雁桥北：“待我引张任过桥，你便将桥拆断，却勒兵于桥北，遥为之势，使张任不敢望北走，退投南去，却好中计。”

调遣已定，军师自去诱敌。

却说刘璋差卓膺[yīng]、张翼二将，前至雒城助战。张任教张翼与刘璝守城，自与卓膺为前后二队——任为前队，膺为后队——出城退敌。孔明引一队不整不齐军，过金雁桥来，与张任对阵。

孔明乘四轮车，纶[guān]巾羽扇而出，两边百余骑簇捧，遥指张任曰：“曹操以百万之众，闻吾之名，望风而走；今汝何人，敢不投降？”

张任看见孔明军伍不齐，在马上冷笑曰：“人说诸葛亮用兵如神，原来有名无实！”

把枪一招，大小军校齐杀过来。孔明弃了四轮车，上马退走过桥。张任从背后赶来。过了金雁桥，见玄德军在左，严颜军在右，冲杀将来。

张任知是计，急回军时，桥已拆断了；欲投北去，只见赵云一军隔岸摆开，遂不敢投北，径往南绕河而走。走不到五七里，早到芦苇丛杂处。魏延一军从芦中忽起，都用长枪乱戳。黄忠一军伏在芦苇里，用长刀只剁马蹄。马军尽倒，皆被执缚。步军哪里敢来？

张任引数十骑望山路而走，正撞着张飞。张任方欲退走，张飞大喝一声，众军齐上，将张任活捉了。原来卓膺见张任中计，已投赵云军前降了，一发都到大寨。玄德赏了卓膺。

张飞解张任至。孔明亦坐于帐中。玄德谓张任曰：“蜀中诸将，望风而降，汝何不早投降？”

张任睁目怒叫曰：“忠臣岂肯事二主乎？”

玄德曰：“汝不识天时耳。降即免死。”

任曰：“今日便降，久后也不降！可速杀我！”

玄德不忍杀之。张任厉声高骂。孔明命斩之以全其名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烈士岂甘从二主，张君忠勇死犹生。
高明正似天边月，夜夜流光照雒城。

玄德感叹不已，令收其尸首，葬于金雁桥侧，以表其忠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次日，令严颜、吴懿等一班蜀中降将为前部，直至雒城，大叫："早开门受降，免一城生灵受苦！"

刘璝在城上大骂。严颜方待取箭射之，忽见城上一将，拔剑砍翻刘璝，开门投降。玄德军马入雒城，刘循开西门走脱，投成都去了。玄德出榜安民。杀刘璝者，乃武阳人张翼也。

玄德得了雒城，重赏诸将。孔明曰："雒城已破，成都只在目前；惟恐外州郡不宁，可令张翼、吴懿引赵云抚外水江阳、犍[qián]为等处所属州郡，令严颜、卓膺引张飞抚巴西德阳所属州郡，就委官按治平靖[jìng]，即勒兵回成都取齐。"

张飞、赵云领命，各自引兵去了。孔明问："前去有何处关隘？"

蜀中降将曰："只绵竹有重兵守御；若得绵竹，成都唾手可得。"

孔明便商议进兵。法正曰："雒城既破，蜀中危矣。主公欲以仁义服众，且勿进兵。某作一书上刘璋，陈说利害，璋自然降矣。"

孔明曰："孝直之言最善。"便令写书遣人径往成都。

却说刘循逃回见父，说雒城已陷，刘璋慌聚众官商议。从事郑度献策曰："今刘备虽攻城夺地，然兵不甚多，士众未附，野谷是资，军无辎[zī]重。不如尽驱巴西梓潼民，过涪水以西。其仓廪野谷，尽皆烧除，深沟高垒，静以待之。彼至请战，勿许。久无所资，不过百日，彼兵自走。我乘虚击之，备可擒也。"

刘璋曰："不然。吾闻拒敌以安民，未闻动民以备敌也。此言非保全之计。"

正议间，人报法正有书至。刘璋唤入。呈上书。璋拆开视之。其略曰：

> 昨蒙遣差结好荆州，不意主公左右不得其人，以致如此。今荆州眷念旧情，不忘族谊。主公若能幡然归顺，量不薄待。望三思裁示。

刘璋大怒，扯毁其书，大骂："法正卖主求荣、忘恩背义之贼！"

逐其使者出城。即时遣妻弟费观，提兵前去守把绵竹。费观举保南阳人姓李，名严，字正方，一同领兵。

当下费观、李严点三万军来守绵竹。益州太守董和，字幼宰，南郡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枝江人也，上书与刘璋，请往汉中借兵。璋曰："张鲁与吾世仇，安肯相救？"

和曰："虽然与我有仇，刘备军在雒城，势在危急，唇亡则齿寒，若以利害说之，必然肯从。"

璋乃修书遣使前赴汉中。

却说马超自兵败入羌[qiāng]，二载有余，结好羌兵，攻拔陇西州郡。所到之处，尽皆归降；惟冀城攻打不下。刺史韦康，累遣人求救于夏侯渊。渊不得曹操言语，未敢动兵。韦康见救兵不来，与众商议："不如投降马超。"

参军杨阜[fù]哭谏曰："超等叛君之徒，岂可降之？"

康曰："事势至此，不降何待？"

阜苦谏不从。韦康大开城门，投拜马超。超大怒曰："汝今事急请降，非真心也！"将韦康四十余口尽斩之，不留一人。

有人言："杨阜劝韦康休降，可斩之。"

超曰："此人守义，不可斩也。"

复用杨阜为参军。阜荐梁宽、赵衢[qú]二人，超尽用为军官。杨阜告马超曰：阜妻死于临洮[táo]，乞告两个月假，归葬其妻便回。马超从之。

杨阜过历城，来见抚彝[yí]将军姜叙。叙与阜是姑表兄弟：叙之母是阜之姑，时年已八十二。当日，杨阜入姜叙内宅，拜见其姑，哭告曰："阜守城不能保，主亡不能死，愧无面目见姑。马超叛君，妄杀郡守，一州士民，无不恨之。今吾兄坐据历城，竟无讨贼之心，此岂人臣之理乎？"言罢，泪流出血。

叙母闻言，唤姜叙入，责之曰："韦使君遇害，亦尔之罪也。"又谓阜曰："汝既降人，且食其禄，何故又兴心讨之？"

阜曰："吾从贼者，欲留残生，与主报冤也。"

叙曰："马超英勇，急难图之。"

阜曰："有勇无谋，易图也。吾已暗约下梁宽、赵衢。兄若肯兴兵，二人必为内应。"

叙母曰："汝不早图，更待何时？谁不有死，死于忠义，死得其所也。勿以我为念。汝若不听义山之言，吾当先死，以绝汝念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叙乃与统兵校尉尹奉、赵昂商议。原来赵昂之子赵月，现随马超为裨[pí]将。赵昂当日应允，归见其妻王氏曰："吾今日与姜叙、杨阜、尹奉一处商议，欲报韦康之仇。吾想子赵月现随马超，今若兴兵，超必先杀吾子，奈何？"

其妻厉声曰："雪君父之大耻，虽丧身亦不惜，何况一子乎！君若顾子而不行，吾当先死矣！"赵昂乃决。

次日一同起兵。姜叙、杨阜屯历城，尹奉、赵昂屯祁[qí]山。王氏乃尽将首饰资帛，亲自往祁山军中，赏劳军士，以励其众。

马超闻姜叙、杨阜会合尹奉、赵昂举事，大怒，即将赵月斩之；令庞德、马岱尽起军马，杀奔历城来。姜叙、杨阜引兵出。两阵圆处，杨阜、姜叙衣白袍而出，大骂曰："叛君无义之贼！"

马超大怒，冲将过来，两军混战。姜叙、杨卓如何抵得马超，大败而走。马超驱兵赶来。背后喊声起处，尹奉、赵昂杀来。超急回时，两下夹攻，首尾不能相顾。正斗间，刺斜里大队军马杀来。原来是夏侯渊得了曹操军令，正领军来破马超。超如何当得三路军马，大败奔回。

走了一夜，比及平明，到得冀城叫门时，城上乱箭射下。梁宽、赵衢立在城上，大骂马超；将马超妻杨氏从城上一刀砍了，撇下尸首来；又将马超幼子三人，并至亲十余口，都从城上一刀一个，剁将下来。超气噎塞胸，几乎坠下马来。

背后夏侯渊引兵追赶。超见势大，不敢恋战，与庞德、马岱杀开一条路走。前面又撞见姜叙、杨阜，杀了一阵；冲得过去，又撞着尹奉、赵昂，杀了一阵。零零落落，剩得五六十骑，连夜奔走。

四更前后，走到历城下，守门者只道姜叙兵回，大开门接入。超从城南门边杀起，尽洗城中百姓。至姜叙宅，拿出老母。母全无惧色，指马超而大骂。超大怒，自取剑杀之。尹奉、赵昂全家老幼，亦尽被马超所杀。昂妻王氏因在军中，得免于难。

次日，夏侯渊大军至，马超弃城杀出，望西而逃。行不得二十里，前面一军摆开，为首的是杨阜。超切齿而恨，拍马挺枪刺之。阜宗弟七人，一齐来助战。马岱、庞德敌住后军。宗弟七人，皆被马超杀死。阜身中五枪，犹然死战。后面夏侯渊大军赶来，马超遂走。只有庞德、马岱五七骑后随而去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夏侯渊自行安抚陇西诸州人民，令姜叙等各各分守，用车载杨阜赴许都，见曹操。操封阜为关内侯。

阜辞曰："阜无捍难之功，又无死难之节，于法当诛，何颜受职？"

操嘉之，卒与之爵。

却说马超与庞德、马岱商议，径往汉中投张鲁。张鲁大喜，以为得马超，则西可以吞益州，东可以拒曹操，乃商议欲以女招超为婿。

大将杨柏谏曰："马超妻子遭惨祸，皆超之贻害也。主公岂可以女与之？"

鲁从其言，遂罢招婿之议。或以杨柏之言，告知马超。超大怒，有杀杨柏之意。杨柏知之，与兄杨松商议，亦有图马超之心。正值刘璋遣使求救于张鲁，鲁不从。忽报刘璋又遣黄权到。权先来见杨松，说："东西两川，实为唇齿；西川若破，东川亦难保矣。今若肯相救，当以二十州相酬。"

松大喜，即引黄权来见张鲁，说唇齿利害，更以二十州相谢。鲁喜其利，从之。

巴西阎圃谏曰："刘璋与主公世仇，今事急求救，诈许割地，不可从也。"

忽阶下一人进曰："某虽不才，愿乞一旅之师，生擒刘备。务要割地以还。"

正是：方看真主来西蜀，又见精兵出汉中。未知其人是谁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雒 [luò]　搦 [nuò]　涪 [fú]　懿 [yì]　瓌 [guī]　垓 [gāi]
琬 [wǎn]　蒹葭 [jiān jiā]　膺 [yīng]　纶 [guān]　犍 [qián]
靖 [jìng]　辎 [zī]　羌 [qiāng]　阜 [fù]　衢 [qú]　洮 [táo]
彝 [yí]　裨 [pí]　祁 [qí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严颜让他所管关隘守将都归降了张飞。刘备欲攻雒城，劫张任营寨时失败。诸葛亮用计活捉张任，欲取雒城。刘璋接法正劝降书，怒骂法正，并派人求张鲁相助。马超兵败入羌，又被冀城参军杨阜打败，不得已便与庞德、马岱投张鲁。张鲁大将杨柏与兄杨松不容马超。杨松又听黄权之言，欲助刘璋敌刘备。

第六十五回

马超大战葭萌关 刘备自领益州牧

却说阎圃正劝张鲁勿助刘璋，只见马超挺身出曰："超感主公之恩，无可上报。愿领一军攻取葭[jiā]萌关，生擒刘备。务要刘璋割二十州奉还主公。"

张鲁大喜，先遣黄权从小路而回，随即点兵二万与马超。此时庞德卧病不能行，留于汉中。张鲁令杨柏监军。超与弟马岱选日起程。

却说玄德军马在雒[luò]城，法正所差下书人回报说："郑度劝刘璋尽烧野谷，并各处仓廪，率巴西之民，避于涪[fú]水西，深沟高垒而不战。"

玄德、孔明闻之，皆大惊曰："若用此言，吾势危矣！"

法正笑曰："主公勿忧。此计虽毒，刘璋必不能用也。"

不一日，人传刘璋不肯迁动百姓，不从郑度之言。玄德闻之，方始宽心。

孔明曰："可速进兵取绵竹。如得此处，成都易取矣。"

遂遣黄忠、魏延领兵前进。费观听知玄德兵来，差李严出迎。严领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三千兵出，各布阵完。黄忠出马，与李严战四五十合，不分胜败。孔明在阵中教鸣金收军。黄忠回阵，问曰："正待要擒李严，军师何故收兵？"

孔明曰："吾已见李严武艺，不可力取。来日再战，汝可诈败，引入山峪[yù]，出奇兵以胜之。"

黄忠领计。次日，李严再引兵来，黄忠又出战，不十合诈败，引兵便走。李严赶来，迤逦[yǐ lǐ]赶入山峪，猛然省悟。急待回来，前面魏延引兵摆开。孔明自在山头，唤曰："公如不降，两下已伏强弩，欲与吾庞士元报仇矣。"

李严慌下马卸甲投降。军士不曾伤害一人。孔明引李严见玄德。玄德待之甚厚。

严曰："费观虽是刘益州亲戚，与某甚密，当往说之。"

玄德即命李严回城招降费观。严入绵竹城，对费观赞玄德如此仁德；今若不降，必有大祸。观从其言，开门投降。玄德遂入绵竹，商议分兵取成都。

忽流星马急报，言："孟达、霍峻守葭萌关，今被东川张鲁遣马超与杨柏、马岱领兵攻打甚急，救迟则关隘休矣。"

玄德大惊。孔明曰："须是张、赵二将，方可与敌。"

玄德曰："子龙引兵在外未回。翼德已在此，可急遣之。"

孔明曰："主公且勿言，容亮激之。"

却说张飞闻马超攻关，大叫而入曰："辞了哥哥，便去战马超也！"

孔明佯[yáng]作不闻，对玄德曰："今马超侵犯关隘，无人可敌；除非往荆州取关云长来，方可与敌。"

张飞曰："军师何故小觑[qù]吾！吾曾独拒曹操百万之兵，岂愁马超一匹夫乎！"

孔明曰："翼德拒水断桥，此因曹操不知虚实耳；若知虚实，将军岂得无事？今马超之勇，天下皆知，渭桥六战，杀得曹操割须弃袍，几乎丧命，非等闲之比。云长且未必可胜。"

飞曰："我只今便去；如胜不得马超，甘当军令！"

孔明曰："既尔肯写文书，便为先锋。——请主公亲自去一遭。留亮守绵竹。待子龙来，却作商议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魏延曰："某亦愿往。"

孔明令魏延带五百哨马先行，张飞第二，玄德后队，望葭萌关进发。魏延哨马先到关下，正遇杨柏。魏延与杨柏交战，不十合，杨柏败走。魏延要夺张飞头功，乘势赶去。

前面一军摆开，为首乃是马岱。魏延只道是马超，舞刀跃马迎之。与岱战不十合，岱败走。延赶去，被岱回身一箭，中了魏延左臂。延急回马走。

马岱赶到关前，只见一将喊声如雷，从关上飞奔至面前。——原来是张飞初到关上，听得关前厮杀，便来看时，正见魏延中箭，因骤马下关，救了魏延。

飞喝马岱曰："汝是何人？先通姓名，然后厮杀！"

马岱曰："吾乃西凉马岱是也。"

张飞曰："你原来不是马超，快回去！非吾对手！只令马超那厮自来，说道燕人张飞在此！"

马岱大怒曰："汝焉敢小觑我！"挺枪跃马，直取张飞。

战不十合，马岱败走。张飞欲待追赶，关上一骑马到来，叫："兄弟且休去！"

飞回视之，原来是玄德到来。飞遂不赶，一同上关。

玄德曰："恐怕你性躁，故我随后赶来到此。既然胜了马岱，且歇一宵，来日战马超。"

次日天明，关下鼓声大震，马超兵到。玄德在关上看时，门旗影里，马超纵骑持枪而出；狮盔兽带，银甲白袍：一来结束非凡，二者人才出众。

玄德叹曰："人言'锦马超'，名不虚传！"

张飞便要下关。玄德急止之曰："且休出战。先当避其锐气。"

关下马超单搦[nuò]张飞出马，关上张飞恨不得平吞马超，三五番皆被玄德挡住。看看午后，玄德望见马超阵上人马皆倦，遂选五百骑，跟着张飞，冲下关来。

马超见张飞军到，把枪望后一招，约退军有一箭之地。张飞军马一齐扎住；关上军马，陆续下来。张飞挺枪出马，大呼："认得燕人张翼德么！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马超曰："吾家屡世公侯，岂识村野匹夫！"

张飞大怒。两马齐出，二枪并举。约战百余合，不分胜负。

玄德观之，叹曰："真虎将也！"

恐张飞有失，急鸣金收军。两将各回。

张飞回到阵中，略歇马片时，不用头盔，只裹包巾上马，又出阵前搦马超厮杀。超又出。两个再战。

玄德恐张飞有失，自披挂下关，直至阵前；看张飞与马超又斗百余合，两个精神倍加。玄德教鸣金收军。二将分开，各回本阵。

是日天色已晚，玄德谓张飞曰："马超英勇，不可轻敌，且退上关。来日再战。"

张飞杀得性起，哪里肯休？大叫曰："誓死不回！"

玄德曰："今日天晚，不可战矣。"

飞曰："多点火把，安排夜战！"

马超亦换了马，再出阵前，大叫曰："张飞！敢夜战么？"

张飞性起，问玄德换了坐下马，抢出阵来，叫曰："我捉你不得，誓不上关！"

超曰："我胜你不得，誓不回寨！"

两军呐喊，点起千百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。两将又向阵前鏖[áo]战。到二十余合，马超拨回马便走。张飞大叫曰："走哪里去！"

原来马超见赢不得张飞，心生一计：诈败佯输，赚张飞赶来，暗掣[chè]铜锤在手，扭回身觑着张飞便打将来。张飞见马超走，心中也提防；比及铜锤打来时，张飞一闪，从耳朵边过去。张飞便勒回马走时，马超却又赶来。张飞带住马，拈[niān]弓搭箭，回射马超；超却闪过。二将各自回阵。

玄德自于阵前叫曰："吾以仁义待人，不施谲[jué]诈。马孟起，你收兵歇息，我不乘势赶你。"

马超闻言，亲自断后，诸军渐退。玄德亦收军上关。

次日，张飞又欲下关战马超。人报军师来到。玄德接着孔明。孔明曰："亮闻孟起世之虎将，若与翼德死战，必有一伤；故令子龙、汉升守住绵竹，我星夜来此。可用条小计，令马超归降主公。"

玄德曰："吾见马超英勇，甚爱之。如何可得？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孔明曰:“亮闻东川张鲁,欲自立为‘汉宁王’。手下谋士杨松,极贪贿赂。主公可差人从小路径投汉中,先用金银结好杨松,后进书与张鲁云:‘吾与刘璋争西川,是与汝报仇。不可听信离间之语。事定之后,保汝为汉宁王。’令其撤回马超兵。待其来撤时,便可用计招降马超矣。”

玄德大喜,即时修书,差孙乾赍[jī]金珠从小路径至汉中,先来见杨松,说知此事,送了金珠。松大喜,先引孙乾见张鲁,陈言方便。

鲁曰:“玄德只是左将军,如何保得我为汉宁王?”

杨松曰:“他是大汉皇叔,正合保奏。”

张鲁大喜,便差人教马超罢兵。孙乾只在杨松家听回信。

不一日,使者回报:“马超言:未成功,不可退兵。”

张鲁又遣人去唤,又不肯回。一连三次不至。杨松曰:“此人素无信行,不肯罢兵,其意必反。”遂使人流言云:“马超意欲夺西川,自为蜀主,与父报仇,不肯臣于汉中。”

张鲁闻之,问计于杨松。松曰:“一面差人去说与马超:‘汝既欲成功,与汝一月限,要依我三件事。若依得,便有赏;否则必诛:一要取西川,二要刘璋首级,三要退荆州兵。三件事不成,可献头来。’一面教张卫点军守把关隘,防马超兵变。”

鲁从之,差人到马超寨中,说这三件事。

超大惊曰:“如何变得恁[nèn]的!”乃与马岱商议:“不如罢兵。”

杨松又流言曰:“马超回兵,必怀异心。”

于是张卫分七路军,坚守隘口,不放马超兵入。超进退不得,无计可施。

孔明谓玄德曰:“今马超正在进退两难之际,亮凭三寸不烂之舌,亲往超寨,说马超来降。”

玄德曰:“先生乃吾之股肱[gōng]心腹,倘有疏虞,如之奈何?”

孔明坚意要去。玄德再三不肯放去。

正踌躇[chóu chú]间,忽报赵云有书荐西川一人来降。玄德召入问之。其人乃建宁俞[yú]元人也,姓李,名恢,字德昂。

玄德曰:“向[从前]日闻公苦谏刘璋,今何故归我?”

恢曰:“吾闻:‘良禽相木而栖,贤臣择主而事。’前谏刘益州者,以尽人臣之心;既不能用,知必败矣。今将军仁德布于蜀中,知事必成,故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来归耳。”

玄德曰：“先生此来，必有益于刘备。”

恢曰：“今闻马超在进退两难之际。恢昔在陇西，与彼有一面之交，愿往说马超归降，若何？”

孔明曰：“正欲得一人替吾一往。愿闻公之说词。”

李恢于孔明耳畔陈说如此如此。孔明大喜，即时遣行。

恢行至超寨，先使人通姓名。马超曰：“吾知李恢乃辩士，今必来说我。”先唤二十刀斧手伏于帐下，嘱曰：“令汝砍，即砍为肉酱！”

须臾，李恢昂然而入。马超端坐帐中不动，叱李恢曰：“汝来为何？”

恢曰：“特来作说客。”

超曰：“吾匣中宝剑新磨。汝试言之。其言不通，便请试剑！”

恢笑曰：“将军之祸不远矣！但恐新磨之剑，不能试吾之头，将欲自试也！”

超曰：“吾有何祸？”

恢曰：“吾闻越之西子[春秋时越地美女西施]，善毁[诽谤]者不能闭[掩]其美；齐之无盐[战国时齐国无盐地方丑女钟离春]，善美者不能掩其丑；‘日中则昃[zè]，月满则亏’：此天下之常理也。今将军与曹操有杀父之仇，而陇西又有切齿之恨；前不能救刘璋而退荆州之兵，后不能制杨松而见张鲁之面；目下四海难容，一身无主；若复有渭桥之败，冀城之失，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？”

超顿首谢曰：“公言极善，但超无路可行。”

恢曰：“公既听吾言，帐下何故伏刀斧手？”

超大惭，尽叱退。

恢曰：“刘皇叔礼贤下士，吾知其必成，故舍刘璋而归之。公之尊人，昔年曾与皇叔约共讨贼，公何不背暗投明，以图上报父仇，下立功名乎？”

马超大喜，即唤杨柏入，一剑斩之，将首级共恢一同上关来降玄德。玄德亲自接入，待以上宾之礼。

超顿首谢曰：“今遇明主，如拨云雾而见青天！”

时孙乾已回。玄德复命霍峻、孟达守关，便撤兵来取成都。赵云、黄忠接入绵竹。人报蜀将刘晙[jùn]、马汉引军到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赵云曰:“某愿往擒此二人!”

言讫,上马引军出。玄德在城上管待马超吃酒。未曾安席,子龙已斩二人之头,献于筵前。马超亦惊,倍加敬重。

超曰:“不须主公军马厮杀,超自唤出刘璋来降。如不肯降,超自与弟马岱取成都,双手奉献。”

玄德大喜。是日尽欢。

却说败兵回到益州,报刘璋。璋大惊,闭门不出。人报城北马超救兵到,刘璋方敢登城望之。见马超、马岱立于城下,大叫:“请刘季玉答话。”

刘璋在城上问之。超在马上以鞭指曰:“吾本领张鲁兵来救益州,谁想张鲁听信杨松谗言,反欲害我。今已归降刘皇叔。公可纳土拜降,免致生灵受苦。如或执迷,吾先攻城矣!”

刘璋惊得面如土色,气倒于城上。众官救醒。

璋曰:“吾之不明,悔之何及!不若开门投降,以救满城百姓。”

董和曰:“城中尚有兵三万余人;钱帛粮草,可支一年:奈何便降?”

刘璋曰:“吾父子在蜀二十余年,无恩德以加百姓;攻战三年,血肉捐于草野:皆我罪也。我心何安?不如投降以安百姓。”

众人闻之,皆堕泪。

忽一人进曰:“主公之言,正合天意。”

视之,乃巴西西充国人也,姓谯[qiáo],名周,字允南。此人素晓天文。

璋问之,周曰:“某夜观乾象,见群星聚于蜀郡;其大星光如皓月,乃帝王之象也。况一载之前,小儿谣云:‘若要吃新饭,须待先生来。’此乃预兆。不可逆天道。”

黄权、刘巴闻言皆大怒,欲斩之。刘璋挡住。忽报:“蜀郡太守许靖[jìng],逾城出降矣。”刘璋大哭归府。

次日,人报刘皇叔遣幕宾简雍在城下唤门。璋令开门接入。雍坐车中,傲睨[nì]自若。忽一人掣剑大喝曰:“小辈得志,旁若无人!汝敢藐视吾蜀中人物耶!”

雍慌下车迎之。此人乃广汉绵竹人也,姓秦,名宓[mì],字子勑[chì]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雍笑曰："不识贤兄，幸勿见责。"

遂同入见刘璋，具说玄德宽洪大度，并无相害之意。于是刘璋决计投降，厚待简雍。次日，亲赍印绶文籍，与简雍同车出城投降。玄德出寨迎接，握手流涕曰："非吾不行仁义，奈势不得已也！"

共入寨，交割印绶文籍，并马入城。

玄德入成都，百姓香花灯烛，迎门而接。玄德到公厅，升堂坐定。郡内诸官，皆拜于堂下；惟黄权、刘巴，闭门不出。众将忿[fèn]怒，欲往杀之。玄德慌忙传令曰："如有害此二人者，灭其三族！"

玄德亲自登门，请二人出仕。二人感玄德恩礼，乃出。

孔明请曰："今西川平定，难容二主：可将刘璋送去荆州。"

玄德曰："吾方得蜀郡，未可令季玉远去。"

孔明曰："刘璋失基业者，皆因太弱耳。主公若以妇人之仁，临事不决，恐此土难以长久。"

玄德从之，设一大宴，请刘璋收拾财物，佩领振威将军印绶，令将妻子良贱[主子与仆人]，尽赴南郡公安住歇，即日起行。

玄德自领益州牧。其所降文武，尽皆重赏，定拟名爵：严颜为前将军，法正为蜀郡太守，董和为掌军中郎将，许靖为左将军长史，庞义为营中司马，刘巴为左将军，黄权为右将军。其余吴懿[yì]、费观、彭羕[yàng]、卓膺[yīng]、李严、吴兰、雷铜、李恢、张翼、秦宓、谯周、吕义、霍峻、邓芝、杨洪、周群、费祎[yī]、费诗、孟达，文武投降官员，共六十余人，并皆擢[zhuó]用[提拔任用]。

诸葛亮为军师，关云长为荡寇将军、汉寿亭侯，张飞为征虏将军、新亭侯，赵云为镇远将军，黄忠为征西将军，魏延为扬武将军，马超为平西将军。孙乾、简雍、糜竺[mí zhú]、糜芳、刘封、吴班、关平、周仓、廖化、马良、马谡[sù]、蒋琬[wǎn]、伊籍，及旧日荆襄一班文武官员，尽皆升赏。

遣使赍黄金五百斤、白银一千斤、钱五千万、蜀锦一千匹，赐与云长。其余官将，给赏有差。杀牛宰马，大饷[xiǎng]士卒，开仓赈济百姓：军民大悦。

益州既定，玄德欲将成都有名田宅，分赐诸官。

赵云谏曰："益州人民，屡遭兵火，田宅皆空；今当归还百姓，令安居复业，民心方服；不宜夺之为私赏也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玄德大喜，从其言。使诸葛军师定拟治国条例，刑法颇重。

法正曰："昔高祖约法三章，黎民皆感其德。愿军师宽刑省法，以慰民望。"

孔明曰："君知其一，未知其二：秦用法暴虐，万民皆怨，故高祖以宽仁得之。今刘璋暗弱，德政不举，威刑不肃；君臣之道，渐以陵替。宠之以位，位极则残；顺之以恩，恩竭则慢。所以致弊，实由于此。吾今威之以法，法行则知恩；限之以爵，爵加则知荣。恩荣并济，上下有节。为治之道，于斯著矣。"

法正拜服。自此军民安堵[安居]。四十一州地面，分兵镇抚，并皆平定。

法正为蜀郡太守，凡平日一餐之德，睚眦[yá zì]之怨，无不报复。

或告孔明曰："孝直太横，宜稍斥之。"

孔明曰："昔主公困守荆州，北畏曹操，东惮[dàn]孙权，赖孝直为之辅翼，遂翻然翱翔，不可复制。今奈何禁止孝直，使不得少行其意耶？"

因竟不问。法正闻之，亦自敛戢[liǎn jí，收敛约束自己]。

一日，玄德正与孔明闲叙，忽报云长遣关平来谢所赐金帛。玄德召入。平拜罢，呈上书信曰："父亲知马超武艺过人，要入川来与之比试高低。教就禀伯父此事。"

玄德大惊曰："若云长入蜀，与孟起比试，势不两立。"

孔明曰："无妨。亮自作书回之。"

玄德只恐云长性急，便教孔明写了书，发付关平星夜回荆州。平回至荆州，云长问曰："我欲与马孟起比试，汝曾说否？"

平答曰："军师有书在此。"

云长拆开视之。其书曰：

亮闻将军欲与孟起分别高下。以亮度之：孟起虽雄烈过人，亦乃黥[qíng]布、彭越[二人皆为汉高祖的猛将]之徒耳；当与翼德并驱争先，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。今公受任守荆州，不为不重；倘一入川，若荆州有失，罪莫大焉。惟冀明照。

云长看毕，自绰[chāo]其髯笑曰："孔明知我心也。"

将书遍示宾客，遂无入川之意。

却说东吴孙权，知玄德并吞西川，将刘璋逐于公安，遂召张昭、顾雍商议曰："当初刘备借我荆州时，说取了西川，便还荆州。今已得巴蜀四十一州，须用取索汉上诸郡。如其不还，即动干戈。"

张昭曰："吴中方宁，不可动兵。昭有一计，使刘备将荆州双手奉还主公。"

正是：西蜀方开新日月，东吴又索旧山川。未知其计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葭 [jiā]	雒 [luò]	涪 [fú]	峪 [yù]	迤逦 [yǐ lǐ]	佯 [yáng]
觑 [qù]	搦 [nuò]	鏖 [áo]	掣 [chè]	拈 [niān]	谲 [jué]
赍 [jī]	恁 [nèn]	肱 [gōng]	踌躇 [chóu chú]		俞 [yú]
昃 [zè]	晙 [jùn]	谯 [qiáo]	靖 [jìng]	睨 [nì]	宓 [mì]
勅 [chì]	忿 [fèn]	懿 [yì]	羹 [yàng]	膺 [yīng]	祎 [yī]
擢 [zhuó]	糜竺 [mí zhú]		谡 [sù]	琬 [wǎn]	饷 [xiǎng]
睚眦 [yá zì]		惮 [dàn]	敛戢 [liǎn jí]		黥 [qíng]
绰 [chāo]					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马超自告奋勇，攻葭萌关捉刘备。张飞与马超连天大战，不分胜负。诸葛亮赶到葭萌关，连施计谋，先使张鲁退兵，又使马超归降了刘备。马超愿与弟马岱出战成都。刘璋投降，刘备成为益州牧。刘备听赵云劝阻，不把成都名宅赐与诸官。诸葛亮用重法治蜀，因法正功劳巨大，故对法正之横不加责备。法正听说缘故后自我收敛。关羽想要入川与马超比试武艺，诸葛亮写书信安慰他固守荆州。

第六十六回

关云长单刀赴会 伏皇后为国捐生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孙权要索荆州。张昭献计曰："刘备所倚仗者，诸葛亮耳。其兄诸葛瑾今仕于吴，何不将瑾老小执下，使瑾入川告其弟，令劝刘备交割荆州：'如其不还，必累及我老小。'亮念同胞之情，必然应允。"

权曰："诸葛瑾乃诚实君子，安忍拘其老小？"

昭曰："明教知是计策，自然放心。"

权从之，召诸葛瑾老小，虚监在府；一面修书，打发诸葛瑾往西川去。不数日，早到成都，先使人报知玄德。

玄德问孔明曰："令兄此来为何？"

孔明曰："来索荆州耳。"

玄德曰："何以答之？"

孔明曰："只须如此如此。"

计会已定，孔明出郭接瑾。不到私宅，径入宾馆。参拜毕，瑾放声大哭。亮曰："兄长有事但说。何故发哀？"

瑾曰："吾一家老小休矣！"

亮曰："莫非为不还荆州乎？因弟之故，执下兄长老小，弟心何安？

兄休忧虑，弟自有计还荆州便了。”

瑾大喜，即同孔明入见玄德，呈上孙权书。

玄德看了，怒曰：“孙权既以妹嫁我，却乘我不在荆州，竟将妹子潜地[偷偷地]取去，情理难容！我正要大起川兵，杀下江南，报我之恨，却还想来索荆州乎！”

孔明哭拜于地，曰：“吴侯执下亮兄长老小，倘若不还，吾兄将全家被戮。兄死，亮岂能独生？望主公看亮之面，将荆州还了东吴，全亮兄弟之情！”

玄德再三不肯，孔明只是哭求。

玄德徐徐曰：“既如此，看军师面，分荆州一半还之：将长沙、零陵、桂阳三郡与他。”

亮曰：“既蒙见允，便可写书与云长令交割三郡。”

玄德曰：“子瑜到彼，须用善言求吾弟。吾弟性如烈火，吾尚惧之。切宜仔细。”

瑾求了书，辞了玄德，别了孔明，登途径到荆州。云长请入中堂，宾主相叙。瑾出玄德书曰：“皇叔许先以三郡还东吴，望将军即日交割，令瑾好回见吾主。”

云长变色曰：“吾与吾兄桃园结义，誓共匡扶汉室。荆州本大汉疆土，岂得妄以尺寸与人？‘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’虽吾兄有书来，我却只不还。”

瑾曰：“今吴侯执下瑾老小，若不得荆州，必将被诛。望将军怜之！”

云长曰：“此是吴侯谲[jué]计，如何瞒得我过！”

瑾曰：“将军何太无面目？”

云长执剑在手曰：“休再言！此剑上并无面目！”

关平告曰：“军师面上不好看，望父亲息怒。”

云长曰：“不看军师面上，教你回不得东吴！”

瑾满面羞惭，急辞下船，再往西川见孔明。孔明已自出巡去了。瑾只得再见玄德，哭告云长欲杀之事。玄德曰：“吾弟性急，极难与言。子瑜可暂回，容吾取了东川、汉中诸郡，调云长往守之，那时方得交付荆州。”

瑾不得已，只得回东吴见孙权，具言前事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孙权大怒曰："子瑜此去，反覆奔走，莫非皆是诸葛亮之计？"

瑾曰："非也。吾弟亦哭告玄德，方许将三郡先还，又无奈云长恃[shì]顽不肯。"

孙权曰："既刘备有先还三郡之言，便可差官前去长沙、零陵、桂阳三郡赴任，且看如何。"

瑾曰："主公所言极善。"

权乃令瑾取回老小，一面差官往三郡赴任。不一日，三郡差去官吏，尽被逐回，告孙权曰："关云长不肯相容，连夜赶逐回吴。迟后者便要杀。"

孙权大怒，差人召鲁肃责之曰："子敬昔为刘备作保，借吾荆州；今刘备已得西川，不肯归还，子敬岂得坐视？"

肃曰："肃已思得一计，正欲告主公。"

权问："何计？"

肃曰："今屯兵于陆口，使人请关云长赴会。若云长肯来，以善言说之；如其不从，伏下刀斧手杀之。如彼不肯来，随即进兵，与决胜负，夺取荆州便了。"

孙权曰："正合吾意。可即行之。"

阚[kàn]泽进曰："不可。关云长乃世之虎将，非等闲可及。恐事不谐，反遭其害。"

孙权怒曰："若如此，荆州何日可得！"便命鲁肃速行此计。

肃乃辞孙权，至陆口，召吕蒙、甘宁商议——设宴于陆口寨外临江亭上，修下请书，选帐下能言快语一人为使，登舟渡江。

江口关平问了，遂引使者入荆州，叩见云长，具道鲁肃相邀赴会之意，呈上请书。云长看书毕，谓来人曰："既子敬相请，我明日便来赴宴。汝可先回。"

使者辞去。

关平曰："鲁肃相邀，必无好意；父亲何故许之？"

云长笑曰："吾岂不知耶？此是诸葛瑾回报孙权，说吾不肯还三郡，故令鲁肃屯兵陆口，邀我赴会，便索荆州。吾若不往，道吾怯矣。吾来日独驾小舟，只用亲随十余人，单刀赴会，看鲁肃如何近我！"

平谏曰："父亲奈何以万金之躯，亲蹈虎狼之穴？恐非所以重伯父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之寄托也。”

云长曰：“吾于千枪万刃之中，矢石交攻之际，匹马纵横，如入无人之境；岂忧江东群鼠乎！”

马良亦谏曰：“鲁肃虽有长者之风，但今事急，不容不生异心。将军不可轻往。”

云长曰：“昔战国时赵人蔺[lìn]相如，无缚鸡之力，于渑[miǎn]池会上，觑[qù]秦国君臣如无物；况吾曾学万人敌[指兵法]者乎！既已许诺，不可失信。”

良曰：“纵将军去，亦当有准备。”

云长曰：“只教吾儿选快船十只，藏善水军五百，于江上等候。看吾认旗起处，便过江来。”平领命自去准备。

却说使者回报鲁肃，说云长慨然应允，来日准到。

肃与吕蒙商议：“此来若何？”

蒙曰：“彼带军马来，某与甘宁各人领一军伏于岸侧，放炮为号，准备厮杀；如无军来，只于庭后伏刀斧手五十人，就筵间杀之。”

计会已定。次日，肃令人于岸口遥望。辰时后，见江面上一只船来，梢公水手只数人，一面红旗，风中招飐[zhǎn]，显出一个大“关”字来。船渐近岸，见云长青巾绿袍，坐于船上；旁边周仓捧着大刀；八九个关西大汉，各挎腰刀一口。

鲁肃惊疑，接入庭内。叙礼毕，入席饮酒，举杯相劝，不敢仰视。云长谈笑自若。

酒至半酣，肃曰：“有一言诉与君侯，幸垂听焉：昔日令兄皇叔，使肃于吾主之前，保借荆州暂住，约于取川之后归还。今西川已得，而荆州未还，得毋失信乎？”

云长曰：“此国家之事，筵间不必论之。”

肃曰：“吾主只区区江东之地，而肯以荆州相借者，为念君侯等兵败远来，无以为资故也。今已得益州，则荆州自应见还；乃皇叔但肯先割三郡，而君侯又不从，恐于理上说不去。”

云长曰：“乌林之役，左将军亲冒矢石，戮力破敌，岂得徒劳而无尺土相资？今足下复来索地耶？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肃曰："不然。君侯始与皇叔同败于长坂，计穷力竭，将欲远窜，吾主矜[jīn，怜悯]念皇叔身无处所，不爱土地，使有所托足，以图后功；而皇叔愆[qiān，失]德隳[huī]好，已得西川，又占荆州，贪而背义，恐为天下所耻笑。惟君侯察之。"

云长曰："此皆吾兄之事，非某所宜与[可以干预]也。"

肃曰："某闻君侯与皇叔桃园结义，誓同生死。皇叔即君侯也，何得推托乎？"

云长未及回答，周仓在阶下厉声言曰："天下土地，惟有德者居之。岂独是汝东吴当有耶！"

云长变色而起，夺周仓所捧大刀，立于庭中，目视周仓而叱曰："此国家之事，汝何敢多言！可速去！"

仓会意，先到岸口，把红旗一招。关平船如箭发，奔过江东来。云长右手提刀，左手挽住鲁肃手，佯[yáng]推醉曰："公今请吾赴宴，莫提起荆州之事。吾今已醉，恐伤故旧之情。他日令人请公到荆州赴会，另作商议。"

鲁肃魂不附体，被云长扯至江边。吕蒙、甘宁各引本部军欲出，见云长手提大刀，亲握鲁肃，恐肃被伤，遂不敢动。云长到船边，却才放手，早立于船首，与鲁肃作别。肃如痴似呆，看关公船已乘风而去。后人有诗赞关公曰：

藐视吴臣若小儿，单刀赴会敢平欺。
当年一段英雄气，尤胜相如在渑池。

云长自回荆州。

鲁肃与吕蒙共议："此计又不成，如之奈何？"

蒙曰："可即申报主公，起兵与云长决战。"

肃即时使人申报孙权。权闻之大怒，商议起倾国之兵，来取荆州。忽报："曹操又起三十万大军来也！"

权大惊，且教鲁肃休惹荆州之兵，移兵向合肥、濡[rú]须，以拒曹操。

却说操将欲起程南征，参军傅干，字彦[yàn]材，上书谏操。书略曰：

干闻用武则先威，用文则先德；威德相济，而后王业成。往者天下大乱，明公用武攘之，十平其九；今未承王命者，吴与蜀耳。吴有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长江之险，蜀有崇山之阻，难以威胜。愚以为：且宜增修文德，按甲寝兵，息军养士，待时而动。今若举数十万之众，顿[同“屯”，驻扎]长江之滨，倘贼凭险深藏，使我士马不得逞其能，奇变无所用其权，则天威屈矣。惟明公详察焉。

曹操览之，遂罢南征，兴设学校，延礼文士。于是侍中王粲、杜袭、卫凯、和洽四人，议欲尊曹操为“魏王”。

中书令荀攸[xún yōu]曰：“不可。丞相官至魏公，荣加九锡，位已极矣。今又进升王位，于理不可。”

曹操闻之，怒曰：“此人欲效荀彧[yù]耶！”

荀攸知之，忧愤成疾，卧病十数日而卒，亡年五十八岁。

操厚葬之，遂罢“魏王”事。

一日，曹操带剑入宫，献帝正与伏后共坐。伏后见操来，慌忙起身。帝见曹操，战栗不已。

操曰：“孙权、刘备各霸一方，不尊朝廷，当如之何？”

帝曰：“尽在魏公裁处。”

操怒曰：“陛下出此言，外人闻之，只道吾欺君也。”

帝曰：“君若肯相辅则幸甚；不尔，愿垂恩相舍。”

操闻言，怒目视帝，恨恨而出。

左右或奏帝曰：“近闻魏公欲自立为王，不久必将篡位。”

帝与伏后大哭。

后曰：“妾父伏完常有杀操之心，妾今当修书一封，密与父图之。”

帝曰：“昔董承为事不密，反遭大祸；今恐又泄漏，朕与汝皆休矣！”

后曰：“旦夕如坐针毡，似此为人，不如早亡！妾看宦官中之忠义可托者，莫如穆顺，当令寄此书。”

乃即召穆顺入屏后，退去左右近侍。帝后大哭告顺曰：“操贼欲为‘魏王’，早晚必行篡夺之事。朕欲令后父伏完密图此贼，而左右之人，俱贼心腹，无可托者。欲汝将皇后密书，寄与伏完。量汝忠义，必不负朕。”

顺泣曰：“臣感陛下大恩，敢不以死报！臣即请行。”

后乃修书付顺。顺藏书于发中，潜出禁宫，径至伏完宅，将书呈上。完见是伏后亲笔，乃谓穆顺曰：“操贼心腹甚众，不可遽[jù]图。除非江东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孙权、西川刘备，二处起兵于外，操必自往。此时却求在朝忠义之臣，一同谋之。内外夹攻，庶可有济。”

顺曰：“皇丈可作书覆帝后，求密诏，暗遣人往吴、蜀二处，令约会起兵，讨贼救主。”

伏完即取纸写书付顺。顺乃藏于头髻内，辞完回宫。

原来早有人报知曹操。操先于宫门等候。

穆顺回遇曹操，操问：“哪里去来？”

顺答曰：“皇后有病，命求医去。”

操曰：“召得医人何在？”

顺曰：“还未召至。”

操喝左右，遍搜身上，并无夹带，放行。忽然风吹落其帽。操又唤回，取帽视之，遍观无物，还帽令戴。穆顺双手倒戴其帽。操心疑，令左右搜其头发中，搜出伏完书来。操看时，书中言欲结连孙、刘为外应。操大怒，执下穆顺于密室问之，顺不肯招。

操连夜点起甲兵三千，围住伏完私宅，老幼并皆拿下；搜出伏后亲笔之书，遂将伏氏三族尽皆下狱。平明，使御林将军郗[xī]虑持节入宫，先收皇后玺绶。

是日，帝在外殿，见郗虑引三百甲兵直入。

帝问曰：“有何事？”

虑曰：“奉魏公命收皇后玺。”

帝知事泄，心胆皆碎。虑至后宫，伏后方起。虑便唤管玺绶人索取玉玺而出。伏后情知事发，便于殿后椒房[后妃所居宫室]内夹壁中藏躲。

少顷，尚书令华歆[xīn]引五百甲兵入到后殿，问宫人：“伏后何在？”

宫人皆推不知。歆教甲兵打开朱户，寻觅不见；料在壁中，便喝甲士破壁搜寻。歆亲自动手揪后头髻拖出。

后曰：“望免我一命！”

歆叱曰：“汝自见魏公诉去！”

后披发跣[xiǎn]足，二甲士推拥而出。

原来华歆素有才名，向与邴[bǐng]原、管宁相友善。时人称三人为一龙：华歆为龙头，邴原为龙腹，管宁为龙尾。一日，宁与歆共种园蔬，锄地见金。宁挥锄不顾；歆拾而视之，然后掷下。又一日，宁与歆同坐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书，闻户外传呼之声，有贵人乘轩[古大夫以上官员乘坐的车]而过。宁端坐不动，歆弃书往观。宁自此鄙歆之为人，遂割席分坐，不复与之为友。

后来管宁避居辽东，常戴白帽，坐卧一楼，足不履地，终身不肯仕魏；而歆乃先事孙权，后归曹操，至此乃有收捕伏皇后一事。后人有诗叹华歆曰：

华歆当日逞凶谋，破壁生将母后收。
助虐一朝添虎翼，骂名千载笑"龙头"！

又有诗赞管宁曰：

辽东传有管宁楼，人去楼空名独留。
笑杀子鱼贪富贵，岂如白帽自风流。

且说华歆将伏后拥至外殿。帝望见后，乃下殿抱后而哭。

歆曰："魏公有命，可速行！"

后哭谓帝曰："不能复相活耶？"

帝曰："我命亦不知在何时也！"

甲士拥后而去，帝捶胸大恸[tòng]。见郗虑在侧，帝曰："郗公！天下宁有是事乎！"哭倒在地。

郗虑令左右扶帝入宫。

华歆拿伏后见操。

操骂曰："吾以诚心待汝等，汝等反欲害我耶！吾不杀汝，汝必杀我！"

喝左右乱棒打死。随即入宫，将伏后所生二子，皆鸩[zhèn]杀之。当晚将伏完、穆顺等宗族二百余口，皆斩于市。朝野之人，无不惊骇。时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也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曹瞒凶残世所无，伏完忠义欲何如。
可怜帝后分离处，不及民间妇与夫！

献帝自从坏[亡]了伏后，连日不食。

操入曰："陛下无忧，臣无异心。臣女已与陛下为贵人，大贤大孝，宜居正宫。"

献帝安敢不从？于建安二十年正月朔，就庆贺正旦之节，册立曹操女曹贵人为正宫皇后。群下莫敢有言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此时曹操威势日甚，会大臣商议收吴灭蜀之事。

贾诩[xǔ]曰："须召夏侯惇[dūn]、曹仁二人回，商议此事。"

操即时发使，星夜唤回。夏侯惇未至，曹仁先到，连夜便入府中见操。操方被酒[为酒所醉]而卧，许褚[chǔ]仗剑立于堂门之内。曹仁欲入，被许褚挡住。

曹仁大怒曰："吾乃曹氏宗族，汝何敢阻挡耶？"

许褚曰："将军虽亲，乃外藩镇守之官；许褚虽疏，现充内侍。主公醉卧堂上，不敢放入。"

仁乃不敢入。

曹操闻之，叹曰："许褚真忠臣也！"

不数日，夏侯惇亦至，共议征伐。

惇曰："吴、蜀急未可攻，宜先取汉中张鲁，以得胜之兵取蜀，可一鼓而下也。"

曹操曰："正合吾意。"遂起兵西征。

正是：方逞凶谋欺弱主，又驱劲卒扫偏邦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谲 [jué]　恃 [shì]　阚 [kàn]　藺 [lìn]　渑 [miǎn]　覷 [qù]
飐 [zhǎn]　矜 [jīn]　愆 [qiān]　隳 [huī]　佯 [yáng]　濡 [rú]
彦 [yàn]　荀攸 [xún yōu]　彧 [yù]　遽 [jù]　郗 [xī]
歆 [xīn]　跣 [xiǎn]　邴 [bǐng]　恸 [tòng]　鸩 [zhèn]　诩 [xǔ]
惇 [dūn]　褚 [chǔ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孙权命诸葛瑾赴成都讨要荆州。诸葛亮安排计策让诸葛瑾奔波无获而回。鲁肃请关羽于陆口寨外临江亭上赴宴，企图杀之。关羽领周仓及八九个关西大汉赴宴，吴军虽有埋伏，终不敢动。曹操欲起兵南征，被属下劝罢。王粲等人欲尊曹操为“魏王”，荀攸反对，曹操怒斥其欲效仿荀彧，荀攸忧愤成疾而死。献帝、伏后密谋欲杀曹操。曹操获悉，反杀伏后、伏完、穆顺等。

第六十七回

曹操平定汉中地 张辽威震逍遥津

却说曹操兴师西征，分兵三队：前部先锋夏侯渊、张郃[hé]；操自领诸将居中；后部曹仁、夏侯惇[dūn]，押运粮草。

早有细作报入汉中来。张鲁与弟张卫，商议退敌之策。

卫曰：“汉中最险无如阳平关；可于关之左右，依山傍林，下十余个寨栅，迎敌曹兵。兄在汉宁，多拨粮草应付。”

张鲁依言，遣大将杨昂、杨任，与其弟即日起程。军马到阳平关，下寨已定。夏侯渊、张郃前军遂到；闻阳平关已有准备，离关一十五里下寨。

是夜，军士疲困，各自歇息。忽寨后一把火起，杨昂、杨任两路兵杀来劫寨。夏侯渊、张郃急上得马，四下里大兵拥入，曹兵大败，退见曹操。

操怒曰：“汝二人行军许多年，岂不知‘兵若远行疲困，可防劫寨’？如何不作准备？”

欲斩二人，以明军法。众官告免。

操次日自引兵为前队；见山势险恶，林木丛杂，不知路径，恐有伏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兵，即引军回寨，谓许褚[chǔ]、徐晃二将曰："吾若知此处如此险恶，必不起兵来。"

许褚曰："兵已至此，主公不可惮[dàn]劳。"

次日，操上马，只带许褚、徐晃二人，来看张卫寨栅。三匹马转过山坡，早望见张卫寨栅。操扬鞭遥指，谓二将曰："如此坚固，急切难下！"

言未已，背后一声喊起，箭如雨发。杨昂、杨任分两路杀来。操大惊。许褚大呼曰："吾当敌贼！徐公明善保主公。"

说罢，提刀纵马向前，力敌二将。杨昂、杨任不能当许褚之勇，回马退去，其余不敢向前。徐晃保着曹操奔过山坡，前面又一军到；看时，却是夏侯渊、张郃二将，听得喊声，故引军杀来接应。于是杀退杨昂、杨任，救得曹操回寨。

操重赏四将。自此两边相拒五十余日，只不交战。曹操传令退军。

贾诩[xǔ]曰："贼势未见强弱，主公何故自退耶？"

操曰："吾料贼兵每日提备，急难取胜。吾以退军为名，使贼懈而无备，然后分轻骑抄袭其后，必胜贼矣。"

贾诩曰："丞相神机，不可测也。"

于是令夏侯渊、张郃分兵两路，各引轻骑三千，取小路抄阳平关后。曹操一面引大军拔寨尽起。

杨昂听得曹兵退，请杨任商议，欲乘势击之。

杨任曰："操诡计极多，未知真实，不可追赶。"

杨昂曰："公不往，吾当自去。"

杨任苦谏不从。杨昂尽提五寨军马前进，只留些少军士守寨。是日，大雾迷漫，对面不相见。杨昂军至半路，不能行，且权扎住。

却说夏侯渊一军抄过山后，见重雾垂空，又闻人语马嘶，恐有伏兵，急催人马行动，大雾中误走到杨昂寨前。

守寨军士，听得马蹄响，只道是杨昂兵回，开门纳之。曹军一拥而入，见是空寨，便就寨中放起火来。五寨军士，尽皆弃寨而走。

比及雾散，杨任领兵来救，与夏侯渊战不数合，背后张郃兵到。杨任杀条大路，奔回南郑。杨昂待要回时，已被夏侯渊、张郃两个占了寨栅。背后曹操大队军马赶来。两下夹攻，四边无路。杨昂欲突阵而出，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正撞着张郃。两个交手，被张郃杀死。败兵回投阳平关，来见张卫。原来卫知二将败走，诸营已失，半夜弃关，奔回去了。曹操遂得阳平关并诸寨。

张卫、杨任回见张鲁。卫言二将失了隘口，因此守关不住。张鲁大怒，欲斩杨任。任曰："某曾谏杨昂，休追操兵。他不肯听信，故有此败。任再乞一军前去挑战，必斩曹操。如不胜，甘当军令。"

张鲁取了军令状。杨任上马，引二万军离南郑下寨。

却说曹操提军将进，先令夏侯渊领五千军，往南郑路上哨探，正迎着杨任军马，两军摆开。任遣部将昌奇出马，与渊交锋；战不三合，被渊一刀斩于马下。杨任自挺枪出马，与渊战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渊佯[yáng]败而走，任从后追来；被渊用拖刀计，斩于马下。军士大败而回。

曹操知夏侯渊斩了杨任，即时进兵，直抵南郑下寨。张鲁慌聚文武商议。

阎圃曰："某保一人，可敌曹操手下诸将。"

鲁问是谁。圃曰："南安庞德，前随马超投主公；后马超往西川，庞德卧病不曾行。现今蒙主公恩养，何不令此人去？"

张鲁大喜，即召庞德至，厚加赏劳；点一万军马，令庞德出。离城十余里，与曹兵相对，庞德出马搦[nuò]战。

曹操在渭桥时，深知庞德之勇，乃嘱诸将曰："庞德乃西凉勇将，原属马超；今虽依张鲁，未称其心。吾欲得此人。汝等须皆与缓斗，使其力乏，然后擒之。"

张郃先出，战了数合便退。夏侯渊也战数合退了。徐晃又战三五合也退了。临后许褚战五十余合亦退。庞德力战四将，并无惧怯。各将皆于操前夸庞德好武艺。曹操心中大喜，与众将商议："如何得此人投降？"

贾诩曰："某知张鲁手下，有一谋士杨松。其人极贪贿赂。今可暗以金帛送之，使谮[zèn]庞德于张鲁，便可图矣。"

操曰："何由得人入南郑？"

诩曰："来日交锋，诈败佯输，弃寨而走，使庞德据我寨；我却于夤[yín]夜引兵劫寨，庞德必退入城：却选一能言军士，扮作彼军，杂在阵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中，便得入城。”

操听其计，选一精细军校，重加赏赐，付与金掩心甲一副，令披在贴肉，外穿汉中军士号衣，先于半路上等候。

次日，先拨夏侯渊、张郃两支军，远去埋伏；却教徐晃挑战，不数合败走。庞德招军掩杀，曹兵尽退。庞德却夺了曹操寨栅。见寨中粮草极多，大喜，即时申报张鲁；一面在寨中设宴庆贺。

当夜二更之后，忽然三路火起：正中是徐晃、许褚，左张郃，右夏侯渊。三路军马，齐来劫寨。庞德不及提备，只得上马冲杀出来，望城而走。背后三路兵追来。庞德急唤开城门，领兵一拥而入。

此时细作已杂到城中，径投杨松府下谒[yè]见，具说：“魏公曹丞相久闻盛德，特使某送金甲为信。更有密书呈上。”

松大喜，看了密书中言语，谓细作曰：“上覆魏公，但请放心。某自有良策奉报。”打发来人先回，便连夜入见张鲁，说庞德受了曹操贿赂，卖此一阵。

张鲁大怒，唤庞德责骂，欲斩之。阎圃苦谏。张鲁曰：“你来日出战，不胜必斩！”庞德抱恨而退。

次日，曹兵攻城，庞德引兵冲出。操令许褚交战。褚诈败，庞德赶来。操自乘马于山坡上唤曰：“庞令明何不早降？”

庞德寻思：“拿住曹操，抵一千员上将！”

遂飞马上坡。一声喊起，天崩地塌，连人和马，跌入陷坑内去；四壁钩索一齐上前，活捉了庞德，押上坡来。

曹操下马，叱退军士，亲释其缚，问庞德肯降否。庞德寻思张鲁不仁，情愿拜降。曹操亲扶上马，共回大寨，故意教城上望见。人报张鲁，德与操并马而行。鲁益信杨松之言为实。

次日，曹操三面竖立云梯，飞炮攻打。张鲁见其势已极，与弟张卫商议。

卫曰：“放火尽烧仓廪府库，出奔南山，去守巴中可也。”

杨松曰：“不如开门投降。”

张鲁犹豫不定。

卫曰：“只是烧了便行。”

张鲁曰：“我向本欲归命国家，而意未得达；今不得已而出奔，仓廪

府库，国家之有，不可废也。”遂尽封锁。

是夜二更，张鲁引全家老小，开南门杀出。曹操教休追赶；提兵入南郑，见鲁封闭库藏，心甚怜之。遂差人往巴中，劝使投降。张鲁欲降，张卫不肯。

杨松以密书报操，便教进兵，松为内应。操得书，亲自引兵往巴中。张鲁使弟卫领兵出敌，与许褚交锋；被褚斩于马下。败军回报张鲁，鲁欲坚守。杨松曰：“今若不出，坐而待毙矣。某守城，主公当亲与决一死战。”

鲁从之。阎圃谏鲁休出。鲁不听，遂引军出迎。未及交锋，后军已走。张鲁急退，背后曹兵赶来。鲁到城下，杨松闭门不开。张鲁无路可走，操从后追至，大叫：“何不早降！”

鲁乃下马投拜。操大喜；念其封仓库之心，优礼相待，封鲁为镇南将军。阎圃等皆封列侯。于是汉中皆平。曹操传令各郡分设太守，置都尉，大赏士卒。惟有杨松卖主求荣，即命斩之于市曹示众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妨贤卖主逞奇功，积得金银总是空。
家未荣华身受戮，令人千载笑杨松！

曹操已得东川，主簿司马懿[yì]进曰：“刘备以诈力取刘璋，蜀人尚未归心。今主公已得汉中，益州震动。可速进兵攻之，势必瓦解。智者贵于乘时，时不可失也。”

曹操叹曰：“‘人苦不知足，既得陇，复望蜀’耶？”

刘晔[yè]曰：“司马仲达之言是也。若少迟缓，诸葛亮明于治国而为相，关、张等勇冠三军而为将，蜀民既定，据守关隘，不可犯矣。”

操曰：“士卒远涉劳苦，且宜存恤。”

遂按兵不动。

却说西川百姓，听知曹操已取东川，料必来取西川，一日之间，数遍惊恐。

玄德请军师商议。

孔明曰：“亮有一计，曹操自退。”

玄德问何计。孔明曰：“曹操分军屯合肥，惧孙权也。今我若分江

夏、长沙、桂阳三郡还吴，遣舌辩之士，陈说利害，令吴起兵袭合肥，牵动其势，操必勒兵南向矣。”

玄德问：“谁可为使？”

伊籍曰：“某愿往。”

玄德大喜，遂作书具礼，令伊籍先到荆州，知会云长，然后入吴。到秣[mò]陵，来见孙权，先通了姓名。权召籍入。籍见权礼毕，权问曰：“汝到此何为？”

籍曰：“昨承诸葛子瑜取长沙等三郡，为军师不在，有失交割，今传书送还。所有荆州南郡、零陵，本欲送还；被曹操袭取东川，使关将军无容身之地。今合肥空虚，望君侯起兵攻之，使曹操撤兵回南。吾主若取了东川，即还荆州全土。”

权曰：“汝且归馆舍，容吾商议。”

伊籍退出，权问计于众谋士。

张昭曰：“此是刘备恐曹操取西川，故为此谋。虽然如此，可因操在汉中，乘势取合肥，亦是上计。”

权从之，发付伊籍回蜀去讫，便议起兵攻操：令鲁肃收取长沙、江夏、桂阳三郡，屯兵于陆口，取吕蒙、甘宁回；又去余杭取凌统回。

不一日，吕蒙、甘宁先到。

蒙献策曰：“现今曹操令庐江太守朱光，屯兵于皖[wǎn]城，大开稻田，纳谷于合肥，以充军实。今可先取皖城，然后攻合肥。”

权曰：“此计甚合吾意。”

遂教吕蒙、甘宁为先锋，蒋钦、潘璋为合后，权自引周泰、陈武、董袭、徐盛为中军。时程普、黄盖、韩当在各处镇守，都未随征。

却说军马渡江，取和州，径到皖城。皖城太守朱光，使人往合肥求救；一面固守城池，坚壁不出。权自到城下看时，城上箭如雨发，射中孙权麾盖。权回寨，问众将曰：“如何取得皖城？”

董袭曰：“可差军士筑起土山攻之。”

徐盛曰：“可竖云梯，造虹桥，下观城中而攻之。”

吕蒙曰：“此法皆费日月而成，合肥救军一至，不可图矣。今我军初到，士气方锐，正可乘此锐气，奋力攻击。来日平明进兵，午未时便当破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城。”

权从之。次日五更饭毕，三军大进。城上矢石齐下。甘宁手执铁链，冒矢石而上。朱光令弓弩手齐射，甘宁拨开箭林，一链打倒朱光。吕蒙亲自擂鼓。士卒皆一拥而上，乱刀砍死朱光。余众多降，得了皖城，方才辰时。

张辽引军至半路，哨马回报皖城已失。辽即回兵归合肥。

孙权入皖城，凌统亦引军到。权慰劳毕，大犒[kào]三军，重赏吕蒙、甘宁诸将，设宴庆功。吕蒙逊甘宁上坐，盛称其功劳。酒至半酣，凌统想起甘宁杀父之仇，又见吕蒙夸美之，心中大怒，瞪目直视良久，忽拔左右所佩之剑，立于筵上曰：“筵前无乐，看吾舞剑。”

甘宁知其意，推开果桌起身，两手取两支戟挟定，纵步出曰：“看我筵前使戟。”

吕蒙见二人各无好意，便一手挽牌，一手提刀，立于其中曰：“二公虽能，皆不如我巧也。”

说罢，舞起刀牌，将二人分于两下。早有人报知孙权。权慌跨马，直至筵前。众见权至，方各放下军器。

权曰：“吾常言二人休念旧仇，今日又何如此？”

凌统哭拜于地。孙权再三劝止。

至次日，起兵进取合肥，三军尽发。

张辽为失了皖城，回到合肥，心中愁闷。忽曹操差薛悌[tì]送木匣一个，上有操封，旁书云：“贼来乃发。”

是日报说孙权自引十万大军，来攻合肥。张辽便开匣观之。内书云：“若孙权至，张、李二将军出战，乐将军守城。”

张辽将教帖[即曹操的命令]与李典、乐进观之。

乐进曰：“将军之意若何？”

张辽曰：“主公远征在外，吴兵以为破我必矣。今可发兵出迎，奋力与战，折其锋锐，以安众心，然后可守也。”

李典素与张辽不睦，闻辽此言，默然不答。

乐进见李典不语，便道：“贼众我寡，难以迎敌，不如坚守。”

张辽曰：“公等皆是私意，不顾公事。吾今自出迎敌，决一死战。”便教左右备马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李典慨然而起曰："将军如此，典岂敢以私憾而忘公事乎？愿听指挥。"

张辽大喜曰："既曼成肯相助，来日引一军于逍遥津北埋伏；待吴兵杀过来，可先断小师桥，吾与乐文谦击之。"

李典领命，自去点军埋伏。

却说孙权令吕蒙、甘宁为前队，自与凌统居中，其余诸将陆续进发，望合肥杀来。吕蒙、甘宁前队兵进，正与乐进相迎。甘宁出马与乐进交锋，战不数合，乐进诈败而走。甘宁招呼吕蒙一齐引军赶去。

孙权在第二队，听得前军得胜，催兵行至逍遥津北，忽闻连珠炮响，左边张辽一军杀来，右边李典一军杀来。孙权大惊，急令人唤吕蒙、甘宁回救时，张辽兵已到。凌统手下，只有三百余骑，当不得曹军势如山倒。

凌统大呼曰："主公何不速渡小师桥！"

言未毕，张辽引二千余骑，当先杀至。凌统翻身死战。孙权纵马上桥，桥南已拆丈余，并无一片板。孙权惊得手足无措。牙将谷利大呼曰："主公可约马退后，再放马向前，跳过桥去。"

孙权收回马来有三丈余远，然后纵辔[pèi]加鞭，那马一跳飞过桥南。后人有诗曰：

"的卢"当日跳檀[1]溪，又见吴侯败合肥。
退后着鞭驰骏骑，逍遥津上玉龙飞。

孙权跳过桥南，徐盛、董袭驾舟相迎。凌统、谷利抵住张辽。甘宁、吕蒙引军回救，却被乐进从后追来，李典又截住厮杀，吴兵折了大半。

凌统所领三百余人，尽被杀死。统身中数枪，杀到桥边，桥已拆断，绕河而逃。孙权在舟中望见，急令董袭棹[zhào]舟接之，乃得渡回。

吕蒙、甘宁皆死命逃过河南。

这一阵杀得江南人人害怕；闻张辽大名，小儿也不敢夜啼。

众将保护孙权回营。权乃重赏凌统、谷利，收军回濡[rú]须，整顿船只，商议水陆并进；一面差人回江南，再起人马来助战。

① 檀 [tán]

却说张辽闻孙权在濡须将欲兴兵进取，恐合肥兵少难以抵敌，急令薛悌星夜往汉中，报知曹操，求请救兵。

操同众官议曰："此时可收西川否？"

刘晔曰："今蜀中稍定，已有提备，不可击也。不如撤兵去救合肥之急，就下江南。"

操乃留夏侯渊守汉中定军山隘口，留张郃守蒙头岩等隘口。其余军兵拔寨都起，杀奔濡须坞[wù]来。

正是：铁骑甫[fǔ]能平陇右，旌旄[máo]又复指江南。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**本回难字检索**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郃 [hé]　惇 [dūn]　褚 [chǔ]　惮 [dàn]　诩 [xǔ]　佯 [yáng]
搦 [nuò]　谮 [zèn]　夤 [yín]　谒 [yè]　懿 [yì]　晔 [yè]
秣 [mò]　皖 [wǎn]　犒 [kào]　悌 [tì]　辔 [pèi]　檀 [tán]
棹 [zhào]　濡 [rú]　坞 [wù]　甫 [fǔ]　旄 [máo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曹操兴师西征，大败张鲁部将杨昂、杨任之后，得阳平关，又得南郑。曹操用计收庞德，得东川。西川人闻听曹操到来，都很惧怕。诸葛亮派人与孙权书信，交割荆州三郡，如东吴进军合肥，大败曹军，则奉还荆州。孙权派大军攻打合肥，张辽以少胜多，在逍遥津大破东吴大军。自此，张辽威震东吴。

第六十八回

甘宁百骑劫魏营
左慈掷杯戏曹操

却说孙权在濡[rú]须口收拾军马，忽报曹操自汉中领兵四十万前来救合肥。孙权与谋士计议，先拨董袭、徐盛二人领五十只大船，在濡须口埋伏；令陈武带领人马，往来江岸巡哨。

张昭曰："今曹操远来，必须先挫其锐气。"

权乃问帐下曰："曹操远来，谁敢当先破敌，以挫其锐气？"

凌统出曰："某愿往。"

权曰："带多少军去？"

统曰："三千人足矣。"

甘宁曰："只须百骑，便可破敌，何必三千！"

凌统大怒。两个就在孙权面前争竞起来。

权曰："曹军势大，不可轻敌。"

乃命凌统带三千军出濡须口去哨探，遇曹兵，便与交战。

凌统领命，引着三千人马，离濡须坞[wù]。尘头起处，曹兵早到。先锋张辽与凌统交锋，斗五十合，不分胜败。孙权恐凌统有失，令吕蒙接应回营。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甘宁见凌统回，即告权曰："宁今夜只带一百人马去劫曹营；若折了一人一骑，也不算功。"

孙权壮之，乃调拨帐下一百精锐马兵付宁；又以酒五十瓶，羊肉五十斤，赏赐军士。

甘宁回到营中，教一百人皆列坐，先将银碗斟酒，自吃两碗，乃语百人曰："今夜奉命劫寨，请诸公各满饮一觞[shāng]，努力向前。"

众人闻言，面面相觑[qù]。

甘宁见众人有难色，乃拔剑在手，怒叱曰："我为上将，且不惜命；汝等何得迟疑！"

众人见甘宁作色，皆起拜曰："愿效死力。"

甘宁将酒肉与百人共饮食尽，约至二更时候，取白鹅翎一百根，插于盔上为号；都披甲上马，飞奔曹操寨边，拔开鹿角，大喊一声，杀入寨中，径奔中军来杀曹操。原来中军人马，以车仗伏路穿连，围得铁桶相似，不能得进。甘宁只将百骑，左冲右突。

曹兵惊慌，正不知敌兵多少，自相扰乱。那甘宁百骑，在营内纵横驰骤，逢着便杀。各营鼓噪，举火如星，喊声大震。甘宁从寨之南门杀出，无人敢挡。孙权令周泰引一支兵来接应。甘宁将百骑回到濡须。操兵恐有埋伏，不敢追袭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鼙[①]鼓声喧震地来，吴师到处鬼神哀！
百翎直贯曹家寨，尽说甘宁虎将才。

甘宁引百骑到寨，不折一人一骑；至营门，令百人皆击鼓吹笛，口称"万岁"，欢声大震。

孙权自来迎接。甘宁下马拜伏。权扶起，携宁手曰："将军此去，足使老贼惊骇。非孤相舍，正欲观卿胆耳！"即赐绢千匹，利刀百口。

宁拜受讫，遂分赏百人。

权语诸将曰："孟德有张辽，孤有甘兴霸，足以相敌也。"

次日，张辽引兵搦[nuò]战。

凌统见甘宁有功，奋然曰："统愿敌张辽。"

权许之。统遂领兵五千，离濡须。权自引甘宁临阵观战。对阵圆处，张辽出马，左有李典，右有乐进。凌统纵马提刀，出至阵前。张辽使乐进

① 鼙 [pí]

出迎。两个斗到五十合，未分胜败。

曹操闻知，亲自策马到门旗下来看，见二将酣斗，乃令曹休暗放冷箭。曹休便闪在张辽背后，开弓一箭，正中凌统坐下马，那马直立起来，把凌统掀翻在地。乐进连忙持枪来刺。枪还未到，只听得弓弦响处，一箭射中乐进面门，翻身落马。两军齐出，各救一将回营，鸣金罢战。

凌统回寨中拜谢孙权。

权曰："放箭救你者，甘宁也。"

凌统乃顿首拜宁曰："不想公能如此垂恩！"

自此与甘宁结为生死之交，再不为恶。

且说曹操见乐进中箭，令自到帐中调治。次日，分兵五路来袭濡须：操自领中路；左一路张辽，二路李典；右一路徐晃，二路庞德。每路各带一万人马，杀奔江边来。

时董袭、徐盛二将，在楼船上见五路军马来到，诸军各有惧色。

徐盛曰："食君之禄，忠君之事，何惧哉！"

遂引猛士数百人，用小船渡过江边，杀入李典军中去了。董袭在船上，令众军擂鼓呐喊助威。忽然江上猛风大作，白浪掀天，波涛汹涌。军士见大船将覆，争下脚舰逃命。董袭仗剑大喝曰："将受君命，在此防贼，怎敢弃船而去！"

立斩下船军士十余人。须臾，风急船覆，董袭竟死于江口水中。徐盛在李典军中，往来冲突。

却说陈武听得江边厮杀，引一军来，正与庞德相遇，两军混战。孙权在濡须坞中，听得曹兵杀到江边，亲自与周泰引军前来助战。正见徐盛在李典军中搅做一团厮杀，便麾军杀入接应。却被张辽、徐晃两支军，把孙权困在垓[gāi]心。

曹操上高阜[fù]处看见孙权被围，急令许褚[chǔ]纵马持刀杀入军中，把孙权军冲作两段，彼此不能相救。

却说周泰从军中杀出，到江边，不见了孙权，勒回马，从外又杀入阵中，问本部军："主公何在？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军人以手指兵马厚处，曰："主公被围甚急！"

周泰挺身杀入，寻见孙权。

泰曰："主公可随泰杀出。"

于是泰在前，权在后，奋力冲突。泰到江边，回头又不见孙权，乃复翻身杀入围中，又寻见孙权。

权曰："弓弩齐发，不能得出，如何？"

泰曰："主公在前，某在后，可以出围。"

孙权乃纵马前行。周泰左右遮护，身被数枪，箭透重铠，救得孙权。到江边，吕蒙引一支水军前来接应下船。

权曰："吾亏周泰三番冲杀，得脱重围。但徐盛在垓心，如何得脱？"

周泰曰："吾再救去。"

遂抡枪复翻身杀入重围之中，救出徐盛。二将各带重伤。

吕蒙教军士乱箭射住岸上兵，救二将下船。

却说陈武与庞德大战，后面又无应兵，被庞德赶到峪[yù]口，树林丛密；陈武再欲回身交战，被树株抓住袍袖，不能迎敌，为庞德所杀。

曹操见孙权走脱了，自策马驱兵，赶到江边对射。吕蒙箭尽，正慌间，忽对江一宗船到，为首一员大将，乃是孙策女婿陆逊，自引十万兵到；一阵射退曹兵，乘势登岸追杀曹兵，复夺战马数千匹，——曹兵伤者，不计其数，大败而回。——于乱军中寻见陈武尸首。

孙权知陈武已亡，董袭又沉江而死，哀痛至切，令人入水中寻见董袭尸首，与陈武尸一齐厚葬之。又感周泰救护之功，设宴款之。权亲自把盏，抚其背，泪流满面，曰："卿两番相救，不惜性命，被枪数十，肤如刻画，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、委卿以兵马之重乎！卿乃孤之功臣，孤当与卿共荣辱、同休戚也。"

言罢，令周泰解衣与众将观之：皮肉肌肤，如同刀剜[wān]，盘根遍体。孙权手指其痕，一一问之。周泰具言战斗被伤之状。一处伤令吃一觥[gōng]酒。是日，周泰大醉。权以青罗伞赐之，令出入张盖，以为显耀。

权在濡须，与操相拒月余，不能取胜。

张昭、顾雍上言："曹操势大，不可力取；若与久战，大损士卒：不若求和安民为上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孙权从其言，令步骘[zhì]往曹营求和，许年纳岁贡。

操见江南急未可下，乃从之，令："孙权先撤人马，吾然后班师。"

步骘回覆，权只留蒋钦、周泰守濡须口，尽发大兵上船回秣[mò]陵。

操留曹仁、张辽屯合肥，班师回许昌。文武众官皆议立曹操为"魏王"。尚书崔琰[yǎn]力言不可。

众官曰："汝独不见荀[xún]文若乎？"

琰大怒曰："时乎，时乎！会当有变！任自为之！"

有与琰不和者，告知操。操大怒，收琰下狱问之。琰虎目虬髯，只是大骂曹操欺君奸贼。廷尉白[禀告]操，操令杖杀崔琰在狱中。后人有赞曰：

清河崔琰：天性坚刚；虬髯虎目，铁石心肠；

奸邪辟易，声节显昂；忠于汉主，千古名扬！

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，群臣表奏献帝，颂魏公曹操功德，"极天际地，伊、周莫及，宜进爵为王"。献帝即令钟繇[yáo]草诏，册立曹操为"魏王"。

曹操假意上书三辞。诏三报不许，操乃拜命受"魏王"之爵，冕十二旒[liú，古帝王礼帽前后的玉串]，乘金根车，驾六马，用天子车服銮仪，出警入跸[bì，清道禁行]，于邺[yè]郡盖魏王宫，议立世子。

操大妻丁夫人无出。妾刘氏生子曹昂，因征张绣时死于宛城。卞[biàn]氏所生四子：长曰丕[pī]，次曰彰，三曰植，四曰熊。于是黜[chù]丁夫人，而立卞氏为魏王后。

第三子曹植，字子建，极聪明，举笔成章，操欲立之为后嗣。长子曹丕，恐不得立，乃问计于中大夫贾诩[xǔ]。诩教如此如此。自是但凡操出征，诸子送行，曹植乃称述功德，发言成章；惟曹丕辞父，只是流涕而拜，左右皆感伤。于是操疑植乖巧，诚心不及丕也。丕又使人买嘱近侍，皆言丕之德。

操欲立后嗣，踌躇[chóu chú]不定，乃问贾诩曰："孤欲立后嗣，当立谁？"

贾诩不答，操问其故。

诩曰："正有所思，故不能即答耳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操曰："何所思？"

诩对曰："思袁本初、刘景升父子也。"

操大笑，遂立长子曹丕为王世子。

冬十月，魏王宫成，差人往各处收取奇花异果，栽植后苑[yuàn]。

有使者到吴地，见了孙权，传魏王令旨，再往温州取柑子。

时孙权正尊让魏王，便令人于本城选了大柑子四十余担，星夜送往邺郡。至中途，挑担役夫疲困，歇于山脚下，见一先生，眇[miǎo，眼瞎]一目，跛一足，头戴白藤冠，身穿青懒衣，来与脚夫作礼，言曰："你等挑担劳苦，贫道都替你挑一肩何如？"

众人大喜。于是先生每担各挑五里。但是先生挑过的担儿都轻了。众皆惊疑。先生临去，与领柑子官说："贫道乃魏王乡中故人，姓左，名慈，字元放，道号'乌角先生'。如你到邺郡，可说左慈申意。"遂拂袖而去。

取柑人至邺郡见操，呈上柑子。操亲剖之，但只空壳，内并无肉。操大惊，问取柑人。取柑人以左慈之事对。操未肯信。

门吏忽报："有一先生，自称左慈，求见大王。"

操召入。取柑人曰："此正途中所见之人。"

操叱之曰："汝以何妖术，摄吾佳果？"

慈笑曰："岂有此事！"

取柑剖之，内皆有肉，其味甚甜。但操自剖者，皆空壳。操愈惊，乃赐左慈坐而问之。慈索酒肉，操令与之，饮酒五斗不醉，肉食全羊不饱。

操问曰："汝有何术，以至于此？"

慈曰："贫道于西川嘉陵峨嵋山中，学道三十年，忽闻石壁中有声呼我之名；及视，不见。如此者数日。忽有天雷震碎石壁，得天书三卷，名曰'遁甲天书'。上卷名'天遁'，中卷名'地遁'，下卷名'人遁'。天遁能腾云跨风，飞升太虚；地遁能穿山透石；人遁能云游四海，藏形变身，飞剑掷刀，取人首级。大王位极人臣，何不退步，跟贫道往峨嵋山中修行？当以三卷天书相授。"

操曰："我亦久思急流勇退，奈朝廷未得其人耳。"

慈笑曰："益州刘玄德乃帝室之胄[zhòu]，何不让此位与之？不然，贫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道当飞剑取汝之头也。”

操大怒曰:“此正是刘备细作!”

喝左右拿下。慈大笑不止。操令十数狱卒,捉下拷之。狱卒着力痛打,看左慈时,却鼾鼾[hōu,打呼噜声]熟睡,全无痛楚。

操怒,命取大枷,铁钉钉了,铁锁锁了,送入牢中监收,令人看守。只见枷锁尽落,左慈卧于地上,并无伤损。连监禁七日,不与饮食。及看时,慈端坐于地上,面皮转红。

狱卒报知曹操,操取出问之。

慈曰:“我数十年不食,亦不妨;日食千羊,亦能尽。”

操无可奈何。

是日,诸官皆至王宫大宴。正行酒间,左慈足穿木履,立于筵前。众官惊怪。左慈曰:“大王今日水陆俱备,大宴群臣,四方异物极多,内中欠少何物,贫道愿取之。”

操曰:“我要龙肝作羹,汝能取否?”

慈曰:“有何难哉!”

取墨笔于粉墙上画一条龙,以袍袖一拂,龙腹自开。左慈于龙腹中提出龙肝一副,鲜血尚流。

操不信,叱之曰:“汝先藏于袖中耳!”

慈曰:“即今天寒,草木枯死;大王要甚好花,随意所欲。”

操曰:“吾只要牡丹花。”

慈曰:“易耳。”

令取大花盆放筵前,以水噀[xùn,含在口中喷出]之。顷刻发出牡丹一株,开放双花。众官大惊,邀慈同坐而食。

少刻,庖[páo]人进鱼脍[kuài,薄肉片]。

慈曰:“脍必松江鲈鱼者方美。”

操曰:“千里之隔,安能取之?”

慈曰:“此亦何难取!”教把钓竿来,于堂下鱼池中钓之。顷刻钓出数十尾大鲈鱼,放在殿上。

操曰:“吾池中原有此鱼。”

慈曰:“大王何相欺耶?天下鲈鱼只两腮,惟松江鲈鱼有四腮:此可辨也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众官视之，果是四腮。

慈曰："烹松江鲈鱼，须紫芽姜方可。"

操曰："汝亦能取之否？"

慈曰："易耳。"

令取金盆一个，慈以衣覆之。须臾，得紫芽姜满盆，进上操前。操以手取之，忽盆内有书一本，题曰《孟德新书》。操取视之，一字不差。操大疑。

慈取桌上玉杯，满斟佳酿进操曰："大王可饮此酒，寿有千年。"

操曰："汝可先饮。"

慈遂拔冠上玉簪，于杯中一画，将酒分为两半；自饮一半，将一半奉操。操叱之。慈掷杯于空中，化成一白鸠[jiū]，绕殿而飞。众官仰面视之，左慈不知所往。左右忽报："左慈出宫门去了。"

操曰："如此妖人，必当除之！否则必将为害。"

遂命许褚引三百铁甲军追擒之。褚上马引军赶至城门，望见左慈穿木履在前，慢步而行。褚飞马追之，却只追不上。直赶到一山中，有牧羊小童，赶着一群羊而来，慈走入羊群内。褚取箭射之，慈即不见。褚尽杀群羊而回。

牧羊小童守羊而哭。忽见羊头在地上作人言，唤小童曰："汝可将羊头都凑在死羊腔子上。"

小童大惊，掩面而走。忽闻有人在后呼曰："不须惊走。还汝活羊。"

小童回顾，见左慈已将地上死羊凑活，赶将来了。小童急欲问时，左慈已拂袖而去。——其行如飞，倏[shū]忽不见。

小童归告主人，主人不敢隐讳[huì]，报知曹操。操画影图形，各处捉拿左慈。三日之内，城里城外，所捉眇一目、跛一足、白藤冠、青懒衣、穿木履先生，都一般模样者，有三四百个。哄动街市。

操令众将，将猪羊血泼之，押送城南教场。曹操亲自引甲兵五百人围住，尽皆斩之。人人颈腔内各起一道青气，到上天聚成一处，化成一个左慈，向空招白鹤一只骑坐，拍手大笑曰："土鼠随金虎，奸雄一旦休！"

操令众将以弓箭射之。忽然狂风大作，走石扬沙；所斩之尸，皆跳起来，手提其头，奔上演武厅来打曹操。文官武将，掩面惊倒，各不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相顾。

正是：奸雄权势能倾国，道士仙机更异人。未知曹操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濡 [rú]　坞 [wù]　觞 [shāng]　龟 [qù]　鼙 [pí]　搦 [nuò]
垓 [gāi]　阜 [fù]　褚 [chǔ]　峪 [yù]　剜 [wān]　觥 [gōng]
鸷 [zhì]　秣 [mò]　琰 [yǎn]　荀 [xún]　繇 [yáo]　旒 [liú]
跸 [bì]　邺 [yè]　卞 [biàn]　丕 [pī]　黜 [chù]　诩 [xǔ]
踌躇 [chóu chú]　苑 [yuàn]　眇 [miǎo]　胄 [zhòu]　鼬 [hōu]
噀 [xùn]　庖 [páo]　脍 [kuài]　鸠 [jiū]　倏 [shū]　讳 [huì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凌统奉孙权之命欲挫曹操锐气，与张辽大战不分胜负。孙权部将甘宁带一百人夜至曹操中军左冲右突，不折一人而回，孙权盛赞。甘宁射中乐进面门，救出凌统，凌统与甘宁结为生死之交。曹魏、东吴交兵，孙权伤亡甚大；双方讲和罢兵。崔琰因阻曹操为魏王而死。曹操接受贾诩的建议，立长子曹丕为王世子。道士左慈以法术戏弄曹操，曹操大怒，欲斩杀左慈，反被左慈法术惊吓。

第六十九回

卜周易管辂知机 讨汉贼五臣死节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当日曹操见黑风中群尸皆起，惊倒于地。须臾风定，群尸皆不见。左右扶操回宫，惊而成疾。后人有诗赞左慈曰：

飞步凌云遍九州，独凭遁甲自遨游。
等闲施设神仙术，点悟曹瞒不转头。

曹操染病，服药无愈。适太史丞许芝，自许昌来见操。操令芝卜《易》。

芝曰："大王曾闻神卜管辂[lù]否？"

操曰："颇闻其名，未知其术。汝可详言之。"

芝曰："管辂字公明，平原人也。容貌粗丑，好酒疏狂。其父曾为瑯琊[láng yá]即丘长。辂自幼便喜仰视星辰，夜不肯寐，父母不能禁止。常云：'家鸡野鹄[hú]，尚自知时，何况为人在世乎？'与邻儿共戏，辄画地为天文，分布日月星辰。及稍长，即深明《周易》，仰观风角[以风向占吉凶]，数学通神，兼善相术。

"瑯琊太守单子春闻其名，召辂相见。时有坐客百余人，皆能言之士。辂谓子春曰：'辂年少胆气未坚，先请美酒三升，饮而后言。'子春奇

之，遂与酒三升。饮毕，辂问子春：‘今欲与辂为对者，若府君四座之士耶？’子春曰：‘吾自与卿旗鼓相当。’于是与辂讲论《易》理。辂亹亹[wěi，同“娓娓”，不倦的样子]而谈，言言精奥。子春反覆辩难，辂对答如流。从晓至暮，酒食不行。子春及众宾客，无不叹服。于是天下号为‘神童’。

“后有居民郭恩者，兄弟三人，皆得躄[bì]疾[跛脚病]，请辂卜之。辂曰：‘卦中有君家本墓中女鬼，非君伯母即叔母也。昔饥荒之年，谋数升米之利，推之落井，以大石压破其头，孤魂痛苦，自诉于天，故君兄弟有此报。不可禳[ráng]也。’郭恩等涕泣伏罪。

“安平太守王基，知辂神卜，延辂至家。适信都令妻，常患头风，其子又患心痛，因请辂卜之。辂曰：‘此堂之西角有二死尸：一男持矛，一男持弓箭。头在壁内，脚在壁外。持矛者主刺头，故头痛；持弓箭者主刺胸腹，故心痛。’乃掘之。入地八尺，果有二棺。一棺中有矛，一棺中有角弓及箭，木俱已朽烂。辂令徙骸骨去城外十里埋之，妻与子遂无恙。

“馆陶令诸葛原，迁新兴太守，辂往送行。客言辂能覆射[猜度预先隐藏之物]。诸葛原不信，暗取燕卵、蜂窠[kē]、蜘蛛三物，分置三盒之中，令辂卜之。卦成，各写四句于盒上。其一曰：‘含气须变，依乎宇堂；雌雄以形，羽翼舒张：此燕卵也。’其二曰：‘家室倒悬，门户众多；藏精育毒，得秋乃化：此蜂窠也。’其三曰：‘觳觫[hú sù，颤抖]长足，吐丝成罗；寻网求食，利在昏夜：此蜘蛛也。’满座惊骇。

“乡中有老妇失牛，求卜之。辂判曰：‘北溪之滨，七人宰烹；急往追寻，皮肉尚存。’老妇果往寻之：七人于茅舍后煮食，皮肉犹存。妇告本郡太守刘邠[bīn]，捕七人罪之。因问老妇曰：‘汝何以知之？’妇告以管辂之神卜。刘邠不信，请辂至府，取印囊及山鸡毛藏于盒中，令卜之。辂卜其一曰：‘内方外圆，五色成文；含宝守信，出则有章：此印囊也。’其二曰：‘岩岩有鸟，锦体朱衣；羽翼玄黄，鸣不失晨：此山鸡毛也。’刘邠大惊，遂待为上宾。

“一日，出郊闲行，见一少年耕于田中，辂立道旁，观之良久，问曰：‘少年高姓、贵庚[gēng]？’答曰：‘姓赵，名颜，年十九岁矣。敢问先生为谁？’辂曰：‘吾管辂也。吾见汝眉间有死气，三日内必死。汝貌美，可惜无寿。’

“赵颜回家，急告其父。父闻之，赶上管辂，哭拜于地曰：‘请归救吾

子！’辂曰：‘此乃天命也，安可禳乎？’父告曰：‘老夫只有此子，望乞垂救！’赵颜亦哭求。辂见其父子情切，乃谓赵颜曰：‘汝可备净酒一瓶，鹿脯[fǔ]一块，来日赍[jī]往南山之中，大树之下，看盘石上有二人弈棋：一人向南坐，穿白袍，其貌甚恶；一人向北坐，穿红袍，其貌甚美。汝可乘其弈兴浓时，将酒及鹿脯跪进之。待其饮食毕，汝乃哭拜求寿，必得益算矣。——但切勿言是吾所教。’

“老人留辂在家。次日，赵颜携酒脯杯盘入南山之中。约行五六里，果有二人于大松树下盘石上着棋，全然不顾。赵颜跪进酒脯。二人贪着棋，不觉饮酒已尽。赵颜哭拜于地而求寿，二人大惊。穿红袍者曰：‘此必管子之言也。吾二人既受其私，必须怜之。’穿白袍者，乃于身边取出簿籍检看，谓赵颜曰：‘汝今年十九岁，当死。吾今于“十”字上添一“九”字，汝寿可至九十九。回见管辂，教再休泄漏天机；不然，必致天谴。’穿红者出笔添讫，一阵香风过处，二人化作二白鹤，冲天而去。

“赵颜归问管辂。辂曰：‘穿红者，南斗也；穿白者，北斗也。’颜曰：‘吾闻北斗九星，何只一人？’辂曰：‘散而为九，合而为一也。北斗注死，南斗注生。今已添注寿算，子复何忧？’父子拜谢。

“自此管辂恐泄天机，更不轻为人卜。此人现在平原，大王欲知休咎，何不召之？”

操大喜，即差人往平原召辂。辂至，参拜讫，操令卜之。

辂答曰：“此幻术耳，何必为忧？”

操心安，病乃渐可。操令卜天下之事。

辂卜曰：“三八纵横，黄猪遇虎；定军之南，伤折一股。”

又令卜传祚[zuò]修短之数。

辂卜曰：“狮子宫中，以安神位；王道鼎新，子孙极贵。”

操问其详。

辂曰：“茫茫天数，不可预知。待后自验。”

操欲封辂为太史。

辂曰：“命薄相穷，不称此职，不敢受也。”

操问其故。

答曰：“辂额无主骨，眼无守睛；鼻无梁柱，脚无天根；背无三甲，腹无三壬[rén，星相术用语，指福寿之相。“三甲”亦同]：只可泰山治鬼，不能治生人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也。”

操曰:“汝相吾若何?”

辂曰:“位极人臣,又何必相?”

再三问之,辂但笑而不答。操令辂遍相文武官僚。

辂曰:“皆治世之臣也。”

操问休咎,皆不肯尽言。后人有诗赞曰:

平原神卜管公明,能算南辰北斗星。
八卦幽微通鬼窍,六爻[①]玄奥究天庭。
预知相法应无寿,自觉心源极有灵。
可惜当年奇异术,后人无复授遗经。

操令卜东吴、西蜀二处。

辂设卦云:“东吴主亡一大将,西蜀有兵犯界。”

操不信。忽合肥报来:“东吴陆口守将鲁肃身故。”

操大惊,便差人往汉中探听消息。不数日,飞报刘玄德遣张飞、马超兵屯下辨取关。操大怒,便欲自领大兵再入汉中,令管辂卜之。

辂曰:“大王未可妄动。来春许都必有火灾。”

操见辂言累验,故不敢轻动,留居邺[yè]郡,使曹洪领兵五万,往助夏侯渊、张郃[hé]同守东川;又差夏侯惇[dūn]领兵三万,于许都来往巡警,以备不虞;又教长史王必总督御林军马。

主簿司马懿[yì]曰:“王必嗜酒性宽,恐不堪任此职。”

操曰:“王必是孤披荆棘历艰难时相随之人,忠而且勤,心如铁石,最足相当。”遂委王必领御林军马屯于许都东华门外。

时有一人,姓耿,名纪,字季行,洛阳人也;旧为丞相府掾[yuàn],后迁侍中少府,与司直韦晃甚厚;见曹操进封王爵,出入用天子车服,心甚不平。时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。耿纪与韦晃密议曰:“操贼奸恶日甚,将来必为篡逆之事。吾等为汉臣,岂可同恶相济?”

韦晃曰:“吾有心腹人,姓金,名祎[huī],乃汉相金日磾[dī]之后,素有讨操之心;更兼与王必甚厚。若得同谋,大事济矣。”

耿纪曰:“他既与王必交厚,岂肯与我等同谋乎?”

① 爻 [yáo]

韦晃曰："且往说之，看是如何。"

于是二人同至金祎宅中。祎接入后堂，坐定。

晃曰："德伟与王长史甚厚，吾二人特来告求。"

祎曰："所求何事？"

晃曰："吾闻魏王早晚受禅，将登大宝，公与王长史必高迁。望不相弃，曲赐提携，感德非浅！"

祎拂袖而起。适从者奉茶至，便将茶泼于地上。

晃佯[yáng]惊曰："德伟故人，何薄情也？"

祎曰："吾与汝交厚，为汝等是汉朝臣宰之后；今不思报本，欲辅造反之人，吾有何面目与汝为友！"

耿纪曰："奈天数如此，不得不为耳！"

祎大怒。耿纪、韦晃见祎果有忠义之心，乃以实情相告曰："吾等本欲讨贼，来求足下。前言特相试耳。"

祎曰："吾累世汉臣，安能从贼！公等欲扶汉室，有何高见？"

晃曰："虽有报国之心，未有讨贼之计。"

祎曰："吾欲里应外合，杀了王必，夺其兵权，扶助銮舆[指皇帝]。更结刘皇叔为外援，操贼可灭矣。"

二人闻之，抚掌称善。

祎曰："我有心腹二人，与操贼有杀父之仇，现居城外，可用为羽翼。"

耿纪问是何人。

祎曰："太医吉平之子：长名吉邈，字文然；次名吉穆，字思然。操昔日为董承衣带诏事，曾杀其父；二子逃窜远乡，得免于难。今已潜归许都，若使相助讨贼，无有不从。"

耿纪、韦晃大喜。金祎即使人密唤二吉。须臾，二人至。祎具言其事。二人感愤流泪，怨气冲天，誓杀国贼。

金祎曰："正月十五日夜间，城中大张灯火，庆赏元宵。耿少府、韦司直，你二人各领家僮，杀到王必营前；只看营中火起，分两路杀入；杀了王必，径跟我入内，请天子登五凤楼，召百官面谕讨贼。吉文然兄弟于城外杀入，放火为号，各要扬声，叫百姓诛杀国贼，截住城内救军；待天子降诏，招安已定，便进兵杀投邺郡擒曹操，即发使赍诏召刘皇叔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今日约定，至期二更举事。——勿似董承自取其祸。”

五人对天说誓，歃[shà]血为盟，各自归家，整顿军马器械，临期而行。

且说耿纪、韦晃二人，各有家僮三四百，预备器械。吉邈兄弟，亦聚三百人口，只推围猎，安排已定。金祎先期来见王必，言：“方今海宇稍安，魏王威震天下；今值元宵令节，不可不放灯火以示太平气象。”

王必然其言，告谕城内居民，尽张灯结彩，庆赏佳节。至正月十五夜，天色晴霁[jì]，星月交辉，六街三市，竞放花灯。真个金吾不禁，玉漏无催！王必与御林诸将，在营中饮宴。

二更以后，忽闻营中呐喊，人报营后火起。王必慌忙出帐看时，只见火光乱滚；又闻喊杀连天，知是营中有变，急上马出南门，正遇耿纪，一箭射中肩膊，几乎坠马，遂望西门而走。背后有军赶来。

王必着忙，弃马步行。至金祎门首，慌叩其门。原来金祎一面使人于营中放火，一面亲领家僮随后助战，只留妇女在家。时家中闻王必叩门之声，只道金祎归来。祎妻从隔门便问曰：“王必那厮杀了么？”

王必大惊，方悟金祎同谋，径投曹休家，报知金祎、耿纪等同谋反。休急披挂上马，引千余人在城中拒敌。城内四下火起，烧着五凤楼，帝避于深宫。曹氏心腹爪牙，死据宫门。城中但闻人叫：“杀尽曹贼，以扶汉室！”

原来夏侯惇奉曹操命，巡警许昌，领三万军，离城五里屯扎；是夜，遥望见城中火起，便领大军前来，围住许都，使一支军入城接应曹休。直混杀至天明。耿纪、韦晃等无人相助。人报金祎、二吉皆被杀死。耿纪、韦晃夺路杀出城门，正遇夏侯惇大军围住，活捉去了。手下百余人皆被杀。

夏侯惇入城，救灭遗火，尽收五人老小宗族，使人飞报曹操。操传令教将耿、韦二人，及五家宗族老小，皆斩于市，并将在朝大小百官，尽行拿解邺郡，听候发落。

夏侯惇押耿、韦二人至市曹。

耿纪厉声大叫曰：“曹阿瞞！吾生不能杀汝，死当作厉鬼以击贼！”

刽[guì]子以刀搠[shuò]其口，流血满地，大骂不绝而死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韦晃以面颊顿地曰："可恨！可恨！"咬牙皆碎而死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耿纪精忠韦晃贤，各持空手欲扶天。

谁知汉祚相将尽，恨满心胸丧九泉。

夏侯惇尽杀五家老小宗族，将百官解赴邺郡。曹操于教场立红旗于左、白旗于右，下令曰："耿纪、韦晃等造反，放火焚许都，汝等亦有出救火者，亦有闭门不出者。如曾救火者，可立于红旗下；如不曾救火者，可立于白旗下。"

众官自思救火者必无罪，于是多奔红旗之下。三停内只有一停立于白旗下。

操教尽拿立于红旗下者。众官各言无罪。

操曰："汝当时之心，非是救火，实欲助贼耳。"

尽命牵出漳河边斩之，死者三百余员。其立于白旗下者，尽皆赏赐，仍令还许都。时王必已被箭疮发而死，操命厚葬之。

令曹休总督御林军马，钟繇[yáo]为相国，华歆[xīn]为御史大夫。遂定侯爵六等十八级，关中侯爵十七级，皆金印紫绶；又置关内外侯十六级，银印龟纽墨绶；五大夫十五级，铜印环纽墨绶。定爵封官，朝廷又换一班人物。

曹操方悟管辂火灾之说，遂重赏辂。辂不受。

却说曹洪领兵到汉中，令张郃、夏侯渊各据险要。曹洪亲自进兵拒敌。时张飞自与雷铜守把巴西。马超兵至下辨，令吴兰为先锋，领军哨出，正与曹洪军相遇。吴兰欲退，牙将任夔[kuí]曰："贼兵初至，若不先挫其锐气，何颜见孟起乎？"

于是骤马挺枪搦[nuò]曹洪战。洪自提刀跃马而出。交锋三合，斩夔于马下，乘势掩杀。吴兰大败，回见马超。

超责之曰："汝不得吾令，何故轻敌致败？"

吴兰曰："任夔不听吾言，故有此败。"

马超曰："可紧守隘口，勿与交锋。"一面申报成都，听候行止。

曹洪见马超连日不出，恐有诈谋，引军退回南郑。

张郃来见曹洪，问曰："将军既已斩将，如何退兵？"

洪曰："吾见马超不出，恐有别谋。且我在邺都，闻神卜管辂有言：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当于此地折一员大将。吾疑此言，故不敢轻进。”

张郃大笑曰：“将军行兵半生，今奈何信卜者之言而惑其心哉！郃虽不才，愿以本部兵取巴西。若得巴西，蜀郡易耳。”

洪曰：“巴西守将张飞，非比等闲，不可轻敌。”

张郃曰：“人皆怕张飞，吾视之如小儿耳！此去必擒之！”

洪曰：“倘有疏失，若何？”

郃曰：“甘当军令。”

洪勒了文状，张郃进兵。

正是：自古骄兵多致败，从来轻敌少成功。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**本回难字检索**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辂 [lù]	瑯琊 [láng yá]	鹘 [hú]	亹 [wěi]	豎 [bì]	
禳 [ráng]	窠 [kē]	觳觫 [hú sù]	邠 [bīn]	庚 [gēng]	
脯 [fǔ]	赏 [jī]	祚 [zuò]	壬 [rén]	爻 [yáo]	邺 [yè]
郃 [hé]	惇 [dūn]	懿 [yì]	掾 [yuàn]	祎 [huī]	磾 [dī]
佯 [yáng]	欷 [shà]	雱 [jī]	刽 [guì]	搠 [shuò]	繇 [yáo]
歆 [xīn]	夔 [kuí]	搦 [nuò]			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神卜管辂为曹操卜天下之事。卜算东吴将亡大将，果然鲁肃身故。卜算西蜀用兵进犯，果然张飞、马超进兵。耿纪、韦晃、金祎、太医吉平之子吉邈等趁许都正月十五庆赏元宵节之际纵火，欲斩杀曹操，事不成，全部被害。曹洪、张郃领兵至汉中，初战告捷。

第七十回

猛张飞智取瓦口隘
老黄忠计夺天荡山

却说张郃[hé]部兵三万，分为三寨，各傍山险：一名宕[dàng]渠寨，一名蒙头寨，一名荡石寨。当日张郃于三寨中，各分军一半，去取巴西，留一半守寨。

早有探马报到巴西，说张郃引兵来了。张飞急唤雷铜商议。铜曰："阆[làng]中地恶山险，可以埋伏。将军引兵出战，我出奇兵相助，郃可擒矣。"

张飞拨精兵五千与雷铜去讫。飞自引兵一万，离阆中三十里，与张郃兵相遇。两军摆开，张飞出马，单搦[nuò]张郃。郃挺枪纵马而出。战到二十余合，郃后军忽然喊起：原来望见山背后有蜀兵旗幡，故此扰乱。

张郃不敢恋战，拨马回走。张飞从后掩杀。前面雷铜又引兵杀出。两下夹攻，郃兵大败。张飞、雷铜连夜追袭，直赶到宕渠山。张郃仍旧分兵守住三寨，多置擂木炮石，坚守不战。

张飞离宕渠十里下寨，次日引兵搦战。郃在山上大吹大擂饮酒，并不下山。张飞令军士大骂，郃只不出。飞只得还营。

次日，雷铜又去山下搦战，郃又不出。雷铜驱军士上山，山上擂木

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出版社

炮石打将下来。雷铜急退。荡石、蒙头两寨兵出，杀败雷铜。

次日，张飞又去搦战，张郃又不出。飞使军人百般秽[huì]骂，郃在山上亦骂。张飞寻思，无计可施。相拒五十余日，飞就在山前扎住大寨，每日饮酒；饮至大醉，坐于山前辱骂。

玄德差人犒[kào]军，见张飞终日饮酒，使者回报玄德。玄德大惊，忙来问孔明。孔明笑曰："原来如此！军前恐无好酒；成都佳酿极多，可将五十瓮作三车装，送到军前与张将军饮。"

玄德曰："吾弟自来饮酒失事，军师何故反送酒与他？"

孔明笑曰："主公与翼德做了许多年兄弟，还不知其为人耶？翼德自来刚强，然前于收川之时，义释严颜，此非勇夫所为也。今与张郃相拒五十余日，酒醉之后，便坐山前辱骂，旁若无人：此非贪杯，乃败张郃之计耳。"

玄德曰："虽然如此，未可托大。可使魏延助之。"

孔明令魏延解酒赴军前，车上各插黄旗，大书"军前公用美酒"。魏延领命，解酒到寨中，见张飞，传说主公赐酒。飞拜受讫，分付魏延、雷铜各引一支人马，为左右翼；只看军中红旗起，便各进兵；教将酒摆列帐下，令军士大开旗鼓而饮。

有细作报上山来，张郃自来山顶观望，见张飞坐于帐下饮酒，令二小卒于面前相扑[即摔跤、角力]为戏。

郃曰："张飞欺我太甚！"传令今夜下山劫飞寨，令蒙头、荡石二寨，皆出为左右援。

当夜张郃乘着月色微明，引军从山侧而下，径到寨前。遥望张飞大明灯烛，正在帐中饮酒。张郃当先大喊一声，山头擂鼓为助，直杀入中军。但见张飞端坐不动。张郃骤马到面前，一枪刺倒——却是一个草人。急勒马回时，帐后连珠炮起。一将当先，拦住去路，睁圆环眼，声如巨雷：乃张飞也。——挺矛跃马，直取张郃。两将在火光中，战到三五十合。张郃只盼两寨来救，谁知两寨救兵，已被魏延、雷铜两将杀退，就势夺了二寨。

张郃不见救兵至，正没奈何，又见山上火起，已被张飞后军夺了寨栅。张郃三寨俱失，只得奔瓦口关去了。张飞大获胜捷，报入成都。玄德大喜，方知翼德饮酒是计，只要诱张郃下山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张郃退守瓦口关，三万军已折了二万，遣人问曹洪求救。

洪大怒曰："汝不听吾言，强要进兵，失了紧要隘口，却又来求救！"

遂不肯发兵，使人催督张郃出战。郃心慌，只得定计，分两军去关口前山僻埋伏，分付曰："我诈败，张飞必然赶来，汝等就截其归路。"

当日张郃引军前进，正遇雷铜。战不数合，张郃败走，雷铜赶来。西军齐出，截断回路。张郃复回，刺雷铜于马下。

败军回报张飞。飞自来与张郃挑战。郃又诈败，张飞不赶。郃又回战，不数合，又败走。张飞知是计，收军回寨，与魏延商议曰："张郃用埋伏计，杀了雷铜，又要赚吾，何不将计就计？"

延问曰："如何？"

飞曰："我明日先引一军前往，汝却引精兵于后，待伏兵出，汝可分兵击之。用车十余乘，各藏柴草，塞住小路，放火烧之。吾乘势擒张郃，与雷铜报仇。"

魏延领计。次日，张飞引兵前进。张郃兵又至，与张飞交锋。战到十合，郃又诈败。张飞引马步军赶来，郃且战且走。引张飞过山峪[yù]口，郃将后军为前，复扎住营，与飞又战，指望两彪伏兵出，要围困张飞。

不想伏兵却被魏延精兵到，赶入峪口，将车辆截住山路，放火烧车，山谷草木皆着，烟迷其径，兵不得出。张飞只顾引军冲突，张郃大败，死命杀开条路，走上瓦口关，收聚败兵，坚守不出。

张飞和魏延连日攻打关隘不下。飞见不济事，把军退二十里，却和魏延引数十骑，自来两边哨探小路。忽见男女数人，各背小包，于山僻路攀藤附葛而走。飞于马上用鞭指与魏延曰："夺瓦口关，只在这几个百姓身上。"便唤军士分付："休要惊恐他，好生唤那几个百姓来。"

军士连忙唤到马前。飞用好言以安其心，问其何来。

百姓告曰："某等皆汉中居民，今欲还乡。听知大军厮杀，塞闭阆中官道；今过苍溪，从梓潼山桧断[guì jīn]川入汉中，还家去。"

飞曰："这条路取瓦口关远近若何？"

百姓曰："从梓潼山小路，却是瓦口关背后。"

飞大喜，带百姓入寨中，与了酒食；分付魏延："引兵扣关攻打，我亲自引轻骑出梓潼山攻关后。"便令百姓引路，选轻骑五百，从小路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而进。

却说张郃为救军不到，心中正闷，人报魏延在关下攻打。张郃披挂上马，却待下山，忽报："关后四五路火起，不知何处兵来。"

郃自领兵来迎。旗开处，早见张飞。郃大惊，急往小路而走。马不堪行，后面张飞追赶甚急，郃弃马上山，寻径而逃，方得走脱。随行只有十余人，步行入南郑，见曹洪。

洪见张郃只剩下十余人，大怒曰："吾教汝休去，汝取下文状要去；今日折尽大兵，尚不自死，还来做甚！"喝令左右推出斩之。

行军司马郭淮谏曰："'三军易得，一将难求'。张郃虽然有罪，乃魏王所深爱者也，不可便诛。可再与五千兵径取葭萌关，牵动其各处之兵，汉中自安矣。如不成功，二罪俱罚。"

曹洪从之，又与兵五千，教张郃取葭萌关。郃领命而去。

却说葭萌关守将孟达、霍峻，知张郃兵来。霍峻只要坚守；孟达定要迎敌，引军下关与张郃交锋，大败而回。霍峻急申文书到成都。玄德闻知，请军师商议。孔明聚众将于堂上，问曰："今葭萌关紧急，必须阆中取翼德，方可退张郃也。"

法正曰："今翼德兵屯瓦口，镇守阆中，亦是紧要之地，不可取回。帐中诸将内选一人去破张郃。"

孔明笑曰："张郃乃魏之名将，非等闲可及。除非翼德，无人可当。"

忽一人厉声而出曰："军师何轻视众人耶！吾虽不才，愿斩张郃首级，献于麾下。"

众视之，乃老将黄忠也。孔明曰："汉升虽勇，争奈年老，恐非张郃对手。"

忠听了，白发倒竖而言曰："某虽老，两臂尚开三石之弓，浑身还有千斤之力：岂不足敌张郃匹夫耶！"

孔明曰："将军年近七十，如何不老？"

忠趋步下堂，取架上大刀，抡动如飞；壁上硬弓，连拽折两张。

孔明曰："将军要去，谁为副将？"

忠曰："老将严颜，可同我去。但有疏虞，先纳下这白头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玄德大喜，即时令严颜、黄忠去与张郃交战。

赵云谏曰："今张郃亲犯葭萌关，军师休为儿戏。若葭萌一失，益州危矣。何故以二老将当此大敌乎？"

孔明曰："汝以二人老迈，不能成事，吾料汉中必于此二人手内可得。"

赵云等各各哂[shěn]笑而退。

却说黄忠、严颜到关上，孟达、霍峻见了，心中亦笑孔明欠调度："是这般紧要去处，如何只教两个老的来！"

黄忠谓严颜曰："你可见诸人动静么？他笑我二人年老，今可建奇功，以服众心。"

严颜曰："愿听将军之令。"

两个商议定了。黄忠引军下关，与张郃对阵。

张郃出马，见了黄忠，笑曰："你许大年纪，犹不识羞，尚欲出战耶！"

忠怒曰："竖子欺吾年老！吾手中宝刀却不老！"

遂拍马向前与郃决战。二马相交，约战二十余合，忽然背后喊声起：原来是严颜从小路抄在张郃军后。两军夹攻，张郃大败。连夜赶去，张郃兵退八九十里。黄忠、严颜收兵入寨，俱各按兵不动。

曹洪听知张郃输了一阵，又欲见罪。郭淮曰："张郃被迫，必投西蜀；今可遣将助之，就如监临[亲临监督]，使不生外心。"

曹洪从之，即遣夏侯惇[dūn]之侄夏侯尚并降将韩玄之弟韩浩，二人引五千兵，前来助战。二将即时起行。到张郃寨中，问及军情，郃言："老将黄忠，甚是英雄，更有严颜相助，不可轻敌。"

韩浩曰："我在长沙知此老贼厉害。他和魏延献了城池，害吾亲兄，今既相遇，必当报仇！"遂与夏侯尚引新军离寨前进。

原来黄忠连日哨探，已知路径。严颜曰："此去有山，名天荡山，山中乃是曹操屯粮积草之地。若取得那个去处，断其粮草，汉中可得也。"

忠曰："将军之言，正合吾意。可与吾如此如此。"

严颜依计，自领一支军去了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黄忠听知夏侯尚、韩浩来，遂引军马出营。韩浩在阵前，大骂黄忠："无义老贼！"拍马挺枪，来取黄忠。夏侯尚便出夹攻。

黄忠力战二将，各斗十余合，黄忠败走。二将赶二十余里，夺了黄忠寨。忠又草创一营。

次日，夏侯尚、韩浩赶来，忠又出阵，战数合，又败走。二将又赶二十余里，夺了黄忠营寨，唤张郃守后寨。郃来前寨谏曰："黄忠连退二日，于中必有诡计。"

夏侯尚叱张郃曰："你如此胆怯，可知屡次战败！今再休多言，看吾二人建功！"张郃羞赧[nǎn]而退。

次日，二将又战，黄忠又败退二十里；二将迤逦[yǐ lǐ]赶上。

次日，二将兵出，黄忠望风而走，连败数阵，直退在关上。二将扣关下寨，黄忠坚守不出。孟达暗暗发书，申报玄德，说："黄忠连输数阵，现今退在关上。"

玄德慌问孔明。孔明曰："此乃老将骄兵之计也。"

赵云等不信。玄德差刘封来关上接应黄忠。忠与封相见，问刘封曰："小将军来助战何意？"

封曰："父亲得知将军数败，故差某来。"

忠笑曰："此老夫骄兵之计也。看今夜一阵，可尽复诸营，夺其粮食马匹。此是借寨与彼屯辎[zī]重耳。今夜留霍峻守关，孟将军可与我搬粮草夺马匹，小将军看我破敌！"

是夜二更，忠引五千军开关直下。原来夏侯尚、韩浩二将连日见关上不出，尽皆懈怠；被黄忠破寨直入，人不及甲，马不及鞍，二将各自逃命而走，军马自相践踏，死者无数。比及天明，连夺三寨。寨中丢下军器鞍马无数，尽教孟达搬运入关。黄忠催军马随后而进，刘封曰："军士力困，可以暂歇。"

忠曰："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"策马先进。士卒皆努力向前。张郃军兵，反被自家败兵冲动，都屯扎不住，望后而走；尽弃了许多寨栅，直奔至汉水旁。

张郃寻见夏侯尚、韩浩议曰："此天荡山，乃粮草之所；更接米仓山，亦屯粮之地：是汉中军士养命之源。倘若疏失，是无汉中也。当思所以保之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夏侯尚曰："米仓山有吾叔夏侯渊分兵守护，那里正接定军山，不必忧虑。天荡山有吾兄夏侯德镇守，我等宜往投之，就保此山。"

于是张郃与二将连夜投天荡山来，见夏侯德，具言前事。

夏侯德曰："吾此处屯十万兵，你可引去，复取原寨。"

郃曰："只宜坚守，不可妄动。"

忽听山前金鼓大震，人报黄忠兵到。

夏侯德大笑曰："老贼不谙[ān]兵法，只恃[shì]勇耳！"

郃曰："黄忠有谋，非只勇也。"

德曰："川兵远涉而来，连日疲困，更兼深入战境——此无谋也！"

郃曰："亦不可轻敌。且宜坚守。"

韩浩曰："愿借精兵三千击之，当无不克。"

德遂分兵与浩下山。黄忠整兵来迎。

刘封谏曰："日已西沉矣，军皆远来劳困，且宜暂息。"

忠笑曰："不然。此天赐奇功，不取是逆天也。"

言毕，鼓噪大进。韩浩引兵来战。黄忠挥刀直取浩，只一合，斩浩于马下。蜀兵大喊，杀上山来。张郃、夏侯尚急引军来迎。忽听山后大喊，火光冲天而起，上下通红。夏侯德提兵来救火时，正遇老将严颜，手起刀落，斩夏侯德于马下。原来黄忠预先使严颜引军埋伏于山僻去处，只等黄忠军到，却来放火，柴草堆上，一齐点着，烈焰飞腾，照耀山峪。

严颜既斩夏侯德，从山后杀来。张郃、夏侯尚前后不能相顾，只得弃天荡山，望定军山投奔夏侯渊去了。

黄忠、严颜守住天荡山，捷音飞报成都。玄德闻之，聚众将庆喜。

法正曰："昔曹操降张鲁，定汉中，不因此势以图巴、蜀，乃留夏侯渊、张郃二将屯守，而自引大军北还：此失计也。今张郃新败，天荡失守，主公若乘此时，举大兵亲往征之，汉中可定也。既定汉中，然后练兵积粟，观衅[xìn]伺隙，进可讨贼，退可自守。此天与之时，不可失也。"

玄德、孔明皆深然之，遂传令赵云、张飞为先锋，玄德与孔明亲自引兵十万，择日图汉中；传檄[xí]各处，严加提备。时建安二十三年，秋七月吉日。玄德大军出葭萌关下营，召黄忠、严颜到寨，厚赏之。

玄德曰："人皆言将军老矣，惟军师独知将军之能。今果立奇功。但今汉中定军山，乃南郑保障，粮草积聚之所；若得定军山，阳平一路，无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足忧矣。将军还敢取定军山否？”

黄忠慨然应诺，便要领兵前去。孔明急止之曰：“老将军虽然英勇，然夏侯渊非张郃之比也。渊深通韬略，善晓兵机，曹操倚之为西凉藩蔽[屏障]：先曾屯兵长安，拒马孟起；今又屯兵汉中。操不托他人，而独托渊者，以渊有将才也。今将军虽胜张郃，未卜能胜夏侯渊。吾欲酌量着一人去荆州，替回关将军来，方可敌之。”

忠奋然答曰：“昔廉颇年八十，尚食斗米、肉十斤，诸侯畏其勇，不敢侵犯赵界，何况黄忠未及七十乎？军师言吾老，吾今并不用副将，只将本部兵三千人去，立斩夏侯渊首级，纳于麾下。”

孔明再三不容。黄忠只是要去。

孔明曰：“既将军要去，吾使一人为监军同去，若何？”

正是：请将须行激将法，少年不若老年人。未知其人是谁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郃 [hé]　宕 [dàng]　阆 [làng]　搦 [nuò]　秽 [huì]　犒 [kào]
峪 [yù]　桧钘 [guì jīn]　葭 [jiā]　哂 [shěn]　惇 [dūn]
赧 [nǎn]　迤逦 [yǐ lǐ]　辎 [zī]　谙 [ān]　恃 [shì]　衅 [xìn]
檄 [xí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张飞以饮酒诱使张郃劫寨，大败之。张郃奔瓦口隘。张飞再次打败张郃，与魏延领兵夺瓦口关，张郃败回南郑。曹洪下令进取葭萌关。诸葛亮派黄忠、严颜赶赴葭萌关，击败张郃，黄忠、严颜用计得天荡山，张郃无奈，只好奔赴定军山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第七十一回

占对山黄忠逸待劳
据汉水赵云寡胜众

却说孔明分付黄忠："你既要去，吾教法正助你。凡事计议而行。吾随后拨人马来接应。"

黄忠应允，和法正领本部兵去了。孔明告玄德曰："此老将不着言语激他，虽去不能成功。他今既去，须拨人马前去接应。"乃唤赵云："将一支人马，从小路出奇兵接应黄忠：若忠胜，不必出战；倘忠有失，即去救应。"

又遣刘封、孟达："领三千兵于山中险要去处，多立旌旗，以壮我兵之声势，令敌人惊疑。"

三人各自领兵去了。又差人往下辨，授计于马超，令他如此而行。又差严颜往巴西阆[làng]中守隘，替张飞、魏延来同取汉中。

却说张郃[hé]与夏侯尚来见夏侯渊，说："天荡山已失，折了夏侯德、韩浩。今闻刘备亲自领兵来取汉中，可速奏魏王，早发精兵猛将，前来策应。"

夏侯渊便差人报知曹洪。洪星夜前到许昌，禀知曹操。操大惊，急

聚文武，商议发兵救汉中。

长史刘晔[yè]进曰："汉中若失，中原震动。大王休辞劳苦，必须亲自征讨。"

操自悔曰："恨当时不用卿言，以致如此！"忙传令旨，起兵四十万亲征。时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也。

曹操兵分三路而进：前部先锋夏侯惇[dūn]，操自领中军，使曹休押后，三军陆续起行。操骑白马金鞍，玉带锦衣；武士手执大红罗销金伞盖，左右金瓜银钺[yuè]，镫棒戈矛，打日月龙凤旌旗；护驾龙虎官军二万五千，分为五队，每队五千，按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五色，旗幡甲马，并依本色：光辉灿烂，极其雄壮。

兵出潼关，操在马上望见一簇林木，极其茂盛，问近侍曰："此何处也？"

答曰："此名蓝田。林木之间，乃蔡邕[yōng]庄也。今邕女蔡琰[yǎn]，与其夫董祀居此。"

原来操素与蔡邕相善。先时其女蔡琰，乃卫仲道之妻；后被北方掳去，于北地生二子，作《胡笳十八拍》，流入中原。操深怜之，使人持千金入北方赎之。左贤王惧操之势，送蔡琰还汉。操乃以琰配与董祀为妻。

当日到庄前，因想起蔡邕之事，令军马先行，操引近侍百余骑，到庄门下马。时董祀出仕于外，只有蔡琰在家，琰闻操至，忙出迎接。

操至堂，琰起居毕，侍立于侧。操偶见壁间悬一碑文图轴，起身观之。问于蔡琰，琰答曰："此乃曹娥之碑也。昔和帝时，上虞有一巫者，名曹盱[xū]，能婆娑[舞蹈]乐神；五月五日，醉舞舟中，堕江而死。其女年十四岁，绕江啼哭七昼夜，跳入波中；后五日，负父之尸浮于江面；里人葬之江边。上虞令度尚奏闻朝廷，表为孝女。度尚令邯郸淳作文镌碑以记其事。时邯郸淳年方十三岁，文不加点[作文不涂改，一次定稿]，一挥而就，立石墓侧，时人奇之。妾父蔡邕闻而往观，时日已暮，乃于暗中以手摸碑文而读之，索笔大书八字于其背。后人镌石，并镌此八字。"

操读八字云："黄绢幼妇，外孙虀臼[jī jiù]。"

操问琰曰："汝解此意否？"

琰曰："虽先人遗笔，妾实不解其意。"

操回顾众谋士曰："汝等解否？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众皆不能答。于内一人出曰:“某已解其意。”

操视之,乃主簿杨修也。操曰:“卿且勿言,容吾思之。”

遂辞了蔡琰,引众出庄。上马行三里,忽省悟,笑谓修曰:“卿试言之。”

修曰:“此隐语耳。‘黄绢’乃颜色之丝也:色旁加丝,是‘绝’字。‘幼妇’者,少女也:女傍少字,是‘妙’字。‘外孙’乃女之子也:女傍子字,是‘好’字。‘虀臼’乃受五辛之器也:受傍辛字,是‘辞[cí]’字。总而言之,是‘绝妙好辞’四字。”

操大惊曰:“正合孤意!”

众皆叹羡杨修才识之敏。

不一日,军至南郑。曹洪接着,备言张郃之事。

操曰:“非郃之罪,胜负乃兵家常事耳。”

洪曰:“目今刘备使黄忠攻打定军山,夏侯渊知大王兵至,固守未曾出战。”

操曰:“若不出战,是示懦也。”便差人持节到定军山,教夏侯渊进兵。

刘晔谏曰:“渊性太刚,恐中奸计。”

操乃作手书与之。使命持节到渊营,渊接入。使者出书,渊拆视之。略曰:

> 凡为将者,当以刚柔相济,不可徒恃[shì]其勇。若但任勇,则是一夫之敌耳。吾今屯大军于南郑,欲观卿之“妙才”,勿辱二字可也。

夏侯渊览毕大喜,打发使命回讫,乃与张郃商议曰:“今魏王率大兵屯于南郑,以讨刘备。吾与汝久守此地,岂能建立功业?来日吾出战,务要生擒黄忠。”

张郃曰:“黄忠谋勇兼备,况有法正相助,不可轻敌。此间山路险峻,只宜坚守。”

渊曰:“若他人建了功劳,吾与汝有何面目见魏王耶?汝只守山,吾去出战。”遂下令曰:“谁敢出哨诱敌?”

夏侯尚曰:“吾愿往。”

渊曰:“汝去出哨,与黄忠交战,只宜输,不宜赢。吾有妙计,如此如此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尚受令，引三千军离定军山大寨前行。

却说黄忠与法正引兵屯于定军山口，累次挑战，夏侯渊坚守不出；欲要进攻，又恐山路危险，难以料敌，只得据守。

是日，忽报山上曹兵下来搦[nuò]战。黄忠恰待引军出迎，牙将陈式曰："将军休动，某愿当之。"

忠大喜，遂令陈式引军一千，出山口列阵。夏侯尚兵至，遂与交锋。不数合，尚诈败而走。式赶去，行到半路，被两山上擂木炮石，打将下来，不能前进。正欲回时，背后夏侯渊引兵突出，陈式不能抵挡，被夏侯渊生擒回寨。部卒多降。

有败军逃得性命，回报黄忠，说陈式被擒。忠慌与法正商议，正曰："渊为人轻躁，恃勇少谋。可激劝士卒，拔寨前进，步步为营，诱渊来战而擒之：此乃'反客为主'之法。"

忠用其谋，将应有之物，尽赏三军，欢声满谷，愿效死战。黄忠即日拔寨而进，步步为营；每营住数日，又进。

渊闻之，欲出战。张郃曰："此乃'反客为主'之计，不可出战，战则有失。"

渊不从，令夏侯尚引数千兵出战，直到黄忠寨前。忠上马提刀出迎，与夏侯尚交马，只一合，生擒夏侯尚归寨。余皆败走，回报夏侯渊。

渊急使人到黄忠寨，言愿将陈式来换夏侯尚。忠约定来日阵前相换。

次日，两军皆到山谷阔处，布成阵势。黄忠、夏侯渊各立马于本阵门旗之下。

黄忠带着夏侯尚，夏侯渊带着陈式，各不与袍铠，只穿蔽体薄衣。一声鼓响，陈式、夏侯尚各望本阵奔回。夏侯尚比及到阵门时，被黄忠一箭，射中后心。尚带箭而回。

渊大怒，骤马径取黄忠。忠正要激渊厮杀。两将交马，战到二十余合，曹营内忽然鸣金收兵。渊慌拨马而回，被忠乘势杀了一阵。

渊回阵问押阵官："为何鸣金？"

答曰："某见山凹中有蜀兵旗幡数处，恐是伏兵，故急招将军回。"

渊信其说，遂坚守不出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黄忠逼到定军山下，与法正商议。正以手指曰："定军山西，巍然有一座高山，四下皆是险道。此山上足可下视定军山之虚实。将军若取得此山，定军山只在掌中也。"

忠仰见山头稍平，山上有些少人马。是夜二更，忠引军士鸣金击鼓，直杀上山顶。此山有夏侯渊部将杜袭守把，只有数百余人。当时见黄忠大队拥上，只得弃山而走。

忠得了山顶，正与定军山相对。法正曰："将军可守在半山，某居山顶。待夏侯渊兵至，吾举白旗为号，将军却按兵勿动；待他倦怠无备，吾却举起红旗，将军便下山击之：以逸待劳，必当取胜。"

忠大喜，从其计。

却说杜袭引军逃回，见夏侯渊，说黄忠夺了对山。

渊大怒曰："黄忠占了对山，不容我不出战。"

张郃谏曰："此乃法正之谋也。将军不可出战，只宜坚守。"

渊曰："占了吾对山，观吾虚实，如何不出战？"

郃苦谏不听。渊分军围住对山，大骂挑战。法正在山上举起白旗；任从夏侯渊百般辱骂，黄忠只不出战。午时以后，法正见曹兵倦怠，锐气已堕，多下马坐息，乃将红旗招展——鼓角齐鸣，喊声大震，黄忠一马当先，驰下山来，犹如天崩地塌之势。

夏侯渊措手不及，被黄忠赶到麾盖之下，大喝一声，犹如雷吼。渊未及相迎，黄忠宝刀已落，连头带肩，砍为两段。后人有诗赞黄忠曰：

苍头临大敌，皓首逞神威。力趁雕弓发，风迎雪刃挥。
雄声如虎吼，骏马似龙飞。馘[guó]①功勋重，开疆展帝畿[jī]②。

黄忠斩了夏侯渊，曹兵大溃，各自逃生。黄忠乘势去夺定军山，张郃领兵来迎。忠与陈式两下夹攻，混杀一阵，张郃败走。忽然山旁闪出一彪人马，挡住去路；为首一员大将，大叫："常山赵子龙在此！"

张郃大惊，引败军夺路望定军山而走。只见前面一支兵来迎，乃杜袭也。

袭曰："今定军山已被刘封、孟达夺了。"

郃大惊，遂与杜袭引败兵到汉水扎营；一面令人飞报曹操。操闻渊

① 馘 [guó]　② 畿 [jī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死，放声大哭，方悟管辂所言："三八纵横"，乃建安二十四年也；"黄猪遇虎"，乃岁在己亥正月也；"定军之南"，乃定军山之南也；"伤折一股"，乃渊与操有兄弟之亲情也。操令人寻管辂[lù]时，不知何处去了。

操深恨黄忠，遂亲统大军，来定军山与夏侯渊报仇，令徐晃作先锋。行到汉水，张郃、杜袭接着曹操。

二将曰："今定军山已失，可将米仓山粮草移于北山寨中屯积，然后进兵。"

曹操依允。

却说黄忠斩了夏侯渊首级，来葭[jiā]萌关上见玄德献功。玄德大喜，加忠为征西大将军，设宴庆贺。忽牙将张著来报说："曹操自领大军二十万，来与夏侯渊报仇。目今张郃在米仓山搬运粮草，移于汉水北山脚下。"

孔明曰："今操引大兵至此，恐粮草不敷，故勒兵不进；若得一人深入其境，烧其粮草，夺其辎[zī]重，则操之锐气挫矣。"

黄忠曰："老夫愿当此任。"

孔明曰："操非夏侯渊之比，不可轻敌。"

玄德曰："夏侯渊虽是总帅，乃一勇夫耳，安及张郃？若斩得张郃，胜斩夏侯渊十倍也。"

忠奋然曰："吾愿往斩之。"

孔明曰："你可与赵子龙同领一支兵去；凡事计议而行，看谁立功。"

忠应允便行。孔明就令张著为副将同去。

云谓忠曰："今操引二十万众，分屯十营，将军在主公前要去夺粮，非小可之事。将军当用何策？"

忠曰："看我先去，如何？"

云曰："等我先去。"

忠曰："我是主将，你是副将，如何争先？"

云曰："我与你都一般为主公出力，何必计较？我二人拈阄[niān jiū]，拈着的先去。"

忠依允。当时黄忠拈着先去。云曰："既将军先去，某当相助。可约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定时刻。如将军依时而还，某按兵不动；若将军过时而不还，某即引军来接应。”

忠曰：“公言是也。”

于是二人约定午时为期。云回本寨，谓部将张翼曰：“黄汉升约定明日去夺粮草，若午时不回，我当往助。吾营前临汉水，地势危险；我若去时，汝可谨守寨栅，不可轻动。”

张翼应诺。

却说黄忠回到寨中，谓副将张著曰：“我斩了夏侯渊，张郃丧胆；吾明日领命去劫粮草，只留五百军守营。你可助吾。今夜三更，尽皆饱食；四更离营，杀到北山脚下，先捉张郃，后劫粮草。”张著依令。

当夜黄忠领人马在前，张著在后，偷过汉水，直到北山之下。东方日出，见粮积如山。有些少军士看守，见蜀兵到，尽弃而走。黄忠教马军一齐下马，取柴堆于米粮之上。正欲放火，张郃兵到，与忠混战一处。

曹操闻知，急令徐晃接应。晃领兵前进，将黄忠困于垓[gāi]心。

张著引三百军走脱，正要回寨，忽一支兵撞出，拦住去路；为首大将，乃是文聘；后面曹兵又至，把张著围住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赵云在营中，看看等到午时，不见忠回，急忙披挂上马，引三千军向前接应；临行，谓张翼曰：“汝可坚守营寨。两壁厢多设弓弩，以为准备。”

翼连声应诺。

云挺枪骤马直杀往前去。迎头一将拦路，乃文聘部将慕容烈也，拍马舞刀来迎赵云；被云手起一枪刺死。曹兵败走。

云直杀入重围，又一支兵截住；为首乃魏将焦炳。

云喝问曰：“蜀兵何在？”

炳曰：“已杀尽矣！”

云大怒，骤马一枪，又刺死焦炳。杀散余兵，直至北山之下，见张郃、徐晃两人围住黄忠，军士被困多时。云大喝一声，挺枪骤马，杀入重围，左冲右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那枪浑身上下，若舞梨花；遍体纷纷，如飘瑞雪。

张郃、徐晃心惊胆战，不敢迎敌。云救出黄忠，且战且走；所到之处，无人敢阻。操于高处望见，惊问众将曰："此将何人也？"

有识者告曰："此乃常山赵子龙也。"

操曰："昔日当阳长坂英雄尚在！"急传令曰："所到之处，不许轻敌。"

赵云救了黄忠，杀透重围，有军士指曰："东南上围的，必是副将张著。"

云不回本寨，遂望东南杀来。所到之处，但见"常山赵云"四字旗号，曾在当阳长坂知其勇者，互相传说，尽皆逃窜。云又救了张著。

曹操见云东冲西突，所向无前，莫敢迎敌，救了黄忠，又救了张著，——奋然大怒，自领左右将士来赶赵云。

云已杀回本寨。部将张翼接着，望见后面尘起，知是曹兵追来，即谓云曰："追兵渐近，可令军士闭上寨门，上敌楼防护。"

云喝曰："休闭寨门！汝岂不知吾昔在当阳长坂时，单枪匹马，觑[qù]曹兵八十三万如草芥！今有军有将，又何惧哉！"遂拨弓弩手于寨外壕中埋伏；将营内旗枪，尽皆倒偃，金鼓不鸣。云匹马单枪，立于营门之外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张郃、徐晃领兵追至蜀寨，天色已暮；见寨中偃旗息鼓，又见赵云匹马单枪，立于营外，寨门大开，二将不敢前进。

正疑之间，曹操亲到，急催督众军向前。众军听令，大喊一声，杀奔营前；见赵云全然不动，曹兵翻身就回。赵云把枪一招，壕中弓弩齐发。时天色昏黑，正不知蜀兵多少。

操先拨回马走。只听得后面喊声大震，鼓角齐鸣，蜀兵赶来。曹兵自相践踏，拥到汉水河边，落水死者，不知其数。赵云、黄忠、张著各引兵一支，追杀甚急。

操正奔走间，忽刘封、孟达率二支兵，从米仓山路杀来，放火烧粮草。操弃了北山粮草，忙回南郑。徐晃、张郃扎脚不住，亦弃本寨而走。

赵云占了曹寨，黄忠夺了粮草，汉水所得军器无数，大获胜捷，差人去报玄德。玄德遂同孔明前至汉水，问赵云的部卒曰："子龙如何厮杀？"

军士将子龙救黄忠、拒汉水之事，细述一遍。玄德大喜，看了山前山后险峻之路，欣然谓孔明曰："子龙一身都是胆也！"后人有诗赞曰：

昔日战长坂，威风犹未减。突阵显英雄，被围施勇敢。

鬼哭与神号，天惊并地惨：常山赵子龙，一身都是胆！

于是玄德号子龙为"虎威将军"，大劳将士，欢宴至晚。

忽报曹操复遣大军从斜谷小路而进，来取汉水。玄德笑曰："操此来无能为也。我料必得汉水矣。"乃率兵于汉水之西以迎之。

曹操命徐晃为先锋，前来决战。

帐前一人出曰："某深知地理，愿助徐将军同去破蜀。"

操视之，乃巴西宕[dàng]渠人也，姓王，名平，字子均；现充牙门将军。操大喜，遂命王平为副先锋，相助徐晃。操屯兵于定军山北。

徐晃、王平引军至汉水，晃令前军渡水列阵。

平曰："军若渡水，倘要急退，如之奈何？"

晃曰："昔韩信背水为阵，所谓'置之死地而后生'也。"

平曰："不然。昔者韩信料敌人无谋而用此计；今将军能料赵云、黄忠之意否？"

晃曰："汝可引步军拒敌，看我引马军破之。"遂令搭起浮桥，随即过河来战蜀兵。

正是：魏人妄意宗韩信，蜀相哪知是子房。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阆 [làng]　郃 [hé]　晔 [yè]　惇 [dūn]　钺 [yuè]　邕 [yōng]

琰 [yǎn]　旰 [xū]　鼂曰 [jī jiù]　辞 [cí]　恃 [shì]　搦 [nuò]

馘 [guó]　畿 [jī]　辂 [lù]　葭 [jiā]　辎 [zī]

拈阄 [niān jiū]　垓 [gāi]　觑 [qù]　宕 [dàng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曹操亲自出征，至蓝田，看望蔡邕之女蔡琰。黄忠依从法正步步为营，“反客为主”之计，打败驻守定军山的夏侯渊，俘虏夏侯尚。在法正帮助下，黄忠先夺得定军山西，以逸待劳，终于杀了夏侯渊，夺得了定军山。黄忠烧曹操大军粮草时被围，赵云奋勇救出，在汉水打败曹操追兵。刘备赞子龙一身都是胆。曹操命徐晃从斜谷小路取汉水，王平同往相助。

第七十二回
诸葛亮智取汉中 曹阿瞒兵退斜谷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徐晃引军渡汉水，王平苦谏不听，渡过汉水扎营。

黄忠、赵云告玄德曰：“某等各引本部兵去迎曹兵。”

玄德应允。二人引兵而行。忠谓云曰：“今徐晃恃[shì]勇而来，且休与敌；待日暮兵疲，你我分兵两路击之可也。”

云然之，各引一军据住寨栅。徐晃引兵从辰时搦[nuò]战，直至申时，蜀兵不动。晃尽教弓弩手向前，望蜀营射去。

黄忠谓赵云曰：“徐晃令弓弩射者，其军必将退也：可乘时击之。”

言未已，忽报曹兵后队果然退动。于是蜀营鼓声大震：黄忠领兵左出，赵云领兵右出。两下夹攻，徐晃大败，军士逼入汉水，死者无数。晃死战得脱，回营责王平曰：“汝见吾军势将危，如何不救？”

平曰：“我若来救，此寨亦不能保。我曾谏公休去，公不肯听，以致此败。”

晃大怒，欲杀王平。平当夜引本部军就营中放起火来，曹兵大乱，徐晃弃营而走。王平渡汉水来投赵云，云引见玄德。王平尽言汉水地理。

玄德大喜曰："孤得王子均，取汉中无疑矣。"

遂命王平为偏将军，领向导使。

却说徐晃逃回见操，说："王平反去降刘备矣！"

操大怒，亲统大军来夺汉水寨栅。赵云恐孤军难立，遂退于汉水之西。

两军隔水相拒，玄德与孔明来观形势。孔明见汉水上流头，有一带土山，可伏千余人；乃回到营中，唤赵云分付："汝可引五百人，皆带鼓角，伏于土山之下；或半夜，或黄昏，只听我营中炮响：炮响一番，擂鼓一番。——只不要出战。"

子龙受计去了。孔明却在高山上暗窥。

次日，曹兵到来搦战，蜀营中一人不出，弓弩亦都不发。曹兵自回。

当夜更深，孔明见曹营灯火方息，军士歇定，遂放号炮。子龙听得，令鼓角齐鸣。曹兵惊慌，只疑劫寨。及至出营，不见一军。方才回营欲歇，号炮又响，鼓角又鸣，呐喊震地，山谷应声。曹兵彻夜不安。

一连三夜，如此惊疑，操心怯，拔寨退三十里，就空阔处扎营。

孔明笑曰："曹操虽知兵法，不知诡计。"

遂请玄德亲渡汉水，背水结营。玄德问计，孔明曰："可如此如此。"

曹操见玄德背水下寨，心中疑惑，使人来下战书。孔明批来日决战。

次日，两军会于中路五界山前，列成阵势。操出马立于门旗下，两行布列龙凤旌旗，擂鼓三通，唤玄德答话。玄德引刘封、孟达并川中诸将而出。

操扬鞭大骂曰："刘备忘恩失义、反叛朝廷之贼！"

玄德曰："吾乃大汉宗亲，奉诏讨贼。汝上弒[shì]母后，自立为王，僭[jiàn]用天子銮舆，非反而何？"

操怒，命徐晃出马来战。刘封出迎。交战之时，玄德先走入阵。封敌晃不住，拨马便走。操下令："捉得刘备，便为西川之主。"

大军齐呐喊杀过阵来。蜀兵望汉水而逃，尽弃营寨；马匹军器，丢满道上。曹军皆争取。操急鸣金收军。众将曰："某等正待捉刘备，大王何故收军？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操曰："吾见蜀兵背汉水安营，其可疑一也；多弃马匹军器，其可疑二也。可急退军，休取衣物。"遂下令曰："妄取一物者立斩。火速退兵。"

曹兵方回头时，孔明号旗举起：玄德中军领兵便出，黄忠左边杀来，赵云右边杀来。曹兵大溃而逃，孔明连夜追赶。

操传令军回南郑。只见五路火起——原来魏延、张飞得严颜代守阆[làng]中，分兵杀来，先得了南郑。操心惊，望阳平关而走。

玄德大兵追至南郑褒州。安民已毕，玄德问孔明曰："曹操此来，何败之速也？"

孔明曰："操平生为人多疑，虽能用兵，疑则多败。吾以疑兵胜之。"

玄德曰："今操退守阳平关，其势已孤，先生将何策以退之？"

孔明曰："亮已算定了。"

便差张飞、魏延分兵两路去截曹操粮道，令黄忠、赵云分兵两路去放火烧山。四路军将，各引向导官军去了。

却说曹操退守阳平关，令军哨探。回报曰："今蜀兵将远近小路，尽皆塞断；砍柴去处，尽放火烧绝。——不知兵在何处。"

操正疑惑间，又报张飞、魏延分兵劫粮。操问曰："谁敢敌张飞？"

许褚[chǔ]曰："某愿往！"

操令许褚引一千精兵，去阳平关路上护接粮草。

解粮官接着，喜曰："若非将军到此，粮不得到阳平矣。"

遂将车上的酒肉，献与许褚。褚痛饮，不觉大醉，便乘酒兴，催粮车行。

解粮官曰："日已暮矣，前褒州之地，山势险恶，未可过去。"

褚曰："吾有万夫之勇，岂惧他人哉！今夜乘着月色，正好使粮车行走。"

许褚当先，横刀纵马，引军前进。二更已后，往褒州路上而来。行至半路，忽山凹里鼓角震天，一支军挡住。为首大将，乃张飞也，挺矛纵马，直取许褚。

褚舞刀来迎，却因酒醉，敌不住张飞；战不数合，被飞一矛刺中肩膀，翻身落马；军士急忙救起，退后便走。张飞尽夺粮草车辆而回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众将保着许褚，回见曹操。操令医士疗治金疮，一面亲自提兵来与蜀兵决战。玄德引军出迎。两阵对圆，玄德令刘封出马。

操骂曰："卖履小儿，常使假子拒敌！吾若唤黄须儿来，汝假子为肉泥矣！"

刘封大怒，挺枪骤马，径取曹操。操令徐晃来迎，封诈败而走。操引兵追赶。蜀兵营中，四下炮响，鼓角齐鸣。操恐有伏兵，急教退军。曹兵自相践踏，死者极多。奔回阳平关，方才歇定。

蜀兵赶到城下：东门放火，西门呐喊；南门放火，北门擂鼓。操大惧，弃关而走。蜀兵从后追袭。操正走之间，前面张飞引一支兵截住，赵云引一支兵从背后杀来，黄忠又引兵从褒州杀来。

操大败。诸将保护曹操，夺路而走。方逃至斜谷界口，前面尘头忽起，一支兵到。操曰："此军若是伏兵，吾休矣！"

及兵将近，乃操次子曹彰也。

彰字子文，少善骑射；膂[lǚ]力[体力]过人，能手格猛兽。操尝戒之曰："汝不读书而好弓马，此匹夫之勇，何足贵乎？"

彰曰："大丈夫当学卫青、霍去病，立功沙漠，长驱数十万众，纵横天下；何能作博士耶？"

操尝问诸子之志。彰曰："好为将。"

操问："为将何如？"

彰曰："披坚执锐，临难不顾，身先士卒；赏必行，罚必信。"

操大笑。

建安二十三年，代郡乌桓[huán]反，操令彰引兵五万讨之；临行戒之曰："居家为父子，受事为君臣。法不徇情，尔宜深戒。"

彰到代北，身先战阵，直杀至桑干，北方皆平；因闻操在阳平败阵，故来助战。

操见彰至，大喜曰："我黄须儿来，破刘备必矣！"遂勒兵复回，于斜谷界口安营。

有人报玄德，言曹彰到。玄德问曰："谁敢去战曹彰？"

刘封曰："某愿往。"

孟达又说要去。玄德曰："汝二人同去，看谁成功。"

各引兵五千来迎：刘封在先，孟达在后。曹彰出马与封交战，只三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合，封大败而回。孟达引兵前进，方欲交锋，只见曹兵大乱。

原来马超、吴兰两军杀来，曹兵惊动。孟达引兵夹攻。马超士卒，蓄锐日久，到此耀武扬威，势不可当。曹兵败走。曹彰正遇吴兰，两个交锋，不数合，曹彰一戟刺吴兰于马下。三军混战。操收兵于斜谷界口扎住。

操屯兵日久，欲要进兵，又被马超拒守；欲收兵回，又恐被蜀兵耻笑：心中犹豫不决。适庖[páo]官进鸡汤。操见碗中有鸡肋，因而有感于怀。正沉吟间，夏侯惇[dūn]入帐，禀请夜间口号。操随口曰："鸡肋！鸡肋！"

惇传令众官，都称"鸡肋"。行军主簿杨修，见传"鸡肋"二字，便教随行军士，各收拾行装，准备归程。

有人报知夏侯惇。惇大惊，遂请杨修至帐中问曰："公何收拾行装？"

修曰："以今夜号令，便知魏王不日将退兵归也：鸡肋者，食之无肉，弃之有味。今进不能胜，退恐人笑，在此无益，不如早归：来日魏王必班师矣。故先收拾行装，免得临行慌乱。"

夏侯惇曰："公真知魏王肺腑也！"遂亦收拾行装。

于是寨中诸将，无不准备归计。

当夜曹操心乱，不能稳睡，遂手提钢斧，绕寨私行。只见夏侯惇寨内军士，各准备行装。操大惊，急回帐召惇问其故。惇曰："主簿杨德祖先知大王欲归之意。"

操唤杨修问之，修以鸡肋之意对。操大怒曰："汝怎敢造言，乱我军心！"

喝刀斧手推出斩之，将首级号令于辕门外。

原来杨修为人恃才放旷，数犯曹操之忌：

操尝造花园一所；造成，操往观之，不置褒贬，只取笔于门上书一"活"字而去。人皆不晓其意。修曰："'门'内添'活'字，乃'阔'字也。丞相嫌园门阔耳。"

于是再筑墙围，改造停当，又请操观之。操大喜，问曰："谁知吾意？"

左右曰："杨修也。"操虽称美，心甚忌之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又一日，塞北送酥一盒至。操自写“一合酥”三字于盒上，置之案头。修入见之，竟取匙与众分食讫。操问其故，修答曰：“盒上明书‘一人一口酥’，岂敢违丞相之命乎？”操虽喜笑，而心恶之。

操恐人暗中谋害己身，常分付左右：“吾梦中好杀人；凡吾睡着，汝等切勿近前。”

一日，昼寝帐中，落被于地，一近侍慌取覆盖。操跃起拔剑斩之，复上床睡；半晌而起，佯[yáng]惊问：“何人杀吾近侍？”

众以实对。操痛哭，命厚葬之。人皆以为操果梦中杀人；惟修知其意，临葬时指而叹曰：“丞相非在梦中，君乃在梦中耳！”操闻而愈恶之。

操第三子曹植，爱修之才，常邀修谈论，终夜不息。操与众商议，欲立植为世子。曹丕[pī]知之，密请朝歌长吴质入内府商议；因恐有人知觉，乃用大簏[lù，竹箱]藏吴质于中，只说是绢匹在内，载入府中。

修知其事，径来告操。操令人于丕府门伺察之。丕慌告吴质，质曰：“无忧也：明日用大簏装绢再入以惑之。”

丕如其言，以大簏载绢入。使者搜看簏中，果绢也，回报曹操。操因疑修谮[zèn]害曹丕，愈恶之。

操欲试曹丕、曹植之才干。一日，令各出邺[yè]城门；却密使人分付门吏，令勿放出。

曹丕先至。门吏阻之，丕只得退回。

植闻之，问于修。修曰：“君奉王命而出，如有阻挡者，竟斩之可也。”

植然其言。及至门，门吏阻住。植叱曰：“吾奉王命，谁敢阻挡！”立斩之。

于是曹操以植为能。后有人告操曰：“此乃杨修之所教也。”操大怒，因此亦不喜植。

修又尝为曹植作答教十余条，但操有问，植即依条答之。操每以军国之事问植，植对答如流。操心中甚疑。后曹丕暗买植左右，偷答教来告操。操见了大怒曰：“匹夫安敢欺我耶！”此时已有杀修之心；今乃借惑乱军心之罪杀之。修死年三十四岁。后人有诗曰：

聪明杨德祖，世代继簪缨。笔下龙蛇走，胸中锦绣成。
开谈惊四座，捷对冠群英。身死因才误，非关欲退兵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曹操既杀杨修，伴怒夏侯惇，亦欲斩之。众官告免。操乃叱退夏侯惇，下令来日进兵。

次日，兵出斜谷界口，前面一军相迎，为首大将乃魏延也。

操招魏延归降，延大骂。操令庞德出战。二将正斗间，曹寨内火起。人报马超劫了中后二寨。操拔剑在手曰："诸将退后者斩！"众将努力向前。

魏延诈败而走，操方麾军回战马超，自立马于高阜[fù]处，看两军争战。忽一彪军撞至面前，大叫："魏延在此！"拈[niān]弓搭箭，射中曹操。操翻身落马。

延弃弓绰[chāo]刀，骤马上山坡来杀曹操。刺斜里闪出一将，大叫："休伤吾主！"

视之，乃庞德也。德奋力向前，战退魏延，保操前行。马超已退。操带伤归寨：原来被魏延射中人中，折却门牙两个，急令医士调治。方忆杨修之言，遂将修尸收回厚葬，就令班师；却教庞德断后。

操卧于毡车之中，左右虎贲[bēn]军护卫而行。忽报斜谷山上两边火起，伏兵赶来。曹兵人人惊恐。

正是：依稀昔日潼关厄，仿佛当年赤壁危。未知曹操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恃 [shì]　搦 [nuò]　弒 [shì]　僭 [jiàn]　阆 [làng]　褚 [chǔ]
膂 [lǚ]　桓 [huán]　庖 [páo]　惇 [dūn]　佯 [yáng]　丕 [pī]
簏 [lù]　谮 [zèn]　邺 [yè]　阜 [fù]　拈 [niān]　绰 [chāo]
贲 [bē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徐晃不听王平意见，被黄忠、赵云打败，王平投降刘备。曹操被刘备打败，回到南郑。不料魏延、张飞已夺得南郑，曹操只好走阳平关。诸葛亮以疑兵胜了曹操。曹操亲自领兵出战，结果蜀军大败曹兵，曹操弃阳平关而逃至斜谷界口，进退两难，传夜间口号“鸡肋”，以惑乱军心之罪杀了杨修，次日再次兵败，只好班师。

第七十三回

玄德进位汉中王 云长攻拔襄阳郡

云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曹操退兵至斜谷，孔明料他必弃汉中而走，故差马超等诸将，分兵十数路，不时攻劫。因此操不能久住；又被魏延射了一箭，急急班师。

三军锐气堕尽。前队才行，两下火起，乃是马超伏兵追赶。曹兵人人丧胆。操令军士急行，晓夜奔走无停；直至京兆，方始安心。

且说玄德命刘封、孟达、王平等，攻取上庸诸郡，申耽等闻操已弃汉中而走，遂皆投降。玄德安民已定，大赏三军，人心大悦。于是众将皆有推尊玄德为帝之心；未敢径启，却来禀告诸葛军师。孔明曰：“吾意已有定夺了。”

遂引法正等入见玄德，曰：“今曹操专权，百姓无主；主公仁义著于天下，今已抚有两川之地，可以应天顺人，即皇帝位，名正言顺，以讨国贼。事不宜迟，便请择吉。”

玄德大惊曰：“军师之言差矣。刘备虽然汉之宗室，乃臣子也；若为此事，是反汉矣。”

孔明曰:“非也。方今天下分崩,英雄并起,各霸一方,四海才德之士,舍死亡生而事其上者,皆欲攀龙附凤,建立功名也。今主公避嫌守义,恐失众人之望。愿主公熟思之。”

玄德曰:“要吾僭[jiàn]居尊位,吾必不敢。可再商议长策。”

诸将齐言曰:“主公若只推却,众心解矣。”

孔明曰:“主公平生以义为本,未肯便称尊号。今有荆襄、两川之地,可暂为汉中王。”

玄德曰:“汝等虽欲尊吾为王,不得天子明诏,是僭也。”

孔明曰:“今宜从权,不可拘执常理。”

张飞大叫曰:“异姓之人,皆欲为君,何况哥哥乃汉朝宗派!莫说汉中王,就称皇帝,有何不可!”

玄德叱曰:“汝勿多言!”

孔明曰:“主公宜从权变,先进位汉中王,然后表奏天子,未为迟也。”

玄德再三推辞不过,只得依允。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,筑坛于沔[miǎn]阳,方圆九里,分布五方,各设旌旗仪仗。群臣皆依次序排列。

许靖[jìng]、法正请玄德登坛,进冠冕玺绶讫,面南而坐,受文武官员拜贺为汉中王。子刘禅,立为王世子。

封许靖为太傅,法正为尚书令;诸葛亮为军师,总理军国重事。封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马超、黄忠为五虎大将,魏延为汉中太守。其余各拟功勋定爵。

玄德既为汉中王,遂修表一道,差人赍[jī]赴许都。表曰:

> 备以具臣[居位充数之臣。谦辞]之才,荷上将之任,总督三军,奉辞于外;不能扫除寇难,靖匡王室,久使陛下圣教陵迟,六合之内,否[pǐ,险恶]而未泰:惟忧反侧,疢[chèn,痛]如疾首。
>
> 曩[nǎng]者董卓,伪为乱阶。自是之后,群凶纵横,残剥海内。赖陛下圣德威临,人臣同应,或忠义奋讨,或上天降罚,暴逆并殪[yì,灭绝],以渐冰消。惟独曹操,久未枭[xiāo]除,侵擅国权,恣心极乱。臣昔与车骑将军董承,图谋讨操,机事不密,承见陷害。臣播越失据,忠义不果,遂得使操穷凶极逆:主后戮杀,皇子鸩[zhèn]害。虽纠合同盟,念在奋力;懦弱不武,历年未效。常恐殒没,辜负国恩;寤寐永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叹，夕惕若厉。

今臣群僚以为：在昔《虞书》，敦叙九族，庶明励翼；帝王相传，此道不废；周监二代，并建诸姬，实赖晋、郑，夹辅之力；高祖龙兴，尊王子弟，大启九国，卒斩诸吕，以安大宗。今操恶直丑正，实繁有徒，包藏祸心，篡盗已显；既宗室微弱，帝族无位，斟酌古式，依假权宜：上臣为大司马、汉中王。

臣伏自三省：受国厚恩，荷任一方，陈力未效，所获已过，不宜复忝[tiǎn]高位，以重罪谤。群僚见逼，迫臣以义。臣退惟寇贼不枭，国难未已；宗庙倾危，社稷将坠：诚臣忧心碎首之日。若应权通变，以宁静圣朝，虽赴水火，所不得辞：辄顺众议，拜受印玺，以崇国威。

仰惟爵号，位高宠厚；俯思报效，忧深责重：惊怖惕息，如临于谷。敢不尽力输诚，奖励六师，率齐群义，应天顺时，以宁社稷。谨拜表以闻。

表到许都，曹操在邺[yè]郡闻知玄德自立汉中王，大怒曰："织席小儿，安敢如此！吾誓灭之！"

即时传令，尽起倾国之兵，赴两川与汉中王决雌雄。

一人出班谏曰："大王不可因一时之怒，亲劳车驾远征。臣有一计，不须张弓只箭，令刘备在蜀自受其祸；待其兵衰力尽，只须一将往征之，便可成功。"

操视其人，乃司马懿[yì]也。操喜问曰："仲达有何高见？"

懿曰："江东孙权，以妹嫁刘备，而又乘间窃取回去；刘备又据占荆州不还：彼此俱有切齿之恨。今可差一舌辩之士，赍书往说孙权，使兴兵取荆州；刘备必发两川之兵以救荆州。那时大王兴兵去取汉川，令刘备首尾不能相救，势必危矣。"

操大喜，即修书令满宠为使，星夜投江东来见孙权。

权知满宠到，遂与谋士商议。

张昭进曰："魏与吴本无仇；前因听诸葛之说词，致两家连年征战不息，生灵遭其涂炭。今满伯宁来，必有讲和之意，可以礼接之。"

权依其言，令众谋士接满宠入城相见。礼毕，权以宾礼待宠。宠呈上操书，曰："吴、魏自来无仇，皆因刘备之故，致生衅[xìn]隙。魏王差某到此，约将军攻取荆州，魏王以兵临汉川，首尾夹击。破刘之后，共分疆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土，誓不相侵。”

孙权览书毕，设筵相待满宠，送归馆舍安歇。

权与众谋士商议。顾雍曰：“虽是说词，其中有理。今可一面送满宠回，约会曹操，首尾相击；一面使人过江探云长动静，方可行事。”

诸葛瑾曰：“某闻云长自到荆州，刘备娶与妻室，先生一子，次生一女。其女尚幼，未许字人。某愿往与主公世子求婚。若云长肯许，即与云长计议共破曹操；若云长不肯，然后助曹取荆州。”

孙权用其谋，先送满宠回许都；却遣诸葛瑾为使，投荆州来。入城见云长，礼毕。云长曰：“子瑜此来何意？”

瑾曰：“特来求结两家之好：吾主吴侯有一子，甚聪明；闻将军有一女，特来求亲。两家结好，并力破曹。此诚美事，请君侯思之。”

云长勃然大怒曰：“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！不看汝弟之面，立斩汝首！再休多言！”

遂唤左右逐出。瑾抱头鼠窜，回见吴侯；不敢隐匿，遂以实告。

权大怒曰：“何太无礼耶！”便唤张昭等文武官员，商议取荆州之策。

步骘[zhì]曰：“曹操久欲篡汉，所惧者刘备也；今遣使来令吴兴兵吞蜀，此嫁祸于吴也。”

权曰：“孤亦欲取荆州久矣。”

骘曰：“今曹仁现屯兵于襄阳、樊[fán]城，又无长江之险，旱路可取荆州；如何不取，却令主公动兵？只此便见其心。主公可遣使去许都见操，令曹仁旱路先起兵取荆州，云长必掣[chè]荆州之兵而取樊城。若云长一动，主公可遣一将，暗取荆州，一举可得矣。”

权从其议，即时遣使过江，上书曹操，陈说此事。操大喜，发付使者先回，遂遣满宠往樊城助曹仁，为参谋官，商议动兵；一面驰檄[xí]东吴，令领兵水路接应，以取荆州。

却说汉中王令魏延总督军马，守御东川。遂引百官回成都。差官起造宫庭，又置馆舍，自成都至白水，共建四百余处馆舍亭邮。广积粮草，多造军器，以图进取中原。

细作人探听得曹操结连东吴，欲取荆州，即飞报入蜀。汉中王忙请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孔明商议。孔明曰："某已料曹操必有此谋；然吴中谋士极多，必教操令曹仁先兴兵矣。"

汉中王曰："似此如之奈何？"

孔明曰："可差使命就送官诰[gào]与云长，令先起兵取樊城，使敌军胆寒，自然瓦解矣。"

汉中王大喜，即差前部司马费诗为使，赍捧诰命投荆州来。

云长出郭，迎接入城。至公廨[xiè]礼毕，云长问曰："汉中王封我何爵？"

诗曰："'五虎大将'之首。"

云长问："哪五虎将？"

诗曰："关、张、赵、马、黄是也。"

云长怒曰："翼德吾弟也；孟起世代名家；子龙久随吾兄，即吾弟也：位与吾相并，可也。黄忠何等人，敢与吾同列？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！"遂不肯受印。

诗笑曰："将军差矣。昔萧何、曹参与高祖同举大事，最为亲近，而韩信乃楚之亡将也；然信位为王，居萧、曹之上，未闻萧、曹以此为怨。今汉中王虽有'五虎将'之封，而与将军有兄弟之义，视同一体。将军即汉中王，汉中王即将军也。岂与诸人等哉？将军受汉中王厚恩，当与同休戚、共祸福，不宜计较官号之高下。愿将军熟思之。"

云长大悟，乃再拜曰："某之不明，非足下见教，几误大事。"即拜受印绶。

费诗方出王旨，令云长领兵取樊城。云长领命，即时便差傅士仁、糜[mí]芳二人为先锋，先引一军于荆州城外屯扎；一面设宴城中，款待费诗。

饮至二更，忽报城外寨中火起。云长急披挂上马，出城看时，乃是傅士仁、糜芳饮酒，帐后遗火，烧着火炮，满营撼动，把军器粮草，尽皆烧毁。云长引兵救扑，至四更方才火灭。

云长入城，召傅士仁、糜芳责之曰："吾令汝二人作先锋，不曾出师，先将许多军器粮草烧毁，火炮打死本部军人：如此误事，要你二人何用！"叱令斩之。

费诗告曰："未曾出师，先斩大将，于军不利。可暂免其罪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云长怒气不息，叱二人曰："吾不看费司马之面，必斩汝二人之首！"乃唤武士各杖四十，摘去先锋印绶，罚糜芳守南郡，傅士仁守公安；且曰："若吾得胜回来之日，稍有差池，二罪俱罚！"

二人满面羞惭，喏喏而去。

云长便令廖化为先锋，关平为副将，自总中军，马良、伊籍为参谋，一同征进。

先是，有胡华之子胡班，到荆州来投降关公；公念其旧日相救之情，甚爱之；令随费诗入川，见汉中王受爵。费诗辞别关公，带了胡班，自回蜀中去了。

且说关公是日祭了"帅"字大旗，假寐于帐中。忽见一猪，其大如牛，浑身黑色，奔入帐中，径咬云长之足。

云长大怒，急拔剑斩之，声如裂帛。霎然惊觉，乃是一梦。便觉左足隐隐疼痛，心中大疑。唤关平至，以梦告之。平对曰："猪亦有龙象。龙附足，乃升腾之意，不必疑忌。"

云长聚多官于帐下，告以梦兆。或言吉祥者，或言不祥者，众论不一。

云长曰："吾大丈夫年近六旬，即死何憾！"

正言间，蜀使至，传汉中王旨，拜云长为前将军，假节钺[yuè]，都督荆襄九郡事。云长受命讫，众官拜贺曰："此足见猪龙之瑞也。"

于是云长坦然不疑，遂起兵奔襄阳大路而来。

曹仁正在城中，忽报云长自领兵来。仁大惊，欲坚守不出。副将翟[zhái]元曰："今魏王令将军约会东吴取荆州；今彼自来，是送死也，何故避之？"

参谋满宠谏曰："吾素知云长勇而有谋，未可轻敌。不如坚守，乃为上策。"

骁[xiāo]将夏侯存曰："此书生之言耳。岂不闻'水来土掩，将至兵迎'？我军以逸待劳，自可取胜。"

曹仁从其言，令满宠守樊城，自领兵来迎云长。云长知曹兵来，唤关平、廖化二将，受计而往。与曹兵两阵对圆，廖化出马搦[nuò]战。翟元出迎。二将战不多时，化诈败，拨马便走，翟元从后追杀，荆州兵退二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十里。

次日，又来搦战。夏侯存、翟元一齐出迎，荆州兵又败，又追杀二十余里。忽听得背后喊声大震，鼓角齐鸣。

曹仁急命前军速回，背后关平、廖化杀来，曹兵大乱。曹仁知是中计，先掣一军飞奔襄阳；离城数里，前面绣旗招飐[zhǎn]，云长勒马横刀，拦住去路。曹仁胆战心惊，不敢交锋，望襄阳斜路而走。云长不赶。

须臾，夏侯存军至，见了云长，大怒，便与云长交锋，只一合，被云长砍死。翟元便走，被关平赶上，一刀斩之。乘势追杀，曹兵大半死于襄江之中。曹仁退守樊城。

云长得了襄阳，赏军抚民。随军司马王甫[fǔ]曰："将军一鼓而下襄阳，曹兵虽然丧胆，然以愚意论之：今东吴吕蒙屯兵陆口，常有吞并荆州之意；倘率兵径取荆州，如之奈何？"

云长曰："吾亦念及此。汝便可提调此事：去沿江上下，或二十里，或三十里，选高阜[fù]处置一烽火台，每台用五十军守之；倘吴兵渡江，夜则明火，昼则举烟为号。吾当亲往击之。"

王甫曰："糜芳、傅士仁守二隘口，恐不竭力；必须再得一人以总督荆州。"

云长曰："吾已差治中潘濬[jùn]守之，有何虑焉？"

甫曰："潘濬平生多忌而好利，不可任用。可差军前都督粮料官赵累代之。赵累为人忠诚廉直。若用此人，万无一失。"

云长曰："吾素知潘濬为人。今既差定，不必更改。赵累现掌粮料，亦是重事。汝勿多疑，只与我筑烽火台去。"

王甫怏怏[yàng]拜辞而行。云长令关平准备船只渡襄江，攻打樊城。

却说曹仁折了二将，退守樊城，谓满宠曰："不听公言，兵败将亡，失却襄阳，如之奈何？"

宠曰："云长虎将，足智多谋，不可轻敌，只宜坚守。"

正言间，人报云长渡江而来，攻打樊城。仁大惊。宠曰："只宜坚守。"

部将吕常奋然曰："某乞兵数千，愿当来军于襄江之内。"

宠谏曰："不可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吕常怒曰："据汝等文官之言，只宜坚守，何能退敌？岂不闻兵法云：'军半渡可击。'今云长军半渡襄江，何不击之？若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急难抵挡矣。"

仁即与兵二千，令吕常出樊城迎战。吕常来至江口，只见前面绣旗开处，云长横刀出马。吕常却欲来迎，后面众军见云长神威凛凛，不战先走，吕常喝止不住。云长混杀过来，曹兵大败，马步军折其大半，残败军奔入樊城。

曹仁急差人求救。使命星夜至长安，将书呈上曹操，言："云长破了襄阳，现围樊城甚急。望拨大将前来救援。"

曹操指班部内一人而言曰："汝可去解樊城之围。"

其人应声而出。众视之，乃于禁也。

禁曰："某求一将作先锋，领兵同去。"

操又问众人曰："谁敢作先锋？"

一人奋然出曰："某愿施犬马之劳，生擒关某，献于麾下。"

操观之大喜。

正是：未见东吴来伺隙，先看北魏又添兵。未知此人是谁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僭 [jiàn]	沔 [miǎn]	靖 [jìng]	赍 [jī]	否 [pǐ]	疢 [chèn]
曩 [nǎng]	殪 [yì]	枭 [xiāo]	鸩 [zhèn]	忝 [tiǎn]	邺 [yè]
懿 [yì]	衅 [xìn]	鸷 [zhì]	樊 [fán]	掣 [chè]	檄 [xí]
诰 [gào]	廨 [xiè]	麋 [mí]	钺 [yuè]	翟 [zhái]	骁 [xiāo]
搦 [nuò]	赕 [zhǎn]	甫 [fǔ]	阜 [fù]	濬 [jùn]	怏 [yàng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诸葛亮、法正等人欲尊刘备为帝，刘备不从。诸葛亮又建议暂时为汉中王，刘备应允。于是筑坛于沔阳，称汉中王。曹操派满宠为使者，游说孙权进攻荆州。关羽大败曹仁，夺得襄阳，赶至樊城。

第七十四回

庞令明抬榇决死战 关云长放水淹七军

华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曹操欲使于禁赴樊[fán]城救援，问众将谁敢作先锋。一人应声愿往。操视之，乃庞德也。操大喜曰："关某威震华夏，未逢对手；今遇令明，真劲敌也。"遂加于禁为征南将军，加庞德为征西都先锋，大起七军，前往樊城。

这七军，皆北方强壮之士。两员领军将校：一名董衡，一名董超；当日引各头目参拜于禁。

董衡曰："今将军提七支重兵，去解樊城之厄，期在必胜；乃用庞德为先锋，岂不误事？"

禁惊问其故。

衡曰："庞德原系马超手下副将，不得已而降魏；今其故主在蜀，职居'五虎上将'；况其亲兄庞柔亦在西川为官：今使他为先锋，是泼油救火也。将军何不启知魏王，别换一人去？"

禁闻此语，遂连夜入府启知曹操。操省悟，即唤庞德至阶下，令纳下先锋印。

德大惊曰："某正欲与大王出力，何故不肯见用？"

操曰："孤本无猜疑；但今马超现在西川，汝兄庞柔亦在西川，俱佐刘备：孤纵不疑，奈众口何？"

庞德闻之，免冠顿首，流血满面而告曰："某自汉中投降大王，每感厚恩，虽肝脑涂地，不能补报；大王何疑于德也？德昔在故乡时，与兄同居，嫂甚不贤，德乘醉杀之；兄恨德入骨髓，誓不相见，恩已断矣。故主马超，有勇无谋，兵败地亡，孤身入川，今与德各事其主，旧义已绝。德感大王恩遇，安敢萌异志？惟大王察之。"

操乃扶起庞德，抚慰曰："孤素知卿忠义，前言特以安众人之心耳。卿可努力建功。卿不负孤，孤亦必不负卿也。"

德拜谢回家，令匠人造一木榇[chèn，棺材]。次日，请诸友赴席，列榇于堂。

众亲友见之，皆惊问曰："将军出师，何用此不祥之物？"

德举杯谓亲友曰："吾受魏王厚恩，誓以死报。今去樊城与关某决战，我若不能杀彼，必为彼所杀；即不为彼所杀，我亦当自杀：故先备此榇，以示无空回之理。"

众皆嗟[jiē]叹。德唤其妻李氏与其子庞会出，谓其妻曰："吾今为先锋，义当效死疆场。我若死，汝好生看养吾儿；吾儿有异相，长大必当与吾报仇也。"

妻子痛哭送别，德令扶榇而行。临行，谓部将曰："吾今去与关某死战，我若被关某所杀，汝等即取吾尸置此榇中；我若杀了关某，吾亦即取其首，置此榇内，回献魏王。"

部将五百人皆曰："将军如此忠勇，某等敢不竭力相助！"

于是引军前进。

有人将此言报知曹操。操喜曰："庞德忠勇如此，孤何忧焉！"

贾诩[xǔ]曰："庞德恃[shì]血气之勇，欲与关某决死战，臣窃虑之。"

操然其言，急令人传旨戒庞德曰："关某智勇双全，切不可轻敌。可取则取，不可取则宜谨守。"

庞德闻命，谓众将曰："大王何重视关某也？吾料此去，当挫关某三十年之声价。"

禁曰："魏王之言，不可不从。"

德奋然趱[zǎn，催促]军前至樊城，耀武扬威，鸣锣击鼓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关公正坐帐中，忽探马飞报："曹操差于禁为将，领七支精壮兵到来。前部先锋庞德，军前抬一木榇，口出不逊之言，誓欲与将军决一死战。兵离城只三十里矣。"

关公闻言，勃然变色，美髯飘动，大怒曰："天下英雄，闻吾之名，无不畏服；庞德竖子，何敢藐视吾耶！关平一面攻打樊城，吾自去斩此匹夫，以雪吾恨！"

平曰："父亲不可以泰山之重，与顽石争高下。辱子愿代父去战庞德。"

关公曰："汝试一往，吾随后便来接应。"

关平出帐，提刀上马，领兵来迎庞德。两阵对圆，魏营一面皂旗上大书"南安庞德"四个白字。庞德青袍银铠，钢刀白马，立于阵前；背后五百军兵紧随，步卒数人肩抬木榇而出。

关平大骂庞德："背主之贼！"

庞德问部卒曰："此何人也？"

或答曰："此关公义子关平也。"

德叫曰："吾奉魏王旨，来取汝父之首！汝乃疥癞小儿，吾不杀汝！快唤汝父来！"

平大怒，纵马舞刀，来取庞德。德横刀来迎。战三十合，不分胜负，两家各歇。

早有人报知关公。公大怒，令廖化去攻樊城，自己亲来迎敌庞德。关平接着，言与庞德交战，不分胜负。关公随即横刀出马，大叫曰："关云长在此，庞德何不早来受死！"

鼓声响处，庞德出马曰："吾奉魏王旨，特来取汝首！恐汝不信，备榇在此。汝若怕死，早下马受降！"

关公大骂曰："量汝一匹夫，亦何能为！可惜我青龙刀斩汝鼠贼！"纵马舞刀，来取庞德。德抡刀来迎。二将战有百余合，精神倍长。两军各看得痴呆了。

魏军恐庞德有失，急令鸣金收军。关平恐父年老，亦急鸣金。二将各退。

庞德归寨，对众曰："人言关公英雄，今日方信也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正言间，于禁至。相见毕，禁曰："闻将军战关公，百合之上，未得便宜，何不且退军避之？"

德奋然曰："魏王命将军为大将，何太弱也？吾来日与关某共决一死，誓不退避！"

禁不敢阻而回。

却说关公回寨，谓关平曰："庞德刀法惯熟，真吾敌手。"

平曰："俗云：'初生之犊不惧虎。'父亲纵然斩了此人，只是西羌[qiāng]一小卒耳；倘有疏虞，非所以重伯父之托也。"

关公曰："吾不杀此人，何以雪恨？吾意已决，再勿多言！"

次日，上马引兵前进。庞德亦引兵来迎。两阵对圆，二将齐出，更不打话，出马交锋。斗至五十余合，庞德拨回马，拖刀而走。关公随后追赶。关平恐有疏失，亦随后赶去。

关公口中大骂："庞贼！欲使拖刀计，吾岂惧汝？"

原来庞德虚作拖刀势，却把刀就鞍鞒[qiáo]挂住，偷拽雕弓，搭上箭，射将来。关平眼快，见庞德拽弓，大叫："贼将休放冷箭！"

关公急睁眼看时，弓弦响处，箭早到来；躲闪不及，正中左臂。关平马到，救父回营。

庞德勒回马抡刀赶来，忽听得本营锣声大震。德恐后军有失，急勒马回。原来于禁见庞德射中关公，恐他成了大功，灭己威风，故鸣金收军。

庞德回马，问："何故鸣金？"

于禁曰："魏王有戒：关公智勇双全。他虽中箭，只恐有诈，故鸣金收军。"

德曰："若不收军，吾已斩了此人也。"

禁曰："'紧行无好步'，当缓图之。"

庞德不知于禁之意，只懊悔不已。

却说关公回营，拔了箭头。幸得箭射不深，用金疮药敷之。关公痛恨庞德，谓众将曰："吾誓报此一箭之仇！"

众将对曰："将军且暂安息几日，然后与战未迟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次日，人报庞德引军搦[nuò]战。关公就要出战。众将劝住。庞德令小军毁骂。关平把住隘口，分付众将休报知关公。庞德搦战十余日，无人出迎，乃与于禁商议曰："眼见关公箭疮举发，不能动止；不若乘此机会，统七军一拥杀入寨中，可救樊城之围。"

于禁恐庞德成功，只把魏王戒旨相推，不肯动兵。

庞德累欲动兵，于禁只不允，乃移七军转过山口，离樊城北十里，依山下寨，禁自领兵截断大路，令庞德屯兵于谷后：使德不能进兵成功。

却说关平见关公箭疮已合，甚是喜悦。忽听得于禁移七军于樊城之北下寨，未知其谋，即报知关公。公遂上马，引数骑上高阜[fù]处望之，见樊城城上旗号不整，军士慌乱；城北十里山谷之内，屯着军马；又见襄江水势甚急。看了半晌，唤向导官问曰："樊城北十里山谷，是何地名？"

对曰："罾[zēng]口川也。"

关公喜曰："于禁必为我擒矣。"

将士问曰："将军何以知之？"

关公曰："'鱼'入'罾口'，岂能久乎？"

诸将未信。公回本寨。

时值八月秋天，骤雨数日。公令人预备船筏，收拾水具。

关平问曰："陆地相持，何用水具？"

公曰："非汝所知也。——于禁七军不屯于广易之地，而聚于罾口川险隘之处；方今秋雨连绵，襄江之水必然泛涨；吾已差人堰[yàn，提高上游水位的挡水堤]住各处水口，待水发时，乘高就船，放水一淹，樊城、罾口川之兵皆为鱼鳖矣。"

关平拜服。

却说魏军屯于罾口川，连日大雨不止，督将成何来见于禁曰："大军屯于川口，地势甚低；虽有土山，离营稍远。即今秋雨连绵，军士艰辛。近有人报说荆州兵移于高阜处，又于汉水口预备战筏；倘江水泛涨，我军危矣：宜早为计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于禁叱曰:“匹夫惑吾军心耶!再有多言者斩之!”

成何羞惭而退,却来见庞德,说此事。

德曰:“汝所见甚当。于将军不肯移兵,吾明日自移军屯于他处。”

计议方定,是夜风雨大作。庞德坐于帐中,只听得万马争奔,征鼙[pí]震地。德大惊,急出帐上马看时,四面八方,大水骤至;七军乱窜,随波逐浪者,不计其数。平地水深丈余,于禁、庞德与诸将各登小山避水。

比及平明,关公及众将皆摇旗鼓噪,乘大船而来。于禁见四下无路,左右只有五六十人,料不能逃,口称“愿降”。关公令尽去衣甲,拘收入船,然后来擒庞德。

时庞德并二董及成何,与步卒五百人,皆无衣甲,立在堤上。见关公来,庞德全无惧怯,奋然前来接战。关公将船四面围定,军士一齐放箭,射死魏兵大半。

董衡、董超见势已危,乃告庞德曰:“军士折伤大半,四下无路,不如投降。”

庞德大怒曰:“吾受魏王厚恩,岂肯屈节于人!”遂亲斩董衡、董超于前,厉声曰:“再说降者,以此二人为例!”

于是众皆奋力御敌。自平明战至日中,勇力倍增。

关公催四面急攻,矢石如雨。德令军士用短兵接战。

德回顾成何曰:“吾闻‘勇将不怯死以苟免,壮士不毁节而求生’。今日乃我死日也。汝可努力死战。”

成何依令向前,被关公一箭射落水中。众军皆降,只有庞德一人力战。正遇荆州数十人,驾小船近堤来,德提刀飞身一跃,早上小船,立杀十余人,余皆弃船赴水逃命。

庞德一手提刀,一手使短棹[zhào],欲向樊城而走。只见上流头,一将撑大筏而至,将小船撞翻,庞德落于水中。船上那将跳下水去,生擒庞德上船。

众视之,擒庞德者,乃周仓也。仓素知水性,又在荆州住了数年,愈加惯熟;更兼力大,因此擒了庞德。

于禁所领七军,皆死于水中。其会水者料无去路,亦皆投降。后人有诗曰:

夜半征鼙响震天,襄樊平地作深渊。

关公神算谁能及，华夏威名万古传。

关公回到高阜去处，升帐而坐。群刀手押过于禁来。禁拜伏于地，乞哀请命。

关公曰："汝怎敢抗吾？"

禁曰："上命差遣，身不由己。望君侯怜悯，誓以死报。"

公绰[chāo]髯笑曰："吾杀汝，犹杀狗彘[zhì，猪]耳，空污刀斧！"令人缚送荆州大牢内监候："待吾回，别作区处。"发落去讫。

关公又令押过庞德。德睁眉怒目，立而不跪。

关公曰："汝兄现在汉中；汝故主马超，亦在蜀中为大将：汝如何不早降？"

德大怒曰："吾宁死于刀下，岂降汝耶！"骂不绝口。

公大怒，喝令刀斧手推出斩之。德引颈受刑。关公怜而葬之。于是乘水势未退，复上战船，引大小将校来攻樊城。

却说樊城周围，白浪滔天，水势益甚，城垣[yuán]渐渐浸塌，男女担土搬砖，填塞不住。曹军众将，无不丧胆，慌忙来告曹仁曰："今日之危，非力可救；可趁敌军未至，乘舟夜走：虽然失城，尚可全身。"

仁从其言。方欲备船出走，满宠谏曰："不可。山水骤至，岂能长存？不旬日即当自退。关公虽未攻城，已遣别将在郏[jiá]下。其所以不敢轻进者，虑吾军袭其后也。今若弃城而去，黄河以南，非国家之有矣。愿将军固守此城，以为保障。"

仁拱手称谢曰："非伯宁之教，几误大事。"

乃骑白马上城，聚众将发誓曰："吾受魏王命，保守此城；但有言弃城而去者斩！"

诸将皆曰："某等愿以死据守！"

仁大喜，就城上设弓弩数百，军士昼夜防护，不敢懈怠。老幼居民，担土石填塞城垣。旬日之内，水势渐退。

关公自擒魏将于禁等，威震天下，无不惊骇。忽次子关兴来寨内省亲。公就令兴赍[jī]诸官立功文书去成都见汉中王，各求升迁。兴拜辞父亲，径投成都去讫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关公分兵一半，直抵郏下。公自领兵四面攻打樊城。当日关公自到北门，立马扬鞭，指而问曰："汝等鼠辈，不早来降，更待何时？"

正言间，曹仁在敌楼上，见关公身上只披掩心甲，斜袒着绿袍，乃急招五百弓弩手，一齐放箭。公急勒马回时，右臂上中一弩箭，翻身落马。

正是：水里七军方丧胆，城中一箭忽伤身。未知关公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樊 [fán]　椹 [chèn]　嗟 [jiē]　诩 [xǔ]　恃 [shì]　趱 [zǎn]
羌 [qiāng]　鞒 [qiáo]　搦 [nuò]　阜 [fù]　罾 [zēng]　堰 [yàn]
鼙 [pí]　棹 [zhào]　绰 [chāo]　冀 [zhì]　垣 [yuán]　郏 [jiá]
赍 [jī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曹操令于禁进军，以解樊城之危。庞德为曹军先锋。庞德造棺木抬赴樊城，与妻子生死离别，以表破关羽之决心。关羽与庞德大战百余合不分胜负。庞德一箭射中关羽左臂，于禁深恐其立功，鸣金收兵。于禁兵屯罶口川，关羽放襄江大水淹七军，于禁投降，庞德被擒，不降而死。关羽攻樊城，被曹仁军兵放箭射中右臂。

第七十五回

关云长刮骨疗毒 吕子明白衣渡江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曹仁见关公落马，即引兵冲出城来；被关平一阵杀回，救关公归寨，拔出臂箭。原来箭头有药，毒已入骨，右臂青肿，不能运动。

关平慌与众将商议曰："父亲若损此臂，安能出敌？不如暂回荆州调理。"

于是与众将入帐见关公。

公问曰："汝等来有何事？"

众对曰："某等因见君侯右臂损伤，恐临敌致怒，冲突不便。众议可暂班师回荆州调理。"

公怒曰："吾取樊[fán]城，只在目前；取了樊城，即当长驱大进，径到许都，剿[jiǎo]灭操贼，以安汉室。岂可因小疮而误大事？汝等敢慢吾军心耶！"

平等默然而退。

众将见公不肯退兵，疮又不痊，只得四方访问名医。忽一日，有人从江东驾小舟而来，直至寨前。小校引见关平。平视其人：方巾阔服，臂挽青囊；自言姓名："乃沛国谯[qiáo]郡人，姓华，名佗，字元化。因闻关将

军乃天下英雄，今中毒箭，特来医治。”

平曰：“莫非昔日医东吴周泰者乎？”

佗曰：“然。”

平大喜，即与众将同引华佗入帐见关公。时关公本是臂疼，恐慢军心，无可消遣，正与马良弈棋；闻有医者至，即召入。礼毕，赐坐。茶罢，佗请臂视之。公袒下衣袍，伸臂令佗看视。

佗曰：“此乃弩箭所伤，其中有乌头[毒性植物]之药，直透入骨；若不早治，此臂无用矣。”

公曰：“用何物治之？”

佗曰：“某自有治法。——但恐君侯惧耳。”

公笑曰：“吾视死如归，有何惧哉？”

佗曰：“当于静处立一标柱，上钉大环，请君侯将臂穿于环中，以绳系之，然后以被蒙其首。吾用尖刀割开皮肉，直至于骨，刮去骨上箭毒，用药敷之，以线缝其口，方可无事。——但恐君侯惧耳。”

公笑曰：“如此，容易！何用柱环？”

令设酒席相待。公饮数杯酒毕，一面仍与马良弈棋，伸臂令佗割之。佗取尖刀在手，令一小校捧一大盆于臂下接血。

佗曰：“某便下手。君侯勿惊。”

公曰：“任汝医治。吾岂比世间俗子，惧痛者耶！”

佗乃下刀，割开皮肉，直至于骨，骨上已青；佗用刀刮骨，悉悉有声。帐上帐下见者，皆掩面失色。公饮酒食肉，谈笑弈棋，全无痛苦之色。

须臾，血流盈盆。佗刮尽其毒，敷上药，以线缝之。

公大笑而起，谓众将曰：“此臂伸舒如故，并无痛矣。先生真神医也！”

佗曰：“某为医一生，未尝见此。君侯真天神也！”后人有诗曰：

治病须分内外科，世间妙艺苦无多。
神威罕及惟关将，圣手能医说华佗。

关公箭疮既愈，设席款谢华佗。

佗曰：“君侯箭疮虽治，然须爱护。切勿怒气伤触。过百日后，平复如旧矣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关公以金百两酬之。

佗曰："某闻君侯高义，特来医治，岂望报乎！"

坚辞不受，留药一帖，以敷疮口，辞别而去。

却说关公擒了于禁，斩了庞德，威名大震，华夏皆惊。探马报到许都，曹操大惊，聚文武商议曰："某素知云长智勇盖世，今据荆襄，如虎生翼。于禁被擒，庞德被斩，魏兵挫锐；倘彼率兵直至许都，如之奈何？孤欲迁都以避之。"

司马懿[yì]谏曰："不可。于禁等被水所淹，非战之故；于国家大计，本无所损。今孙、刘失好，云长得志，孙权必不喜；大王可遣使去东吴陈说利害，令孙权暗暗起兵蹑[追踪]云长之后，许事平之日，割江南之地以封孙权：则樊城之危自解矣。"

主簿蒋济曰："仲达之言是也。今可即发使往东吴，不必迁都动众。"

操依允，遂不迁都；因叹谓诸将曰："于禁从孤三十年，何期临危反不如庞德也！今一面遣使致书东吴，一面必得一大将以当云长之锐——"

言未毕，阶下一将应声而出曰："某愿往。"

操视之，乃徐晃也。操大喜，遂拨精兵五万，令徐晃为将，吕建副之，克日起兵，前到阳陵坡驻扎；看东南有应，然后征进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孙权接得曹操书信，览毕，欣然应允，即修书发付使者先回，乃聚文武商议。张昭曰："近闻云长擒于禁，斩庞德，威震华夏，操欲迁都以避其锋。今樊城危急，遣使求救，事定之后，恐有反覆。"

权未及发言，忽报："吕蒙乘小舟自陆口来，有事面禀。"

权召入问之，蒙曰："今云长提兵围樊城，可乘其远出，袭取荆州。"

权曰："孤欲北取徐州，如何？"

蒙曰："今操远在河北，未暇东顾，徐州守兵无多，往自可克；然其地势利于陆战，不利水战，纵然得之，亦难保守。不如先取荆州，全据长江，别作良图。"

权曰："孤本欲取荆州，前言特以试卿耳。卿可速为孤图之。孤当随

后便起兵也。”

吕蒙辞了孙权，回至陆口，早有哨马报说：“沿江上下，或二十里，或三十里，高阜[fù]处各有烽火台。”

又闻荆州军马整肃，预有准备，蒙大惊曰：“若如此，急难图也。我一时在吴侯面前劝取荆州，今却如何处置？”

寻思无计，乃托病不出，使人回报孙权。权闻吕蒙患病，心甚怏怏[yàng]。

陆逊进言曰：“吕子明之病，乃诈耳，非真病也。”

权曰：“伯言既知其诈，可往视之。”

陆逊领命，星夜至陆口寨中，来见吕蒙，果然面无病色。

逊曰：“某奉吴侯命，敬探子明贵恙。”

蒙曰：“贱躯偶病，何劳探问。”

逊曰：“吴侯以重任付公，公不乘时而动，空怀郁结，何也？”

蒙目视陆逊，良久不语。

逊又曰：“愚有小方，能治将军之疾，未审可用否？”

蒙乃屏退左右而问曰：“伯言良方，乞早赐教。”

逊笑曰：“子明之疾，不过因荆州兵马整肃，沿江有烽火台之备耳。予有一计，令沿江守吏，不能举火；荆州之兵，束手归降，可乎？”

蒙惊谢曰：“伯言之语，如见我肺腑。愿闻良策。”

陆逊曰：“云长倚恃[shì]英雄，自料无敌，所虑者惟将军耳。将军乘此机会，托疾辞职，以陆口之任让之他人，使他人卑辞赞美关公，以骄其心，彼必尽撤荆州之兵，以向樊城。若荆州无备，用一旅之师，别出奇计以袭之，则荆州在掌握之中矣。”

蒙大喜曰：“真良策也！”

由是吕蒙托病不起，上书辞职。陆逊回见孙权，具言前计。孙权乃召吕蒙还建业养病。蒙至，入见权，权问曰：“陆口之任，昔周公瑾荐鲁子敬以自代，后子敬又荐卿自代：今卿亦须荐一才望兼隆者，代卿为妙。”

蒙曰：“若用望重之人，云长必然提备。陆逊意思深长，而未有远名，非云长所忌；若即用以代臣之任，必有所济。”

权大喜，即日拜陆逊为偏将军、右都督，代蒙守陆口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逊谢曰："某年幼无学，恐不堪重任。"

权曰："子明保卿，必不差错。卿毋得推辞。"

逊乃拜受印绶，连夜往陆口；交割马步水三军已毕，即修书一封，具名马、异锦、酒礼等物，遣使赍[jī]赴樊城见关公。

时公正将息箭疮，按兵不动。忽报："江东陆口守将吕蒙病危，孙权取回调理，近拜陆逊为将，代吕蒙守陆口。今逊差人赍书具礼，特来拜见。"

关公召入，指来使而言曰："仲谋见识短浅，用此孺子为将！"

来使伏地告曰："陆将军呈书备礼：一来与君侯作贺，二来求两家和好。幸乞笑留。"

公拆书视之，书词极其卑谨。关公览毕，仰面大笑，令左右收了礼物，发付使者回去。

使者回见陆逊曰："关公欣喜，无复有忧江东之意。"

逊大喜，密遣人探得关公果然撤荆州大半兵赴樊城听调，只待箭疮痊可，便欲进兵。逊察知备细，即差人星夜报知孙权。

孙权召吕蒙商议曰："今云长果撤荆州之兵，攻取樊城，便可设计袭取荆州。卿与吾弟孙皎同引大军前去，何如？"

孙皎字叔明，乃孙权叔父孙静之次子也。

蒙曰："主公若以蒙可用则独用蒙，若以叔明可用则独用叔明。岂不闻昔日周瑜、程普为左右都督，事虽决于瑜，然普自以旧臣而居瑜下，颇不相睦；后因见瑜之才，方始敬服？今蒙之才不及瑜，而叔明之亲胜于普，恐未必能相济也。"

权大悟，遂拜吕蒙为大都督，总制江东诸路军马；令孙皎在后接应粮草。

蒙拜谢，点兵三万，快船八十余只，选会水者扮作商人，皆穿白衣，在船上摇橹，却将精兵伏于艚艫[gōu lù，吴地的一种大船]船中。次调韩当、蒋钦、朱然、潘璋、周泰、徐盛、丁奉等七员大将，相继而进。其余皆随吴侯为合后救应。一面遣使致书曹操，令进兵以袭云长之后；一面先传报陆逊，然后发白衣人，驾快船往浔[xún]阳江去。昼夜趱[zǎn]行，直抵北岸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江边烽火台上守台军盘问时，吴人答曰："我等皆是客商；因江中阻风，到此一避。"遂将财物送与守台军士。

军士信之，遂任其停泊江边。约至二更，艚艫中精兵齐出，将烽火台上官军缚倒，暗号一声，八十余船精兵俱起，将紧要去处墩台之军，尽行捉入船中，不曾走了一个。

于是长驱大进，径取荆州，无人知觉。将至荆州，吕蒙将沿江墩台所获官军，用好言抚慰，各各重赏，令赚开城门，纵火为号。

众军领命，吕蒙便教前导。比及半夜，到城下叫门。门吏认得是荆州之兵，开了城门。众军一声喊起，就城门里放起号火。

吴兵齐入，袭了荆州。吕蒙便传令军中："如有妄杀一人，妄取民间一物者，定按军法。"原任官吏，并依旧职。将关公家属另养别宅，不许闲人搅扰。一面遣人申报孙权。

一日大雨，蒙上马引数骑点看四门。忽见一人取民间箬笠[ruò lì]以盖铠甲，蒙喝左右执下问之，乃蒙之乡人也。

蒙曰："汝虽系我同乡，但吾号令已出，汝故犯之，当按军法。"

其人泣告曰："某恐雨湿官铠，故取遮盖，非为私用。乞将军念同乡之情！"

蒙曰："吾固知汝为覆官铠，然终是不应取民间之物。"叱左右推下斩之。枭[xiāo]首传示毕，然后收其尸首，泣而葬之。自是三军震肃。

不一日，孙权领众至。吕蒙出郭迎接入衙。权慰劳毕，仍命潘濬[jùn]为治中，掌荆州事；监内放出于禁，遣归曹操；安民赏军，设宴庆贺。

权谓吕蒙曰："今荆州已得，但公安傅士仁、南郡糜[mí]芳，此二处如何收复？"

言未毕，忽一人出曰："不须张弓只箭，某凭三寸不烂之舌，说公安傅士仁来降，可乎？"

众视之，乃虞翻也。

权曰："仲翔有何良策，可使傅士仁归降？"

翻曰："某自幼与士仁交厚；今若以利害说之，彼必归矣。"

权大喜，遂令虞翻领五百军，径奔公安来。

却说傅士仁听知荆州有失，急令闭城坚守。虞翻至，见城门紧闭，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遂写书拴于箭上，射入城中。军士拾得，献与傅士仁。士仁拆书视之，乃招降之意。览毕，想起“关公去日恨吾之意，不如早降”。即令大开城门，请虞翻入城。二人礼毕，各诉旧情。翻说吴侯宽洪大度，礼贤下士；士仁大喜，即同虞翻赍印绶来荆州投降。

孙权大悦，仍令去守公安。

吕蒙密谓权曰：“今云长未获，留士仁于公安，久必有变；不若使往南郡招糜芳归降。”

权乃召傅士仁谓曰：“糜芳与卿交厚，卿可招来归降，孤自当有重赏。”

傅士仁慨然领诺，遂引十余骑，径投南郡招安糜芳。

正是：今日公安无守志，从前王甫[fǔ]是良言。未知此去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樊 [fán]　剿 [jiǎo]　谯 [qiáo]　懿 [yì]　阜 [fù]　怏 [yàng]
恃 [shì]　赍 [jī]　髑髅 [gōu lù]　浔 [xún]　趱 [zǎn]
箬笠 [ruò lì]　枭 [xiāo]　濬 [jùn]　糜 [mí]　甫 [fǔ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关羽不顾箭伤，力取樊城。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，关羽全无惧色。曹操联合东吴，夹攻关羽。孙权拜吕蒙为大都督，夜袭荆州。孙权放于禁回归曹营。傅士仁投降孙权，奉命往南郡招安糜芳。

第七十六回

徐公明大战沔水
关云长败走麦城

华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糜mí芳闻荆州有失，正无计可施。忽报公安守将傅士仁至，芳忙接入城，问其事故。

士仁曰："吾非不忠。势危力困，不能支持，我今已降东吴。——将军亦不如早降。"

芳曰："吾等受汉中王厚恩，安忍背之？"

士仁曰："关公去日，痛恨吾二人；倘一日得胜而回，必无轻恕：公细察之。"

芳曰："吾兄弟久事汉中王，岂可一朝相背？"

正犹豫间，忽报关公遣使至，接入厅上。使者曰："关公军中缺粮，特来南郡、公安二处取白米十万石，令二将军星夜解去军前交割。如迟立斩。"

芳大惊，顾谓傅士仁曰："今荆州已被东吴所取，此粮怎得过去？"

士仁厉声曰："不必多疑！"遂拔剑斩来使于堂上。

芳惊曰："公如何斩之？"

士仁曰："关公此意，正要斩我二人。我等安可束手受死？公今不早

降东吴，必被关公所杀。”

正说间，忽报吕蒙引兵杀至城下。芳大惊，乃同傅士仁出城投降。蒙大喜，引见孙权。权重赏二人。安民已毕，大犒[kào]三军。

时曹操在许都，正与众谋士议荆州之事，忽报东吴遣使奉书至。操召入，使者呈上书信。操拆视之，书中具言吴兵将袭荆州，求操夹攻云长；且嘱：“勿泄漏，使云长有备也。”

操与众谋士商议，主簿董昭曰：“今樊[fán]城被困，引颈望救，不如令人将书射入樊城，以宽军心；且使关公知东吴将袭荆州。彼恐荆州有失，必速退兵，却令徐晃乘势掩杀，可获全功。”

操从其谋，一面差人催徐晃急战；一面亲统大兵，径往洛阳之南阳陵坡驻扎，以救曹仁。

却说徐晃正坐帐中，忽报魏王使至。晃接入问之，使曰：“今魏王引兵，已过洛阳；令将军急战关公，以解樊城之困。”

正说间，探马报说：“关平屯兵在偃城，廖化屯兵在四冢[zhǒng]：前后一十二个寨栅，连络不绝。”

晃即差副将徐商、吕建假着徐晃旗号，前赴偃城与关平交战。晃却自引精兵五百，循沔[miǎn]水去袭偃城之后。

且说关平闻徐晃自引兵至，遂提本部兵迎敌。两阵对圆，关平出马，与徐商交锋，只三合，商大败而走；吕建出战，五六合亦败走。平乘胜追杀二十余里，忽报城中火起。平知中计，急勒兵回救偃城。正遇一彪军摆开，徐晃立马在门旗下，高叫曰：“关平贤侄，好不知死！汝荆州已被东吴夺了，犹然在此狂为！”

平大怒，纵马抡刀，直取徐晃；不三四合，三军喊叫，偃城中火光大起。平不敢恋战，杀条大路，径奔四冢寨来。廖化接着。

化曰：“人言荆州已被吕蒙袭了，军心惊慌，如之奈何？”

平曰：“此必讹[é]言也。军士再言者斩之。”

忽流星马到，报说正北第一屯被徐晃领兵攻打。

平曰：“若第一屯有失，诸营岂得安宁？此间皆靠沔水，贼兵不敢到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此。吾与汝同去救第一屯。”

廖化唤部将分付曰：“汝等坚守营寨，如有贼到，即便举火。”

部将曰：“四冢寨鹿角十重，虽飞鸟亦不能入，何虑贼兵！”

于是关平、廖化尽起四冢寨精兵，奔至第一屯驻扎。关平看见魏兵屯于浅山之上，谓廖化曰：“徐晃屯兵，不得地利，今夜可引兵劫寨。”

化曰：“将军可分兵一半前去，某当谨守本寨。”

是夜，关平引一支兵杀入魏寨，不见一人。平知是计，火速退时，左边徐商，右边吕建，两下夹攻。平大败回营，魏兵乘势追杀前来，四面围住。

关平、廖化支持不住，弃了第一屯，径投四冢寨来。早望见寨中火起。急到寨前，只见皆是魏兵旗号。关平等退兵，忙奔樊城大路而走。前面一军拦住，为首大将，乃是徐晃也。

平、化二人奋力死战，夺路而走，回到大寨，来见关公曰：“今徐晃夺了偃城等处；又兼曹操自引大军，分三路来救樊城；多有人言荆州已被吕蒙袭了。”

关公喝曰：“此敌人讹言，以乱我军心耳！东吴吕蒙病危，孺子陆逊代之，不足为虑！”

言未毕，忽报徐晃兵至。公令备马。平谏曰：“父体未痊，不可与敌。”

公曰：“徐晃与吾有旧，深知其能；若彼不退，吾先斩之，以警魏将。”遂披挂提刀上马，奋然而出。

魏军见之，无不惊惧。

公勒马问曰：“徐公明安在？”

魏营门旗开处，徐晃出马，欠身而言曰：“自别君侯，倏[shū]忽数载，不想君侯须发已苍白矣！忆昔壮年相从，多蒙教诲，感谢不忘。今君侯英风震于华夏，使故人闻之，不胜叹羡！兹幸得一见，深慰渴怀。”

公曰：“吾与公明交契深厚，非比他人；今何故数[屡次逼迫]吾儿耶？”

晃回顾众将，厉声大叫曰：“若取得云长首级者，重赏千金！”

公惊曰：“公明何出此言？”

晃曰：“今日乃国家之事，某不敢以私废公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言讫，挥大斧直取关公。公大怒，亦挥刀迎之。战八十余合，公虽武艺绝伦，终是右臂少力。关平恐公有失，火急鸣金，公拨马回寨。忽闻四下里喊声大震。原来是樊城曹仁闻曹操救兵至，引军杀出城来，与徐晃会合，两下夹攻，荆州兵大乱。

关公上马，引众将急奔襄江上流头。背后魏兵追至。关公急渡过襄江，望襄阳而奔。忽流星马到，报说："荆州已被吕蒙所夺，家眷被陷。"

关公大惊，不敢奔襄阳，提兵投公安来。探马又报："公安傅士仁已降东吴了。"

关公大怒。忽催粮人到，报说："公安傅士仁往南郡，杀了使命，招糜芳都降东吴去了。"

关公闻言，怒气冲塞，疮口迸裂，昏绝于地。众将救醒，公顾谓司马王甫[fǔ]曰："悔不听足下之言，今日果有此事！"

因问："沿江上下，何不举火？"

探马答曰："吕蒙使水手尽穿白衣，扮作客商渡江，将精兵伏于艨艟[gōu lù]之中，先擒了守台士卒，因此不得举火。"

公跌足叹曰："吾中奸贼之谋矣！有何面目见兄长耶！"

管粮都督赵累曰："今事急矣，可一面差人往成都求救，一面从旱路去取荆州。"

关公依言，差马良、伊籍赍[jī]文三道，星夜赴成都求救；一面引兵来取荆州，自领前队先行，留廖化、关平断后。

却说樊城围解，曹仁引众将来见曹操，泣拜请罪。

操曰："此乃天数，非汝等之罪也。"

操重赏三军，亲至四冢寨周围阅视，顾谓众将曰："荆州兵围堑[qiàn]鹿角数重，徐公明深入其中，竟获全功。孤用兵三十余年，未敢长驱径入敌围。公明真胆识兼优者也！"众皆叹服。

操班师还于摩陂[pí]驻扎。徐晃兵至，操亲出寨迎之，见晃军皆按队伍而行，并无差乱。操大喜曰："徐将军真有周亚夫之风矣！"遂封徐晃为平南将军，同夏侯尚守襄阳，以遏[è]关公之师。

操因荆州未定，就屯兵于摩陂，以候消息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关公在荆州路上，进退无路，谓赵累曰："目今前有吴兵，后有魏兵，吾在其中，救兵不至，如之奈何？"

累曰："昔吕蒙在陆口时，尝致书君侯，两家约好，共诛操贼，今却助操而袭我：是背盟也。君侯暂驻军于此，可差人遗书吕蒙责之，看彼如何对答。"

关公从其言，遂修书遣使赴荆州来。

却说吕蒙在荆州，传下号令：凡荆州诸郡，有随关公出征将士之家，不许吴兵搅扰，按月给与粮米；有患病者，遣医治疗。将士之家，感其恩惠，安堵不动。

忽报关公使至，吕蒙出郭迎接入城，以宾礼相待。使者呈书与蒙。蒙看毕，谓来使曰："蒙昔日与关将军结好，乃一己之私见；今日之事，乃上命差遣，不得自主。烦使者回报将军，善言致意。"

遂设宴款待，送归馆驿安歇。于是随征将士之家，皆来问信；有附家书者，有口传音信者，皆言家门无恙，衣食不缺。

使者辞别吕蒙，蒙亲送出城。使者回见关公，具道吕蒙之语，并说："荆州城中，君侯宝眷并诸将家属，俱各无恙，供给不缺。"

公大怒曰："此奸贼之计也！我生不能杀此贼，死必杀之，以雪吾恨！"喝退使者。

使者出寨，众将皆来探问家中之事；使者具言各家安好，吕蒙极其恩恤，并将书信传送各将。各将欣喜，皆无战心。

关公率兵取荆州，军行之次，将士多有逃回荆州者。关公愈加恨怒，遂催军前进。忽然喊声大震，一彪军拦住，为首大将，乃蒋钦也，勒马挺枪大叫曰："云长何不早降！"

关公骂曰："吾乃汉将，岂降贼乎！"拍马舞刀，直取蒋钦。不三合，钦败走。

关公提刀追杀二十余里，喊声忽起，左边山谷中韩当领军冲出，右边山谷中周泰引军冲出，蒋钦回马复战：三路夹攻。

关公急撤军回走。行无数里，只见南山冈上人烟聚集，一面白旗招飐[zhǎn]，上写"荆州土人"四字，众人都叫："本处人速速投降！"关公大怒，欲上冈杀之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山崦[yān]内又有两军撞出：左边丁奉，右边徐盛；——并合蒋钦等三路军马，喊声震地，鼓角喧天，将关公困在垓[gāi]心。手下将士，渐渐消疏。

比及杀到黄昏，关公遥望四山之上，皆是荆州土兵，呼兄唤弟，觅子寻爷，喊声不住。军心尽变，皆应声而去。关公止喝不住，部从只有三百余人。杀至三更，正东上喊声连天，乃是关平、廖化分两路兵杀入重围，救出关公。

关平告曰："军心乱矣，必得城池暂屯，以待援兵。麦城虽小，足可屯扎。"

关公从之，催促残军前至麦城，分兵紧守四门，聚将士商议。

赵累曰："此处相近上庸，现有刘封、孟达在彼把守，可速差人往求救兵。若得这支军马接济，以待川兵大至，军心自安矣。"

正议间，忽报吴兵已至，将城四面围定。

公问曰："谁敢突围而出，往上庸求救？"

廖化曰："某愿往。"

关平曰："我护送汝出重围。"

关公即修书付廖化藏于身畔，饱食上马，开门出城。正遇吴将丁奉截住。被关平奋力冲杀，奉败走，廖化乘势杀出重围，投上庸去了。关平入城，坚守不出。

且说刘封、孟达自取上庸，太守申耽率众归降，因此汉中王加刘封为副将军，与孟达同守上庸。当日探知关公兵败，二人正议间，忽报廖化至。封令请入问之。化曰："关公兵败，现困于麦城，被围至急。蜀中援兵，不能旦夕即至。特命某突围而出，来此求救。望二将军速起上庸之兵，以救此危。倘稍迟延，公必陷矣。"

封曰："将军且歇，容某计议。"

化乃至馆驿安歇，耑[zhuān]候发兵。

刘封谓孟达曰："叔父被困，如之奈何？"

达曰："东吴兵精将勇；且荆州九郡，俱已属彼，只有麦城，乃弹丸之地；又闻曹操亲督大军四五十万，屯于摩陂：量我等山城之众，安能敌得两家之强兵？不可轻敌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封曰："吾亦知之。奈关公是吾叔父，安忍坐视而不救乎？"

达笑曰："将军以关公为叔，恐关公未必以将军为侄也。某闻汉中王初嗣将军之时，关公即不悦。后汉中王登位之后，欲立后嗣，问于孔明，孔明曰：'此家事也，问关、张可矣。'汉中王遂遣人至荆州问关公，关公以将军乃螟蛉[míng líng]之子，不可僭[jiàn]立，劝汉中王远置将军于上庸山城之地，以杜后患。此事人人知之，将军岂反不知耶？何今日犹沾沾以叔侄之义，而欲冒险轻动乎？"

封曰："君言虽是，但以何词却之？"

达曰："但言山城初附，民心未定，不敢造次兴兵，恐失所守。"

封从其言。次日，请廖化至，言："此山城初附之所，未能分兵相救。"

化大惊，以头叩地曰："若如此，则关公休矣！"

达曰："我今即往，一杯之水，安能救一车薪之火乎？将军速回，静候蜀兵至可也。"

化大恸[tòng]告求，刘封、孟达皆拂袖而入。廖化知事不谐，寻思须告汉中王求救，遂上马大骂出城，望成都而去。

却说关公在麦城盼望上庸兵到，却不见动静；手下只有五六百人，多半带伤；城中无粮，甚是苦楚。

忽报城下一人教休放箭，有话来见君侯。公令放入，问之，乃诸葛瑾也。礼毕茶罢，瑾曰："今奉吴侯命，特来劝谕将军。自古道：'识时务者为俊杰。'今将军所统汉上九郡，皆已属他人矣；只有孤城一区，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危在旦夕。将军何不从瑾之言：归顺吴侯，复镇荆襄，可以保全家眷。幸君侯熟思之。"

关公正色而言曰："吾乃解良[关羽的故里河东解良]一武夫，蒙吾主以手足相待，安肯背义投敌国乎？城若破，有死而已。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，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：身虽殒，名可垂于竹帛也。汝勿多言，速请出城，吾欲与孙权决一死战！"

瑾曰："吴侯欲与君侯结秦晋之好，同力破曹，共扶汉室，别无他意。君侯何执迷如是？"言未毕，关平拔剑而前，欲斩诸葛瑾。

公止之曰："彼弟孔明在蜀，佐汝伯父，今若杀彼，伤其兄弟之情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也。”遂令左右逐出诸葛瑾。

瑾满面羞惭，上马出城，回见吴侯曰：“关公心如铁石，不可说也。”

孙权曰：“真忠臣也！似此如之奈何？”

吕范曰：“某请卜其休咎。”

权即令卜之。范揲蓍[shé shī]成象，乃“地水师卦”，更有玄武临应，主敌人远奔。

权问吕蒙曰：“卦主敌人远奔，卿以何策擒之？”

蒙笑曰：“卦象正合某之机也。关公虽有冲天之翼，飞不出吾罗网矣！”

正是：龙游沟壑遭虾戏，凤入牢笼被鸟欺。毕竟吕蒙之计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糜 [mí]　犒 [kào]　樊 [fán]　冢 [zhǒng]　沔 [miǎn]　讹 [é]

倏 [shū]　甫 [fǔ]　髑髅 [gōu lù]　赍 [jī]　堑 [qiàn]

陂 [pí]　遏 [è]　颳 [zhǎn]　崦 [yān]　垓 [gāi]　耑 [zhuān]

螟蛉 [míng líng]　僭 [jiàn]　恫 [tòng]　揲蓍 [shé shī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徐晃大败关平、廖化、关羽。关羽攻打荆州，荆州土人皆无战心，关羽败走麦城。廖化奉命向上庸守将刘封、孟达求救而不得。诸葛瑾游说关羽投降，关羽不降。

第七十七回

玉泉山关公显圣 洛阳城曹操感神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孙权求计于吕蒙。蒙曰："吾料关某兵少，必不从大路而逃，麦城正北有险峻小路，必从此路而去。可令朱然引精兵五千，伏于麦城之北二十里；彼军至，不可与敌，只可随后掩杀。彼军定无战心，必奔临沮。却令潘璋引精兵五百，伏于临沮山僻小路，关某可擒矣。今遣将士各门攻打，只空北门，待其出走。"

权闻计，令吕范再卜之。卦成，范告曰："此卦主敌人投西北而走，今夜亥时必然就擒。"

权大喜，遂令朱然、潘璋领两支精兵，各依军令埋伏去讫。

且说关公在麦城，计点马步军兵，只剩三百余人；粮草又尽。是夜，城外吴兵招唤各军姓名，越城而去者甚多。救兵又不见到。心中无计，谓王甫[fǔ]曰："吾悔昔日不用公言！今日危急，将复何如？"

甫哭告曰："今日之事，虽子牙复生，亦无计可施也。"

赵累曰："上庸救兵不至，乃刘封、孟达按兵不动之故。何不弃此孤城，奔入西川，再整兵来，以图恢复？"

公曰："吾亦欲如此。"遂上城观之。见北门外敌军不多，因问本城居民："此去往北，地势若何？"

答曰："此去皆是山僻小路，可通西川。"

公曰："今夜可走此路。"

王甫谏曰："小路有埋伏，可走大路。"

公曰："虽有埋伏，吾何惧哉！"

即下令：马步官军，严整装束，准备出城。

甫哭曰："君侯于路，小心保重！某与部卒百余人，死据此城；城虽破，身不降也！专望君侯速来救援！"

公亦与泣别。遂留周仓与王甫同守麦城，关公自与关平、赵累引残卒二百余人，突出北门。关公横刀前进，行至初更以后，约走二十余里，只见山凹处，金鼓齐鸣，喊声大震，一彪军到，为首大将朱然，骤马挺枪叫曰："云长休走！趁早投降，免得一死！"

公大怒，拍马抡刀来战。朱然便走，公乘势追杀。一棒鼓响，四下伏兵皆起。公不敢战，望临沮小路而走，朱然率兵掩杀。

关公所随之兵，渐渐稀少。走不得四五里，前面喊声又震，火光大起，潘璋骤马舞刀杀来。公大怒，抡刀相迎；只三合，潘璋败走。

公不敢恋战，急望山路而走。背后关平赶来，报说赵累已死于乱军中。关公不胜悲惶，遂令关平断后，公自在前开路，随行只剩得十余人。行至决石，两下是山，山边皆芦苇败草，树木丛杂。

时已五更将尽。正走之间，一声喊起，两下伏兵尽出，长钩套索，一齐并举，先把关公坐下马绊倒。关公翻身落马，被潘璋部将马忠所获。

关平知父被擒，火速来救；背后潘璋、朱然率兵齐至，把关平四下围住。平孤身独战，力尽亦被执。

至天明，孙权闻关公父子已被擒获，大喜，聚众将于帐中。

少时，马忠簇拥关公至前。

权曰："孤久慕将军盛德，欲结秦晋之好，何相弃耶？公平昔自以为天下无敌，今日何由被吾所擒？将军今日还服孙权否？"

关公厉声骂曰："碧眼小儿，紫髯鼠辈！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，誓扶汉室，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耶！我今误中奸计，有死而已，何必多言！"

权回顾众官曰："云长世之豪杰，孤深爱之。今欲以礼相待，劝使归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降，何如？”

主簿左咸曰：“不可。昔曹操得此人时，封侯赐爵，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上马一提金，下马一提银：如此恩礼，毕竟留之不住，听其斩关杀将而去，致使今日反为所逼，几欲迁都以避其锋。今主公既已擒之，若不即除，恐贻后患。”

孙权沉吟半晌，曰：“斯言是也。”遂命推出。

于是关公父子皆遇害。时建安二十四年冬十二月也。关公亡年五十八岁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汉末才无敌，云长独出群：神威能奋武，儒雅更知文。
天日心如镜，《春秋》义薄云。昭然垂万古，不止冠三分。

又有诗曰：

人杰惟追古解良，士民争拜汉云长。
桃园一日兄和弟，俎[①]豆千秋帝与王。
气挟风雷无匹敌，志垂日月有光芒。
至今庙貌盈天下，古木寒鸦几夕阳。

关公既殁[mò]，坐下赤兔马被马忠所获，献与孙权。权即赐马忠骑坐。其马数日不食草料而死。

却说王甫在麦城中，骨颤肉惊，乃问周仓曰：“昨夜梦见主公浑身血污，立于前；急问之，忽然惊觉。不知主何吉凶？”

正说间，忽报吴兵在城下，将关公父子首级招安。王甫、周仓大惊，急登城视之，果关公父子首级也。王甫大叫一声，堕城而死。周仓自刎而亡。于是麦城亦属东吴。

却说关公一魂不散，荡荡悠悠，直至一处：乃荆门州当阳县一座山，名为玉泉山。山上有一老僧，法名普净，原是汜[sì]水关镇国寺中长老；后因云游天下，来到此处，见山明水秀，就此结草为庵[草屋]，每日坐禅参道；身边只有一小行者，化饭度日。

是夜月白风清，三更以后，普净正在庵中默坐，忽闻空中有人大呼曰：“还我头来！”

① 俎 [zǔ]

普净仰面谛视，只见空中一人，骑赤兔马，提青龙刀，左有一白面将军，右有一黑脸虬髯之人相随，一齐按落云头，至玉泉山顶。普净认得是关公，遂以手中麈[zhǔ]尾[用鹿尾做的拂尘]击其户曰："云长安在？"

关公英魂顿悟，即下马乘风落于庵前，叉手问曰："吾师何人？愿求法号。"

普净曰："老僧普净，昔日汜水关前镇国寺中，曾与君侯相会，今日岂遂忘之耶？"

公曰："向蒙相救，铭感不忘。今某已遇祸而死，愿求清诲，指点迷途。"

普净曰："昔非今是，一切休论；后果前因，彼此不爽。今将军为吕蒙所害，大呼'还我头来'，然则颜良、文丑、五关六将等众人之头，又将向谁索耶？"

于是关公恍然大悟，稽首皈[guī]依而去。后往往于玉泉山显圣护民，乡人感其德，就于山顶上建庙，四时致祭。后人题一联于其庙云：

赤面秉赤心、骑赤兔追风，驰驱时、无忘赤帝；
青灯观青史、仗青龙偃月，隐微处、不愧青天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孙权既害了关公，遂尽收荆襄之地，赏犒[kào]三军，设宴大会诸将庆功；置吕蒙于上位，顾谓众将曰："孤久不得荆州，今唾手而得，皆子明之功也。"

蒙再三逊谢。权曰："昔周郎雄略过人，破曹操于赤壁，不幸早殁[yāo]。鲁子敬代之：子敬初见孤时，便及帝王大略，此一快也；曹操东下，诸人皆劝孤降，子敬独劝孤召公瑾逆而击之，此二快也；惟劝吾借荆州与刘备，是其一短。今子明设计定谋，立取荆州，胜子敬、周郎多矣！"

于是亲酌酒赐吕蒙。吕蒙接酒欲饮，忽然掷杯于地，一手揪住孙权，厉声大骂曰："碧眼小儿！紫髯鼠辈！还识我否？"

众将大惊，急救时，蒙推倒孙权，大步前进，坐于孙权位上，两眉倒竖，双眼圆睁，大喝曰："我自破黄巾以来，纵横天下三十余年，今被汝一旦以奸计图我，我生不能啖[dàn]汝之肉，死当追吕贼之魂！——我乃汉寿亭侯关云长也。"

权大惊，慌忙率大小将士，皆下拜。只见吕蒙倒于地上，七窍流血

而死。众将见之，无不恐惧。权将吕蒙尸首，具棺安葬，赠南郡太守、孱[zhàn]陵侯；命其子吕霸袭爵。孙权自此感关公之事，惊讶不已。

忽报张昭自建业而来。权召入问之。昭曰："今主公损了关公父子，江东祸不远矣！此人与刘备桃园结义之时，誓同生死。今刘备已有两川之兵；更兼诸葛亮之谋，张、黄、马、赵之勇。备若知云长父子遇害，必起倾国之兵，奋力报仇：恐东吴难与敌也。"

权闻之大惊，跌足曰："孤失计较也！似此如之奈何？"

昭曰："主公勿忧。某有一计，令西蜀之兵不犯东吴，荆州如磐石之安。"

权问何计。昭曰："今曹操拥百万之众，虎视华夏，刘备急欲报仇，必与操约和：若二处连兵而来，东吴危矣。不如先遣人将关公首级，转送与曹操，明教刘备知是操之所使，必痛恨于操，西蜀之兵，不向吴而向魏矣。吾乃观其胜负，于中取事：此为上策。"

权从其言，遂遣使者以木匣盛关公首级，星夜送与曹操。

时操从摩陂[pí]班师回洛阳，闻东吴送关公首级至，喜曰："云长已死，吾夜眠贴席矣。"

阶下一人出曰："此乃东吴移祸之计也。"

操视之，乃主簿司马懿[yì]也。操问其故，懿曰："昔刘、关、张三人桃园结义之时，誓同生死。今东吴害了关公，惧其复仇，故将首级献与大王，使刘备迁怒大王，不攻吴而攻魏，他却于中乘便而图事耳。"

操曰："仲达之言是也。孤以何策解之？"

懿曰："此事极易。大王可将关公首级，刻一香木之躯以配之，葬以大臣之礼；刘备知之，必深恨孙权，尽力南征。我却观其胜负：蜀胜则击吴，吴胜则击蜀。——二处若得一处，那一处亦不久也。"

操大喜，从其计，遂召吴使入。呈上木匣，操开匣视之，见关公面如平日。

操笑曰："云长公别来无恙！"

言未讫，只见关公口开目动，须发皆张，操惊倒。众官急救，良久方醒，顾谓众官曰："关将军真天神也！"

吴使又将关公显圣附体、骂孙权追吕蒙之事告操。操愈加恐惧，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设牲醴[lǐ,甜酒]祭祀，刻沉香木为躯，以王侯之礼，葬于洛阳南门外，令大小官员送殡，操自拜祭，赠为荆王，差官守墓；即遣吴使回江东去讫。

却说汉中王自东川回成都，法正奏曰："王上先夫人去世；孙夫人又南归，未必再来。人伦之道，不可废也，必纳王妃，以襄内政。"

汉中王从之。法正复奏曰："吴懿有一妹，美而且贤。尝闻有相者，相此女后必大贵。先曾许刘焉之子刘瑁[mào]，瑁早殁。其女至今寡居，大王可纳之为妃。"

汉中王曰："刘瑁与我同宗，于理不可。"

法正曰："论其亲疏，何异晋文之与怀嬴[yíng]乎？"

汉中王乃依允，遂纳吴氏为王妃。——后生二子：长刘永，字公寿；次刘理，字奉孝。

且说东西两川，民安国富，田禾大成。忽有人自荆州来，言东吴求婚于关公，关公力拒之。孔明曰："荆州危矣！可使人替关公回。"

正商议间，荆州捷报使命，络绎而至。

不一日，关兴到，具言水淹七军之事。

忽又报马到来，报说关公于江边多设墩台，提防甚密，万无一失。因此玄德放心。

忽一日，玄德自觉浑身肉颤，行坐不安；至夜，不能宁睡，起坐内室，秉烛看书，觉神思昏迷，伏几而卧；就室中起一阵冷风，灯灭复明，抬头见一人立于灯下。玄德问曰："汝何人，夤[yín]夜至吾内室？"

其人不答。玄德疑怪，自起视之，乃是关公，于灯影下往来躲避。

玄德曰："贤弟别来无恙！夜深至此，必有大故。吾与汝情同骨肉，因何回避？"

关公泣告曰："愿兄起兵，以雪弟恨！"

言讫，冷风骤起，关公不见。玄德忽然惊觉，乃是一梦：时正三鼓。玄德大疑，急出前殿，使人请孔明来。

孔明入见，玄德细言梦警。

孔明曰："此乃王上心思关公，故有此梦。何必多疑？"

玄德再三疑虑，孔明以善言解之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孔明辞出，至中门外，迎见许靖[jìng]。

靖曰："某才赴军师府下报一机密，听知军师入宫，特来至此。"

孔明曰："有何机密？"

靖曰："某适闻外人传说，东吴吕蒙已袭荆州，关公已遇害！故特来密报军师。"

孔明曰："吾夜观天象，见将星落于荆楚之地，已知云长必然被[遭]祸；但恐王上忧虑，故未敢言。"

二人正说之间，忽然殿内转出一人，扯住孔明衣袖而言曰："如此凶信，公何瞒我！"

孔明视之，乃玄德也。

孔明、许靖奏曰："适来所言，皆传闻之事，未足深信。愿王上宽怀，勿生忧虑。"

玄德曰："孤与云长，誓同生死；彼若有失，孤岂能独生耶！"

孔明、许靖正劝解之间，忽近侍奏曰："马良、伊籍至。"

玄德急召入问之。二人具说荆州已失，关公兵败求救，呈上表章。未及拆观，侍臣又奏荆州廖化至。玄德急召入。化哭拜于地，细奏刘封、孟达不发救兵之事。玄德大惊曰："若如此，吾弟休矣！"

孔明曰："刘封、孟达如此无礼，罪不容诛！王上宽心，亮亲提一旅之师，去救荆襄之急。"

玄德泣曰："云长有失，孤断不独生！孤来日自提一军去救云长！"

遂一面差人赴阆[làng]中报知翼德，一面差人会集人马。

未及天明，一连数次，报说关公夜走临沮，为吴将所获，义不屈节，父子归神。玄德听罢，大叫一声，昏绝于地。

正是：为念当年同誓死，忍教今日独捐生！未知玄德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甫 [fǔ]　俎 [zǔ]　殁 [mò]　汜 [sì]　麈 [zhǔ]　皈 [guī]
犒 [kào]　殀 [yāo]　啖 [dàn]　孱 [zhàn]　陂 [pí]　懿 [yì]
醴 [lǐ]　瑁 [mào]　嬴 [yíng]　夤 [yín]　靖 [jìng]　阆 [làng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关羽只好放弃麦城而投西川，不料路遇伏兵，被潘璋部将马忠所俘。孙权斩关羽、关平，送关羽首级与曹操。曹操于洛阳南门厚葬关羽，赠为荆王。刘备听说关羽败亡，昏绝于地。

第七十八回

治风疾神医身死 传遗命奸雄数终

却说汉中王闻关公父子遇害，哭倒于地，众文武急救，半晌方醒，扶入内殿。孔明劝曰："王上少忧。自古道'死生有命'；关公平日刚而自矜[jīn，自尊自大]，故今日有此祸。王上且宜保养尊体，徐图报仇。"

玄德曰："孤与关、张二弟桃园结义时，誓同生死。今云长已亡，孤岂能独享富贵乎！"

言未已，只见关兴号恸[tòng]而来。玄德见了，大叫一声，又哭绝于地。众官救醒。一日哭绝三五次，三日水浆不进，只是痛哭；泪湿衣襟，斑斑成血。孔明与众官再三劝解。玄德曰："孤与东吴，誓不同日月也！"

孔明曰："闻东吴将关公首级献与曹操，操以王侯礼祭葬之。"

玄德曰："此何意也？"

孔明曰："此是东吴欲移祸于曹操，操知其谋，故以厚礼葬关公，令王上归怨于吴也。"

玄德曰："吾今即提兵问罪于吴，以雪吾恨！"

孔明谏曰："不可。方今吴欲令我伐魏，魏亦欲令我伐吴：各怀谲[jué]计，伺隙而乘。王上只宜按兵不动，且与关公发丧。待吴、魏不和，乘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时而伐之，可也。”

众官又再三劝谏，玄德方才进膳，传旨川中大小将士，尽皆挂孝。汉中王亲出南门招魂祭奠，号哭终日。

却说曹操在洛阳，自葬关公后，每夜合眼便见关公。操甚惊惧，问于众官。众官曰：“洛阳行宫旧殿多妖，可造新殿居之。”

操曰：“吾欲起一殿，名建始殿。恨无良工。”

贾诩[xǔ]曰：“洛阳良工有苏越者，最有巧思。”

操召入，令画图像。苏越画成九间大殿，前后廊庑[wǔ，堂前廊屋]楼阁，呈与操。操视之曰：“汝画甚合孤意，但恐无栋梁之材。”

苏越曰：“此去离城三十里，有一潭，名跃龙潭；前有一祠，名跃龙祠。祠旁有一株大梨树，高十余丈，堪作建始殿之梁。”

操大喜，即令人工到彼砍伐。次日，回报此树锯解不开，斧砍不入，不能斩伐。操不信，自领数百骑，直至跃龙祠前下马，仰观那树，亭亭如华盖，直侵云汉，并无曲节。操命砍之，乡老数人前来谏曰：“此树已数百年矣，常有神人居其上，恐未可伐。”

操大怒曰：“吾平生游历，普天之下，四十余年，上至天子，下及庶人，无不惧孤；是何妖神，敢违孤意！”

言讫，拔所佩剑亲自砍之：铮[zhēng]然有声，血溅满身。操愕然大惊，掷剑上马，回至宫内。是夜二更，操睡卧不安，坐于殿中，隐[靠]几而寐。忽见一人披发仗剑，身穿皂衣，直至面前，指操喝曰：“吾乃梨树之神也。汝盖建始殿，意欲篡逆，却来伐吾神木！吾知汝数尽，特来杀汝！”

操大惊，急呼：“武士安在？”

皂衣人仗剑砍操。操大叫一声，忽然惊觉，头脑疼痛不可忍。急传旨遍求良医治疗，不能痊可。众官皆忧。

华歆[xīn]入奏曰：“大王知有神医华佗否？”

操曰：“即江东医周泰者乎？”

歆曰：“是也。”

操曰：“虽闻其名，未知其术。”

歆曰：“华佗字元化，沛国谯[qiáo]郡人也。其医术之妙，世所罕有：但有患者，或用药，或用针，或用灸，随手而愈。若患五脏六腑之疾，药

不能效者，以麻肺汤饮之，令病者如醉死，却用尖刀剖开其腹，以药汤洗其脏腑，病人略无疼痛。洗毕，然后以药线缝口，用药敷之；或一月，或二十日，即平复矣：其神妙如此！

“一日，佗行于道上，闻一人呻吟之声。佗曰：‘此饮食不下之病。’问之果然。佗令取蒜薤[jì]汁三升饮之，吐蛇一条，长二三尺，饮食即下。

“广陵太守陈登，心中烦懑[mèn]，面赤，不能饮食，求佗医治。佗以药饮之，吐虫三升，皆赤头，首尾动摇。登问其故，佗曰：‘此因多食鱼腥，故有此毒。今日虽可，三年之后，必将复发，不可救也。’后陈登果三年而死。

“又有一人眉间生一瘤，痒不可当，令佗视之。佗曰：‘内有飞物。’人皆笑之。佗以刀割开，一黄雀飞去，病者即愈。

“有一人被犬咬足指，遂长肉二块，一痛一痒，俱不可忍。佗曰：‘痛者内有针十个，痒者内有黑白棋子二枚。’人皆不信。佗以刀割开，果应其言。

“此人真扁鹊[战国时的名医]、仓公[西汉时的名医]之流也！现居金城，离此不远，大王何不召之？”

操即差人星夜请华佗入内，令诊脉视疾。佗曰：“大王头脑疼痛，因患风而起。病根在脑袋中，风涎[xián]不能出，枉服汤药，不可治疗。某有一法：先饮麻肺汤，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，取出风涎，方可除根。”

操大怒曰：“汝要杀孤耶！”

佗曰：“大王曾闻关公中毒箭，伤其右臂，某刮骨疗毒，关公略无惧色；今大王小可之疾，何多疑焉？”

操曰：“臂痛可刮，脑袋安可砍开？汝必与关公情熟，乘此机会，欲报仇耳！”

呼左右拿下狱中，拷问其情。

贾诩谏曰：“似此良医，世罕其匹，未可废也。”

操叱曰：“此人欲乘机害我，正与吉平无异！”急令追拷。

华佗在狱，有一狱卒，姓吴，人皆称为“吴押狱”。此人每日以酒食供奉华佗。佗感其恩，乃告曰：“我今将死，恨有《青囊书》未传于世。感公厚意，无可为报；我修一书，公可遣人送与我家，取《青囊书》来赠公，以继吾术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吴押狱大喜曰:“我若得此书,弃了此役,医治天下病人,以传先生之德。”

佗即修书付吴押狱。吴押狱直至金城,问佗之妻取了《青囊书》;回至狱中,付与华佗检看毕,佗即将书赠与吴押狱。吴押狱持回家中藏之。

旬日之后,华佗竟死于狱中。吴押狱买棺殡殓讫,脱了差役回家,欲取《青囊书》看习,只见其妻正将书在那里焚烧。吴押狱大惊,连忙抢夺,全卷已被烧毁,只剩得一两页。吴押狱怒骂其妻。妻曰:“纵然学得与华佗一般神妙,只落得死于牢中,要它何用!”吴押狱嗟[jiē]叹而止。

因此《青囊书》不曾传于世,所传者只阉鸡猪等小法,乃烧剩一两页中所载也。后人有诗叹曰:

华佗仙术比长桑,神识如窥垣[①]一方。
惆怅人亡书亦绝,后人无复见《青囊》!

却说曹操自杀华佗之后,病势愈重,又忧吴、蜀之事。正虑间,近臣忽奏东吴遣使上书。操取书拆视之,略曰:

臣孙权久知天命已归王上,伏望早正大位,遣将剿[jiǎo]灭刘备,扫平两川,臣即率群下纳土归降矣。

操观毕大笑,出示群臣曰:“是儿[这小子]欲使吾居炉火上耶!”

侍中陈群等奏曰:“汉室久已衰微,殿下功德巍巍,生灵仰望。今孙权称臣归命,此天人之应,异气齐声。殿下宜应天顺人,早正大位。”

操笑曰:“吾事汉多年,虽有功德及民,然位至于王,名爵已极,何敢更有他望?苟天命在孤,孤为周文王矣。”

司马懿[yì]曰:“今孙权既称臣归附,王上可封官赐爵,令拒刘备。”

操从之,表封孙权为骠[piào]骑将军、南昌侯,领荆州牧。即日遣使赍[jī]诰敕[gào chì,帝王的诏令]赴东吴去讫。

操病势转加。忽一夜梦三马同槽而食,及晓,问贾诩曰:“孤向日曾梦三马同槽,疑是马腾父子为祸;今腾已死,昨宵复梦三马同槽。主何吉凶?”

诩曰:“禄马,吉兆也。禄马归于曹,王上何必疑乎?”

① 垣 [yuán]

操因此不疑。后人有诗曰：

三马同槽事可疑，不知已植晋根基。

曹瞒空有奸雄略，岂识朝中司马师？

是夜，操卧寝室，至三更，觉头目昏眩，乃起，伏几而卧。忽闻殿中声如裂帛，操惊视之，忽见伏皇后、董贵人、二皇子，并伏完、董承等二十余人，浑身血污，立于愁云之内，隐隐闻索命之声。操急拔剑望空砍去，忽然一声响亮，震塌殿宇西南一角。操惊倒于地，近侍救出，迁于别宫养病。

次夜，又闻殿外男女哭声不绝。至晓，操召群臣入曰："孤在戎马之中，三十余年，未尝信怪异之事。今日为何如此？"

群臣奏曰："大王当命道士设醮[jiào]修禳[ráng]。"

操叹曰："圣人云：'获罪于天，无所祷也。'孤天命已尽，安可救乎？"遂不允设醮。

次日，觉气冲上焦[中医病理术语]，目不见物，急召夏侯惇[dūn]商议。惇至殿门前，忽见伏皇后、董贵人、二皇子、伏完、董承等，立在阴云之中。惇大惊昏倒，左右扶出，自此得病。

操召曹洪、陈群、贾诩、司马懿等，同至卧榻前，嘱以后事。

曹洪等顿首曰："大王善保玉体，不日定当霍然[快速，指病症很快痊愈]。"

操曰："孤纵横天下三十余年，群雄皆灭，只有江东孙权，西蜀刘备，未曾剿除。孤今病危，不能再与卿等相叙，特以家事相托。孤长子曹昂，刘氏所生，不幸早年殁[mò]于宛城；今下[biàn]氏生四子：丕[pī]、彰、植、熊。孤平生所爱第三子植，为人虚华少诚实，嗜酒放纵，因此不立。次子曹彰，勇而无谋；四子曹熊，多病难保。惟长子曹丕，笃[dǔ]厚恭谨，可继我业。卿等宜辅佐之。"

曹洪等涕泣领命而出。

操令近侍取平日所藏名香，分赐诸侍妾，且嘱曰："吾死之后，汝等须勤习女工，多造丝履，卖之可以得钱自给。"

又命诸妾多居于铜雀台中，每日设祭，必令女伎奏乐上食。又遗命于彰德府讲武城外，设立疑冢[zhǒng]七十二："勿令后人知吾葬处，恐为人所发掘故也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嘱毕，长叹一声，泪如雨下。须臾，气绝而死。寿六十六岁。时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也。后人有《邺[yè]中歌》一篇，叹曹操云：

邺则邺城水漳水，定有异人从此起：
雄谋韵事与文心，君臣兄弟而父子；
英雄未有俗胸中，出没岂随人眼底？
功首罪魁非两人，遗臭流芳本一身；
文章有神霸有气，岂能苟尔化为群？
横流筑台距太行，气与理势相低昂；
安有斯人不作逆，小不为霸大不王？
霸王降作儿女鸣，无可奈何中不平；
向帐明知非有益，分香未可谓无情。
呜呼！古人作事无巨细，寂寞豪华皆有意；
书生轻议冢中人，冢中笑尔书生气！

却说曹操身亡，文武百官尽皆举哀；一面遣人赴世子曹丕、鄢[yān]陵侯曹彰、临淄[zī]侯曹植、萧怀侯曹熊处报丧。众官用金棺银椁[guǒ]将操入殓，星夜举灵榇[chèn]赴邺郡来。

曹丕闻知父丧，放声痛哭，率大小官员出城十里，伏道迎榇入城，停于偏殿。官僚挂孝，聚哭于殿上。忽一人挺身而出曰："请世子息哀，且议大事。"

众视之，乃中庶子司马孚[fú]也。

孚曰："魏王既薨[hōng，王侯之死的称谓]，天下震动；当早立嗣王，以安众心。何但哭泣耶？"

群臣曰："世子宜嗣位；但未得天子诏命，岂可造次而行？"

兵部尚书陈矫曰："王薨于外，爱子私立，彼此生变，则社稷危矣。"遂拔剑割下袍袖，厉声曰："即今日便请世子嗣位。众官有异议者，以此袍为例！"

百官悚[sǒng]惧。忽报华歆自许昌飞马而至，众皆大惊。须臾华歆入，众问其来意，歆曰："今魏王薨逝，天下震动，何不早请世子嗣位？"

众官曰："正因不及候诏命，方议欲以王后卞氏慈旨立世子为王。"

歆曰："吾已于汉帝处索得诏命在此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众皆踊跃称贺。歆于怀中取出诏命开读。原来华歆谄[chǎn]事魏，故草此诏，威逼献帝降之；帝只得听从，故下诏即封曹丕为魏王、丞相、冀州牧。

丕即日登位，受大小官僚拜舞起居。

正宴会庆贺间，忽报鄢陵侯曹彰，自长安领十万大军来到。丕大惊，遂问群臣曰："黄须小弟，平日性刚，深通武艺。今提兵远来，必与孤争王位也。如之奈何？"

忽阶下一人应声出曰："臣请往见鄢陵侯，以片言折之。"

众皆曰："非大夫莫能解此祸也。"

正是：试看曹氏丕彰事，几作袁家谭尚争。未知此人是谁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矜 [jīn]　恫 [tòng]　谲 [jué]　诩 [xǔ]　庑 [wǔ]　铮 [zhēng]
歆 [xīn]　谯 [qiáo]　鞬 [jī]　懑 [mèn]　涎 [xián]　嗟 [jiē]
垣 [yuán]　剿 [jiǎo]　懿 [yì]　骠 [piào]　赍 [jī]
诰敕 [gào chì]　醮 [jiào]　禳 [ráng]　惇 [dūn]　殁 [mò]
卞 [biàn]　丕 [pī]　笃 [dǔ]　冢 [zhǒng]　邺 [yè]　鄢 [yān]
淄 [zī]　椁 [guǒ]　榇 [chèn]　孚 [fú]　薨 [hōng]　悚 [sǒng]
谄 [chǎ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刘备要为关羽报仇，诸葛亮力劝，教他按兵不动，暂时先与关羽发丧，等待吴、魏不和，再乘机出兵讨伐。曹操病重，华佗说只能砍开脑袋治疗。曹操疑其想为关羽报仇，便将其下狱。华佗死于狱中。孙权与曹操书，劝其“早正大位”，曹操不上当，封孙权官爵，共拒刘备。曹操死，立其子曹丕为继。

第七十九回

兄逼弟曹植赋诗 侄陷叔刘封伏法

却说曹丕[pī]闻曹彰提兵而来，惊问众官；一人挺身而出，愿往折服之。众视其人，乃谏议大夫贾逵[kuí]也。曹丕大喜，即命贾逵前往。

逵领命出城，迎见曹彰。彰问曰：“先王玺绶安在？”

逵正色而言曰：“家有长子，国有储君。先王玺绶，非君侯之所宜问也。”

彰默然无语，乃与贾逵同入城。至宫门前，逵问曰：“君侯此来，欲奔丧耶？欲争位耶？”

彰曰：“吾来奔丧，别无异心。”

逵曰：“既无异心，何故带兵入城？”

彰即时叱退左右将士，只身入内，拜见曹丕。兄弟二人，相抱大哭。曹彰将本部军马尽交与曹丕。丕令彰回鄢[yān]陵自守，彰拜辞而去。

于是曹丕安居王位，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；封贾诩[xǔ]为太尉，华歆[xīn]为相国，王朗为御史大夫；大小官僚，尽皆升赏。谥[shì]曹操曰武王，葬于邺[yè]郡高陵，令于禁董治陵事。

禁奉命到彼，只见陵屋中白粉壁上，图画关云长水淹七军擒获于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禁之事：画云长俨然上坐，庞德愤怒不屈，于禁拜伏于地，哀求乞命之状。

原来曹丕以于禁兵败被擒，不能死节，既降敌而复归，心鄙其为人，故先令人图画陵屋粉壁，故意使之往见以愧之。

当下于禁见此画像，又羞又恼，气愤成病，不久而死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三十年来说旧交，可怜临难不忠曹。
知人未向心中识，画虎今从骨里描。

却说华歆奏曹丕曰："鄢陵侯已交割军马，赴本国去了；临淄[zī]侯植、萧怀侯熊，二人竟不来奔丧，理当问罪。"丕从之，即分遣二使往二处问罪。

不一日，萧怀使者回报："萧怀侯曹熊惧罪，自缢[yì]身死。"

丕令厚葬之，追赠萧怀王。

又过了一日，临淄使者回报，说："临淄侯日与丁仪、丁廙[yì]兄弟二人酣饮，悖慢无礼：闻使命至，临淄侯端坐不动。丁仪骂曰：'昔者先王本欲立吾主为世子，被谗臣所阻；今王丧未远，便问罪于骨肉，何也？'丁廙又曰：'据吾主聪明冠世，自当承嗣大位，今反不得立。汝那庙堂之臣，何不识人才若此！'临淄侯因怒，叱武士将臣乱棒打出。"

丕闻之，大怒，即令许褚[chǔ]领虎卫军三千，火速至临淄擒曹植等一干人来。

褚奉命，引军至临淄城。守将拦阻，褚立斩之，直入城中，无一人敢当锋锐，径到府堂。只见曹植与丁仪、丁廙等尽皆醉倒。褚皆缚之，载于车上，并将府下大小属官，尽行拿解邺郡，听候曹丕发落。

丕下令，先将丁仪、丁廙等尽行诛戮。丁仪字正礼，丁廙字敬礼，沛郡人，乃一时文士；及其被杀，人多惜之。

却说曹丕之母卞[biàn]氏，听得曹熊缢死，心甚悲伤；忽又闻曹植被擒，其党丁仪等已杀，大惊。急出殿，召曹丕相见。

丕见母出殿，慌来拜谒[yè]。

卞氏哭谓丕曰："汝弟植平生嗜酒疏狂，盖因自恃[shì]胸中之才，故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尔放纵。汝可念同胞之情，存其性命。吾至九泉亦瞑目也。”

丕曰：“儿亦深爱其才，安肯害他？今正欲戒其性耳。母亲勿忧。”

卞氏洒泪而入。丕出偏殿，召曹植入见。

华歆问曰：“适来莫非太后劝殿下勿杀子建乎？”

丕曰：“然。”

歆曰：“子建怀才抱智，终非池中物；若不早除，必为后患。”

丕曰：“母命不可违。”

歆曰：“人皆言子建出口成章，臣未深信。主上可召入，以才试之。若不能，即杀之；若果能，则贬之，以绝天下文人之口。”

丕从之。须臾，曹植入见，惶恐伏拜请罪。

丕曰：“吾与汝情虽兄弟，义属君臣，汝安敢恃才蔑礼？昔先君在日，汝常以文章夸示于人，吾深疑汝必用他人代笔。吾今限汝行七步吟诗一首。若果能，则免一死；若不能，则从重治罪，决不姑恕！”

植曰：“愿乞题目。”

时殿上悬一水墨画，画着两只牛，斗于土墙之下，一牛坠井而亡。丕指画曰：“即以此画为题。诗中不许犯着‘二牛斗墙下，一牛坠井死’字样。”

植行七步，其诗已成。诗曰：

两肉齐道行，头上带凹骨。相遇块山下，欻[1]起相搪突。

二敌不俱刚，一肉卧土窟。非是力不如，盛气不泄毕。

曹丕及群臣皆惊。

丕又曰：“七步成章，吾犹以为迟。汝能应声而作诗一首否？”

植曰：“愿即命题。”

丕曰：“吾与汝乃兄弟也。以此为题。亦不许犯着‘兄弟’字样。”

植略不思索，即口占一首曰：

煮豆燃豆萁[2]，豆在釜[3]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！

曹丕闻之，潸[shān]然泪下。其母卞氏，从殿后出曰：“兄何逼弟之甚耶？”

丕慌忙离坐告曰：“国法不可废耳。”于是贬曹植为安乡侯。植拜辞上马而去。

① 欻 [xū]　② 萁 [qí]　③ 釜 [fǔ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曹丕自即位之后，法令一新，威逼汉帝，甚于其父。早有细作报入成都。汉中王闻之，大惊，即与文武商议曰："曹操已死，曹丕即位，威逼天子，更甚于操。东吴孙权，拱手称臣。孤欲先伐东吴，以报云长之仇；次讨中原，以除乱贼。"

言未毕，廖化出班，哭拜于地曰："关公父子遇害，实刘封、孟达之罪。乞诛此二贼。"

玄德便欲遣人擒之。孔明谏曰："不可。且宜缓图之，急则生变矣。可升此二人为郡守，分调开去，然后可擒。"玄德从之，遂遣使升刘封去守绵竹。

原来彭羕[yàng]与孟达甚厚，听知此事，急回家作书，遣心腹人驰报孟达。使者方出南门外，被马超巡视军捉获，解见马超。超审知此事，即往见彭羕。羕接入，置酒相待。酒至数巡，超以言挑之曰："昔汉中王待公甚厚，今何渐薄也？"

羕因酒醉，恨骂曰："老革[老兵。贬称]竖悖，吾必有以报之！"

超又探曰："某亦怀怨心久矣。"

羕曰："公起本部军，结连孟达为外合，某领川兵为内应，大事可图也。"

超曰："先生之言甚当。来日再议。"

超辞了彭羕，即将入与书解见汉中王，细言其事。玄德大怒，即令擒彭羕下狱，拷问其情。羕在狱中，悔之无及。

玄德问孔明曰："彭羕有谋反之意，当何以治之？"

孔明曰："羕虽狂士，然留之久必生祸。"

于是玄德赐彭羕死于狱。

羕既死，有人报知孟达。达大惊，举止失措。忽使命至，调刘封回守绵竹去讫。孟达慌请上庸、房陵都尉申耽、申仪弟兄二人商议曰："我与法孝直同有功于汉中王；今孝直已死，而汉中王忘我前功，乃欲见害，为之奈何？"

耽曰："某有一计，使汉中王不能加害于公。"

达大喜，急问何计。耽曰："吾弟兄欲投魏久矣；公可作一表，辞了汉中王，投魏王曹丕，丕必重用。吾二人亦随后来降也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达猛然省悟，即写表一通，付与来使；当晚引五十余骑投魏去了。

使命持表回成都，奏汉中王，言孟达投魏之事。先主大怒。览其表曰：

臣达伏惟殿下：将建伊、吕之业，追桓[huán]、文之功，大事草创，假势吴、楚，是以有为之士，望风归顺。臣委质以来，愆戾[qiān lì，罪过、失误]山积；臣犹自知，况于君乎？今王朝英俊鳞集，臣内无辅佐之器，外无将领之才，列次功臣，诚足自愧！

臣闻范蠡[lǐ]识微，浮于五湖；舅犯谢罪，逡[qūn]巡河上。夫际会之间，请命乞身，何哉？欲洁去就之分也。况臣卑鄙，无元功巨勋，自系于时，窃慕前贤，早思远耻。昔申生至孝，见疑于亲；子胥[xū]至忠，见诛于君；蒙恬[tián]拓境而被大刑，乐毅破齐而遭谗佞。臣每读其书，未尝不感慨流涕；而亲当其事，益用伤悼！

迩[ěr]者，荆州覆败，大臣失节，百无一还；惟臣寻事，自致房陵、上庸，而复乞身，自放于外。伏想殿下圣恩感悟，愍[mǐn，同“悯”，体谅]臣之心，悼臣之举。臣诚小人，不能始终。知而为之，敢谓非罪？臣每闻“交绝无恶声，去臣无怨辞”。臣过奉教于君子，愿君王勉之。臣不胜惶恐之至！

玄德看毕，大怒曰：“匹夫叛吾，安敢以文辞相戏耶！”即欲起兵擒之。

孔明曰：“可就遣刘封进兵，令二虎相并；刘封或有功，或败绩，必归成都，就而除之，可绝两害。”

玄德从之，遂遣使到绵竹，传谕刘封。封受命，率兵来擒孟达。

却说曹丕正聚文武议事，忽近臣奏曰：“蜀将孟达来降。”

丕召入问曰：“汝此来，莫非诈降乎？”

达曰：“臣为不救关公之危，汉中王欲杀臣，因此惧罪来降，别无他意。”

曹丕尚未准信，忽报刘封引五万兵来取襄阳，单搦[nuò]孟达厮杀。

丕曰：“汝既是真心，便可去襄阳取刘封首级来，孤方准信。”

达曰：“臣以利害说之，不必动兵，令刘封亦来降也。”

丕大喜，遂加孟达为散骑常侍、建武将军、平阳亭侯，领新城太守，

去守襄阳、樊[fán]城。

原来夏侯尚、徐晃已先在襄阳，正将收取上庸诸部。孟达到了襄阳，与二将礼毕，探得刘封离城五十里下寨。达即修书一封，使人赍[jī]赴蜀寨招降刘封。刘封览书大怒曰："此贼误吾叔侄之义，又间吾父子之亲，使吾为不忠不孝之人也！"遂扯碎来书，斩其使。次日，引军前来搦战。

孟达知刘封扯书斩使，勃然大怒，亦领兵出迎。两阵对圆，封立马于门旗下，以刀指骂曰："背国反贼，安敢乱言！"

孟达曰："汝死已临头上，还自执迷不省！"

封大怒，拍马抡刀，直奔孟达。战不三合，达败走，封乘虚追杀二十余里，一声喊起，伏兵尽出，左边夏侯尚杀来，右边徐晃杀来，孟达回身复战。三军夹攻，刘封大败而走，连夜奔回上庸，背后魏兵赶来。刘封到城下叫门，城上乱箭射下。申耽在敌楼上叫曰："吾已降了魏也！"

封大怒，欲要攻城，背后追军将至。封立脚不住，只得望房陵而奔，见城上已尽插魏旗。申仪在敌楼上将旗一飐[zhǎn]，城后一彪军出，旗上大书"右将军徐晃"。封抵敌不住，急望西川而走。晃乘势追杀。刘封部下只剩得百余骑。到了成都，入见汉中王，哭拜于地，细奏前事。

玄德怒曰："辱子有何面目复来见吾！"

封曰："叔父之难，非儿不救，因孟达谏阻故耳。"

玄德转怒曰："汝须食人食、穿人衣，非土木偶人！安可听谗贼所阻！"命左右推出斩之。

汉中王既斩刘封，后闻孟达招之，毁书斩使之事，心中颇悔；又哀痛关公，以致染病。因此按兵不动。

且说魏王曹丕，自即王位，将文武官僚，尽皆升赏；遂统甲兵三十万，南巡沛国谯[qiáo]县，大飨[xiǎng，以酒食供奉]先茔[yíng，坟地]。乡中父老，扬尘遮道，奉觞[shāng]进酒，效汉高祖还沛之事。人报大将军夏侯惇[dūn]病危，丕即还邺郡。时惇已卒，丕为挂孝，以厚礼殡葬。

是岁八月间，报称石邑县凤凰来仪，临淄城麒麟出现，黄龙现于邺郡。

于是中郎将李伏、太史丞许芝商议：种种瑞征，乃魏当代汉之兆，

可安排受禅之礼，令汉帝将天下让于魏王。遂同华歆、王朗、辛毗[pí]、贾诩、刘廙、刘晔[yè]、陈矫、陈群、桓阶等一班文武官僚，四十余人，直入内殿，来奏汉献帝，请禅位于魏王曹丕。

正是：魏家社稷今将建，汉代江山忽已移。未知献帝如何回答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丕 [pī]　逵 [kuí]　鄢 [yān]　诩 [xǔ]　歆 [xīn]　谥 [shì]
邺 [yè]　淄 [zī]　缢 [yì]　廙 [yì]　褚 [chǔ]　卞 [biàn]
谒 [yè]　恃 [shì]　欻 [xū]　萁 [qí]　釜 [fǔ]　潸 [shān]
恙 [yàng]　桓 [huán]　愆戾 [qiān lì]　蠡 [lǐ]　逡 [qūn]
胥 [xū]　恬 [tián]　迩 [ěr]　愍 [mǐn]　搦 [nuò]　樊 [fán]
赍 [jī]　陟 [zhǎn]　谯 [qiáo]　飨 [xiǎng]　莹 [yíng]　觞 [shāng]
惇 [dūn]　毗 [pí]　晔 [yè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曹操死后，曹丕即位。曹彰提兵而来，贾逵说之，曹彰遂交还军马。曹植、曹熊没有奔丧。曹熊害怕曹丕怪罪，自杀身亡。曹丕让曹植以兄弟为题，在七步之内作出诗，曹植随即吟道："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！"曹丕泪下，免了曹植的罪，把他降为安乡侯。刘备为报云长之仇，让刘封升职去守绵竹。孟达投魏。刘备命刘封擒孟达。孟达派人劝降刘封，刘封扯书斩使。

第八十回

曹丕废帝篡炎刘 汉王正位续大统

却说华歆[xīn]等一班文武，入见献帝。

歆奏曰："伏睹魏王，自登位以来，德布四方，仁及万物，越古超今，虽唐、虞无以过此。群臣会议，言汉祚[zuò]已终，望陛下效尧、舜之道，以山川社稷，禅与魏王：上合天心，下合民意，则陛下安享清闲之福，祖宗幸甚！生灵幸甚！臣等议定，特来奏请。"

帝闻奏大惊，半晌无言，觑[qù]百官而哭曰："朕想高祖提三尺剑，斩蛇起义，平秦灭楚，创造基业，世统相传，四百年矣。朕虽不才，初无过恶，安忍将祖宗大业，等闲弃了？汝百官再从公计议。"

华歆引李伏、许芝近前奏曰："陛下若不信，可问此二人。"

李伏奏曰："自魏王即位以来，麒麟降生，凤凰来仪，黄龙出现，嘉禾蔚生，甘露下降：此是上天示瑞，魏当代汉之象也。"

许芝又奏曰："臣等职掌司天，夜观乾象，见炎汉气数已终，陛下帝星隐匿不明；魏国乾象，极天际地，言之难尽。更兼上应图谶[chèn，预言未来吉凶征兆的话语、文字或图录]，其谶曰：'鬼在边，委相连；当代汉，无可言。言在东，午在西；两日并光上下移。'以此论之，陛下可早禅位。'鬼在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边，委相连'，是'魏'字也；'言在东，午在西'，乃'许'字也；'两日并光上下移'，乃'昌'字也：此是魏在许昌应受汉禅也。愿陛下察之。”

帝曰：“祥瑞图谶，皆虚妄之事；奈何以虚妄之事，而遽[jù]欲朕舍祖宗之基业乎？”

王朗奏曰：“自古以来，有兴必有废，有盛必有衰，岂有不亡之国、不败之家乎？汉室相传四百余年，延至陛下，气数已尽，宜早退避，不可迟疑；迟则生变矣。”

帝大哭，入后殿去了。百官哂[shěn]笑而退。

次日，官僚又集于大殿，令宦官入请献帝。帝忧惧不敢出。

曹后曰：“百官请陛下设朝，陛下何故推阻？”

帝泣曰：“汝兄欲篡位，令百官相逼，朕故不出。”

曹后大怒曰：“吾兄奈何为此乱逆之事耶！”

言未已，只见曹洪、曹休带剑而入，请帝出殿。

曹后大骂曰：“俱是汝等乱贼，希图富贵，共造逆谋！吾父功盖寰[huán]区，威震天下，然且不敢篡窃神器[指帝位]。今吾兄嗣位未几，辄思篡汉，皇天必不祚尔[降福于你]！”言罢，痛哭入宫。

左右侍者皆歔欷[xū xī，叹息]流涕。

曹洪、曹休力请献帝出殿。帝被逼不过，只得更衣出前殿。

华歆奏曰：“陛下可依臣等昨日之议，免遭大祸。”

帝痛哭曰：“卿等皆食汉禄久矣；中间多有汉朝功臣子孙，何忍作此不臣之事？”

歆曰：“陛下若不从众议，恐旦夕萧墙祸起[祸乱起于宫廷内部]，非臣等不忠于陛下也。”

帝曰：“谁敢弒[shì]朕耶？”

歆厉声曰：“天下之人，皆知陛下无人君之福，以致四方大乱！若非魏王在朝，弒陛下者，何止一人？陛下尚不知恩报德，直欲令天下人共伐陛下耶？”

帝大惊，拂袖而起。王朗以目视华歆。歆纵步向前，扯住龙袍，变色而言曰：“许与不许，早发一言！”

帝战栗不能答。

曹洪、曹休拔剑大呼曰：“符宝郎[掌管皇帝印玺的官员]何在？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祖弼[bì]应声出曰："符宝郎在此！"

曹洪索要玉玺。

祖弼叱曰："玉玺乃天子之宝，安得擅索！"

洪喝令武士推出斩之。祖弼大骂不绝口而死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奸宄[①]专权汉室亡，诈称禅位效虞唐。

满朝百辟皆尊魏，仅见忠臣符宝郎。

帝战栗不已。只见阶下披甲持戈数百余人，皆是魏兵。帝泣谓群臣曰："朕愿将天下禅于魏王，幸留残喘，以终天年。"

贾诩[xǔ]曰："魏王必不负陛下。陛下可急降诏，以安众心。"

帝只得令陈群草禅国之诏，令华歆赍[jī]捧诏玺，引百官直至魏王宫献纳。曹丕[pī]大喜。开读诏曰：

朕在位三十二年，遭天下荡覆，幸赖祖宗之灵，危而复存。然今仰瞻天象，俯察民心，炎精之数既终，行运在乎曹氏。是以前王既树神武之迹，今王又光耀明德，以应其期。历数昭明，信可知矣。夫"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"；唐尧不私于厥子，而名播于无穷；朕窃慕焉。今其追踵[zhǒng]尧典，禅位于丞相魏王。王其毋辞！

曹丕听毕，便欲受诏。司马懿[yì]谏曰："不可。虽然诏玺已至，殿下宜且上表谦辞，以绝天下之谤。"

丕从之，令王朗作表，自称德薄，请别求大贤以嗣天位。

帝览表，心甚惊疑，谓群臣曰："魏王谦逊，如之奈何？"

华歆曰："昔魏武王受王爵之时，三辞而诏不许，然后受之。今陛下可再降诏，魏王自当允从。"

帝不得已，又令桓[huán]阶草诏，遣高庙使张音，持节奉玺至魏王宫。曹丕开读诏曰：

咨尔魏王，上书谦让。朕窃为汉道陵迟，为日已久；幸赖武王操，德膺[yīng]符运，奋扬神武，芟[shān]除凶暴，清定区夏。今王丕缵[zuǎn，继]承前绪，至德光昭，声教被四海，仁风扇八区；天之历数，实在尔躬。昔虞舜有大功二十，而放勋[古帝王唐尧的名字]禅以天下；大禹有疏导之绩，而重华[古帝王虞舜的名字]禅以帝位。汉承尧运，有传圣之义，加顺灵祇[qí]，绍天明命，使行御史大夫张音，持节奉皇帝玺绶。

① 宄 [guǐ]

王其受之！

曹丕接诏欣喜，谓贾诩曰："虽二次有诏，然终恐天下后世，不免篡窃之名也。"

诩曰："此事极易：可再命张音赍回玺绶，却教华歆令汉帝筑一坛，名'受禅坛'；择吉日良辰，集大小公卿，尽到坛下，令天子亲奉玺绶，禅天下与王，便可以释群疑而绝众议矣。"

丕大喜，即令张音赍回玺绶，仍作表谦辞。音回奏献帝。

帝问群臣曰："魏王又让，其意若何？"

华歆奏曰："陛下可筑一坛，名曰'受禅坛'，集公卿庶民，明白禅位；则陛下子子孙孙，必蒙魏恩矣。"

帝从之，乃遣太常院官，卜地于繁阳，筑起三层高坛，择于十月庚午日寅[yín]时禅让。

至期，献帝请魏王曹丕登坛受禅，坛下集大小官僚四百余员，御林虎贲[bēn]禁军三十余万，帝亲捧玉玺奉曹丕。丕受之。坛下群臣跪听册曰：

咨尔魏王！昔者唐尧禅位于虞舜，舜亦以命禹：天命不于常，惟归有德。汉道陵迟，世失其序；降及朕躬，大乱滋昏：群凶恣逆，宇内颠覆。赖武王神武，拯兹难于四方，惟清区夏，以保绥[suí]我宗庙；岂予一人获乂[yì，安定]，俾[bǐ]九服实受其赐。今王钦承前绪，光于乃德；恢文武之大业，昭尔考之弘烈。皇灵降瑞，人神告征；诞惟亮采，师锡朕命。佥[qiān，同"签"]曰：尔度克协于虞舜，用率我唐典，敬逊尔位。於戏！"天之历数在尔躬"，君其祗[zhī，恭敬]顺大礼，飨[xiǎng]万国以肃承天命！

读册已毕，魏王曹丕即受八般大礼，登了帝位。贾诩引大小官僚朝于坛下。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。国号大魏。丕即传旨，大赦天下。谥[shì]父曹操为太祖武皇帝。

华歆奏曰："'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'。汉帝既禅天下，理宜退就藩[fān]服。乞降明旨，安置刘氏于何地？"

言讫，扶献帝跪于坛下听旨。丕降旨封帝为山阳公，即日便行。

华歆按剑指帝，厉声而言曰："立一帝，废一帝，古之常道！今上仁慈，不忍加害，封汝为山阳公。今日便行，非宣召不许入朝！"

献帝含泪拜谢，上马而去。坛下军民人等见之，伤感不已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丕谓群臣曰："舜、禹之事，朕知之矣！"

群臣皆呼"万岁"。后人观此受禅坛，有诗叹曰：

两汉经营事颇难，一朝失却旧江山。

黄初欲学唐虞事，司马将来作样看。

百官请曹丕答谢天地。丕方下拜，忽然坛前卷起一阵怪风，飞砂走石，急如骤雨，对面不见；坛上火烛，尽皆吹灭。丕惊倒于坛上，百官急救下坛，半晌方醒。侍臣扶入宫中，数日不能设朝。后病稍可，方出殿受群臣朝贺。封华歆为司徒，王朗为司空；大小官僚，一一升赏。丕疾未痊，疑许昌宫室多妖，乃自许昌幸洛阳，大建宫室。

早有人到成都，报说曹丕自立为大魏皇帝，于洛阳盖造宫殿；且传言汉帝已遇害。

汉中王闻知，痛哭终日，下令百官挂孝，遥望设祭，上尊谥曰"孝愍[mǐn]皇帝"。玄德因此忧虑，致染成疾，不能理事，政务皆托与孔明。

孔明与太傅许靖[jìng]、光禄大夫谯[qiáo]周商议，言天下不可一日无君，欲尊汉中王为帝。

谯周曰："近有祥风庆云之瑞；成都西北角有黄气数十丈，冲霄而起；帝星见于毕、胃、昴[mǎo]之分，煌煌如月：此正应汉中王当即帝位，以继汉统，更复何疑？"

于是孔明与许靖，引大小官僚上表，请汉中王即皇帝位。

汉中王览表，大惊曰："卿等欲陷孤为不忠不义之人耶？"

孔明奏曰："非也。曹丕篡汉自立，王上乃汉室苗裔，理合继统以延汉祀。"

汉中王勃然变色曰："孤岂效逆贼所为！"

拂袖而起，入于后宫。众官皆散。

三日后，孔明又引众官入朝，请汉中王出。众皆拜伏于前。

许靖奏曰："今汉天子已被曹丕所弑，王上不即帝位，兴师讨逆，不得为忠义也。今天下无不欲王上为君，为孝愍皇帝雪恨。若不从臣等所议，是失民望矣。"

汉中王曰："孤虽是景帝之孙，并未有德泽以布于民；今一旦自立为帝，与篡窃何异！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孔明苦劝数次，汉中王坚执不从。孔明乃设一计，谓众官曰：如此如此。于是孔明托病不出。

汉中王闻孔明病笃[dǔ]，亲到府中，直入卧榻边，问曰："军师所感何疾？"

孔明答曰："忧心如焚，命不久矣！"

汉中王曰："军师所忧何事？"连问数次，孔明只推病重，瞑目不答。汉中王再三请问。

孔明喟[kuì]然叹曰："臣自出茅庐，得遇大王，相随至今，言听计从；今幸大王有两川之地，不负臣夙[sù]昔之言。目今曹丕篡位，汉祀将斩[绝]，文武官僚，咸欲奉大王为帝，灭魏兴刘，共图功名；不想大王坚执不肯，众官皆有怨心，不久必尽散矣。若文武皆散，吴、魏来攻，两川难保。臣安得不忧乎？"

汉中王曰："吾非推阻，恐天下人议论耳。"

孔明曰："圣人云：'名不正，则言不顺。'今大王名正言顺，有何可议？岂不闻'天与弗取，反受其咎'？"

汉中王曰："待军师病可，行之未迟。"

孔明听罢，从榻上跃然而起，将屏风一击，外面文武众官皆入，拜伏于地曰："王上既允，便请择日以行大礼。"

汉中王视之，乃是太傅许靖、安汉将军糜竺[mí zhú]、青衣侯向举、阳泉侯刘豹、别驾赵祚、治中杨洪、议曹杜琼、从事张爽、太常卿赖恭、光禄卿黄权、祭酒何宗、学士尹默、司业谯周、大司马殷纯、偏将军张裔、少府王谋、昭文博士伊籍、从事郎秦宓[mì]等众也。

汉中王惊曰："陷孤于不义，皆卿等也！"

孔明曰："王上既允所请，便可筑坛择吉，恭行大礼。"即时送汉中王还宫，一面令博士许慈、谏议郎孟光掌礼，筑坛于成都武担之南。

诸事齐备，多官整设銮驾，迎请汉中王登坛致祭。谯周在坛上，高声朗读祭文曰：

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朔，越十二日丁巳[sì]，皇帝备，敢昭告于皇天后土：汉有天下，历数无疆。曩[nǎng]者，王莽篡盗，光武皇帝震怒致诛，社稷复存。今曹操阻兵残忍，戮杀主后，罪恶滔天；操子丕，载肆凶逆，窃据神器。群下将士，以为汉祀堕废，备宜延之，嗣

武二祖，躬行天罚。备惧无德忝[tiǎn]帝位，询于庶民，外及遐[xiá]荒君长，佥曰：天命不可以不答，祖业不可以久替，四海不可以无主。率土式望，在备一人。备畏天明命，又惧高、光之业，将坠于地，谨择吉日，登坛告祭，受皇帝玺绶，抚临四方。惟神飨祚[赐福]汉家，永绥[安好]历服！

读罢祭文，孔明率众官恭上玉玺。汉中王受了，捧于坛上，再三推辞曰："备无才德，请择有才德者受之。"

孔明奏曰："王上平定四海，功德昭于天下，况是大汉宗派，宜即正位。已祭告天神，复何让焉！"

文武各官，皆呼"万岁"。

拜舞礼毕，改元章武元年。立妃吴氏为皇后，长子刘禅为太子；封次子刘永为鲁王，三子刘理为梁王；封诸葛亮为丞相，许靖为司徒；大小官僚，一一升赏。大赦天下。两川军民，无不欣跃。

次日设朝，文武官僚拜毕，列为两班。先主降诏曰："朕自桃园与关、张结义，誓同生死。不幸二弟云长，被东吴孙权所害；若不报仇，是负盟也。朕欲起倾国之兵，剪伐东吴，生擒逆贼，以雪此恨！"

言未毕，班内一人，拜伏于阶下，谏曰："不可。"

先主视之，乃虎威将军赵云也。

正是：君王未及行天讨，臣下曾闻进直言。未知子龙所谏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歆 [xīn]	祚 [zuò]	觑 [qù]	谶 [chèn]	遽 [jù]	哂 [shěn]
寰 [huán]	歔欷 [xū xī]		弒 [shì]	弼 [bì]	究 [guǐ]
诩 [xǔ]	赍 [jī]	丕 [pī]	踵 [zhǒng]	懿 [yì]	桓 [huán]
膺 [yīng]	荩 [shān]	缵 [zuǎn]	祇 [qí]	寅 [yín]	贲 [bēn]
绥 [suí]	乂 [yì]	俾 [bǐ]	佥 [qiān]	祇 [zhī]	飨 [xiǎng]
谥 [shì]	藩 [fān]	愍 [mǐn]	靖 [jìng]	谯 [qiáo]	昴 [mǎo]
笃 [dǔ]	喟 [kuì]	夙 [sù]	麋竺 [mí zhú]		宓 [mì]
巳 [sì]	曩 [nǎng]	忝 [tiǎn]	遐 [xiá]		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汉献帝在华歆、曹洪、曹休等威逼下，让帝位于曹丕，国号大魏。曹丕自许昌到洛阳，大建宫室。诸葛亮诈病，终于使得刘备称帝。刘备欲起倾国之兵伐吴，赵云劝谏。

第八十一回

急兄仇张飞遇害 雪弟恨先主兴兵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先主欲起兵东征，赵云谏曰："国贼乃曹操，非孙权也。今曹丕篡汉，神人共怒。陛下可早图关中，屯兵渭河上流，以讨凶逆，则关东义士，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；若舍魏以伐吴，兵势一交，岂能骤解。愿陛下察之。"

先主曰："孙权害了朕弟；又兼傅士仁、糜[mí]芳、潘璋、马忠皆有切齿之仇：啖[dàn]其肉而灭其族，方雪朕恨！卿何阻耶？"

云曰："汉贼之仇，公也；兄弟之仇，私也。愿以天下为重。"

先主答曰："朕不为弟报仇，虽有万里江山，何足为贵？"

遂不听赵云之谏，下令起兵伐吴；且发使往五谿[xī]，借番兵五万，共相策应；一面差使往阆[làng]中，迁张飞为车骑将军，领司隶校尉，封西乡侯，兼阆中牧。使命赍[jī]诏而去。

却说张飞在阆中，闻知关公被东吴所害，旦夕号泣，血湿衣襟。诸将以酒解劝，酒醉，怒气愈加。帐上帐下，但有犯者即鞭挞之；多有鞭死者。每日望南切齿睁目怒恨，放声痛哭不已。

忽报使至，慌忙接入，开读诏旨。飞受爵望北拜毕，设酒款待来使。

飞曰："吾兄被害，仇深似海；庙堂之臣，何不早奏兴兵？"

使者曰："多有劝先灭魏而后伐吴者。"

飞怒曰："是何言也！昔我三人桃园结义，誓同生死；今不幸二兄半途而逝，吾安得独享富贵耶！吾当面见天子，愿为前部先锋，挂孝伐吴，生擒逆贼，祭告二兄，以践前盟！"

言讫，就同使命望成都而来。

却说先主每日自下教场操演军马，克日兴师，御驾亲征。于是公卿都至丞相府中见孔明，曰："今天子初临大位，亲统军伍，非所以重社稷也。丞相秉钧衡之职，何不规谏？"

孔明曰："吾苦谏数次，只是不听。今日公等随我入教场谏去。"

当下孔明引百官来奏先主曰："陛下初登宝位，若欲北讨汉贼，以伸大义于天下，方可亲统六师；若只欲伐吴，命一上将统军伐之可也，何必亲劳圣驾？"

先主见孔明苦谏，心中稍回。忽报张飞到来，先主急召入。飞至演武厅拜伏于地，抱先主足而哭。先主亦哭。

飞曰："陛下今日为君，早忘了桃园之誓！二兄之仇，如何不报？"

先主曰："多官谏阻，未敢轻举。"

飞曰："他人岂知昔日之盟？若陛下不去，臣舍此躯与二兄报仇！若不能报时，臣宁死不见陛下也！"

先主曰："朕与卿同往：卿提本部兵自阆州而出，朕统精兵会于江州，共伐东吴，以雪此恨！"

飞临行，先主嘱曰："朕素知卿酒后暴怒，鞭挞健儿，而复令在左右：此取祸之道也。今后务宜宽容，不可如前。"飞拜辞而去。

次日，先主整兵要行。学士秦宓[mì]奏曰："陛下舍万乘之躯，而徇小义，古人所不取也。愿陛下思之。"

先主曰："云长与朕，犹一体也。大义尚在，岂可忘耶？"

宓伏地不起曰："陛下不从臣言，诚恐有失。"

先主大怒曰："朕欲兴兵，尔何出此不利之言！"

叱武士推出斩之。宓面不改色，回顾先主而笑曰："臣死无恨，但可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惜新创之业，又将颠覆耳！”

众官皆为秦宓告免。先主曰：“暂且囚下，待朕报仇回时发落。”

孔明闻知，即上表救秦宓。其略曰：

臣亮等切以吴贼逞奸诡之计，致荆州有覆亡之祸；陨将星于斗牛，折天柱于楚地：此情哀痛，诚不可忘。但念迁汉鼎者，罪由曹操；移刘祚[zuò]者，过非孙权。窃谓魏贼若除，则吴自宾服。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，以养士卒之力，别作良图，则社稷幸甚！天下幸甚！

先主看毕，掷表于地曰：“朕意已决，无得再谏！”

遂命丞相诸葛亮保太子守两川；骠[piào]骑将军马超并弟马岱，助镇北将军魏延守汉中，以当魏兵；虎威将军赵云为后应，兼督粮草；黄权、程畿[jī]为参谋；马良、陈震掌理文书；黄忠为前部先锋；冯习、张南为副将；傅彤、张翼为中军护尉；赵融、廖淳为合后。川将数百员，并五谿番将等，共兵七十五万，择定章武元年七月丙寅[yín]日出师。

却说张飞回到阆中，下令军中：限三日内制办白旗白甲，三军挂孝伐吴。次日，帐下两员末将范疆、张达，入帐告曰：“白旗白甲，一时无措，须宽限方可。”

飞大怒曰：“吾急欲报仇，恨不明日便到逆贼之境，汝安敢违我将令！”

叱武士缚于树上，各鞭背五十。鞭毕，以手指之曰：“来日俱要完备！若违了限，即杀汝二人示众！”

打得二人满口出血。回到营中商议，范疆曰：“今日受了刑责，着我等如何办得？其人性暴如火，倘来日不完，你我皆被杀矣！”

张达曰：“比如他杀我，不如我杀他。”

疆曰：“怎奈不得近前。”

达曰：“我两个若不当死，则他醉于床上；若是当死，则他不醉。”

二人商议停当。

却说张飞在帐中，神思昏乱，动止恍惚，乃问部将曰：“吾今心惊肉颤，坐卧不安，此何意也？”

部将答曰：“此是君侯思念关公，以致如此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飞令人将酒来，与部将同饮，不觉大醉，卧于帐中。范、张二贼，探知消息，初更时分，各藏短刀，密入帐中，诈言欲禀机密重事，直至床前。

原来张飞每睡不合眼；当夜寝于帐中，二贼见他须竖目张，本不敢动手。因闻鼻息如雷，方敢近前，以短刀刺入飞腹。飞大叫一声而亡。时年五十五岁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安喜曾闻鞭督邮，黄巾扫尽佐炎刘。
虎牢关上声先震，长坂桥边水逆流。
义释严颜安蜀境，智欺张郃定中州。
伐吴未克身先死，秋草长遗阆地愁。

却说二贼当夜割了张飞首级，便引数十人连夜投东吴去了。次日，军中闻知，起兵追之不及。

时有张飞部将吴班，向自荆州来见先主，先主用为牙门将，使佐张飞守阆中。当下吴班先发表章，奏知天子；然后令长子张苞具棺椁[guǒ]盛贮，令弟张绍守阆中，苞自来报先主。

时先主已择期出师。大小官僚，皆随孔明送十里方回。孔明回至成都，怏怏[yàng]不乐，顾谓众官曰："法孝直若在，必能制主上东行也。"

却说先主是夜心惊肉颤，寝卧不安。出帐仰观天文，见西北一星，其大如斗，忽然坠地。先主大疑，连夜令人求问孔明。孔明回奏曰："合损一上将。三日之内，必有惊报。"

先主因此按兵不动。忽侍臣奏曰："阆中张车骑部将吴班，差人赍表至。"

先主顿足曰："噫[yī]！三弟休矣！"

及至览表，果报张飞凶信。先主放声大哭，昏绝于地。众官救醒。次日，人报一队军马骤风而至。先主出营观之。良久，见一员小将，白袍银铠，滚鞍下马，伏地而哭，乃张苞也。苞曰："范疆、张达杀了臣父，将首级投吴去了！"

先主哀痛至甚，饮食不进。

群臣苦谏曰："陛下方欲为二弟报仇，何可先自摧残龙体？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先主方才进膳；遂谓张苞曰："卿与吴班，敢引本部军作先锋，为卿父报仇否？"

苞曰："为国为父，万死不辞！"

先主正欲遣苞起兵，又报一彪军风拥而至。先主令侍臣探之。须臾，侍臣引一小将军，白袍银铠，入营伏地而哭。先主视之，乃关兴也。

先主见了关兴，想起关公，又放声大哭。众官苦劝。先主曰："朕想布衣时，与关、张结义，誓同生死；今朕为天子，正欲与两弟同享富贵，不幸俱死于非命！见此二侄，能不断肠！"言讫又哭。

众官曰："二小将军且退。容圣上将息龙体。"

侍臣奏曰："陛下年过六旬，不宜过于哀痛。"

先主曰："二弟俱亡，朕安忍独生！"

言讫，以头顿地而哭。

多官商议曰："今天子如此烦恼，将何解劝？"

马良曰："主上亲统大兵伐吴，终日号泣，于军不利。"

陈震曰："吾闻成都青城山之西，有一隐者，姓李，名意。世人传说此老已三百余岁，能知人之生死吉凶，乃当世之神仙也。何不奏知天子，召此老来，问他吉凶，胜如吾等之言。"遂入奏先主。

先主从之，即遣陈震赍诏，往青城山宣召。震星夜到了青城，令乡人引入山谷深处，遥望仙庄，清云隐隐，瑞气非凡。忽见一小童来迎曰："来者莫非陈孝起乎？"

震大惊曰："仙童如何知我姓字！"

童子曰："吾师昨者有言：'今日必有皇帝诏命至，使者必是陈孝起。'"

震曰："真神仙也！人言信不诬矣！"

遂与小童同入仙庄，拜见李意，宣天子诏命。李意推老不行。震曰："天子急欲见仙翁一面，幸勿吝鹤驾。"

再三敦请，李意方行。既至御营，入见先主。先主见李意鹤发童颜，碧眼方瞳，灼灼有光，身如古柏之状，知是异人，优礼相待。

李意曰："老夫乃荒山村叟，无学无识。辱陛下宣召，不知有何见谕？"

先主曰："朕与关、张二弟生死之交，三十余年矣。今二弟被害，亲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统大军报仇，未知休咎如何。久闻仙翁通晓玄机，望乞赐教。”

李意曰：“此乃天数，非老夫所知也。”

先主再三求问，意乃索纸笔画兵马器械四十余张，画毕便一一扯碎。又画一大人仰卧于地上，旁边一人掘土埋之，上写一大“白”字，遂稽首而去。

先主不悦，谓群臣曰：“此狂叟也！不足为信。”即以火焚之，便催军前进。

张苞入奏曰：“吴班军马已至。小臣乞为先锋。”

先主壮其志，即取先锋印赐张苞。苞方欲挂印，又一少年将奋然出曰：“留下印与我！”

视之，乃关兴也。苞曰：“我已奉诏矣。”

兴曰：“汝有何能，敢当此任？”

苞曰：“我自幼习学武艺，箭无虚发。”

先主曰：“朕正要观贤侄武艺，以定优劣。”

苞令军士于百步之外，立一面旗，旗上画一红心。苞拈[niān]弓取箭，连射三箭，皆中红心。众皆称善。

关兴挽弓在手曰：“射中红心何足为奇？”

正言间，忽值头上一行雁过。兴指曰：“吾射这飞雁第三只。”

一箭射去，那只雁应弦而落。文武官僚，齐声喝彩。

苞大怒，飞身上马，手挺父所使丈八点钢矛，大叫曰：“你敢与我比试武艺否？”

兴亦上马，绰[chāo]家传大砍刀纵马而出曰：“偏你能使矛！吾岂不能使刀！”

二将方欲交锋，先主喝曰：“二子休得无礼！”

兴、苞二人慌忙下马，各弃兵器，拜伏请罪。

先主曰：“朕自涿[zhuō]郡与卿等之父结异姓之交，亲如骨肉；今汝二人亦是昆仲之分，正当同心协力，共报父仇；奈何自相争竞，失其大义！父丧未远而犹如此，况日后乎？”

二人再拜伏罪。先主问曰：“卿二人谁年长？”

苞曰：“臣长关兴一岁。”

先主即命兴拜苞为兄。二人就帐前折箭为誓，永相救护。先主下诏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使吴班为先锋，令张苞、关兴护驾。水陆并进，船骑双行，浩浩荡荡，杀奔吴国来。

却说范疆、张达将张飞首级，投献吴侯，细告前事。孙权听罢，收了二人，乃谓百官曰："今刘玄德即了帝位，统精兵七十余万，御驾亲征，其势甚大，如之奈何？"

百官尽皆失色，面面相觑[qù]。诸葛瑾出曰："某食君侯之禄久矣，无可报效，愿舍残生，去见蜀主，以利害说之，使两国相和，共讨曹丕[pī]之罪。"

权大喜，即遣诸葛瑾为使，来说先主罢兵。

正是：两国相争通使命，一言解难赖行人。未知诸葛瑾此去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糜 [mí]　啖 [dàn]　豁 [xī]　阆 [làng]　赍 [jī]　宓 [mì]
祚 [zuò]　骠 [piào]　畿 [jī]　寅 [yín]　椁 [guǒ]　怏 [yàng]
噫 [yī]　拈 [niān]　绰 [chāo]　涿 [zhuō]　觑 [qù]　丕 [pī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刘备不听赵云、秦宓、诸葛亮之劝，发兵七十五万伐吴。张飞鞭挞末将范疆、张达，范、张二人深夜割张飞首级献给东吴。刘备出征，吴班为先锋，关兴、张苞护驾。孙权闻之大惊，派诸葛瑾为使者劝说刘备与东吴和好，共讨曹丕。

第八十二回

孙权降魏受九锡
先主征吴赏六军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章武元年秋八月，先主起大军至夔[kuí]关，驾屯白帝城。前队军马已出川口。近臣奏曰："吴使诸葛瑾至。"先主传旨教休放入。

黄权奏曰："瑾弟在蜀为相，必有事而来。陛下何故绝之？当召入，看他言语。可从则从；如不可，则就借彼口说与孙权，令知问罪有名也。"

先主从之，召瑾入城。瑾拜伏于地。

先主问曰："子瑜远来，有何事故？"

瑾曰："臣弟久事陛下，臣故不避斧钺[yuè]，特来奏荆州之事：前者，关公在荆州时，吴侯数次求亲，关公不允。后关公取襄阳，曹操屡次致书吴侯，使袭荆州；吴侯本不肯许，因吕蒙与关公不睦，故擅自兴兵，误成大事。今吴侯悔之不及。此乃吕蒙之罪，非吴侯之过也。今吕蒙已死，冤仇已息。孙夫人一向思归。今吴侯令臣为使，愿送归夫人，缚还降将，并将荆州仍旧交还，永结盟好，共灭曹丕[pī]，以正篡逆之罪。"

先主怒曰："汝东吴害了朕弟，今日敢以巧言来说乎！"

瑾曰："臣请以轻重大小之事，与陛下论之：陛下乃汉朝皇叔，今汉

帝已被曹丕篡夺，不思剿[jiǎo]除；却为异姓之亲，而屈万乘之尊：是舍大义而就小义也。中原乃海内之地，两都皆大汉创业之方，陛下不取，而但争荆州：是弃重而取轻也。天下皆知陛下即位，必兴汉室，恢复山河；今陛下置魏不问，反欲伐吴：窃为陛下不取。”

先主大怒曰：“杀吾弟之仇，不共戴天！欲朕罢兵，除死方休！不看丞相之面，先斩汝首！今且放汝回去，说与孙权：洗颈就戮！”

诸葛瑾见先主不听，只得自回江南。

却说张昭见孙权曰：“诸葛子瑜知蜀兵势大，故假以请和为辞，欲背吴入蜀。此去必不回矣。”

权曰：“孤与子瑜，有生死不易之盟；孤不负子瑜，子瑜亦不负孤。昔子瑜在柴桑时，孔明来吴，孤欲使子瑜留之。子瑜曰：‘弟已事玄德，义无二心；弟之不留，犹瑾之不往。’其言足贯神明。今日岂肯降蜀乎？孤与子瑜可谓神交，非外言所得间也。”

正言间，忽报诸葛瑾回。权曰：“孤言若何？”张昭满面羞惭而退。

瑾见孙权，言先主不肯通和之意。

权大惊曰：“若如此，则江南危矣！”

阶下一人进曰：“某有一计，可解此危。”

视之，乃中大夫赵咨也。

权曰：“德度有何良策？”

咨曰：“主公可作一表，某愿为使，往见魏帝曹丕，陈说利害，使袭汉中，则蜀兵自危矣。”

权曰：“此计最善。但卿此去，休失了东吴气象。”

咨曰：“若有些小差失，即投江而死，安有面目见江南人物乎！”

权大喜，即写表称臣，令赵咨为使。星夜到了许都，先见太尉贾诩[xǔ]等，并大小官僚。

次日早朝，贾诩出班奏曰：“东吴遣中大夫赵咨上表。”

曹丕笑曰：“此欲退蜀兵故也。”即令召入。

咨拜伏于丹墀[chí]。丕览表毕，遂问咨曰：“吴侯乃何如主也？”

咨曰：“聪明、仁智、雄略之主也。”

丕笑曰：“卿褒奖毋乃太甚？”

咨曰："臣非过誉也。吴侯纳鲁肃于凡品，是其聪也；拔吕蒙于行阵，是其明也；获于禁而不害，是其仁也；取荆州兵不血刃，是其智也；据三江虎视天下，是其雄也；屈身于陛下，是其略也：以此论之，岂不为聪明、仁智、雄略之主乎？"

丕又问曰："吴主颇知学乎？"

咨曰："吴主浮江万艘，带甲百万，任贤使能，志存经略；少有余闲，博览书传，历观史籍，采其大旨，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。"

丕曰："朕欲伐吴，可乎？"

咨曰："大国有征伐之兵，小国有御备之策。"

丕曰："吴畏魏乎？"

咨曰："带甲百万，江汉为池[护城河]，何畏之有？"

丕曰："东吴如大夫者几人？"

咨曰："聪明特达者八九十人；如臣之辈，车载斗量，不可胜数。"

丕叹曰："'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'，卿可以当之矣。"

于是即降诏，命太常卿邢贞赍[jī]册封孙权为吴王，加九锡。

赵咨谢恩出城。

大夫刘晔[yè]谏曰："今孙权惧蜀兵之势，故来请降。以臣愚见：蜀、吴交兵，乃天亡之也；今若遣上将提数万之兵，渡江袭之，蜀攻其外，魏攻其内，吴国之亡，不出旬日。吴亡则蜀孤矣。陛下何不早图之？"

丕曰："孙权既以礼服朕，朕若攻之，是沮天下欲降者之心；不若纳之为是。"

刘晔又曰："孙权虽有雄才，乃残汉骠[piào]骑将军、南昌侯之职。官轻则势微，尚有畏中原之心；若加以王位，则去陛下一阶[比皇上只差一级]耳。今陛下信其诈降，崇其位号以封殖之，是与虎添翼也。"

丕曰："不然。朕不助吴，亦不助蜀。待看吴、蜀交兵，若灭一国，只存一国，那时除之，有何难哉？朕意已决，卿勿复言。"遂命太常卿邢贞同赵咨捧执册锡，径至东吴。

却说孙权聚集百官，商议御蜀兵之策。忽报："魏帝封主公为王，礼当远接。"

顾雍谏曰："主公宜自称上将军、九州伯之位，不当受魏帝封爵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权曰："当日沛公受项羽之封，盖因时也；何故却之？"

遂率百官出城迎接。邢贞自恃[shì]上国天使，入门不下车。张昭大怒，厉声曰："礼无不敬，法无不肃，而君敢自尊大，岂以江南无方寸之刃耶？"

邢贞慌忙下车，与孙权相见，并车入城。

忽车后一人放声哭曰："吾等不能奋身舍命，为主并魏吞蜀，乃令主公受人封爵，不亦辱乎！"

众视之，乃徐盛也。

邢贞闻之，叹曰："江东将相如此，终非久在人下者也！"

却说孙权受了封爵，众文武官僚拜贺已毕，命收拾美玉明珠等物，遣人赍进谢恩。

早有细作报说："蜀主引本国大兵，及蛮王沙摩柯[kē]番兵数万，又有洞溪汉将杜路、刘宁二支兵，水陆并进，声势震天。水路军已出巫口，旱路军已到秭[zǐ]归。"

时孙权虽登王位，奈魏主不肯接应，乃问文武曰："蜀兵势大，当复如何？"

众皆默然。

权叹曰："周郎之后有鲁肃；鲁肃之后有吕蒙；今吕蒙已亡，无人与孤分忧也！"

言未毕，忽班部中一少年将，奋然而出，伏地奏曰："臣虽年幼，颇习兵书。愿乞数万之兵，以破蜀兵。"

权视之，乃孙桓[huán]也。桓字叔武，其父名河，本姓俞[yú]氏，孙策爱之，赐姓孙，因此亦系吴王宗族；河生四子，桓居其长，弓马熟娴，常从吴王征讨，累立奇功，官授武卫都尉；时年二十五岁。

权曰："汝有何策胜之？"

桓曰："臣有大将二员：一名李异，一名谢旌，俱有万夫不当之勇。乞数万之众，往擒刘备。"

权曰："侄虽英勇，争奈年幼；必得一人相助，方可。"

虎威将军朱然出曰："臣愿与小将军同擒刘备。"

权许之，遂点水陆军五万，封孙桓为左都督，朱然为右都督，即日

起兵。哨马探得蜀兵已至宜都下寨，孙桓引二万五千军马，屯于宜都界口，前后分作三营，以拒蜀兵。

却说蜀将吴班领先锋之印，自出川以来，所到之处，望风而降，兵不血刃，直到宜都；探知孙桓在彼下寨，飞奏先主。

时先主已到秭归，闻奏怒曰："量此小儿，安敢与朕抗耶！"

关兴奏曰："既孙权令此子为将，不劳陛下遣大将，臣愿往擒之。"

先主曰："朕正欲观汝壮气。"即命关兴前往。

兴拜辞欲行，张苞出曰："既关兴前去讨贼，臣愿同行。"

先主曰："二侄同行甚妙；但须谨慎，不可造次。"

二人拜辞先主，会合先锋，一同进兵，列成阵势。

孙桓听知蜀兵大至，合寨多起。两阵对圆，桓领李异、谢旌立马于门旗之下，见蜀营中，拥出二员大将，皆银盔银铠，白马白旗：上首张苞挺丈八点钢矛，下首关兴横着大砍刀。

苞大骂曰："孙桓竖子！死在临时，尚敢抗拒天兵乎！"

桓亦骂曰："汝父已作无头之鬼；今汝又来讨死，好生不智！"

张苞大怒，挺枪直取孙桓。桓背后谢旌，骤马来迎。两将战有三十余合，旌败走，苞乘胜赶来。李异见谢旌败了，慌忙拍马抡蘸金斧接战。张苞与战二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

吴军中裨[pí]将谭雄，见张苞英勇，李异不能胜，却放一冷箭，正射中张苞所骑之马。那马负痛奔回本阵，未到门旗边，扑地便倒，将张苞掀在地上。李异急向前抡起大斧，望张苞脑袋便砍。忽一道红光闪处，李异头早落地。——原来关兴见张苞马回，正待接应，忽见张苞马倒，李异赶来，兴大喝一声，劈李异于马下，救了张苞。乘势掩杀，孙桓大败。各自鸣金收军。

次日，孙桓又引军来。张苞、关兴齐出。关兴立马于阵前，单搦[nuò]孙桓交锋。桓大怒，拍马抡刀，与关兴战三十余合，气力不加，大败回阵。

二小将追杀入营，吴班引着张南、冯习驱兵掩杀。张苞奋勇当先，杀入吴军，正遇谢旌，被苞一矛刺死。吴军四散奔走。

蜀将得胜收兵，只不见了关兴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张苞大惊曰:“安国有失,吾不独生!”

言讫,绰[chāo]枪上马。寻不数里,只见关兴左手提刀,右手活挟一将。

苞问曰:“此是何人?”

兴笑答曰:“吾在乱军中,正遇仇人,故生擒来。”

苞视之,乃昨日放冷箭的谭雄也。苞大喜,同回本营,斩首沥血,祭了死马。遂写表差人赴先主处报捷。

孙桓折了李异、谢旌、谭雄等许多将士,力穷势孤,不能抵敌,即差人回吴求救。

蜀将张南、冯习谓吴班曰:“目今吴兵势败,正好乘虚劫寨。”

班曰:“孙桓虽然折了许多将士,朱然水军现今结营江上,未曾损折。今日若去劫寨,倘水军上岸,断我归路,如之奈何?”

南曰:“此事至易:可教关、张二将军,各引五千军伏于山谷中;如朱然来救,左右两军齐出夹攻,必然取胜。”

班曰:“不如先使小卒诈作降兵,却将劫寨事告与朱然;然见火起,必来救应,却令伏兵击之,则大事济矣。”

冯习等大喜,遂依计而行。

却说朱然听知孙桓损兵折将,正欲来救,忽伏路军引几个小卒上船投降。然问之,小卒曰:“我等是冯习帐下士卒,因赏罚不明,特来投降,就报机密。”

然曰:“所报何事?”

小卒曰:“今晚冯习乘虚要劫孙将军营寨,约定举火为号。”

朱然听毕,即使人报知孙桓。报事人行至半途,被关兴杀了。

朱然一面商议,欲引兵去救应孙桓。部将崔禹曰:“小卒之言,未可深信。倘有疏虞,水陆二军尽皆休矣。将军只宜稳守水寨,某愿替将军一行。”

然从之,遂令崔禹引一万军前去。是夜,冯习、张南、吴班分兵三路,直杀入孙桓寨中,四面火起,吴兵大乱,寻路奔走。

且说崔禹正行之间,忽见火起,急催兵前进。刚才转过山来,忽山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谷中鼓声大震：左边关兴，右边张苞，两路夹攻。崔禹大惊，方欲奔走，正遇张苞；交马只一合，被苞生擒而回。朱然听知危急，将船往下水退五六十里去了。

孙桓引败军逃走，问部将曰："前去何处城坚粮广？"

部将曰："此去正北彝lyí陵城，可以屯兵。"

桓引败军急望彝陵而走。方进得城，吴班等追至，将城四面围定。

关兴、张苞等解崔禹到秭归来。先主大喜，传旨将崔禹斩却，大赏三军。自此威风震动，江南诸将无不胆寒。

却说孙桓令人求救于吴王，吴王大惊，即召文武商议曰："今孙桓受困于彝陵，朱然大败于江中：蜀兵势大，如之奈何？"

张昭奏曰："今诸将虽多物故[亡故]，然尚有十余人，何虑于刘备？可命韩当为正将，周泰为副将，潘璋为先锋，凌统为合后，甘宁为救应，起兵十万拒之。"

权依所奏，即命诸将速行。此时甘宁已患痢疾，带病从征。

却说先主从巫峡建平起，直接彝陵界分，七百余里，连结四十余寨；见关兴、张苞屡立大功，叹曰："昔日从朕诸将，皆老迈无用矣；复有二侄如此英雄，朕何虑孙权乎！"

正言间，忽报韩当、周泰领兵来到。先主方欲遣将迎敌，近臣奏曰："老将黄忠，引五六人投东吴去了。"

先主笑曰："黄汉升非反叛之人也；因朕失口误言老者无用，彼必不服老，故奋力去相持矣。"

即召关兴、张苞曰："黄汉升此去必然有失。贤侄休辞劳苦，可去相助。略有微功，便可令回，勿使有失。"

二小将拜辞先主，引本部军来助黄忠。

正是：老臣素矢忠君志，年少能成报国功。未知黄忠此去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夔 [kuí]　钺 [yuè]　丕 [pī]　剿 [jiǎo]　诩 [xǔ]　墀 [chí]
赟 [jī]　晔 [yè]　骠 [piào]　恃 [shì]　柯 [kē]　秭 [zǐ]
桓 [huán]　俞 [yú]　裨 [pí]　搦 [nuò]　绰 [chāo]　彝 [yí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诸葛瑾劝刘备罢征而不得，回到江南。孙权又派中大夫赵咨见魏帝曹丕，诈降于魏。曹丕欲坐观虎斗，封孙权为吴王，加九锡。孙权派孙桓御敌。关兴、张苞大败孙桓。孙桓逃至彝陵被围。刘备大赏蜀军兵士，从巫峡建平起，直接彝陵，七百余里连结四十余寨。

第八十三回

战猇亭先主得仇人 守江口书生拜大将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章武二年春正月，武威后将军黄忠随先主伐吴；忽闻先主言老将无用，即提刀上马，引亲随五六人，径到彝yí陵营中。吴班与张南、冯习接入，问曰："老将军此来，有何事故？"

忠曰："吾自长沙跟天子到今，多负勤劳。今虽七旬有余，尚食肉十斤，臂开二石之弓，能乘千里之马，未足为老。昨日主上言吾等老迈无用，故来此与东吴交锋，看吾斩将，老也不老！"

正言间，忽报吴兵前部已到，哨马临营。忠奋然而起，出帐上马。冯习等劝曰："老将军且休轻进。"

忠不听，纵马而去。吴班令冯习引兵助战。忠在吴军阵前，勒马横刀，单搦nuò先锋潘璋交战。璋引部将史迹出马。迹欺忠年老，挺枪出战；斗不三合，被忠一刀斩于马下。潘璋大怒，挥关公使的青龙刀，来战黄忠。交马数合，不分胜负。

忠奋力恶战，璋料敌不过，拨马便走。忠乘势追杀，全胜而回。路逢关兴、张苞。兴曰："我等奉圣旨来助老将军；既已立了功，速请回营。"忠不听。

次日，潘璋又来搦战。黄忠奋然上马。兴、苞二人要助战，忠不从；吴班要助战，忠亦不从；只自引五千军出迎。战不数合，璋拖刀便走。忠纵马追之，厉声大叫曰："贼将休走！吾今为关公报仇！"

追至三十余里，四面喊声大震，伏兵齐出：右边周泰，左边韩当，前有潘璋，后有凌统，把黄忠困在垓[gāi]心。忽然狂风大起，忠急退时，山坡上马忠引一军出，一箭射中黄忠肩窝，险些儿落马。

吴兵见忠中箭，一齐来攻。忽后面喊声大起，两路军杀来，吴兵溃散，救出黄忠——乃关兴、张苞也。二小将保送黄忠径到御前营中。忠年老血衰，箭疮痛裂，病甚沉重。先主御驾自来看视，抚其背曰："令老将军中伤，朕之过也！"

忠曰："臣乃一武夫耳，幸遇陛下。臣今年七十有五，寿亦足矣。望陛下善保龙体，以图中原！"

言讫，不省人事。是夜殒于御营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老将说黄忠，收川立大功。重披金锁甲，双挽铁胎弓。
胆气惊河北，威名镇蜀中。临亡头似雪，犹自显英雄。

先主见黄忠气绝，哀伤不已，敕[chì]具棺椁[guǒ]，葬于成都。

先主叹曰："五虎大将，已亡三人。朕尚不能复仇，深可痛哉！"

乃引御林军直至猇[xiāo]亭，大会诸将，分军八路，水陆俱进。水路令黄权领兵，先主自率大军于旱路进发：时章武二年二月中旬也。

韩当、周泰听知先主御驾来征，引兵出迎。两阵对圆，韩当、周泰出马，只见蜀营门旗开处，先主自出，黄罗销金伞盖，左右白旄[máo]黄钺[yuè]，金银旌节，前后围绕。

当大叫曰："陛下今为蜀主，何自轻出？倘有疏虞，悔之何及！"

先主遥指骂曰："汝等吴狗，伤朕手足，誓不与立于天地之间！"

当回顾众将曰："谁敢冲突蜀兵？"

部将夏恂[xún]，挺枪出马。先主背后张苞挺丈八矛，纵马而出，大喝一声，直取夏恂。恂见苞声若巨雷，心中惊惧；恰待要走，周泰弟周平见恂抵敌不住，挥刀纵马而来。关兴见了，跃马提刀来迎。张苞大喝一声，一矛刺中夏恂，倒撞下马。周平大惊，措手不及，被关兴一刀斩了。二小将便取韩当、周泰。韩、周二人，慌退入阵。

先主视之，叹曰："虎父无犬子也！"

用御鞭一指，蜀兵一齐掩杀过去，吴兵大败。那八路兵，势如泉涌，杀得那吴军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

却说甘宁正在船中养病，听知蜀兵大至，火急上马，正遇一彪蛮兵，人皆披发跣[xiǎn]足，皆使弓弩长枪，搪牌刀斧；为首乃是番王沙摩柯[kē]，生得面如噀[xùn]血，碧眼突出，使一个铁蒺藜[jí lí]骨朵，腰带两张弓，威风抖擞。

甘宁见其势大，不敢交锋，拨马而走；被沙摩柯一箭射中头颅。宁带箭而走，到于富池口，坐于大树之下而死。树上群鸦数百，围绕其尸。

吴王闻之，哀痛不已，具礼厚葬，立庙祭祀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吴郡甘兴霸，长江锦幔舟。酬君重知己，报友化仇雠[①]。
劫寨将轻骑，驱兵饮巨瓯[②]。神鸦能显圣，香火永千秋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先主乘势追杀，遂得猇亭。吴兵四散逃走。先主收兵，只不见关兴。先主慌令张苞等四面跟寻。

原来关兴杀入吴阵，正遇仇人潘璋，骤马追之。璋大惊，奔入山谷内，不知所往。兴寻思只在山里，往来寻觅不见。看看天晚，迷踪失路。幸得星月有光，追至山僻之间，时已二更，到一庄上，下马叩门。

一老者出问何人。兴曰："吾是战将，迷路到此，求一饭充饥。"

老人引入，兴见堂内点着明烛，中堂绘画关公神像。兴大哭而拜。

老人问曰："将军何故哭拜？"

兴曰："此吾父也。"

老人闻言，即便下拜。

兴曰："何故供养吾父？"

老人答曰："此间皆是尊神地方。在生之日，家家侍奉，何况今日为神乎？老夫只望蜀兵早早报仇。今将军到此，百姓有福矣。"

遂置酒食待之，卸鞍喂马。

三更已后，忽门外又一人击户。老人出而问之，乃吴将潘璋亦来投宿。恰入草堂，关兴见了，按剑大喝曰："歹贼休走！"

① 雠 [chóu]　② 瓯 [ōu]

璋回身便出。忽门外一人，面如重枣，丹凤眼，卧蚕眉，飘三缕美髯，绿袍金铠，按剑而入。璋见是关公显圣，大叫一声，神魂惊散；欲待转身，早被关兴手起剑落，斩于地上，取心沥血，就关公神像前祭祀。

兴得了父亲的青龙偃月刀，却将潘璋首级，擐[huàn，拴]于马项之下，辞了老人，就骑了潘璋的马，望本营而来。老人自将潘璋之尸拖出烧化。

且说关兴行无数里，忽听得人言马嘶，一彪军来到；为首一将，乃潘璋部将马忠也。忠见兴杀了主将潘璋，将首级擐于马项之下，青龙刀又被兴得了，勃然大怒，纵马来取关兴。兴见马忠是害父仇人，气冲牛斗，举青龙刀望忠便砍。忠部下三百军并力上前，一声喊起，将关兴围在垓心。兴力孤势危。

忽见西北上一彪军杀来，乃是张苞。马忠见救兵到来，慌忙引军自退。关兴、张苞一处赶来。赶不数里，前面糜[mí]芳、傅士仁引兵来寻马忠。两军相合，混战一处。苞、兴二人兵少，慌忙撤退，回至猇亭，来见先主，献上首级，具言此事。先主惊异，赏犒[kào]三军。

却说马忠回见韩当、周泰，收聚败军，各分头守把。军士中伤者不计其数。马忠引傅士仁、糜芳于江渚[zhǔ]屯扎。

当夜三更，军士皆哭声不止。糜芳暗听之，有一伙军言曰："我等皆是荆州之兵，被吕蒙诡计送了主公性命，今刘皇叔御驾亲征，东吴早晚休矣。所恨者，糜芳、傅士仁也。我等何不杀此二贼，去蜀营投降？功劳不小。"

又一伙军言曰："不要性急，等个空儿，便就下手。"

糜芳听毕，大惊，遂与傅士仁商议曰："军心变动，我二人性命难保。今蜀主所恨者马忠耳；何不杀了他，将首级去献蜀主，告称：'我等不得已而降吴，今知御驾前来，特地诣营请罪。'"

仁曰："不可。去必有祸。"

芳曰："蜀主宽仁厚德；目今阿斗太子是我外甥，彼但念我国戚之情，必不肯加害。"

二人计较已定，先备了马。三更时分，入帐刺杀马忠，将首级割了，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二人带数十骑，径投猇亭而来。

伏路军人先引见张南、冯习，具说其事。次日，到御营中来见先主，献上马忠首级，哭告于前曰："臣等实无反心；被吕蒙诡计，称言关公已亡，赚开城门，臣等不得已而降。今闻圣驾前来，特杀此贼，以雪陛下之恨。伏乞陛下恕臣等之罪。"

先主大怒曰："朕自离成都许多时，你两个如何不来请罪？今日势危，故来巧言，欲全性命！朕若饶你，至九泉之下，有何面目见关公乎！"

言讫，令关兴在御营中，设关公灵位。先主亲捧马忠首级，诣[yì]前祭祀。又令关兴将糜芳、傅士仁剥去衣服，跪于灵前，亲自用刀剐[guǎ]之，以祭关公。

忽张苞上帐哭拜于前曰："二伯父仇人皆已诛戮；臣父冤仇，何日可报？"

先主曰："贤侄勿忧。朕当削平江南，杀尽吴狗，务擒二贼，与汝亲自醢[hǎi，剁成肉酱]之，以祭汝父。"

苞泣谢而退。

此时先主威声大震，江南之人尽皆胆裂，日夜号哭。

韩当、周泰大惊，急奏吴王，具言糜芳、傅士仁杀了马忠，去归蜀帝，亦被蜀帝杀了。孙权心怯，遂聚文武商议。

步骘[zhì]奏曰："蜀主所恨者，乃吕蒙、潘璋、马忠、糜芳、傅士仁也。今此数人皆亡，独有范疆、张达二人，现在东吴。何不擒此二人，并张飞首级，遣使送还，交与荆州，送归夫人，上表求和，再会前情，共图灭魏，则蜀兵自退矣。"

权从其言，遂具沉香木匣，盛贮飞首，绑缚范疆、张达，囚于槛[jiàn]车之内，令程秉为使，赍[jī]国书，望猇亭而来。

却说先主欲发兵前进。忽近臣奏曰："东吴遣使送张车骑之首，并囚范疆、张达二贼至。"

先主两手加额曰："此天之所赐，亦由三弟之灵也！"

即令张苞设飞灵位。先主见张飞首级在匣中面不改色，放声大哭。张苞自仗利刀，将范疆、张达万剐凌迟，祭父之灵。

祭毕，先主怒气不息，定要灭吴。马良奏曰："仇人尽戮，其恨可雪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矣。吴大夫程秉到此，欲还荆州，送回夫人，永结盟好，共图灭魏，伏候圣旨。”

先主怒曰：“朕切齿仇人，乃孙权也。今若与之连和，是负二弟当日之盟矣。今先灭吴，次灭魏。”

便欲斩来使，以绝吴情。多官苦告方免。程秉抱头鼠窜，回奏吴主曰：“蜀不从讲和，誓欲先灭东吴，然后伐魏。众臣苦谏不听，如之奈何？”

权大惊，举止失措。

阚[kàn]泽出班奏曰：“现有擎[qíng]天之柱，如何不用耶？”

权急问何人。泽曰：“昔日东吴大事，全任周郎；后鲁子敬代之；子敬亡后，决于吕子明；今子明虽丧，现有陆伯言在荆州。此人名虽儒生，实有雄才大略，以臣论之，不在周郎之下；前破关公，其谋皆出于伯言。主上若能用之，破蜀必矣。如或有失，臣愿与同罪。”

权曰：“非德润之言，孤几误大事。”

张昭曰：“陆逊乃一书生耳，非刘备敌手，恐不可用。”

顾雍亦曰：“陆逊年幼望轻，恐诸公不服；若不服则生祸乱，必误大事。”

步骘亦曰：“逊才堪治郡耳；若托以大事，非其宜也。”

阚泽大呼曰：“若不用陆伯言，则东吴休矣！臣愿以全家保之！”

权曰：“孤亦素知陆伯言乃奇才也！孤意已决，卿等勿言。”

于是命召陆逊。逊本名陆议，后改名逊，字伯言，乃吴郡吴人也；汉城门校尉陆纡[yū]之孙，九江都尉陆骏之子；身长八尺，面如美玉；官领镇西将军。当下奉召而至，参拜毕，权曰：“今蜀兵临境，孤特命卿总督军马，以破刘备。”

逊曰：“江东文武，皆大王故旧之臣；臣年幼无才，安能制之？”

权曰：“阚德润以全家保卿，孤亦素知卿才。今拜卿为大都督，卿勿推辞。”

逊曰：“倘文武不服，何如？”

权取所佩剑与之曰：“如有不听号令者，先斩后奏。”

逊曰：“荷蒙重托，敢不拜命；但乞大王于来日会聚众官，然后赐臣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阚泽曰："古之命将，必筑坛会众，赐白旄黄钺、印绶兵符，然后威行令肃。今大王宜遵此礼，择日筑坛，拜伯言为大都督，假节钺，则众人自无不服矣。"

权从之，命人连夜筑坛完备，大会百官，请陆逊登坛，拜为大都督、右护军镇西将军，进封娄侯，赐以宝剑印绶，令掌六郡八十一州兼荆楚诸路军马。

吴王嘱之曰："阃[kǔn，门坎，特指皇城的门限]以内，孤主之；阃以外，将军制之。"

逊领命下坛，令徐盛、丁奉为护卫，即日出师；一面调诸路军马，水陆并进。

文书到猇亭，韩当、周泰大惊曰："主上如何以一书生总兵耶？"

比及逊至，众皆不服。逊升帐议事，众人勉强参贺。逊曰："主上命吾为大将，督军破蜀。军有常法，公等各宜遵守。违者王法无亲，勿致后悔。"

众皆默然。周泰曰："目今安东将军孙桓[huán]，乃主上之侄，现困于彝陵城中，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；请都督早施良策，救出孙桓，以安主上之心。"

逊曰："吾素知孙安东深得军心，必能坚守，不必救之。待吾破蜀后，彼自出矣。"

众皆暗笑而退。

韩当谓周泰曰："命此孺子为将，东吴休矣！——公见彼所行乎？"

泰曰："吾聊以言试之，早无一计。——安能破蜀也！"

次日，陆逊传下号令，教诸将各处关防，牢守隘口，不许轻敌。众皆笑其懦，不肯坚守。

次日，陆逊升帐唤诸将曰："吾钦承王命，总督诸军，昨已三令五申，令汝等各处坚守；俱不遵吾令，何也？"

韩当曰："吾自从孙将军平定江南，经数百战；其余诸将，或从讨逆将军，或从当今大王，皆披坚执锐，出生入死之士。今主上命公为大都督，令退蜀兵，宜早定计，调拨军马，分头征进，以图大事；乃只令坚守勿战，岂欲待天自杀贼耶？吾非贪生怕死之人，奈何使吾等堕其锐气？"

于是帐下诸将，皆应声而言曰："韩将军之言是也。吾等情愿决一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死战！”

陆逊听毕，掣[chè]剑在手，厉声曰：“仆虽一介书生，今蒙主上托以重任者，以吾有尺寸可取，能忍辱负重故也。汝等只各守隘口，牢把险要，不许妄动。如违令者皆斩！”

众皆愤愤而退。

却说先主自猇亭布列军马，直至川口，接连七百里，前后四十营寨，昼则旌旗蔽日，夜则火光耀天。忽细作报说：“东吴用陆逊为大都督，总制军马。逊令诸将各守险要不出。”

先主问曰：“陆逊何如人也？”

马良奏曰：“逊虽东吴一书生，然年幼多才，深有谋略；前袭荆州，皆系此人之诡计。”

先主大怒曰：“竖子诡计，损朕二弟，今当擒之！”便传令进兵。

马良谏曰：“陆逊之才，不亚周郎，未可轻敌。”

先主曰：“朕用兵老矣，岂反不如一黄口孺子耶！”

遂亲领前军，攻打诸处关津隘口。

韩当见先主兵来，差人报知陆逊。逊恐韩当妄动，急飞马自来观看，正见韩当立马于山上；远望蜀兵，漫山遍野而来，军中隐隐有黄罗盖伞。

韩当接着陆逊，并马而观。当指曰：“军中必有刘备，吾欲击之。”

逊曰：“刘备举兵东下，连胜十余阵，锐气正盛；今只乘高守险，不可轻出，出则不利。但宜奖励将士，广布守御之策，以观其变。今彼驰骋于平原广野之间，正自得志；我坚守不出，彼求战不得，必移屯于山林树木间。吾当以奇计胜之。”

韩当口虽应诺，心中只是不服。

先主使前队搦战，辱骂百端。逊令塞耳休听，不许出迎，亲自遍历诸关隘口，抚慰将士，皆令坚守。先主见吴军不出，心中焦躁。马良曰：“陆逊深有谋略。今陛下远来攻战，自春历夏；彼之不出，欲待我军之变也。愿陛下察之。”

先主曰：“彼有何谋？但怯敌耳。向者数败，今安敢再出！”

先锋冯习奏曰：“即今天气炎热，军屯于赤火之中，取水深为不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便。”

先主遂命各营，皆移于山林茂盛之地，近溪傍涧；待过夏到秋，并力进兵。冯习遂奉旨，将诸寨皆移于林木阴密之处。

马良奏曰：“我军若动，倘吴兵骤至，如之奈何？”

先主曰：“朕令吴班引万余弱兵，近吴寨平地屯住；朕亲选八千精兵，伏于山谷之中。若陆逊知朕移营，必乘势来击，却令吴班诈败；逊若追来，朕引兵突出，断其归路，小子可擒矣。”

文武皆贺曰：“陛下神机妙算，诸臣不及也！”

马良曰：“近闻诸葛丞相在东川点看各处隘口，恐魏兵入寇。陛下何不将各营移居之地，画成图本，问于丞相？”

先主曰：“朕亦颇知兵法，何必又问丞相？”

良曰：“古云：‘兼听则明，偏听则蔽。’望陛下察之。”

先主曰：“卿可自去各营，画成四至八道图本，亲到东川去问丞相。如有不便，可急来报知。”

马良领命而去。于是先主移兵于林木阴密处避暑。

早有细作报知韩当、周泰。二人听得此事，大喜，来见陆逊曰：“目今蜀兵四十余营，皆移于山林密处，依溪傍涧，就水歇凉。都督可乘虚击之。”

正是：蜀主有谋能设伏，吴兵好勇定遭擒。未知陆逊可听其言否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**本回难字检索**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彝 [yí]　搦 [nuò]　垓 [gāi]　敕 [chì]　椁 [guǒ]　猇 [xiāo]
庞 [máo]　钺 [yuè]　恂 [xún]　跣 [xiǎn]　柯 [kē]　噀 [xùn]
蒺藜 [jí lí]　雠 [chóu]　瓯 [ōu]　擐 [huàn]　糜 [mí]　犒 [kào]
渚 [zhǔ]　诣 [yì]　剐 [guǎ]　醢 [hǎi]　鸷 [zhì]　槛 [jiàn]
赍 [jī]　阚 [kàn]　擎 [qíng]　纡 [yū]　阃 [kǔn]　桓 [huán]
掣 [chè]

前情回顾

黄忠出战，斩吴将史迹，中埋伏中箭，回营身亡。刘备大战猇亭，关兴斩潘璋首级而归，糜芳、傅士仁来降被斩。孙权求和不得，于是拜陆逊为大都督。陆逊令诸将坚守勿战。刘备求战不得，移寨于山林密处避暑。

第八十四回

陆逊营烧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阵图

却说韩当、周泰探知先主移营就凉，急来报知陆逊。逊大喜，遂引兵自来观看动静；只见平地一屯，不满万余人，大半皆是老弱之众，大书“先锋吴班”旗号。

周泰曰：“吾视此等兵如儿戏耳。愿同韩将军分两路击之。如其不胜，甘当军令。”

陆逊看了良久，以鞭指曰：“前面山谷中，隐隐有杀气起；其下必有伏兵，故于平地设此弱兵，以诱我耳。诸公切不可出。”

众将听了，皆以为懦。

次日，吴班引兵到关前搦[nuò]战，耀武扬威，辱骂不绝；多有解衣卸甲，赤身裸体，或睡或坐。

徐盛、丁奉入帐禀陆逊曰：“蜀兵欺我太甚！某等愿出击之！”

逊笑曰：“公等但恃[shì]血气之勇，未知孙、吴妙法。此彼诱敌之计也：三日后必见其诈矣。”

徐盛曰：“三日后，彼移营已定，安能击之乎？”

逊曰：“吾正欲令彼移营也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诸将哂[shěn]笑而退。

过三日后，会诸将于关上观望，见吴班兵已退去。

逊指曰："杀气起矣。——刘备必从山谷中出也。"

言未毕，只见蜀兵皆全装惯束，拥先主而过。吴兵见了，尽皆胆裂。

逊曰："吾之不听诸公击班者，正为此也。今伏兵已出，旬日之内，必破蜀矣。"

诸将皆曰："破蜀当在初时；今连营五六百里，相守经七八月，其诸要害，皆已固守，安能破乎？"

逊曰："诸公不知兵法。备乃世之枭[xiāo]雄，更多智谋，其兵始集，法度精专；今守之久矣，不得我便，兵疲意阻，取之正在今日。"

诸将方才叹服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虎帐谈兵按《六韬》，安排香饵钓鲸鳌。

三分自是多英俊，又显江南陆逊高。

却说陆逊已定了破蜀之策，遂修笺[jiān]遣使奏闻孙权，言指日可以破蜀之意。权览毕，大喜曰："江东复有此异人，孤何忧哉！诸将皆上书言其懦，孤独不信。今观其言，果非懦也。"

于是大起吴兵来接应。

却说先主于猇[xiāo]亭尽驱水军，顺流而下，沿江屯扎水寨，深入吴境。

黄权谏曰："水军沿江而下，进则易，退则难。臣愿为前驱。陛下宜在后阵，庶万无一失。"

先主曰："吴贼胆落，朕长驱大进，有何碍乎？"

众官苦谏，先主不从。遂分兵两路：命黄权督江北之兵，以防魏寇；先主自督江南诸军，夹江分立营寨，以图进取。

细作探知，连夜报知魏主，言："蜀兵伐吴，树栅连营，纵横七百余里，分四十余屯，皆傍山林下寨；今黄权督兵在江北岸，每日出哨百余里，不知何意。"

魏主闻之，仰面笑曰："刘备将败矣！"

群臣请问其故。魏主曰："刘玄德不晓兵法：岂有连营七百里，而可以拒敌者乎？包原隰[xí]险阻屯兵[意为在地形过于复杂的地方驻扎兵马]者，此兵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法之大忌也。玄德必败于东吴陆逊之手。——旬日之内，消息必至矣。”

群臣犹未信，皆请拨兵备之。

魏主曰：“陆逊若胜，必尽举吴兵去取西川；吴兵远去，国中空虚，朕虚托以兵助战，令三路一齐进兵，东吴唾手可取也。”

众皆拜服。魏主下令，使曹仁督一军出濡[rú]须，曹休督一军出洞口，曹真督一军出南郡：“三路军马会合日期，暗袭东吴。朕随后自来接应。”调遣已定。

不说魏兵袭吴。且说马良至川，入见孔明，呈上图本而言曰：“今移营夹江，横占七百里，下四十余屯，皆依溪傍涧，林木茂盛之处。皇上令良将图本来与丞相观之。”

孔明看讫，拍案叫苦曰：“是何人教主上如此下寨？可斩此人！”

马良曰：“皆主上自为，非他人之谋。”

孔明叹曰：“汉朝气数休矣！”

良问其故。孔明曰：“包原隰险阻而结营，此兵家之大忌。倘彼用火攻，何以解救？又，岂有连营七百里而可拒敌乎？祸不远矣！陆逊拒守不出，正为此也。汝当速去见天子，改屯诸营，不可如此。”

良曰：“倘今吴兵已胜，如之奈何？”

孔明曰：“陆逊不敢来追，成都可保无虞。”

良曰：“逊何故不追？”

孔明曰：“恐魏兵袭其后也。主上若有失，当投白帝城避之。吾入川时，已伏下十万兵在鱼腹浦矣。”

良大惊曰：“某于鱼腹浦往来数次，未尝见一卒，丞相何作此诈语？”

孔明曰：“后来必见，不劳多问。”

马良求了表章，火速投御营来。孔明自回成都，调拨军马救应。

却说陆逊见蜀兵懈怠，不复提防，升帐聚大小将士听令曰：“吾自受命以来，未尝出战。今观蜀兵，足知动静，故欲先取江南岸一营。谁敢去取？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言未毕，韩当、周泰、凌统等应声而出曰："某等愿往。"

逊教皆退不用，独唤阶下末将淳于丹曰："吾与汝五千军，去取江南第四营：蜀将傅彤所守。今晚就要成功。吾自提兵接应。"

淳于丹引兵去了。

又唤徐盛、丁奉曰："汝等各领兵三千，屯于寨外五里。如淳于丹败回，有兵赶来，当出救之，却不可追去。"

二将自引军去了。

却说淳于丹于黄昏时分，领兵前进，到蜀寨时，已三更之后。丹令众军鼓噪而入。蜀营内傅彤引军杀出，挺枪直取淳于丹；丹敌不住，拨马便回。

忽然喊声大震，一彪军拦住去路：为首大将赵融。丹夺路而走，折兵大半。正走之间，山后一彪蛮兵拦住：为首番将沙摩柯[kē]。丹死战得脱，背后三路军赶来。比及离营五里，吴军徐盛、丁奉二人两下杀来，蜀兵退去，救了淳于丹回营。

丹带箭入见陆逊请罪。

逊曰："非汝之过也。——吾欲试敌人之虚实耳。破蜀之计，吾已定矣。"

徐盛、丁奉曰："蜀兵势大，难以破之，空自损兵折将耳。"

逊笑曰："吾这条计，但瞒不过诸葛亮耳。天幸此人不在，使我成大功也。"

遂集大小将士听令：使朱然于水路进兵，来日午后东南风大作，用船装载茅草，依计而行；韩当引一军攻江北岸，周泰引一军攻江南岸，每人手执茅草一把，内藏硫黄焰硝，各带火种，各执枪刀，一齐而上，但到蜀营，顺风举火；蜀兵四十屯，只烧二十屯，每间一屯烧一屯。各军预带干粮，不许暂退，昼夜追袭，只擒了刘备方止。

众将听了军令，各受计而去。

却说先主正在御营寻思破吴之计，忽见帐前中军旗幡，无风自倒。乃问程畿[jī]曰："此为何兆？"

畿曰："今夜莫非吴兵来劫营？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先主曰："昨夜杀尽，安敢再来？"

畿曰："倘是陆逊试敌，奈何？"

正言间，人报山上远远望见吴兵尽沿山望东去了。

先主曰："此是疑兵。"令众休动，命关兴、张苞各引五百骑出巡。

黄昏时分，关兴回奏曰："江北营中火起。"

先主急令关兴往江北，张苞往江南，探看虚实："倘吴兵到时，可急回报。"

二将领命去了。初更时分，东南风骤起。只见御营左屯火发。方欲救时，御营右屯又火起。风紧火急，树木皆着，喊声大震。两屯军马齐出，奔离御营中，御营军自相践踏，死者不知其数。后面吴兵杀到，又不知多少军马。

先主急上马，奔冯习营时，习营中火光连天而起。江南、江北，照耀如同白日。冯习慌上马引数十骑而走，正逢吴将徐盛军到，敌住厮杀。先主见了，拨马投西便走。徐盛舍了冯习，引兵追来。先主正慌，前面又一军拦住，乃是吴将丁奉，两下夹攻。

先主大惊，四面无路。忽然喊声大震，一彪军杀入重围，乃是张苞，救了先主，引御林军奔走。正行之间，前面一军又到，乃蜀将傅彤也，合兵一处而行。背后吴兵追至。

先主前到一山，名马鞍山。张苞、傅彤请先主上得山时，山下喊声又起：陆逊大队人马，将马鞍山围住。张苞、傅彤死据山口。先主遥望遍野火光不绝，死尸重叠，塞江而下。

次日，吴兵又四下放火烧山，军士乱窜，先主惊慌。忽然火光中一将引数骑杀上山来，视之，乃关兴也。

兴伏地请曰："四下火光逼近，不可久停。陛下速奔白帝城，再收军马可也。"

先主曰："谁敢断后？"

傅彤奏曰："臣愿以死当之！"

当日黄昏，关兴在前，张苞在中，留傅彤断后，保着先主，杀下山来。吴兵见先主奔走，皆要争功，各引大军，遮天盖地，往西追赶。先主令军士尽脱袍铠，塞道而焚，以断后军。

正奔走间，喊声大震，吴将朱然引一军从江岸边杀来，截住去路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先主叫曰："朕死于此矣！"

关兴、张苞纵马冲突，被乱箭射回，各带重伤，不能杀出。背后喊声又起，陆逊引大军从山谷中杀来。

先主正慌急之间，此时天色已微明，只见前面喊声震天，朱然军纷纷落涧，滚滚投岩：一彪军杀入，前来救驾。

先主大喜，视之，乃常山赵子龙也。

时赵云在川中江州，闻吴、蜀交兵，遂引军出；忽见东南一带火光冲天，云心惊，远远探视，不想先主被困，云奋勇冲杀而来。

陆逊闻是赵云，急令军退。

云正杀之间，忽遇朱然，便与交锋；不一合，一枪刺朱然于马下，杀散吴兵，救出先主，望白帝城而走。

先主曰："朕虽得脱，诸将士将奈何？"

云曰："敌军在后，不可久迟。陛下且入白帝城歇息，臣再引兵去救应诸将。"

此时先主仅存百余人入白帝城。后人有诗赞陆逊曰：

持矛举火破连营，玄德穷奔白帝城。
一旦威名惊蜀魏，吴王宁不敬书生。

却说傅彤断后，被吴军八面围住。

丁奉大叫曰："川兵死者无数，降者极多，汝主刘备已被擒获。今汝力穷势孤，何不早降？"

傅彤叱曰："吾乃汉将，安肯降吴狗乎！"

挺枪纵马，率蜀军奋力死战，不下百余合，往来冲突，不能得脱。

彤长叹曰："吾今休矣！"

言讫，口中吐血，死于吴军之中。后人赞傅彤诗曰：

彝[1]陵吴蜀大交兵，陆逊施谋用火焚。
至死犹然骂"吴狗"，傅彤不愧汉将军。

蜀祭酒程畿，匹马奔至江边，招呼水军赴敌，吴兵随后追来，水军四散奔逃。

① 彝 [yí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毓部将叫曰："吴兵至矣！程祭酒快走罢！"

毓怒曰："吾自从主上出军，未尝赴敌而逃！"

言未毕，吴兵骤至，四下无路，毓拔剑自刎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慷慨蜀中程祭酒，身留一剑答君王。

临危不改平生志，博得声名万古香。

时吴班、张南久围彝陵城，忽冯习到，言蜀兵败，遂引军来救先主，孙桓[huán]方才得脱。

张、冯二将正行之间，前面吴兵杀来，背后孙桓从彝陵城杀出，两下夹攻。张南、冯习奋力冲突，不能得脱，死于乱军之中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冯习忠无二，张南义少双。沙场甘战死，史册共流芳。

吴班杀出重围，又遇吴兵追赶；幸得赵云接着，救回白帝城去了。

时有蛮王沙摩柯，匹马奔走，正逢周泰，战二十余合，被泰所杀。蜀将杜路、刘宁尽皆降吴。蜀营一应粮草器仗，尺寸不存。蜀将川兵，降者无数。

时孙夫人在吴，闻猇亭兵败，讹[é]传先主死于军中，遂驱车至江边，望西遥哭，投江而死。后人立庙江滨，号曰枭姬祠。尚论者作诗叹之曰：

先主兵归白帝城，夫人闻难独捐生。

至今江畔遗碑在，犹著千秋烈女名。

却说陆逊大获全功，引得胜之兵，往西追袭。前离夔[kuí]关不远，逊在马上看见前面临山傍江，一阵杀气，冲天而起；遂勒马回顾众将曰："前面必有埋伏，三军不可轻进。"

即倒退十余里，于地势空阔处，排成阵势，以御敌军；即差哨马前去探视。回报并无军屯在此，逊不信，下马登高望之，杀气复起。

逊再令人仔细探视，哨马回报，前面并无一人一骑。逊见日将西沉，杀气越加，心中犹豫，令心腹人再往探看。回报江边只有乱石八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十堆，并无人马。逊大疑，令寻土人问之。须臾，有数人到。逊问曰："何人将乱石作堆？如何乱石堆中有杀气冲起？"

土人曰："此处地名鱼腹浦。诸葛亮入川之时，驱兵到此，取石排成阵势于沙滩之上。自此常常有气如云，从内而起。"

陆逊听罢，上马引数十骑来看石阵，立马于山坡之上，但见四面八方，皆有门有户。逊笑曰："此乃惑人之术耳，有何益焉！"

遂引数骑下山坡来，直入石阵观看。

部将曰："日暮矣，请都督早回。"

逊方欲出阵，忽然狂风大作，一霎时，飞沙走石，遮天盖地。但见怪石嵯峨[cuó é，峻峭]，槎桠[chá yā，交错不齐的木茬]似剑；横沙立土，重叠如山；江声浪涌，有如剑鼓之声。

逊大惊曰："吾中诸葛之计也！"

急欲回时，无路可出。正惊疑间，忽见一老人立于马前，笑曰："将军欲出此阵乎？"

逊曰："愿长者引出。"

老人策杖徐徐而行，径出石阵，并无所碍，送至山坡之上。

逊问曰："长者何人？"

老人答曰："老夫乃诸葛孔明之岳父黄承彦也。昔小婿入川之时，于此布下石阵，名'八阵图'。反复八门，按遁甲休、生、伤、杜、景、死、惊、开。每日每时，变化无端，可比十万精兵。临去之时，曾分付老夫道：'后有东吴大将迷于阵中，莫要引他出来。'老夫适于山岩之上，见将军从'死门'而入，料想不识此阵，必为所迷。老夫平生好善，不忍将军陷没于此，故特自'生门'引出也。"

逊曰："公曾学此阵法否？"

黄承彦曰："变化无穷，不能学也。"

逊慌忙下马拜谢而回。后杜工部有诗曰：

功盖三分国，名成八阵图。江流石不转，遗恨失吞吴。

陆逊回寨，叹曰："孔明真'卧龙'也！吾不能及！"

于是下令班师。左右曰："刘备兵败势穷，困守一城，正好乘势击之；今见石阵而退，何也？"

逊曰："吾非惧石阵而退；吾料魏主曹丕[pī]，其奸诈与父无异，今知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吾追赶蜀兵，必乘虚来袭。吾若深入西川，急难退矣。”

遂令一将断后，逊率大军而回。退兵未及二日，三处人来飞报：“魏兵曹仁出濡须，曹休出洞口，曹真出南郡：三路兵马数十万，星夜至境，未知何意。”

逊笑曰：“不出吾之所料。吾已令兵拒之矣。”

正是：雄心方欲吞西蜀，胜算还须御北朝。未知如何退兵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**本回难字检索**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搦 [nuò]　恃 [shì]　哂 [shěn]　枭 [xiāo]　笺 [jiān]　猇 [xiāo]
隰 [xí]　濡 [rú]　柯 [kē]　畿 [jī]　彝 [yí]　桓 [huán]
讹 [é]　夔 [kuí]　嵯峨 [cuó é]　槎桠 [chá yā]
丕 [pī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周泰等将请战，陆逊以前面山中有伏兵不让出击。三日后，伏兵不得其便果出。陆逊等其兵疲意阻，后发制人。孙权领兵接应。曹丕派兵袭东吴。诸葛亮命马良速叫刘备将营寨于树木间移开，但为时已晚。陆逊先使淳于丹探明蜀兵虚实，夜里借东南风放火。刘备败走，被赵云救入白帝城。陆逊追刘备，误入八阵图。诸葛亮岳父黄承彦引导陆逊逃出。陆逊畏惧魏军趁机偷袭吴国，因此不敢率大军深入西川。

第八十五回

刘先主遗诏托孤儿 诸葛亮安居平五路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章武二年夏六月，东吴陆逊大破蜀兵于猇[xiāo]亭彝[yí]陵之地；先主奔回白帝城，赵云引兵据守。忽马良至，见大军已败，懊悔不及，将孔明之言，奏知先主。先主叹曰："朕早听丞相之言，不致今日之败！今有何面目复回成都见群臣乎！"

遂传旨就白帝城驻扎，将馆驿改为永安宫。人报冯习、张南、傅彤、程畿[jī]、沙摩柯[kē]等皆殁[mò]于王事，先主伤感不已。又近臣奏称："黄权引江北之兵，降魏去了。陛下可将彼家属送有司问罪。"

先主曰："黄权被吴兵隔断在江北岸，欲归无路，不得已而降魏：是朕负权，非权负朕也。何必罪其家属？"仍给禄米以养之。

却说黄权降魏，诸将引见曹丕[pī]。

丕曰："卿今降朕，欲追慕于陈、韩耶？"

权泣而奏曰："臣受蜀帝之恩，殊遇甚厚，令臣督诸军于江北，被陆逊绝断。臣归蜀无路，降吴不可，故来投陛下。败军之将，免死为幸，安敢追慕于古人耶！"

丕大喜，遂拜黄权为镇南将军。权坚辞不受。

忽近臣奏曰："有细作人自蜀中来，说蜀主将黄权家属尽皆诛戮。"

权曰："臣与蜀主，推诚相信，知臣本心，必不肯杀臣之家小也。"

丕然之。后人有诗责黄权曰：

降吴不可却降曹，忠义安能事两朝？

堪叹黄权惜一死，紫阳书法不轻饶。

曹丕问贾诩[xǔ]曰："朕欲一统天下，先取蜀乎？先取吴乎？"

诩曰："刘备雄才，更兼诸葛亮善能治国；东吴孙权，能识虚实，陆逊现屯兵于险要，隔江泛湖，皆难卒谋。以臣观之，诸将之中，皆无孙权、刘备敌手。虽以陛下天威临之，亦未见万全之势也。只可持守，以待二国之变。"

丕曰："朕已遣三路大兵伐吴，安有不胜之理？"

尚书刘晔[yè]曰："近东吴陆逊，新破蜀兵七十万，上下齐心，更有江湖之阻，不可卒制；陆逊多谋，必有准备。"

丕曰："卿前劝朕伐吴，今又谏阻，何也？"

晔曰："时有不同也。昔东吴累败于蜀，其势顿挫，故可击耳；今既获全胜，锐气百倍，未可攻也。"

丕曰："朕意已决，卿勿复言。"

遂引御林军亲往接应三路兵马。早有哨马报说东吴已有准备：令吕范引兵拒住曹休，诸葛瑾引兵在南郡拒住曹真，朱桓[huán]引兵当住濡[rú]须以拒曹仁。

刘晔曰："既有准备，去恐无益。"

丕不从，引兵而去。

却说吴将朱桓，年方二十七岁，极有胆略，孙权甚爱之；时督军于濡须，闻曹仁引大军去取羡溪，桓遂尽拨军守把羡溪去了，只留五千骑守城。

忽报曹仁令大将常雕同诸葛虔、王双，引五万精兵飞奔濡须城来。众军皆有惧色。桓按剑而言曰："胜负在将，不在兵之多寡。兵法云：'客兵倍而主兵半者，主兵尚能胜于客兵。'今曹仁千里跋涉，人马疲困。吾与汝等，共据高城，南临大江，北背山险，以逸待劳，以主制客：此乃百

战百胜之势。虽曹丕自来，尚不足忧，况仁等耶！”

于是传令，教众军偃旗息鼓，只作无人守把之状。

且说魏将先锋常雕，领精兵来取濡须城，遥望城上并无军马。雕催军急进，离城不远，一声炮响，旌旗齐竖。

朱桓横刀飞马而出，直取常雕。战不三合，被桓一刀斩常雕于马下。吴兵乘势冲杀一阵，魏兵大败，死者无数。朱桓大胜，得了无数旌旗军器战马。曹仁领兵随后到来，却被吴兵从羡溪杀出。

曹仁大败而退，回见魏主，细奏大败之事。丕大惊。正议之间，忽探马报：“曹真、夏侯尚围了南郡，被陆逊伏兵于内，诸葛瑾伏兵于外，内外夹攻，因此大败。”

言未毕，忽探马又报：“曹休亦被吕范杀败。”

丕听知三路兵败，乃喟[kuì]然叹曰：“朕不听贾诩、刘晔之言，果有此败！”

时值夏天，大疫流行，马步军十死六七，遂引军回洛阳。

吴、魏自此不和。

却说先主在永安宫，染病不起，渐渐沉重。至章武三年夏四月，先主自知病入四肢，又哭关、张二弟，其病愈深；两目昏花，厌见侍从之人，乃叱退左右，独卧于龙榻之上。忽然阴风骤起，将灯吹摇，灭而复明。只见灯影之下，二人侍立。先主怒曰：“朕心绪不宁，教汝等且退，何故又来！”

叱之不退。先主起而视之，上首乃云长，下首乃翼德也。先主大惊曰：“二弟原来尚在？”

云长曰：“臣等非人，乃鬼也。上帝以臣二人平生不失信义，皆敕[chì]命为神。哥哥与兄弟聚会不远矣。”

先主扯定大哭。忽然惊觉，二弟不见。即唤从人问之，时正三更。先主叹曰：“朕不久于人世矣！”

遂遣使往成都，请丞相诸葛亮、尚书令李严等，星夜来永安宫，听受遗命。孔明等与先主次子鲁王刘永、梁王刘理，来永安宫见帝，留太子刘禅守成都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且说孔明到永安宫，见先主病危，慌忙拜伏于龙榻之下。

先主传旨，请孔明坐于龙榻之侧，抚其背曰："朕自得丞相，幸成帝业；何期智识浅陋，不纳丞相之言，自取其败。悔恨成疾，死在旦夕。嗣子孱[chán]弱[软弱无能]，不得不以大事相托。"言讫，泪流满面。

孔明亦涕泣曰："愿陛下善保龙体，以副天下之望！"

先主以目遍视，只见马良之弟马谡[sù]在旁，先主令且退。谡退出，先主谓孔明曰："丞相观马谡之才何如？"

孔明曰："此人亦当世之英才也。"

先主曰："不然。朕观此人，言过其实，不可大用。丞相宜深察之。"分付毕，传旨召诸臣入殿，取纸笔写了遗诏，递与孔明而叹曰："朕不读书，粗知大略。圣人云：'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'朕本待与卿等同灭曹贼，共扶汉室；不幸中道而别。烦丞相将诏付与太子禅，令勿以为常言。凡事更望丞相教之！"

孔明等泣拜于地曰："愿陛下将息龙体！臣等尽施犬马之劳，以报陛下知遇之恩也。"

先主命内侍扶起孔明，一手掩泪，一手执其手，曰："朕今死矣，有心腹之言相告！"

孔明曰："有何圣谕？"

先主泣曰："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邦定国，终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辅，则辅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为成都之主。"

孔明听毕，汗流遍体，手足失措，泣拜于地曰："臣安敢不竭股肱[gōng]之力，尽忠贞之节，继之以死乎！"言讫，叩头流血。

先主又请孔明坐于榻上，唤鲁王刘永、梁王刘理近前，分付曰："尔等皆记朕言：朕亡之后，尔兄弟三人，皆以父事丞相，不可怠慢。"言罢，遂命二王同拜孔明。

二王拜毕，孔明曰："臣虽肝脑涂地，安能报知遇之恩也！"

先主谓众官曰："朕已托孤于丞相，令嗣子以父事之。卿等俱不可怠慢，以负朕望。"

又嘱赵云曰："朕与卿于患难之中，相从到今，不想于此地分别。卿可想朕故交，早晚看觑[qù，照料]吾子，勿负朕言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云泣拜曰："臣敢不效犬马之劳！"

先主又谓众官曰："卿等众官，朕不能一一分嘱，愿皆自爱。"

言毕，驾崩，寿六十三岁。时章武三年夏四月二十四日也。后杜工部有诗叹曰：

蜀主窥吴向三峡，崩年亦在永安宫。
翠华想像空山外，玉殿虚无野寺中。
古庙杉松巢水鹤，岁时伏腊走村翁。
武侯祠屋长邻近，一体君臣祭祀同。

先主驾崩，文武官僚，无不哀痛。孔明率众官奉梓[zǐ]宫[皇帝的灵柩]还成都。太子刘禅出城迎接灵柩，安于正殿之内。举哀行礼毕，开读遗诏。诏曰：

朕初得疾，但下痢耳；后转生杂病，殆不自济。朕闻'人年五十，不称夭寿'。今朕年六十有余，死复何恨？——但以卿兄弟为念耳。勉之！勉之！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惟贤惟德，可以服人；卿父德薄，不足效也。卿与丞相从事，事之如父，勿怠！勿忘！卿兄弟更求闻达。至嘱！至嘱！

群臣读诏已毕。孔明曰："国不可一日无君；请立嗣君，以承汉统。"

乃立太子禅即皇帝位，改元建兴。加诸葛亮为武乡侯，领益州牧。葬先主于惠陵，谥[shì]曰昭烈皇帝。尊皇后吴氏为皇太后；谥甘夫人为昭烈皇后，糜[mí]夫人亦追谥为皇后。升赏群臣，大赦天下。

早有魏军探知此事，报入中原。近臣奏知魏主。曹丕大喜曰："刘备已亡，朕无忧矣。何不乘其国中无主，起兵伐之？"

贾诩谏曰："刘备虽亡，必托孤于诸葛亮。亮感备知遇之恩，必倾心竭力，扶持嗣主。陛下不可仓卒伐之。"

正言间，忽一人从班部中奋然而出曰："不乘此时进兵，更待何时？"

众视之，乃司马懿[yì]也。丕大喜，遂问计于懿。懿曰："若只起中国之兵，急难取胜。须用五路大兵，四面夹攻，令诸葛亮首尾不能救应，然后可图。"

丕问何五路，懿曰："可修书一封，差使往辽东鲜卑国，见国王轲[kē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比能，赂以金帛，令起辽西羌[qiāng]兵十万，先从旱路取西平关：此一路也。

“再修书遣使赍[jī]官诰[gào]赏赐，直入南蛮，见蛮王孟获，令起兵十万，攻打益州、永昌、牂牁[zāng kē]、越巂[xī]四郡，以击西川之南：此二路也。

“再遣使入吴修好，许以割地，令孙权起兵十万，攻两川峡口，径取涪[fú]城：此三路也。

“又可差使至降将孟达处，起上庸兵十万，西攻汉中：此四路也。

“然后命大将军曹真为大都督，提兵十万，由京兆径出阳平关取西川：此五路也。

“——共大兵五十万，五路并进，诸葛亮便有吕望之才，安能当此乎？”

丕大喜，随即密遣能言官四员为使前去；又命曹真为大都督，领兵十万，径取阳平关。

此时张辽等一班旧将，皆封列侯，俱在冀、徐、青及合肥等处，据守关津隘口，故不复调用。

却说蜀汉后主刘禅，自即位以来，旧臣多有病亡者，不能细说。凡一应朝廷选法，钱粮、词讼等事，皆听诸葛丞相裁处。

时后主未立皇后，孔明与群臣上言曰：“故车骑将军张飞之女甚贤，年十七岁，可纳为正宫皇后。”后主即纳之。

建兴元年秋八月，忽有边报说：“魏调五路大兵，来取西川：第一路，曹真为大都督，起兵十万，取阳平关；第二路，乃反将孟达，起上庸兵十万，犯汉中；第三路，乃东吴孙权，起精兵十万，取峡口入川；第四路，乃蛮王孟获，起蛮兵十万，犯益州四郡；第五路，乃番王轲比能，起羌兵十万，犯西平关。——此五路军马，甚是厉害。已先报知丞相，丞相不知为何，数日不出视事。”

后主听罢大惊，即差近侍赍旨，宣召孔明入朝。使命去了半日，回报：“丞相府下人言，丞相染病不出。”

后主转慌；次日，又命黄门侍郎董允、谏议大夫杜琼，去丞相卧榻前，告此大事。董、杜二人到丞相府前，皆不得入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杜琼曰："先帝托孤于丞相，今主上初登宝位，被曹丕五路兵犯境，军情至急，丞相何故推病不出？"

良久，门吏传丞相令，言："病体稍可，明早出都堂议事。"

董、杜二人叹息而回。次日，多官又来丞相府前伺候。从早至晚，又不见出。多官惶惶，只得散去。

杜琼入奏后主曰："请陛下圣驾，亲往丞相府问计。"

后主即引多官入宫，启奏皇太后。

太后大惊，曰："丞相何故如此？有负先帝委托之意也！我当自往。"

董允奏曰："娘娘未可轻往。臣料丞相必有高明之见。且待主上先往。如果怠慢，请娘娘于太庙中，召丞相问之未迟。"

太后依奏。

次日，后主车驾亲至相府。门吏见驾到，慌忙拜伏于地而迎。

后主问曰："丞相在何处？"

门吏曰："不知在何处。只有丞相钧旨，教挡住百官，勿得辄入。"

后主乃下车步行，独进第三重门，见孔明独倚竹杖，在小池边观鱼。

后主在后立久，乃徐徐而言曰："丞相安乐否？"

孔明回顾，见是后主，慌忙弃杖，拜伏于地曰："臣该万死！"

后主扶起，问曰："今曹丕分兵五路，犯境甚急，相父缘何不肯出府视事？"

孔明大笑，扶后主入内室坐定，奏曰："五路兵至，臣安得不知？臣非观鱼，有所思也。"

后主曰："如之奈何？"

孔明曰："羌王轲比能，蛮王孟获，反将孟达，魏将曹真：此四路兵，臣已皆退去了也。只有孙权这一路兵，臣已有退之之计，但须一能言之人为使。因未得其人，故熟思之。陛下何必忧乎？"

后主听罢，又惊又喜，曰："相父果有鬼神不测之机也！愿闻退兵之策。"

孔明曰："先帝以陛下付托与臣，臣安敢旦夕怠慢。成都众官，皆不晓兵法之妙——贵在使人不测，岂可泄漏于人？

"老臣先知西番国王轲比能，引兵犯西平关；臣料马超积祖西川人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氏，素得羌人之心，羌人以超为神威天将军，臣已先遣一人，星夜驰檄[xí]，令马超紧守西平关，伏四路奇兵，每日交换，以兵拒之：此一路不必忧矣。

“又南蛮孟获，兵犯四郡，臣亦飞檄遣魏延领一军左出右入，右出左入，为疑兵之计；蛮兵惟凭勇力，其心多疑，若见疑兵，必不敢进：此一路又不足忧矣。

“又知孟达引兵出汉中；达与李严曾结生死之交；臣回成都时，留李严守永安宫；臣已作一书，只做李严亲笔，令人送与孟达；达必然推病不出，以慢军心：此一路又不足忧矣。

“又知曹真引兵犯阳平关；此地险峻，可以保守，臣已调赵云引一军守把关隘，并不出战；曹真若见我军不出，不久自退矣。——此四路兵俱不足忧。

“臣尚恐不能全保，又密调关兴、张苞二将，各引兵三万，屯于紧要之处，为各路救应。此数处调遣之事，皆不曾经由成都，故无人知觉。

“只有东吴这一路兵，未必便动：如见四路兵胜，川中危急，必来相攻；若四路不济，安肯动乎？臣料孙权想曹丕三路侵吴之怨，必不肯从其言。

“虽然如此，须用一舌辩之士，径往东吴，以利害说之，则先退东吴；其四路之兵，何足忧乎？但未得说吴之人，臣故踌躇[chóu chú]。何劳陛下圣驾来临？”

后主曰：“太后亦欲来见相父。今朕闻相父之言，如梦初觉，复何忧哉！”

孔明与后主共饮数杯，送后主出府。众官皆环立于门外，见后主面有喜色。后主别了孔明，上御车回朝。众皆疑惑不定。

孔明见众官中，一人仰天而笑，面亦有喜色。孔明视之，乃义阳新野人，姓邓，名芝，字伯苗，现为户部尚书；汉司马邓禹之后。

孔明暗令人留住邓芝。多官皆散，孔明请芝到书院中，问芝曰：“今蜀、魏、吴鼎分三国，欲讨二国，一统中兴，当先伐何国？”

芝曰：“以愚意论之：魏虽汉贼，其势甚大，急难摇动，当徐徐缓图；今主上初登宝位，民心未安，当与东吴连合，结为唇齿，一洗先帝旧怨，此乃长久之计也。未审丞相钧意若何？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孔明大笑曰："吾思之久矣，奈未得其人。——今日方得也！"

芝曰："丞相欲其人何为？"

孔明曰："吾欲使人往结东吴。公既能明此意，必能不辱君命。使乎[风趣的说法，意谓非常称职能完成使命的人]之任，非公不可。"

芝曰："愚才疏智浅，恐不堪当此任。"

孔明曰："吾来日奏知天子，便请伯苗一行，切勿推辞。"

芝应允而退。至次日，孔明奏准后主，差邓芝往说东吴。芝拜辞，望东吴而来。

正是：吴人方见干戈息，蜀使还将玉帛通。未知邓芝此去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**本回难字检索**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猇 [xiāo]　彝 [yí]　畿 [jī]　柯 [kē]　歿 [mò]　丕 [pī]
诩 [xǔ]　晔 [yè]　桓 [huán]　濡 [rú]　喟 [kuì]　敕 [chì]
孱 [chán]　谡 [sù]　肱 [gōng]　觑 [qù]　梓 [zǐ]　谥 [shì]
糜 [mí]　懿 [yì]　轲 [kē]　羌 [qiāng]　赍 [jī]　诰 [gào]
牂牁 [zāng kē]　嵩 [xī]　涪 [fú]　檄 [xí]
踌躇 [chóu chú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魏军出三路大军伐吴，皆被击败。刘备把白帝城馆驿改为永安宫，染病不起，托孤于诸葛亮。刘备死后，刘禅为帝。曹丕趁机用五路大兵夹攻蜀军。刘禅亲往相府请诸葛亮理事，诸葛亮言四路兵皆已退，唯余吴一路。又奏明刘禅，派邓芝前往东吴，消除旧怨，共拒曹魏。

第八十六回

难张温秦宓逞天辩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东吴陆逊，自退魏兵之后，吴王拜逊为辅国将军、江陵侯，领荆州牧，自此军权皆归于逊。张昭、顾雍启奏吴王，请自改元。权从之，遂改为黄武元年。忽报魏王遣使至，权召入。使命陈说："蜀前使人求救于魏，魏一时不明，故发兵应之；今已大悔，欲起四路兵取川，东吴可来接应。若得蜀土，各分一半。"

权闻言，不能决，乃问于张昭、顾雍等。昭曰："陆伯言极有高见，可问之。"

权即召陆逊至。逊奏曰："曹丕[pī]坐镇中原，急不可图；今若不从，必为仇矣。臣料魏与吴皆无诸葛亮之敌手。今且勉强应允，整军预备，只探听四路如何。若四路兵胜，川中危急，诸葛亮首尾不能救，主上则发兵以应之，先取成都，深为上策；如四路兵败，别作商议。"

权从之，乃谓魏使曰："军需未办，择日便当起程。"

使者拜辞而去。权令人探得西番兵出西平关，见了马超，不战自退；南蛮孟获起兵攻四郡，皆被魏延用疑兵计杀退回洞去了；上庸孟达兵至半路，忽然染病不能行；曹真兵出阳平关，赵子龙拒住各处险道，

果然“一将守关，万夫莫开”。曹真屯兵于斜谷道，不能取胜而回。

孙权知了此信，乃谓文武曰：“陆伯言真神算也。孤若妄动，又结怨于西蜀矣。”

忽报西蜀遣邓芝到。

张昭曰：“此又是诸葛亮退兵之计，遣邓芝为说客也。”

权曰：“当何以答之？”

昭曰：“先于殿前立一大鼎，贮油数百斤，下用炭烧。待其油沸，可选身长面大武士一千人，各执刀在手，从宫门前直摆至殿上，却唤芝入见。休等此人开言下说词，责以郦食其[lì yì jī]说齐故事，效此例烹之，看其人如何对答。”

权从其言，遂立油鼎，命武士立于左右，各执军器，召邓芝入。

芝整衣冠而入。行至宫门前，只见两行武士，威风凛凛，各持钢刀、大斧、长戟、短剑，直列至殿上。芝晓其意，并无惧色，昂然而行。至殿前，又见鼎镬[huò，作刑具的大锅]内热油正沸。左右武士以目视之，芝但微微而笑。近臣引至帘前，邓芝长揖不拜。权令卷起珠帘，大喝曰：“何不拜！”

芝昂然而答曰：“上国天使，不拜小邦之主。”

权大怒曰：“汝不自料，欲掉三寸之舌，效郦生说齐乎！可速入油鼎。”

芝大笑曰：“人皆言东吴多贤，谁想惧一儒生！”

权转怒曰：“孤何惧尔一匹夫耶？”

芝曰：“既不惧邓伯苗，何愁来说汝等也？”

权曰：“尔欲为诸葛亮作说客，来说孤绝魏向蜀，是否？”

芝曰：“吾乃蜀中一儒生，特为吴国利害而来。乃设兵陈鼎，以拒一使，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耶！”

权闻言惶愧，即叱退武士，命芝上殿，赐坐而问曰：“吴、魏之利害若何？愿先生教我。”

芝曰：“大王欲与蜀和，还是欲与魏和？”

权曰：“孤正欲与蜀主讲和；但恐蜀主年轻识浅，不能全始全终耳。”

芝曰：“大王乃命世之英豪，诸葛亮亦一时之俊杰；蜀有山川之险，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吴有三江之固：若二国连和，共为唇齿，进则可以兼吞天下，退则可以鼎足而立。今大王若委贽[zhì，屈礼]称臣于魏，魏必望大王朝觐[jìn]，求太子以为内侍；如其不从，则兴兵来攻，蜀亦顺流而进取：如此则江南之地，不复为大王有矣。若大王以愚言为不然，愚将就死于大王之前，以绝说客之名也。”

言讫，撩衣下殿，望油鼎中便跳。权急命止之，请入后殿，以上宾之礼相待。

权曰：“先生之言，正合孤意。孤今欲与蜀主连和，先生肯为我介绍乎？”

芝曰：“适欲烹小臣者，乃大王也；今欲使小臣者，亦大王也：大王犹自狐疑未定，安能取信于人？”

权曰：“孤意已决，先生勿疑。”

于是吴王留住邓芝，集多官问曰：“孤掌江南八十一州，更有荆楚之地，反不如西蜀偏僻之处也：蜀有邓芝，不辱其主；吴并无一人入蜀，以达孤意。”

忽一人出班奏曰：“臣愿为使。”

众视之，乃吴郡吴人，姓张，名温，字惠恕，现为中郎将。

权曰：“恐卿到蜀见诸葛亮，不能达孤之情。”

温曰：“孔明亦人耳，臣何畏彼哉？”

权大喜，重赏张温，使同邓芝入川通好。

却说孔明自邓芝去后，奏后主曰：“邓芝此去，其事必成。吴地多贤，定有人来答礼。陛下当礼貌之，令彼回吴，以通盟好。吴若通和，魏必不敢加兵于蜀矣。吴、魏宁靖[jìng]，臣当征南，平定蛮方，然后图魏。魏削则东吴亦不能久存，可以复一统之基业也。”后主然之。

忽报东吴遣张温与邓芝入川答礼。后主聚文武于丹墀[chí]，令邓芝、张温入。温自以为得志，昂然上殿，见后主施礼。后主赐锦墩，坐于殿左，设御宴待之。后主但敬礼而已。宴罢，百官送张温到馆舍。

次日，孔明设宴相待。孔明谓张温曰：“先帝在日，与吴不睦，今已晏[yàn]驾。当今主上，深慕吴王，欲捐旧忿[fèn]，永结盟好，并力破魏。望大夫善言回奏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张温领诺。酒至半酣，张温喜笑自若，颇有傲慢之意。

次日，后主将金帛赐与张温，设宴于城南邮亭之上，命众官相送。孔明殷勤劝酒。正饮酒间，忽一人乘醉而入，昂然长揖，入席就坐。温怪之，乃问孔明曰："此何人也？"

孔明答曰："姓秦，名宓[mì]，字子勑[chì]，现为益州学士。"

温笑曰："名称学士，未知胸中曾'学事'否？"

宓正色而言曰："蜀中三尺小童，尚皆就学，何况于我？"

温曰："且说公何所学？"

宓对曰："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三教九流，诸子百家，无所不通；古今兴废，圣贤经传，无所不览。"

温笑曰："公既出大言，请即以天为问：天有头乎？"

宓曰："有头。"

温曰："头在何方？"

宓曰："在西方。《诗》云：'乃眷西顾。'以此推之，头在西方也。"

温又问："天有耳乎？"

宓答曰："天处高而听卑。《诗》云：'鹤鸣九皋[gāo，沼泽深处]，声闻于天。'无耳何能听？"

温又问："天有足乎？"

宓曰："有足。《诗》云：'天步艰难。'无足何能步？"

温又问："天有姓乎？"

宓曰："岂得无姓！"

温曰："何姓？"

宓答曰："姓刘。"

温曰："何以知之？"

宓曰："天子姓刘，以故知之。"

温又问曰："日生于东乎？"

宓对曰："虽生于东，而没于西。"

此时秦宓语言清朗，答问如流，满座皆惊。张温无语。宓乃问曰："先生东吴名士，既以天事下问，必能深明天之理。昔混沌既分，阴阳剖判；轻清者上浮而为天，重浊者下凝而为地；至共工氏战败，头触不周山，天柱折，地维[系物的大绳]缺：天倾西北，地陷东南。天既轻清而上浮，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何以倾其西北乎？又未知轻清之外，还是何物？愿先生教我。”

张温无言可对，乃避席而谢曰：“不意蜀中多出俊杰！恰闻讲论，使仆顿开茅塞。”

孔明恐温羞愧，故以善言解之曰：“席间问难，皆戏谈耳。足下深知安邦定国之道，何在唇齿之戏哉！”

温拜谢。孔明又令邓芝入吴答礼，就与张温同行。张、邓二人拜辞孔明，望东吴而来。

却说吴王见张温入蜀未还，乃聚文武商议。忽近臣奏曰：“蜀遣邓芝同张温入国答礼。”

权召入。张温拜于殿前，备称后主、孔明之德，愿求永结盟好，特遣邓尚书又来答礼。权大喜，乃设宴待之。

权问邓芝曰：“若吴、蜀二国同心灭魏，得天下太平，二主分治，岂不乐乎？”

芝答曰：“‘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’。如灭魏之后，未识天命所归何人。但为君者，各修其德；为臣者，各尽其忠：则战争方息耳。”

权大笑曰：“君之诚款，乃如是耶！”

遂厚赠邓芝还蜀。自此吴、蜀通好。

却说魏国细作人探知此事，火速报入中原。魏主曹丕听知，大怒曰：“吴、蜀连和，必有图中原之意也。不若朕先伐之。”

于是大集文武，商议起兵伐吴。此时大司马曹仁、太尉贾诩[xǔ]已亡。侍中辛毗[pí]出班奏曰：“中原之地，土阔民稀，而欲用兵，未见其利。今日之计，莫若养兵屯田十年，足食足兵，然后用之，则吴、蜀方可破也。”

丕怒曰：“此迂儒之论也！今吴、蜀连和，早晚必来侵境，何暇等待十年！”

即传旨起兵伐吴。

司马懿[yì]奏曰：“吴有长江之险，非船莫渡。陛下必御驾亲征，可选大小战船，从蔡、颍[yǐng]而入淮，取寿春，至广陵，渡江口，径取南徐：此为上策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丕从之。于是日夜并工，造龙舟十只，长二十余丈，可容二千余人；收拾战船三千余只。魏黄初五年秋八月，会聚大小将士，令曹真为前部，张辽、张郃[hé]、文聘、徐晃等为大将先行，许褚[chǔ]、吕虔为中军护卫，曹休为合后，刘晔[yè]、蒋济为参谋官。前后水陆军马三十余万，克日起兵。封司马懿为尚书仆射[相当于宰相]，留在许昌，凡国政大事，并皆听懿决断。

不说魏兵起程。却说东吴细作探知此事，报入吴国。近臣慌奏吴王曰："今魏王曹丕，亲自乘驾龙舟，提水陆大军三十余万，从蔡、颍出淮，必取广陵渡江，来下江南。甚为厉害。"

孙权大惊，即聚文武商议。

顾雍曰："今主上既与西蜀连和，可修书与诸葛孔明，令起兵出汉中，以分其势；一面遣一大将，屯兵南徐以拒之。"

权曰："非陆伯言不可当此大任。"

雍曰："陆伯言镇守荆州，不可轻动。"

权曰："孤非不知，奈眼前无替力之人。"

言未尽，一人从班部内应声而出曰："臣虽不才，愿统一军以当魏兵。若曹丕亲渡大江，臣必生擒，以献殿下；若不渡江，亦杀魏兵大半，令魏兵不敢正视东吴。"

权视之，乃徐盛也。权大喜曰："如得卿守江南一带，孤何忧哉！"

遂封徐盛为安东将军，总镇都督建业、南徐军马。盛谢恩，领命而退；即传令教众官军多置器械，多设旌旗，以为守护江岸之计。

忽一人挺身出曰："今日大王以重任委托将军，欲破魏兵以擒曹丕，将军何不早发军马渡江，于淮南之地迎敌？直待曹丕兵至，恐无及矣。"

盛视之，乃吴王侄孙韶也。韶字公礼，官授扬威将军，曾在广陵守御；年幼负气，极有胆勇。

盛曰："曹丕势大，更有名将为先锋，不可渡江迎敌。待彼船皆集于北岸，吾自有计破之。"

韶曰："吾手下自有三千军马，更兼深知广陵路势，吾愿自去江北，与曹丕决一死战。如不胜，甘当军令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盛不从。韶坚执要去。盛只是不肯，韶再三要行。盛怒曰："汝如此不听号令，吾安能制诸将乎？"叱武士推出斩之。

刀斧手拥孙韶出辕门之外，立起皂旗。韶部将飞报孙权。权听知，急上马来救。武士恰待行刑，孙权早到，喝散刀斧手，救了孙韶。

韶哭奏曰："臣往年在广陵，深知地利；不就那里与曹丕厮杀，直待他下了长江，东吴指日休矣！"

权径入营来。徐盛迎接入帐，奏曰："大王命臣为都督，提兵拒魏；今扬威将军孙韶，不遵军法，违令当斩，大王何故赦之？"

权曰："韶倚血气之壮，误犯军法，万希宽恕。"

盛曰："法非臣所立，亦非大王所立，乃国家之典刑也。若以亲而免之，何以令众乎？"

权曰："韶犯法，本应任将军处治；奈此子虽本姓俞[yú]氏，然孤兄甚爱之，赐姓孙；于孤颇有劳绩。今若杀之，负兄义矣。"

盛曰："且看大王之面，寄下死罪。"

权令孙韶拜谢。韶不肯拜，厉声而言曰："据吾之见，只是引军去破曹丕！便死也不服你的见识！"

徐盛变色。

权叱退孙韶，谓徐盛曰："便无此子，何损于兵？今后勿再用之。"言讫自回。

是夜，人报徐盛说："孙韶引本部三千精兵，潜地过江去了。"

盛恐有失，于吴王面上不好看，乃唤丁奉授以密计，引三千兵渡江接应。

却说魏主驾龙舟至广陵，前部曹真已领兵列于大江之岸。

曹丕问曰："江岸有多少兵？"

真曰："隔岸远望，并不见一人，亦无旌旗营寨。"

丕曰："此必诡计也。朕自往观其虚实。"

于是大开江道，放龙舟直至大江，泊于江岸。船上建龙凤日月五色旌旗，仪銮簇拥，光耀射目。曹丕端坐舟中，遥望江南，不见一人，回顾刘晔、蒋济曰："可渡江否？"

晔曰："兵法'实实虚虚'。彼见大军至，如何不作整备？陛下未可造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次。且待三五日，看其动静，然后发先锋渡江以探之。”

丕曰：“卿言正合朕意。”

是日天晚，宿于江中。当夜月黑，军士皆执灯火，明耀天地，恰如白昼。遥望江南，并不见半点儿火光。

丕问左右曰：“此何故也？”

近臣奏曰：“想闻陛下天兵来到，故望风逃窜耳。”

丕暗笑。及至天晓，大雾迷漫，对面不见。须臾风起，雾散云收，望见江南一带皆是连城：城楼上枪刀耀日，遍城尽插旌旗号带。

顷刻数次人来报：“南徐沿江一带，直至石头城，一连数百里，城郭舟车，连绵不绝，一夜成就。”

曹丕大惊。

原来徐盛束缚芦苇为人，尽穿青衣，执旌旗，立于假城疑楼之上。魏兵见城上许多人马，如何不胆寒？

丕叹曰：“魏虽有武士千群，无所用之。江南人物如此，未可图也！”

正惊讶间，忽然狂风大作，白浪滔天，江水溅湿龙袍，大船将覆。曹真慌令文聘撑小舟急来救驾。龙舟上人立站不住。文聘跳上龙舟，负丕下得小舟，奔入河港。忽流星马报道：“赵云引兵出阳平关，径取长安。”

丕听得，大惊失色，便教回军。众军各自奔走。背后吴兵追至。丕传旨教尽弃御用之物而走。

龙舟将次入淮，忽然鼓角齐鸣，喊声大震，刺斜里一彪军杀到：为首大将，乃孙韶也。魏兵不能抵挡，折其大半，淹死者无数。

诸将奋力救出魏主。魏主渡淮河，行不三十里，淮河中一带芦苇，预灌鱼油，尽皆火着；顺风而下，风势甚急，火焰漫空，绝住龙舟。丕大惊，急下小船傍岸时，龙舟上早已火着。丕慌忙上马。岸上一彪军杀来：为首一将，乃丁奉也。张辽急拍马来迎，被奉一箭射中其腰，却得徐晃救了，同保魏主而走，折军无数。

背后孙韶、丁奉夺得马匹、车仗、船只、器械，不计其数。魏兵大败而回。吴将徐盛全获大功，吴王重加赏赐。

张辽回到许昌，箭疮迸裂而亡，曹丕厚葬之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赵云引兵杀出阳平关之次，忽报丞相有文书到，说益州耆[qí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老，古年高六十称耆]帅雍闿[kǎi]结连蛮王孟获，起十万蛮兵，侵掠四郡；因此宣云回军，令马超坚守阳平关，丞相欲自南征。赵云乃急收兵而回。

此时孔明在成都整饬[chì]军马，亲自南征。

正是：方见东吴敌北魏，又看西蜀战南蛮。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丕 [pī]	郦食其 [lì yì jī]		镬 [huò]	贽 [zhì]	觐 [jìn]
靖 [jìng]	墀 [chí]	晏 [yàn]	忿 [fèn]	宓 [mì]	勅 [chì]
皋 [gāo]	诩 [xǔ]	毗 [pí]	懿 [yì]	颍 [yǐng]	郃 [hé]
褚 [chǔ]	晔 [yè]	俞 [yú]	耆 [qí]	闿 [kǎi]	饬 [chì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邓芝往东吴劝说孙权与蜀通好，孙权派张温同邓芝赴蜀。张温在蜀地傲慢，秦宓席间难为之，张温不能应对。诸葛亮以善言替他解围，又令邓芝与张温同去东吴答礼，吴蜀通好。曹丕亲自伐吴，大败而回。

第八十七回

征南寇丞相大兴师
抗天兵蛮王初受执

却说诸葛丞相在于成都，事无大小，皆亲自从公决断。两川之民，忻[xīn，同“欣”]乐太平，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。又幸连年大熟，老幼鼓腹讴歌，凡遇差徭，争先早办：因此军需器械应用之物，无不完备；米满仓廒[áo，贮粮的库房]，财盈府库。

建兴三年，益州飞报：“蛮王孟获，大起蛮兵十万，犯境侵掠。建宁太守雍闿[kǎi]，乃汉朝什方侯雍齿之后，今结连孟获造反。牂牁[zāng kē]郡太守朱褒、越巂[xī]郡太守高定，二人献了城。只有永昌太守王伉[kàng]不肯反。现今雍闿、朱褒、高定三人部下人马，皆与孟获为向导官，攻打永昌郡。今王伉与功曹吕凯，会集百姓，死守此城，其势甚急。”

孔明乃入朝奏后主曰：“臣观南蛮不服，实国家之大患也。臣当自领大军，前去征讨。”

后主曰：“东有孙权，北有曹丕[pī]，今相父弃朕而去，倘吴、魏来攻，如之奈何？”

孔明曰：“东吴方与我国讲和，料无异心；若有异心，李严在白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城，此人可当陆逊也。曹丕新败，锐气已丧，未能远图；且有马超守把汉中诸处关口，不必忧也。臣又留关兴、张苞等分两军为救应，保陛下万无一失。今臣先去扫荡蛮方，然后北伐，以图中原，报先帝三顾之恩，托孤之重。”

后主曰：“朕年幼无知，惟相父斟酌行之。”

言未毕，班部内一人出曰：“不可！不可！”

众视之，乃南阳人也，姓王，名连，字文仪，现为谏议大夫。

连谏曰：“南方不毛之地，瘴疫之乡；丞相秉钧衡之重任，而自远征，非所宜也。且雍闿等乃疥癣之疾，丞相只须遣一大将讨之，必然成功。”

孔明曰：“南蛮之地，离国甚远，人多不习王化，收伏甚难，吾当亲去征之。可刚可柔，别有斟酌，非可容易托人。”

王连再三苦劝，孔明不从。是日，孔明辞了后主，令蒋琬[wǎn]为参军，费祎[yī]为长史，董厥、樊[fán]建二人为掾[yuàn]史；赵云、魏延为大将，总督军马；王平、张翼为副将；并川将数十员：共起川兵五十万，前望益州进发。

忽有关公第三子关索，入军来见孔明曰：“自荆州失陷，逃难在鲍家庄养病。每要赴川见先帝报仇，疮痕未合，不能起行。近已安痊，打探得东吴仇人已皆诛戮，径来西川见帝，恰在途中遇见征南之兵，特来投见。”

孔明闻之，嗟讶不已；一面遣人申报朝廷，就令关索为前部先锋，一同征南。大队人马，各依队伍而行。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；所经之处，秋毫无犯。

却说雍闿听知孔明自统大军而来，即与高定、朱褒商议，分兵三路：高定取中路，雍闿在左，朱褒在右；三路各引兵五六万迎敌。

于是高定令鄂焕为前部先锋。焕身长九尺，面貌丑恶，使一支方天戟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；领本部兵，离了大寨，来迎蜀兵。

却说孔明统大军已到益州界分。前部先锋魏延，副将张翼、王平，才入界口，正遇鄂焕军马。两阵对圆，魏延出马大骂曰：“反贼早早受

降！”

鄂焕拍马与魏延交锋。战不数合，延诈败走，焕随后赶来。走不数里，喊声大震。张翼、王平两路军杀来，绝其后路。延复回，三员将并力拒战，生擒鄂焕。解到大寨，入见孔明。孔明令去其缚，以酒食待之。问曰：“汝是何人部将？”

焕曰：“某是高定部将。”

孔明曰：“吾知高定乃忠义之士，今为雍闿所惑，以致如此。吾今放汝回去，令高太守早早归降，免遭大祸。”

鄂焕拜谢而去，回见高定，说孔明之德。定亦感激不已。

次日，雍闿至寨。礼毕，闿曰：“如何得鄂焕回也？”

定曰：“诸葛亮以义放之。”

闿曰：“此乃诸葛亮反间之计：欲令我两人不和，故施此谋也。”

定半信不信，心中犹豫。忽报蜀将搦(nuò)战，闿自引三万兵出迎。战不数合，闿拨马便走，延率兵大进，追杀二十余里。次日，雍闿又起兵来迎。孔明一连三日不出。至第四日，雍闿、高定分兵两路，来取蜀寨。

却说孔明令魏延两路伺候：果然雍闿、高定两路兵来，被伏兵杀伤大半，生擒者无数，都解到大寨来。雍闿的人，囚在一边；高定的人，囚在一边。却令军士谣说：“但是高定的人免死，雍闿的人尽杀。”

众军皆闻此言。少时，孔明令取雍闿的人到帐前，问曰：“汝等皆是何人部从？”

众伪曰：“高定部下人也。”

孔明教皆免其死，与酒食赏劳，令人送出界首，纵放回寨。

孔明又唤高定的人问之。众皆告曰：“吾等实是高定部下军士。”

孔明亦皆免其死，赐以酒食；却扬言曰：“雍闿今日使人投降，要献汝主并朱褒首级以为功劳，吾甚不忍。汝等既是高定部下军，吾放汝等回去，再不可背反。若再擒来，决不轻恕。”

众皆拜谢而去；回到本寨，入见高定，说知此事。

定乃密遣人去雍闿寨中探听，却有一般放回的人，言说孔明之德；因此雍闿部军，多有归顺高定之心。

虽然如此，高定心中不稳，又令一人来孔明寨中探听虚实。被伏路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军捉来见孔明。孔明故意认做雍闿的人，唤入帐中问曰："汝元帅既约下献高定、朱褒二人首级，因何误了日期？汝这厮不精细，如何做得细作！"

军士含糊答应。孔明以酒食赐之，修密书一封，付军士曰："汝持此书付雍闿，教他早早下手，休得误事。"

细作拜谢而去，回见高定，呈上孔明之书，说雍闿如此如此。定看书毕，大怒曰："吾以真心待之，彼反欲害吾，情理难容！"便唤鄂焕商议。

焕曰："孔明乃仁人，背之不祥。我等谋反作恶，皆雍闿之故；不如杀闿以投孔明。"

定曰："如何下手？"

焕曰："可设一席，令人去请雍闿。彼若无异心，必坦然而来；若其不来，必有异心。我主可攻其前，某伏于寨后小路候之：闿可擒矣。"

高定从其言，设席请雍闿。闿果疑前日放回军士之言，惧而不来。是夜高定引兵杀投雍闿寨中。

原来有孔明放回免死的人，皆想高定之德，乘时助战。雍闿军不战自乱。闿上马望山路而走。行不二里，鼓声响处，一彪军出，乃鄂焕也：挺方天戟，骤马当先。雍闿措手不及，被焕一戟刺于马下，就枭[xiāo]其首级。

闿部下军士皆降高定。定引两部军来降孔明，献雍闿首级于帐下。

孔明高坐于帐上，喝令左右推转高定，斩首报来。

定曰："某感丞相大恩，今将雍闿首级来降，何故斩也？"

孔明大笑曰："汝来诈降。敢瞒吾耶！"

定曰："丞相何以知吾诈降？"

孔明于匣中取出一缄[jiān]，与高定曰："朱褒已使人密献降书，说你与雍闿结生死之交，岂肯一旦便杀此人？吾故知汝诈也。"

定叫屈曰："朱褒乃反间之计也。丞相切不可信！"

孔明曰："吾亦难凭一面之词。汝若捉得朱褒，方表真心。"

定曰："丞相休疑。某去擒朱褒来见丞相，若何？"

孔明曰："若如此，吾疑心方息也。"

高定即引部将鄂焕并本部兵，杀奔朱褒营来。比及离寨约有十里，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山后一彪军到，乃朱褒也。褒见高定军来，慌忙与高定答话。

定大骂曰："汝如何写书与诸葛丞相处，使反间之计害吾耶？"

褒目瞪口呆，不能回答。忽然鄂焕于马后转过，一戟刺朱褒于马下。

定厉声而言曰："如不顺者皆戮之！"

于是众军一齐拜降。定引两部军来见孔明，献朱褒首级于帐下。

孔明大笑曰："吾故使汝杀此二贼，以表忠心。"

遂命高定为益州太守，总摄三郡；令鄂焕为牙将。三路军马已平。

于是永昌太守王伉出城迎接孔明。

孔明入城已毕，问曰："谁与公守此城，以保无虞？"

伉曰："某今日得此郡无危者，皆赖永昌不韦人，姓吕，名凯，字季平。皆此人之力。"

孔明遂请吕凯至。凯入见，礼毕。孔明曰："久闻公乃永昌高士，多亏公保守此城。今欲平蛮方，公有何高见？"

吕凯遂取一图，呈与孔明曰："某自历仕以来，知南人欲反久矣，故密遣人入其境，察看可屯兵交战之处，画成一图，名曰'平蛮指掌图'。今敢献与明公。明公试观之，可为征蛮之一助也。"

孔明大喜，就用吕凯为行军教授，兼向导官。于是孔明提兵大进，深入南蛮之境。

正行军之次，忽报天子差使命至。孔明请入中军，但见一人素袍白衣而进，乃马谡[sù]也。——为兄马良新亡，因此挂孝。——谡曰："奉主上敕[chì]命，赐众军酒帛。"

孔明接诏已毕，依命一一给散，遂留马谡在帐叙话。

孔明问曰："吾奉天子诏，削平蛮方；久闻幼常高见，望乞赐教。"

谡曰："愚有片言，望丞相察之：南蛮恃[shì]其地远山险，不服久矣；虽今日破之，明日复叛。丞相大军到彼，必然平服；但班师之日，必用北伐曹丕；蛮兵若知内虚，其反必速。夫用兵之道：'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；心战为上，兵战为下。'愿丞相但服其心足矣。"

孔明叹曰："幼常足知吾肺腑也！"

于是孔明遂令马谡为参军，即统大兵前进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蛮王孟获，听知孔明智破雍闿等，遂聚三洞元帅商议：第一洞乃金环三结元帅，第二洞乃董荼[tú]那元帅，第三洞乃阿会喃元帅。

三洞元帅入见孟获，获曰："今诸葛丞相领大军来侵我境界，不得不并力敌之。汝三人可分兵三路而进。如得胜者，便为洞主。"

于是分金环三结取中路，董荼那取左路，阿会喃取右路：各引五万蛮兵，依令而行。

却说孔明正在寨中议事，忽哨马飞报，说三洞元帅分兵三路到来。

孔明听毕，即唤赵云、魏延至，却都不分付；更唤王平、马忠至，嘱之曰："今蛮兵三路而来，吾欲令子龙、文长去；此二人不识地理，未敢用之。王平可往左路迎敌，马忠可往右路迎敌。吾却使子龙、文长随后接应。今日整顿军马，来日平明进发。"二人听令而去。

又唤张嶷[yí]、张翼分付曰："汝二人同领一军，往中路迎敌。今日整点军马，来日与王平、马忠约会而进。——吾欲令子龙、文长去取，奈二人不识地理，故未敢用之。"张嶷、张翼听令去了。

赵云、魏延见孔明不用，各有愠[yùn]色。

孔明曰："吾非不用汝二人，但恐以中年涉险，为蛮人所算，失其锐气耳。"

赵云曰："倘我等识地理，若何？"

孔明曰："汝二人只宜小心，休得妄动。"

二人怏怏[yàng]而退。赵云请魏延到自己寨内商议曰："吾二人为先锋，却说不识地理而不肯用。今用此后辈，吾等岂不羞乎？"

延曰："吾二人只今就上马，亲去探之；捉住土人，便教引进，以敌蛮兵，大事可成。"

云从之，遂上马径取中路而来。方行不数里，远远望见尘头大起。二人上山坡看时，果见数十骑蛮兵，纵马而来。

二人两路冲出。蛮兵见了，大惊而走。赵云、魏延各生擒几人，回到本寨，以酒食待之，却细问其故。蛮兵告曰："前面是金环三结元帅大寨，正在山口。寨边东西两路，却通五溪洞并董荼那、阿会喃各寨之后。"

赵云、魏延听知此话，遂点精兵五千，教擒来蛮兵引路。比及起军

时，已是二更天气；月明星朗，趁着月色而行。刚到金环三结大寨之时，约有四更，蛮兵方起造饭，准备天明厮杀。忽然赵云、魏延两路杀入，蛮兵大乱。

赵云直杀入中军，正逢金环三结元帅；交马只一合，被云一枪刺落马下，就枭其首级。余军溃散。魏延便分兵一半，望东路抄董荼那寨来。赵云分兵一半，望西路抄阿会喃寨来。比及杀到蛮兵大寨之时，天已平明。

先说魏延杀奔董荼那寨来：董荼那听知寨后有军杀至，便引兵出寨拒敌。忽然寨前门一声喊起，蛮兵大乱。原来王平军马早已到了。两下夹攻，蛮兵大败。董荼那夺路走脱，魏延追赶不上。

却说赵云引兵杀到阿会喃寨后之时，马忠已杀至寨前。两下夹攻，蛮兵大败，阿会喃乘乱走脱。各自收军，回见孔明。

孔明问曰："三洞蛮兵，走了两洞之主；金环三结元帅首级安在？"

赵云将首级献功。

众皆言曰："董荼那、阿会喃皆弃马越岭而去，因此赶他不上。"

孔明大笑曰："二人吾已擒下了。"

赵、魏二人并诸将皆不信。少顷，张嶷解董荼那到，张翼解阿会喃到。众皆惊讶。孔明曰："吾观吕凯图本，已知他各人下的寨子，故以言激子龙、文长之锐气，故教深入重地，先破金环三结，随即分兵左右寨后抄出，以王平、马忠应之。非子龙、文长不可当此任也。吾料董荼那、阿会喃必从便径往山路而走，故遣张嶷、张翼以伏兵待之，令关索以兵接应，擒此二人。"

诸将皆拜伏曰："丞相机算，神鬼莫测！"

孔明令押过董荼那、阿会喃至帐下，尽去其缚，以酒食衣服赐之，令各自归洞，勿得助恶。二人泣拜，各投小路而去。

孔明谓诸将曰："来日孟获必然亲自引兵厮杀，便可就此擒之。"乃唤赵云、魏延至，付与计策，各引五千兵去了。又唤王平、关索同引一军，授计而去。

孔明分拨已毕，坐于帐上待之。

却说蛮王孟获在帐中正坐，忽哨马报来，说三洞元帅，俱被孔明捉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将去了；部下之兵，各自溃散。

获大怒，遂起蛮兵迤逦[yǐ lǐ]进发，正遇王平军马。两阵对圆，王平出马横刀望之：只见门旗开处，数百南蛮骑将两势摆开。中间孟获出马：头顶嵌宝紫金冠，身披缨络红锦袍，腰系碾玉狮子带，脚穿鹰嘴抹绿靴，骑一匹卷毛赤兔马，悬两口松纹镶宝剑，昂然观望，回顾左右蛮将曰："人每说诸葛亮善能用兵；今观此阵，旌旗杂乱，队伍交错；刀枪器械，无一可能胜吾者：始知前日之言谬也。早知如此，吾反多时矣。谁敢去擒蜀将，以振军威？"

言未尽，一将应声而出，名唤忙牙长；使一口截头大刀，骑一匹黄骠[biāo]马，来取王平。二将交锋，战不数合，王平便走。

孟获驱兵大进，迤逦追赶。关索略战又走，约退二十余里。孟获正追杀之间，忽然喊声大起，左有张嶷，右有张翼，两路兵杀出，截断归路。王平、关索复兵杀回。前后夹攻，蛮兵大败。

孟获引部将死战得脱，望锦带山而逃。背后三路兵追杀将来。获正奔走之间，前面喊声大起，一彪军拦住：为首大将乃常山赵子龙也。

获见了大惊，慌忙奔锦带山小路而走。子龙冲杀一阵，蛮兵大败，生擒者无数。

孟获只与数十骑奔入山谷之中，背后追兵至近，前面路狭，马不能行，乃弃了马匹，爬山越岭而逃。忽然山谷中一声鼓响，乃是魏延受了孔明计策，引五百步军，伏于此处。孟获抵敌不住，被魏延生擒活捉了。从骑皆降。

魏延解孟获到大寨来见孔明。孔明早已杀牛宰羊，设宴在寨；却教帐中排开七重围子手[一种军事仪式]，刀枪剑戟，灿若霜雪；又执御赐黄金钺[yuè]斧，曲柄伞盖，前后羽葆鼓吹，左右排开御林军，布列得十分严整。

孔明端坐于帐上，只见蛮兵纷纷穰穰[ráng，人多杂乱]，解到无数。孔明唤到帐中，尽去其缚，抚谕曰："汝等皆是好百姓，不幸被孟获所拘，今受惊唬。吾想汝等父母、兄弟、妻子必倚门而望；若听知阵败，定然割肚牵肠，眼中流血。吾今尽放汝等回去，以安各人父母、兄弟、妻子之心。"

言讫，各赐酒食米粮而遣之。蛮兵深感其恩，泣拜而去。

孔明教唤武士押过孟获来。不移时，前推后拥，缚至帐前。获跪于帐下。

孔明曰："先帝待汝不薄，汝何敢背反？"

获曰："两川之地，皆是他人所占土地，汝主倚强夺之，自称为帝。吾世居此处，汝等无礼，侵我土地：何为反耶？"

孔明曰："吾今擒汝，汝心服否？"

获曰："山僻路狭，误遭汝手，如何肯服！"

孔明曰："汝既不服，吾放汝去，若何？"

获曰："汝放我回去，再整军马，共决雌雄；若能再擒吾，吾方服也。"

孔明即令去其缚，与衣服穿了，赐以酒食，给与鞍马，差人送出路，径望本寨而去。

正是：寇入掌中还放去，人居化外未能降。未知再来交战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忻 [xīn]　庶 [áo]　闿 [kǎi]　牂牁 [zāng kē]　褰 [xī]
伉 [kàng]　丕 [pī]　琬 [wǎn]　祎 [yī]　樊 [fán]　掾 [yuàn]
搦 [nuò]　枭 [xiāo]　缄 [jiān]　谡 [sù]　敕 [chì]　恃 [shì]
荼 [tú]　嶷 [yí]　愠 [yùn]　怏 [yàng]　逦逦 [yǐ lǐ]　骠 [biāo]
钺 [yuè]　穰 [ráng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诸葛亮不顾劝阻，坚持南征。先使反间计，破三路蛮兵。马谡建议诸葛亮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。诸葛亮派魏延、赵云深入蛮地，战败孟获三洞元帅。孟获亲自出战，被魏延活捉。诸葛亮尽释孟获将士，待来日再决雌雄。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第八十八回

渡泸水再缚番王
识诈降三擒孟获

却说孔明放了孟获，众将上帐问曰："孟获乃南蛮渠[大]魁，今幸被擒，南方便定；丞相何故放之？"

孔明笑曰："吾擒此人，如囊中取物耳。直须降伏其心，自然平矣。"

诸将闻言，皆未肯信。

当日孟获行至泸水，正遇手下败残的蛮兵，皆来寻探。众兵见了孟获，且惊且喜，拜问曰："大王如何能够回来？"

获曰："蜀人监我在帐中，被我杀死十余人，乘夜黑而走；正行间，逢着一哨马军，亦被我杀之，夺了此马：因此得脱。"

众皆大喜，拥孟获渡了泸水，下住寨栅，会集各洞酋长，陆续招聚原放回的蛮兵，约有十余万骑。

此时董荼[tú]那、阿会喃已在洞中。孟获使人去请，二人惧怕，只得也引洞兵来。获传令曰："吾已知诸葛亮之计矣，不可与战，战则中他诡计。彼川兵远来劳苦，况即日天炎，彼兵岂能久住？吾等有此泸水之险，将船筏尽拘在南岸，一带皆筑土城，深沟高垒，看诸葛亮如何施谋！"

众酋长从其计，尽拘船筏于南岸，一带筑起土城：有依山傍崖之

地，高竖敌楼；楼上多设弓弩炮石，准备久处之计。粮草皆是各洞供运。孟获以为万全之策，坦然不忧。

却说孔明提兵大进，前军已至泸水，哨马飞报说："泸水之内，并无船筏；又兼水势甚急，隔岸一带筑起土城，皆有蛮兵守把。"

时值五月，天气炎热，南方之地，分外炎酷，军马衣甲，皆穿不得。孔明自至泸水边观毕，回到本寨，聚诸将至帐中，传令曰："今孟获兵屯泸水之南，深沟高垒，以拒我兵；吾既提兵至此，如何空回？汝等各各引兵，依山傍树，拣林木茂盛之处，与我将息人马。"

乃遣吕凯离泸水百里，拣阴凉之地，分作四个寨子；使王平、张嶷[yí]、张翼、关索各守一寨，内外皆搭草棚，遮盖马匹，将士乘凉，以避暑气。

参军蒋琬[wǎn]看了，入问孔明曰："某看吕凯所造之寨甚不好：正犯昔日先帝败于东吴时之地势矣。倘蛮兵偷渡泸水，前来劫寨，若用火攻，如何解救？"

孔明笑曰："公勿多疑，吾自有妙算。"

蒋琬等皆不晓其意。

忽报蜀中差马岱解暑药并粮米到。孔明令入。岱参拜毕，一面将米药分派四寨。

孔明问曰："汝将带多少军来？"

马岱曰："有三千军。"

孔明曰："吾军累战疲困，欲用汝军，未知肯向前否？"

岱曰："皆是朝廷军马，何分彼我？丞相要用，虽死不辞。"

孔明曰："今孟获拒住泸水，无路可渡。吾欲先断其粮道，令彼军自乱。"

岱曰："如何断得？"

孔明曰："离此一百五十里，泸水下流沙口，此处水慢，可以扎筏而渡。汝提本部三千军渡水，直入蛮洞，先断其粮，然后会合董荼那、阿会喃两个洞主，便为内应。不可有误。"

马岱欣然去了，领兵前到沙口，驱兵渡水；因见水浅，大半不下筏，只裸衣而过，半渡皆倒；急救傍岸，口鼻出血而死。马岱大惊，连夜回告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孔明。

孔明遂唤向导土人问之。土人曰:“目今炎天,毒聚泸水,日间甚热,毒气正发:有人渡水,必中其毒;或饮此水,其人必死。若要渡时,须待夜静水冷,毒气不起,饱食渡之,方可无事。”

孔明遂令土人引路,又选精壮军五六百,随着马岱,来到泸水沙口,扎起木筏,半夜渡水,果然无事。岱领着二千壮军,令土人引路,径取蛮洞运粮总路口夹山峪(yù)而来。

那夹山峪,两下是山,中间一条路,只容一人一马而过。马岱占了夹山峪,分拨军士,立起寨栅。洞蛮不知,正解粮到,被岱前后截住,夺粮百余车。蛮人报入孟获大寨中。

此时孟获在寨中,终日饮酒取乐,不理军务,谓众酋长曰:“吾若与诸葛亮对敌,必中奸计。今靠此泸水之险,深沟高垒以待之;蜀人受不过酷热,必然退走。那时吾与汝等随后击之,便可擒诸葛亮也。”言讫,呵呵大笑。

忽然班内一酋长曰:“沙口水浅,倘蜀兵透漏过来,深为厉害;当分军守把。”

获笑曰:“汝是本处土人,如何不知?吾正要蜀兵来渡此水,渡则必死于水中矣。”

酋长又曰:“倘有土人说与夜渡之法,当复何如?”

获曰:“不必多疑。吾境内之人,安肯助敌人耶?”

正言之间,忽报蜀兵不知多少,暗渡泸水,绝断了夹山粮道,打着“平北将军马岱”旗号。

获笑曰:“量此小辈,何足道哉!”即遣副将忙牙长,引三千兵投夹山峪来。

却说马岱望见蛮兵已到,遂将二千军摆在山前。两阵对圆,忙牙长出马,与马岱交锋;只一合,被岱一刀,斩于马下。蛮兵大败走回,来见孟获,细言其事。

获唤诸将问曰:“谁敢去敌马岱?”

言未毕,董荼那出曰:“某愿往。”

孟获大喜,遂与三千兵而去。获又恐有人再渡泸水,即遣阿会喃,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引三千兵，去守把沙口。

却说董荼那引蛮兵到了夹山峪下寨，马岱引兵来迎。部内军有认得是董荼那，说与马岱如此如此。岱纵马向前大骂曰："无义背恩之徒！吾丞相饶汝性命，今又背反，岂不自羞！"

董荼那满面惭愧，无言可答，不战而退。马岱掩杀一阵而回。

董荼那回见孟获曰："马岱英雄，抵敌不住。"

获大怒曰："吾知汝原受诸葛亮之恩，今故不战而退——正是卖阵之计！"

喝教推出斩了。众酋长再三哀告，方才免死，叱武士将董荼那打了一百大棍，放归本寨。

诸多酋长皆来告董荼那曰："我等虽居蛮方，未尝敢犯中国；中国亦不曾侵我。今因孟获势力相逼，不得已而造反。想孔明神机莫测，曹操、孙权尚自惧之，何况我等蛮方乎？况我等皆受其活命之恩，无可为报。今欲舍一死命，杀孟获去投孔明，以免洞中百姓涂炭之苦。"

董荼那曰："未知汝等心下若何？"

内有原蒙孔明放回的人，一齐同声应曰："愿往！"

于是董荼那手执钢刀，引百余人，直奔大寨而来，时孟获大醉于帐中。董荼那引众人持刀而入，帐下有两将侍立。

董荼那以刀指曰："汝等亦受诸葛丞相活命之恩，宜当报效。"

二将曰："不须将军下手，某当生擒孟获，去献丞相。"

于是一齐入帐，将孟获执缚已定，押到泸水边，驾船直过北岸，先使人报知孔明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孔明已有细作探知此事，于是密传号令，教各寨将士，整顿军器，方教为首酋长解孟获入来，其余皆回本寨听候。

董荼那先入中军见孔明，细说其事。孔明重加赏劳，用好言抚慰，遣董荼那引众酋长去了，然后令刀斧手推孟获入。

孔明笑曰："汝前者有言：'但再擒得，便肯降服。'今日如何？"

获曰："此非汝之能也；乃吾手下之人自相残害，以致如此：如何肯服！"

孔明曰："吾今再放汝去，若何？"

孟获曰："吾虽蛮人，颇知兵法；若丞相端的肯放吾回洞中，吾当率兵再决胜负。若丞相这番再擒得我，那时倾心吐胆归降，并不敢改移也。"

孔明曰："这番生擒，如又不服，必无轻恕。"

令左右去其绳索，仍前赐以酒食，列坐于帐上。

孔明曰："吾自出茅庐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取。汝蛮邦之人，何为不服？"

获默然不答。

孔明酒后，唤孟获同上马出寨，观看诸营寨栅所屯粮草，所积军器。孔明指谓孟获曰："汝不降吾，真愚人也。吾有如此之精兵猛将，粮草兵器，汝安能胜吾哉？汝若早降，吾当奏闻天子，令汝不失王位，子子孙孙，永镇蛮邦。意下若何？"

获曰："某虽肯降，怎奈洞中之人未肯心服。若丞相肯放回去，就当招安本部人马，同心合胆，方可归顺。"

孔明忻[xīn]然，又与孟获回到大寨。饮酒至晚，获辞去；孔明亲自送至泸水边，以船送获归寨。

孟获来到本寨，先伏刀斧手于帐下，差心腹人到董荼那、阿会喃寨中，只推孔明有使命至，将二人赚到大寨帐下，尽皆杀之，弃尸于涧。

孟获随即遣亲信之人，守把隘口，自引军出了夹山峪，要与马岱交战，却并不见一人；及问土人，皆言昨夜尽搬粮草复渡泸水，归大寨去了。获再回洞中，与亲弟孟优商议曰："如今诸葛亮之虚实，吾已尽知，汝可去如此如此。"

孟优领了兄计，引百余蛮兵，搬载金珠、宝贝、象牙、犀角之类，渡了泸水，径投孔明大寨而来；方才过了河时，前面鼓角齐鸣，一彪军摆开：为首大将乃马岱也。孟优大惊。

岱问了来情，令在外厢，差人来报孔明。

孔明正在帐中与马谡[sù]、吕凯、蒋琬、费祎[yī]等共议平蛮之事，忽帐下一人，报称孟获差弟孟优来进宝贝。

孔明回顾马谡曰："汝知其来意否？"

谡曰："不敢明言。——容某暗写于纸上，呈与丞相，看合钧意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否？”

孔明从之。马谡写讫，呈与孔明。孔明看毕，抚掌大笑曰：“擒孟获之计，吾已差派下也。——汝之所见，正与吾同。”

遂唤赵云入，向耳畔分付如此如此；又唤魏延入，亦低言分付；又唤王平、马忠、关索入，亦密密地分付。

各人受了计策，皆依令而去，方召孟优入帐。

优再拜于帐下曰：“家兄孟获，感丞相活命之恩，无可奉献，辄具金珠宝贝若干，权为赏军之资。续后别有进贡天子礼物。”

孔明曰：“汝兄今在何处？”

优曰：“为感丞相天恩，径往银坑山中收拾宝物去了，少时便回来也。”

孔明曰：“汝带多少人来？”

优曰：“不敢多带。只是随行百余人，皆运货物者。”

孔明尽教入帐看时，皆是青眼黑面，黄发紫须，耳带金环，鬅[péng，同“蓬”]头跣[xiǎn]足，身长力大之士。孔明就令随席而坐，教诸将劝酒，殷勤相待。

却说孟获在帐中专望回音，忽报有二人回了；唤入问之，具说：“诸葛亮受了礼物大喜，将随行之人，皆唤入帐中，杀牛宰羊，设宴相待。二大王令某密报大王：今夜二更，里应外合，以成大事。”

孟获听知甚喜，即点起三万蛮兵，分为三队。获唤各洞酋长分付曰：“各军尽带火具。今晚到了蜀寨时，放火为号。吾当自取中军，以擒诸葛亮。”

诸多蛮将，受了计策，黄昏左侧，各渡泸水而来。孟获带领心腹蛮将百余人，径投孔明大寨，于路并无一军阻挡。前至寨门，获率众将骤马而入，——乃是空寨，并不见一人。获撞入中军，只见帐中灯烛荧煌，孟优并番兵尽皆醉倒。

原来孟优被孔明教马谡、吕凯二人管待，令乐人搬做杂剧，殷勤劝酒，酒内下药，尽皆昏倒，浑如醉死之人。孟获入帐问之，内有醒者，但指口而已。获知中计，急救了孟优等一干人；却待奔回中队，前面喊声大震，火光骤起，蛮兵各自逃窜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一彪军杀到，乃是蜀将王平。获大惊，急奔左队时，火光冲天，一彪军杀到，为首蜀将乃是魏延。获慌忙望右队而来，只见火光又起，又一彪军杀到，为首蜀将乃是赵云。三路军夹攻将来，四下无路。

孟获弃了军士，匹马望泸水而逃。正见泸水上数十个蛮兵，驾一小舟，获慌令近岸。人马方才下船，一声号起，将孟获缚住。

原来马岱受了计策，引本部兵扮作蛮兵，撑船在此，诱擒孟获。

于是孔明招安蛮兵，降者无数。孔明一一抚慰，并不加害。就教救灭了余火。

须臾，马岱擒孟获至，赵云擒孟优至，魏延、马忠、王平、关索擒诸洞酋长至。

孔明指孟获而笑曰："汝先令汝弟以礼诈降，如何瞒得过吾！今番又被我擒，汝可服否？"

获曰："此乃吾弟贪口腹之故，误中汝毒，因此失了大事。吾若自来，弟以兵应之，必然成功。此乃天败，非吾之不能也：如何肯服！"

孔明曰："今已三次，如何不服？"

孟获低头无语。

孔明笑曰："吾再放汝回去。"

孟获曰："丞相若肯放吾兄弟回去，收拾家下亲丁，和丞相大战一场：那时擒得，方才死心塌地而降。"

孔明曰："再若擒住，必不轻恕。汝可小心在意，勤攻韬略之书，再整亲信之士，早用良策，勿生后悔。"

遂令武士去其绳索，放起孟获，并孟优及各洞酋长，一齐都放。孟获等拜谢去了。此时蜀兵已渡泸水。孟获等过了泸水，只见岸口陈兵列将，旗帜纷纷。获到营前，马岱高坐，以剑指之曰："这番拿住，必无轻放！"

孟获到了自己寨时，赵云早已袭了此寨，布列兵马。云坐于大旗下，按剑而言曰："丞相如此相待，休忘大恩！"

获喏喏连声而去。将出界口山坡，魏延引一千精兵，摆在坡上，勒马厉声而言曰："吾今已深入巢穴，夺汝险要；汝尚自愚迷，抗拒大军！这回拿住，碎尸万段，决不轻饶！"

孟获等抱头鼠窜，望本洞而去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五月驱兵入不毛，月明泸水瘴烟高。
誓将雄略酬三顾，岂惮征蛮七纵劳。

却说孔明渡了泸水，下寨已毕，大赏三军，聚众将于帐下曰："孟获第二番擒来，吾令遍观各营虚实，正欲令其来劫营也。吾知孟获颇晓兵法，吾以兵马粮草炫耀，实令孟获看吾破绽，必用火攻。彼令其弟诈降，欲为内应耳。吾三番擒之而不杀，诚欲服其心，不欲灭其类也。吾今明告汝等。——勿得辞劳，可用心报国。"

众将拜伏曰："丞相智、仁、勇三者足备，虽子牙、张良不能及也。"

孔明曰："吾今安敢望古人耶？皆赖汝等之力，共成功业耳。"

帐下诸将听得孔明之言，尽皆喜悦。

却说孟获受了三擒之气，忿忿[fèn]归到银坑洞中，即差心腹人赍[jī]金珠宝贝，往八番九十三甸等处，并蛮方部落，借使牌刀獠丁[凶蛮的兵丁]军健数十万，克日齐备，各队人马，云堆雾拥，俱听孟获调用。

伏路军探知其事，来报孔明。孔明笑曰："吾正欲令蛮兵皆至，见吾之能也。"遂上小车而行。

正是：若非洞主威风猛，怎显军师手段高！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荼 [tú]　嶷 [yí]　琬 [wǎn]　峪 [yù]　忻 [xīn]　谡 [sù]
祎 [yī]　髯 [péng]　跣 [xiǎn]　忿 [fèn]　赍 [jī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诸葛亮命前来送解暑药并粮草的马岱引三千军去泸水下游渡河截粮，军士因中毒，渡河到一半时而死，后知半夜水冷毒散时渡河无事。马岱于夹山峪夺了蛮粮。二洞主擒孟获来见诸葛亮。孟获不服，诸葛亮再释。孟获教其弟孟优诈降进宝，以便里应外合。诸葛亮用药麻翻孟优，孟获被扮做蛮兵的马岱所捉。孟获不服，诸葛亮放回，对众将言明三擒三纵，目的在于“诚欲服其心，不欲灭其类也”。

第八十九回

武乡侯四番用计
南蛮王五次遭擒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孔明自驾小车，引数百骑前来探路。前有一河，名曰西洱河：水势虽慢，并无一只船筏。孔明令伐木为筏而渡，其木到水皆沉。孔明遂问吕凯，凯曰：“闻西洱河上流有一山，其山多竹，大者数围。可令人伐之，于河上搭起竹桥，以渡军马。”

孔明即调三万人入山，伐竹数十万根，顺水放下，于河面狭处，搭起竹桥，阔十余丈。乃调大军于河北岸一字儿下寨，便以河为壕堑[qiàn]，以浮桥为门，垒土为城；过桥南岸，一字儿下三个大营，以待蛮兵。

却说孟获引数十万蛮兵，恨怒而来。将近西洱河，孟获引前部一万刀牌獠丁，直扣前寨搦[nuò]战。

孔明头戴纶[guān]巾，身披鹤氅[chǎng]，手执羽扇，乘驷马车，左右众将簇拥而出。孔明见孟获身穿犀皮甲，头顶朱红盔，左手挽牌，右手执刀，骑赤毛牛，口中辱骂；手下万余洞丁，各舞刀牌，往来冲突。

孔明急令退回本寨，四面紧闭，不许出战。

蛮兵皆裸衣赤身，直到寨门前叫骂。

诸将大怒，皆来禀孔明曰："某等情愿出寨决一死战！"

孔明不许。诸将再三欲战，孔明止曰："蛮方之人，不遵王化，今此一来，狂恶正盛，不可迎也；且宜坚守数日，待其猖獗少懈，吾自有妙计破之。"

于是蜀兵坚守数日。孔明在高阜[fù]处探之，窥见蛮兵已多懈怠，乃聚诸将曰："汝等敢出战否？"众将欣然要出。

孔明先唤赵云、魏延入帐，向耳畔低言，分付如此如此。二人受了计策先进。

却唤王平、马忠入帐，受计去了。

又唤马岱分付曰："吾今弃此三寨，退过河北；吾军一退，汝可便拆浮桥，移于下流，却渡赵云、魏延军马过河来接应。"岱受计而去。

又唤张翼曰："吾军退去，寨中多设灯火。孟获知之，必来追赶，汝却断其后。"张翼受计而退。

孔明只教关索护车。众军退去，寨中多设灯火。蛮兵望见，不敢冲突。

次日平明，孟获引大队蛮兵径到蜀寨之时，只见三个大寨，皆无人马，于内弃下粮草车仗数百余辆。

孟优曰："诸葛弃寨而走，莫非有计否？"

孟获曰："吾料诸葛亮弃辎[zī]重而去，必因国中有紧急之事：若非吴侵，定是魏伐。故虚张灯火以为疑兵，弃车仗而去也。可速追之，不可错过。"

于是孟获自驱前部，直到西洱河边。望见河北岸上，寨中旗帜整齐如故，灿若云锦；沿河一带，又设锦城。蛮兵哨见，皆不敢进。

获谓优曰："此是诸葛亮惧吾追赶，故就河北岸少住，不二日必走矣。"

遂将蛮兵屯于河岸；又使人去山上砍竹为筏，以备渡河；却将敢战之兵，皆移于寨前面。——却不知蜀兵早已入自己之境。

是日，狂风大起。四壁厢火明鼓响，蜀兵杀到。蛮兵獠丁，自相冲突。孟获大惊，急引宗族洞丁杀开条路，径奔旧寨。忽一彪军从寨中杀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出，乃是赵云。获慌忙回西洱河，望山僻处而走。又一彪军杀出，乃是马岱。

孟获只剩得数十个败残兵，望山谷中而逃。见南、北、西三处尘头火光，因此不敢前进，只得望东奔走，方才转过山口，见一大林之前，数十从人，引一辆小车；车上端坐孔明，呵呵大笑曰："蛮王孟获！天败至此，吾已等候多时也！"

获大怒，回顾左右曰："吾遭此人诡计，受辱三次；今幸得这里相遇。汝等奋力前去，连人带车砍为粉碎！"

数骑蛮兵，猛力向前。孟获当先呐喊，抢到大林之前，跲[kē]踏一声，踏了陷坑，一齐塌倒。大林之内，转出魏延，引数百军来，一个个拖出，用索缚定。

孔明先到寨中，招安蛮兵，并诸甸酋长洞丁——此时大半皆归本乡去了——除死伤外，其余尽皆归降。孔明以酒肉相待，以好言抚慰，尽令放回。蛮兵皆感叹而去。

少顷，张翼解孟优至。

孔明诲之曰："汝兄愚迷，汝当谏之。今被吾擒了四番，有何面目再见人耶！"

孟优羞惭满面，伏地告求免死。

孔明曰："吾杀汝不在今日。吾且饶汝性命，劝谕汝兄。"

令武士解其绳索，放起孟优。优泣拜而去。

不一时，魏延解孟获至。

孔明大怒曰："你今番又被吾擒了，有何理说！"

获曰："吾今误中诡计，死不瞑目！"

孔明叱武士推出斩之。

获全无惧色，回顾孔明曰："若敢再放吾回去，必然报四番之恨！"

孔明大笑，令左右去其缚，赐酒压惊，就坐于帐中。

孔明问曰："吾今四次以礼相待，汝尚然不服，何也？"

获曰："吾虽是化外之人，不似丞相专施诡计，吾如何肯服？"

孔明曰："吾再放汝回去，复能战乎？"

获曰："丞相若再拿住吾，吾那时倾心降服，尽献本洞之物犒[kào]军，誓不反乱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孔明即笑而遣之。获忻[xīn]然拜谢而去。于是聚得诸洞壮丁数千人，望南迤逦[yǐ mǐ]而行。早望见尘头起处，一队兵到：乃是兄弟孟优，重整残兵，来与兄报仇。兄弟二人，抱头相哭，诉说前事。

优曰："我兵屡败，蜀兵屡胜，难以抵挡。只可就山阴洞中，退避不出。蜀兵受不过暑气，自然退矣。"

获问曰："何处可避？"

优曰："此去西南有一洞，名曰秃龙洞。洞主朵思大王，与弟甚厚，可投之。"

于是孟获先教孟优到秃龙洞，见了朵思大王。朵思慌引洞兵出迎。孟获入洞，礼毕，诉说前事。

朵思曰："大王宽心。若蜀兵到来，令他一人一骑不得还乡，与诸葛亮皆死于此处！"

获大喜，问计于朵思。

朵思曰："此洞中只有两条路：东北上一路，就是大王所来之路，地势平坦，土厚水甜，人马可行；若以木石垒断洞口，虽有百万之众，不能进也。西北上有一条路，山险岭恶，道路窄狭；其中虽有小路，多藏毒蛇恶蝎；黄昏时分，烟瘴大起，直至巳[sì]、午时方收，惟未、申、酉[yǒu]三时，可以往来；水不可饮，人马难行。

"此处更有四个毒泉：一名哑泉，其水颇甜，人若饮之，则不能言，不过旬日必死；二曰灭泉，此水与汤无异，人若沐浴，则皮肉皆烂，见骨必死；三曰黑泉，其水微清，人若溅之在身，则手足皆黑而死；四曰柔泉，其水如冰，人若饮之，咽喉无暖气，身躯软弱如绵而死。此处虫鸟皆无，惟有汉伏波将军曾到；自此以后，更无一人到此。今垒断东北大路，令大王稳居敝洞，若蜀兵见东路截断，必从西路而入；于路无水，若见此四泉，定然饮水：虽百万之众，皆无归矣。——何用刀兵耶！"

孟获大喜，以手加额曰："今日方有容身之地！"又望北指曰："任诸葛神机妙算，难以施设！四泉之水，足以报败兵之恨也！"

自此，孟获、孟优终日与朵思大王筵宴。

却说孔明连日不见孟获兵出，遂传号令教大军离西洱河，望南进发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此时正当六月炎天，其热如火。有后人咏南方苦热诗曰：

山泽欲焦枯，火光覆太虚。不知天地外，暑气更何如！

又有诗曰：

赤帝施权柄，阴云不敢生。云蒸孤鹤喘，海热巨鳌惊。

忍舍溪边坐？慵抛竹里行。如何沙塞客，擐[1]甲复长征！

孔明统领大军，正行之际，忽哨马飞报："孟获退往秃龙洞中不出，将洞口要路垒断，内有兵把守；山恶岭峻，不能前进。"

孔明请吕凯问之，凯曰："某曾闻此洞有条路，实不知详细。"

蒋琬[wǎn]曰："孟获四次遭擒，既已丧胆，安敢再出？况今天气炎热，军马疲乏，征之无益；不如班师回国。"

孔明曰："若如此，正中孟获之计也。吾军一退，彼必乘势追之。今已到此，安有复回之理！"

遂令王平领数百军为前部；却教新降蛮兵引路，寻西北小径而入。前到一泉，人马皆渴，争饮此水。王平探有此路，回报孔明。比及到大寨之时，皆不能言，但指口而已。

孔明大惊，知是中毒，遂自驾小车，引数十人前来看时，见一潭清水，深不见底，水气凛凛，军不敢试。孔明下车，登高望之，四壁峰岭，鸟雀不闻，心中大疑。忽望见远远山冈之上，有一古庙。

孔明攀藤附葛而到，见一石屋之中，塑一将军端坐，旁有石碑，乃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庙：因平蛮到此，土人立庙祀之。

孔明再拜曰："亮受先帝托孤之重，今承圣旨，到此平蛮；欲待蛮方既平，然后伐魏吞吴，重安汉室。今军士不识地理，误饮毒水，不能出声。万望尊神，念本朝恩义，通灵显圣，护佑三军！"

祈祷已毕，出庙寻土人问之。隐隐望见对山一老叟扶杖而来，形容甚异。孔明请老叟入庙，礼毕，对坐于石上。孔明问曰："丈者高姓？"

老叟曰："老夫久闻大国丞相隆名，幸得拜见。蛮方之人，多蒙丞相活命，皆感恩不浅。"

孔明问泉水之故，老叟答曰："军所饮水，乃哑泉之水也：饮之难言，数日而死。此泉之外，又有三泉：东南有一泉，其水至冷，人若饮之，咽喉无暖气，身躯软弱而死，名曰柔泉；正南有一泉，人若溅之在身，手

① 擐 [huà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足皆黑而死，名曰黑泉；西南有一泉，沸如热汤，人若浴之，皮肉尽脱而死，名曰灭泉。敝处有此四泉，毒气所聚，无药可治，又烟瘴甚起，惟未、申、酉三个时辰可往来；余者时辰，皆瘴气密布，触之即死。”

孔明曰：“如此则蛮方不可平矣。蛮方不平，安能并吞吴、魏，再兴汉室？有负先帝托孤之重，生不如死也！”

老叟曰：“丞相勿忧。老夫指引一处，可以解之。”

孔明曰：“老丈有何高见，望乞指教。”

老叟曰：“此去正西数里，有一山谷，入内行二十里，有一溪名曰万安溪。上有一高士，号为‘万安隐者’；此人不出溪有数十余年矣。其草庵后有一泉，名安乐泉。人若中毒，汲其水饮之即愈。有人或生疥癞，或感瘴气，于万安溪内浴之，自然无事。更兼庵前有一等草，名曰‘薤[xiè，草本植物]叶芸香’。人若口含一叶，则瘴气不染。丞相可速往求之。”

孔明拜谢，问曰：“承丈者如此活命之德，感刻不胜。愿闻高姓？”

老叟入庙曰：“吾乃本处山神，奉伏波将军之命，特来指引。”

言讫，喝开庙后石壁而入。孔明惊讶不已，再拜庙神，寻旧路上车，回到大寨。

次日，孔明备信香、礼物，引王平及众哑军，连夜望山神所言去处，迤逦而进。入山谷小径，约行二十余里，但见长松大柏，茂竹奇花，环绕一庄；篱落之中，有数间茅屋，闻得馨香喷鼻。

孔明大喜，到庄前叩户，有一小童出。孔明方欲通姓名，早有一人，竹冠草履，白袍皂绦，碧眼黄发，忻然出曰：“来者莫非汉丞相否？”

孔明笑曰：“高士何以知之？”

隐者曰：“久闻丞相大纛[dào]南征，安得不知！”

遂邀孔明入草堂。礼毕，分宾主坐定。孔明告曰：“亮受昭烈皇帝托孤之重，今承嗣君圣旨，领大军至此，欲服蛮邦，使归王化。不期孟获潜入洞中，军士误饮哑泉之水。夜来蒙伏波将军显圣，言高士有药泉，可以治之。望乞矜[jīn]念，赐神水以救众兵残生。”

隐者曰：“量老夫山野废人，何劳丞相枉驾。此泉就在庵后。”教取来饮。

于是童子引王平等一起哑军，来到溪边，汲水饮之；随即吐出恶涎[xián]，便能言语。童子又引众军到万安溪中沐浴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隐者于庵中进柏子茶、松花菜，以待孔明。

隐者告曰："此间蛮洞多毒蛇恶蝎，柳花飘入溪泉之间，水不可饮；但掘地为泉，汲水饮之方可。"

孔明求"薤叶芸香"，隐者令众军尽意采取："各人口含一叶，自然瘴气不侵。"

孔明拜求隐者姓名。

隐者笑曰："某乃孟获之兄孟节是也。"

孔明愕然。

隐者又曰："丞相休疑，容伸片言：某一父母所生三人，长即老夫孟节，次孟获，又次孟优。父母皆亡。二弟强恶，不归王化。某屡谏不从，故更名改姓，隐居于此。今辱弟造反，又劳丞相深入不毛之地，如此生受[烦劳、受苦]，孟节合该万死，故先于丞相之前请罪。"

孔明叹曰："方信盗跖[zhí]、下惠之事，今亦有之。"

遂与孟节曰："吾申奏天子，立公为王，可乎？"

节曰："为嫌功名而逃于此，岂复有贪富贵之意！"

孔明乃具金帛赠之。孟节坚辞不受。孔明嗟[jiē]叹不已，拜别而回。后人有诗曰：

高士幽栖独闭关，武侯曾此破诸蛮。
至今古木无人境，犹有寒烟锁旧山。

孔明回到大寨之中，令军士掘地取水。掘下二十余丈，并无滴水；凡掘十余处，皆是如此。军心惊慌。

孔明夜半焚香告天曰："臣亮不才，仰承大汉之福，受命平蛮。今途中乏水，军马枯渴。倘上天不绝大汉，即赐甘泉！若气运已终，臣亮等愿死于此处！"

是夜祝罢，平明视之，皆得满井甘泉。后人有诗曰：

为国平蛮统大兵，心存正道合神明。
耿恭拜井甘泉出，诸葛虔诚水夜生。

孔明军马既得甘泉，遂安然由小径直入秃龙洞前下寨。

蛮兵探知，来报孟获曰："蜀兵不染瘴疫之气，又无枯渴之患，诸泉皆不应。"

朵思大王闻知不信，自与孟获来高山望之。只见蜀兵安然无事，大

桶小担，搬运水浆，饮马造饭。朵思见之，毛发耸然，回顾孟获曰："此乃神兵也！"

获曰："吾兄弟二人与蜀兵决一死战，就殒于军前，安肯束手受缚！"

朵思曰："若大王兵败，吾妻子亦休矣。当杀牛宰马，大赏洞丁，不避水火，直冲蜀寨，方可得胜。"

于是大赏蛮兵。正欲起程，忽报洞后迤西银冶洞二十一洞主杨锋引三万兵来助战。孟获大喜曰："邻兵助我，我必胜矣！"即与朵思大王出洞迎接。

杨锋引兵入曰："吾有精兵三万，皆披铁甲，能飞山越岭，足以敌蜀兵百万；我有五子，皆武艺足备：愿助大王。"

锋令五子入拜，皆彪躯虎体，威风抖擞。孟获大喜，遂设席相待杨锋父子。酒至半酣，锋曰："军中少乐，吾随军有蛮姑，善舞刀牌，以助一笑。"

获忻然从之。须臾，数十蛮姑，皆披发跣[xiǎn]足，从帐外舞跳而入，群蛮拍手以歌和之。杨锋令二子把盏。二子举杯诣[yì]孟获、孟优前。二人接杯，方欲饮酒，锋大喝一声，二子早将孟获、孟优执下座来。朵思大王却待要走，已被杨锋擒了。

蛮姑横截于帐上，谁敢近前。

获曰："'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'。吾与汝皆是各洞之主，往日无冤，何故害我？"

锋曰："吾兄弟子侄皆感诸葛丞相活命之恩，无可以报。今汝反叛，何不擒献！"

于是各洞蛮兵，皆走回本乡。杨锋将孟获、孟优、朵思等解赴孔明寨来。孔明令入，杨锋等拜于帐下曰："某等子侄皆感丞相恩德，故擒孟获、孟优等呈献。"

孔明重赏之，令驱孟获入。

孔明笑曰："汝今番心服乎？"

获曰："非汝之能，乃吾洞中之人，自相残害，以致如此。要杀便杀，只是不服！"

孔明曰："汝赚吾入无水之地，更以哑泉、灭泉、黑泉、柔泉如此之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毒，吾军无恙，岂非天意乎？汝何如此执迷？”

获又曰：“吾祖居银坑山中，有三江之险，重关之固。汝若就彼擒之，吾当子子孙孙，倾心服事。”

孔明曰：“吾再放汝回去，重整兵马，与吾共决胜负；如那时擒住，汝再不服，当灭九族。”叱左右去其缚，放起孟获。获再拜而去。

孔明又将孟优并朵思大王皆释其缚，赐酒食压惊。二人悚[sǒng]惧，不敢正视。孔明令鞍马送回。

正是：深临险地非容易，更展奇谋岂偶然！未知孟获整兵再来，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堑 [qiàn]	搦 [nuò]	纶 [guān]	氅 [chǎng]	阜 [fù]	辎 [zī]
跲 [kē]	犒 [kào]	忻 [xīn]	迤逦 [yǐ lǐ]	巳 [sì]	酉 [yǒu]
擐 [huàn]	琬 [wǎn]	蘼 [xiè]	纛 [dào]	矜 [jīn]	涎 [xián]
跮 [zhí]	嗟 [jiē]	跣 [xiǎn]	诣 [yì]	悚 [sǒng]	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诸葛亮于西洱河畔设寨，坚守不出，待孟获兵疲将乏之际而四擒四纵。秃龙洞洞主自恃毒泉坚守。孟获之兄孟节为蜀兵解毒。蜀兵掘地得水。蛮军二十一洞主杨锋擒孟获献给诸葛亮，诸葛亮五次释孟获而去。

第九十回

驱巨兽六破蛮兵 烧藤甲七擒孟获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孔明放了孟获等一干人，杨锋父子皆封官爵，重赏洞兵。杨锋等拜谢而去。

孟获等连夜奔回银坑洞。那洞外有三江，乃是泸水、甘南水、西城水。三路水会合，故为三江。其洞北近平坦三百余里，多产万物。洞西二百里，有盐井。西南二百里，直抵泸、甘。正南三百里，乃是梁都洞，洞中有山，环抱其洞；山上出银矿，故名为银坑山。

山中置宫殿楼台，以为蛮王巢穴。其中建一祖庙，名曰“家鬼”。四时杀牛宰马享祭，名为“卜鬼”。每年常以蜀人并外乡之人祭之。若人患病，不肯服药，只祷师巫，名为“药鬼”。其处无刑法，但犯罪即斩。有女长成，却于溪中沐浴，男女自相混淆，任其自配，父母不禁，名为“学艺”。

年岁雨水均调，则种稻谷；倘若不熟，杀蛇为羹，煮象为饭。每方隅[yú]之中，上户号曰“洞主”，次曰“酋长”。每月初一、十五两日，皆在三江城中买卖，转易货物。其风俗如此。

却说孟获在洞中，聚集宗党千余人，谓之曰："吾屡受辱于蜀兵，立誓欲报之。汝等有何高见？"

言未毕，一人应曰："吾举一人，可破诸葛亮。"

众视之，乃孟获妻弟，现为八番部长，名曰"带来洞主"。获大喜，急问何人。带来洞主曰："此去西南八纳洞，洞主木鹿大王，深通法术：出则骑象，能呼风唤雨，常有虎豹豺狼、毒蛇恶蝎跟随。手下更有三万神兵，甚是英勇。大王可修书具礼，某亲往求之。此人若允，何惧蜀兵哉！"

获忻[xīn]然，令国舅赍[jī]书而去。却令朵思大王守把三江城，以为前面屏障。

却说孔明提兵直至三江城，遥望见此城三面傍江，一面通旱；即遣魏延、赵云同领一军，于旱路打城。军到城下时，城上弓弩齐发：原来洞中之人，多习弓弩，一弩齐发十矢，箭头上皆用毒药；但有中箭者，皮肉皆烂，见五脏而死。

赵云、魏延不能取胜，回见孔明，言药箭之事。孔明自乘小车，到军前看了虚实，回到寨中，令军退数里下寨。

蛮兵望见蜀兵远退，皆大笑作贺，只疑蜀兵惧怯而退，因此夜间安心稳睡，不去哨探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孔明约军退后，即闭寨不出。一连五日，并无号令。黄昏左侧，忽起微风。孔明传令曰："每军要衣襟一幅，限一更时分应点。无者立斩。"

诸将皆不知其意，众军依令预备。初更时分，又传令曰："每军衣襟一幅，包土一包。无者立斩。"

众军亦不知其意，只得依令预备。孔明又传令曰："诸军包土，俱在三江城下交割。先到者有赏。"

众军闻令，皆包净土，飞奔城下。孔明令积土为蹬道，先上城者为头功。于是蜀兵十余万，并降兵万余，将所包之土，一齐弃于城下。一霎时，积土成山，接连城上。一声暗号，蜀兵皆上城。

蛮兵急放弩时，大半早被执下，余者弃城而走。朵思大王死于乱军之中。蜀将督军分路剿[jiǎo]杀。

孔明取了三江城，所得珍宝，皆赏三军。

败残蛮兵逃回见孟获说："朵思大王身死，失了三江城。"

获大惊。正虑之间，人报蜀兵已渡江，现在本洞前下寨。孟获甚是慌张。忽然屏风后一人大笑而出曰："既为男子，何无智也？我虽是一妇人，愿与你出战。"

获视之，乃妻祝融夫人也。夫人世居南蛮，乃祝融氏之后；善使飞刀，百发百中。孟获起身称谢。

夫人忻然上马，引宗党猛将数百员、生力洞兵五万，出银坑官阙，来与蜀兵对敌。方才转过洞口，一彪军拦住：为首蜀将，乃是张嶷[yí]。蛮兵见之，却早两路摆开。祝融夫人背插五口飞刀，手挺丈八长标，坐下卷毛赤兔马。张嶷见之，暗暗称奇。

二人骤马交锋。战不数合，夫人拨马便走。张嶷赶去，空中一把飞刀落下。嶷急用手隔，正中左臂，翻身落马。蛮兵发一声喊，将张嶷执缚去了。

马忠听得张嶷被执，急出救时，早被蛮兵捆住。望见祝融夫人挺标勒马而立，忠忿[fèn]怒向前去战，坐下马绊倒，亦被擒了。都解入洞中来见孟获。

获设席庆贺。夫人叱刀斧手推出张嶷、马忠要斩。获止曰："诸葛亮放吾五次，今番若杀彼将，是不义也。且囚在洞中，待擒住诸葛亮，杀之未迟。"

夫人从其言，笑饮作乐。

却说败残兵来见孔明，告知其事。孔明即唤马岱、赵云、魏延三人受计，各自领军前去。

次日，蛮兵报入洞中，说赵云搦[nuò]战。祝融夫人即上马出迎。二人战不数合，云拨马便走。夫人恐有埋伏，勒兵而回。

魏延又引军来搦战，夫人纵马相迎。正交锋紧急，延诈败而逃，夫人只不赶。

次日，赵云又引军来搦战，夫人领洞兵出迎。二人战不数合，云诈败而走，夫人按标不赶。欲收兵回洞时，魏延引军齐声辱骂，夫人急挺标来取魏延。延拨马便走。夫人忿怒赶来，延骤马奔入山僻小路。忽然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背后一声响亮，延回头视之，夫人仰鞍落马：原来马岱埋伏在此，用绊马索绊倒。就里[随即]擒缚，解投大寨而来。蛮将洞兵皆来救时，赵云一阵杀散。

孔明端坐于帐上，马岱解祝融夫人到，孔明急令武士去其缚，请在别帐赐酒压惊，遣使往告孟获，欲送夫人换张嶷、马忠二将。

孟获允诺，即放出张嶷、马忠，还了孔明。孔明遂送夫人入洞。

孟获接入，又喜又恼。忽报八纳洞主到。孟获出洞迎接，见其人骑着白象，身穿金珠缨络，腰悬两口大刀，领着一班喂养虎豹豺狼之士，簇拥而入。获再拜哀告，诉说前事。木鹿大王许以报仇。获大喜，设宴相待。

次日，木鹿大王引本洞兵带猛兽而出。赵云、魏延听知蛮兵出，遂将军马布成阵势。

二将并辔[pèi]立于阵前视之，只见蛮兵旗帜器械皆别：人多不穿衣甲，尽裸身赤体，面目丑陋；身带四把尖刀；军中不鸣鼓角，但筛[敲]金为号；木鹿大王腰挂两把宝刀，手执蒂钟，身骑白象，从大旗中而出。

赵云见了，谓魏延曰："我等上阵一生，未尝见如此人物。"

二人正沉吟之际，只见木鹿大王口中不知念甚咒语，手摇蒂钟。忽然狂风大作，飞砂走石，如同骤雨；一声画角响，虎豹豺狼，毒蛇猛兽，乘风而出，张牙舞爪，冲将过来。蜀兵如何抵挡，往后便退。蛮兵随后追杀，直赶到三江界路方回。

赵云、魏延收聚败兵，来孔明帐前请罪，细说此事。

孔明笑曰："非汝二人之罪。吾未出茅庐之时，先知南蛮有驱虎豹之法。吾在蜀中已办下破此阵之物也：随军有二十辆车，俱封记在此。今日且用一半；留下一半，后有别用。"

遂令左右取了十辆红油柜车到帐下，留十辆黑油柜车在后。众皆不知其意。

孔明将柜打开，皆是木刻彩画巨兽，俱用五色绒线为毛衣，钢铁为牙爪，一个可骑坐十人。孔明选了精壮军士一千余人，领了一百，口内装烟火之物，藏在军中。

次日，孔明驱兵大进，布于洞口。蛮兵探知，入洞报与蛮王。木鹿大王自谓无敌，即与孟获引洞兵而出。孔明纶[guān]巾羽扇，身衣道袍，端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坐于车上。

孟获指曰:“车上坐的便是诸葛亮!若擒住此人,大事定矣!”

木鹿大王口中念咒,手摇蒂钟。顷刻之间,狂风大作,猛兽突出。孔明将羽扇一摇,其风便回吹彼阵中去了,蜀阵中假兽拥出。

蛮洞真兽见蜀阵巨兽口吐火焰,鼻出黑烟,身摇铜铃,张牙舞爪而来,诸恶兽不敢前进,皆奔回蛮洞,反将蛮兵冲倒无数。孔明驱兵大进,鼓角齐鸣,望前追杀。木鹿大王死于乱军之中。洞内孟获宗党,皆弃宫阙,扒山越岭而走。孔明大军占了银坑洞。

次日,孔明正要分兵缉擒孟获,忽报:“蛮王孟获妻弟带来洞主,因劝孟获归降,获不从,今将孟获并祝融夫人及宗党数百余人尽皆擒来,献与丞相。”

孔明听知,即唤张嶷、马忠,分付如此如此。二将受了计,引二千精壮兵,伏于两廊。孔明即令守门将,俱放进来。带来洞主引刀斧手解孟获等数百人,拜于殿下。孔明大喝曰:“与吾擒下!”

两廊壮兵齐出,二人捉一人,尽被执缚。孔明大笑曰:“量汝些小诡计,如何瞒得过我!汝见二次俱是本洞人擒汝来降,吾不加害;汝只道吾深信,故来诈降,欲就洞中杀吾!”

喝令武士搜其身畔,果然各带利刀。

孔明问孟获曰:“汝原说在汝家擒住,方始心服;今日如何?”

获曰:“此是我等自来送死,非汝之能也。吾心未服。”

孔明曰:“吾擒住六番,尚然不服,欲待何时耶?”

获曰:“汝第七次擒住,吾方倾心归服,誓不反矣。”

孔明曰:“巢穴已破,吾何虑哉!”令武士尽去其缚,叱之曰:“这番擒住,再若支吾,必不轻恕!”

孟获等抱头鼠窜而去。

却说败残蛮兵有千余人,大半中伤而逃,正遇蛮王孟获。获收了败兵,心中稍喜,却与带来洞主商议曰:“吾今洞府已被蜀兵所占,今投何地安身?”

带来洞主曰:“只有一国可以破蜀。”

获喜曰:“何处可去?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带来洞主曰:“此去东南七百里,有一国,名乌戈国。国主兀突骨,身长丈二,不食五谷,以生蛇恶兽为饭;身有鳞甲,刀箭不能侵。其手下军士,俱穿藤甲;其藤生于山涧之中,盘于石壁之上;国人采取,浸于油中,半年方取出晒之;晒干复浸,凡十余遍,却才造成铠甲;穿在身上,渡江不沉,经水不湿,刀箭皆不能入:因此号为‘藤甲军’。今大王可往求之。若得彼相助,擒诸葛亮如利刀破竹也。”

孟获大喜,遂投乌戈国,来见兀突骨。其洞无宇舍,皆居土穴之内。孟获入洞,再拜哀告前事。

兀突骨曰:“吾起本洞之兵,与汝报仇。”

获欣然拜谢。于是兀突骨唤两个领兵俘长,一名土安,一名奚泥,起三万兵,皆穿藤甲,离乌戈国望东北而来。行至一江,名桃花水,两岸有桃树,历年落叶于水中,若别国人饮之尽死,惟乌戈国人饮之,倍添精神。兀突骨兵至桃花渡口下寨,以待蜀兵。

却说孔明令蛮人哨探孟获消息,回报曰:“孟获请乌戈国主,引三万藤甲军,现屯于桃花渡口。孟获又在各番聚集蛮兵,并力拒战。”

孔明听说,提兵大进,直至桃花渡口。隔岸望见蛮兵,不类人形,甚是丑恶;又问土人,言说即日桃叶正落,水不可饮。孔明退五里下寨,留魏延守寨。

次日,乌戈国主引一彪藤甲军过河来,金鼓大震。魏延引兵出迎。蛮兵卷地而至。蜀兵以弩箭射到藤甲之上,皆不能透,俱落于地;刀砍枪刺,亦不能入。蛮兵皆使利刀钢叉,蜀兵如何抵挡,尽皆败走。蛮兵不赶而回。

魏延复回,赶到桃花渡口,只见蛮兵带甲渡水而去;内有困乏者,将甲脱下,放在水面,以身坐其上而渡。

魏延急回大寨,来禀孔明,细言其事。孔明请吕凯并土人问之。凯曰:“某素闻南蛮中有一乌戈国,无人伦者也。更有藤甲护身,急切难伤。又有桃叶恶水,本国人饮之,反添精神;别国人饮之即死:如此蛮方,纵使全胜,有何益焉?不如班师早回。”

孔明笑曰:“吾非容易到此,岂可便去!吾明日自有平蛮之策。”

于是令赵云助魏延守寨,且休轻出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次日，孔明令土人引路，自乘小车到桃花渡口北岸山僻去处，遍观地理。山险岭峻之处，车不能行，孔明弃车步行。忽到一山，望见一谷，形如长蛇，皆光峭石壁，并无树木，中间一条大路。孔明问土人曰："此谷何名？"

土人答曰："此处名为盘蛇谷。出谷则三江城大路，谷前名塔郎甸。"

孔明大喜曰："此乃天赐吾成功于此也！"

遂回旧路，上车归寨，唤马岱分付曰："与汝黑油柜车十辆，须用竹竿千条，柜内之物，如此如此。可将本部兵去把住盘蛇谷两头，依法而行。与汝半月限，一切完备。至期如此施设。倘有走漏，定按军法。"马岱受计而去。

又唤赵云分付曰："汝去盘蛇谷后，三江大路口如此守把。所用之物，克日完备。"赵云受计而去。

又唤魏延分付曰："汝可引本部兵去桃花渡口下寨。如蛮兵渡水来敌，汝便弃了寨，望白旗处而走。限半个月内，须要连输十五阵，弃七个寨栅。若输十四阵，也休来见我。"魏延领命，心中不乐，怏怏[yàng]而去。

孔明又唤张翼另引一军，依所指之处，筑立寨栅去了；却令张嶷、马忠引本洞所降千人，如此行之。各人都依计而行。

却说孟获与乌戈国主兀突骨曰："诸葛亮多有巧计，只是埋伏。今后交战，分付三军：但见山谷之中，林木多处，不可轻进。"

兀突骨曰："大王说的有理。吾已知道中国人多行诡计。今后依此言行之。吾在前面厮杀，汝在背后教道。"

两人商议已定。忽报蜀兵在桃花渡口北岸立起营寨。兀突骨即差二俘长引藤甲军渡了河，来与蜀兵交战。不数合，魏延败走。蛮兵恐有埋伏，不赶自回。

次日，魏延又去立了营寨。蛮兵哨得，又引众军渡过河来战。延出迎之。不数合，延败走。蛮兵追杀十余里，见四下并无动静，便在蜀寨中屯住。

次日，二俘长请兀突骨到寨，说知此事。兀突骨即引兵大进，将魏延追一阵。蜀兵皆弃甲抛戈而走，只见前有白旗。延引败兵，急奔到白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旗处，早有一寨，就寨中屯住。兀突骨驱兵追至，魏延引兵弃寨而走。蛮兵得了蜀寨。

次日，又望前追杀。魏延回兵交战，不三合又败，只看白旗处而走，又有一寨，延就寨屯住。

次日，蛮兵又至。延略战又走。蛮兵占了蜀寨。

话休絮烦，魏延且战且走，已败十五阵，连弃七个营寨。蛮兵大进追杀。兀突骨自在军前破敌，于路但见林木茂盛之处，便不敢进；却使人远望，果见树阴之中，旌旗招飐[zhǎn]。兀突骨谓孟获曰："果不出大王所料。"

孟获大笑曰："诸葛亮今番被吾识破！大王连日胜了他十五阵，夺了七个营寨，蜀兵望风而走。诸葛亮已是计穷；只此一进，大事定矣！"

兀突骨大喜，遂不以蜀兵为念。

至第十六日，魏延引败残兵，来与藤甲军对敌。兀突骨骑象当先，头戴日月狼须帽，身披金珠缨络，两肋下露出生鳞甲，眼目中微有光芒，手指魏延大骂。

延拨马便走。后面蛮兵大进。魏延引兵转过了盘蛇谷，望白旗而走。兀突骨统引兵众，随后追杀。兀突骨望见山上并无草木，料无埋伏，放心追杀。赶到谷中，见数十辆黑油柜车在当路。蛮兵报曰："此是蜀兵运粮道路，因大王兵至，撇下粮车而走。"

兀突骨大喜，催兵追赶。将出谷口，不见蜀兵，只见横木乱石滚下，垒断谷口。兀突骨令兵开路而进，忽见前面大小车辆，装载干柴，尽皆火起。

兀突骨忙教退兵，只闻后军发喊，报说谷口已被干柴垒断，车中原来皆是火药，一齐烧着。兀突骨见无草木，心尚不慌，令寻路而走。

只见山上两边乱丢火把，火把到处，地中药线皆着，就地飞起铁炮。满谷中火光乱舞，但逢藤甲，无有不着。将兀突骨并三万藤甲军，烧得互相拥抱，死于盘蛇谷中。

孔明在山上往下看时，只见蛮兵被火烧得伸拳舒腿，大半被铁炮打得头脸粉碎，皆死于谷中，臭不可闻。孔明垂泪而叹曰："吾虽有功于社稷，必损寿矣！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左右将士，无不感叹。

却说孟获在寨中，正望蛮兵回报。忽然千余人笑拜于寨前，言说："乌戈国兵与蜀兵大战，将诸葛亮围在盘蛇谷中了。特请大王前去接应。我等皆是本洞之人，不得已而降蜀；今知大王前到，特来助战。"

孟获大喜，即引宗党并所聚番人，连夜上马；就令蛮兵引路。方到盘蛇谷时，只见火光甚起，臭气难闻。

获知中计，急退兵时，左边张嶷，右边马忠，两路军杀出。获方欲抵敌，一声喊起，蛮兵中大半皆是蜀兵，将蛮王宗党并聚集的番人，尽皆擒了。

孟获匹马杀出重围，望山径而走。正走之间，见山凹里一簇人马，拥出一辆小车；车中端坐一人，纶巾羽扇，身衣道袍，乃孔明也。孔明大喝曰："反贼孟获！今番如何？"

获急回马走。旁边闪过一将，拦住去路，乃是马岱。孟获措手不及，被马岱生擒活捉了。此时王平、张翼已引一军赶到蛮寨中，将祝融夫人并一应老小皆活捉而来。

孔明归到寨中，升帐而坐，谓众将曰："吾今此计，不得已而用之，大损阴德。我料敌人必算吾于林木多处埋伏，吾却空设旌旗，实无兵马，疑其心也。吾令魏文长连输十五阵者，坚其心也。吾见盘蛇谷只一条路，两壁厢皆是光石，并无树木，下面都是沙土，因令马岱将黑油柜安排于谷中，车中油柜内，皆是预先造下的火炮，名曰'地雷'，一炮中藏九炮，三十步埋之，中用竹竿通节，以引药线；才一发动，山损石裂。吾又令赵子龙预备草车，安排于谷口。又于山上准备大木乱石。却令魏延赚兀突骨并藤甲军入谷，放出魏延，即断其路，随后焚之。吾闻：'利于水者必不利于火。'藤甲虽刀箭不能入，乃油浸之物，见火必着。蛮兵如此顽皮，非火攻安能取胜？——使乌戈国之人不留种类者，是吾之大罪也！"

众将拜伏曰："丞相天机，鬼神莫测也！"

孔明令押过孟获来。孟获跪于帐下。孔明令去其缚，教且在别帐与酒食压惊。孔明唤管酒食官至坐榻前，如此如此，分付而去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孟获与祝融夫人并孟优、带来洞主、一切宗党在别帐饮酒。忽一人入帐谓孟获曰："丞相面羞，不欲与公相见。特令我来放公回去，再招人马来决胜负。公今可速去。"

孟获垂泪言曰："七擒七纵，自古未尝有也。吾虽化外之人，颇知礼义，直如此无羞耻乎？"遂同兄弟妻子宗党人等，皆匍匐跪于帐下，肉袒谢罪曰："丞相天威，南人不复反矣！"

孔明曰："公今服乎？"

获泣谢曰："某子子孙孙皆感覆载生成之恩，安得不服！"

孔明乃请孟获上帐，设宴庆贺，就令永为洞主。所夺之地，尽皆退还。孟获宗党及诸蛮兵，无不感戴，皆欣然跳跃而去。后人有诗赞孔明曰：

羽扇纶巾拥碧幢[1]，七擒妙策制蛮王。
至今溪洞传威德，为选高原立庙堂。

长史费祎[yī]入谏曰："今丞相亲提士卒，深入不毛，收服蛮方；目今蛮王既已归服，何不置官吏，与孟获一同守之？"

孔明曰："如此有三不易：留外人则当留兵，兵无所食，一不易也；蛮人伤破，父兄死亡，留外人而不留兵，必成祸患，二不易也；蛮人累有废杀之罪，自有嫌疑，留外人终不相信，三不易也。今吾不留人，不运粮，与相安于无事而已。"

众人尽服。于是蛮方皆感孔明恩德，乃为孔明立生祠，四时享祭，皆呼之为"慈父"；各送珍珠金宝、丹漆药材、耕牛战马，以资军用，誓不再反。南方已定。

却说孔明犒[kào]军已毕，班师回蜀，令魏延引本部兵为前锋。延引兵方至泸水，忽然阴云四合，水面上一阵狂风骤起，飞沙走石，军不能进。延退兵回报孔明。

孔明遂请孟获问之。

正是：塞外蛮人方帖服，水边鬼卒又猖狂。未知孟获所言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① 幢 [zhuàng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CONTINUE SOON

助读
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隅 [yú]　忻 [xīn]　赍 [jī]　剿 [jiǎo]　嶷 [yí]　忿 [fèn]
搦 [nuò]　辔 [pèi]　纶 [guān]　怏 [yàng]　陟 [zhǎn]　幢 [zhuàng]
祎 [yī]　犒 [kào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蜀军垒土越墙得三江城。诸葛亮用计擒获孟获妻子祝融夫人，换回被俘蜀将。诸葛亮大败孟获，孟获诈降欲暗擒诸葛亮，被诸葛亮识破，孟获被捉，诸葛亮六次放孟获而去。诸葛亮设计诱乌戈国藤甲兵至盘蛇谷中，蜀军火攻大胜，孟获被马岱再度生擒。孟获终于拜服，诸葛亮让其自治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第九十一回

祭泸水汉相班师 伐中原武侯上表

却说孔明班师回国，孟获率引大小洞主酋长，及诸部落，罗拜相送。前军至泸水，时值九月秋天，忽然阴云布合，狂风骤起；兵不能渡，回报孔明。孔明遂问孟获，获曰："此水原有猖神作祸，往来者必须祭之。"

孔明曰："用何物祭享？"

获曰："旧时国中因猖神作祸，用七七四十九颗人头并黑牛白羊祭之，自然风恬浪静，更兼连年丰稔[rěn，庄稼成熟]。"

孔明曰："吾今事已平定，安可妄杀一人？"

遂自到泸水岸边观看。果见阴风大起，波涛汹涌，人马皆惊。孔明甚疑，即寻土人问之。土人告说："自丞相经过之后，夜夜只闻得水边鬼哭神号。自黄昏直至天晓，哭声不绝。瘴烟之内，阴鬼无数。因此作祸，无人敢渡。"

孔明曰："此乃我之罪愆[qiān，罪过，过失]也。前者马岱引蜀兵千余，皆死于水中；更兼杀死南人，尽弃此处：狂魂怨鬼，不能解释[解脱]，以致如此。吾今晚当亲自往祭。"

土人曰："须依旧例，杀四十九颗人头为祭，则怨鬼自散也。"

孔明曰："本为人死而成怨鬼，岂可又杀生人耶？吾自有主意。"

唤行厨宰杀牛马；和面为剂，塑成人头，内以牛羊等肉代之，名曰"馒头"。当夜于泸水岸上，设香案，铺祭物，列灯四十九盏，扬幡招魂；将馒头等物，陈设于地。三更时分，孔明金冠鹤氅[chǎng]，亲自临祭，令董厥读祭文。其文曰：

维大汉建兴三年秋九月一日，武乡侯、领益州牧、丞相诸葛亮，谨陈祭仪，享于故歿[mò]王事蜀中将校及南人亡者阴魂曰：

我大汉皇帝，威胜五霸，明继三王。昨自远方侵境，异俗起兵；纵虿[chài，毒虫]尾以兴妖，恣狼心而逞乱。我奉王命，问罪遐荒；大举貔貅[pí xiū，传说中的猛兽，喻指勇猛的军队]，悉除蝼蚁[蝼蛄与蚂蚁，喻指作乱的土匪]；雄军云集，狂寇冰消；才闻破竹之声，便是失猿之势。但士卒儿郎，尽是九州豪杰；官僚将校，皆为四海英雄：习武从戎，投明事主，莫不同申三令，共展七擒；齐坚奉国之诚，并效忠君之志。何期汝等偶失兵机，缘落奸计：或为流矢所中，魂掩泉台；或为刀剑所伤，魄归长夜：生则有勇，死则成名。今凯歌欲还，献俘将及。汝等英灵尚在，祈祷必闻：随我旌旗，逐我部曲，同回上国，各认本乡，受骨肉之蒸尝[同"烝尝"，冬祭和秋祭，泛指祭祀]，领家人之祭祀；莫作他乡之鬼，徒为异域之魂。我当奏之天子，使汝等各家尽沾恩露，年给衣粮，月赐廪[lǐn]禄：用兹酬答，以慰汝心。至于本境土神，南方亡鬼，血食有常，凭依不远；生者既凛天威，死者亦归王化，想宜宁帖，毋致号啕。聊表丹诚，敬陈祭祀。呜呼，哀哉！伏惟尚飨[xiǎng]！

读毕祭文，孔明放声大哭，极其痛切，情动三军，无不下泪。孟获等众，尽皆哭泣。只见愁云怨雾之中，隐隐有数千鬼魂，皆随风而散。于是孔明令左右将祭物尽弃于泸水之中。

次日，孔明引大军俱到泸水南岸，但见云收雾散，风静浪平。蜀兵安然尽渡泸水，果然"鞭敲金镫响，人唱凯歌还"。

行到永昌，孔明留王伉[kàng]、吕凯守四郡；发付孟获领众自回，嘱其勤政驭下，善抚居民，勿失农务。孟获涕泣拜别而去。

孔明自引大军回成都。后主排銮驾出郭三十里迎接，下辇立于道旁，以候孔明。孔明慌下车伏道而言曰："臣不能速平南方，使主上怀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忧，臣之罪也。”

后主扶起孔明，并车而回，设太平筵会，重赏三军。

自此远邦进贡来朝者二百余处。孔明奏准后主，将殁于王事者之家，一一优恤。人心欢悦，朝野清平。

却说魏主曹丕[pī]，在位七年，即蜀汉建兴四年也。丕先纳夫人甄[zhēn]氏，即袁绍次子袁熙之妇，前破邺[yè]城时所得。后生一子，名睿[ruì]，字元仲，自幼聪明，丕甚爱之。后丕又纳安平广宗人郭永之女为贵妃，甚有颜色；其父尝曰：“吾女乃女中之王也。”故号为“女王”。

自丕纳为贵妃，因甄夫人失宠，郭贵妃欲谋为后，却与幸臣张韬商议。时丕有疾，韬乃诈称于甄夫人宫中掘得桐木偶人，上书天子年月日时，为魇[yǎn]镇[咒人的一种巫术]之事。丕大怒，遂将甄夫人赐死，立郭贵妃为后。因无出[没有生育]，养曹睿为己子。虽甚爱之，不立为嗣。

睿年至十五岁，弓马熟娴。当年春二月，丕带睿出猎。行于山坞[wù]之间，赶出子母二鹿，丕一箭射倒母鹿，回观小鹿驰于曹睿马前。丕大呼曰：“吾儿何不射之？”

睿在马上泣告曰：“陛下已杀其母，臣安忍复杀其子也。”

丕闻之，掷弓于地曰：“吾儿真仁德之主也！”

于是遂封睿为平原王。

夏五月，丕感寒疾，医治不痊，乃召中军大将军曹真、镇军大将军陈群、抚军大将军司马懿[yì]三人入寝宫。丕唤曹睿至，指谓曹真等曰：“今朕病已沉重，不能复生。此子年幼，卿等三人可善辅之，勿负朕心。”

三人皆告曰：“陛下何出此言？臣等愿竭力以事陛下，至千秋万岁。”

丕曰：“今年许昌城门无故自崩，乃不祥之兆，朕故自知必死也。”

正言间，内侍奏征东大将军曹休入宫问安。丕召入谓曰：“卿等皆国家柱石之臣也，若能同心辅朕之子，朕死亦瞑目矣！”

言讫，堕泪而薨[hōng]。时年四十岁，在位七年。

于是曹真、陈群、司马懿、曹休等，一面举哀，一面拥立曹睿为大魏皇帝。谥[shì]父丕为文皇帝，谥母甄氏为文昭皇后。封钟繇[yáo]为太傅，曹真为大将军，曹休为大司马，华歆[xīn]为太尉，王朗为司徒，陈群为司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空，司马懿为骠[piào]骑大将军。其余文武官僚，各各封赠。大赦天下。

时雍、凉二州缺人守把，司马懿上表乞守西凉等处。曹睿从之，遂封懿提督雍、凉等处兵马。领诏去讫。

早有细作飞报入川。孔明大惊曰："曹丕已死，孺子曹睿即位，余皆不足虑：司马懿深有谋略，今督雍、凉兵马，倘训练成时，必为蜀中之大患。不如先起兵伐之。"

参军马谡[sù]曰："今丞相平南方回，军马疲敝，只宜存恤，岂可复远征？某有一计，使司马懿自死于曹睿之手，未知丞相钧意允否？"

孔明问是何计，马谡曰："司马懿虽是魏国大臣，曹睿素怀疑忌。何不密遣人往洛阳、邺郡等处，布散流言，道此人欲反；更作司马懿告示天下榜文，遍贴诸处：使曹睿心疑，必然杀此人也。"

孔明从之，即遣人密行此计去了。

却说邺城门上，忽一日见贴下告示一道。守门者揭了，来奏曹睿。睿观之，其文曰：

骠骑大将军总领雍、凉等处兵马事司马懿，谨以信义布告天下：昔太祖武皇帝，创立基业，本欲立陈思王子建为社稷主；不幸奸谗交集，岁久潜龙。皇孙曹睿，素无德行，妄自居尊，有负太祖之遗意。今吾应天顺人，克日兴师，以慰万民之望。告示到日，各宜归命新君。如不顺者，当灭九族！先此告闻，想宜知悉。

曹睿览毕，大惊失色，急问群臣。

太尉华歆奏曰："司马懿上表乞守雍、凉，正为此也。先时太祖武皇帝尝谓臣曰：'司马懿鹰视狼顾，不可付以兵权；久必为国家大祸。'今日反情已萌，可速诛之。"

王朗奏曰："司马懿深明韬略，善晓兵机，素有大志；若不早除，久必为祸。"

睿乃降旨，欲兴兵御驾亲征。忽班部中闪出大将军曹真奏曰："不可。文皇帝托孤于臣等数人，是知司马仲达无异志也。今事未知真假，遽[jù]尔加兵，乃逼之反耳。或者蜀、吴奸细行反间之计，使我君臣自乱，彼却乘虚而击，未可知也。陛下幸察之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睿曰："司马懿若果谋反，将奈何？"

真曰："如陛下心疑，可仿汉高伪游云梦之计。御驾幸安邑，司马懿必然来迎；观其动静，就车前擒之，可也。"

睿从之，遂命曹真监国，亲自领御林军十万，径到安邑。

司马懿不知其故，欲令天子知其威严，乃整兵马，率甲士数万来迎。近臣奏曰："司马懿果率兵十余万，前来抗拒，实有反心矣。"

睿慌命曹休先领兵迎之。司马懿见兵马前来，只疑车驾亲至，伏道而迎。曹休出曰："仲达受先帝托孤之重，何故反耶？"

懿大惊失色，汗流遍体，乃问其故。休备言前事。懿曰："此吴、蜀奸细反间之计，欲使我君臣自相残害，彼却乘虚而袭。某当自见天子辨之。"遂急退了军马，至睿车前俯伏泣奏曰："臣受先帝托孤之重，安敢有异心？必是吴、蜀之奸计。臣请提一旅之师，先破蜀，后伐吴，报先帝与陛下，以明臣心。"

睿疑虑未决。

华歆奏曰："不可付之兵权。可即罢归田里。"

睿依言，将司马懿削职回乡，命曹休总督雍、凉军马。曹睿驾回洛阳。

却说细作探知此事，报入川中。孔明闻之大喜曰："吾欲伐魏久矣，奈有司马懿总雍、凉之兵。今既中计遭贬，吾有何忧！"

次日，后主早朝，大会官僚，孔明出班，上《出师表》一道。表曰：

臣亮言：先帝创业未半，而中道崩殂[cú，皇帝死]；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罢敝[同"疲敝"，困乏]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卫之臣，不懈于内；忠志之士，忘身于外者：盖追先帝之殊遇，欲报之于陛下也。诚宜开张圣听[即广开言路]，以光先帝遗德，恢弘志士之气；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义，以塞忠谏之路也。宫中府中，俱为一体；陟[zhì，赏]罚臧否[zāng pǐ，褒贬]，不宜异同：若有作奸犯科，及为忠善者，宜付有司，论其刑赏，以昭陛下平明之治；不宜偏私，使内外异法也。侍中、侍郎郭攸[yōu]之、费祎[yī]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实，志虑忠纯，是以先帝简拔[选拔]以遗陛下：愚以为宫中之事，事无大小，悉以咨之，然后施行，必得裨[bì]补阙漏，有所广益。将军向宠，性行淑均，晓畅军事，试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用之于昔日，先帝称之曰“能”，是以众议举宠以为督：愚以为营中之事，事无大小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阵和穆，优劣得所也。亲贤臣，远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；亲小人，远贤臣，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先帝在时，每与臣论此事，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、灵也！侍中、尚书、长史、参军，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，愿陛下亲之、信之，则汉室之隆，可计日而待也。

臣本布衣，躬耕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[屈身俯就]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，谘[zī]臣以当世之事，由是感激，遂许先帝以驱驰[奔走效劳]。后值倾覆[失败]，受任于败军之际，奉命于危难之间：尔来二十有一年矣。先帝知臣谨慎，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来，夙[sù]夜忧虑，恐付托不效，以伤先帝之明；故五月渡泸，深入不毛。今南方已定，甲兵已足，当奖帅三军，北定中原，庶竭驽钝，攘除奸凶，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：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。至于斟酌损益，进尽忠言，则攸之、祎、允之任也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，不效则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灵；若无兴复之言，则责攸之、祎、允等之咎，以彰其慢。陛下亦宜自谋，以谘诹[zōu，咨询择取]善道，察纳雅言，深追先帝遗诏。臣不胜受恩感激！今当远离，临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。

后主览表曰：“相父南征，远涉艰难；方始回都，坐未安席；今又欲北征，恐劳神思。”

孔明曰：“臣受先帝托孤之重，夙夜未尝有怠。今南方已平，可无内顾之忧；不就此时讨贼，恢复中原，更待何日？”

忽班部中太史谯[qiáo]周出奏曰：“臣夜观天象，北方旺气正盛，星曜[yào]倍明，未可图也。”乃顾孔明曰：“丞相深明天文，何故强为？”

孔明曰：“天道变易不常，岂可拘执？吾今且驻军马于汉中，观其动静而后行。”

谯周苦谏不从。

于是孔明乃留郭攸之、董允、费祎等为侍中，总摄宫中之事。又留向宠为大将，总督御林军马；蒋琬[wǎn]为参军；张裔为长史，掌丞相府事；杜琼为谏议大夫；杜微、杨洪为尚书；孟光、来敏为祭酒；尹默、李譔[zhuàn]为博士；郤[xì]正、费诗为秘书；谯周为太史：内外文武官僚一百余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员，同理蜀中之事。

孔明受诏归府，唤诸将听令：前督部——镇北将军、领丞相司马、凉州刺史、都亭侯魏延；前军都督——领扶风太守张翼；牙门将——裨[pí]将军王平；后军领兵使——安汉将军、领建宁太守李恢，副将——定远将军、领汉中太守吕义；兼管运粮左军领兵使——平北将军、陈仓侯马岱，副将——飞卫将军廖化；右军领兵使——奋威将军、博阳亭侯马忠，抚戎将军、关内侯张嶷[yí]；行中军师——车骑大将军、都乡侯刘琰[yǎn]；中监军——扬武将军邓芝；中参军——安远将军马谡；前将军——都亭侯袁绨[chēn]；左将军——高阳侯吴懿；右将军——玄都侯高翔；后将军——安乐侯吴班；领长史——绥[suí]军将军杨仪；前将军——征南将军刘巴；前护军——偏将军、汉城亭侯许允；左护军——笃[dǔ]信中郎将丁咸；右护军——偏将军刘敏；后护军——典军中郎将官雝[yōng]；行参军——昭武中郎将胡济；行参军——谏议将军阎晏；行参军——偏将军爨[cuàn]习；行参军——裨将军杜义，武略中郎将杜祺，绥戎都尉盛敎[bèi]；从事——武略中郎将樊岐；典军书记——樊建；丞相令史——董厥；帐前左护卫使——龙骧[xiāng]将军关兴；右护卫使——虎翼将军张苞。

以上一应官员，都随着平北大都督、丞相、武乡侯、领益州牧、知内外事诸葛亮。分拨已定，又檄[xí]李严等守川口以拒东吴。选定建兴五年春三月丙寅[yín]日，出师伐魏。

忽帐下一老将，厉声而进曰："我虽年迈，尚有廉颇之勇，马援之雄。此二古人皆不服老，何故不用我耶？"

众视之，乃赵云也。

孔明曰："吾自平南回都，马孟起病故，吾甚惜之，以为折一臂也。今将军年纪已高，倘稍有参差，动摇一世英名，减却蜀中锐气。"

云厉声曰："吾自随先帝以来，临阵不退，遇敌则先。大丈夫得死于疆场者，幸也，吾何恨焉？愿为前部先锋！"

孔明再三苦劝不住。

云曰："如不教我为先锋，就撞死于阶下！"

孔明曰："将军既要为先锋，须得一人同去——"

言未尽，一人应曰："某虽不才，愿助老将军先引一军前去破敌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孔明视之，乃邓芝也。孔明大喜，即拨精兵五千，副将十员，随赵云、邓芝去讫。

孔明出师，后主引百官送于北门外十里。孔明辞了后主，旌旗蔽野，戈戟如林，率军望汉中迤逦[yǐ mǐ]进发。

却说边庭探知此事，报入洛阳。是日曹睿设朝，近臣奏曰："边官报称：诸葛亮率领大兵三十余万，出屯汉中，令赵云、邓芝为前部先锋，引兵入境。"

睿大惊，问群臣曰："谁可为将，以退蜀兵？"

忽一人应声而出曰："臣父死于汉中，切齿之恨，未尝得报。今蜀兵犯境，臣愿引本部猛将，更乞陛下赐关西之兵，前往破蜀：上为国家效力，下报父仇，臣万死不恨！"

众视之，乃夏侯渊之子夏侯楙[mào]也。楙字子休；其性最急，又最吝；自幼嗣与夏侯惇[dūn]为子。后夏侯渊为黄忠所斩，曹操怜之，以女清河公主招楙为驸马，因此朝中钦敬。虽掌兵权，未尝临阵。

当时自请出征，曹睿即命为大都督，调关西诸路军马前去迎敌。

司徒王朗谏曰："不可。夏侯驸马素不曾经战，今付以大任，非其所宜。更兼诸葛亮足智多谋，深通韬略，不可轻敌。"

夏侯楙叱曰："司徒莫非结连诸葛亮，欲为内应耶？吾自幼从父学习韬略，深通兵法。汝何欺我年幼？吾若不生擒诸葛亮，誓不回见天子！"

王朗等皆不敢言。

夏侯楙辞了魏主，星夜到长安，调关西诸路军马二十余万，来敌孔明。

正是：欲秉白旄[máo]麾将士，却教黄吻[指年少者]掌兵权。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稔 [rěn] 愆 [qiān] 氅 [chǎng] 殁 [mò] 虿 [chài]
貔貅 [pí xiū] 廪 [lǐn] 飨 [xiǎng] 伉 [kàng] 丕 [pī]
甄 [zhēn] 邺 [yè] 睿 [ruì] 厣 [yǎn] 坞 [wù] 懿 [yì]
薨 [hōng] 谥 [shì] 繇 [yáo] 歆 [xīn] 骠 [piào] 谡 [sù]
遽 [jù] 殂 [cú] 陟 [zhì] 臧否 [zāng pǐ] 攸 [yōu]
祎 [yī] 裨 [bì] 谘 [zī] 夙 [sù] 诹 [zōu] 谯 [qiáo]
曜 [yào] 琬 [wǎn] 馔 [zhuàn] 郤 [xì] 裨 [pí] 嶷 [yí]
琰 [yǎn] 缣 [chēn] 绥 [suí] 笃 [dǔ] 雝 [yōng] 爨 [cuàn]
教 [bèi] 骧 [xiāng] 檄 [xí] 寅 [yín] 迤逦 [yǐ lǐ] 楙 [mào]
惇 [dūn] 旄 [máo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诸葛亮班师回到成都。曹丕驾崩，曹睿即位。司马懿被封为骠骑大将军，提督雍、凉等处兵马。诸葛亮采用参军马谡的反间计，曹睿中计，把司马懿削职回乡。诸葛亮上表伐魏，谯周谏阻无果。曹睿封夏侯渊之子夏侯楙为大都督，司徒王朗谏劝不听。夏侯楙率兵二十余万来敌孔明。

第九十二回

赵子龙力斩五将 诸葛亮智取三城

却说孔明率兵前至沔[miǎn]阳，经过马超坟墓，乃令其弟马岱挂孝，孔明亲自祭之。祭毕，回到寨中，商议进兵。忽哨马报道："魏主曹睿[ruì]遣驸马夏侯楙[mào]，调关中诸路军马，前来拒敌。"

魏延上帐献策曰："夏侯楙乃膏粱子弟，懦弱无谋。延愿得精兵五千，取路出褒中，循秦岭以东，当子午谷而投北，不过十日，可到长安。夏侯楙若闻某骤至，必然弃城望横门邸[dǐ]阁而走。某却从东方而来，丞相可大驱士马，自斜谷而进：如此行之，则咸阳以西，一举可定也。"

孔明笑曰："此非万全之计也。汝欺中原无好人物，倘有人进言，于山僻中以兵截杀，非惟五千人受害，亦大伤锐气。决不可用。"

魏延又曰："丞相兵从大路进发，彼必尽起关中之兵，于路迎敌：则旷日持久，何时而得中原？"

孔明曰："吾从陇右取平坦大路，依法进兵，何忧不胜！"

遂不用魏延之计。魏延怏怏[yàng]不悦。孔明差人令赵云进兵。

却说夏侯楙在长安聚集诸路军马。时有西凉大将韩德，善使开山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大斧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引西羌[qiāng]诸路兵八万到来；见了夏侯楙，楙重赏之，就遣为先锋。德有四子，皆精通武艺，弓马过人：长子韩瑛，次子韩瑶，三子韩琼，四子韩琪。

韩德带四子并西羌兵八万，取路至凤鸣山，正遇蜀兵。两阵对圆。韩德出马，四子列于两边。德厉声大骂曰："反国之贼，安敢犯吾境界！"

赵云大怒，挺枪纵马，单搦[nuò]韩德交战。

长子韩瑛，跃马来迎；战不三合，被赵云一枪刺死于马下。

次子韩瑶见之，纵马挥刀来战。赵云施逞旧日虎威，抖擞精神迎战。瑶抵敌不住。

三子韩琼，急挺方天戟骤马前来夹攻。云全然不惧，枪法不乱。

四子韩琪，见二兄战云不下，也纵马抡两口日月刀而来，围住赵云。

云在中央独战三将。

少时，韩琪中枪落马，韩阵中偏将急出救去。

云拖枪便走。韩琼按戟，急取弓箭射之，连放三箭，皆被云用枪拨落。琼大怒，仍绰[chāo]方天戟纵马赶来；却被云一箭射中面门，落马而死。

韩瑶纵马举宝刀便砍赵云。云弃枪于地，闪过宝刀，生擒韩瑶归阵，复纵马取枪杀过阵来。

韩德见四子皆丧于赵云之手，肝胆皆裂，先走入阵去。西凉兵素知赵云之名，今见其英勇如昔，谁敢交锋？赵云马到处，阵阵倒退。赵云匹马单枪，往来冲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忆昔常山赵子龙，年登七十建奇功。
独诛四将来冲阵，犹似当阳救主雄。

邓芝见赵云大胜，率蜀兵掩杀，西凉兵大败而走。韩德险被赵云擒住，弃甲步行而逃。

云与邓芝收军回寨。芝贺曰："将军寿已七旬，英勇如昨。今日阵前力斩四将，世所罕有！"

云曰："丞相以吾年迈，不肯见用，吾故聊以自表耳。"

遂差人解韩瑶，申报捷书，以达孔明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韩德引败军回见夏侯楙，哭告其事。楙自统兵来迎赵云。探马报入蜀寨，说夏侯楙引兵到。云上马绰枪，引千余军，就凤鸣山前摆成阵势。

当日，夏侯楙戴金盔，坐白马，手提大砍刀，立在门旗之下。见赵云跃马挺枪，往来驰骋，楙欲自战。韩德曰："杀吾四子之仇，如何不报！"纵马抡开山大斧，直取赵云。

云奋怒挺枪来迎；战不三合，枪起处，刺死韩德于马下，急拨马直取夏侯楙。楙慌忙闪入本阵。邓芝驱兵掩杀，魏兵又折一阵，退十余里下寨。

楙连夜与众将商议曰："吾久闻赵云之名，未尝见面；今日年老，英雄尚在，方信当阳长坂之事。似此无人可敌，如之奈何？"

参军程武——乃程昱[yù]之子也——进言曰："某料赵云有勇无谋，不足为虑。来日都督再引兵出，先伏两军于左右；都督临阵先退，诱赵云到伏兵处；都督却登山指挥四面军马，重叠围住，云可擒矣。"

楙从其言，遂遣董禧[xī]引三万军伏于左，薛则引三万军伏于右：二人埋伏已定。

次日，夏侯楙复整金鼓旗幡，率兵而进。赵云、邓芝出迎。

芝在马上谓赵云曰："昨夜魏兵大败而走，今日复来，必有诈也。老将军防之。"

子龙曰："量此乳臭小儿，何足道哉！吾今日必当擒之！"

便跃马而出。魏将潘遂出迎，战不三合，拨马便走。赵云赶去，魏阵中八员将一齐来迎。放过夏侯楙先走，八将陆续奔走。赵云乘势追杀，邓芝引兵继进。

赵云深入重地，只听得四面喊声大震。邓芝急收军退回，左有董禧，右有薛则，两路兵杀到。邓芝兵少，不能解救。

赵云被困在垓[gāi]心，东冲西突，魏兵越厚。时云手下只有千余人，杀到山坡之下，只见夏侯楙在山上指挥三军。

赵云投东则望东指，投西则望西指：因此赵云不能突围——乃引兵杀上山来。半山中擂木炮石打将下来，不能上山。

赵云从辰时杀至酉[yǒu]时，不得脱走，只得下马少歇，且待月明再战。却才卸甲而坐，月光方出，忽四下火光冲天，鼓声大震，矢石如雨，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魏兵杀到，皆叫曰："赵云早降！"

云急上马迎敌。四面军马渐渐逼近，八方弩箭交射甚急，人马皆不能向前。云仰天叹曰："吾不服老，死于此地矣！"

忽东北角上喊声大起，魏兵纷纷乱窜：一彪军杀到，为首大将持丈八点钢矛，马项下挂一颗人头。云视之，乃张苞也。

苞见了赵云，言曰："丞相恐老将军有失，特遣某引五千兵接应。闻老将军被困，故杀透重围。正遇魏将薛则拦路，被某杀之。"

云大喜，即与张苞杀出西北角来。只见魏兵弃戈奔走：一彪军从外呐喊杀入，为首大将提偃月青龙刀，手挽人头。云视之，乃关兴也。

兴曰："奉丞相之命，恐老将军有失，特引五千兵前来接应。却才阵上逢着魏将董禧，被吾一刀斩之，枭[xiāo]首在此。丞相随后便到也。"

云曰："二将军已建奇功，何不趁今日擒住夏侯楙，以定大事？"

张苞闻言，遂引兵去了。

兴曰："我也干[求取]功去。"遂亦引兵去了。

云回顾左右曰："他两个是吾子侄辈，尚且争先干功；吾乃国家上将，朝廷旧臣，反不如此小儿耶？吾当舍老命以报先帝之恩！"

于是引兵来捉夏侯楙。当夜三路兵夹攻，大破魏军一阵。邓芝引兵接应，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

夏侯楙乃无谋之人，更兼年幼，不曾经战，见军大乱，遂引帐下骁[xiāo]将百余人，望南安郡而走。众军因见无主，尽皆逃窜。

兴、苞二将闻夏侯楙望南安郡去了，连夜赶来。楙走入城中，令紧闭城门，驱兵守御。兴、苞二人赶到，将城围住；赵云随后也到：三面攻打。少时，邓芝亦引兵到。

一连围了十日，攻打不下。忽报丞相留后军住沔阳，左军屯阳平，右军屯石城，自引中军来到。赵云、邓芝、关兴、张苞皆来拜问孔明，说连日攻城不下。

孔明遂乘小车亲到城边周围看了一遍，回寨升帐而坐。众将环立听令。

孔明曰："此郡壕深城峻，不易攻也。吾正事不在此城，汝等如只久攻，倘魏兵分道而出，以取汉中，吾军危矣。"

邓芝曰："夏侯楙乃魏之驸马，若擒此人，胜斩百将。今困于此，岂

可弃之而去？”

孔明曰：“吾自有计。——此处西连天水郡，北抵安定郡：二处太守，不知何人？”

探卒答曰：“天水太守马遵，安定太守崔谅。”

孔明大喜，乃唤魏延受计，如此如此；又唤关兴、张苞受计，如此如此；又唤心腹军士二人受计，如此行之。

各将领命，引兵而去。孔明却在南安城外，令军运柴草堆于城下，口称烧城。魏兵闻知，皆大笑不惧。

却说安定太守崔谅，在城中闻蜀兵围了南安，困住夏侯楙，十分慌惧，即点军马约共四千，守住城池。忽见一人自正南而来，口称有机密事。崔谅唤入问之，答曰：“某是夏侯都督帐下心腹将裴绪。今奉都督将令，特来求救于天水、安定二郡。南安甚急，每日城上纵火为号，专望二郡救兵，并不见到；因复差某杀出重围，来此告急。可星夜起兵为外应。都督若见二郡兵到，却开城门接应也。”

谅曰：“有都督文书否？”

绪贴肉取出，汗已湿透；略教一视，急令手下换了乏马，便出城望天水而去。

不二日，又有报马到，告天水太守已起兵救援南安去了，教安定早早接应。

崔谅与府官商议。多官曰：“若不去救，失了南安，送了夏侯驸马，皆我两郡之罪也：只得救之。”

谅即点起人马，离城而去，只留文官守城。崔谅提兵向南安大路进发，遥望见火光冲天，催兵星夜前进。离南安尚有五十余里，忽闻前后喊声大震，哨马报道：“前面关兴截住去路，背后张苞杀来！”

安定之兵，四下逃窜。谅大惊，乃领手下百余人，往小路死战得脱，奔回安定。方到城壕边，城上乱箭射下来。蜀将魏延在城上叫曰：“吾已取了城也！何不早降？”

原来魏延扮作安定军，夤[yín]夜赚开城门，蜀兵尽入，因此得了安定。

崔谅慌投天水郡来。行不到一程，前面一彪军摆开。大旗之下，一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人纶[guān]巾羽扇，道袍鹤氅[chǎng]，端坐于车上。谅视之，乃孔明也，急拨回马走。关兴、张苞两路兵追到，只叫："早降！"

崔谅见四面皆是蜀兵，不得已遂降，同归大寨。孔明以上宾相待。

孔明曰："南安太守与足下交厚否？"

谅曰："此人乃杨阜[fù]之族弟杨陵也；与某邻郡，交契甚厚。"

孔明曰："今欲烦足下入城，说杨陵擒夏侯楙，可乎？"

谅曰："丞相若令某去，可暂退军马，容某入城说之。"

孔明从其言，即时传令，教四面军马各退二十里下寨。

崔谅匹马到城边叫开城门，入到府中，与杨陵礼毕，细言其事。

陵曰："我等受魏主大恩，安忍背之？可将计就计而行。"

遂引崔谅到夏侯楙处，备细说知。

楙曰："当用何计？"

杨陵曰："只推某献城门，赚蜀兵入，却就城中杀之。"

崔谅依计而行，出城见孔明，说："杨陵献城门，放大军入城，以擒夏侯楙。杨陵本欲自捉，因手下勇士不多，未敢轻动。"

孔明曰："此事至易：今有足下原降兵百余人，于内暗藏蜀将扮作安定军马，带入城去，先伏于夏侯楙府下；却暗约杨陵，待半夜之时，献开城门，里应外合。"

崔谅暗思："若不带蜀将去，恐孔明生疑。且带入去，就内先斩之，举火为号，赚孔明入来，杀之可也。"因此应允。

孔明嘱曰："吾遣亲信将关兴、张苞随足下先去，只推救军杀入城中，以安夏侯楙之心；但举火，吾当亲入城去擒之。"

时值黄昏，关兴、张苞受了孔明密计，披挂上马，各执兵器，杂在安定军中，随崔谅来到南安城下。

杨陵在城上撑起悬空板，倚定护心栏，问曰："何处军马？"

崔谅曰："安定救军来到。"

谅先射一号箭上城，箭上带着密书曰："今诸葛亮先遣二将，伏于城中，要里应外合；且不可惊动，恐泄漏计策。待入府中图之。"

杨陵将书见了夏侯楙，细言其事。

楙曰："既然诸葛亮中计，可教刀斧手百余人，伏于府中。如二将随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崔太守到府下马，闭门斩之；却于城上举火，赚诸葛亮入城。伏兵齐出，亮可擒矣。”

安排已毕，杨陵回到城上言曰：“既是安定军马，可放入城。”

关兴跟崔谅先行，张苞在后。杨陵下城，在门边迎接。兴手起刀落，斩杨陵于马下。崔谅大惊，急拨马奔到吊桥边，张苞大喝曰：“贼子休走！汝等诡计，如何瞒得丞相耶！”手起一枪，刺崔谅于马下。

关兴早到城上，放起火来。四面蜀兵齐入。夏侯楙措手不及，开南门并力杀出。一彪军拦住，为首大将，乃是王平；交马只一合，生擒夏侯楙于马上，余皆杀死。

孔明入南安，招谕军民，秋毫无犯。众将各各献功。孔明将夏侯楙囚于车中。

邓芝问曰：“丞相何故知崔谅诈也？”

孔明曰：“吾已知此人无降心，故意使入城。彼必尽情告与夏侯楙，欲将计就计而行。吾见来情，足知其诈，复使二将同去，以稳其心。此人若有真心，必然阻挡；彼忻[xīn]然同去者，恐吾疑也。他意中度二将同去，赚入城内杀之未迟；又令吾军有托，放心而进。吾已暗嘱二将，就城门下图之。城内必无准备，吾军随后便到：此出其不意也。”

众将拜服。孔明曰：“赚崔谅者，吾使心腹人诈作魏将裴绪也。吾又去赚天水郡，至今未到，不知何故。今可乘势取之。”

乃留吴懿[yì]守南安，刘琰[yǎn]守安定，替出魏延军马去取天水郡。

却说天水郡太守马遵，听知夏侯楙困在南安城中，乃聚文武官商议。功曹梁绪、主簿尹赏、主记梁虔等曰：“夏侯驸马乃金枝玉叶，倘有疏虞，难逃坐视之罪。太守何不尽起本部兵以救之？”

马遵正疑虑间，忽报夏侯驸马差心腹将裴绪到。绪入府，取公文付马遵，说：“都督求安定、天水两郡之兵，星夜救应。”

言讫，匆匆而去。

次日又有报马到，称说：“安定兵已先去了，教太守火急前来会合。”

马遵正欲起兵，忽一人自外而入曰：“太守中诸葛亮之计矣！”

众视之，乃天水冀人也，姓姜名维，字伯约。父名冏[jiǒng]，昔日曾为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天水郡功曹，因羌人乱，没于王事。维自幼博览群书，兵法武艺，无所不通；奉母至孝，郡人敬之；后为中郎将，就参本郡军事。

当日姜维谓马遵曰："近闻诸葛亮杀败夏侯楙，困于南安，水泄不通，安得有人自重围之中而出？又且裴绪乃无名下将，从不曾见；况安定报马，又无公文：以此察之，此人乃蜀将诈称魏将。赚得太守出城，料城中无备，必然暗伏一军于左近，乘虚而取天水也。"

马遵大悟曰："非伯约之言，则误中奸计矣！"

维笑曰："太守放心。某有一计，可擒诸葛亮，解南安之危。"

正是：运筹又遇强中手，斗智还逢意外人。未知其计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沔 [miǎn]　睿 [ruì]　楙 [mào]　邸 [dǐ]　怏 [yàng]　羌 [qiāng]
搦 [nuò]　绰 [chāo]　昱 [yù]　禧 [xǐ]　垓 [gāi]　酉 [yǒu]
枭 [xiāo]　骁 [xiāo]　夤 [yín]　纶 [guān]　氅 [chǎng]　阜 [fù]
忻 [xīn]　懿 [yì]　琰 [yǎn]　冏 [jiǒng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诸葛亮不用魏延长驱直入之计，而是从陇右取平坦大路，依法进兵。赵云力斩西凉大将韩德父子五人，大败魏军，夏侯楙无奈退入南安郡。诸葛亮计取南安郡和安定郡，生擒夏侯楙。

第九十三回

姜伯约归降孔明
武乡侯骂死王朗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姜维献计于马遵曰："诸葛亮必伏兵于郡后，赚我兵出城，乘虚袭我。某愿请精兵三千，伏于要路。太守随后发兵出城，不可远去，只行三十里便回；但看火起为号，前后夹攻，可获大胜。如诸葛亮自来，必为某所擒矣。"

遵用其计，付精兵与姜维去讫，然后自与梁虔引兵出城等候；只留梁绪、尹赏守城。

原来孔明果遣赵云引一军埋伏于山僻之中，只待天水人马离城，便乘虚袭之。

当日细作回报赵云，说天水太守马遵，起兵出城，只留文官守城。赵云大喜，又令人报与张翼、高翔，教于要路截杀马遵。——此二处兵亦是孔明预先埋伏。

却说赵云引五千兵，径投天水郡城下，高叫曰："吾乃常山赵子龙也！汝知中计，早献城池，免遭诛戮！"

城上梁绪大笑曰："汝中吾姜伯约之计，尚然不知耶？"

云恰待攻城，忽然喊声大震，四面火光冲天。当先一员少年将军，挺枪跃马而言曰："汝见天水姜伯约乎！"

云挺枪直取姜维。战不数合，维精神倍长。云大惊，暗忖[cǔn]曰："谁想此处有这般人物！"

正战时，两路军夹攻来，乃是马遵、梁虔引军杀回。赵云首尾不能相顾，冲开条路，引败兵奔走，姜维赶来。亏得张翼、高翔两路军杀出，接应回去。

赵云归见孔明，说中了敌人之计。

孔明惊问曰："此是何人，识吾玄机？"

有南安人告曰："此人姓姜，名维，字伯约，天水冀人也；事母至孝，文武双全，智勇足备，真当世之英杰也。"

赵云又夸奖姜维枪法，与他人大不同。

孔明曰："吾今欲取天水，不想有此人。"遂起大军前来。

却说姜维回见马遵曰："赵云败去，孔明必然自来。彼料我军必在城中。今可将本部军马，分为四支：某引一军伏于城东，如彼兵到则截之。太守与梁虔、尹赏各引一军城外埋伏。梁绪率百姓在城上守御。"

分拨已定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孔明因虑姜维，自为前部，望天水郡进发。将到城边，孔明传令曰："凡攻城池，以初到之日，激励三军，鼓噪直上。若迟延日久，锐气尽隳[huī]，急难破矣。"

于是大军径到城下。因见城上旗帜整齐，未敢轻攻。候至半夜，忽然四下火光冲天，喊声震地，正不知何处兵来。只见城上亦鼓噪呐喊相应，蜀兵乱窜。孔明急上马，有关兴、张苞二将保护，杀出重围。回头看时，正东上军马，一带火光，势若长蛇。孔明令关兴探视，回报曰："此姜维兵也。"

孔明叹曰："兵不在多，在人之调遣耳。此人真将才也！"收兵归寨，思之良久，乃唤安定人问曰："姜维之母，现在何处？"

答曰："维母今居冀县。"

孔明唤魏延分付曰："汝可引一军，虚张声势，诈取冀县。若姜维

到，可放入城。”又问：“此地何处紧要？”

安定人曰：“天水钱粮，皆在上邽[guī]；若打破上邽，则粮道自绝矣。”

孔明大喜，教赵云引一军去攻上邽。孔明离城三十里下寨。

早有人报入天水郡，说蜀兵分为三路：一军守此郡，一军取上邽，一军取冀城。

姜维闻之，哀告马遵曰：“维母现在冀城，恐母有失。维乞一军往救此城，兼保老母。”

马遵从之，遂令姜维引三千军去保冀城；梁虔引三千军去保上邽。

却说姜维引兵至冀城，前面一彪军摆开，为首蜀将，乃是魏延。二将交锋数合，延诈败奔走。维入城闭门，率兵守护，拜见老母，并不出战。

赵云亦放过梁虔入上邽城去了。

孔明乃令人去南安郡，取夏侯楙[mào]至帐下。

孔明曰：“汝惧死乎？”

楙慌拜伏乞命。

孔明曰：“目今天水姜维现守冀城，使人持书来说：‘但得驸马在，我愿归降。’吾今饶汝性命，汝肯招安姜维否？”

楙曰：“情愿招安。”

孔明乃与衣服鞍马，不令人跟随，放之自去。楙得脱出寨，欲寻路而走，奈不知路径。正行之间，逢数人奔走。楙问之，答曰：“我等是冀县百姓；今被姜维献了城池，归降诸葛亮，蜀将魏延纵火劫财，我等因此弃家奔走，投上邽去也。”

楙又问曰：“今守天水城是谁？”

土人曰：“天水城中乃马太守也。”

楙闻之，纵马望天水而行。又见百姓携男抱女远来，所说皆同。楙至天水城下叫门，城上人认得是夏侯楙，慌忙开门迎接。马遵惊拜问之。楙细言姜维之事，又将百姓所言说了。遵叹曰：“不想姜维反投蜀矣！”

梁绪曰：“彼意欲救都督，故以此言虚降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楙曰："今维已降，何为虚也？"

正踌躇[chóu chú]间，时已初更，蜀兵又来攻城。火光中见姜维在城下挺枪勒马，大叫曰："请夏侯都督答话！"

夏侯楙与马遵等皆到城上，见姜维耀武扬威大叫曰："我为都督而降，都督何背前言？"

楙曰："汝受魏恩，何故降蜀？有何前言耶？"

维应曰："汝写书教我降蜀，何出此言？汝要脱身，却将我陷了！我今降蜀，加为上将，安有还魏之理？"

言讫，驱兵打城，至晓方退。

——原来夜间装姜维者，乃孔明之计，令部卒形貌相似者，假扮姜维攻城，因火光之中，不辨真伪。

孔明却引兵来攻冀城。城中粮少，军食不敷。姜维在城上，见蜀军大车小辆，搬运粮草，入魏延寨中去了。维引三千兵出城，径来劫粮。蜀兵尽弃了粮车，寻路而走。

姜维夺得粮车，欲要入城，忽然一彪军拦住，为首蜀将张翼也。二将交锋，战不数合，王平引一军又到，两下夹攻。维力穷抵敌不住，夺路归城；城上早插蜀兵旗号：原来已被魏延袭了。

维杀条路奔天水城，手下尚有十余骑；又遇张苞杀了一阵，维只剩得匹马单枪，来到天水城下叫门。城上军见是姜维，慌报马遵。遵曰："此是姜维来赚我城门也。"令城上乱箭射下。

姜维回顾蜀兵至近，遂飞奔上邽城来。城上梁虔见了姜维，大骂曰："反国之贼，安敢来赚我城池！吾已知汝降蜀矣！"遂乱箭射下。

姜维不能分说，仰天长叹，两眼泪流，拨马望长安而走。行不数里，前至一派大树茂林之处，一声喊起，数千兵拥出：为首蜀将关兴，截住去路。维人困马乏，不能抵挡，勒回马便走。

忽然一辆小车从山坡中转出。其人头戴纶[guān]巾，身披鹤氅[chǎng]，手摇羽扇，乃孔明也。

孔明唤姜维曰："伯约此时何尚不降？"

维寻思良久，前有孔明，后有关兴，又无去路，只得下马投降。

孔明慌忙下车而迎，执维手曰："吾自出茅庐以来，遍求贤者，欲传授平生之学，恨未得其人。今遇伯约，吾愿足矣。"维大喜拜谢。

孔明遂同姜维回寨，升帐商议取天水、上邽之计。

维曰："天水城中尹赏、梁绪，与某至厚；当写密书二封，射入城中，使其内乱，城可得矣。"

孔明从之。姜维写了二封密书，拴在箭上，纵马直至城下，射入城中。小校拾得，呈与马遵。遵大疑，与夏侯楙商议曰："梁绪、尹赏与姜维结连，欲为内应，都督宜早决之。"

楙曰："可杀二人。"

尹赏知此消息，乃谓梁绪曰："不如纳城降蜀，以图进用。"

是夜，夏侯楙数次使人请梁、尹二人说话。二人料知事急，遂披挂上马，各执兵器，引本部军大开城门，放蜀兵入。夏侯楙、马遵惊慌，引数百人出西门，弃城投羌[qiāng]胡城而去。梁绪、尹赏迎接孔明入城。

安民已毕，孔明问取上邽之计。

梁绪曰："此城乃某亲弟梁虔守之，愿招来降。"

孔明大喜。绪当日到上邽唤梁虔出城来降孔明。孔明重加赏劳，就令梁绪为天水太守，尹赏为冀城令，梁虔为上邽令。

孔明分拨已毕，整兵进发。

诸将问曰："丞相何不去擒夏侯楙？"

孔明曰："吾放夏侯楙，如放一鸭耳。今得伯约，得一凤也！"

孔明自得三城之后，威声大震，远近州郡，望风归降。孔明整顿军马，尽提汉中之兵，前出祁[qí]山，兵临渭水之西。细作报入洛阳。

时魏主曹睿[ruì]太和元年，升殿设朝。近臣奏曰："夏侯驸马已失三郡，逃窜羌中去了。今蜀兵已到祁山，前军临渭水之西，乞早发兵破敌。"

睿大惊，乃问群臣曰："谁可为朕退蜀兵耶？"

司徒王朗出班奏曰："臣观先帝每用大将军曹真，所到必克；今陛下何不拜为大都督，以退蜀兵？"

睿准奏，乃宣曹真曰："先帝托孤与卿，今蜀兵入寇中原，卿安忍坐视乎？"

真奏曰："臣才疏智浅，不称其职。"

王朗曰："将军乃社稷之臣，不可固辞。老臣虽驽钝，愿随将军一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往。”

真又奏曰：“臣受大恩，安敢推辞？但乞一人为副将。”

睿曰：“卿自举之。”

真乃保太原阳曲人，姓郭，名淮，字伯济，官封射亭侯，领雍州刺史。睿从之，遂拜曹真为大都督，赐节钺[yuè]；命郭淮为副都督，王朗为军师。——朗时年已七十六岁矣。——选拨东西二京军马二十万与曹真。真命宗弟曹遵为先锋，又命荡寇将军朱赞为副先锋。当年十一月出师，魏主曹睿亲自送出西门之外方回。

曹真领大军来到长安，过渭河之西下寨。真与王朗、郭淮共议退兵之策。

朗曰：“来日可严整队伍，大展旌旗。老夫自出，只用一席话，管教诸葛亮拱手而降，蜀兵不战自退。”

真大喜，是夜传令：来日四更造饭，平明务要队伍整齐，人马威仪，旌旗鼓角，各按次序。当时使人先下战书。

次日，两军相迎，列成阵势于祁山之前。蜀军见魏兵甚是雄壮，与夏侯楙大不相同。

三军鼓角已罢，司徒王朗乘马而出。上首乃都督曹真，下首乃副都督郭淮；两个先锋压住阵角。

探子马出军前，大叫曰：“请对阵主将答话！”

只见蜀兵门旗开处，关兴、张苞分左右而出，立马于两边；次后一队队骁[xiāo]将分列；门旗影下，中央一辆四轮车，孔明端坐车中，纶巾羽扇，素衣皂绦，飘然而出。

孔明举目见魏阵前三个麾盖，旗上大书姓名：中央白髯老者，乃军师、司徒王朗。孔明暗忖曰：“王朗必下说词，吾当随机应之。”遂教推车出阵外，令护军小校传曰：“汉丞相与司徒会话。”

王朗纵马而出。孔明于车上拱手，朗在马上欠身答礼。

朗曰：“久闻公之大名，今幸一会。公既知天命、识时务，何故兴无名之兵？”

孔明曰：“吾奉诏讨贼，何谓无名？”

朗曰：“天数有变，神器更易，而归有德之人，此自然之理也。曩[nǎng]自桓[huán]、灵以来，黄巾倡乱，天下争横。降至初平、建安之岁，董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卓造逆，傕[jué]、汜[sì]继虐；袁术僭[jiàn]号于寿春，袁绍称雄于邺[yè]土；刘表占据荆州，吕布虎吞徐郡：盗贼蜂起，奸雄鹰扬，社稷有累卵之危，生灵有倒悬之急。我太祖武皇帝，扫清六合，席卷八荒；万姓倾心，四方仰德：非以权势取之，实天命所归也。世祖文帝，神文圣武，以膺[yīng，承当]大统，应天合人，法尧禅舜，处中国以临万邦，岂非天心人意乎？今公蕴大才、抱大器，自欲比于管、乐，何乃强欲逆天理、背人情而行事耶？岂不闻古人云：‘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’今我大魏带甲百万，良将千员。谅腐草之萤光，怎及天心之皓月？公可倒戈卸甲，以礼来降，不失封侯之位。国安民乐，岂不美哉！”

孔明在车上大笑曰：“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，必有高论，岂期出此鄙言！吾有一言，诸军静听：昔日桓、灵之世，汉统陵替，宦官酿祸；国乱岁凶，四方扰攘。黄巾之后，董卓、傕、汜等接踵[zhǒng]而起，迁劫汉帝，残暴生灵。因庙堂之上，朽木为官，殿陛之间，禽兽食禄；狼心狗行之辈，滚滚[接续不断]当道，奴颜婢膝之徒，纷纷秉政。以致社稷丘墟，苍生涂炭。吾素知汝所行：世居东海之滨，初举孝廉入仕；理合匡君辅国，安汉兴刘；何期反助逆贼，同谋篡位！罪恶深重，天地不容！天下之人，愿食汝肉！今幸天意不绝炎汉，昭烈皇帝继统西川。吾今奉嗣君之旨，兴师讨贼。汝既为谄谀[chǎn yú]之臣，只可潜身缩首，苟图衣食；安敢在行伍之前，妄称天数耶！皓首匹夫！苍髯老贼！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，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！老贼速退！可教反臣与吾共决胜负！”

王朗听罢，气满胸膛，大叫一声，撞死于马下。后人有诗赞孔明曰：

兵马出西秦，雄才敌万人。轻摇三寸舌，骂死老奸臣。

孔明以扇指曹真曰：“吾不逼汝。汝可整顿军马，来日决战。”

言讫回车。于是两军皆退。

曹真将王朗尸首，用棺木盛贮，送回长安去了。

副都督郭淮曰：“诸葛亮料吾军中治丧，今夜必来劫寨。可分兵四路：两路兵从山僻小路，乘虚去劫蜀寨；两路兵伏于本寨外，左右击之。”

曹真大喜曰：“此计与吾相合。”遂传令唤曹遵、朱赞两个先锋分付曰：“汝二人各引一万军，抄出祁山之后。但见蜀兵望吾寨而来，汝可进兵去劫蜀寨。如蜀兵不动，便撤兵回，不可轻进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二人受计，引兵而去。

真谓淮曰："我两个各引一支军，伏于寨外，寨中虚堆柴草，只留数人。如蜀兵到，放火为号。"

诸将皆分左右，各自准备去了。

却说孔明归帐，先唤赵云、魏延听令。

孔明曰："汝二人各引本部军去劫魏寨。"

魏延进曰："曹真深明兵法，必料我乘丧劫寨。他岂不提防？"

孔明笑曰："吾正欲曹真知吾去劫寨也。彼必伏兵在祁山之后，待我兵过去，却来袭我寨；吾故令汝二人，引兵前去，过山脚后路，远下营寨，任魏兵来劫吾寨。汝看火起为号，分兵两路：文长拒住山口；子龙引兵杀回，必遇魏兵，却放彼走回，汝乘势攻之，彼必自相掩杀。可获全胜。"

二将引兵受计而去。

又唤关兴、张苞分付曰："汝二人各引一军，伏于祁山要路；放过魏兵，却从魏兵来路，杀奔魏寨而去。"

二人引兵受计去了。

又令马岱、王平、张翼、张嶷yǐ四将，伏于寨外，四面迎击魏兵。孔明乃虚立寨栅，居中堆起柴草，以备火号；自引诸将退于寨后，以观动静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魏先锋曹遵、朱赞黄昏离寨，迤逦yǐ mǐ前进。二更左侧，遥望山前隐隐有军行动。曹遵自思曰："郭都督真神机妙算！"

遂催兵急进。到蜀寨时，将及三更。曹遵先杀入寨，却是空寨，并无一人。料知中计，急撤军回。寨中火起。朱赞兵到，自相掩杀，人马大乱。曹遵与朱赞交马，方知自相践踏。急合兵时，忽四面喊声大震，王平、马岱、张嶷、张翼杀到。

曹、朱二人引心腹军百余骑，望大路奔走。忽然鼓角齐鸣，一彪军截住去路，为首大将乃常山赵子龙也，大叫曰："贼将哪里去？早早受死！"

曹、朱二人夺路而走。忽喊声又起，魏延又引一彪军杀到。曹、朱二

人大败，夺路奔回本寨。守寨军士，只道蜀兵来劫寨，慌忙放起号火。左边曹真杀至，右边郭淮杀至，自相掩杀。背后三路蜀兵杀到：中央魏延，左边关兴，右边张苞，大杀一阵。魏兵败走十余里，魏将死者极多。

孔明全获大胜，方始收兵。

曹真、郭淮收拾败军回寨，商议曰："今魏兵势孤，蜀兵势大，将何策以退之？"

淮曰："胜负乃兵家常事，不足为忧。某有一计，使蜀兵首尾不能相顾，定然自走矣。"

正是：可怜魏将难成事，欲向西方索救兵。未知其计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**本回难字检索**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忖 [cǔn]　隳 [huī]　邽 [guī]　楙 [mào]　踌躇 [chóu chú]
纶 [guān]　氅 [chǎng]　羌 [qiāng]　祁 [qí]　睿 [ruì]　钺 [yuè]
骁 [xiāo]　曩 [nǎng]　桓 [huán]　倬 [jué]　汜 [sì]　僭 [jiàn]
邺 [yè]　膺 [yīng]　踵 [zhǒng]　谄谀 [chǎn yú]　嶷 [yí]
迤逦 [yǐ lǐ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天水太守马遵部下姜维，识破诸葛亮计策并使赵云中计。诸葛亮设计得姜维、得天水，兵临渭水。曹睿命曹真为大都督，与蜀军大战。军师王朗被诸葛亮羞辱，骂死阵前，曹真、郭淮亦被杀败。

第九十四回

诸葛亮乘雪破羌兵 司马懿克日擒孟达

却说郭淮谓曹真曰："西羌[qiāng]之人，自太祖时连年入贡，文皇帝亦有恩惠加之；我等今可据住险阻，遣人从小路直入羌中求救，许以和亲，羌人必起兵袭蜀兵之后。吾却以大兵击之，首尾夹攻，岂不大胜？"

真从之，即遣人星夜驰书赴羌。

却说西羌国王彻里吉，自曹操时年年入贡；手下有一文一武：文乃雅丹丞相，武乃越吉元帅。

时魏使赍[jī]金珠并书到国，先来见雅丹丞相，送了礼物，具言求救之意。雅丹引见国王，呈上书礼。彻里吉览了书，与众商议。

雅丹曰："我与魏国素相往来，今曹都督求救，且许和亲，理合依允。"

彻里吉从其言，即命雅丹与越吉元帅起羌兵一十五万，皆惯使弓弩、枪刀、蒺藜[jí lí]、飞锤等器；又有战车，用铁叶裹钉，装载粮食军器什物：或用骆驼驾车，或用骡马驾车，号为"铁车兵"。二人辞了国王，领兵直叩西平关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守关蜀将韩祯[zhēn]，急差人赍文报知孔明。

孔明闻报，问众将曰："谁敢去退羌兵？"

张苞、关兴应曰："某等愿往。"

孔明曰："汝二人要去，奈路途不熟。"遂唤马岱曰："汝素知羌人之性，久居彼处，可作向导。"

便起精兵五万，与兴、苞二人同往。兴、苞等引兵而去。行有数日，早遇羌兵。关兴先引百余骑登山坡看时，只见羌兵把铁车首尾相连，随处结寨；车上遍排兵器，就似城池一般。

兴睹之良久，无破敌之策，回寨与张苞、马岱商议。

岱曰："且待来日见阵，观看虚实，另作计议。"

次早，分兵三路：关兴在中，张苞在左，马岱在右，三路兵齐进。羌兵阵里，越吉元帅手挽铁锤，腰悬宝雕弓，跃马奋勇而出。关兴招三路兵径进。忽见羌兵分在两边，中央放出铁车，如潮涌一般，弓弩一齐骤发。蜀兵大败，马岱、张苞两军先退；关兴一军，被羌兵一裹，直围入西北角上去了。

兴在垓[gāi]心，左冲右突，不能得脱；铁车密围，就如城池。蜀兵你我不能相顾。兴望山谷中寻路而走。看看天晚，但见一簇皂旗，蜂拥而来，一员羌将，手提铁锤大叫曰："小将休走！吾乃越吉元帅也！"

关兴急走到前面，尽力纵马加鞭，正遇断涧，只得回马来战越吉。兴终是胆寒，抵敌不住，望涧中而逃；被越吉赶到，一铁锤打来，兴急闪过，正中马胯。那马望涧中便倒，兴落于水中。

忽听得一声响处，背后越吉连人带马，平白地倒下水来。兴就水中挣起看时，只见岸上一员大将，杀退羌兵。兴提刀待砍越吉，吉跃水而走。

关兴得了越吉马，牵到岸上，整顿鞍辔[pèi]，绰[chāo]刀上马。只见那员将，尚在前面追杀羌兵。兴自思此人救我性命，当与相见，遂拍马赶来。

看看至近，只见云雾之中，隐隐有一大将，面如重枣，眉若卧蚕，绿袍金铠，提青龙刀，骑赤兔马，手绰美髯——分明认得是父亲关公。

兴大惊。忽见关公以手望东南指曰："吾儿可速望此路去。吾当护汝归寨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言讫不见。关兴望东南急走。至半夜，忽一彪军到，乃张苞也，问兴曰："你曾见二伯父否？"

兴曰："你何由知之？"

苞曰："我被铁车军追急，忽见伯父自空而下，惊退羌兵，指曰：'汝从这条路去救吾儿。'因此引军径来寻你。"

关兴亦说前事，共相嗟[jiē]异。二人同归寨内。马岱接着，对二人说："此军无计可退。我守住寨栅，你二人去禀丞相，用计破之。"

于是兴、苞二人，星夜来见孔明，备说此事。

孔明遂命赵云、魏延各引一军埋伏去讫；然后点三万军，带了姜维、张翼、关兴、张苞，亲自来到马岱寨中歇定。

次日上高阜[fù]处观看，见铁车连络不绝，人马纵横，往来驰骤。

孔明曰："此不难破也。"

唤马岱、张翼分付如此如此。二人去了，乃唤姜维曰："伯约知破车之法否？"

维曰："羌人惟恃[shì]一勇力，岂知妙计乎？"

孔明笑曰："汝知吾心也。今彤云密布，朔风紧急，天将降雪，吾计可施矣。"

便令关兴、张苞二人引兵埋伏去讫；令姜维领兵出战：但有铁车兵来，退后便走；寨口虚立旌旗，不设军马。准备已定。

是时十二月终，果然天降大雪。姜维引军出，越吉引铁车兵来。姜维即退走。羌兵赶到寨前，姜维从寨后而去。羌兵直到寨外观看，听得寨内鼓琴之声，四壁皆空竖旌旗，急回报越吉。越吉心疑，未敢轻进。

雅丹丞相曰："此诸葛亮诡计，虚设疑兵耳。可以攻之。"

越吉引兵至寨前，但见孔明携琴上车，引数骑入寨，望后而走。羌兵抢入寨栅，直赶过山口，见小车隐隐转入林中去了。

雅丹谓越吉曰："这等兵虽有埋伏，不足为惧。"

遂引大兵追赶。又见姜维兵俱在雪地之中奔走。越吉大怒，催兵急追。山路被雪漫盖，一望平坦。正赶之间，忽报蜀兵自山后而出。雅丹曰："纵有些小伏兵，何足惧哉！"

只顾催趱[zǎn]兵马，往前进发。忽然一声响，如山崩地陷，羌兵俱落于坑堑[qiàn]之中；背后铁车正行得紧溜，急难收止，并拥而来，自相践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踏。后兵急要回时，左边关兴，右边张苞，两军冲出，万弩齐发；背后姜维、马岱、张翼三路兵又杀到。铁车兵大乱。

越吉元帅望后面山谷中而逃，正逢关兴；交马只一合，被兴举刀大喝一声，砍死于马下。雅丹丞相早被马岱活捉，解投大寨来。羌兵四散逃窜。

孔明升帐，马岱押过雅丹来。孔明叱武士去其缚，赐酒压惊，用好言抚慰。雅丹深感其德。

孔明曰："吾主乃大汉皇帝，今命吾讨贼，尔如何反助逆？吾今放汝回去，说与汝主：吾国与尔乃邻邦，永结盟好，勿听反贼之言。"遂将所获羌兵及车马器械，尽给还雅丹，俱放回国。众皆拜谢而去。

孔明引三军连夜投祁[qí]山大寨而来，命关兴、张苞引军先行；一面差人赍表奏报捷音。

却说曹真连日望羌人消息，忽有伏路军来报说："蜀兵拔寨收拾起程。"

郭淮大喜曰："此因羌兵攻击，故尔退去。"

遂分两路追赶。前面蜀兵乱走，魏兵随后追袭。先锋曹遵正赶之间，忽然鼓声大震，一彪军闪出，为首大将乃魏延也，大叫曰："反贼休走！"

曹遵大惊，拍马交锋；不三合，被魏延一刀斩于马下。

副先锋朱赞引兵追赶，忽然一彪军闪出，为首大将乃赵云也。朱赞措手不及，被云一枪刺死。

曹真、郭淮见两路先锋有失，欲收兵回；背后喊声大震，鼓角齐鸣：关兴、张苞两路兵杀出，围了曹真、郭淮，痛杀一阵。曹、郭二人，引败兵冲路走脱。蜀兵全胜，直追到渭水，夺了魏寨。

曹真折了两个先锋，哀伤不已；只得写本申朝，乞拨援兵。

却说魏主曹睿[ruì]设朝，近臣奏曰："大都督曹真，数败于蜀，折了两个先锋，羌兵又折了无数，其势甚急，今上表求救，请陛下裁处。"

睿大惊，急问退军之策。华歆[xīn]奏曰："须是陛下御驾亲征，大会诸侯，人皆用命，方可退也。不然，长安有失，关中危矣！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太傅钟繇[yáo]奏曰："凡为将者，智过于人，则能制人。孙子云：'知彼知己，百战百胜。'臣量曹真虽久用兵，非诸葛亮对手。臣以全家良贱，保举一人，可退蜀兵。未知圣意准否？"

睿曰："卿乃大老元臣；有何贤士，可退蜀兵，早召来与朕分忧。"

钟繇奏曰："向者，诸葛亮欲兴师犯境，但惧此人，故散流言，使陛下疑而去之，方敢长驱大进。今若复用之，则亮自退矣。"

睿问何人。繇曰："骠[piào]骑大将军司马懿[yì]也。"

睿叹曰："此事朕亦悔之。今仲达现在何地？"

繇曰："近闻仲达在宛城闲住。"

睿即降诏，遣使持节，复司马懿官职，加为平西都督，就起南阳诸路军马，前赴长安。睿御驾亲征，令司马懿克日到彼聚会。使命星夜望宛城去了。

却说孔明自出师以来，累获全胜，心中甚喜；正在祁山寨中，会聚议事，忽报镇守永安宫李严令子李丰来见。孔明只道东吴犯境，心甚惊疑，唤入帐中问之。

丰曰："特来报喜。"

孔明曰："有何喜？"

丰曰："昔日孟达降魏，乃不得已也。彼时曹丕[pī]爱其才，时以骏马金珠赐之，曾同辇出入，封为散骑常侍，领新城太守，镇守上庸、金城等处，委以西南之任。自丕死后，曹睿即位，朝中多人嫉妒，孟达日夜不安，常谓诸将曰：'我本蜀将，势逼于此。'今累差心腹人，持书来见家父，教早晚代禀丞相：前者五路下川之时，曾有此意；今在新城，听知丞相伐魏，欲起金城、新城、上庸三处军马，就彼举事，径取洛阳；丞相取长安，两京大定矣。今某引来人并累次书信呈上。"

孔明大喜，厚赏李丰等。

忽细作人报说："魏主曹睿，一面驾幸长安；一面诏司马懿复职，加为平西都督，起本处之兵，于长安聚会。"

孔明大惊。参军马谡[sù]曰："量曹睿何足道！若来长安，可就而擒之。丞相何故惊讶？"

孔明曰："吾岂惧曹睿耶？所患者惟司马懿一人而已。今孟达欲举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大事，若遇司马懿，事必败矣。达非司马懿对手，必被所擒。孟达若死，中原不易得也。”

马谡曰：“何不急修书，令孟达提防？”

孔明从之，即修书令来人星夜回报孟达。

却说孟达在新城，专望心腹人回报。一日，心腹人到来，将孔明回书呈上。孟达拆封视之。书略曰：

近得书，足知公忠义之心，不忘故旧，吾甚喜慰。若成大事，则公汉朝中兴第一功臣也。然极宜谨密，不可轻易托人。慎之！戒之！近闻曹睿复诏司马懿起宛、洛之兵，若闻公举事，必先至矣。须万全提备，勿视为等闲也。

孟达览毕，笑曰：“人言孔明心多，今观此事可知矣。”

乃具回书，令心腹人来答孔明。孔明唤入帐中。其人呈上回书。孔明拆封视之。书曰：

适承钧教，安敢少怠。窃谓司马懿之事，不必惧也：宛城离洛阳约八百里，至新城一千二百里。若司马懿闻达举事，须表奏魏主：往复一月间事，达城池已固，诸将与三军皆在深险之地。司马懿即来，达何惧哉？丞相宽怀，谁听捷报！

孔明看毕，掷书于地而顿足曰：“孟达必死于司马懿之手矣！”

马谡问曰：“丞相何谓也？”

孔明曰：“兵法云：‘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。’岂容料在一月之期？曹睿既委任司马懿，逢寇即除，何待奏闻？若知孟达反，不须十日，兵必到矣，安能措手[放手]耶？”

众将皆服。

孔明急令来人回报曰：“若未举事，切莫教同事者知之；知则必败。”

其人拜辞，归新城去了。

却说司马懿在宛城闲住，闻知魏兵累败于蜀，乃仰天长叹。

懿长子司马师，字子元；次子司马昭，字子尚：二人素有大志，通晓兵书。当日侍立于侧，见懿长叹，乃问曰：“父亲何为长叹？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懿曰："汝辈岂知大事耶？"

司马师曰："莫非叹魏主不用乎？"

司马昭笑曰："早晚必来宣召父亲也。"

言未已，忽报天使持节至。懿听诏毕，遂调宛城诸路军马。忽又报金城太守申仪家人，有机密事求见。懿唤入密室问之，其人细说孟达欲反之事。更有孟达心腹人李辅并达外甥邓贤，随状出首。

司马懿听毕，以手加额曰："此乃皇上齐天之洪福也！诸葛亮兵在祁山，杀得内外人皆胆落；今天子不得已而幸长安，若旦夕不用吾时，孟达一举，两京休矣！此贼必通谋诸葛亮。吾先擒之，诸葛亮定然心寒，自退兵也。"

长子司马师曰："父亲可急写表申奏天子。"

懿曰："若等圣旨，往复一月之间，事无及矣。"

即传令教人马起程，一日要行二日之路，如迟立斩；一面令参军梁畿[jī]赍檄[xí]星夜去新城，教孟达等准备征进，使其不疑。梁畿先行，懿随后发兵。行了二日，山坡下转出一军，乃是右将军徐晃。晃下马见懿，说："天子驾到长安，亲拒蜀兵，今都督何往？"

懿低言曰："今孟达造反，吾去擒之耳。"

晃曰："某愿为先锋。"

懿大喜，合兵一处。徐晃为前部，懿在中军，二子押后。又行了二日，前军哨马捉住孟达心腹人，搜出孔明回书，来见司马懿。

懿曰："吾不杀汝，汝从头细说。"

其人只得将孔明、孟达往复之事，一一告说。

懿看了孔明回书，大惊曰："世间能者所见皆同。吾机先被孔明识破。幸得天子有福，获此消息：孟达今无能为矣。"遂星夜催军前行。

却说孟达在新城，约下金城太守申仪、上庸太守申耽，克日举事。耽、仪二人佯[yáng]许之，每日调练军马，只待魏兵到，便为内应；却报孟达言：军器粮草，俱未完备，不敢约期起事。达信之不疑。

忽报参军梁畿来到，孟达迎入城中。畿传司马懿将令曰："司马都督今奉天子诏，起诸路军以退蜀兵。太守可集本部军马听候调遣。"

达问曰："都督何日起程？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畿曰："此时约离宛城，望长安去了。"

达暗喜曰："吾大事成矣！"

遂设宴待了梁畿，送出城外，即报申耽、申仪知道，明日举事，换上大汉旗号，发诸路军马，径取洛阳。

忽报："城外尘土冲天，不知何处兵来。"

孟达登城视之，只见一彪军，打着"右将军徐晃"旗号，飞奔城下。达大惊，急扯起吊桥。徐晃坐下马收拾不住，直来到壕边，高叫曰："反贼孟达，早早受降！"

达大怒，急开弓射之，正中徐晃头额，魏将救去。城上乱箭射下，魏兵方退。孟达恰待开门追赶，四面旌旗蔽日，司马懿兵到。

达仰天长叹曰："果不出孔明所料也！"

于是闭门坚守。

却说徐晃被孟达射中头额，众军救到寨中，取了箭头，令医调治；当晚身死，时年五十九岁。司马懿令人扶柩还洛阳安葬。

次日，孟达登城遍视，只见魏兵四面围得铁桶相似。达行坐不安，惊疑未定，忽见两路兵自外杀来，旗上大书"申耽"、"申仪"。孟达只道是救军到，忙引本部兵大开城门杀出。

耽、仪大叫曰："反贼休走！早早受死！"

达见事变，拨马望城中便走，城上乱箭射下。李辅、邓贤二人在城上大骂曰："吾等已献了城也！"

达夺路而走，申耽赶来。达人困马乏，措手不及，被申耽一枪刺于马下，枭[xiāo]其首级。余军皆降。

李辅、邓贤大开城门，迎接司马懿入城。抚民劳军已毕，遂遣人奏知魏主曹睿。睿大喜，教将孟达首级去洛阳城市示众；加申耽、申仪官职，就随司马懿征进；命李辅、邓贤守新城、上庸。

却说司马懿引兵到长安城外下寨。懿入城来见魏主。睿大喜曰："朕一时不明，误中反间之计，悔之无及。今达造反，非卿等制之，两京休矣！"

懿奏曰："臣闻申仪密告反情，意欲表奏陛下，恐往复迟滞，故不待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圣旨，星夜而去。若待奏闻，则中诸葛亮之计也。”

言罢，将孔明回孟达密书奉上。

睿看毕，大喜曰：“卿之学识，过于孙、吴矣！”

赐金钺[yuè]斧一对，后遇机密重事，不必奏闻，便宜行事。就令司马懿出关破蜀。懿奏曰：“臣举一大将，可为先锋。”

睿曰：“卿举何人？”

懿曰：“右将军张郃[hé]，可当此任。”

睿笑曰：“朕正欲用之。”遂命张郃为前部先锋，随司马懿离长安来破蜀兵。

正是：既有谋臣能用智，又求猛将助施威。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羌 [qiāng]　赍 [jī]　羸黎 [jí lí]　祯 [zhēn]　垓 [gāi]　辔 [pèi]
绰 [chāo]　嗟 [jiē]　阜 [fù]　恃 [shì]　趱 [zǎn]　堑 [qiàn]
祁 [qí]　睿 [ruì]　歆 [xīn]　繇 [yáo]　骠 [piào]　懿 [yì]
丕 [pī]　谡 [sù]　畿 [jī]　檄 [xí]　佯 [yáng]　枭 [xiāo]
钺 [yuè]　郃 [hé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魏军与西羌联手，西羌铁车兵大败蜀兵。诸葛亮乘天降大雪，诱西羌铁车兵陷入坑堑而大败之。曹真两路先锋被赵云、魏延所斩。钟繇保举司马懿，曹睿加司马懿为平西都督。司马懿得知孟达造反，未奏朝廷，先予剪除。后见曹睿，推举张郃为先锋，大军前往征讨蜀兵。

第九十五回

马谡拒谏失街亭
武侯弹琴退仲达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魏主曹睿[ruì]令张郃[hé]为先锋，与司马懿[yì]一同征进；一面令辛毗[pí]、孙礼二人领兵五万，往助曹真。二人奉诏而去。

且说司马懿引二十万军，出关下寨，请先锋张郃至帐下曰："诸葛亮平生谨慎，未敢造次行事。若是吾用兵，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，早得多时矣。他非无谋，但怕有失，不肯弄险。今必出军斜谷，来取郿[méi]城。若取郿城，必分兵两路，一军取箕[jī]谷矣。吾已发檄[xí]文，令子丹拒守郿城，若兵来不可出战；令孙礼、辛毗截住箕谷道口，若兵来则出奇兵击之。"

郃曰："今将军当于何处进兵？"

懿曰："吾素知秦岭之西，有一条路，地名街亭；旁有一城，名列柳城：此二处皆是汉中咽喉。诸葛亮欺子丹无备，定从此进。吾与汝径取街亭，望阳平关不远矣。亮若知吾断其街亭要路，绝其粮道，则陇西一境，不能安守，必然连夜奔回汉中去也。彼若回动，吾提兵于小路击之，可得全胜；若不归时，吾却将诸处小路，尽皆垒断，俱以兵守之。一月无粮，蜀兵皆饿死，亮必被吾擒矣。"

张郃大悟，拜伏于地曰："都督神算也！"

懿曰："虽然如此，诸葛亮不比孟达。将军为先锋，不可轻进。当传与诸将：循山西路，远远哨探。如无伏兵，方可前进。若是怠忽，必中诸葛亮之计。"

张郃受计引军而行。

却说孔明在祁[qí]山寨中，忽报新城探细人来到。孔明急唤入问之，细作告曰："司马懿倍道而行，八日已到新城，孟达措手不及；又被申耽、申仪、李辅、邓贤为内应：孟达被乱军所杀。今司马懿撤兵到长安，见了魏主，同张郃引兵出关，来拒我师也。"

孔明大惊曰："孟达做事不密，死固当然。今司马懿出关，必取街亭，断吾咽喉之路。"便问："谁敢引兵去守街亭？"

言未毕，参军马谡[sù]曰："某愿往。"

孔明曰："街亭虽小，干系甚重：倘街亭有失，吾大军皆休矣。汝虽深通谋略，此地奈无城郭，又无险阻，守之极难。"

谡曰："某自幼熟读兵书，颇知兵法。岂一街亭不能守耶？"

孔明曰："司马懿非等闲之辈；更有先锋张郃，乃魏之名将：恐汝不能敌之。"

谡曰："休道司马懿、张郃，便是曹睿亲来，有何惧哉！若有差失，乞斩全家。"

孔明曰："军中无戏言。"

谡曰："愿立军令状。"

孔明从之。谡遂写了军令状呈上。

孔明曰："吾与汝二万五千精兵，再拨一员上将，相助你去。"即唤王平分付曰："吾素知汝平生谨慎，故特以此重任相托。汝可小心谨守此地：下寨必当要道之处，使贼兵急切不能偷过。安营既毕，便画四至八道地理形状图本来我看。凡事商议停当而行，不可轻易。如所守无危，则是取长安第一功也。戒之！戒之！"

二人拜辞引兵而去。

孔明寻思，恐二人有失，又唤高翔曰："街亭东北上有一城，名列柳城，乃山僻小路，此可以屯兵扎寨。与汝一万兵，去此城屯扎。但街亭

危，可引兵救之。”

高翔引兵而去。

孔明又思：高翔非张郃对手，必得一员大将，屯兵于街亭之右，方可防之，遂唤魏延引本部兵去街亭之后屯扎。

延曰：“某为前部，理合当先破敌，何故置某于安闲之地？”

孔明曰：“前锋破敌，乃偏裨[pí]之事耳。今令汝接应街亭，当阳平关冲要道路，总守汉中咽喉：此乃大任也，何为安闲乎？汝勿以等闲视之，失吾大事。切宜小心在意！”

魏延大喜，引兵而去。孔明恰才心安，乃唤赵云、邓芝分付曰：“今司马懿出兵，与旧日不同。汝二人各引一军出箕谷，以为疑兵。如逢魏兵，或战、或不战，以惊其心。吾自统大军，由斜谷径取郿城；若得郿城，长安可破矣。”

二人受命而去。孔明令姜维作先锋，兵出斜谷。

却说马谡、王平二人兵到街亭，看了地势。马谡笑曰：“丞相何故多心也？量此山僻之处，魏兵如何敢来！”

王平曰：“虽然魏兵不敢来，可就此五路总口下寨；却令军士伐木为栅，以图久计。”

谡曰：“当道岂是下寨之地？此处侧边一山，四面皆不相连，且树木极广，此乃天赐之险也：可就山上屯军。”

平曰：“参军差矣。若屯兵当道，筑起城垣[yuán]，贼兵总有十万，不能偷过；今若弃此要路，屯兵于山上，倘魏兵骤至，四面围定，将何策保之？”

谡大笑曰：“汝真女子之见！兵法云：‘凭高视下，势如劈竹。’若魏兵到来，吾教他片甲不回！”

平曰：“吾累随丞相经阵，每到之处，丞相尽意指教。今观此山，乃绝地也：若魏兵断我汲[jí]水之道，军士不战自乱矣。”

谡曰：“汝莫乱道！孙子云：‘置之死地而后生。’若魏兵绝我汲水之道，蜀兵岂不死战？以一可当百也。吾素读兵书，丞相诸事尚问于我，汝奈何相阻耶！”

平曰：“若参军欲在山上下寨，可分兵与我，自于山西下一小寨，为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掎角之势。倘魏兵至，可以相应。”

马谡不从。忽然山中居民，成群结队，飞奔而来，报说魏兵已到。王平欲辞去。马谡曰：“汝既不听吾令，与汝五千兵自去下寨。待吾破了魏兵，到丞相面前须分不得功！”

王平引兵离山十里下寨，画成图本，星夜差人去禀孔明，具说马谡自于山上下寨。

却说司马懿在城中，令次子司马昭去探前路：若街亭有兵守御，即当按兵不行。

司马昭奉令探了一遍，回见父曰：“街亭有兵守把。”

懿叹曰：“诸葛亮真乃神人，吾不如也！”

昭笑曰：“父亲何故自堕志气耶？——男料街亭易取。”

懿问曰：“汝安敢出此大言？”

昭曰：“男亲自哨见，当道并无寨栅，军皆屯于山上，故知可破也。”

懿大喜曰：“若兵果在山上，乃天使吾成功矣！”

遂更换衣服，引百余骑亲自来看。是夜天晴月朗，直至山下，周围巡哨了一遍，方回。

马谡在山上见之，大笑曰：“彼若有命，不来围山！”传令与诸将：“倘兵来，只见山顶上红旗招动，即四面皆下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司马懿回到寨中，使人打听是何将引兵守街亭。回报曰：“乃马良之弟马谡也。”

懿笑曰：“徒有虚名，乃庸才耳！孔明用如此人物，如何不误事！”又问：“街亭左右别有军否？”

探马报曰：“离山十里有王平安营。”

懿乃命张郃引一军，当住王平来路。又令申耽、申仪引两路兵围山，先断了汲水道路；待蜀兵自乱，然后乘势击之。当夜调度已定。

次日天明，张郃引兵先往背后去了。司马懿大驱军马，一拥而进，把山四面围定。

马谡在山上看时，只见魏兵漫山遍野，旌旗队伍，甚是严整。蜀兵见之，尽皆丧胆，不敢下山。马谡将红旗招动，军将你我相推，无一人敢

动。谩大怒，自杀二将。众军惊惧，只得努力下山来冲魏兵。魏兵端然不动。蜀兵又退上山去。

马谡见事不谐，教军紧守寨门，只等外应。

却说王平见魏兵到，引军杀来，正遇张郃；战有数十余合，平力穷势孤，只得退去。魏兵自辰时困至戌[xū]时，山上无水，军不得食，寨中大乱。嚷到半夜时分，山南蜀兵大开寨门，下山降魏。马谡禁止不住。

司马懿又令人于沿山放火，山上蜀兵愈乱。马谡料守不住，只得驱残兵杀下山西逃奔。

司马懿放条大路，让过马谡。背后张郃引兵追来。赶到三十余里，前面鼓角齐鸣，一彪军出，放过马谡，拦住张郃；视之，乃魏延也。

延挥刀纵马，直取张郃。郃回军便走。延驱兵赶来，复夺街亭。赶到五十余里，一声喊起，两边伏兵齐出：左边司马懿，右边司马昭，却抄在魏延背后，把延困在垓[gāi]心。张郃复来，三路兵合在一处。

魏延左冲右突，不得脱身，折兵大半。正危急间，忽一彪军杀入，乃王平也。延大喜曰："吾得生矣！"

二将合兵一处，大杀一阵，魏兵方退。二将慌忙奔回寨时，营中皆是魏兵旌旗。申耽、申仪从营中杀出。王平、魏延径奔列柳城，来投高翔。

此时高翔闻知街亭有失，尽起列柳城之兵，前来救应，正遇延、平二人，诉说前事。高翔曰："不如今晚去劫魏寨，再复街亭。"

当时三人在山坡下商议已定。待天色将晚，兵分三路。魏延引兵先进，径到街亭，不见一人，心中大疑，未敢轻进，且伏在路口等候。忽见高翔兵到，二人共说魏兵不知在何处。正没理会，又不见王平兵到。

忽然一声炮响，火光冲天，鼓起震地：魏兵齐出，把魏延、高翔围在垓心。二人往来冲突，不得脱身。忽听得山坡后喊声若雷，一彪军杀入，乃是王平，救了高、魏二人，径奔列柳城来。比及奔到城下时，城边早有一军杀到，旗上大书"魏都督郭淮"字样。

原来郭淮与曹真商议，恐司马懿得了全功，乃分淮来取街亭；闻知司马懿、张郃成了此功，遂引兵径袭列柳城。正遇三将，大杀一阵。蜀兵伤者极多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魏延恐阳平关有失，慌与王平、高翔望阳平关来。

却说郭淮收了军马，乃谓左右曰："吾虽不得街亭，却取了列柳城，亦是大功。"

引兵径到城下叫门，只见城上一声炮响，旗帜皆竖，当头一面大旗，上书"平西都督司马懿"。懿撑起悬空板，倚定护心木栏干，大笑曰："郭伯济来何迟也？"

淮大惊曰："仲达神机，吾不及也！"

遂入城。相见已毕，懿曰："今街亭已失，诸葛亮必走。公可速与子丹星夜追之。"

郭淮从其言，出城而去。

懿唤张郃曰："子丹、伯济，恐吾全获大功，故来取此城池。吾非独欲成功，乃侥幸而已。吾料魏延、王平、马谡、高翔等辈，必先去据阳平关。吾若去取此关，诸葛亮必随后掩杀，中其计矣。兵法云：'归师勿掩[袭击]，穷寇莫追。'汝可从小路抄箕谷退兵。吾自引兵当斜谷之兵。若彼败走，不可相拒，只宜中途截住：蜀兵辎[zī]重，可尽得也。"

张郃受计，引兵一半去了。

懿下令："竟[通"径"，直往]取斜谷，由西城而进。——西城虽山僻小县，乃蜀兵屯粮之所，又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总路。——若得此城，三郡可复矣。"

于是司马懿留申耽、申仪守列柳城，自领大军望斜谷进发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孔明自令马谡等守街亭去后，犹豫不定。忽报王平使人送图本至。孔明唤入，左右呈上图本。孔明就文几上拆开视之，拍案大惊曰："马谡无知，坑陷吾军矣！"

左右问曰："丞相何故失惊？"

孔明曰："吾观此图本，失却要路，占山为寨。倘魏兵大至，四面围合，断汲水道路，不须二日，军自乱矣。若街亭有失，吾等安归？"

长史杨仪进曰："某虽不才，愿替马幼常回。"

孔明将安营之法，一一分付与杨仪。——正待要行，忽报马到来，说："街亭、列柳城，尽皆失了！"

孔明跌足长叹曰："大事去矣！——此吾之过也！"急唤关兴、张苞分付曰："汝二人各引三千精兵，投武功山小路而行。如遇魏兵，不可大击，只鼓噪呐喊，为疑兵惊之。彼当自走，亦不可追。待军退尽，便投阳平关去。"

又令张翼先引军去修理剑阁，以备归路。

又密传号令，教大军暗暗收拾行装，以备起程。

又令马岱、姜维断后，先伏于山谷中，待诸军退尽，方始收兵。

又差心腹人，分路报与天水、南安、安定三郡官吏军民，皆入汉中。

又遣心腹人到冀县搬取姜维老母，送入汉中。

孔明分拨已定，先引五千兵退去西城县搬运粮草。忽然十余次飞马报到，说："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，望西城蜂拥而来！"

时孔明身边别无大将，只有一班文官，所引五千军，已分一半先运粮草去了，只剩二千五百军在城中。众官听得这个消息，尽皆失色。

孔明登城望之，果然尘土冲天，魏兵分两路望西城县杀来。

孔明传令，教"将旌旗尽皆隐匿；诸军各守城铺[城上巡哨的岗棚]，如有妄行出入，及高言大语者，斩之！大开四门，每一门用二十军士，扮作百姓，洒扫街道。如魏兵到时，不可擅动，吾自有计。"

孔明乃披鹤氅[chǎng]，戴纶[guān]巾，引二小童携琴一张，于城上敌楼前，凭栏而坐，焚香操琴。

却说司马懿前军哨到城下，见了如此模样，皆不敢进，急报与司马懿。

懿笑而不信，遂止住三军，自飞马远远望之。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，笑容可掬[jū]，焚香操琴。左有一童子，手捧宝剑；右有一童子，手执麈[zhǔ]尾。城门内外，有二十余百姓，低头洒扫，旁若无人。懿看毕大疑，便到中军，教后军作前军，前军作后军，望北山路而退。

次子司马昭曰："莫非诸葛亮无军，故作此态？父亲何故便退兵？"

懿曰："亮平生谨慎，不曾弄险。今大开城门，必有埋伏。我兵若进，中其计也。汝辈岂知？宜速退。"

于是两路兵尽皆退去。

孔明见魏军远去，抚掌而笑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众官无不骇然，乃问孔明曰："司马懿乃魏之名将，今统十五万精兵到此，见了丞相，便速退去，何也？"

孔明曰："此人料吾生平谨慎，必不弄险；见如此模样，疑有伏兵，所以退去。吾非行险，盖因不得已而用之。此人必引军投山北小路去也。吾已令兴、苞二人在彼等候。"

众皆惊服曰："丞相之机，神鬼莫测。若某等之见，必弃城而走矣。"

孔明曰："吾兵只有二千五百，若弃城而走，必不能远遁。得不为司马懿所擒乎？"后人有诗赞曰：

瑶琴三尺胜雄师，诸葛西城退敌时。
十五万人回马处，土人指点到今疑。

言讫，拍手大笑，曰："吾若为司马懿，必不便退也。"

遂下令，教西城百姓，随军入汉中：司马懿必将复来。于是孔明离西城望汉中而走。天水、安定、南安三郡官吏军民，陆续而来。

却说司马懿望武功山小路而走。忽然山坡后喊杀连天，鼓声震地。懿回顾二子曰："吾若不走，必中诸葛亮之计矣。"

只见大路上一军杀来，旗上大书"右护卫使虎翼将军张苞"。魏兵皆弃甲抛戈而走。行不到一程，山谷中喊声震地，鼓角喧天，前面一杆大旗，上书"左护卫使龙骧[xiāng]将军关兴"。山谷应声，不知蜀兵多少；更兼魏军心疑，不敢久停，只得尽弃辎重而去。兴、苞二人皆遵将令，不敢追袭，多得军器粮草而归。

司马懿见山谷中皆有蜀兵，不敢出大路，遂回街亭。

此时曹真听知孔明退兵，急引兵追赶。山背后一声炮响，蜀兵漫山遍野而来：为首大将，乃是姜维、马岱。真大惊，急退军时，先锋陈造已被马岱所斩。真引兵鼠窜而还。

蜀兵连夜皆奔回汉中。

却说赵云、邓芝伏兵于箕谷道中。闻孔明传令回军，云谓芝曰："魏军知吾兵退，必然来追。吾先引一军伏于其后，公却引兵打吾旗号，徐徐而退。吾一步步自有护送也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郭淮提兵再回箕谷道中，唤先锋苏颙[yóng]分付曰："蜀将赵云，英勇无敌。汝可小心提防。彼军若退，必有计也。"

苏颙欣然曰："都督若肯接应，某当生擒赵云。"

遂引前部三千兵，奔入箕谷。看看赶上蜀兵，只见山坡后闪出红旗白字，上书"赵云"。苏颙急收兵退走。行不到数里，喊声大震，一彪军撞出，为首大将，挺枪跃马，大喝曰："汝识赵子龙否！"

苏颙大惊曰："如何这里又有赵云？"措手不及，被云一枪刺死于马下。余军溃散。

云迤逦[yǐ lǐ]前进，背后又一军到，乃郭淮部将万政也。云见魏兵追急，乃勒马挺枪，立于路口，待来将交锋。——蜀兵已去三十余里。——万政认得是赵云，不敢前进。云等得天色黄昏，方才拨回马缓缓而进。

郭淮兵到，万政言赵云英勇如旧，因此不敢近前。淮传令教军急赶，政令数百骑壮士赶来。行至一大林，忽听得背后大喝一声曰："赵子龙在此！"

惊得魏兵落马者百余人，余者皆越岭而去。万政勉强来敌，被云一箭射中盔缨，惊跌于涧中。云以枪指之曰："吾饶汝性命回去！快教郭淮赶来！"

万政脱命而回。云护送车仗人马，望汉中而去，沿途并无遗失。曹真、郭淮复夺三郡，以为己功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司马懿分兵而进。此时蜀兵尽回汉中去了，懿引一军复到西城，因问遗下居民及山僻隐者，皆言孔明只有二千五百军在城中，又无武将，只有几个文官，别无埋伏。武功山小民告曰："关兴、张苞，只各有三千军，转山呐喊，鼓噪惊追，又无别军，并不敢厮杀。"

懿悔之不及，仰天叹曰："吾不如孔明也！"

遂安抚了诸处官民，引兵径还长安，朝见魏主。

睿曰："今日复得陇西诸郡，皆卿之功也。"

懿奏曰："今蜀兵皆在汉中，未尽剿[jiǎo]灭。臣乞大兵并力收川，以报陛下。"

睿大喜，令懿即便兴兵。忽班内一人出奏曰："臣有一计，足可定蜀

降吴。”

正是：蜀中将相方归国，魏地君臣又逞谋。未知献计者是谁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睿 [ruì]　郃 [hé]　懿 [yì]　毗 [pí]　郿 [méi]　箕 [jī]
檄 [xí]　祁 [qí]　谡 [sù]　裨 [pí]　垣 [yuán]　汲 [jí]
戍 [xū]　垓 [gāi]　辎 [zī]　氅 [chǎng]　纶 [guān]　掬 [jū]
塵 [zhǔ]　骧 [xiāng]　颙 [yóng]　迤逦 [yǐ lǐ]　剿 [jiǎo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司马懿要取汉中之咽喉街亭和列柳城。马谡自告奋勇守街亭，他不听王平之劝，于山上下寨。司马懿领兵围山，马谡无奈下山而逃。司马懿先于郭淮得列柳城，之后兵出箕谷。诸葛亮见街亭、列柳城已失，紧急安排退兵之计。司马懿引兵突袭西城，诸葛亮只得冒险上演空城计，司马懿中计，率兵撤退。诸葛亮离西城往汉中而走。

第九十六回

孔明挥泪斩马谡
周鲂断发赚曹休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献计者，乃尚书孙资也。曹睿[ruì]问曰："卿有何妙计？"

资奏曰："昔太祖武皇帝收张鲁时，危而后济；常对群臣曰：'南郑之地，真为天狱[天然的牢狱。言其险峻]。'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，非用武之地。今若尽起天下之兵伐蜀，则东吴又将入寇。不如以现在之兵，分命大将据守险要，养精蓄锐。不过数年，中国日盛，吴、蜀二国必自相残害：那时图之，岂非胜算？乞陛下裁之。"

睿乃问司马懿[yì]曰："此论若何？"

懿奏曰："孙尚书所言极当。"

睿从之，命懿分拨诸将守把险要，留郭淮、张郃守长安。大赏三军，驾回洛阳。

却说孔明回到汉中，计点军士，只少赵云、邓芝，心中甚忧；乃令关兴、张苞，各引一军接应。二人正欲起身，忽报赵云、邓芝到来，并不曾折一人一骑；辎[zī]重等器，亦无遗失。孔明大喜，亲引诸将出迎。

赵云慌忙下马伏地曰："败军之将，何劳丞相远接？"

孔明急扶起，执手而言曰："是吾不识贤愚，以致如此！——各处兵将败损，惟子龙不折一人一骑，何也？"

邓芝告曰："某引兵先行，子龙独自断后，斩将立功，敌人惊怕，因此军资什物，不曾遗弃。"

孔明曰："真将军也！"遂取金五十斤以赠赵云，又取绢一万匹赏云部卒。

云辞曰："三军无尺寸之功，某等俱各有罪；若反受赏，乃丞相赏罚不明也。且请寄库，候今冬赐与诸军未迟。"

孔明叹曰："先帝在日，常称子龙之德，今果如此！"乃倍加钦敬。

忽报马谡[sù]、王平、魏延、高翔至。

孔明先唤王平入帐，责之曰："吾令汝同马谡守街亭，汝何不谏之，致使失事？"

平曰："某再三相劝，要在当道筑土城，安营守把。参军大怒不从，某因此自引五千军离山十里下寨。魏兵骤至，把山四面围合，某引兵冲杀十余次，皆不能入。次日土崩瓦解，降者无数。某孤军难立，故投魏文长求救。半途又被魏兵困在山谷之中，某奋死杀出。比及归寨，早被魏兵占了。及投列柳城时，路逢高翔，遂分兵三路去劫魏寨，指望克复街亭。因见街亭并无伏路军，以此心疑。登高望之，只见魏延、高翔被魏兵围住，某即杀入重围，救出二将，就同参军并在一处。某恐失却阳平关，因此急来回守。——非某之不谏也。丞相不信，可问各部将校。"

孔明喝退，又唤马谡入帐。谡自缚跪于帐前。孔明变色曰："汝自幼饱读兵书，熟谙战法。吾累次丁宁告戒：街亭是吾根本。汝以全家之命，领此重任。汝若早听王平之言，岂有此祸？今败军折将，失地陷城，皆汝之过也！若不明正军律，何以服众？汝今犯法，休得怨吾。汝死之后，汝之家小，吾按月给与禄粮，汝不必挂心。"叱左右推出斩之。

谡泣曰："丞相视某如子，某以丞相为父。某之死罪，实已难逃；愿丞相思舜帝殛[jí]鲧[gǔn]用禹之义，某虽死亦无恨于九泉！"言讫大哭。

孔明挥泪曰："吾与汝义同兄弟，汝之子即吾之子也，不必多嘱。"

左右推出马谡于辕门之外，将斩。参军蒋琬[wǎn]自成都至，见武士欲斩马谡，大惊，高叫："留人！"入见孔明曰："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。今天下未定，而戮智谋之臣，岂不可惜乎？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孔明流涕而答曰："昔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，用法明也。今四方分争，兵戈方始，若复废法，何以讨贼耶？合当斩之。"

须臾，武士献马谡首级于阶下。孔明大哭不已。蒋琬问曰："今幼常得罪，既正军法，丞相何故哭耶？"

孔明曰："吾非为马谡而哭。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，曾嘱吾曰：'马谡言过其实，不可大用。'今果应此言。乃深恨己之不明，追思先帝之言，因此痛哭耳！"

大小将士，无不流涕。马谡亡年三十九岁，时建兴六年夏五月也。后人有诗曰：

失守街亭罪不轻，堪嗟[1]马谡枉谈兵。
辕门斩首严军法，拭泪犹思先帝明。

却说孔明斩了马谡，将首级遍示各营已毕，用线缝在尸上，具棺葬之，自修祭文享祀；将谡家小加意抚恤，按月给与禄米。于是孔明自作表文，令蒋琬申奏后主，请自贬丞相之职。

琬回成都，入见后主，进上孔明表章。后主拆视之。表曰：

臣本庸才，叨窃[占据官职。谦辞]非据，亲秉旄钺[máo yuè]，以励三军。不能训章明法，临事而惧，至有街亭违命之阙[缺失]，箕[jī]谷不戒之失。咎皆在臣，授任无方。臣明不知人，恤[思虑]事多闇[àn，愚昧不明]。《春秋》责帅，臣职是当。请自贬三等，以督厥咎[其罪过]。臣不胜惭愧，俯伏待命！

后主览毕曰："胜负兵家常事，丞相何出此言？"

侍中费祎[yī]奏曰："臣闻治国者，必以奉法为重。法若不行，何以服人？丞相败绩，自行贬降，正其宜也。"

后主从之，乃诏贬孔明为右将军，行丞相事，照旧总督军马，就命费祎赍[jī]诏到汉中。

孔明受诏贬降讫，祎恐孔明羞赧[nǎn]，乃贺曰："蜀中之民，知丞相初拔四县，深以为喜。"

孔明变色曰："是何言也！得而复失，与不得同。公以此贺我，实足使我愧赧耳。"

① 嗟 [jiē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祎又曰："近闻丞相得姜维，天子甚喜。"

孔明怒曰："兵败师还，不曾夺得寸土，此吾之大罪也。量得一姜维，于魏何损？"

祎又曰："丞相现统雄师数十万，可再伐魏乎？"

孔明曰："昔大军屯于祁[qí]山、箕谷之时，我兵多于贼兵，而不能破贼，反为贼所破：此病不在兵之多寡，在主将耳。今欲减兵省将，明罚思过，转变通之道于将来；如其不然，虽兵多何用？自今以后，诸人有远虑于国者，但勤攻吾之阙，责吾之短，则事可定，贼可灭，功可翘足而待矣。"

费祎诸将皆服其论。费祎自回成都。孔明在汉中，惜军爱民，励兵讲武，置造攻城渡水之器，聚积粮草，预备战筏，以为后图。

细作探知，报入洛阳。魏主曹睿闻知，即召司马懿商议收川之策。懿曰："蜀未可攻也。方今天道亢[极]炎，蜀兵必不出；若我军深入其地，彼守其险要，急切难下。"

睿曰："倘蜀兵再来入寇，如之奈何？"

懿曰："臣已算定今番诸葛亮必效韩信暗度陈仓之计。臣举一人往陈仓道口，筑城守御，万无一失：此人身长九尺，猿臂善射，深有谋略。若诸葛亮入寇，此人足可当之。"

睿大喜，问曰："此何人也？"

懿奏曰："乃太原人，姓郝，名昭，字伯道，现为杂号将军，镇守河西。"

睿从之，加郝昭为镇西将军，命守把陈仓道口，遣使持诏去讫。

忽报扬州司马大都督曹休上表，说东吴鄱阳太守周鲂[fáng]，愿以郡来降，密遣人陈言七事，说东吴可破，乞早发兵取之。睿就御床上展开，与司马懿同观。

懿奏曰："此言极有理，吴当灭矣！臣愿引一军往助曹休。"

忽班中一人进曰："吴人之言，反覆不一，未可深信。周鲂智谋之士，必不肯降。此特诱兵之诡计也。"

众视之，乃建威将军贾逵[kuí]也。

懿曰："此言亦不可不听，机会亦不可错失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魏主曰："仲达可与贾逵同助曹休。"

二人领命去讫。于是曹休引大军径取皖[wǎn]城；贾逵引前将军满宠、东莞[guǎn]太守胡质，径取阳城，直向东关；司马懿引本部军径取江陵。

却说吴主孙权，在武昌东关，会多官商议曰："今有鄱阳太守周鲂密表，奏称魏扬州都督曹休，有入寇之意。今鲂诈施诡计，暗陈七事，引诱魏兵深入重地，可设伏兵擒之。今魏兵分三路而来，诸卿有何高见？"

顾雍进曰："此大任非陆伯言不敢当也。"

权大喜，乃召陆逊，封为辅国大将军、平北都元帅，统御林大兵，摄行王事：授以白旄黄钺，文武百官，皆听约束。权亲自与逊执鞭。

逊领命谢恩毕，乃保二人为左右都督，分兵以迎三道。权问何人。逊曰："奋威将军朱桓[huán]，绥[suí]南将军全琮[cóng]，二人可为辅佐。"

权从之，即命朱桓为左都督，全琮为右都督。于是陆逊总率江南八十一州并荆湖之众七十余万，令朱桓在左，全琮在右，逊自居中，三路进兵。

朱桓献策曰："曹休以亲见任，非智勇之将也。今听周鲂诱言，深入重地，元帅以兵击之，曹休必败。败后必走两条路：左乃夹石，右乃挂车。此二条路，皆山僻小径，最为险峻。某愿与全子璜各引一军，伏于山险，先以柴木大石塞断其路，曹休可擒矣。若擒了曹休，便长驱直进，唾手而得寿春，以窥许、洛，此万世一时也。"

逊曰："此非善策，吾自有妙用。"

于是朱桓怀不平而退。逊令诸葛瑾等拒守江陵，以敌司马懿。诸路俱各调拨停当。

却说曹休兵临皖城，周鲂来迎，径到曹休帐下。休问曰："近得足下之书，所陈七事，深为有理，奏闻天子，故起大军三路进发。若得江东之地，足下之功不小。有人言足下多谋，诚恐所言不实。——吾料足下必不欺我。"

周鲂大哭，急掣[chè]从人所佩剑欲自刎。休急止之。

鲂仗剑而言曰："吾所陈七事，恨不能吐出心肝。今反生疑，必有吴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人使反间之计也。若听其言，吾必死矣。吾之忠心，惟天可表！”言讫，又欲自刎。

曹休大惊，慌忙抱住曰：“吾戏言耳，足下何故如此！”

鲂乃用剑割发掷于地曰：“吾以忠心待公，公以吾为戏，吾割父母所遗之发，以表此心！”

曹休乃深信之，设宴相待。席罢，周鲂辞去。忽报建威将军贾逵来见，休令入，问曰：“汝此来何为？”

逵曰：“某料东吴之兵，必尽屯于皖城。都督不可轻进，待某两下夹攻，贼兵可破矣。”

休怒曰：“汝欲夺吾功耶？”

逵曰：“又闻周鲂截发为誓，此乃诈也，——昔要离断臂，刺杀庆忌。——未可深信。”

休大怒曰：“吾正欲进兵，汝何出此言以慢军心！”叱左右推出斩之。

众将告曰：“未及进兵，先斩大将，于军不利。且乞暂免。”

休从之，将贾逵兵留在寨中调用，自引一军来取东关。

时周鲂听知贾逵削去兵权，暗喜曰：“曹休若用贾逵之言，则东吴败矣！今天使我成功也！”即遣人密到皖城，报知陆逊。

逊唤诸将听令曰：“前面石亭，虽是山路，足可埋伏。早先去占石亭阔处，布成阵势，以待魏军。”遂令徐盛为先锋，引兵前进。

却说曹休命周鲂引兵而进，正行间，休问曰：“前至何处？”

鲂曰：“前面石亭也，堪以屯兵。”

休从之，遂率大军并车仗等器，尽赴石亭驻扎。

次日，哨马报道：“前面吴兵不知多少，据住山口。”

休大惊曰：“周鲂言无兵，为何有准备？”

急寻鲂问之。人报周鲂引数十人，不知何处去了。

休大悔曰：“吾中贼之计矣！——虽然如此，亦不足惧！”遂令大将张普为先锋，引数千兵来与吴兵交战。

两阵对圆，张普出马骂曰：“贼将早降！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徐盛出马相迎。战无数合，普抵敌不住，勒马收兵，回见曹休，言徐盛勇不可当。

休曰："吾当以奇兵胜之。"——就令张普引二万军伏于石亭之南，又令薛乔引二万军伏于石亭之北——"明日吾自引一千兵搦[nuò]战，却佯[yáng]输诈败，诱到北山之前，放炮为号，三面夹攻，必获大胜。"

二将受计，各引二万军到晚埋伏去了。

却说陆逊唤朱桓、全琮分付曰："汝二人各引三万军，从石亭山路抄到曹休寨后，放火为号；吾亲率大军从中路而进：可擒曹休也。"

当日黄昏，二将受计引兵而进。

二更时分，朱桓引一军正抄到魏寨后，迎着张普伏兵。普不知是吴兵，径来问时，被朱桓一刀斩于马下。魏兵便走。桓令后军放火。

全琮引一军抄到魏寨后，正撞在薛乔阵里，就那里大杀一阵。薛乔败走，魏兵大损，奔回本寨。后面朱桓、全琮两路杀来。曹休寨中大乱，自相冲击。

休慌上马，望夹石道奔走。徐盛引大队军马，从正路杀来。魏兵死者不可胜数，逃命者尽弃衣甲。曹休大惊，在夹石道中，奋力奔走。忽见一彪军从小路冲出，为首大将，乃贾逵也。休惊慌少息，自愧曰："吾不用公言，果遭此败！"

逵曰："都督可速出此道：若被吴兵以木石塞断，吾等皆危矣！"

于是曹休骤马而行，贾逵断后。逵于林木盛茂处，及险峻小径，多设旌旗以为疑兵。及至徐盛赶到，见山坡下闪出旗角，疑有埋伏，不敢追赶，收兵而回。——因此救了曹休。

司马懿听知休败，亦引兵退去。

却说陆逊正望捷音，须臾，徐盛、朱桓、全琮皆到。所得车仗、牛马、驴骡、军资、器械，不计其数，降兵数万余人。逊大喜，即同太守周鲂并诸将班师还吴。吴主孙权，领文武官僚出武昌城迎接，以御盖覆逊而入。诸将尽皆升赏。

权见周鲂无发，慰劳曰："卿断发成此大事，功名当书于竹帛也。"

即封周鲂为关内侯；大设筵会，劳军庆贺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陆逊奏曰："今曹休大败，魏已丧胆；可修国书，遣使入川，教诸葛亮进兵攻之。"

权从其言，遂遣使赍书入川去。

正是：只因东国能施计，致令西川又动兵。未知孔明再来伐魏，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睿 [ruì]　懿 [yì]　辎 [zī]　谡 [sù]　殛 [jí]　鲧 [gǔn]
琬 [wǎn]　嗟 [jiē]　旄钺 [máo yuè]　箕 [jī]　阖 [àn]
祎 [yī]　赍 [jī]　赧 [nǎn]　祁 [qí]　鲂 [fáng]　逵 [kuí]
皖 [wǎn]　莞 [guǎn]　桓 [huán]　绥 [suí]　琮 [cóng]　掣 [chè]
搦 [nuò]　佯 [yáng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尚书孙资建议曹睿分兵守险要，养精蓄锐，以图吴蜀。赵云不少一将一卒而归，获诸葛亮赞赏。诸葛亮挥泪斩马谡，上表刘禅，自求贬丞相之职。东吴鄱阳太守周鲂诈降曹魏，请兵征伐东吴。司马懿领兵助曹休南下，曹休被赚入石亭，被陆逊打败。

第九十七回

讨魏国武侯再上表 破曹兵姜维诈献书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蜀汉建兴六年秋九月，魏都督曹休被东吴陆逊大破于石亭，车仗马匹，军资器械，并皆罄[qìng]尽。休惶恐之甚，气忧成病，到洛阳，疽[jū]发背而死。魏主曹睿[ruì]敕[chì]令厚葬。

司马懿[yì]引兵还，众将接入问曰："曹都督兵败，即元帅之干系，何故急回耶？"

懿曰："吾料诸葛亮知吾兵败，必乘虚来取长安。倘陇西紧急，何人救之？吾故回耳。"

众皆以为惧怯，哂[shěn]笑而退。

却说东吴遣使致书蜀中，请兵伐魏，并言大破曹休之事：一者显自己威风，二者通和会之好。后主大喜，令人持书至汉中，报知孔明。

时孔明兵强马壮，粮草丰足，所用之物，一切完备，正要出师。听知此信，即设宴大会诸将，计议出师。忽一阵大风，自东北角上而起，把庭前松树吹折。众皆大惊。孔明就占一课，曰："此风主损一大将！"

诸将未信。正饮酒间，忽报镇南将军赵云长子赵统、次子赵广，来

见丞相。孔明大惊，掷杯于地曰："子龙休矣！"

二子入见，拜哭曰："某父昨夜三更病重而死。"

孔明跌足而哭曰："子龙身故，国家损一栋梁，吾去一臂也！"

众将无不挥涕。孔明令二子入成都面君报丧。后主闻云死，放声大哭曰："朕昔年幼，非子龙则死于乱军之中矣！"即下诏追赠大将军，谥[shì]封顺平侯，敕葬于成都锦屏山之东；建立庙堂，四时享祭。后人有诗曰：

常山有虎将，智勇匹关张。汉水功勋在，当阳姓字彰。
两番扶幼主，一念答先皇。青史书忠烈，应流百世芳。

却说后主思念赵云昔日之功，祭葬甚厚；封赵统为虎贲[bēn]中郎，赵广为牙门将，就令守坟。二人辞谢而去。

忽近臣奏曰："诸葛丞相将军马分拨已定，即日将出师伐魏。"

后主问在朝诸臣，诸臣多言未可轻动。后主疑虑未决。忽奏丞相令杨仪赍[jī]出师表至。后主宣入，仪呈上表章。后主就御案上拆视，其表曰：

先帝虑汉、贼不两立，王业不偏安，故托臣以讨贼也。以先帝之明，量臣之才，故知臣伐贼，才弱敌强也。然不伐贼，王业亦亡。惟坐而待亡，孰与伐之？是故托臣而弗疑也。臣受命之日，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；思惟北征，宜先入南：故五月渡泸，深入不毛，并日而食[两天吃一日饭。言其废寝忘食]。

臣非不自惜也：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，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。而议者谓为非计。今贼适疲于西，又务于东，兵法"乘劳"：此进趋之时也。谨陈其事如左：

高帝明并日月，谋臣渊深，然涉险被创，危然后安；今陛下未及高帝，谋臣不如良、平，而欲以长策取胜，坐定天下[坐等天下定]：此臣之未解一也。

刘繇[yáo]、王朗，各据州郡，论安言计[空谈安邦之计]，动引圣人，群疑满腹，众难塞胸；今岁不战，明年不征，使孙权坐大，遂并江东：此臣之未解二也。

曹操智计，殊绝于人，其用兵也，仿佛孙、吴，然困于南阳，险于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乌巢，危于祁[qí]连，逼于黎阳，几败北山，殆死潼关，然后伪定一时耳；况臣才弱，而欲以不危[不冒风险]而定之：此臣之未解三也。

曹操五攻昌霸不下，四越巢湖不成，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，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，先帝每称操为能，犹有此失；况臣驽下，何能必胜：此臣之未解四也。

自臣到汉中，中间期年耳，然丧赵云、阳群、马玉、阎芝、丁立、白寿、刘郃[hé]、邓铜等，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，突将无前，賨[cóng]、叟、青羌[qiāng，皆属少数民族]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，此皆数十年之内，所纠合四方之精锐，非一州之所有；若复数年，则损三分之二也。——当何以图敌：此臣之未解五也。

今民穷兵疲，而事不可息；事不可息，则住与行，劳费正等；而不及今图之，欲以一州之地，与贼持久：此臣之未解六也。

夫难平者，事也。昔先帝败军于楚，当此之时，曹操拊手，谓天下已定。——然后先帝东连吴、越，西取巴、蜀，举兵北征，夏侯授首：此操之失计，而汉事将成也。——然后吴更违盟，关羽毁败，秭[zǐ]归蹉跌[失足跌倒，指刘备的兵败]，曹丕[pī]称帝：凡事如是，难可逆见。臣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；至于成败利钝，非臣之明所能逆睹[预料]也。

后主览表甚喜，即敕令孔明出师。孔明受命，起三十万精兵，令魏延总督前部先锋，径奔陈仓道口而来。

早有细作报入洛阳。司马懿奏知魏主，大会文武商议。

大将军曹真出班奏曰："臣昨守陇西，功微罪大，不胜惶恐。今乞引大军往擒诸葛亮。臣近得一员大将，使六十斤大刀，骑千里征驌[wǎn]马，开两石铁胎弓，暗藏三个流星锤，百发百中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乃陇西狄道人，姓王，名双，字子全。臣保此人为先锋。"

睿大喜，便召王双上殿。视之，身长九尺，面黑睛黄，熊腰虎背。

睿笑曰："朕得此大将，有何虑哉！"

遂赐锦袍金甲，封为虎威将军、前部大先锋。曹真为大都督。

真谢恩出朝，遂引十五万精兵，会合郭淮、张郃，分道守把隘口。

却说蜀兵前队哨至陈仓，回报孔明，说："陈仓口已筑起一城，内有大将郝昭守把，深沟高垒，遍排鹿角，十分谨严；不如弃了此城，从太白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岭鸟道出祁山甚便。”

孔明曰:“陈仓正北是街亭;必得此城,方可进兵。”命魏延引兵到城下,四面攻之。连日不能破。

魏延复来告孔明,说城难打。孔明大怒,欲斩魏延。忽帐下一人告曰:“某虽无才,随丞相多年,未尝报效。愿去陈仓城中,说郝昭来降,不用张弓只箭。”

众视之,乃部曲靳[jìn]祥也。

孔明曰:“汝用何言以说之?”

祥曰:“郝昭与某,同是陇西人氏,自幼交契。某今到彼,以利害说之,必来降矣。”

孔明即令前去。

靳祥骤马径到城下,叫曰:“郝伯道故人靳祥来见。”

城上人报知郝昭。昭令开门放入,登城相见。昭问曰:“故人因何到此?”

祥曰:“吾在西蜀孔明帐下,参赞军机,待以上宾之礼。特令某来见公,有言相告。”

昭勃然变色曰:“诸葛亮乃我国仇敌也!吾事魏,汝事蜀:各事其主,昔时为昆仲,今时为仇敌!汝再不必多言,便请出城!”

靳祥又欲开言,郝昭已出敌楼上了。魏军急催上马,赶出城外。祥回头视之,见昭倚定护心木栏杆。祥勒马以鞭指之曰:“伯道贤弟,何太情薄耶?”

昭曰:“魏国法度,兄所知也。吾受国恩,但有死而已,兄不必下说词。早回见诸葛亮,教快来攻城:吾不惧也!”

祥回告孔明曰:“郝昭未等某开言,便先阻却。”

孔明曰:“汝可再去见他,以利害说之。”

祥又到城下,请郝昭相见。昭出到敌楼上。祥勒马高叫曰:“伯道贤弟,听吾忠言:汝据守一孤城,怎拒数十万之众?今不早降,后悔无及!且不顺大汉而事奸魏,抑何不知天命、不辨清浊乎?愿伯道思之。”

郝昭大怒,拈[niān]弓搭箭,指靳祥而喝曰:“吾前言已定,汝不必再言!可速退!——吾不射汝!”

靳祥回见孔明,具言郝昭如此光景。孔明大怒曰:“匹夫无礼太甚!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岂欺吾无攻城之具耶？”遂叫土人问曰：“陈仓城中，有多少人马？”

土人告曰：“虽不知的[可靠的]数，约有三千人。”

孔明笑曰：“量此小城，安能御我！休等他救兵到，火速攻之！”

于是军中起百乘云梯，一乘上可立十数人，周围用木板遮护。军士各把短梯软索，听军中擂鼓，一齐上城。

郝昭在敌楼上，望见蜀兵装起云梯，四面而来，即令三千军各执火箭，分布四面；待云梯近城，一齐射之。

孔明只道城中无备，故大造云梯，令三军鼓噪呐喊而进；不期城上火箭齐发，云梯尽着，梯上军士多被烧死。城上矢石如雨，蜀兵皆退。

孔明大怒曰：“汝烧吾云梯，吾却用‘冲车’之法！”

于是连夜安排下冲车。次日，又四面鼓噪呐喊而进。郝昭急命运石凿眼，用葛绳穿定飞打，冲车皆被打折。

孔明又令人运土填城壕，教廖化引三千锹镢[jué]军，从夜间掘地道，暗入城去。郝昭又于城中掘重壕横截之。

如此昼夜相攻，二十余日，无计可破。孔明正在营中忧闷，忽报：“东边救兵到了，旗上书‘魏先锋大将王双’。”

孔明问曰：“谁可迎之？”

魏延出曰：“某愿往。”

孔明曰：“汝乃先锋大将，未可轻出。”又问：“谁敢迎之？”

裨[pí]将谢雄应声而出。孔明与三千军去了。

孔明又问曰：“谁敢再去？”

裨将龚起应声要去。孔明亦与三千兵去了。

孔明恐城内郝昭引兵冲出，乃把人马退二十里下寨。

却说谢雄引军前行，正遇王双；战不三合，被双一刀劈死。蜀兵败走，双随后赶来。龚起接着，交马只三合，亦被双所斩。败兵回报孔明。孔明大惊，忙令廖化、王平、张嶷[yí]三人出迎。两阵对圆，张嶷出马，王平、廖化压住阵角。王双纵马来与张嶷交马，数合不分胜负。双诈败便走，嶷随后赶去。

王平见张嶷中计，忙叫曰：“休赶！”

嶷急回马时，王双流星锤早到，正中其背。嶷伏鞍而走，双回马赶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来。王平、廖化截住，救得张嶷回阵。王双驱兵大杀一阵，蜀兵折伤甚多。

嶷吐血数口，回见孔明，说："王双英雄无敌；如今将二万兵就陈仓城外下寨，四围立起排栅，筑起重城，深挖壕堑[qiàn]，守御甚严。"

孔明见折二将，张嶷又被打伤，即唤姜维曰："陈仓道口这条路不可行。别求何策？"

维曰："陈仓城池坚固，郝昭守御甚密，又得王双相助，实不可取。不若令一大将，依山傍水，下寨固守；再令良将守把要道，以防街亭之攻；却统大军去袭祁山，某却如此如此用计，可捉曹真也。"

孔明从其言，即令王平、李恢，引二支兵守街亭小路；魏延引一军守陈仓口。马岱为先锋，关兴、张苞为前后救应使，从小径出斜谷望祁山进发。

却说曹真因思前番被司马懿夺了功劳，因此到洛阳分调郭淮、孙礼东西守把；又听得陈仓告急，已令王双去救。闻知王双斩将立功，大喜，乃令中护军大将费耀，权摄前部总督，诸将各自守把隘口。

忽报山谷中捉得细作来见。曹真令押入，跪于帐前。其人告曰："小人不是奸细，有机密来见都督，误被伏路军捉来。乞退左右。"

真乃教去其缚，左右暂退。其人曰："小人乃姜伯约心腹人也。蒙本官遣送密书。"

真曰："书安在？"其人于贴肉衣内取出呈上。真拆视曰：

> 罪将姜维百拜，书呈大都督曹麾下：维念世食魏禄，忝[tiǎn]守边城；叨窃厚恩，无门补报。昨日误遭诸葛亮之计，陷身于巅崖[山顶危处，喻身处困境]之中。思念旧国，何日忘之！今幸蜀兵西出，诸葛亮甚不相疑。赖都督亲提大兵而来：如遇敌人，可以诈败；维当在后，以举火为号，先烧蜀人粮草，却以大兵翻身掩之，则诸葛亮可擒也。非敢立功报国，实欲自赎前罪。倘蒙照察，速赐来命。

曹真看毕，大喜曰："天使吾成功也！"

遂重赏来人，便令回报，依期会合。

真唤费耀商议曰："今姜维暗献密书，令吾如此如此。"

耀曰："诸葛亮多谋，姜维智广，或者是诸葛亮所使，恐其中有诈。"

真曰："他原是魏人，不得已而降蜀，又何疑乎？"

耀曰："都督不可轻去，只守定本寨。某愿引一军接应姜维。如成，功尽归都督；倘有奸计，某自支当。"

真大喜，遂令费耀引五万兵，望斜谷而进。行了两三程，屯下军马，令人哨探。

当日申时分，回报："斜谷道中，有蜀兵来也。"

耀忙催兵进。蜀兵未及交战先退。耀引兵追之，蜀兵又来。方欲对阵，蜀兵又退：如此者三次，俄延至次日申时分。

魏军一日一夜，不曾敢歇，只恐蜀兵攻击。方欲屯军造饭，忽然四面喊声大震，鼓角齐鸣，蜀兵漫山遍野而来。门旗开处，闪出一辆四轮车，孔明端坐其中，令人请魏军主将答话。

耀纵马而出，遥见孔明，心中暗喜，回顾左右曰："如蜀兵掩至，便退后走。若见山后火起，却回身杀去，自有兵来相应。"分付毕，跃马出呼曰："前者败将，今何敢又来！"

孔明曰："唤汝曹真来答话！"

耀骂曰："曹都督乃金枝玉叶，安肯与反贼相见耶！"

孔明大怒，把羽扇一招，左有马岱，右有张嶷，两路兵冲出。魏兵便退。行不到三十里，望见蜀兵背后火起，喊声不绝。费耀只道号火，便回身杀来。蜀兵齐退。耀提刀在前，只望喊处追赶。

将次近火，山路中鼓角喧天，喊声震地，两军杀出：左有关兴，右有张苞。山上矢石如雨，往下射来。魏兵大败。费耀知是中计，急退军望山谷中而走，人马困乏。背后关兴引生力军赶来，魏兵自相践踏及落涧身死者，不知其数。

耀逃命而走，正遇山坡口一彪军，乃是姜维。

耀大骂曰："反贼无信！吾不幸误中汝奸计也！"

维笑曰："吾欲擒曹真，误赚汝矣！速下马受降！"

耀骤马夺路，望山谷中而走。忽见谷口火光冲天，背后追兵又至。耀自刎身死，余众尽降。孔明连夜驱兵，直出祁山前下寨，收住军马，重赏姜维。

维曰："某恨不得杀曹真也！"

孔明亦曰："可惜大计小用矣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曹真听知折了费耀，悔之不及，遂与郭淮商议退兵之策。于是孙礼、辛毗[pí]星夜具表申奏魏主，言蜀兵又出祁山，曹真损兵折将，势甚危急。睿大惊，即召司马懿入内曰："曹真损兵折将，蜀兵又出祁山。卿有何策，可以退之？"

懿曰："臣已有退诸葛亮之计。不用魏军扬武耀威，蜀兵自然走矣。"

正是：已见子丹无胜术，全凭仲达有良谋。未知其计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磬 [qìng]　疽 [jū]　睿 [ruì]　敕 [chì]　懿 [yì]　哂 [shěn]
谥 [shì]　贲 [bēn]　赍 [jī]　繇 [yáo]　祁 [qí]　郃 [hé]
赍 [cóng]　羌 [qiāng]　秭 [zǐ]　丕 [pī]　畹 [wǎn]　靳 [jìn]
拈 [niān]　镬 [jué]　裨 [pí]　嶷 [yí]　堑 [qiàn]　忝 [tiǎn]
毗 [pí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诸葛亮再上表伐魏。魏军陈仓守将郝昭之同乡靳祥两番来劝说郝昭降蜀，郝昭断然拒绝。诸葛亮几次攻城不下，向姜维求计。姜维诈降曹真，费耀替曹真出征，中计自刎。蜀军三至祁山。

第九十八回

追汉军王双受诛 袭陈仓武侯取胜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司马懿[yì]奏曰："臣尝奏陛下，言孔明必出陈仓，故以郝昭守之，今果然矣。彼若从陈仓入寇，运粮甚便。今幸有郝昭、王双守把，不敢从此路运粮。其余小道，搬运艰难。臣算蜀兵行粮只有一月，利在急战。我军只宜久守。陛下可降诏，令曹真坚守诸路关隘，不要出战。不须一月，蜀兵自走。那时乘虚而击之，诸葛亮可擒也。"

睿[ruì]欣然曰："卿既有先见之明，何不自引一军以袭之？"

懿曰："臣非惜身重命，实欲存下此兵，以防东吴陆逊耳。孙权不久必将僭[jiàn]号称尊；如称尊号，恐陛下伐之，定先入寇也：臣故欲以兵待之。"

正言间，忽近臣奏曰："曹都督奏报军情。"

懿曰："陛下可即令人告戒曹真：凡追赶蜀兵，必须观其虚实，不可深入重地，以中诸葛亮之计。"

睿即时下诏，遣太常卿韩暨[jì]持节告戒曹真："切不可战，务在谨守；只待蜀兵退去，方才击之。"

司马懿送韩暨于城外，嘱之曰："吾以此功让与子丹；公见子丹，休

言是吾所陈之意，只道天子降诏，教保守为上。追赶之人，大要仔细，勿遣性急气躁者追之。”

暨辞去。

却说曹真正升帐议事，忽报天子遣太常卿韩暨持节至。真出寨接入，受诏已毕，退与郭淮、孙礼计议。

淮笑曰：“此乃司马仲达之见也。”

真曰：“此见若何？”

淮曰：“此言深识诸葛亮用兵之法。久后能御蜀兵者，必仲达也。”

真曰：“倘蜀兵不退，又将如何？”

淮曰：“可密令人去教王双，引兵于小路巡哨，彼自不敢运粮。待其粮尽兵退，乘势追击，可获全胜。”

孙礼曰：“某去祁[qí]山虚装做运粮兵，车上尽装干柴茅草，以硫黄焰硝灌之，却教人虚报陇西运粮到。若蜀人无粮，必然来抢。待入其中，放火烧车，外以伏兵应之，可胜矣。”

真喜曰：“此计大妙！”

即令孙礼引兵依计而行。又遣人教王双引兵于小路上巡哨，郭淮引兵提调箕[jī]谷、街亭，令诸路军马守把险要。真又令张辽子张虎为先锋，乐进子乐綝[chēn]为副先锋，同守头营，不许出战。

却说孔明在祁山寨中，每日令人挑战，魏兵坚守不出。孔明唤姜维等商议曰：“魏兵坚守不出，是料吾军中无粮也。今陈仓转运不通，其余小路盘涉[盘旋跋涉]艰难，吾算随军粮草，不敷一月用度，如之奈何？”

正踌躇[chóu chú]间，忽报：“陇西魏军运粮数千车于祁山之西，运粮官乃孙礼也。”

孔明曰：“其人如何？”

有魏人告曰：“此人曾随魏主出猎于大石山，忽惊起一猛虎，直奔御前，孙礼下马拔剑斩之。从此封为上将军。——乃曹真心腹人也。”

孔明笑曰：“此是魏将料吾乏粮，故用此计：车上装载者，必是茅草引火之物。吾平生专用火攻，彼乃欲以此计诱我耶？彼若知吾军去劫粮车，必来劫吾寨矣。可将计就计而行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遂唤马岱分付曰："汝引三千军径到魏兵屯粮之所，不可入营，但于上风头放火。若烧着车仗，魏兵必来围吾寨。"

又差马忠、张嶷[yí]各引五千兵在外围住，内外夹攻。三人受计去了。

又唤关兴、张苞分付曰："魏兵头营接连四通之路。今晚若西山火起，魏兵必来劫吾营。汝二人却伏于魏寨左右，只等他兵出寨，汝二人便可劫之。"

又唤吴班、吴懿分付曰："汝二人各引一军伏于营外。如魏兵到，可截其归路。"

孔明分拨已毕，自在祁山上凭高而坐。

魏兵探知蜀兵要来劫粮，慌忙报与孙礼。礼令人飞报曹真。真遣人去头营分付张虎、乐綝："看今夜山西火起，蜀兵必来救应。可以出军，如此如此。"

二将受计，令人登楼专看号火。

却说孙礼把军伏于山西，只待蜀兵到。是夜二更，马岱引三千兵来，人皆衔枚，马尽勒口，径到山西。见许多车仗，重重叠叠，攒[cuán]绕成营，车仗虚插旌旗。正值西南风起，岱令军士径去营南放火，车仗尽着，火光冲天。

孙礼只道蜀兵到魏寨内放号火，急引兵一齐掩至。背后鼓角喧天，两路兵杀来：乃是马忠、张嶷，把魏军围在垓[gāi]心。孙礼大惊。又听得魏军中喊声起，一彪军从火光边杀来，乃是马岱。内外夹攻，魏兵大败。火紧风急，人马乱窜，死者无数。孙礼引中伤军，突烟冒火而走。

却说张虎在营中，望见火光，大开寨门，与乐綝尽引人马，杀奔蜀寨来，——寨中却不见一人。急收军回时，吴班、吴懿两路兵杀出，断其归路。张、乐二将急冲出重围，奔回本寨，只见土城之上，箭如飞蝗，——原来却被关兴、张苞袭了营寨。

魏兵大败，皆投曹真寨来。方欲入寨，只见一彪败军飞奔而来，乃是孙礼；遂同入寨见真，各言中计之事。真听知，谨守大寨，更不出战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蜀兵得胜，回见孔明。

孔明令人密授计与魏延，一面教拔寨齐起。

杨仪曰："今已大胜，挫尽魏兵锐气，何故反欲收军？"

孔明曰："吾兵无粮，利在急战。今彼坚守不出，吾受其病矣。彼今虽暂时兵败，中原必有添益；若以轻骑袭吾粮道，那时要归不能。今乘魏兵新败，不敢正视蜀兵，便可出其不意，乘机退去。所忧者但魏延一军，在陈仓道口拒住王双，急不能脱身；吾已令人授以密计，教斩王双，使魏人不敢来追。只令后队先行。"

当夜，孔明只留金鼓守在寨中打更。一夜兵已尽退，只落空营。

却说曹真正在寨中忧闷，忽报左将军张郃(hé)领军到。郃下马入帐，谓真曰："某奉圣旨，特来听调。"

真曰："曾别仲达否？"

郃曰："仲达分付云：'吾军胜，蜀兵必不便去；若吾军败，蜀兵必即去矣。'今吾军失利之后，都督曾往哨探蜀兵消息否？"

真曰："未也。"于是即令人往探之，果是虚营，只插着数十面旌旗，兵已去了二日也。曹真懊悔无及。

且说魏延受了密计，当夜二更拔寨，急回汉中。早有细作报知王双。双大驱军马，并力追赶。追到二十余里，看看赶上，见魏延旗号在前，双大叫曰："魏延休走！"

蜀兵更不回头。双拍马赶来。背后魏兵叫曰："城外寨中火起，恐中敌人奸计。"

双急勒马回时，只见一片火光冲天，慌令退军。行到山坡左侧，忽一骑马从林中骤出，大喝曰："魏延在此！"

王双大惊，措手不及，被延一刀砍于马下。魏兵疑有埋伏，四散逃走。延手下只有三十骑人马，望汉中缓缓而行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孔明妙算胜孙庞，耿若长星照一方。

进退行兵神莫测，陈仓道口斩王双。

原来魏延受了孔明密计：先教存下三十骑，伏于王双营边；只待王双起兵赶时，却去他营中放火；待他回寨，出其不意，突出斩之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魏延斩了王双，引兵回到汉中见孔明，交割了人马。孔明设宴大会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张郃追蜀兵不上，回到寨中。忽有陈仓城郝昭差人申报，言王双被斩。曹真闻知，伤感不已，因此忧成疾病，遂回洛阳；命郭淮、孙礼、张郃守长安诸道。

却说吴王孙权设朝，有细作人报说："蜀诸葛丞相出兵两次，魏都督曹真兵损将亡。"

于是群臣皆劝吴王兴师伐魏，以图中原。权犹疑未决。

张昭奏曰："近闻武昌东山，凤凰来仪；大江之中，黄龙屡现。主公德配唐、虞，明并文、武：可即皇帝位，然后兴兵。"

多官皆应曰："子布之言是也。"

遂选定夏四月丙寅[yín]日，筑坛于武昌南郊。是日，群臣请权登坛即皇帝位，改黄武八年为黄龙元年。谥[shì]父孙坚为武烈皇帝，母吴氏为武烈皇后，兄孙策为长沙桓[huán]王。立子孙登为皇太子。命诸葛瑾长子诸葛恪[kè]为太子左辅，张昭次子张休为太子右弼。

恪字元逊，身长七尺，极聪明，善应对。权甚爱之。年六岁时，值东吴筵会，恪随父在座。权见诸葛瑾面长，乃令人牵一驴来，用粉笔书其面曰："诸葛子瑜"。众皆大笑。恪趋至前，取粉笔添二字于其下曰："诸葛子瑜之驴"。满座之人，无不惊讶。权大喜，遂将驴赐之。

又一日，大宴官僚，权命恪把盏。巡至张昭面前，昭不饮，曰："此非养老之礼也。"

权谓恪曰："汝能强子布饮乎？"

恪领命，乃谓昭曰："昔姜尚父年九十，秉旄[máo]仗钺[yuè]，未尝言老。今临阵之日，先生在后；饮酒之日，先生在前：何谓不养老也？"

昭无言可答，只得强饮。权因此爱之，故命辅太子。

张昭佐吴王，位列三公之上，故以其子张休为太子右弼。又以顾雍为丞相，陆逊为上将军，辅太子守武昌。权复还建业。

群臣共议伐魏之策。张昭奏曰："陛下初登宝位，未可动兵。只宜修文偃[息止]武，增设学校，以安民心；遣使入川，与蜀同盟，共分天下，缓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缓图之。”

权从其言，即令使命星夜入川，来见后主。礼毕，细奏其事。后主闻知，遂与群臣商议。众议皆谓孙权僭逆，宜绝其盟好。

蒋琬[wǎn]曰：“可令人问于丞相。”

后主即遣使到汉中问孔明。孔明曰：“可令人赍[jī]礼物入吴作贺，乞遣陆逊兴师伐魏。魏必命司马懿拒之。懿若南拒东吴，我再出祁山，长安可图也。”

后主依言，遂令太尉陈震，将名马、玉带、金珠、宝贝，入吴作贺。

震至东吴，见了孙权，呈上国书。

权大喜，设宴相待，打发回蜀。权召陆逊入，告以西蜀约会兴兵伐魏之事。

逊曰：“此乃孔明惧司马懿之谋也。既与同盟，不得不从。今却虚作起兵之势，遥与西蜀为应。待孔明攻魏急，吾可乘虚取中原也。”

即时下令，教荆襄各处都要训练人马，择日兴师。

却说陈震回到汉中，报知孔明。孔明尚忧陈仓不可轻进，先令人去哨探。回报说：“陈仓城中郝昭病重。”

孔明曰：“大事成矣。”遂唤魏延、姜维分付曰：“汝二人领五千兵，星夜直奔陈仓城下；如见火起，并力攻城。”

二人俱未深信，又来告曰：“何日可行？”

孔明曰：“三日都要完备；不须辞我，即便起行。”

二人受计去了。又唤关兴、张苞至，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。二人各受密计而去。

且说郭淮闻郝昭病重，乃与张郃商议曰：“郝昭病重，你可速去替他。我自写表申奏朝廷，别行定夺。”

张郃引着三千兵，急来替郝昭。

时郝昭病危，当夜正呻吟之间，忽报蜀军到城下了。昭急令人上城守把。时各门上火起，城中大乱。昭听知惊死。蜀兵一拥入城。

却说魏延、姜维领兵到陈仓城下看时，并不见一面旗号，又无打更

之人。二人惊疑，不敢攻城。忽听得城上一声炮响，四面旗帜齐竖。只见一人纶[guān]巾羽扇，鹤氅[chǎng]道袍，大叫曰："汝二人来得迟了！"

二人视之，乃孔明也。二人慌忙下马，拜伏于地曰："丞相真神计也！"

孔明令放入城，谓二人曰："吾打探得郝昭病重，吾令汝三日内领兵取城，此乃稳众人之心也。吾却令关兴、张苞，只推点军，暗出汉中。吾即藏于军中，星夜倍道径到城下，使彼不能调兵。吾早有细作在城内放火、发喊相助，令魏兵惊疑不定。兵无主将，必自乱矣。吾因而取之，易如反掌。兵法云：'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。'正谓此也。"

魏延、姜维拜伏。孔明怜郝昭之死，令彼妻小扶灵柩回魏，以表其忠。

孔明谓魏延、姜维曰："汝二人且莫卸甲，可引兵去袭散关。把关之人，若知兵到，必然惊走。若稍迟便有魏兵至关，即难攻矣。"

魏延、姜维受命，引兵径到散关。把关之人，果然尽走。二人上关才要卸甲，遥见关外尘头大起，魏兵到来。二人相谓曰："丞相神算，不可测度！"

急登楼视之，乃魏将张郃也。二人乃分兵守住险道。张郃见蜀兵把住要路，遂令退军。魏延随后追杀一阵，魏兵死者无数，张郃大败而去。

延回到关上，令人报知孔明。

孔明先自领兵，出陈仓斜谷，取了建威。后面蜀兵陆续进发。后主又命大将陈式来助。孔明驱大兵复出祁山。安下营寨，孔明聚众言曰："吾二次出祁山，不得其利；今又到此，吾料魏人必依旧战之地，与吾相敌。彼意疑我取雍、郿[méi]二处，必以兵拒守；吾观阴平、武都二郡，与汉连接，若得此城，亦可分魏兵之势。何人敢取之？"

姜维曰："某愿往。"

王平应曰："某亦愿往。"

孔明大喜，遂令姜维引兵一万取武都，王平引兵一万取阴平。二人领兵去了。

再说张郃回到长安，见郭淮、孙礼，说："陈仓已失，郝昭已亡，散关亦被蜀兵夺了。今孔明复出祁山，分道进兵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淮大惊曰："若如此，必取雍、郿矣！"乃留张郃守长安，令孙礼保雍城。淮自引兵星夜来郿城守御，一面上表入洛阳告急。

却说魏主曹睿设朝，近臣奏曰："陈仓城已失，郝昭已亡，诸葛亮又出祁山，散关亦被蜀兵夺了。"

睿大惊。忽又奏满宠等有表，说："东吴孙权僭称帝号，与蜀同盟。今遣陆逊在武昌训练人马，听候调用。只在旦夕，必入寇矣。"

睿闻知两处危急，举止失措，甚是惊慌。此时曹真病未痊，即召司马懿商议。

懿奏曰："以臣愚意所料，东吴必不举兵。"

睿曰："卿何以知之？"

懿曰："孔明尝思报猇[xiāo]亭之仇，非不欲吞吴也，只恐中原乘虚击彼，故暂与东吴结盟。陆逊亦知其意，故假作兴兵之势以应之，实是坐观成败耳。陛下不必防吴，只须防蜀。"

睿曰："卿真高见！"

遂封懿为大都督，总摄陇西诸路军马，令近臣取曹真总兵将印来。

懿曰："臣自去取之。"

遂辞帝出朝，径到曹真府下，先令人入府报知，懿方进见。问病毕，懿曰："东吴、西蜀会合，兴兵入寇，今孔明又出祁山下寨，明公知之乎？"

真惊讶曰："吾家人知我病重，不令我知。似此国家危急，何不拜仲达为都督，以退蜀兵耶？"

懿曰："某才薄智浅，不称其职。"

真曰："取印与仲达。"

懿曰："都督少虑。某愿助一臂之力，——只不敢受此印也。"

真跃起曰："如仲达不领此任，中国必危矣！吾当抱病见帝以保之！"

懿曰："天子已有恩命，但懿不敢受耳。"

真大喜曰："仲达今领此任，可退蜀兵。"

懿见真再三让印，遂受之，入内辞了魏主，引兵往长安来与孔明决战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正是:旧帅印为新帅取,两路兵惟一路来。未知胜负如何,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懿 [yì]　睿 [ruì]　僭 [jiàn]　暨 [jì]　祁 [qí]　箕 [jī]
缃 [chēn]　踌躇 [chóu chú]　嶷 [yí]　攒 [cuán]　垓 [gāi]
郃 [hé]　寅 [yín]　谥 [shì]　桓 [huán]　恪 [kè]　旄 [máo]
钺 [yuè]　琬 [wǎn]　赍 [jī]　纶 [guān]　氅 [chǎng]　郿 [méi]
猇 [xiāo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司马懿深解诸葛亮之法，认为蜀军利在速战，魏军则宜久守。诸葛亮以火攻大败魏军，但还是安排了退军之计。等到曹真知晓，蜀兵已去二日。魏延按诸葛亮安排，斩杀前来追击的魏将王双。东吴孙权称帝，刘禅赍礼作贺。陆逊虚张声势，欲联蜀伐魏。诸葛亮出汉中，计破陈仓，三出祁山。魏帝曹睿封司马懿为大都督，总领魏军抗蜀。

第九十九回

诸葛亮大破魏兵
司马懿入寇西蜀

蜀汉建兴七年夏四月，孔明兵在祁[qí]山，分作三寨，专候魏兵。

却说司马懿[yì]引兵到长安，张郃[hé]接见，备言前事。懿令郃为先锋，戴陵为副将，引十万兵到祁山，于渭水之南下寨。郭淮、孙礼入寨参见。

懿问曰："汝等曾与蜀兵对阵否？"

二人答曰："未也。"

懿曰："蜀兵千里而来，利在速战；今来此不战，必有谋也。陇西诸路，曾有信息否？"

淮曰："已有细作探得各郡十分用心，日夜提防，并无他事。只有武都、阴平二处，未曾回报。"

懿曰："吾自差人与孔明交战。汝二人急从小路去救二郡，却掩在蜀兵之后，彼必自乱矣。"

二人受计，引兵五千，从陇西小路来救武都、阴平，就袭蜀兵之后。

郭淮于路谓孙礼曰："仲达比孔明如何？"

礼曰："孔明胜仲达多矣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淮曰："孔明虽胜，此一计足显仲达有过人之智。蜀兵如正攻两郡，我等从后抄到，彼岂不自乱乎？"

正言间，忽哨马来报："阴平已被王平打破了。武都已被姜维打破了。前离蜀兵不远。"

礼曰："蜀兵既已打破了城池，如何陈兵于外？必有诈也。不如速退。"

郭淮从之。——方传令教军退时，忽然一声炮响，山背后闪出一支军马来，旗上大书"汉丞相诸葛亮"，中央一辆四轮车，孔明端坐于上；左有关兴，右有张苞。

孙、郭二人见之，大惊。

孔明大笑曰："郭淮、孙礼休走！司马懿之计，安能瞒得过吾？他每日令人在前交战，却教汝等袭吾军后。武都、阴平吾已取了。汝二人不早来降，欲驱兵与吾决战耶？"

郭淮、孙礼听毕，大慌。忽然背后喊杀连天，王平、姜维引兵从后杀来。兴、苞二将又引军从前面杀来。两下夹攻，魏兵大败。郭、孙二人弃马爬山而走。

张苞望见，骤马赶来；不期连人带马，跌入涧内，后军急忙救起，头已跌破。孔明令人送回成都养病。

却说郭、孙二人走脱，回见司马懿曰："武都、阴平二郡已失。孔明伏于要路，前后攻杀，因此大败，弃马步行，方得逃回。"

懿曰："非汝等之罪，孔明智在吾先。可再引兵守把雍、郿(méi)二城，切勿出战。吾自有破敌之策。"

二人拜辞而去。懿又唤张郃、戴陵分付曰："今孔明得了武都、阴平，必然抚百姓以安民心，不在营中矣。汝二人各引一万精兵，今夜起身，抄在蜀兵营后，一齐奋勇杀将过来；吾却引军在前布阵，只待蜀兵势乱，吾大驱士马，攻杀进去：两军并力，可夺蜀寨也。若得此地山势，破敌何难？"

二人受计引兵而去。戴陵在左，张郃在右，各取小路进发，深入蜀兵之后。三更时分，来到大路，两军相遇，合兵一处，却从蜀兵背后杀来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行不到三十里，前军不行。张、戴二人自纵马视之，只见数百辆草车横截去路。

郃曰："此必有准备。可急取路而回。"

才传令退军，只见满山火光齐明，鼓角大震，伏兵四下皆出，把二人围住。

孔明在祁山上大叫曰："戴陵、张郃可听吾言：司马懿料吾往武都、阴平抚民，不在营中，故令汝二人来劫吾寨，却中吾之计也。汝二人乃无名下将，吾不杀害，下马早降！"

郃大怒，指孔明而骂曰："汝乃山野村夫，侵吾大国境界，如何敢发此言！吾若捉住汝时，碎尸万段！"

言讫，纵马挺枪，杀上山来。山上矢石如雨。郃不能上山，乃拍马舞枪，冲出重围，无人敢当。蜀兵困戴陵在垓[gāi]心。郃杀出旧路，不见戴陵，即奋勇翻身又杀入重围，救出戴陵而回。

孔明在山上，见郃在万军之中，往来冲突，英勇倍加，乃谓左右曰："尝闻张翼德大战张郃，人皆惊惧。吾今日见之，方知其勇也。若留下此人，必为蜀中之害。吾当除之。"遂收军还营。

却说司马懿引兵布成阵势，只待蜀兵乱动，一齐攻之。忽见张郃、戴陵狼狈而来，告曰："孔明先如此提防，因此大败而归。"

懿大惊曰："孔明真神人也！——不如且退。"即传令教大军尽回本寨，坚守不出。

且说孔明大胜，所得器械、马匹，不计其数，乃引大军回寨。每日令魏延挑战，魏兵不出。一连半月，不曾交兵。孔明正在帐中思虑，忽报天子遣侍中费祎[yī]赍[jī]诏至。孔明接入营中，焚香礼毕，开诏读曰：

> 街亭之役，咎由马谡[sù]；而君引愆[qiān，过失]，深自贬抑。重违君意，听顺所守。前年耀师，馘[guó，割敌左耳，喻指割首]斩王双；今岁爰[yuán，语气词]征，郭淮遁走；降集氐[dī]、羌[qiāng]，复兴二郡：威震凶暴，功勋显然。方今天下骚扰，元恶未枭[xiāo]，君受大任，干[关系到]国之重，而久自抑损，非所以光扬洪烈矣。今复君丞相，君其勿辞！

孔明听诏毕，谓费祎曰："吾国事未成，安可复丞相之职？"坚辞

不受。

祎曰:“丞相若不受职,拂了天子之意,又冷淡了将士之心。宜且权受。”

孔明方才拜受。祎辞去。

孔明见司马懿不出,思得一计,传令教各处皆拔寨而起。当有细作报知司马懿,说孔明退兵了。懿曰:“孔明必有大谋,不可轻动。”

张郃曰:“此必因粮尽而回,如何不追?”

懿曰:“吾料孔明上年大收,今又麦熟,粮草丰足;虽然转运艰难,亦可支吾半载,安肯便走?彼见吾连日不战,故作此计引诱。可令人远远哨[侦察]之。”

军士探知,回报说:“孔明离此三十里下寨。”

懿曰:“吾料孔明果不走。且坚守寨栅,不可轻进。”

住了旬日,绝无音信,并不见蜀将来战。懿再令人哨探,回报说:“蜀兵已起营去了。”

懿未信,乃更换衣服,杂在军中,亲自来看,果见蜀兵又退三十里下寨。懿回营谓张郃曰:“此乃孔明之计也,不可追赶。”

又住了旬日,再令人哨探。回报说:“蜀兵又退三十里下寨。”

郃曰:“孔明用缓兵之计,渐退汉中,都督何故怀疑,不早追之?郃愿往决一战!”

懿曰:“孔明诡计极多,倘有差失,丧我军之锐气。不可轻进。”

郃曰:“某去若败,甘当军令。”

懿曰:“既汝要去,可分兵两支:汝引一支先行,须要奋力死战;吾随后接应,以防伏兵。汝次日先进,到半途驻扎,后日交战,使兵力不乏。”

遂分兵已毕。次日,张郃、戴陵引副将数十员、精兵三万,奋勇先进,到半路下寨。司马懿留下许多军马守寨,只引五千精兵,随后进发。

原来孔明密令人哨探,见魏兵半路而歇。是夜,孔明唤众将商议曰:“今魏兵来追,必然死战,汝等须以一当十,吾以伏兵截其后:非智勇之将,不可当此任。”

言毕,以目视魏延。延低头不语。

王平出曰:“某愿当之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孔明曰:“若有失,如何?”

平曰:“愿当军令。”

孔明叹曰:“王平肯舍身亲冒矢石,真忠臣也!虽然如此,奈魏兵分两支前后而来,断吾伏兵在中;平纵然智勇,只可当一头,岂可分身两处?须再得一将同去为妙。怎奈军中再无舍死当先之人!”

言未毕,一将出曰:“某愿往!”

孔明视之,乃张翼也。

孔明曰:“张郃乃魏之名将,有万夫不当之勇,汝非敌手。”

翼曰:“若有失事,愿献首于帐下。”

孔明曰:“汝既敢去,可与王平各引一万精兵伏于山谷中;只待魏兵赶上,任他过尽,汝等却引伏兵从后掩杀。若司马懿随后赶来,却分兵两头:张翼引一军当住后队,王平引一军截其前队。两军须要死战。——吾自有别计相助。”

二人受计引兵而去。孔明又唤姜维、廖化分付曰:“与汝二人一个锦囊,引三千精兵,偃旗息鼓,伏于前山之上。如见魏兵围住王平、张翼,十分危急,不必去救,只开锦囊看视,自有解危之策。”

二人受计引兵而去。又令吴班、吴懿、马忠、张嶷[yí]四将,附耳分付曰:“如来日魏兵到,锐气正盛,不可便迎,且战且走。只看关兴引兵来掠阵之时,汝等便回军赶杀,吾自有兵接应。”

四将受计引兵而去。又唤关兴分付曰:“汝引五千精兵,伏于山谷;只看山上红旗飐[zhǎn]动,却引兵杀出。”

兴受计引兵而去。

却说张郃、戴陵领兵前来,骤如风雨。马忠、张嶷、吴懿、吴班四将接着,出马交锋。张郃大怒,驱兵追杀。蜀兵且战且走。魏兵追赶约有二十余里,时值六月天气,十分炎热,人马汗如泼水。走到五十里外,魏兵尽皆气喘。

孔明在山上把红旗一招,关兴引兵杀出。马忠等四将,一齐引兵掩杀回来。张郃、戴陵死战不退。忽然喊声大震,两路军杀出,乃王平、张翼也。各奋勇追杀,截其后路。

郃大叫众将曰:“汝等到此,不决一死战,更待何时!”

魏兵奋力冲突，不得脱身。忽然背后鼓角喧天，司马懿自领精兵杀到。懿指挥众将，把王平、张翼围在垓心。翼大呼曰："丞相真神人也！计已算定，必有良谋。吾等当决一死战！"即分兵两路：平引一军截住张郃、戴陵，翼引一军力当司马懿。两头死战，叫杀连天。

姜维、廖化在山上探望，见魏兵势大，蜀兵力危，渐渐抵挡不住。维谓化曰："如此危急，可开锦囊看计。"

二人拆开视之，内书云："若司马懿兵来围王平、张翼至急，汝二人可分兵两支，竟袭司马懿之营；懿必急退，汝可乘乱攻之。营虽不得，可获全胜。"

二人大喜，即分兵两路，径袭司马懿营中而去。

原来司马懿亦恐中孔明之计，沿途不住地令人传报。懿正催战间，忽流星马飞报，言蜀兵两路竟取大寨去了。懿大惊失色，乃谓众将曰："吾料孔明有计，汝等不信，勉强追来，却误了大事！"即提兵急回。军心惶惶乱走。

张翼随后掩杀，魏兵大败。张郃、戴陵见势孤，亦望山僻小路而走，蜀兵大胜。背后关兴引兵接应诸路。

司马懿大败一阵，奔入寨时，蜀兵已自回去。懿收聚败军，责骂诸将曰："汝等不知兵法，只凭血气之勇，强欲出战，致有此败。今后切不许妄动，再有不遵，决正军法！"

众皆羞惭而退。这一阵，魏军死者极多，遗弃马匹器械无数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孔明收得胜军马入寨，又欲起兵进取。忽报有人自成都来，说张苞身死。孔明闻知，放声大哭，口中吐血，昏绝于地。众人救醒。孔明自此得病卧床不起。诸将无不感激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悍勇张苞欲建功，可怜天不助英雄！
武侯泪向西风洒，为念无人佐鞠躬。

旬日之后，孔明唤董厥、樊[fán]建等入帐分付曰："吾自觉昏沉，不能理事；不如且回汉中养病，再作良图。汝等切勿走泄：司马懿若知，必来攻击。"遂传号令，教当夜暗暗拔寨，皆回汉中。

孔明去了五日，懿方得知，乃长叹曰："孔明真有神出鬼没之计，吾不能及也！"

于是司马懿留诸将在寨中，分兵守把各处隘口；懿自班师回。

却说孔明将大军屯于汉中，自回成都养病；文武官僚出城迎接，送入丞相府中，后主御驾自来问病，命御医调治，日渐痊可。

建兴八年秋七月，魏都督曹真病可，乃上表说："蜀兵数次侵界，屡犯中原，若不剿[jiǎo]除，必为后患。今时值秋凉，人马安闲，正当征伐。臣愿与司马懿同领大军，径入汉中，殄[tiǎn]灭奸党，以清边境。"

魏主大喜，问侍中刘晔[yè]曰："子丹劝朕伐蜀，若何？"

晔奏曰："大将军之言是也。今若不剿除，后必为大患。陛下便可行之。"

睿[ruì]点头。

晔出内回家，有众大臣相探，问曰："闻天子与公计议兴兵伐蜀，此事如何？"

晔应曰："无此事也。蜀有山川之险，非可易图；空费军马之劳，于国无益。"

众官皆默然而出。杨暨[jì]入内奏曰："昨闻刘晔劝陛下伐蜀；今日与众臣议，又言不可伐：是欺陛下也。陛下何不召而问之？"

睿即召刘晔入内问曰："卿劝朕伐蜀；今又言不可，何也？"

晔曰："臣细详之，蜀不可伐。"

睿大笑。少时，杨暨出内。晔奏曰："臣昨日劝陛下伐蜀，乃国之大事，岂可妄泄于人？夫兵者，诡道也：事未发，切宜秘之。"

睿大悟曰："卿言是也。"自此愈加敬重。

旬日内，司马懿入朝，魏主将曹真表奏之事，逐一言之。

懿奏曰："臣料东吴未敢动兵，今日正可乘此去伐蜀。"

睿即拜曹真为大司马、征西大都督，司马懿为大将军、征西副都督，刘晔为军师。三人拜辞魏主，引四十万大兵，前行至长安，径奔剑阁，来取汉中。其余郭淮、孙礼等，各取路而行。

汉中人报入成都。此时孔明病好多时，每日操练人马，习学八阵之法，尽皆精熟，欲取中原；听得这个消息，遂唤张嶷、王平分付曰："汝二人先引一千兵去守陈仓古道，以当魏兵；吾却提大兵便来接应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二人告曰："人报魏军四十万，诈称八十万，声势甚大，如何只与一千兵去守隘口？倘魏兵大至，何以拒之？"

孔明曰："吾欲多与，恐士卒辛苦耳。"

嶷与平面面相觑[qù]，皆不敢去。

孔明曰："若有疏失，非汝等之罪。不必多言，可疾去。"

二人又哀告曰："丞相欲杀某二人，就此请杀，只不敢去。"

孔明笑曰："何其愚也！吾令汝等去，自有主见：吾昨夜仰观天文，见毕星躔[chán，天体运行]于太阴之分，此月内必有大雨淋漓；魏兵虽有四十万，安敢深入山险之地？因此不用多军，决不受害。吾将大军皆在汉中安居一月，待魏兵退，那时以大兵掩之：以逸待劳，吾十万之众可胜魏兵四十万也。"

二人听毕，方大喜，拜辞而去。孔明遂统大军出汉中，传令教各处隘口，预备干柴草料细粮，俱够一月人马支用，以防秋雨；将大军宽限一月，先给衣食，伺候出征。

却说曹真、司马懿同领大军，径到陈仓城内，不见一间房屋；寻土人问之，皆言孔明回时放火烧毁。曹真便要从陈仓道进发。懿曰："不可轻进。我夜观天文，见毕星躔于太阴之分，此月内必有大雨；若深入重地，常胜则可，倘有疏虞，人马受苦，要退则难。且宜在城中搭起窝铺驻扎，以防阴雨。"

真从其言。未及半月，天雨大降，淋漓不止。陈仓城外，平地水深三尺，军器尽湿，人不得睡，昼夜不安。大雨连降三十日，马无草料，死者无数，军士怨声不绝。传入洛阳，魏主设坛，求晴不得。黄门侍郎王肃上疏曰：

> 前志有之："千里馈粮，士有饥色；樵苏[打草]后爨[cuàn，烧火做饭]，师不宿饱。"此谓平途之行军者也。又况于深入险阻，凿路而前，则其为劳，必相百[相比难于百倍]也。今又加之以霖雨，山坂峻滑，众逼而不展，粮远而难继：实行军之大忌也。闻曹真发已逾月，而行方半谷，治道功大，战士悉作：是彼偏得以逸待劳，乃兵家之所惮也。言之前代，则武王伐纣[zhòu]，出关而复还；论之近事，则武、文征权，临江而不济：岂非顺天知时，通于权变者哉？愿陛下念水雨艰剧之故，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休息士卒；后日有衅[xìn]，乘时用之。所谓“悦以犯难[遭难时使其愉悦]，民忘其死”者也。

魏主览表，正在犹豫，杨阜[fù]、华歆[xīn]亦上疏谏。魏主即下诏，遣使诏曹真、司马懿还朝。

却说曹真与司马懿商议曰：“今连阴三十日，军无战心，各有思归之意，如何禁止？”

懿曰：“不如且回。”

真曰：“倘孔明追来，怎生退之？”

懿曰：“先伏两军断后，方可回兵。”

正议间，忽使命来召。二人遂将大军前队作后队，后队作前队，徐徐而退。

却说孔明计算一月秋雨将尽，天尚未晴，自提一军屯于城固，又传令教大军会于赤坡驻扎。孔明升帐唤众将言曰：“吾料魏兵必走，魏主必下诏来取曹真、司马懿兵回。吾若追之，必有准备；不如任他且去，再作良图。”

忽王平令人报来，说魏兵已回。孔明分付来人，传与王平：“不可追袭。吾自有破魏兵之策。”

正是：魏兵纵使能埋伏，汉相原来不肯追。未知孔明怎生破魏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祁 [qí]	懿 [yì]	郃 [hé]	鄘 [méi]	垓 [gāi]	祎 [yī]
赍 [jī]	谡 [sù]	愆 [qiān]	馘 [guó]	爰 [yuán]	氐 [dī]
羌 [qiāng]	枭 [xiāo]	嶷 [yí]	陟 [zhǎn]	樊 [fán]	剿 [jiǎo]
殄 [tiǎn]	晔 [yè]	睿 [ruì]	暨 [jì]	觑 [qù]	躔 [chán]
爨 [cuàn]	纣 [zhòu]	衅 [xìn]	阜 [fù]	歆 [xīn]	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司马懿派郭淮、孙礼速战，诸葛亮早有防备。当晚司马懿派人劫蜀军大寨，不想又中诸葛亮之计。张苞身死，诸葛亮回成都养病，司马懿班师。建兴八年秋七月，曹睿拜曹真为大司马、征西大都督，司马懿为大将军、征西副都督，刘晔为军师，引四十万大军攻取汉中。大雨连降三十日，马无草料，死者无数，军士怨声不绝，司马懿无奈退兵。

第一百回

汉兵劫寨破曹真 武侯斗阵辱仲达

却说众将闻孔明不追魏兵，俱入帐告曰："魏兵苦雨，不能屯扎，因此回去，正好乘势追之。丞相如何不追？"

孔明曰："司马懿[yì]善能用兵，今军退必有埋伏。吾若追之，正中其计。不如纵他远去，吾却分兵径出斜谷而取祁[qí]山，使魏人不提防也。"

众将曰："取长安之地，别有路途；丞相只取祁山，何也？"

孔明曰："祁山乃长安之首也：陇西诸郡，倘有兵来，必经由此地；更兼前临渭滨，后靠斜谷，左出右入，可以伏兵，乃用武之地。吾故欲先取此，得地利也。"

众将皆拜服。孔明令魏延、张嶷[yí]、杜琼、陈式出箕[jī]谷，马岱、王平、张翼、马忠出斜谷：俱会于祁山。调拨已定，孔明自提大军，令关兴、廖化为先锋，随后进发。

却说曹真、司马懿二人，在后监督人马，令一军入陈仓古道探视，回报说蜀兵不来。又行旬日，后面埋伏众将皆回，说蜀兵全无音耗。

真曰："连绵秋雨，栈[zhàn]道断绝，蜀人岂知吾等退军耶？"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懿曰："蜀兵随后出矣。"

真曰："何以知之？"

懿曰："连日晴明，蜀兵不赶，料吾有伏兵也，故纵我兵远去；待我兵过尽，他却夺祁山矣。"

曹真不信。

懿曰："子丹如何不信？吾料孔明必从两谷而来。吾与子丹各守一谷口，十日为期。若无蜀兵来，我面涂红粉，身穿女衣，来营中伏罪。"

真曰："若有蜀兵来，我愿将天子所赐玉带一条、御马一匹与你。"

即分兵两路：真引兵屯于祁山之西，斜谷口；懿引军屯于祁山之东，箕谷口。各下寨已毕。

懿先引一支兵伏于山谷中；其余军马，各于要路安营。懿更换衣装，杂在众军之内，遍观各营。忽到一营，有一偏将仰天而怨曰："大雨淋了许多时，不肯回去；今又在这里顿住，强要赌赛，却不苦了官军！"

懿闻言，归寨升帐，聚众将皆到帐下，挨出那将来。

懿叱之曰："朝廷养军千日，用在一时。汝安敢出怨言，以慢军心！"

其人不招。懿叫出同伴之人对证，那将不能抵赖。

懿曰："吾非赌赛；欲胜蜀兵，令汝各人有功回朝。汝乃妄出怨言，自取罪戾[lì,罪过]！"喝令武士推出斩之。

须臾，献首帐下。众将悚[sǒng]然。

懿曰："汝等诸将皆要尽心以防蜀兵。听吾中军炮响，四面皆进。"

众将受令而退。

却说魏延、张嶷、陈式、杜琼四将，引二万兵，取箕谷而进。正行之间，忽报参谋邓芝到来。四将问其故，芝曰："丞相有令：如出箕谷，提防魏兵埋伏，不可轻进。"

陈式曰："丞相用兵何多疑耶？吾料魏兵连遭大雨，衣甲皆毁，必然急归；安得又有埋伏？今吾兵倍道而进，可获大胜，如何又教休进？"

芝曰："丞相计无不中，谋无不成，汝安敢违令？"

式笑曰："丞相若果多谋，不致街亭之失！"

魏延想起孔明向日不听其计，亦笑曰："丞相若听吾言，径出子午谷，此时休说长安，连洛阳皆得矣！今执定要出祁山，有何益耶？既令进

兵，今又教休进，何其号令不明！”

式曰：“吾自有五千兵，径出箕谷，先到祁山下寨，看丞相羞也不羞！”

芝再三阻挡，式只不听，径自引五千兵出箕谷去了。邓芝只得飞报孔明。

却说陈式引兵行不数里，忽听得一声炮响，四面伏兵皆出。式急退时，魏兵塞满谷口，围得铁桶相似。式左冲右突，不能得脱。忽闻喊声大震，一彪军杀入，乃是魏延。救了陈式，回到谷中，五千兵只剩得四五百带伤人马。背后魏兵赶来，却得杜琼、张嶷引兵接应，魏兵方退。陈、魏二人方信孔明先见如神，懊悔不及。

且说邓芝回见孔明，言魏延、陈式如此无礼。

孔明笑曰：“魏延素有反相，吾知彼常有不平之意；因怜其勇而用之。——久后必生患害。”

正言间，忽流星马报到，说陈式折了四千余人，只有四五百带伤人马，屯在谷中。孔明令邓芝再来箕谷抚慰陈式，防其生变；一面唤马岱、王平分付曰：“斜谷若有魏兵守把，汝二人引本部军越山岭，夜行昼伏，速出祁山之左，举火为号。”

又唤马忠、张翼分付曰：“汝等亦从山僻小路，昼伏夜行，径出祁山之右，举火为号，与马岱、王平会合，共劫曹真营寨。吾自从谷中三面攻之，魏兵可破也。”

四人领命分头引兵去了。孔明又唤关兴、廖化分付曰：如此如此。二人受了密计，引兵而去。孔明自领精兵倍道而行。正行间，又唤吴班、吴懿授与密计，亦引兵先行。

却说曹真心中不信蜀兵来，以此怠慢，纵令军士歇息；只等十日无事，要羞司马懿。不觉守了七日，忽有人报谷中有些小蜀兵出来。真令副将秦良引五千兵哨探，不许纵令蜀兵近界。秦良领命，引兵刚到谷口，哨见蜀兵退去。良急引兵赶来，行到五六十里，不见蜀兵，心下疑惑，教军士下马歇息。忽哨马报说：“前面有蜀兵埋伏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良上马看时，只见山中尘土大起，急令军士提防。不一时，四壁厢喊声大震：前面吴班、吴懿引兵杀出，背后关兴、廖化引兵杀来。左右是山，皆无走路。山上蜀兵大叫："下马投降者免死！"

魏兵大半多降。秦良死战，被廖化一刀斩于马下。孔明把降兵拘于后军，却将魏兵衣甲与蜀兵五千人穿了，扮作魏兵，令关兴、廖化、吴班、吴懿四将引着，径奔曹真寨来；先令报马入寨说："只有些小蜀兵，尽赶去了。"

真大喜。忽报司马都督差心腹人至。真唤入问之。其人告曰："今都督用埋伏计，杀蜀兵四千余人。司马都督致意将军，教休将赌赛为念，务要用心提备。"

真曰："吾这里并无一个蜀兵。"

遂打发来人回去。忽又报秦良引兵回来了。真自出帐迎之。比及到寨，人报前后两把火起。真急回寨后看时，关兴、廖化、吴班、吴懿四将，指挥蜀军，就营前杀将进来；马岱、王平从后面杀来；马忠、张翼亦引兵杀到。魏军措手不及，各自逃生。众将保曹真望东而走，背后蜀兵赶来。

曹真正奔走，忽然喊声大震，一彪军杀到。真胆战心惊，视之，乃司马懿也。懿大战一场，蜀兵方退。真得脱，羞惭无地。

懿曰："诸葛亮夺了祁山地势，吾等不可久居此处；宜去渭滨安营，再作良图。"

真曰："仲达何以知吾遭此大败也？"

懿曰："见来人报称子丹说并无一个蜀兵，吾料孔明暗来劫寨，因此知之，故相接应。今果中计。切莫言赌赛之事，只同心报国。"

曹真甚是惶恐，气成疾病，卧床不起。兵屯渭滨，懿恐军心有乱，不敢教真引兵。

却说孔明大驱士马，复出祁山。劳军已毕，魏延、陈式、杜琼、张嶷入帐拜伏请罪。

孔明曰："是谁失陷了军来？"

延曰："陈式不听号令，潜入谷口，以此大败。"

式曰："此事魏延教我行来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孔明曰:“他倒救你,你反攀他!将令已违,不必巧说!”

即叱武士推出陈式斩之。须臾,悬首于帐前,以示诸将。——此时孔明不杀魏延,欲留之以为后用也。

孔明既斩了陈式,正议进兵,忽有细作报说曹真卧病不起,现在营中治疗。

孔明大喜,谓诸将曰:“若曹真病轻,必便回长安。今魏兵不退,必为病重,故留于军中,以安众人之心。吾写下一书,教秦良的降兵持与曹真,真若见之,必然死矣!”遂唤降兵至帐下,问曰:“汝等皆是魏军,父母妻子多在中原,不宜久居蜀中。今放汝等回家,若何?”

众军泣泪拜谢。

孔明曰:“曹子丹与吾有约;吾有一书,汝等带回,送与子丹,必有重赏。”

魏军领了书,奔回本寨,将孔明书呈与曹真。真扶病而起,拆封视之。其书曰:

汉丞相、武乡侯诸葛亮,致书于大司马曹子丹之前:窃谓夫为将者,能去能就,能柔能刚;能进能退,能弱能强。不动如山岳,难测如阴阳;无穷如天地,充实如太仓;浩渺如四海,眩曜[yào,光彩夺目]如三光。预知天文之旱涝,先识地理之平康;察阵势之期会[限度机会],揣敌人之短长。嵯[jiē]尔无学后辈,上逆穹苍;助篡国之反贼,称帝号于洛阳;走残兵于斜谷,遭霖雨于陈仓;水陆困乏,人马猖狂;抛盈郊之戈甲,弃满地之刀枪;都督心崩而胆裂,将军鼠窜而狼忙!无面见关中之父老,何颜入相府之厅堂!史官秉笔而记录,百姓众口而传扬:仲达闻阵而惕惕[戒惧],子丹望风而遑遑[huáng,惊慌]!吾军兵强而马壮,大将虎奋以龙骧[xiāng,腾];扫秦川为平壤,荡魏国作丘荒!

曹真看毕,恨气填胸;至夜,死于军中。司马懿用兵车装载,差人送赴洛阳安葬。

魏主闻知曹真已死,即下诏催司马懿出战。懿提大军来与孔明交锋,隔日先下战书。

孔明谓诸将曰:“曹真必死矣。”遂批回“来日交锋”,使者去了。

孔明当夜教姜维受了密计:如此而行。又唤关兴分付:如此如此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次日，孔明尽起祁山之兵前到渭滨：一边是河，一边是山，中央平川旷野，好片战场！两军相迎，以弓箭射住阵角。三通鼓罢，魏阵中门旗开处，司马懿出马，众将随后而出。只见孔明端坐于四轮车上，手摇羽扇。

懿曰："吾主上法[效法]尧禅舜，相传二帝，坐镇中原，容汝蜀、吴二国者，乃吾主宽慈仁厚，恐伤百姓也。汝乃南阳一耕夫，不识天数，强要相侵，理宜殄[tiǎn]灭！如省心改过，宜即早回，各守疆界，以成鼎足之势，免致生灵涂炭，汝等皆得全生！"

孔明笑曰："吾受先帝托孤之重，安肯不倾心竭力以讨贼乎！汝曹氏不久为汉所灭。汝祖父皆为汉臣，世食汉禄，不思报效，反助篡逆，岂不自耻？"

懿羞惭满面曰："吾与汝决一雌雄！汝若能胜，吾誓不为大将！汝若败时，早归故里，吾并不加害。"

孔明曰："汝欲斗将？斗兵？斗阵法？"

懿曰："先斗阵法。"

孔明曰："先布阵我看。"

懿入中军帐下，手执黄旗招飐[zhǎn]，左右军动，排成一阵。复上马出阵，问曰："汝识吾阵否？"

孔明笑曰："吾军中末将，亦能布之。——此乃'混元一气阵'也。"

懿曰："汝布阵我看。"

孔明入阵，把羽扇一摇，复出阵前，问曰："汝识我阵否？"

懿曰："量此'八卦阵'，如何不识！"

孔明曰："识便识了，敢打我阵否？"

懿曰："既识之，如何不敢打！"

孔明曰："汝只管打来。"

司马懿回到本阵中，唤戴陵、张虎、乐綝[chēn]三将，分付曰："今孔明所布之阵，按休、生、伤、杜、景、死、惊、开八门。汝三人可从正东'生门'打入，往西南'休门'杀出，复从正北'开门'杀入：此阵可破。汝等小心在意！"

于是戴陵在中，张虎在前，乐綝在后，各引三十骑，从生门打入。两军呐喊相助。三人杀入蜀阵，只见阵如连城，冲突不出。三人慌引骑转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过阵脚，往西南冲去，却被蜀兵射住，冲突不出。阵中重重叠叠，都有门户，哪里分东西南北？三将不能相顾，只管乱撞，但见愁云漠漠，惨雾蒙蒙。喊声起处，魏军一个个皆被缚了，送到中军。

孔明坐于帐中，左右将张虎、戴陵、乐綝并九十个军，皆缚在帐下。

孔明笑曰："吾纵然捉得汝等，何足为奇！吾放汝等回见司马懿，教他再读兵书，重观战策，那时来决雌雄，未为迟也。汝等性命既饶，当留下军器战马。"

遂将众人衣服脱了，以墨涂面，步行出阵。

司马懿见之大怒，回顾诸将曰："如此挫败锐气，有何面目回见中原大臣耶！"即指挥三军，奋死掠阵。懿自拔剑在手，引百余骁[xiāo]将，催督冲杀。

两军恰才相会，忽然阵后鼓角齐鸣，喊声大震，一彪军从西南上杀来，乃关兴也。懿分后军当之，复催军向前厮杀。忽然魏兵大乱：原来姜维引一彪军悄地杀来，蜀兵三路夹攻。懿大惊，急忙退军。蜀兵周围杀到，懿引三军望南死命冲出。

魏兵十伤六七。司马懿退在渭滨南岸下寨，坚守不出。

孔明收得胜之兵，回到祁山时，永安城李严遣都尉苟安解送粮米，至军中交割。苟安好酒，于路怠慢，违限十日。孔明大怒曰："吾军中专以粮为大事，误了三日，便该处斩！汝今误了十日，有何理说？"喝令推出斩之。

长史杨仪曰："苟安乃李严用人，又兼钱粮多出于西川，若杀此人，后无人敢送粮也。"

孔明乃叱武士去其缚，杖八十放之。

苟安被责，心中怀恨，连夜引亲随五六骑，径奔魏寨投降。懿唤入，苟安拜告前事。懿曰："虽然如此，孔明多谋，汝言难信。汝能为我干一件大功，吾那时奏准天子，保汝为上将。"

安曰："但有甚事，即当效力。"

懿曰："汝可回成都布散流言，说孔明有怨上之意，早晚欲称为帝，使汝主召回孔明：即是汝之功矣。"

苟安允诺，径回成都，见了宦官，布散流言，说孔明自倚大功，早晚必将篡国。宦官闻知大惊，即入内奏帝，细言前事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后主惊讶曰："似此如之奈何？"

宦官曰："可诏还成都，削其兵权，免生叛逆。"

后主下诏，宣孔明班师回朝。

蒋琬[wǎn]出班奏曰："丞相自出师以来，累建大功，何故宣回？"

后主曰："朕有机密事，必须与丞相面议。"

即遣使赍[jī]诏星夜宣孔明回。使命径到祁山大寨，孔明接入，受诏已毕，仰天叹曰："主上年幼，必有佞臣在侧！吾正欲建功，何故取回？我如不回，是欺主矣。若奉命而退，日后再难得此机会也。"

姜维问曰："若大军退，司马懿乘势掩杀，当复如何？"

孔明曰："吾今退军，可分五路而退。今日先退此营，假如营内一千兵，却掘二千灶，明日掘三千灶，后日掘四千灶：每日退军，添灶而行。"

杨仪曰："昔孙膑擒庞涓，用添兵减灶之法而取胜；今丞相退兵，何故增灶？"

孔明曰："司马懿善能用兵，知吾兵退，必然追赶；心中疑吾有伏兵，定于旧营内数灶；见每日增灶，兵又不知退与不退，则疑而不敢追。吾徐徐而退，自无损兵之患。"遂传令退军。

却说司马懿料苟安行计停当，只待蜀兵退时，一齐掩杀。正踌躇[chóu chú]间，忽报蜀寨空虚，人马皆去。懿因孔明多谋，不敢轻追，自引百余骑前来蜀营内踏看，教军士数灶，仍回本寨；次日，又教军士赶到那个营内，查点灶数。回报说："这营内之灶，比前又增一分。"

司马懿谓诸将曰："吾料孔明多谋，今果添兵增灶，吾若追之，必中其计；不如且退，再作良图。"于是回军不追。

孔明不折一人，望成都而去。次后，川口土人来报司马懿，说孔明退兵之时，未见添兵，只见增灶。懿仰天长叹曰："孔明效虞诩[xǔ]之法，瞒过吾也！其谋略吾不如之！"遂引大军还洛阳。

正是：棋逢敌手难相胜，将遇良才不敢骄。未知孔明退回成都，竟是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懿 [yì]　祁 [qí]　嶷 [yí]　箕 [jī]　栈 [zhàn]　戾 [lì]
悚 [sǒng]　曜 [yào]　嗟 [jiē]　遑 [huáng]　骧 [xiāng]　殄 [tiǎn]
陟 [zhǎn]　绨 [chēn]　骁 [xiāo]　琬 [wǎn]　赍 [jī]
踌躇 [chóu chú]　诩 [xǔ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诸葛亮四出祁山。魏延、陈式不听诸葛亮“防魏伏兵，不可轻进”的命令，领兵出箕谷，被魏军杀败。蜀兵偷劫曹真大寨，司马懿救出曹真。诸葛亮斩陈式留魏延，又写书信送曹真。曹真见诸葛亮之书信，病重而亡。诸葛亮与司马懿斗阵，大败魏军。刘禅中司马懿反间计，召诸葛亮回成都。诸葛亮增灶而退，魏军疑惑，不敢追击。

第一百一回

出陇上诸葛装神 奔剑阁张郃中计

却说孔明用减兵添灶之法，退兵到汉中；司马懿恐有埋伏，不敢追赶，亦收兵回长安去了，因此蜀兵不曾折了一人。

孔明大赏三军已毕，回到成都，入见后主，奏曰：“老臣出了祁[qí]山，欲取长安，忽承陛下降诏召回，不知有何大事？”

后主无言可对；良久，乃曰：“朕久不见丞相之面，心甚思慕，故特诏回，一无他事。”

孔明曰：“此非陛下本心，必有奸臣谗谮[zèn]，言臣有异志也。”

后主闻言，默然无语。

孔明曰：“老臣受先帝厚恩，誓以死报。今若内有奸邪，臣安能讨贼乎？”

后主曰：“朕因过听[偏听]宦官之言，一时召回丞相。今日茅塞方开，悔之不及矣！”

孔明遂唤众宦官究问，方知是苟安流言；急令人捕之，已投魏国去了。

孔明将妄奏的宦官诛戮，余皆废出宫外；又深责蒋琬[wǎn]、费祎[yī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等不能觉察奸邪，规谏天子。二人唯唯服罪。

孔明拜辞后主，复到汉中，一面发檄[xí]令李严应付粮草，仍运赴军前；一面再议出师。

杨仪曰："前数兴兵，军力罢[pí]敝，粮又不继；今不如分兵两班，以三个月为期：且如二十万之兵，只领十万出祁山，住了三个月，却教这十万替回，循环相转。若此则兵力不乏，然后徐徐而进，中原可图矣。"

孔明曰："此言正合我意。吾伐中原，非一朝一夕之事，正当为此长久之计。"遂下令，分兵两班，限一百日为期，循环相转，违限者按军法处治。

建兴九年春二月，孔明复出师伐魏。

时魏太和五年也。魏主曹睿[ruì]知孔明又伐中原，急召司马懿[yì]商议。

懿曰："今子丹已亡，臣愿竭一人之力，剿[jiǎo]除寇贼，以报陛下。"

睿大喜，设宴待之。

次日，人报蜀兵寇急。睿即命司马懿出师御敌，亲排銮驾送出城外。懿辞了魏主，径到长安，大会诸路人马，计议破蜀兵之策。

张郃[hé]曰："吾愿引一军去守雍、郿[méi]，以拒蜀兵。"

懿曰："吾前军不能独当孔明之众，而又分兵为前后，非胜算也。不如留兵守上邽[guī]，余众悉往祁山。公肯为先锋否？"

郃大喜曰："吾素怀忠义，欲尽心报国，惜未遇知己；今都督肯委重任，虽万死不辞！"

于是司马懿令张郃为先锋，总督大军。又令郭淮守陇西诸郡，其余众将各分道而进。

前军哨马报说："孔明率大军望祁山进发，前部先锋王平、张嶷[yí]，径出陈仓，过剑阁，由散关望斜谷而来。"

司马懿谓张郃曰："今孔明长驱大进，必将割陇西小麦，以资军粮。汝可结营守祁山，吾与郭淮巡略天水诸郡，以防蜀兵割麦。"

郃领诺，遂引四万兵守祁山。懿引大军望陇西而去。

却说孔明兵至祁山，安营已毕，见渭滨有魏军提备，乃谓诸将曰：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“此必是司马懿也。即今营中乏粮，屡遣人催并李严运米应付，却只是不到。吾料陇上麦熟，可密引兵割之。”

于是留王平、张嶷、吴班、吴懿四将守祁山营，孔明自引姜维、魏延等诸将，前到卤城。

卤城太守素知孔明，慌忙开城出降。孔明抚慰毕，问曰：“此时何处麦熟？”

太守告曰：“陇上麦已熟。”

孔明乃留张翼、马忠守卤城，自引诸将并三军望陇上而来。

前军回报说：“司马懿引兵在此。”

孔明惊曰：“此人预知吾来割麦也！”

即沐浴更衣，推过一般三辆四轮车来，车上皆要一样装饰。——此车乃孔明在蜀中预先造下的。当下令姜维引一千军护车，五百军擂鼓，伏在上邽之后；马岱在左，魏延在右，亦各引一千军护车，五百军擂鼓。每一辆车，用二十四人，皂衣跣[xiǎn]足，披发仗剑，手执七星皂幡，在左右推车。三人各受计，引兵推车而去。

孔明又令三万军皆执镰刀、驮绳，伺候割麦。却选二十四个精壮之士，各穿皂衣，披发跣足，仗剑簇拥四轮车，为推车使者。令关兴结束[装束]做天蓬[神话中的天神]模样，手执七星皂幡，步行于车前。孔明端坐于上，望魏营而来。

哨探军见之大惊，不知是人是鬼，火速报知司马懿。懿自出营视之，只见孔明簪冠鹤氅[chǎng]，手摇羽扇，端坐于四轮车上；左右二十四人，披发仗剑；前面一人，手执皂幡，隐隐似天神一般。

懿曰：“这个又是孔明作怪也！”遂拨二千人马分付曰：“汝等疾去，连车带人，尽情都捉来！”

魏兵领命，一齐追赶。孔明见魏兵赶来，便教回车，遥望蜀营缓缓而行。魏兵皆骤马追赶，但见阴风习习，冷雾漫漫。尽力赶了一程，追之不上。各人大惊，都勒住马言曰：“奇怪！我等急急赶了三十里，只见在前，追之不上。如之奈何？”

孔明见兵不来，又令推车过来，朝着魏兵歇下。魏兵犹豫良久，又放马赶来。孔明复回车慢慢而行。魏兵又赶了二十里，只见在前，不曾赶上，尽皆痴呆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孔明教回过车，朝着魏军，推车倒行。魏兵又欲追赶。后面司马懿自引一军到，传令曰："孔明善会八门遁甲，能驱六丁六甲之神。此乃六甲天书内'缩地'之法也。众军不可追之。"

众军方勒马回时，左势下战鼓大震，一彪军杀来。懿急令兵拒之，只见蜀兵队里二十四人，披发仗剑，皂衣跣足，拥出一辆四轮车；车上端坐孔明，簪冠鹤氅，手摇羽扇。懿大惊曰："方才那个车上坐着孔明，赶了五十里，追之不上；如何这里又有孔明？怪哉！怪哉！"

言未毕，右势下战鼓又鸣，一彪军杀来，四轮车上亦坐着一个孔明，左右亦有二十四人，皂衣跣足，披发仗剑，拥车而来。

懿心中大疑，回顾诸将曰："此必神兵也！"

众军心下大乱，不敢交战，各自奔走。

正行之际，忽然鼓声大震，又一彪军杀来：当先一辆四轮车，孔明端坐于上，左右前后推车使者，同前一般。魏兵无不骇然。

司马懿不知是人是鬼，又不知多少蜀兵，十分惊惧，急急引兵奔入上邽，闭门不出。

此时孔明早令三万精兵将陇上小麦割尽，运赴卤城打晒去了。

司马懿在上邽城中，三日不敢出城。后见蜀兵退去，方敢令军出哨；于路捉得一蜀兵，来见司马懿。懿问之，其人告曰："某乃割麦之人，因走失马匹，被捉前来。"

懿曰："前者是何神兵？"

答曰："三路伏兵，皆不是孔明，乃姜维、马岱、魏延也。——每一路只有一千军护车，五百军擂鼓。——只是先来诱阵的车上乃孔明也。"

懿仰天长叹曰："孔明有神出鬼没之机！"

忽报副都督郭淮入见。懿接入，礼毕，淮曰："吾闻蜀兵不多，现在卤城打麦，可以击之。"

懿细言前事。淮笑曰："只瞒过一时；今已识破，何足道哉！吾引一军攻其后，公引一军攻其前，卤城可破，孔明可擒矣。"

懿从之，遂分兵两路而来。

却说孔明引军在卤城打晒小麦，忽唤诸将听令曰："今夜敌人必来攻城。吾料卤城东西麦田之内，足可伏兵；谁敢为我一往？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姜维、魏延、马忠、马岱四将出曰："某等愿往。"

孔明大喜，乃命姜维、魏延各引二千兵，伏在东南、西北两处；马岱、马忠各引二千兵，伏在西南、东北两处："只听炮响，四角一齐杀来。"

四将受计，引兵去了。孔明自引百余人，各带火炮出城，伏在麦田之内等候。

却说司马懿引兵径到卤城下，日已昏黑，乃谓诸将曰："若白日进兵，城中必有准备；今可乘夜晚攻之。此处城低壕浅，可便打破。"遂屯兵城外。

一更时分，郭淮亦引兵到。两下合兵，一声鼓响，把卤城围得铁桶相似。城上万弩齐发，矢石如雨，魏兵不敢前进。

忽然魏军中信炮连声，三军大惊，又不知何处兵来。淮令人去麦田搜时，四角上火光冲天，喊声大震，四路蜀兵，一齐杀至；卤城四门大开，城内兵杀出：里应外合，大杀了一阵，魏兵死者无数。

司马懿引败兵奋死突出重围，占住了山头；郭淮亦引败兵奔到山后扎住。

孔明入城，令四将于四角下安营。

郭淮告司马懿曰："今与蜀兵相持许久，无策可退；目下又被杀了一阵，折伤三千余人；若不早图，日后难退矣。"

懿曰："当复如何？"

淮曰："可发檄文调雍、凉人马并力剿杀。吾愿引军袭剑阁，截其归路，使彼粮草不通，三军慌乱：那时乘势击之，敌可灭矣。"

懿从之，即发檄文星夜往雍、凉调拨人马。不一日，大将孙礼引雍、凉诸郡人马到。懿即令孙礼约会郭淮去袭剑阁。

却说孔明在卤城相拒日久，不见魏兵出战，乃唤姜维、马岱入城听令曰："今魏兵守住山险，不与我战：一者料吾麦尽无粮；二者令兵去袭剑阁，断吾粮道也。汝二人各引一万军先去守住险要，魏兵见有准备，自然退去。"

二人引兵去了。长史杨仪入帐告曰："向者丞相令大兵一百日一换，今已限足，汉中兵已出川口，前路公文已到，只待会兵交换：现存八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万军，内四万该与换班。”

孔明曰：“既有令，便教速行。”

众军闻知，各各收拾起程。忽报孙礼引雍、凉人马二十万来助战，去袭剑阁，司马懿自引兵来攻卤城了。蜀兵无不惊骇。杨仪入告孔明曰：“魏兵来得甚急，丞相可将换班军且留下退敌，待新来兵到，然后换之。”

孔明曰：“不可。吾用兵命将，以信为本；既有令在先，岂可失信？且蜀兵应去者，皆准备归计，其父母妻子倚扉[门扇]而望；吾今便有大难，决不留他。”

即传令教应去之兵，当日便行。众军闻之，皆大呼曰：“丞相如此施恩于众，我等愿且不回，各舍一命，大杀魏兵，以报丞相！”

孔明曰：“尔等该还家，岂可复留于此？”

众军皆要出战，不愿回家。孔明曰：“汝等既要与我出战，可出城安营，待魏兵到，莫待他息喘，便急攻之：此以逸待劳之法也。”

众兵领命，各执兵器，欢喜出城，列阵而待。

却说西凉人马倍道而来，走得人马困乏；方欲下营歇息，被蜀兵一拥而进，人人奋勇，将锐兵骁[xiāo]，雍、凉兵抵敌不住，望后便退。蜀兵奋力追杀，杀得那雍、凉兵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渠。孔明出城，收聚得胜之兵，入城赏劳。忽报永安李严有书告急。孔明大惊，拆封视之。书云：

近闻东吴令人入洛阳，与魏连和；魏令吴取蜀，幸吴尚未起兵。今严探知消息，伏望丞相，早作良图。

孔明览毕，甚是惊疑，乃聚诸将曰：“若东吴兴兵寇蜀，吾须索[必须]速回也。”即传令，教祁山大寨人马，且退回西川：“司马懿知吾屯军在此，必不敢追赶。”

于是王平、张嶷、吴班、吴懿，分兵两路，徐徐退入西川去了。

张郃见蜀兵退去，恐有计策，不敢来追，乃引兵往见司马懿曰：“今蜀兵退去，不知何意？”

懿曰：“孔明诡计极多，不可轻动。不如坚守，待他粮尽，自然退去。”

大将魏平出曰：“蜀兵拔祁山之营而退，正可乘势追之，都督按兵不动，畏蜀如虎，奈天下笑何？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懿坚执不从。

却说孔明知祁山兵已回，遂令杨仪、马忠入帐，授以密计，令先引一万弓弩手，去剑阁木门道，两下埋伏；若魏兵追到，听吾炮响，急滚下木石，先截其去路，两头一齐射之。二人引兵去了。

又唤魏延、关兴引兵断后，城上四面遍插旌旗，城内乱堆柴草，虚放烟火。大兵尽望木门道而去。

魏营巡哨军来报司马懿曰："蜀兵大队已退，但不知城中还有多少兵。"

懿自往视之，见城上插旗，城中烟起，笑曰："此乃空城也。"

令人探之，果是空城。懿大喜曰："孔明已退，谁敢追之？"

先锋张郃曰："吾愿往。"

懿阻曰："公性急躁，不可去。"

郃曰："都督出关之时，命吾为先锋；今日正是立功之际，却不用吾，何也？"

懿曰："蜀兵退去，险阻处必有埋伏，须十分仔细，方可追之。"

郃曰："吾已知得，不必挂虑。"

懿曰："公自欲去，莫要追悔。"

郃曰："大丈夫舍身报国，虽万死无恨。"

懿曰："公既坚执要去，可引五千兵先行；却教魏平引二万马步兵后行，以防埋伏。吾却引三千兵随后策应。"

张郃领命，引兵火速望前追赶。行到三十余里，忽然背后一声喊起，树林内闪出一彪军，为首大将，横刀勒马大叫曰："贼将引兵哪里去！"

郃回头视之，乃魏延也。郃大怒，回马交锋。不十合，延诈败而走。郃又追赶三十余里，勒马回顾，全无伏兵，又策马前追。方转过山坡，忽喊声大起，一彪军闪出，为首大将，乃关兴也，横刀勒马大叫曰："张郃休赶！有吾在此！"

郃就拍马交锋。不十合，兴拨马便走。郃随后追之。赶到一密林内，郃心疑，令人四下哨探，并无伏兵；于是放心又赶。不想魏延却抄在前面；郃又与战十余合，延又败走。郃奋怒追来，又被关兴抄在前面，截住去路。郃大怒，拍马交锋，战有十合，——蜀兵尽弃衣甲什物等件，塞满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道路，魏军皆下马争取。

延、兴二将，轮流交战，张郃奋勇追赶。看看天晚，赶到木门道口，魏延拨回马，高声大骂曰："张郃逆贼！吾不与汝相拒，汝只顾赶来，吾今与汝决一死战！"

郃十分忿[fèn]怒，挺枪骤马，直取魏延。延挥刀来迎。战不十合，延大败，尽弃衣甲、头盔，匹马引败兵望木门道中而走。张郃杀得性起，又见魏延大败而逃，乃骤马赶来。

此时天色昏黑，一声炮响，山上火光冲天，大石乱柴滚将下来，阻截去路。郃大惊曰："我中计矣！"

急回马时，背后已被木石塞满了归路，中间只有一段空地，两边皆是峭壁，郃进退无路。忽一声梆子响，两下万弩齐发，将张郃并百余个部将，皆射死于木门道中。后人有诗曰：

伏弩齐飞万点星，木门道上射雄兵。
至今剑阁行人过，犹说军师旧日名。

却说张郃已死，随后魏兵追到，见塞了道路，已知张郃中计。众军勒回马急退。忽听得山头上大叫曰："诸葛丞相在此！"

众军仰视，只见孔明立于火光之中，指众军而言曰："吾今日围猎，欲射一'马'，误中一'獐'。汝各人安心而去；上覆仲达：早晚必为吾所擒矣。"

魏兵回见司马懿，细告前事。懿悲伤不已，仰天叹曰："张隽乂[yì]身死，吾之过也！"乃收兵回洛阳。

魏主闻张郃死，挥泪叹息，令人收其尸，厚葬之。

却说孔明入汉中，欲归成都见后主。

都护李严妄奏后主曰："臣已办备军粮，行将运赴丞相军前，不知丞相何故忽然班师。"

后主闻奏，即命尚书费祎入汉中见孔明，问班师之故。

祎至汉中，宣后主之意。孔明大惊曰："李严发书告急，说东吴将兴兵寇川，因此回师。"

费祎曰："李严奏称军粮已办，丞相无故回师，天子因此命某来问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耳。”

孔明大怒，令人访察：乃是李严因军粮不济，怕丞相见罪，故发书取回，却又妄奏天子，遮饰己过。孔明大怒曰：“匹夫为一己之故，废国家大事！”

令人召至，欲斩之。

费祎劝曰：“丞相念先帝托孤之意，姑且宽恕。”

孔明从之。费祎即具表启奏后主。后主览表，勃然大怒，叱武士推李严出斩之。

参军蒋琬出班奏曰：“李严乃先帝托孤之臣，乞望恩宽恕。”

后主从之，即谪[zhé]为庶人，徙于梓潼郡闲住。

孔明回到成都，用李严子李丰为长史；积草屯粮，讲阵论武，整治军器，存恤将士：三年然后出征。两川人民军士，皆仰其恩德。

光阴荏苒[rěn rǎn]，不觉三年：时建兴十二年春二月。孔明入朝奏曰：“臣今存恤军士，已经三年。粮草丰足，军器完备，人马雄壮，可以伐魏。今番若不扫清奸党，恢复中原，誓不见陛下也！”

后主曰：“方今已成鼎足之势，吴、魏不曾入寇，相父何不安享太平？”

孔明曰：“臣受先帝知遇之恩，梦寐之间，未尝不设伐魏之策。竭力尽忠，为陛下克复中原，重兴汉室：臣之愿也。”

言未毕，班部中一人出曰：“丞相不可兴兵。”

众视之，乃谯[qiáo]周也。

正是：武侯尽瘁惟忧国，太史知机又论天。未知谯周有何议论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祁 [qí]	谮 [zèn]	琬 [wǎn]	祎 [yī]	檄 [xí]	罢 [pí]
睿 [ruì]	懿 [yì]	剿 [jiǎo]	郃 [hé]	鄍 [méi]	邽 [guī]
嶷 [yí]	跣 [xiǎn]	氅 [chǎng]	骁 [xiāo]	忿 [fèn]	乂 [yì]
谪 [zhé]	荏苒 [rěn rǎn]		谯 [qiáo]		

前情回顾

诸葛亮回成都，诛杀散布流言之宦官。蜀军至祁山，粮草不到，诸葛亮只好派人尽割陇上之麦，送赴卤城打晒。郭淮献计进攻卤城，被诸葛亮伏兵杀败。郭淮又献计调雍、凉人马并力剿杀，自己奇袭剑阁，亦被蜀兵击败。永安李严谎称东吴联合曹魏讨伐蜀汉。诸葛亮连忙退兵，于剑阁木门道埋伏，射杀追击而来的魏军大将张郃。

第一百二回

司马懿占北原渭桥
诸葛亮造木牛流马

却说谯[qiáo]周官居太史，颇明天文；见孔明又欲出师，乃奏后主曰："臣今职掌司天台，但有祸福，不可不奏：近有群鸟数万，自南飞来，投于汉水而死，此不祥之兆；臣又观天象，见奎星躔[chán]于太白之分，盛气在北，不利伐魏；又成都人民，皆闻柏树夜哭：有此数般灾异，丞相只宜谨守，不可妄动。"

孔明曰："吾受先帝托孤之重，当竭力讨贼，岂可以虚妄之灾氛，而废国家大事耶！"遂命有司设太牢祭于昭烈之庙，涕泣拜告曰："臣亮五出祁[qí]山，未得寸土，负罪非轻！今臣复统全师，再出祁山，誓竭力尽心，剿[jiǎo]灭汉贼，恢复中原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！"

祭毕，拜辞后主，星夜至汉中，聚集诸将，商议出师。忽报关兴病亡。孔明放声大哭，昏倒于地，半晌方苏。众将再三劝解，孔明叹曰："可怜忠义之人，天不与以寿！我今番出师，又少一员大将也！"后人有诗叹曰：

生死人常理，蜉蝣[①]一样空。但存忠孝节，何必寿乔松。

① 蜉蝣 [fú yóu]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孔明引蜀兵三十四万，分五路而进，令姜维、魏延为先锋，皆出祁山取齐；令李恢先运粮草于斜谷道口伺候。

却说魏国因旧岁有青龙自摩坡井内而出，改为青龙元年；此时乃青龙二年春二月也。近臣奏曰："边官飞报蜀兵三十余万，分五路复出祁山。"

魏主曹睿[ruì]大惊，急召司马懿[yì]至，谓曰："蜀人三年不曾入寇；今诸葛亮又出祁山，如之奈何？"

懿奏曰："臣夜观天象，见中原旺气正盛，奎星犯太白，不利于西川。今孔明自负才智，逆天而行，乃自取败亡也。臣托陛下洪福，当往破之。——但愿保四人同去。"

睿曰："卿保何人？"

懿曰："夏侯渊有四子：长名霸，字仲权；次名威，字季权；三名惠，字稚权；四名和，字义权。霸、威二人，弓马熟娴；惠、和二人，谙知韬略：此四人常欲为父报仇。臣今保夏侯霸、夏侯威为左右先锋，夏侯惠、夏侯和为行军司马，共赞军机，以退蜀兵。"

睿曰："向者夏侯楙[mào]驸马违误军机，失陷了许多人马，至今羞惭不回。今此四人，亦与楙同否？"

懿曰："此四人非夏侯楙所可比也。"

睿乃从其请，即命司马懿为大都督，凡将士悉听量才委用，各处兵马皆听调遣。

懿受命，辞朝出城。睿又以手诏赐懿曰：

> 卿到渭滨，宜坚壁固守，勿与交锋。蜀兵不得志，必诈退诱敌，卿慎勿追。待彼粮尽，必将自走，然后乘虚攻之，则取胜不难，亦免军马疲劳之苦：计莫善于此也。

司马懿顿首受诏，即日到长安，聚集各处军马共四十万，皆来渭滨下寨；又拨五万军，于渭水上搭起九座浮桥，令先锋夏侯霸、夏侯威过渭水安营；又于大营之后东原，筑起一城，以防不虞。

懿正与众将商议间，忽报郭淮、孙礼来见。懿迎入，礼毕，淮曰："今蜀兵现在祁山，倘跨渭登原，接连北山，阻绝陇道，大可虞也。"

懿曰："所言甚善。公可就总督陇西军马，据北原下寨，深沟高垒，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按兵休动；只待彼兵粮尽，方可攻之。”

郭淮、孙礼领命，引兵下寨去了。

却说孔明复出祁山，下五个大寨，按左、右、中、前、后；自斜谷直至剑阁，一连又下十四个大寨，分屯军马，以为久计。每日令人巡哨。

忽报郭淮、孙礼领陇西之兵，于北原下寨。孔明谓诸将曰：“魏兵于北原安营者，惧吾取此路，阻绝陇道也。吾今虚攻北原，却暗取渭滨。令人扎木筏百余只，上载草把，选惯熟水手五千人驾之。我夤[yín]夜只攻北原，司马懿必引兵来救。彼若少败，我把后军先渡过岸去，然后把前军下于筏中，休要上岸，顺水取浮桥放火烧断，以攻其后。吾自引一军去取前营之门。若得渭水之南，则进兵不难矣。”

诸将遵令而行。

早有巡哨军飞报司马懿。懿唤诸将议曰：“孔明如此设施，其中有计：彼以取北原为名，顺水来烧浮桥，乱吾后，却攻吾前也。”即传令与夏侯霸、夏侯威曰：“若听得北原发喊，便提兵于渭水南山之中，待蜀兵至击之。”

又令张虎、乐綝[chēn]，引二千弓弩手伏于渭水浮桥北岸：“若蜀兵乘木筏顺水而来，可一齐射之，休令近桥。”

又传令郭淮、孙礼曰：“孔明来北原暗渡渭水，汝新立之营，人马不多，可尽伏于半路。若蜀兵于午后渡水，黄昏时分，必来攻汝。汝诈败而走，蜀兵必追。汝等皆以弓弩射之。吾水陆并进。若蜀兵大至，只看吾指挥而击之。”

各处下令已毕，又令二子司马师、司马昭，引兵救应前营。懿自引一军救北原。

却说孔明令魏延、马岱引兵渡渭水攻北原；令吴班、吴懿引木筏兵去烧浮桥；令王平、张嶷[yí]为前队，姜维、马忠为中队，廖化、张翼为后队：兵分三路，去攻渭水旱营。是日午时，人马离大寨，尽渡渭水，列成阵势，缓缓而行。

却说魏延、马岱将近北原，天色已昏。孙礼哨见，便弃营而走。魏延知有准备，急退军时，四下喊声大震：左有司马懿，右有郭淮，两路兵杀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来。魏延、马岱奋力杀出，蜀兵多半落于水中，余众奔逃无路。幸得吴懿兵杀来，救了败兵过岸拒住。

吴班分一半兵撑筏顺水来烧浮桥，却被张虎、乐綝在岸上乱箭射住。吴班中箭，落水而死。余军跳水逃命，木筏尽被魏兵夺去。

此时王平、张嶷，不知北原兵败，直奔到魏营，已有二更天气，只听得喊声四起。王平谓张嶷曰："军马攻打北原，未知胜负。渭南之寨，现在面前，如何不见一个魏兵？莫非司马懿知道了，先作准备也？我等且看浮桥火起，方可进兵。"

二人勒住军马，忽背后一骑马来报，说："丞相教军马急回。北原兵、浮桥兵，俱失了。"

王平、张嶷大惊，急退军时，却被魏兵抄在背后，一声炮响，一齐杀来，火光冲天。王平、张嶷引兵相迎，两军混战一场。平、嶷二人奋力杀出，蜀兵折伤大半。

孔明回到祁山大寨，收聚败兵，约折了万余人，心中忧闷。

忽报费祎[yī]自成都来见丞相。孔明请入。费祎礼毕，孔明曰："吾有一书，正欲烦公去东吴投递，不知肯去否？"

祎曰："丞相之命，岂敢推辞？"

孔明即修书付费祎去了。

祎持书径到建业，入见吴主孙权，呈上孔明之书。权拆视之，书略曰：

> 汉室不幸，王纲失纪，曹贼篡逆，蔓延及今。亮受昭烈皇帝寄托之重，敢不竭力尽忠：今大兵已会于祁山，狂寇将亡于渭水。伏望陛下念同盟之义，命将北征，共取中原，同分天下。书不尽言，万希圣听！

权览毕，大喜，乃谓费祎曰："朕久欲兴兵，未得会合孔明。今既有书到，即日朕自亲征，入居巢门，取魏新城；再令陆逊、诸葛瑾等屯兵于江夏、沔[miǎn]口取襄阳；孙韶、张承等出兵广陵取淮阳等处：三处一齐进军，共三十万，克日兴师。"

费祎拜谢曰："诚如此，则中原不日自破矣！"

权设宴款待费祎。饮宴间，权问曰："丞相军前，用谁当先破敌？"

祎曰："魏延为首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权笑曰："此人勇有余，而心不正。若一朝无孔明，彼必为祸。——孔明岂未知耶？"

祎曰："陛下之言极当！臣今归去，即当以此言告孔明。"

遂拜辞孙权，回到祁山，见了孔明，具言吴主起大兵三十万，御驾亲征，兵分三路而进。孔明又问曰："吴主别有所言否？"

费祎将论魏延之语告之。孔明叹曰："真聪明之主也！吾非不知此人。——为惜其勇，故用之耳。"

祎曰："丞相早宜区处[分别处置]。"

孔明曰："吾自有法。"

祎辞别孔明，自回成都。

孔明正与诸将商议征进，忽报有魏将来投降。孔明唤入问之，答曰："某乃魏国偏将军郑文也。近与秦朗同领人马，听司马懿调用。不料懿徇私偏向，加秦朗为前将军，而视文如草芥，因此不平，特来投降丞相。愿赐收录。"

言未已，人报秦朗引兵在寨外，单搦[nuò]郑文交战。

孔明曰："此人武艺比汝若何？"

郑文曰："某当立斩之。"

孔明曰："汝若先杀秦朗，吾方不疑。"

郑文欣然上马出营，与秦朗交锋。孔明亲自出营视之。只见秦朗挺枪大骂曰："反贼盗我战马来此，可早早还我！"

言讫，直取郑文。文拍马舞刀相迎，只一合，斩秦朗于马下。魏军各自逃走。郑文提首级入营。孔明回到帐中坐定，唤郑文至，勃然大怒，叱左右："推出斩之！"

郑文曰："小将无罪！"

孔明曰："吾向识秦朗；汝今斩者，并非秦朗。——安敢欺我！"

文拜告曰："此实秦朗之弟秦明也。"

孔明笑曰："司马懿令汝来诈降，于中取事，却如何瞒得我过！若不实说，必然斩汝！"

郑文只得诉告其实是诈降，泣求免死。

孔明曰："汝既求生，可修书一封，教司马懿自来劫营，吾便饶汝性命。若捉住司马懿，便是汝之功，还当重用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郑文只得写了一书，呈与孔明。孔明令将郑文监下。

樊[fán]建问曰："丞相何以知此人诈降？"

孔明曰："司马懿不轻用人。若加秦朗为前将军，必武艺高强；今与郑文交马只一合，便为文所杀，必不是秦朗也。以故知其诈。"

众皆拜服。孔明选一舌辩军士，附耳分付如此如此。军士领命，持书径来魏寨，求见司马懿。懿唤入，拆书看毕，问曰："汝何人也？"

答曰："某乃中原人，流落蜀中：郑文与某同乡。今孔明因郑文有功，用为先锋。郑文特托某来献书，约于明日晚间，举火为号，望乞都督尽提大军前来劫寨，郑文在内为应。"

司马懿反覆诘[jié]问，又将来书仔细检看，果然是实；即赐军士酒食，分付曰："本日二更为期，我自来劫寨。大事若成，必重用汝。"

军士拜别，回到本寨告知孔明。孔明仗剑步罡[gāng，按星象"遣神召灵"的一种占卜仪式]，祷祝已毕，唤王平、张嶷分付如此如此；又唤马忠、马岱分付如此如此；又唤魏延分付如此如此。孔明自引数十人，坐于高山之上，指挥众军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司马懿见了郑文之书，便欲引二子提大兵来劫蜀寨。

长子司马师谏曰："父亲何故据片纸而亲入重地？倘有疏虞，如之奈何？不如令别将先去，父亲为后应可也。"

懿从之，遂令秦朗引一万兵，去劫蜀寨，懿自引兵接应。

是夜初更，风清月朗；将及二更时分，忽然阴云四合，黑气漫空，对面不见。懿大喜曰："天使我成功也！"

于是人尽衔枚，马皆勒口，长驱大进。秦朗当先，引一万兵直杀入蜀寨中，并不见一人。朗知中计，忙叫退兵。四下火把齐明，喊声震地：左有王平、张嶷，右有马岱、马忠，两路兵杀来。秦朗死战，不能得出。

背后司马懿见蜀寨火光冲天，喊声不绝，又不知魏兵胜负，只顾催兵接应，望火光中杀来。忽然一声喊起，鼓角喧天，火炮震地：左有魏延，右有姜维，两路杀出。魏兵大败，十伤八九，四散逃奔。此时秦朗所引一万兵，都被蜀兵围住，箭如飞蝗。秦朗死于乱军之中。司马懿引败兵奔入本寨。

三更以后，天复清朗。孔明在山头上鸣金收军。原来二更时阴云暗

黑，乃孔明用遁甲之法；后收兵已了，天复清朗，乃孔明驱六丁六甲扫荡浮云也。

当下孔明得胜回寨，命将郑文斩了，再议取渭南之策。每日令兵搦战，魏军只不出迎。

孔明自乘小车，来祁山前、渭水东西，踏看地理。忽到一谷口，见其形如葫芦之状，内中可容千余人；两山又合一谷，可容四五百人；背后两山环抱，只可通一人一骑。孔明看了，心中大喜，问向导官曰："此处是何地名？"

答曰："此名上方谷，又号葫芦谷。"

孔明回到帐中，唤裨[pí]将杜睿、胡忠二人，附耳授以密计。令唤集随军匠作一千余人，入葫芦谷中，制造木牛流马应用；又令马岱领五百兵守住谷口。孔明嘱马岱曰："匠作人等，不许放出；外人不许放入。吾还不时自来点视。捉司马懿之计，只在此举。切不可走漏消息。"

马岱受命而去。

杜睿等二人在谷中监督匠作，依法制造。孔明每日往来指示。

忽一日，长史杨仪入告曰："即今粮米皆在剑阁，人夫牛马，搬运不便，如之奈何？"

孔明笑曰："吾已运谋多时也。前者所积木料，并西川收买下的大木，教人制造木牛流马，搬运粮米，甚是便利。牛马皆不水食，可以昼夜转运不绝也。"

众皆惊曰："自古及今，未闻有木牛流马之事。不知丞相有何妙法，造此奇物？"

孔明曰："吾已令人依法制造，尚未完备。吾今先将造木牛流马之法，尺寸方圆，长短阔狭，开写明白，汝等视之。"

众大喜。孔明即手书一纸，付众观看。众将环绕而视。造木牛之法云：

方腹曲头，一脚四足；头入领中，舌着于腹。载多而行少：独行者数十里，群行者二十里。曲者为牛头，双者为牛脚，横者为牛领，转者为牛足，覆者为牛背，方者为牛腹，垂者为牛舌，曲者为牛肋，刻者为牛齿，立者为牛角，细者为牛鞅[yàng，牛拉东西时架在脖子上的器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具],摄者为牛鞦[qiū]轴[兜在牛臀后的驾具]。牛仰双辕,人行六尺,牛行四步。每牛载十人所食一月之粮,人不大劳,牛不饮食。

造流马之法云:

肋长三尺五寸,广三寸,厚二寸二分:左右同。前轴孔分墨去头四寸,径中二寸。前脚孔分墨二寸,去前轴孔四寸五分,广一寸。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,孔长二寸,广一寸。后轴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,大小与前同。后脚孔分墨去后轴孔三寸五分,大小与前同。后杠孔去后脚孔分墨二寸七分,后载克去后杠孔分墨四寸五分。前杠长一尺八寸,广二寸,厚一寸五分。后杠与等。板方囊二枚,厚八分,长二尺七寸,高一尺六寸五分,广一尺六寸:每枚受米二斛[hú]三斗。从上杠孔去肋下七寸:前后同。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,孔长一寸五分,广七分:八孔同。前后四脚广二寸,厚一寸五分。形制如象,鞬[qián]长四寸,径面四寸三分。孔径中三脚杠,长二尺一寸,广一寸五分,厚一寸四分,同杠耳。

众将看了一遍,皆拜伏曰:"丞相真神人也!"

过了数日,木牛流马皆造完备,宛然如活者一般;上山下岭,各尽其便。众军见之,无不欣喜。孔明令右将军高翔,引一千兵驾着木牛流马,自剑阁直抵祁山大寨,往来搬运粮草,供给蜀兵之用。后人有诗赞曰:

剑关险峻驱流马,斜谷崎岖驾木牛。
后世若能行此法,输将安得使人愁?

却说司马懿正忧闷间,忽哨马报说:"蜀兵用木牛流马转运粮草。人不大劳,牛马不食。"

懿大惊曰:"吾所以坚守不出者,为彼粮草不能接济,欲待其自毙耳。今用此法,必为久远之计,不思退矣。——如之奈何?"

急唤张虎、乐綝二人分付曰:"汝二人各引五百军,从斜谷小路抄出;待蜀兵驱过木牛流马,任他过尽,一齐杀出;不可多抢,只抢三五匹便回。"

二人依令,各引五百军,扮作蜀兵,夜间偷过小路,伏在谷中,果见高翔引兵驱木牛流马而来。将次过尽,两边一齐鼓噪杀出。蜀兵措手不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及，弃下数匹，张虎、乐綝欢喜，驱回本寨。司马懿看了，果然进退如活的一般，乃大喜曰："汝会用此法，难道我不会用！"

便令巧匠百余人，当面拆开，分付依其尺寸长短厚薄之法，一样制造木牛流马。不消半月，造成二千余只，与孔明所造者一般法则，亦能奔走。遂令镇远将军岑威，引一千军驱驾木牛流马，去陇西搬运粮草，往来不绝。魏营军将，无不欢喜。

却说高翔回见孔明，说魏兵抢夺木牛流马各五六匹去了。孔明笑曰："吾正要他抢去。——我只费了几匹木牛流马，却不久便得军中许多资助也。"

诸将问曰："丞相何以知之？"

孔明曰："司马懿见了木牛流马，必然仿我法度，一样制造。那时我又有计策。"

数日后，人报魏兵也会造木牛流马，往陇西搬运粮草。

孔明大喜曰："不出吾之算也。"便唤王平分付曰："汝引一千兵，扮作魏人，星夜偷过北原，只说是巡粮军，径到运粮之所，将护粮之人尽皆杀散；却驱木牛流马而回，径奔过北原来：此处必有魏兵追赶，汝便将木牛流马口内舌头扭转，牛马就不能行动，汝等竟弃之而走。背后魏兵赶到，牵拽不动，扛抬不去。吾再有兵到，汝却回身再将牛马舌扭过来，长驱大行。——魏兵必疑为怪也！"王平受计引兵而去。

孔明又唤张嶷分付曰："汝引五百军，都扮作六丁六甲神兵，鬼头兽身，用五彩涂面，装作种种怪异之状；一手执绣旗，一手仗宝剑；身挂葫芦，内藏烟火之物，伏于山旁。待木牛流马到时，放起烟火，一齐拥出，驱牛马而行。魏人见之，必疑是神鬼，不敢来追赶。"张嶷受计引兵而去。

孔明又唤魏延、姜维分付曰："汝二人同引一万兵，去北原寨口接应木牛流马，以防交战。"

又唤廖化、张翼分付曰："汝二人引五千兵，去断司马懿来路。"

又唤马忠、马岱分付曰："汝二人引二千兵去渭南搦战。"

六人各各遵令而去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且说魏将岑威引军驱木牛流马，装载粮米，正行之间，忽报前面有兵巡粮。岑威令人哨探，果是魏兵，遂放心前进。两军合在一处。忽然喊声大震，蜀兵就本队里杀起，大呼："蜀中大将王平在此！"

魏兵措手不及，被蜀兵杀死大半。岑威引败兵抵敌，被王平一刀斩了，余皆溃散。王平引兵尽驱木牛流马而回。

败兵飞奔报入北原寨内。郭淮闻军粮被劫，疾忙引军来救。王平令兵扭转木牛流马舌头，皆弃于道上，且战且走。郭淮教且莫追，只驱回木牛流马。众军一齐驱赶，却哪里驱得动？郭淮心中疑惑，正无奈何，忽鼓角喧天，喊声四起，两路兵杀来，乃魏延、姜维也。

王平复引兵杀回。三路夹攻，郭淮大败而走。王平令军士将牛马舌头，重复扭转，驱赶而行。郭淮望见，方欲回兵再追，只见山后烟云突起，一队神兵拥出，一个个手执旗剑，怪异之状，驱驾木牛流马如风拥而去。

郭淮大惊曰："此必神助也！"

众军见了，无不惊畏，不敢追赶。

却说司马懿闻北原兵败，急自引军来救。方到半路，忽一声炮响，两路兵自险峻处杀出，喊声震地。旗上大书"汉将张翼、廖化"。司马懿见了大惊。魏军着慌，各自逃窜。

正是：路逢神将粮遭劫，身遇奇兵命又危。未知司马懿怎地抵敌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谯 [qiáo]	躔 [chán]	祁 [qí]	剿 [jiǎo]	蜉蝣 [fú yóu]	
睿 [ruì]	懿 [yì]	楙 [mào]	夤 [yín]	缣 [chēn]	嶷 [yí]
祎 [yī]	沔 [miǎn]	搦 [nuò]	樊 [fán]	诘 [jié]	罡 [gāng]
裨 [pí]	鞅 [yàng]	鞦 [qiū]	斛 [hú]	鞬 [qián]	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诸葛亮引三十万大军，派姜维、魏延为先锋，分五路至祁山。司马懿力荐夏侯渊四子为先锋，又令郭淮、孙礼总督陇西兵马，于北原下寨，不予出战。诸葛亮虚攻北原，暗取渭滨。司马懿识破蜀军意图，蜀军大败。司马懿派郑文诈降，被诸葛亮识破，魏兵劫寨大败。诸葛亮在上方谷造木牛流马，搬运粮草。司马懿抢回后依样制造，搬运粮草，被蜀军劫杀。

第一百三回

上方谷司马受困 五丈原诸葛禳星

华北电力大学出版社

却说司马懿[yì]被张翼、廖化一阵杀败，匹马单枪，望密林间而走。张翼收住后军，廖化当先追赶。看看赶上，懿着慌，绕树而转。化一刀砍去，正砍在树上；及拔出刀时，懿已走出林外。廖化随后赶出，却不知去向，但见树林之东，落下金盔一个。廖化取盔捎在马上，一直望东追赶。——原来司马懿把金盔弃于林东，却反向西走去了。廖化追了一程，不见踪迹，奔出谷口，遇见姜维，同回寨见孔明。

张嶷[yí]早驱木牛流马到寨，交割已毕，获粮万余石。廖化献上金盔，录为头功。魏延心中不悦，口出怨言。——孔明只做不知。

且说司马懿逃回寨中，心甚恼闷。忽使命赍[jī]诏至，言东吴三路入寇，朝廷正议命将抵敌，令懿等坚守勿战。懿受命已毕，深沟高垒，坚守不出。

却说曹睿[ruì]闻孙权分兵三路而来，亦起兵三路迎之：令刘劭[shào]引兵救江夏，田豫引兵救襄阳，睿自与满宠率大军救合肥。

满宠先引一军至巢湖口，望见东岸战船无数，旌旗整肃。宠入军中奏魏主曰："吴人必轻我远来，未曾提备；今夜可乘虚劫其水寨，必得全胜。"

魏主曰："汝言正合朕意。"

即令骁[xiāo]将张球领五千兵，各带火具，从湖口攻之；满宠引兵五千，从东岸攻之。

是夜二更时分，张球、满宠各引军悄悄望湖口进发；将近水寨，一齐呐喊杀入。吴兵慌乱，不战而走；被魏军四下举火，烧毁战船、粮草、器具不计其数。诸葛瑾率败兵逃走沔[miǎn]口。魏兵大胜而回。

次日，哨军报知陆逊。逊集诸将议曰："吾当作表申奏主上，请撤新城之围，以兵断魏军归路，吾率众攻其前：彼首尾不敌，一鼓可破也。"

众服其言。陆逊即具表，遣一小校密地赍往新城。小校领命，赍着表文，行至渡口，不期被魏军伏路的捉住，解赴军中见魏主曹睿。睿搜出陆逊表文，览毕，叹曰："东吴陆逊真妙算也！"

遂命将吴卒监下，令刘劭谨防孙权后兵。

却说诸葛瑾大败一阵，又值暑天，人马多生疾病；乃修书一封，令人转达陆逊，议欲撤兵还国。逊看书毕，谓来人曰："拜上将军：吾自有主意。"

使者回报诸葛瑾。瑾问："陆将军作何举动？"

使者曰："但见陆将军催督众人于营外种豆菽[shū，豆类植物]，自与诸将在辕门射戏。"

瑾大惊，亲自往陆逊营中，与逊相见，问曰："今曹睿亲来，兵势甚盛，都督何以御之？"

逊曰："吾前遣人奉表于主上，不料为敌人所获。机谋既泄，彼必知备；与战无益，不如且退。已差人奉表约主上缓缓退兵矣。"

瑾曰："都督既有此意，即宜速退，何又迟延？"

逊曰："吾军欲退，当徐徐而动。今若便退，魏人必乘势追赶：此取败之道也。足下宜先督船只诈为拒敌之意，吾悉以人马向襄阳而进，为疑敌之计，然后徐徐退归江东，魏兵自不敢近耳。"

瑾依其计，辞逊归本营，整顿船只，预备起行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陆逊整肃部伍，张扬声势，望襄阳进发。

早有细作报知魏主，说吴兵已动，须用提防。魏将闻之，皆要出战。魏主素知陆逊之才，谕众将曰："陆逊有谋，莫非用诱敌之计？不可轻进。"

众将乃止。数日后，哨卒报来："东吴三路兵马皆退矣。"

魏主未信，再令人探之，回报果然尽退。魏主曰："陆逊用兵，不亚孙、吴。——东南未可平也。"因敕[chì]诸将，各守险要，自引大军屯合肥，以伺其变。

却说孔明在祁[qí]山，欲为久驻之计，乃令蜀兵与魏民相杂种田：军一分，民二分，并不侵犯，魏民皆安心乐业。

司马师入告其父曰："蜀兵劫去我许多粮米，今又令蜀兵与我民相杂屯田于渭滨，以为久计：似此真为国家大患。父亲何不与孔明约期大战一场，以决雌雄？"

懿曰："吾奉旨坚守，不可轻动。"

正议间，忽报魏延将着元帅前日所失金盔，前来骂战。众将忿[fèn]怒，俱欲出战。懿笑曰："圣人云：'小不忍则乱大谋。'但坚守为上。"

诸将依令不出。魏延辱骂良久方回。孔明见司马懿不肯出战，乃密令马岱造成木栅，营中掘下深堑[qiàn]，多积干柴引火之物；周围山上，多用柴草虚搭窝铺，内外皆伏地雷。置备停当，孔明附耳嘱之曰："可将葫芦谷后路塞断，暗伏兵于谷中。若司马懿追到，任他入谷，便将地雷干柴一齐放起火来。"

又令军士昼举七星号带于谷口，夜设七盏明灯于山上，以为暗号。马岱受计引兵而去。孔明又唤魏延分付曰："汝可引五百兵去魏寨讨战，务要诱司马懿出战。不可取胜，只可诈败。懿必追赶，汝却望七星旗处而入；若是夜间，则望七盏灯处而走。只要引得司马懿入葫芦谷内，吾自有擒之之计。"

魏延受计，引兵而去。孔明又唤高翔分付曰："汝将木牛流马或二三十为一群，或四五十为一群，各装米粮，于山路往来行走。如魏兵抢去，便是汝之功。"高翔领计，驱驾木牛流马去了。

孔明将祁山兵一一调去，只推屯田；分付："如别兵来战，只许诈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败；若司马懿自来，方并力只攻渭南，断其归路。”

孔明分拨已毕，自引一军近上方谷下营。

且说夏侯惠、夏侯和二人入寨告司马懿曰：“今蜀兵四散结营，各处屯田，以为久计；若不趁此时除之，纵令安居日久，深根固蒂，难以摇动。”

懿曰：“此必又是孔明之计。”

二人曰：“都督若如此疑虑，寇敌何时得灭？我兄弟二人，当奋力决一死战，以报国恩。”

懿曰：“既如此，汝二人可分头出战。”遂令夏侯惠、夏侯和，各引五千兵去讫。懿坐待回音。

却说夏侯惠、夏侯和二人分兵两路，正行之间，忽见蜀兵驱木牛流马而来。二人一齐杀将过去，蜀兵大败奔走，木牛流马尽被魏兵抢获，解送司马懿营中。次日又劫掳得人马百余，亦解赴大寨。懿将解到蜀兵，诘[jié]审虚实。蜀兵告曰：“孔明只料都督坚守不出，尽命我等四散屯田，以为久计。——不想却被擒获。”

懿即将蜀兵尽皆放回。夏侯和曰：“何不杀之？”

懿曰：“量此小卒，杀之无益。放归本寨，令说魏将宽厚仁慈，释彼战心：此吕蒙取荆州之计也。”

遂传令今后凡有擒到蜀兵，俱当善遣之。——仍重赏有功将吏。诸将皆听令而去。

却说孔明令高翔佯[yáng]作运粮，驱驾木牛流马，往来于上方谷内；夏侯惠等不时截杀，半月之间，连胜数阵。司马懿见蜀兵屡败，心中欢喜。一日，又擒到蜀兵数十人。懿唤至帐下问曰：“孔明今在何处？”

众告曰：“诸葛丞相不在祁山，在上方谷西十里下营安住。今每日运粮屯于上方谷。”

懿备细问了，即将众人放去；乃唤诸将分付曰：“孔明今不在祁山，在上方谷安营。汝等于明日，可一齐并力攻取祁山大寨。吾自引兵来接应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众将领命，各各准备出战。司马师曰："父亲何故反欲攻其后？"

懿曰："祁山乃蜀人之根本，若见我兵攻之，各营必尽来救；我却取上方谷烧其粮草，使彼首尾不接：必大败也。"

司马师拜服。懿即发兵起行，令张虎、乐綝[chēn]各引五千兵，在后救应。

且说孔明正在山上，望见魏兵或三五千一行，或一二千一行，队伍纷纷，前后顾盼，料必来取祁山大寨，乃密传令众将："若司马懿自来，汝等便往劫魏寨，夺了渭南。"

众将各各听令。

却说魏兵皆奔祁山寨来，蜀兵四下一齐呐喊奔走，虚作救应之势。司马懿见蜀兵都去救祁山寨，便引二子并中军护卫人马，杀奔上方谷来。魏延在谷口，只盼司马懿到来；忽见一支魏兵杀到，延纵马向前视之，正是司马懿。延大喝曰："司马懿休走！"舞刀相迎。

懿挺枪接战。不上三合，延拨回马便走，懿随后赶来。延只望七星旗处而走。懿见魏延只一人，军马又少，放心追之；令司马师在左，司马昭在右，懿自居中，一齐攻杀将来。

魏延引五百兵皆退入谷中去。懿追到谷口，先令人入谷中哨探。回报谷内并无伏兵，山上皆是草房。懿曰："此必是积粮之所也。"

遂大驱士马，尽入谷中。懿忽见草房上尽是干柴，前面魏延已不见了。懿心疑，谓二子曰："倘有兵截断谷口，如之奈何？"言未已，只听得喊声大震，山上一齐丢下火把来，烧断谷口。

魏兵奔逃无路。山上火箭射下，地雷一齐突出，草房内干柴都着，刮刮杂杂[枯柴着火的声音]，火势冲天。司马懿惊得手足无措，乃下马抱二子大哭曰："我父子三人皆死于此处矣！"

正哭之间，忽然狂风大作，黑气漫空，一声霹雳响处，骤雨倾盆。满谷之火，尽皆浇灭：地雷不震，火器无功。

司马懿大喜曰："不就此时杀出，更待何时！"即引兵奋力冲杀。张虎、乐綝亦各引兵杀来接应。马岱军少，不敢追赶。司马懿父子与张虎、乐綝合兵一处，同归渭南大寨，——不想寨栅已被蜀兵夺了。郭淮、孙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礼正在浮桥上与蜀兵接战。司马懿等引兵杀到，蜀兵退去。懿烧断浮桥，据住北岸。

且说魏兵在祁山攻打蜀寨，听知司马懿大败，失了渭南营寨，军心慌乱；急退时，四面蜀兵冲杀将来，魏兵大败，十伤八九，死者无数，余众奔过渭北逃生。孔明在山上见魏延诱司马懿入谷，一霎时火光大起，心中甚喜，以为司马懿此番必死。不期天降大雨，火不能着，哨马报说司马懿父子俱逃去了。

孔明叹曰："'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'不可强也！"后人有诗叹曰：

谷口风狂烈焰飘，何期骤雨降青霄。
武侯妙计如能就，安得山河属晋朝！

却说司马懿在渭北寨内传令曰："渭南寨栅，今已失了。诸将如再言出战者斩。"

众将听令，据守不出。郭淮入告曰："近日孔明引兵巡哨，必将择地安营。"

懿曰："孔明若出武功，依山而东，我等皆危矣；若出渭南，西止五丈原，方无事也。"

令人探之，回报果屯五丈原。司马懿以手加额曰："大魏皇帝之洪福也！"遂令诸将："坚守勿出，彼久必自变。"

且说孔明自引一军屯于五丈原，累令人搦[nuò]战，魏兵只不出。孔明乃取巾帼[guó]并妇人缟[gǎo]素之服，盛于大盒之内，修书一封，遣人送至魏寨。诸将不敢隐蔽，引来使入见司马懿。懿对众启盒视之，内有巾帼妇人之衣，并书一封。懿拆视其书，略曰：

仲达既为大将，统领中原之众，不思披坚执锐，以决雌雄，乃甘窟守土巢，谨避刀箭，与妇人又何异哉！今遣人送巾帼素衣至，如不出战，可再拜而受之。倘耻心未泯，犹有男子胸襟，早与批回，依期赴敌。

司马懿看毕，心中大怒，——乃佯笑曰："孔明视我为妇人耶！"

即受之，令重待来使。懿问曰："孔明寝食及事之烦简若何？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使者曰："丞相夙[sù]兴夜寐，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。所啖[dàn]之食，日不过数升。"

懿顾谓诸将曰："孔明食少事烦，其能久乎？"

使者辞去，回到五丈原，见了孔明，具说："司马懿受了巾帼女衣，看了书札[zhá]，并不嗔[chēn]怒，只问丞相寝食及事之烦简，绝不提起军旅之事。某如此应对，彼言：'食少事烦，岂能长久？'"

孔明叹曰："彼深知我也！"

主簿杨颙[yóng]谏曰："某见丞相常自校簿书，窃以为不必。夫为治有体，上下不可相侵。譬之治家之道，必使仆执耕，婢典爨[cuàn，专管烧火做饭]，私业无旷，所求皆足，其家主从容自在，高枕饮食而已。若皆身亲其事，将形疲神困，终无一成。岂其智之不如婢仆哉？失为家主之道也。是故古人称：坐而论道，谓之三公；作而行之，谓之士大夫。昔丙吉忧牛喘，而不问横道死人；陈平不知钱谷之数，曰：'自有主者。'今丞相亲理细事，汗流终日，岂不劳乎？——司马懿之言，真至言也。"

孔明泣曰："吾非不知。但受先帝托孤之重，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！"

众皆垂泪。自此孔明自觉神思不宁。诸将因此未敢进兵。

却说魏将皆知孔明以巾帼女衣辱司马懿，懿受之不战。众将不忿，入帐告曰："我等皆大国名将，安忍受蜀人如此之辱！即请出战，以决雌雄。"

懿曰："吾非不敢出战，而甘心受辱也。奈天子明诏，令坚守勿动。今若轻出，有违君命矣。"

众将俱忿怒不平。懿曰："汝等既要出战，待我奏准天子，同力赴敌，何如？"

众皆允诺。懿乃写表遣使，直至合肥军前，奏闻魏主曹睿。睿拆表览之。表略曰：

> 臣才薄任重，伏蒙明旨，令臣坚守不战，以待蜀人之自敝；奈今诸葛亮遗臣以巾帼，待臣如妇人，耻辱至甚！臣谨先达圣聪：旦夕将效死一战，以报朝廷之恩，以雪三军之耻。臣不胜激切之至！

睿览讫，乃谓多官曰："司马懿坚守不出，今何故又上表求战？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卫尉辛毗[pí]曰："司马懿本无战心，必因诸葛亮耻辱，众将忿怒之故，特上此表，欲更乞明旨，以遏诸将之心耳。"

睿然其言，即令辛毗持节至渭北寨传谕，令勿出战。司马懿接诏入帐，辛毗宣谕曰："如再有敢言出战者，即以违旨论。"

众将只得奉诏。懿暗谓辛毗曰："公真知我心也！"

于是令军中传说：魏主命辛毗持节，传谕司马懿勿得出战。

蜀将闻知此事，报与孔明。孔明笑曰："此乃司马懿安三军之法也。"

姜维曰："丞相何以知之？"

孔明曰："彼本无战心；所以请战者，以示武于众耳。岂不闻：'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'安有千里而请战者乎？此乃司马懿因将士忿怒，故借曹睿之意，以制众人。今又播传此言，欲懈我军心也。"

正论间，忽报费祎[yī]到。孔明请入问之，祎曰："魏主曹睿闻东吴三路进兵，乃自引大军至合肥，令满宠、田豫、刘劭分兵三路迎敌。满宠设计尽烧东吴粮草战具，吴兵多病。陆逊上表于吴王，约会前后夹攻，不意赍表人中途被魏兵所获，因此机关泄漏，吴兵无功而退。"

孔明听知此信，长叹一声，不觉昏倒于地；众将急救，半晌方苏。

孔明叹曰："吾心昏乱，旧病复发，恐不能生矣！"

是夜，孔明扶病出帐，仰观天文，十分惊慌；入帐谓姜维曰："吾命在旦夕矣！"

维曰："丞相何出此言？"

孔明曰："吾见三台星中，客星倍明，主星幽隐，相辅列曜[yào]，其光昏暗：天象如此，吾命可知！"

维曰："天象虽则如此，丞相何不用祈禳[ráng，祈祷解除]之法挽回之？"

孔明曰："吾素谙祈禳之法，但未知天意若何。汝可引甲士四十九人，各执皂旗，穿皂衣，环绕帐外；我自于帐中祈禳北斗。若七日内主灯不灭，吾寿可增一纪；如灯灭，吾必死矣。闲杂人等，休教放入。凡一应需用之物，只令二小童搬运。"

姜维领命，自去准备。时值八月中秋，是夜银河耿耿，玉露零零，旌旗不动，刁斗[古军中用具，铜质有柄，可容一斗。白天用以烧饭，夜用打更]无声。姜维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在帐外引四十九人守护。孔明自于帐中设香花祭物，地上分布七盏大灯，外布四十九盏小灯，内安本命灯一盏。

孔明拜祝曰："亮生于乱世，甘老林泉；承昭烈皇帝三顾之恩，托孤之重，不敢不竭犬马之劳，誓讨国贼。不意将星欲坠，阳寿将终。谨书尺素[一尺宽的素绢，用以写字。此指祝告的表文]，上告穹苍：伏望天慈，俯垂鉴听，曲延臣算[请求变通，延长我的寿命]，使得上报君恩，下救民命，克复旧物[指恢复汉制]，永延汉祀。非敢妄祈，实由情切。"

拜祝毕，就帐中俯伏待旦。次日，扶病理事，吐血不止。——日则计议军机，夜则步罡[gāng]踏斗[按星象的祈祝仪式]。

却说司马懿在营中坚守，忽一夜仰观天文，大喜，谓夏侯霸曰："吾见将星失位，孔明必然有病，不久便死。你可引一千军去五丈原哨探。若蜀人攘乱，不出接战，孔明必然患病矣。吾当乘势击之。"

霸引兵而去。

孔明在帐中祈禳已及六夜，见主灯明亮，心中甚喜。姜维入帐，正见孔明披发仗剑，踏罡步斗，压镇将星。忽听得寨外呐喊，方欲令人出问，魏延飞步入告曰："魏兵至矣！"

延脚步急，竟将主灯扑灭。孔明弃剑而叹曰："死生有命，不可得而禳也！"

魏延惶恐，伏地请罪；姜维忿怒，拔剑欲杀魏延。

正是：万事不由人做主，一心难与命争衡。未知魏延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懿 [yì]	嶷 [yí]	赍 [jī]	睿 [ruì]	劭 [shào]	骁 [xiāo]
沔 [miǎn]	菽 [shū]	敕 [chì]	祁 [qí]	忿 [fèn]	堑 [qiàn]
诘 [jié]	佯 [yáng]	缡 [chēn]	搦 [nuò]	帼 [guó]	缟 [gǎo]
夙 [sù]	啖 [dàn]	札 [zhá]	嗔 [chēn]	颙 [yóng]	爨 [cuàn]
毗 [pí]	祎 [yī]	曜 [yào]	禳 [ráng]	罡 [gāng]	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东吴分三路大军伐魏，大败而归。诸葛亮诱魏军入上方谷中，火攻魏军。不想突然大雨倾盆，大火熄灭，司马懿父子三人得以逃回。从此，司马懿坚守不出。诸葛亮以女衣并侮辱书信送司马懿，司马懿大怒，却不肯出战。诸葛亮得知东吴大军无功而还，昏倒于地。诸葛亮知自己将亡，遂布灯祈禳，不想主灯被魏延不慎踏灭。

第一百四回

陨大星汉丞相归天 见木像魏都督丧胆

却说姜维见魏延踏灭了灯，心中忿[fèn]怒，拔剑欲杀之。孔明止之曰："此吾命当绝，非文长之过也。"

维乃收剑。孔明吐血数口，卧倒床上，谓魏延曰："此是司马懿[yì]料吾有病，故令人来探视虚实。汝可急出迎敌。"

魏延领命，出帐上马，引兵杀出寨来。夏侯霸见了魏延，慌忙引军退走。延追赶二十余里方回。孔明令魏延自回本寨把守。

姜维入帐，直至孔明榻前问安。孔明曰："吾本欲竭忠尽力，恢复中原，重兴汉室；奈天意如此，吾旦夕将死。吾平生所学，已著书二十四篇，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，内有八务、七戒、六恐、五惧之法。吾遍观诸将，无人可授，独汝可传我书。切勿轻忽！"

维哭拜而受。孔明又曰："吾有'连弩'之法，不曾用得。其法矢长八寸，一弩可发十矢，皆画成图本。汝可依法造用。"

维亦拜受。孔明又曰："蜀中诸道，皆不必多忧；惟阴平之地，切须仔细。此地虽险峻，久必有失。"

又唤马岱入帐，附耳低言，授以密计；嘱曰："我死之后，汝可依计

河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行之。”岱领计而出。

少顷，杨仪入。孔明唤至榻前，授与一锦囊，密嘱曰：“我死，魏延必反；待其反时，汝与临阵，方开此囊。那时自有斩魏延之人也。”

孔明一一调度已毕，便昏然而倒，至晚方苏，便连夜表奏后主。后主闻奏大惊，急命尚书李福，星夜至军中问安，兼询后事。李福领命，趱[zǎn]程赴五丈原，入见孔明，传后主之命，问安毕。孔明流涕曰：“吾不幸中道丧亡，虚废国家大事，得罪于天下。我死后，公等宜竭忠辅主。国家旧制，不可改易；吾所用之人，亦不可轻废。吾兵法皆授与姜维，他自能继吾之志，为国家出力。吾命已在旦夕，当即有遗表上奏天子也。”

李福领了言语，匆匆辞去。

孔明强支病体，令左右扶上小车，出寨遍观各营；自觉秋风吹面，彻骨生寒，乃长叹曰：“再不能临阵讨贼矣！悠悠苍天，曷此其极！”叹息良久。

回到帐中，病转沉重，乃唤杨仪分付曰：“王平、廖化、张嶷[yí]、张翼、吴懿等，皆忠义之士，久经战阵，多负勤劳，堪可委用。我死之后，凡事俱依旧法而行。缓缓退兵，不可急骤。汝深通谋略，不必多嘱。姜伯约智勇足备，可以断后。”杨仪泣拜受命。

孔明令取文房四宝，于卧榻上手书遗表，以达后主。表略曰：

伏闻生死有常，难逃定数；死之将至，愿尽愚忠：臣亮赋性愚拙，遭时艰难，分符拥节，专掌钧衡，兴师北伐，未获成功；何期病入膏肓[huāng]，命垂旦夕，不及终事陛下，饮恨无穷！伏愿陛下：清心寡欲，约己爱民；达孝道于先皇，布仁恩于宇下；提拔幽隐，以进贤良；屏斥奸邪，以厚风俗。

臣家成都，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顷，子弟衣食，自有余饶。至于臣在外任，别无调度，随身衣食，悉仰于官，不别治生，以长尺寸。臣死之日，不使内有余帛，外有赢财，以负陛下也。

孔明写毕，又嘱杨仪曰：“吾死之后，不可发丧。可作一大龛[kān]，将吾尸坐于龛中；以米七粒，放吾口内；脚下用明灯一盏；军中安静如常，切勿举哀：则将星不坠。吾阴魂更自起镇之。司马懿见将星不坠，必然惊疑。吾军可令后寨先行，然后一营一营缓缓而退。若司马懿来追，汝可布成阵势，回旗返鼓。等他来到，却将我先时所雕木像，安于车上，推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出军前，令大小将士，分列左右。懿见之必惊走矣。”

杨仪一一领诺。

是夜，孔明令人扶出，仰观北斗，遥指一星曰：“此吾之将星也。”

众视之，见其色昏暗，摇摇欲坠。孔明以剑指之，口中念咒。咒毕急回帐时，不省人事。众将正慌乱间，忽尚书李福又至；见孔明昏绝，口不能言，乃大哭曰：“我误国家之大事也！”

须臾，孔明复醒，开目遍视，见李福立于榻前。孔明曰：“吾已知公复来之意。”

福谢曰：“福奉天子命，问丞相百年后，谁可任大事者。适因匆遽[jù]，失于谘[zī]请，故复来耳。”

孔明曰：“吾死之后，可任大事者：蒋公琰[yǎn]其宜也。”

福曰：“公琰之后，谁可继之？”

孔明曰：“费文伟可继之。”

福又问：“文伟之后，谁当继者？”

孔明不答。众将近前视之，已薨[hōng]矣。时建兴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，寿五十四岁。后杜工部有诗叹曰：

长星昨夜坠前营，讣[①]报先生此日倾。
虎帐不闻施号令，麟台惟显著勋名。
空余门下三千客，辜负胸中十万兵。
好看绿阴清昼里，于今无复雅歌声！

白乐天亦有诗曰：

先生晦迹卧山林，三顾哪逢圣主寻。
鱼到南阳方得水，龙飞天汉便为霖。
托孤既尽殷勤礼，报国还倾忠义心。
前后出师遗表在，令人一览泪沾襟。

初，蜀长水校尉廖立，自谓才名宜为孔明之副，尝以职位闲散，怏怏[yàng]不平，怨谤无已。于是孔明废之为庶人，徙之汶[wèn]山。及闻孔明亡，乃垂泣曰：“吾终为左衽[rèn，意谓不能再被朝廷收用]矣！”

李严闻之，亦大哭病死。——盖严尝望孔明复收己，得自补前过；度孔明死后，人不能用之故也。后元微之[唐诗人元稹]有赞孔明诗曰：

① 讣 [fù]

拨乱扶危主，殷勤受托孤。英才过管乐，妙策胜孙吴。

凛凛《出师表》，堂堂八阵图。如公全盛德，应叹古今无！

是夜，天愁地惨，月色无光，孔明奄[yǎn]然[忽然]归天。姜维、杨仪遵孔明遗命，不敢举哀，依法成殓，安置龛中，令心腹将卒三百人守护；遂传密令，使魏延断后，各处营寨一一退去。

却说司马懿夜观天文，见一大星，赤色，光芒有角，自东北方流于西南方，坠于蜀营内，三投再起，隐隐有声。懿惊喜曰："孔明死矣！"即传令起大兵追之。

方出寨门，忽又疑虑曰："孔明善会六丁六甲之法，今见我久不出战，故以此术诈死，诱我出耳。今若追之，必中其计。"

遂复勒马回寨不出，只令夏侯霸暗引数十骑，往五丈原山僻哨探消息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魏延在本寨中，夜作一梦，梦见头上忽生二角，醒来甚是疑异。次日，行军司马赵直至，延请入问曰："久知足下深明《易》理。——吾夜梦头生二角，不知主何吉凶？烦足下为我决之。"

赵直想了半晌，答曰："此大吉之兆：麒麟头上有角，苍龙头上有角，乃变化飞腾之象也。"

延大喜曰："如应公言，当有重谢！"

直辞去，行不数里，正遇尚书费祎[yī]。祎问何来。直曰："适至魏文长营中，文长梦头生角，令我决其吉凶。此本非吉兆，但恐直言见怪，因以麒麟苍龙解之。"

祎曰："足下何以知非吉兆？"

直曰："角之字形，乃'刀'下'用'也。今头上用刀，其凶甚矣！"

祎曰："君且勿泄漏。"直别去。

费祎至魏延寨中，屏退左右，告曰："昨夜三更，丞相已辞世矣。临终再三嘱咐，令将军断后以当司马懿，缓缓而退，不可发丧。今兵符在此，便可起兵。"

延曰："何人代理丞相之大事？"

祎曰："丞相一应大事，尽托与杨仪；用兵密法，皆授与姜伯约。此

兵符乃杨仪之令也。”

延曰:“丞相虽亡,吾今现在。杨仪不过一长史,安能当此大任?他只宜扶柩入川安葬。我自率大兵攻司马懿,务要成功。岂可因丞相一人而废国家大事耶?”

祎曰:“丞相遗令,教且暂退,不可有违。”

延怒曰:“丞相当时若依我计,取长安久矣!吾今官任前将军、征西大将军、南郑侯,安肯与长史断后!”

祎曰:“将军之言虽是,然不可轻动,令敌人耻笑。待吾往见杨仪,以利害说之,令彼将兵权让与将军,何如?”

延依其言。

祎辞延出营,急到大寨见杨仪,具述魏延之语。仪曰:“丞相临终,曾密嘱我曰:‘魏延必有异志。’今我以兵符往,实欲探其心耳。今果应丞相之言。吾自令伯约断后可也。”

于是杨仪领兵扶柩先行,令姜维断后;依孔明遗令,徐徐而退。

魏延在寨中,不见费祎来回覆,心中疑惑,乃令马岱引十数骑往探消息。回报曰:“后军乃姜维总督,前军大半退入谷中去了。”

延大怒曰:“竖儒安敢欺我!我必杀之!”因顾谓岱曰:“公肯相助否?”

岱曰:“某亦素恨杨仪,今愿助将军攻之。”

延大喜,即拔寨引本部兵望南而行。

却说夏侯霸引军至五丈原看时,不见一人,急回报司马懿曰:“蜀兵已尽退矣。”

懿跌足曰:“孔明真死矣!可速追之!”

夏侯霸曰:“都督不可轻追。当令偏将先往。”

懿曰:“此番须吾自行。”

遂引兵同二子一齐杀奔五丈原来;呐喊摇旗,杀入蜀寨时,果无一人。

懿顾二子曰:“汝急催兵赶来,吾先引军前进。”

于是司马师、司马昭在后催军;懿自引军当先,追到山脚下,望见蜀兵不远,乃奋力追赶。忽然山后一声炮响,喊声大震,只见蜀兵俱回

旗返鼓，树影中飘出中军大旗，上书一行大字曰："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"。懿大惊失色。定睛看时，只见中军数十员上将，拥出一辆四轮车来；车上端坐孔明：纶[guān]巾羽扇，鹤氅[chǎng]皂绦。

懿大惊曰："孔明尚在！吾轻入重地，堕其计矣！"急勒回马便走。

背后姜维大叫："贼将休走！你中了我丞相之计也！"

魏兵魂飞魄散，弃甲丢盔，抛戈撇戟，各逃性命，自相践踏，死者无数。司马懿奔走了五十余里，背后两员魏将赶上，扯住马嚼环叫曰："都督勿惊。"

懿用手摸头曰："我有头否？"

二将曰："都督休怕，蜀兵去远了。"

懿喘息半晌，神色方定；睁目视之，乃夏侯霸、夏侯惠也；乃徐徐按辔[pèi]，与二将寻小路奔归本寨，使众将引兵四散哨探。

过了两日，乡民奔告曰："蜀兵退入谷中之时，哀声震地，军中扬起白旗：孔明果然死了，只留姜维引一千兵断后。——前日车上之孔明，乃木人也。"

懿叹曰："吾能料其生，不能料其死也！"

因此蜀中人谚曰："死诸葛能走[使之逃跑，吓走]生仲达。"后人有诗叹曰：

长星半夜落天枢，奔走还疑亮未殂[①]。
关外至今人冷笑，头颅犹问有和无！

司马懿知孔明死信已确，乃复引兵追赶。行到赤岸坡，见蜀兵已去远，乃引还，顾谓众将曰："孔明已死，我等皆高枕无忧矣！"

遂班师回。一路上见孔明安营下寨之处，前后左右，整整有法，懿叹曰："此天下奇才也！"

于是引兵回长安，分调众将，各守隘口。懿自回洛阳面君去了。

却说杨仪、姜维排成阵势，缓缓退入栈阁道口，然后更衣发丧，扬幡举哀。蜀军皆撞跌[撞头跌脚，沉痛悲哀的样子]而哭，至有哭死者。

蜀兵前队正回到栈阁道口，忽见前面火光冲天，喊声震地，一彪军拦路。众将大惊，急报杨仪。

① 殂 [cú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正是：已见魏营诸将去，不知蜀地甚兵来。未知来者是何处军马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忿 [fèn]　懿 [yì]　趱 [zǎn]　嶷 [yí]　肓 [huāng]　龛 [kān]
遽 [jù]　谘 [zī]　琰 [yǎn]　薨 [hōng]　讣 [fù]　怏 [yàng]
汶 [wèn]　衽 [rèn]　奄 [yǎn]　祎 [yī]　纶 [guān]　氅 [chǎng]
辔 [pèi]　殂 [cú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诸葛亮授兵书于姜维，强撑病体，遍观各营，喟然长叹。诸葛亮身故，姜维、杨仪不敢举哀。魏延不服杨仪，口出不逊之言。司马懿追兵赶到，姜维推出诸葛亮木像，司马懿大惊退兵。

第一百五回

武侯预伏锦囊计 魏主拆取承露盘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杨仪闻报前路有兵拦截，忙令人哨探。回报说魏延烧绝栈道，引兵拦路。仪大惊曰："丞相在日，料此人久后必反，谁想今日果然如此！今断吾归路，当复如何？"

费祎[yī]曰："此人必先捏[故意编造事实]奏天子，诬吾等造反，故烧绝栈道，阻遏归路。吾等亦当表奏天子，陈魏延反情，然后图之。"

姜维曰："此间有一小径，名槎[chá]山，虽崎岖险峻，可以抄出栈道之后。"一面写表奏闻天子，一面将人马望槎山小道进发。

且说后主在成都，寝食不安，动止不宁；夜作一梦，梦见成都锦屏山崩倒；遂惊觉，坐而待旦，聚集文武，入朝圆梦。

谯[qiáo]周曰："臣昨夜仰观天文，见一星，赤色，光芒有角，自东北落于西南，主丞相有大凶之事。今陛下梦山崩，正应此兆。"

后主愈加惊怖。忽报李福到，后主急召入问之。福顿首泣奏丞相已亡；将丞相临终言语，细述一遍。

后主闻言大哭曰："天丧我也！"哭倒于龙床之上。

侍臣扶入后宫。吴太后闻之，亦放声大哭不已。多官无不哀恸[tòng]，百姓人人涕泣。

后主连日伤感，不能设朝。忽报魏延表奏杨仪造反，群臣大骇，入宫启奏后主。——时吴太后亦在宫中。——后主闻奏大惊，命近臣读魏延表。其略曰：

征西大将军、南郑侯臣魏延，诚惶诚恐，顿首上言：杨仪自总兵权，率众造反，劫丞相灵柩，欲引敌人入境。臣先烧绝栈道，以兵守御。谨此奏闻。

读毕，后主曰："魏延乃勇将，足可拒杨仪等众，何故烧绝栈道？"

吴太后曰："尝闻先帝有言：孔明识魏延脑后有反骨，每欲斩之；因怜其勇，故姑留用。今彼奏杨仪等造反，未可轻信。杨仪乃文人，丞相委以长史之任，必其人可用。今日若听此一面之词，杨仪等必投魏矣。此事当深虑远议，不可造次。"

众官正商议间，忽报：长史杨仪有紧急表到。近臣拆表读曰：

长史、绥[suí]军将军臣杨仪，诚惶诚恐，顿首谨表：丞相临终，将大事委于臣，照依旧制，不敢变更，使魏延断后，姜维次之。今魏延不遵丞相遗语，自提本部人马，先入汉中，放火烧断栈道，劫丞相灵车，谋为不轨。变起仓卒，谨飞章奏闻。

太后听毕，问："卿等所见若何？"

蒋琬[wǎn]奏曰："以臣愚见：杨仪为人虽禀性过急，不能容物，至于筹度粮草，参赞军机，与丞相办事多时，今丞相临终，委以大事，决非背反之人。魏延平日恃[shì]功务[攀求]高，人皆下之[大家都忍让他]；仪独不假借[宽容]，延心怀恨；今见仪总兵，心中不服，故烧栈道，断其归路，又诬奏而图陷害。臣愿将全家良贱，保杨仪不反。——实不敢保魏延。"

董允亦奏曰："魏延自恃功高，常有不平之心，口出怨言。向所以不即反者，惧丞相耳。今丞相新亡，乘机为乱，势所必然。若[至于]杨仪，才干敏达，为丞相所任用，必不背反。"

后主曰："若魏延果反，当用何策御之？"

蒋琬曰："丞相素疑此人，必有遗计授与杨仪。若仪无恃，安能退入谷口乎？延必中计矣。陛下宽心。"

不多时，魏延又表至，告称杨仪背反。正览表之间，杨仪又表到，奏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称魏延背反。二人接连具表，各陈是非。忽报费祎到。后主召入，祎细奏魏延反情。后主曰："若如此，且令董允假节[持朝廷的信物]释劝，用好言抚慰。"

允奉诏而去。

却说魏延烧断栈道，屯兵南谷，把住隘口，自以为得计；不想杨仪、姜维星夜引兵抄到南谷之后。仪恐汉中有失，令先锋何平引三千兵先行。仪同姜维等引兵扶柩望汉中而来。

且说何平引兵径到南谷之后，擂鼓呐喊。哨马飞报魏延，说杨仪令先锋何平引兵自槎山小路抄来搦[nuò]战。延大怒，急披挂上马，提刀引兵来迎。两阵对圆，何平出马大骂曰："反贼魏延安在？"

延亦骂曰："汝助杨仪造反，何敢骂我！"

平叱曰："丞相新亡，骨肉未寒，汝焉敢造反！"乃扬鞭指川兵曰："汝等军士，皆是西川之人，川中多有父母妻子，兄弟亲朋；丞相在日，不曾薄待汝等，今不可助反贼，宜各回家乡，听候赏赐。"

众军闻言，大喊一声，散去大半。

延大怒，挥刀纵马，直取何平。平挺枪来迎。战不数合，平诈败而走，延随后赶来。众军弓弩齐发，延拨马而回。

见众军纷纷溃散，延转怒，拍马赶上，杀了数人，却只止遏不住；只有马岱所领三百人不动。延谓岱曰："公真心助我，事成之后，决不相负。"

遂与马岱追杀何平。平引兵飞奔而去。

魏延收聚残军，与马岱商议曰："我等投魏，若何？"

岱曰："将军之言，不智甚也。大丈夫何不自图霸业，乃轻屈膝于人耶？吾观将军智勇足备，两川之士，谁敢抵敌？吾誓同将军先取汉中，随后进攻西川。"

延大喜，遂同马岱引兵直取南郑。姜维在南郑城上，见魏延、马岱耀武扬威，蜂拥而来。维急令拽起吊桥。

延、岱二人大叫："早降！"

姜维令人请杨仪商议曰："魏延勇猛，更兼马岱相助，虽然军少，何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计退之？”

仪曰：“丞相临终，遗一锦囊，嘱曰：‘若魏延造反，临阵对敌之时，方可开拆，便有斩魏延之计。’今当取出一看。”

遂出锦囊拆封看时，题曰：“待与魏延对敌，马上方许拆开。”

维大喜曰：“既丞相有戒约，长史可收执。吾先引兵出城，列为阵势，公可便来。”

姜维披挂上马，绰[chāo]枪在手，引三千军，开了城门，一齐冲出，鼓声大震，排成阵势。维挺枪立马于门旗之下，高声大骂曰：“反贼魏延！丞相不曾亏你，今日如何背反？”

延横刀勒马而言曰：“伯约，不干你事。只教杨仪来！”

仪在门旗影里，拆开锦囊视之，如此如此。仪大喜，轻骑而出，立马阵前，手指魏延而笑曰：“丞相在日，知汝久后必反，教我提备，今果应其言。汝敢在马上连叫三声‘谁敢杀我’，便是真大丈夫，吾就献汉中城池与汝。”

延大笑曰：“杨仪匹夫听着！若孔明在日，吾尚惧他三分；他今已亡，天下谁敢敌我？休道连叫三声，便叫三万声，亦有何难！”

遂提刀按辔[pèi]，于马上大叫曰：“谁敢杀我？”

一声未毕，脑后一人厉声而应曰：“吾敢杀汝！”手起刀落，斩魏延于马下。

众皆骇然。斩魏延者，乃马岱也。原来孔明临终之时，授马岱以密计，只待魏延喊叫时，便出其不意斩之；当日，杨仪读罢锦囊计策，已知伏下马岱在彼，故依计而行，果然杀了魏延。后人有诗曰：

诸葛先机识魏延，已知日后反西川。
锦囊遗计人难料，却见成功在马前。

却说董允未及到南郑，马岱已斩了魏延，与姜维合兵一处。杨仪具表星夜奏闻后主。后主降旨曰：“既已名正其罪，仍念前功，赐棺椁[guǒ]葬之。”

杨仪等扶孔明灵柩到成都，后主引文武官僚，尽皆挂孝，出城二十里迎接。后主放声大哭。上至公卿大夫，下及山林百姓，男女老幼，无不痛哭，哀声震地。

后主命扶柩入城，停于丞相府中。其子诸葛瞻守孝居丧。

后主还朝，杨仪自缚请罪。后主令近臣去其缚曰："若非卿能依丞相遗教，灵柩何日得归，魏延如何得灭。大事保全，皆卿之力也。"

遂加杨仪为中军师。马岱有讨逆之功，即以魏延之爵爵之。仪呈上孔明遗表。后主览毕，大哭，降旨卜地安葬。

费祎奏曰："丞相临终，命葬于定军山，不用墙垣[yuán]砖石，亦不用一切祭物。"

后主从之。择本年十月吉日，后主自送灵柩至定军山安葬。后主降诏致祭，谥[shì]号忠武侯；令建庙于沔[miǎn]阳，四时享祭。后杜工部有诗曰：

丞相祠堂何处寻，锦官城外柏森森。
映阶碧草自春色，隔叶黄鹂空好音。
三顾频烦天下计，两朝开济老臣心。
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！

又杜工部诗曰：

诸葛大名垂宇宙，宗臣遗像肃清高。
三分割据纡①筹策，万古云霄一羽毛。
伯仲之间见伊吕，指挥若定失萧曹。
运移汉祚②终难复，志决身歼军务劳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后主回到成都，忽近臣奏曰："边庭报来，东吴令全琮[cóng]引兵数万，屯于巴丘界口，未知何意。"

后主惊曰："丞相新亡，东吴负盟侵界，如之奈何？"

蒋琬奏曰："臣敢保王平、张嶷[yí]引兵数万屯于永安，以防不测。陛下再命一人去东吴报丧，以探其动静。"

后主曰："须得一舌辩之士为使。"

一人应声而出曰："微臣愿往。"

众视之，乃南阳安众人，姓宗，名预，字德艳，官任参军、右中郎将。

后主大喜，即命宗预往东吴报丧，兼探虚实。

宗预领命，径到金陵，入见吴主孙权。礼毕，只见左右人皆着素衣。

① 纡 [yū]　② 祚 [zuò]

权作色而言曰："吴、蜀已为一家，卿主何故而增白帝之守也？"

预曰："臣以为东益巴丘之戍，西增白帝之守，皆事势宜然，俱不足以相问也。"

权笑曰："卿不亚于邓芝。"乃谓宗预曰："朕闻诸葛丞相归天，每日流涕，令官僚尽皆挂孝。朕恐魏人乘丧取蜀，故增巴丘守兵万人，以为救援，别无他意也。"

预顿首拜谢。

权曰："朕既许以同盟，安有背义之理？"

预曰："天子因丞相新亡，特命臣来报丧。"

权遂取金钚[pī]箭一支折之，设誓曰："朕若负前盟，子孙绝灭！"

又命使赍[jī]香帛奠仪，入川致祭。

宗预拜辞吴主，同吴使还成都，入见后主，奏曰："吴主因丞相新亡，亦自流涕，令群臣皆挂孝。其益兵巴丘者，恐魏人乘虚而入，别无异心。今折箭为誓，并不背盟。"

后主大喜，重赏宗预，厚待吴使去讫。遂依孔明遗言，加蒋琬为丞相、大将军，录尚书事；加费祎为尚书令，同理丞相事；加吴懿[yì]为车骑将军，假节督汉中；姜维为辅汉将军、平襄侯，总督诸处人马，同吴懿出屯汉中，以防魏兵。其余将校，各依旧职。

杨仪自以为年宦[做官的年期、资历]先于蒋琬，而位出琬下；且自恃功高，未有重赏，口出怨言，谓费祎曰："昔日丞相初亡，吾若将全师投魏，宁当寂寞如此耶！"

费祎乃将此言具表密奏后主。后主大怒，命将杨仪下狱勘问，欲斩之。

蒋琬奏曰："仪虽有罪，但日前随丞相多立功劳，未可斩也，当废为庶人。"

后主从之，遂贬杨仪赴汉嘉郡为民。仪羞惭自刎而死。

蜀汉建兴十三年，魏主曹睿[ruì]青龙三年，吴主孙权嘉禾四年，三国各不兴兵。

单说魏主封司马懿为太尉，总督军马，安镇诸边。懿拜谢回洛阳去讫。魏主在许昌，大兴土木，建盖宫殿；又于洛阳造朝阳殿、太极殿，筑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总章观，俱高十丈；又立崇华殿、青霄阁、凤凰楼、九龙池，命博士马钧监造，极其华丽：雕梁画栋，碧瓦金砖，光辉耀日。选天下巧匠三万余人，民夫三十余万，不分昼夜而造。民力疲困，怨声不绝。

睿又降旨起土木于芳林园，使公卿皆负土树木于其中。司徒董寻上表切谏曰：

伏自建安以来，野战死亡，或门殚户尽；虽有存者，遗孤老弱。若今宫室狭小，欲广大之，犹宜随时，不妨农务。——况作无益之物乎？陛下既尊群臣，显以冠冕，被以文绣，载以华舆，所以异于小人也。——今又使负木担土，沾体涂足，毁国之光，以崇无益：甚无谓也。孔子云："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"无忠无礼，国何以立？臣知言出必死；而自比于牛之一毛，生既无益，死亦何损。秉笔流涕，心与世辞。臣有八子，臣死之后，累陛下矣。不胜战栗待命之至！

睿览表怒曰："董寻不怕死耶！"

左右奏请斩之。睿曰："此人素有忠义，今且废为庶人。再有妄言者必斩！"

时有太子舍人张茂，字彦[yàn]林，亦上表切谏，睿命斩之。

即日召马钧问曰："朕建高台峻阁，欲与神仙往来，以求长生不老之方。"

钧奏曰："汉朝二十四帝，惟武帝享国最久，寿算极高，盖因服天上日精月华之气也：尝于长安宫中，建柏梁台；台上立一铜人，手捧一盘，名曰'承露盘'，接三更北斗所降沆瀣[hàng xiè]之水[即露水]——其名曰'天浆'，又曰'甘露'。取此水用美玉为屑，调和服之，可以返老还童。"

睿大喜曰："汝今可引人夫星夜至长安，拆取铜人，移置芳林园中。"

钧领命，引一万人至长安，令周围搭起木架，上柏梁台去。不移时间，五千人连绳引索，旋环而上。那柏梁台高二十丈，铜柱圆十围。马钧教先拆铜人。多人并力拆下铜人来，只见铜人眼中潸[shān]然泪下。众皆大惊。忽然台边一阵狂风起处，飞砂走石，急若骤雨；一声响亮，就如天崩地裂：台倾柱倒，压死千余人。

钧取铜人及金盘回洛阳，入见魏主，献上铜人、承露盘。

魏主问曰："铜柱安在？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钧奏曰："柱重百万斤，不能运至。"

睿令将铜柱打碎，运来洛阳，铸成两个铜人，号为"翁仲"，列于司马门外；又铸铜龙凤两个：龙高四丈，凤高三丈余，立在殿前。又于上林苑中，种奇花异木，蓄养珍禽怪兽。

少傅杨阜[fù]上表谏曰：

臣闻尧尚茅茨[cí，用茅草盖的屋子]，而万国安居；禹卑宫室，而天下乐业；及至殷、周，或堂崇三尺，度[限制]以九筵耳：古之圣帝明王，未有极宫室之高丽，以凋敝百姓之财力者也。桀作琁室、象廊，纣为倾宫、鹿台，以丧其社稷；楚灵以筑章华而身受其祸；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，天下叛之，二世而灭：夫不度万民之力，以从耳目之欲，未有不亡者也。陛下当以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为法则，以桀、纣、楚、秦为深诫。——而乃自暇自逸，惟宫台是饰，必有危亡之祸矣。君作元首，臣为股肱[gōng]，存亡一体，得失同之。臣虽驽怯，敢忘诤臣之义？言不切至，不足以感寤[通"悟"]陛下。谨叩棺沐浴，伏俟重诛。

表上，睿不省，只催督马钧建造高台，安置铜人、承露盘。又降旨广选天下美女，入芳林园中。众官纷纷上表谏诤，睿俱不听。

却说曹睿之后毛氏，乃河内人也；先年睿为平原王时，最相恩爱；及即帝位，立为后；后睿因宠郭夫人，毛后失宠。郭夫人美而慧，睿甚嬖[bì，宠爱]之，每日取乐，月余不出宫闼[tà，门]。

是岁春三月，芳林园中百花争放，睿同郭夫人到园中赏玩饮酒。

郭夫人曰："何不请皇后同乐？"

睿曰："若彼在，朕涓滴不能下咽也。"

遂传谕宫娥，不许令毛后知道。

毛后见睿月余不入正宫，是日引十余宫人，来翠花楼上消遣，只听得乐声嘹亮，乃问曰："何处奏乐？"

一宫官启曰："乃圣上与郭夫人于御花园中赏花饮酒。"

毛后闻之，心中烦恼，回宫安歇。

次日，毛皇后乘小车出宫游玩，正迎见睿于曲廊之间，乃笑曰："陛下昨游北园，其乐不浅也！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睿大怒，即命擒昨日侍奉诸人到，叱曰："昨游北园，朕禁左右不许使毛后知道，何得又宣露！"

喝令宫官将诸侍奉人尽斩之。

毛后大惊，回车至宫，睿即降诏赐毛皇后死，立郭夫人为皇后。朝臣莫敢谏者。

忽一日，幽州刺史毋[guàn]丘俭上表，报称辽东公孙渊造反，自号为燕王，改元绍汉元年，建宫殿，立官职，兴兵入寇，摇动北方。睿大惊，即聚文武官僚，商议起兵退渊之策。

正是：才将土木劳中国，又见干戈起外方。未知何以御之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**本回难字检索**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祎 [yī]　槎 [chá]　谯 [qiáo]　恸 [tòng]　绥 [suí]　琬 [wǎn]
恃 [shì]　搦 [nuò]　绰 [chāo]　辔 [pèi]　椁 [guǒ]　垣 [yuán]
谥 [shì]　沔 [miǎn]　纡 [yū]　祚 [zuò]　琮 [cóng]　嶷 [yí]
钚 [pī]　赍 [jī]　懿 [yì]　睿 [ruì]　彦 [yàn]
沆瀣 [hàng xiè]　潸 [shān]　阜 [fù]　茨 [cí]　肱 [gōng]
嬖 [bì]　闼 [tà]　毋 [guà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魏延和杨仪分别奏明刘禅，言说对方背叛。刘禅知魏延想要造反，派董允好言抚慰。马岱假意愿助魏延取西川，与姜维、杨仪按诸葛亮锦囊妙计斩杀魏延。杨仪不服蒋琬，被刘禅罢官贬为庶人。曹睿大兴土木，建造宫殿，怨声不绝。又求长生不老之方，派马钧赴长安拆取柏梁台上铜人、承露盘。众官以死上表劝谏，曹睿不听。

第一百六回

公孙渊兵败死襄平 司马懿诈病赚曹爽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公孙渊乃辽东公孙度之孙，公孙康之子也。建安十二年，曹操追袁尚，未到辽东，康斩尚首级献操，操封康为襄平侯；后康死，有二子：长曰晃，次曰渊，皆幼；康弟公孙恭继职。曹丕[pī]时封恭为车骑将军、襄平侯。太和二年，渊长大，文武兼备，性刚好斗，夺其叔公孙恭之位，曹睿[ruì]封渊为扬烈将军、辽东太守。后孙权遣张弥、许晏[yàn]赍[jī]金珠珍玉赴辽东，封渊为燕王。渊惧中原，乃斩张、许二人，送首与曹睿。睿封渊为大司马、乐浪公。渊心不足，与众商议，自号为燕王，改元绍汉元年。

副将贾范谏曰："中原待主公以上公之爵，不为卑贱；今若背反，实为不顺。更兼司马懿善能用兵，西蜀诸葛武侯且不能取胜，何况主公乎？"

渊大怒，叱左右缚贾范，将斩之。参军伦直谏曰："贾范之言是也。圣人云：'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。'今国中屡见怪异之事：近有犬戴巾帻[zé]，身披红衣，上屋作人行；又城南乡民造饭，饭甑[zèng，古炊具]之中，忽有一小儿蒸死于内；襄平北市中，地忽陷一穴，涌出一块肉，周围数尺，头面眼耳口鼻都具，独无手足，刀箭不能伤，不知何物，卜者占之曰：

‘有形不成，有口无声；国家亡灭，故现其形。’有此三者，皆不祥之兆也。主公宜避凶就吉，不可轻举妄动。”

渊勃然大怒，叱武士绑伦直并贾范同斩于市。令大将军卑衍为元帅，杨祚[zuò]为先锋，起辽兵十五万，杀奔中原来。

边官报知魏主曹睿。睿大惊，乃召司马懿[yì]入朝计议。

懿奏曰：“臣部下马步官军四万，足可破贼。”

睿曰：“卿兵少路远，恐难收复。”

懿曰：“兵不在多，在能设奇用智耳。臣托陛下洪福，必擒公孙渊以献陛下。”

睿曰：“卿料公孙渊作何举动？”

懿曰：“渊若弃城预走，是上计也；守辽东拒大军，是中计也；坐守襄平，是为下计，——必被臣所擒矣。”

睿曰：“此去往复几时？”

懿曰：“四千里之地，往百日，攻百日，还百日，休息六十日，大约一年足矣。”

睿曰：“倘吴、蜀入寇，如之奈何？”

懿曰：“臣已定下守御之策，陛下勿忧。”

睿大喜，即命司马懿兴师征讨公孙渊。

懿辞朝出城，令胡遵为先锋，引前部兵先到辽东下寨。

哨马飞报公孙渊。渊令卑衍、杨祚分八万兵屯于辽隧，围堑[qiàn]二十余里，环绕鹿角，甚是严密。

胡遵令人报知司马懿。懿笑曰：“贼不与我战，欲老[疲怠]我兵耳。我料贼众大半在此，其巢穴空虚，不若弃却此处，径奔襄平；贼必往救，却于中途击之，必获全功。”

于是勒兵从小路向襄平进发。

却说卑衍与杨祚商议曰：“若魏兵来攻，休与交战。彼千里而来，粮草不继，难以持久，粮尽必退；待他退时，然后出奇兵击之，司马懿可擒也。昔司马懿与蜀兵相拒，坚守渭南，孔明竟卒于军中：今日正与此理相同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二人正商议间，忽报："魏兵往南去了。"

卑衍大惊曰："彼知吾襄平军少，去袭老营也。若襄平有失，我等守此处无益矣。"遂拔寨随后而起。

早有探马飞报司马懿。懿笑曰："中吾计矣！"乃令夏侯霸、夏侯威，各引一军伏于辽水之滨："如辽兵到，两下齐出。"

二人受计而往。早望见卑衍、杨祚引兵前来。一声炮响，两边鼓噪摇旗：左有夏侯霸，右有夏侯威，一齐杀出。卑、杨二人，无心恋战，夺路而走；奔至首山，正逢公孙渊兵到，合兵一处，回马再与魏兵交战。

卑衍出马骂曰："贼将休使诡计！汝敢出战否？"

夏侯霸纵马挥刀来迎。战不数合，被夏侯霸一刀斩卑衍于马下，辽兵大乱。霸驱兵掩杀，公孙渊引败兵奔入襄平城去，闭门坚守不出。魏兵四面围合。

时值秋雨连绵，一月不止，平地水深三尺，运粮船自辽河口直至襄平城下。魏兵皆在水中，行坐不安。

左都督裴景入帐告曰："雨水不住，营中泥泞，军不可停，请移于前面山上。"

懿怒曰："捉公孙渊只在旦夕，安可移营？如有再言移营者斩！"

裴景喏喏而退。少顷，右都督仇连又来告曰："军士苦水，乞太尉移营高处。"

懿大怒曰："吾军令已发，汝何敢故违！"

即命推出斩之，悬首于辕门外。于是军心震慑。

懿令南寨人马暂退二十里，纵城内军民出城樵采柴薪，牧放牛马。

司马陈群问曰："前太尉攻上庸之时，兵分八路，八日赶至城下，遂生擒孟达而成大功；今带甲四万，数千里而来，不令攻打城池，却使久居泥泞之中，又纵贼众樵牧。某实不知太尉是何主意？"

懿笑曰："公不知兵法耶？昔孟达粮多兵少，我粮少兵多，故不可不速战；出其不意，突然攻之，方可取胜。今辽兵多，我兵少，贼饥我饱，何必力攻？正当任彼自走，然后乘机击之。我今放开一条路，不绝彼之樵牧，是容彼自走也。"

陈群拜服。于是司马懿遣人赴洛阳催粮。魏主曹睿设朝，群臣皆奏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曰："近日秋雨连绵，一月不止，人马疲劳，可召回司马懿，权且罢兵。"

睿曰："司马太尉善能用兵，临危制变，多有良谋，捉公孙渊计日而待。卿等何必忧也？"遂不听群臣之谏，使人运粮解至司马懿军前。

懿在寨中，又过数日，雨止天晴。是夜，懿出帐外，仰观天文，忽见一星，其大如斗，流光数丈，自首山东北，坠于襄平东南。各营将士，无不惊骇。懿见之大喜，乃谓众将曰："五日之后，星落处必斩公孙渊矣。——来日可并力攻城。"

众将得令，次日侵晨，引兵四面围合，筑土山，掘地道，立炮架，装云梯，日夜攻打不息，箭如急雨，射入城去。公孙渊在城中粮尽，皆宰牛马为食。人人怨恨，各无守心，欲斩渊首，献城归降。渊闻之，甚是惊忧，慌令相国王建、御史大夫柳甫[fǔ]，往魏寨请降。

二人自城上系下，来告司马懿曰："请太尉退二十里，我君臣自来投降。"

懿大怒曰："公孙渊何不自来？殊为无理！"

叱武士推出斩之，将首级付与从人。从人回报，公孙渊大惊，又遣侍中卫演来到魏营。司马懿升帐，聚众将立于两边。演膝行而进，跪于帐下，告曰："愿太尉息雷霆之怒。克日先送世子公孙修为质当[人质]，然后君臣自缚来降。"

懿曰："军事大要有五：能战当战，不能战当守，不能守当走，不能走当降，不能降当死耳！——何必送子为质当？"

叱卫演回报公孙渊。演抱头鼠窜而去，归告公孙渊。渊大惊，乃与子公孙修密议停当，选下一千人马，当夜二更时分，开了南门，往东南而走。渊见无人，心中暗喜。行不到十里，忽听得山上一声炮响，鼓角齐鸣：一支兵拦住，中央乃司马懿也；左有司马师，右有司马昭，二人大叫曰："反贼休走！"

渊大惊，急拨马寻路欲走。早有胡遵兵到；左有夏侯霸、夏侯威，右有张虎、乐綝[chēn]：四面围得铁桶相似。公孙渊父子，只得下马纳降。懿在马上顾诸将曰："吾前夜丙寅[yín]日，见大星落于此处，今夜壬[rén]申日应矣。"

众将称贺曰："太尉真神机也！"

懿传令斩之。公孙渊父子对面受戮。司马懿遂勒兵来取襄平。未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及到城下时，胡遵早引兵入城。城中人民焚香拜迎，魏兵尽皆入城。懿坐于衙上，将公孙渊宗族，并同谋官僚人等，俱杀之，计首级七十余颗。出榜安民。

人告懿曰："贾范、伦直苦谏渊不可反叛，俱被渊所杀。"懿遂封其墓而荣其子孙。就将库内财物，赏劳三军，班师回洛阳。

却说魏主在宫中，夜至三更，忽然一阵阴风，吹灭灯光，只见毛皇后引数十个宫人哭至座前索命。睿因此得病。病渐沉重，命侍中光禄大夫刘放、孙资，掌枢密院一切事务；又召文帝子燕王曹宇为大将军，佐太子曹芳摄政。宇为人恭俭温和，未肯当此大任，坚辞不受。睿召刘放、孙资问曰："宗族之内，何人可任？"

二人久得曹真之惠，乃保奏曰："惟曹子丹之子曹爽可也。"睿从之。

二人又奏曰："欲用曹爽，当遣燕王归国。"睿然其言。二人遂请睿降诏，赍出谕燕王曰："有天子手诏，命燕王归国，限即日就行；若无诏不许入朝。"

燕王涕泣而去。遂封曹爽为大将军，总摄朝政。

睿病渐危，急令使持节诏司马懿还朝。懿受命，径到许昌，入见魏主。

睿曰："朕惟恐不得见卿；今日得见，死无恨矣。"

懿顿首奏曰："臣在途中，闻陛下圣体不安，恨不肋生两翼，飞至阙下。今日得睹龙颜，臣之幸也。"

睿宣太子曹芳，大将军曹爽，侍中刘放、孙资等，皆至御榻之前。睿执司马懿之手曰："昔刘玄德在白帝城病危，以幼子刘禅托孤于诸葛孔明，孔明因此竭尽忠诚，至死方休：偏邦尚然如此，何况大国乎？朕幼子曹芳，年才八岁，不堪掌理社稷。幸太尉及宗兄元勋旧臣，竭力相辅，无负朕心！"

又唤芳曰："仲达与朕一体，尔宜敬礼之。"

遂命懿携芳近前。芳抱懿颈不放。睿曰："太尉勿忘幼子今日相恋之情！"

言讫，潸[shān]然泪下。懿顿首流涕。魏主昏沉，口不能言，只以手指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太子，须臾而卒；在位十三年，寿三十六岁，时魏景初三年春正月下旬也。

当下司马懿、曹爽，扶太子曹芳即皇帝位。芳字兰卿，乃睿乞养之子，秘在宫中，人莫知其所由来。于是曹芳谥[shì]睿为明帝，葬于高平陵；尊郭皇后为皇太后；改元正始元年。司马懿与曹爽辅政。

爽事懿甚谨，一应大事，必先启知。爽字昭伯，自幼出入宫中；明帝见爽谨慎，甚是爱敬。爽门下有客五百人，内有五人以浮华相尚：一是何晏，字平叔；一是邓飏[yáng]，字玄茂，乃邓禹之后；一是李胜，字公昭；一是丁谧[mì]，字彦靖[yàn jìng]；一是毕轨，字昭先。又有大司农桓[huán]范字元则，颇有智谋，人多称为“智囊”。——此数人皆爽所信任。

何晏告爽曰：“主公大权，不可委托他人，恐生后患。”

爽曰：“司马公与我同受先帝托孤之命，安忍背之？”

晏曰：“昔日先公与仲达破蜀兵之时，累受此人之气，因而致死。——主公如何不察也？”

爽猛然省悟，遂与多官计议停当，入奏魏主曹芳曰：“司马懿功高德重，可加为太傅。”

芳从之，自是兵权皆归于爽。爽命弟曹羲[xī]为中领军，曹训为武卫将军，曹彦为散骑常侍，各引三千御林军，任其出入禁宫。又用何晏、邓飏、丁谧为尚书，毕轨为司隶校尉，李胜为河南尹：此五人日夜与爽议事。于是曹爽门下宾客日盛。

司马懿推病不出，二子亦皆退职闲居。

爽每日与何晏等饮酒作乐：凡用衣服器皿，与朝廷无异；各处进贡玩好珍奇之物，先取上等者入己，然后进宫；佳人美女，充满府院。——黄门张当，谄事曹爽，私选先帝侍妾七八人，送入府中；爽又选善歌舞良家子女三四十人，为家乐。又建重楼画阁，造金银器皿，用巧匠数百人，昼夜工作。

却说何晏闻平原管辂[lù]明数术，请与论《易》。时邓飏在座，问辂曰：“君自谓善《易》，而语不及《易》中词义，何也？”

辂曰：“夫善《易》者，不言《易》也。”

晏笑而赞之曰：“可谓要言不烦。”因谓辂曰：“试为我卜一卦：可至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三公[东汉以太尉、司徒、司空合称三公。为共同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]否？”又问：“连梦青蝇数十，来集鼻上，此是何兆？”

辂曰：“元、恺辅舜，周公佐周，皆以和惠谦恭，享有多福。今君侯位尊势重，而怀德者鲜，畏威者众，殆非小心求福之道。且鼻者，山也；山高而不危，所以长守贵也。今青蝇臭恶而集焉。位峻者颠，可不惧乎？愿君侯裒[póu]多益寡[减多余，补不足]，非礼勿履：然后三公可至，青蝇可驱也。”

邓飏怒曰：“此老生之常谈耳！”

辂曰：“老生者见不生，常谈者见不谈。”遂拂袖而去。

二人大笑曰：“真狂士也！”

辂到家，与舅言之。舅大惊曰：“何、邓二人，威权甚重，汝奈何犯之？”

辂曰：“吾与死人语，何所畏耶！”

舅问其故。辂曰：“邓飏行步，筋不束骨，脉不制肉，起立倾倚，若无手足：此为‘鬼躁’之相。何晏视候，魂不守宅，血不华色，精爽烟浮，容若槁[gǎo]木：此为‘鬼幽’之相。二人早晚必有杀身之祸，何足畏也！”

其舅大骂辂为狂子而去。

却说曹爽尝与何晏、邓飏等畋[tián]猎[打猎]。其弟曹羲谏曰：“兄威权太甚，而好出外游猎，倘为人所算，悔之无及。”

爽叱曰：“兵权在吾手中，何惧之有！”

司农桓范亦谏，不听。

时魏主曹芳，改正始十年为嘉平元年。曹爽一向专权，不知仲达虚实，适魏主命李胜为荆州刺史，即令李胜往辞仲达，就探消息。胜径到太傅府中，早有门吏报入。司马懿谓二子曰：“此乃曹爽使来探吾病之虚实也。”

乃去冠散发，上床拥被而坐，又令二婢扶策[搀扶]，方请李胜入府。

胜至床前拜曰：“一向不见太傅，谁想如此病重。今天子命某为荆州刺史，特来拜辞。”

懿佯[yáng]答曰：“并州近朔方，好为之备。”

胜曰：“除荆州刺史，非‘并州’也。”

懿笑曰：“你方从并州来？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胜曰："汉上荆州耳。"

懿大笑曰："你从荆州来也！"

胜曰："太傅如何病得这等了？"

左右曰："太傅耳聋。"

胜曰："乞纸笔一用。"

左右取纸笔与胜。胜写毕，呈上。懿看之，笑曰："吾病得耳聋了。此去保重。"

言讫，以手指口。侍婢进汤，懿将口就之，汤流满襟，乃作哽噎之声曰："吾今衰老病笃[dǔ]，死在旦夕矣。二子不肖，望君教之。君若见大将军，千万看觑[qù]二子！"

言讫，倒在床上，声嘶气喘。

李胜拜辞仲达，回见曹爽，细言其事。爽大喜曰："此老若死，吾无忧矣！"

司马懿见李胜去了，遂起身谓二子曰："李胜此去，回报消息，曹爽必不忌我矣。只待他出城畋猎之时，方可图之。"

不一日，曹爽请魏主曹芳去谒高平陵，祭祀先帝。大小官僚，皆随驾出城。爽引三弟，并心腹人何晏等，及御林军护驾正行，司农桓范叩马谏曰："主公总典禁兵，不宜兄弟皆出。倘城中有变，如之奈何？"

爽以鞭指而叱之曰："谁敢为变！再勿乱言！"

当日，司马懿见爽出城，心中大喜，即起旧日手下破敌之人，并家将数十，引二子上马，径来谋杀曹爽。

正是：闭户忽然有起色，驱兵自此逞雄风。未知曹爽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**本回难字检索**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丕 [pī]　睿 [ruì]　晏 [yàn]　赍 [jī]　帻 [zé]　甑 [zèng]
祚 [zuò]　懿 [yì]　堑 [qiàn]　甫 [fǔ]　绨 [chēn]　寅 [yín]
壬 [rén]　潸 [shān]　谥 [shì]　飏 [yáng]　谧 [mì]
彦靖 [yàn jìng]　桓 [huán]　羲 [xī]　辂 [lù]　裒 [póu]
槁 [gǎo]　畋 [tián]　佯 [yáng]　笃 [dǔ]　觑 [qù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曹睿派司马懿率军讨伐辽东造反的公孙渊。公孙渊兵败被杀。曹睿亡，曹芳即位，军权尽归曹爽。司马懿称病不出，故作老之将死之态。后乘曹爽和曹芳出城去谒高平陵之际，司马懿率二子谋划斩杀曹爽。

第一百七回

魏主政归司马氏 姜维兵败牛头山

却说司马懿[yì]闻曹爽同弟曹羲[xī]、曹训、曹彦[yàn]并心腹何晏[yàn]、邓飏[yáng]、丁谧[mì]、毕轨、李胜等及御林军，随魏主曹芳，出城谒明帝墓，就去畋[tián]猎。懿大喜，即到省中，令司徒高柔，假以节钺[yuè]行大将军事，先据曹爽营；又令太仆王观行中领军事，据曹羲营。

懿引旧官入后宫奏郭太后，言爽背先帝托孤之恩，奸邪乱国，其罪当废。

郭太后大惊曰："天子在外，如之奈何？"

懿曰："臣有奏天子之表，诛奸臣之计。太后勿忧。"

太后惧怕，只得从之。懿急令太尉蒋济、尚书令司马孚[fú]，一同写表，遣黄门赍[jī]出城外，径至帝前申奏。懿自引大军据武库。

早有人报知曹爽家。其妻刘氏急出厅前，唤守府官问曰："今主公在外，仲达起兵何意？"

守门将潘举曰："夫人勿惊，我去问来。"

乃引弓弩手数十人，登门楼望之。正见司马懿引兵过府前，举令人乱箭射下，懿不得过。偏将孙谦在后止之曰："太傅为国家大事，休得放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箭。”连止三次，举方不射。司马昭护父司马懿而过，引兵出城屯于洛河，守住浮桥。

且说曹爽手下司马鲁芝，见城中事变，来与参军辛敞商议曰：“今仲达如此变乱，将如之何？”

敞曰：“可引本部兵出城去见天子。”

芝然其言。敞急入后堂。其姊辛宪英见之，问曰：“汝有何事，慌速如此？”

敞告曰：“天子在外，太傅闭了城门，必将谋逆。”

宪英曰：“司马公未必谋逆，特欲杀曹将军耳。”

敞惊曰：“此事未知如何？”

宪英曰：“曹将军非司马公之对手，必然败矣。”

敞曰：“今鲁司马教我同去，未知可去否？”

宪英曰：“职守，人之大义也。凡人在难，犹或恤之；执鞭而弃其事，不祥莫大焉。”

敞从其言，乃与鲁芝引数十骑，斩关夺门而出。人报知司马懿。懿恐桓[huán]范亦走，急令人召之。范与其子商议。其子曰：“车驾在外，不如南出。”

范从其言，乃上马至平昌门，城门已闭，把门将乃桓范旧吏司蕃也。范袖中取出一竹版曰：“太后有诏，可即开门。”

司蕃曰：“请诏验之。”

范叱曰：“汝是吾故吏，何敢如此！”

蕃只得开门放出。范出得城外，唤司蕃曰：“太傅造反，汝可速随我去。”

蕃大惊，追之不及。人报知司马懿。懿大惊曰：“‘智囊’泄矣！如之奈何？”

蒋济曰：“驽马恋栈[马棚]豆，必不能用也。”

懿乃召许允、陈泰曰：“汝去见曹爽，说太傅别无他事，只是削汝兄弟兵权而已。”

许、陈二人去了。又召殿中校尉尹大目至；令蒋济作书，与目持去见爽。懿分付曰：“汝与爽厚，可领此任。汝见爽，说吾与蒋济指洛水为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誓，只因兵权之事，别无他意。”

尹大目依令而去。

却说曹爽正飞鹰走犬之际，忽报城内有变，太傅有表。爽大惊，几乎落马。黄门官捧表跪于天子之前。爽接表拆封，令近臣读之。表略曰：

征西大都督、太傅臣司马懿，诚惶诚恐，顿首谨表：臣昔从辽东还，先帝诏陛下与秦王及臣等，升御床，把臣臂，深以后事为念。今大将军曹爽，背弃顾命，败乱国典；内则僭[jiàn]拟，外专威权；以黄门张当为都监，专共交关；看察至尊，候伺神器；离间二宫，伤害骨肉；天下汹汹，人怀危惧：此非先帝诏陛下及嘱臣之本意也。

臣虽朽迈，敢忘往言？太尉臣济、尚书令臣孚等，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，兄弟不宜典兵宿卫，奏永宁宫；皇太后令，敕[chì]臣如奏施行。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，罢爽、羲、训吏兵，以侯就第，不得逗留，以稽车驾；敢有稽留，便以军法从事。臣辄力疾将兵，屯于洛水浮桥，伺察非常。谨此上闻，伏于圣听。

魏主曹芳听毕，乃唤曹爽曰：“太傅之言若此，卿如何裁处？”

爽手足失措，回顾二弟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

羲曰：“劣弟亦曾谏兄，兄执迷不听，致有今日。司马懿谲[jué]诈无比，孔明尚不能胜，况我兄弟乎？不如自缚见之，以免一死。”

言未毕，参军辛敞、司马鲁芝到。爽问之。二人告曰：“城中把得铁桶相似，太傅引兵屯于洛水浮桥，势将不可复归。宜早定大计。”

正言间，司农桓范骤马而至，谓爽曰：“太傅已变，将军何不请天子幸许都，调外兵以讨司马懿耶？”

爽曰：“吾等全家皆在城中，岂可投他处求援？”

范曰：“匹夫临难，尚欲望活！今主公身随天子，号令天下，谁敢不应？岂可自投死地乎？”

爽闻言不决，惟流涕而已。

范又曰：“此去许都，不过中宿。城中粮草，足支数载。今主公别营兵马，近在阙南，呼之即至。大司马之印，某将[携带]在此。主公可急行，迟则休矣！”

爽曰：“多官勿太催逼，待吾细细思之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少顷，侍中许允、尚书陈泰至。二人告曰："太傅只为将军权重，不过要削去兵权，别无他意。将军可早归城中。"

爽默然不语。又只见殿中校尉尹大目到。目曰："太傅指洛水为誓，并无他意。有蒋太尉书在此。将军可削去兵权，早归相府。"

爽信为良言。桓范又告曰："事急矣，休听外言而就死地！"

是夜，曹爽意不能决，乃拔剑在手，嗟[jiē]叹寻思；自黄昏直流泪到晓，终是狐疑不定。

桓范入帐催之曰："主公思虑一昼夜，何尚不能决？"

爽掷剑而叹曰："我不起兵，情愿弃官，但为富家翁足矣！"

范大哭，出帐曰："曹子丹以智谋自矜[jīn]！——今兄弟三人，真豚犊耳！"痛哭不已。

许允、陈泰令爽先纳印绶与司马懿。爽令将印送去，主簿杨综扯住印绶而哭曰："主公今日舍兵权自缚去降，不免东市受戮也！"

爽曰："太傅必不失信于我。"

于是曹爽将印绶与许、陈二人，先赍与司马懿。众军见无将印，尽皆四散。爽手下只有数骑官僚。到浮桥时，懿传令，教曹爽兄弟三人，且回私宅；余皆发监，听候敕旨。爽等入城时，并无一人侍从。桓范至浮桥边，懿在马上以鞭指之曰："桓大夫何故如此？"

范低头不语，入城而去。

于是司马懿请驾拔营入洛阳。

曹爽兄弟三人回家之后，懿用大锁锁门，令居民八百人围守其宅。曹爽心中忧闷。羲谓爽曰："今家中乏粮，兄可作书与太傅借粮。如肯以粮借我，必无相害之心。"

爽乃作书令人持去。司马懿览毕，遂遣人送粮一百斛[hú]，运至曹爽府内。爽大喜曰："司马公本无害我之心也！"遂不以为忧。

原来司马懿先将黄门张当捉下狱中问罪。当曰："非我一人，更有何晏、邓飏、李胜、毕轨、丁谧等五人，同谋篡逆。"

懿取了张当供词，却捉何晏等勘问明白：皆称三月间欲反。懿用长枷钉了。城门守将司蕃告称："桓范矫诏出城，口称太傅谋反。"

懿曰："诬人反情，抵罪反坐。"

亦将桓范等皆下狱，然后押曹爽兄弟三人并一干人犯，皆斩于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曹，灭其三族；其家产财物，尽抄入库。

时有曹爽从弟文叔之妻，乃夏侯令女也：早寡而无子，其父欲改嫁之，女截耳自誓。及爽被诛，其父复将嫁之，女又断去其鼻。其家惊惶，谓之曰："人生世间，如轻尘栖弱草，何至自苦如此？且夫家又被司马氏诛戮已尽，守此欲谁为哉？"

女泣曰："吾闻'仁者不以盛衰改节，义者不以存亡易心'。曹氏盛时，尚欲保终；况今灭亡，何忍弃之？——此禽兽之行，吾岂为乎！"

懿闻而贤之，听使乞子以养，为曹氏后。后人有诗曰：

弱草微尘尽达观，夏侯有女义如山。
丈夫不及裙钗节，自顾须眉亦汗颜。

却说司马懿斩了曹爽，太尉蒋济曰："尚有鲁芝、辛敞斩关夺门而出，杨综夺印不与，皆不可纵。"

懿曰："彼各为其主，乃义人也。"遂复各人旧职。

辛敞叹曰："吾若不问于姊，失大义矣！"后人有诗赞辛宪英曰：

为臣食禄当思报，事主临危合尽忠。
辛氏宪英曾劝弟，故令千载颂高风。

司马懿饶了辛敞等，仍出榜晓谕：但有曹爽门下一应人等，尽皆免死；有官者照旧复职。军民各守家业，内外安堵。何、邓二人死于非命，果应管辂[1]之言。后人有诗赞管辂曰：

传得圣贤真妙诀，平原管辂相通神。
"鬼幽"、"鬼躁"分何邓，未丧先知是死人。

却说魏主曹芳封司马懿为丞相，加九锡。懿固辞不肯受。芳不准，令父子三人同领国事。懿忽然想起："曹爽全家虽诛，尚有夏侯玄守备雍州等处，系爽亲族，倘骤然作乱，如何提备？——必当处置。"即下诏遣使往雍州，取征西将军夏侯玄赴洛阳议事。

玄叔夏侯霸听知大惊，便引本部三千兵造反。有镇守雍州刺史郭淮，听知夏侯霸反，即率本部兵来，与夏侯霸交战。

淮出马大骂曰："汝既是大魏皇族，天子又不曾亏汝，何故背反？"

霸亦骂曰："吾祖父于国家多建勤劳，今司马懿何等匹夫，灭吾兄曹爽宗族，又来取我，早晚必思篡位。吾仗义讨贼，何反之有？"

淮大怒，挺枪骤马，直取夏侯霸。霸挥刀纵马来迎。战不十合，淮败走，霸随后赶来。忽听得后军呐喊，霸急回马时，陈泰引兵杀来。郭淮复回，两路夹攻。霸大败而走，折兵大半；寻思无计，遂投汉中来降后主。

有人报与姜维，维心不信，令人体[亲身]访得实，方教入城。霸拜见毕，哭告前事。维曰："昔微子去周，成万古之名：公能匡扶汉室，无愧古人也。"

遂设宴相待。维就席问曰："今司马懿父子掌握重权，有窥我国之志否？"

霸曰："老贼方图谋逆，未暇及外。——但魏国新有二人，正在妙龄之际，若使领兵马，实吴、蜀之大患也。"

维问："二人是谁？"

霸告曰："一人现为秘书郎，乃颍[yǐng]川长社人，姓钟，名会，字士季，太傅钟繇[yáo]之子，幼有胆智。繇尝率二子见文帝，——会时年七岁，其兄毓[yù]年八岁——毓见帝惶惧，汗流满面。帝问毓曰：'卿何以汗？'毓对曰：'战战惶惶，汗出如浆。'帝问会曰：'卿何以不汗？'会对曰：'战战栗栗，汗不敢出。'帝独奇之。及稍长，喜读兵书，深明韬略；司马懿与蒋济皆奇其才。

"一人现为掾[yuàn]吏，乃义阳人也，姓邓，名艾，字士载，幼年失父，素有大志，但见高山大泽，辄窥度指画，何处可以屯兵，何处可以积粮，何处可以埋伏。人皆笑之，独司马懿奇其才，遂令参赞军机。艾为人口吃，每奏事必称'艾……艾……'。懿戏谓曰：'卿称艾艾，当有几艾？'艾应声曰：'"凤兮凤兮"，故是一凤。'其资性敏捷，大抵如此。此二人深可畏也。"

维笑曰："量此孺子，何足道哉！"

于是姜维引夏侯霸至成都，入见后主。

维奏曰："司马懿谋杀曹爽，又来赚夏侯霸，霸因此投降。目今司马懿父子专权，曹芳懦弱，魏国将危。臣在汉中有年，兵精粮足；臣愿领王师，即以霸为向导官，克服中原，重兴汉室：以报陛下之恩，以终丞相之志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尚书令费祎[yī]谏曰："近者，蒋琬[wǎn]、董允皆相继而亡，内治无人。伯约只宜待时，不宜轻动。"

维曰："不然。人生如白驹过隙，似此迁延岁月，何日恢复中原乎？"

祎又曰："孙子云：'知彼知己，百战百胜。'我等皆不如丞相远甚，丞相尚不能恢复中原，何况我等？"

维曰："吾久居陇上，深知羌[qiāng]人之心；今若结羌人为援，虽未能克复中原，自陇而西，可断而有也。"

后主曰："卿既欲伐魏，可尽忠竭力，勿堕锐气，以负朕命。"

于是姜维领敕辞朝，同夏侯霸径到汉中，计议起兵。

维曰："可先遣使去羌人处通盟，然后出西平，近雍州。先筑二城于麹[qū]山之下，令兵守之，以为掎角之势。我等尽发粮草于川口，依丞相旧制，次第进兵。"

是年秋八月，先差蜀将句安、李歆[xīn]同引一万五千兵，往麹山前连筑二城：句安守东城，李歆守西城。

早有细作报与雍州刺史郭淮。淮一面申报洛阳，一面遣副将陈泰引兵五万，来与蜀兵交战。句安、李歆各引一军出迎；因兵少不能抵敌，退入城中。泰令兵四面围住攻打，又以兵断其汉中粮道。句安、李歆城中粮缺。

郭淮自引兵亦到，看了地势，忻[xīn]然而喜；回到寨中，乃与陈泰计议曰："此城山势高阜[fù]，必然水少，须出城取水；若断其上流，蜀兵皆渴死矣。"

遂令军士掘土堰断上流。城中果然无水。李歆引兵出城取水，雍州兵围困甚急。歆死战不能出，只得退入城去。句安城中亦无水，乃会了李歆，引兵出城，并在一处；大战良久，又败入城去。军士枯渴。

安与歆曰："姜都督之兵，至今未到，不知何故。"

歆曰："我当舍命杀出求救。"遂引数十骑，开了城门，杀将出来。雍州兵四面围合，歆奋死冲突，方才得脱；只落得独自一人，身带重伤，余皆没于乱军之中。是夜北风大起，阴云布合，天降大雪，因此城内蜀兵分粮化雪而食。

却说李歆撞出重围，从西山小路行了两日，正迎着姜维人马。歆下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马伏地告曰："葭山二城，皆被魏兵围困，绝了水道。幸得天降大雪，因此化雪度日。甚是危急。"

维曰："吾非来迟；为聚羌兵未到，因此误了。"遂令人送李歆入川养病。

维问夏侯霸曰："羌兵未到，魏兵围困葭山甚急，将军有何高见？"

霸曰："若等羌兵到，葭山二城皆陷矣。吾料雍州兵，必尽来葭山攻打，雍州城定然空虚。将军可引兵径往牛头山，抄在雍州之后：郭淮、陈泰必回救雍州，则葭山之围自解矣。"

维大喜曰："此计最善！"

于是姜维引兵望牛头山而去。

却说陈泰见李歆杀出城去了，乃谓郭淮曰："李歆若告急于姜维，姜维料吾大兵皆在葭山，必抄牛头山袭吾之后。将军可引一军去取洮[táo]水，断绝蜀兵粮道；吾分兵一半，径往牛头山击之。彼若知粮道已绝，必然自走矣。"

郭淮从之，遂引一军暗取洮水。陈泰引一军径往牛头山来。

却说姜维兵至牛头山，忽听得前军发喊，报说魏兵截住去路。维慌忙自到军前视之。陈泰大喝曰："汝欲袭吾雍州！吾已等候多时了！"

维大怒，挺枪纵马，直取陈泰。泰挥刀而迎。战不三合，泰败走，维挥兵掩杀。雍州兵退回，占住山头。

维收兵就牛头山下寨。维每日令兵搦[nuò]战，不分胜负。

夏侯霸谓姜维曰："此处不是久停之所。连日交战，不分胜负，乃诱兵之计耳，必有异谋。不如暂退，再作良图。"

正言间，忽报郭淮引一军取洮水，断了粮道。维大惊，急令夏侯霸先退，维自断后。陈泰分兵五路赶来。维独拒五路总口，战住魏兵。泰勒兵上山，矢石如雨。维急退到洮水之时，郭淮引兵杀来。维引兵往来冲突。魏兵阻其去路，密如铁桶。维奋死杀出，折兵大半，飞奔上阳平关来。

前面又一军杀到；为首一员大将，纵马横刀而出。——那人生得圆面大耳，方口厚唇，左目下生个黑瘤，瘤上生数十根黑毛，乃司马懿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长子骠[piào]骑将军司马师也。

维大怒曰:“孺子焉敢阻吾归路!”拍马挺枪,直来刺师。师挥刀相迎。只三合,杀败了司马师,维脱身径奔阳平关来。城上人开门放入姜维。

司马师也来抢关,两边伏弩齐发,一弩发十矢,乃武侯临终时所遗“连弩”之法也。

正是:难支此日三军败,独赖当年十矢传。未知司马师性命如何,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懿 [yì]	羲 [xī]	彦 [yàn]	晏 [yàn]	飏 [yáng]	谧 [mì]
畋 [tián]	钺 [yuè]	孚 [fú]	赍 [jī]	桓 [huán]	僭 [jiàn]
敕 [chì]	谲 [jué]	嗟 [jiē]	矜 [jīn]	斛 [hú]	辂 [lù]
颍 [yǐng]	繇 [yáo]	毓 [yù]	掾 [yuàn]	祎 [yī]	琬 [wǎn]
羌 [qiāng]	朐 [qū]	歆 [xīn]	忻 [xīn]	阜 [fù]	洮 [táo]
搦 [nuò]	骠 [piào]				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司马懿夺得曹爽军权并斩之。曹芳封司马懿为丞相，加九锡。夏侯霸闻之起兵，败于郭淮与陈泰后，投汉中降姜维。姜维以夏侯霸为向导征讨魏军，在牛头山被郭淮打败，兵退阳平关。司马懿长子司马师欲强行进军夺关，姜维用武侯临终时所传“连弩”之法，击败魏军。

第一百八回

丁奉雪中奋短兵 孙峻席间施密计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姜维正走，遇着司马师引兵拦截。原来姜维取雍州之时，郭淮飞报入朝，魏主与司马懿[yì]商议停当，懿遣长子司马师引兵五万，前来雍州助战；师听知郭淮敌退蜀兵，师料蜀兵势弱，就来半路击之。直赶到阳平关，却被姜维用武侯所传连弩法，于两边暗伏连弩百余张，一弩发十矢，皆是药箭，两边弩箭齐发，前军连人带马射死不知其数。司马师于乱军之中，逃命而回。

却说觾[qū]山城中蜀将句安，见援兵不至，乃开门降魏。姜维折兵数万，领败兵回汉中屯扎。

司马师自还洛阳。

至嘉平三年秋八月，司马懿染病，渐渐沉重，乃唤二子至榻前嘱曰：“吾事魏历年，官授太傅，人臣之位极矣；人皆疑吾有异志，吾尝怀恐惧。吾死之后，汝二人善理国政。慎之！慎之！”言讫而亡。

长子司马师，次子司马昭，二人申奏魏主曹芳。芳厚加祭葬，优锡赠谥[shì]；封师为大将军，总领尚书机密大事，昭为骠[piào]骑上将军。

却说吴主孙权，先有太子孙登，乃徐夫人所生，于吴赤乌四年身亡，遂立次子孙和为太子，乃瑯琊[láng yá]王夫人所生。和因与全公主不睦，被公主所谮[zèn]，权废之，和忧恨而死，又立三子孙亮为太子，乃潘夫人所生。

此时陆逊、诸葛瑾皆亡，一应大小事务，皆归于诸葛恪[kè]。

太元元年秋八月初一日，忽起大风，江海涌涛，平地水深八尺。吴主先陵所种松柏，尽皆拔起，直飞到建业城南门外，倒卓[倒立]于道上。权因此受惊成病。至次年四月内，病势沉重，乃召太傅诸葛恪、大司马吕岱至榻前，嘱以后事。嘱讫而薨[hōng]。在位二十四年，寿七十一岁，乃蜀汉延熙十五年也。后人有诗曰：

紫髯碧眼号英雄，能使臣僚肯尽忠。
二十四年兴大业，龙盘虎踞在江东。

孙权既亡，诸葛恪立孙亮为帝，大赦天下，改元建兴元年；谥权曰大皇帝，葬于蒋陵。

早有细作探知其事，报入洛阳。司马师闻孙权已死，遂议起兵伐吴。尚书傅嘏[gǔ]曰："吴有长江之险，先帝屡次征伐，皆不遂意；不如各守边疆，乃为上策。"

师曰："天道三十年一变，岂得常为鼎峙[zhì，三方面对立]乎？吾欲伐吴。"

昭曰："今孙权新亡，孙亮幼懦，其隙正可乘也。"

遂令征南大将军王昶[chǎng]引兵十万攻南郡，征东将军胡遵引兵十万攻东兴，镇南都督毌[guàn]丘俭引兵十万攻武昌：三路进发。又遣弟司马昭为大都督，总领三路军马。

是年冬十二月，司马昭兵至东吴边界，屯住人马，唤王昶、胡遵、毌丘俭到帐中计议曰："东吴最紧要处，惟东兴郡也。今他筑起大堤，左右又筑两城，以防巢湖后面攻击，诸公须要仔细。"

遂令王昶、毌丘俭各引一万兵，列在左右："且勿进发；待取了东兴郡，那时一齐进兵。"

昶、俭二人受令而去。昭又令胡遵为先锋，总领三路兵前去："先搭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浮桥，取东兴大堤；若夺得左右二城，便是大功。”

遵领兵来搭浮桥。

却说吴太傅诸葛恪，听知魏兵三路而来，聚众商议。平北将军丁奉曰：“东兴乃东吴紧要处所，若有失，则南郡、武昌危矣。”

恪曰：“此论正合吾意。公可就引三千水兵从江中去，吾随后令吕据、唐咨、留赞各引一万马步兵，分三路来接应。但听连珠炮响，一齐进兵。——吾自引大兵后至。”

丁奉得令，即引三千水兵，分作三十只船，望东兴而来。

却说胡遵渡过浮桥，屯军于堤上，差桓[huán]嘉、韩综攻打二城。左城中乃吴将全端守把，右城中乃吴将留略守把。此二城高峻坚固，急切攻打不下。全、留二人见魏兵势大，不敢出战，死守城池。胡遵在徐塘下寨。时值严寒，天降大雪，胡遵与众将设席高会。忽报水上有三十只战船来到。

遵出寨视之，见船将次傍岸，每船上约有百人。遂还帐中，谓诸将曰：“不过三千人耳，何足惧哉！”只令部将哨探，仍前饮酒。

丁奉将船一字儿拋在水上，乃谓部将曰：“大丈夫立功名，取富贵，正在今日！”

遂令众军脱去衣甲，卸了头盔，不用长枪大戟，只带短刀。魏兵见之大笑，更不准备。

忽然连珠炮响了三声，丁奉扯刀当先，一跃上岸。众军皆拔短刀，随奉上岸，砍入魏寨，魏兵措手不及。

韩综急拔帐前大戟迎之，早被丁奉抢入怀内，手起刀落，砍翻在地。

桓嘉从左边转出，忙绰[chāo]枪刺丁奉，被奉挟住枪杆。嘉弃枪而走，奉一刀飞去，正中左肩，嘉望后便倒。奉赶上，就以枪刺之。

三千吴兵，在魏寨中左冲右突。

胡遵急上马夺路而走。魏兵齐奔上浮桥，浮桥已断，大半落水而死；杀倒在雪地者，不知其数。车仗马匹军器，皆被吴兵所获。

司马昭、王昶、毌丘俭听知东兴兵败，亦勒兵而退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诸葛恪引兵至东兴，收兵赏劳了毕，乃聚诸将曰："司马昭兵败北归，正好乘势进取中原。"

遂一面遣人赍[jī]书入蜀，求姜维进兵攻其北，许以平分天下；一面起大兵二十万，来伐中原。临行时，忽见一道白气，从地而起，遮断三军，对面不见。

蒋延曰："此气乃白虹也，主丧兵之兆。太傅只可回朝，不可伐魏。"

恪大怒曰："汝安敢出不利之言，以慢吾军心！"叱武士斩之。

众皆告免，恪乃贬蒋延为庶人，仍催兵前进。

丁奉曰："魏以新城为总隘口，若先取得此城，司马师破胆矣。"

恪大喜，即趱[zǎn]兵直至新城。守城牙门将军张特，见吴兵大至，闭门坚守。恪令兵四面围定。

早有流星马报入洛阳。主簿虞松告司马师曰："今诸葛恪困新城，且未可与战。吴兵远来，人多粮少，粮尽自走矣。待其将走，然后击之，必得全胜。——但恐蜀兵犯境，不可不防。"

师然其言，遂令司马昭引一军助郭淮防姜维；毋丘俭、胡遵拒住吴兵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诸葛恪连月攻打新城不下，下令众将："并力攻城，怠慢者立斩。"于是诸将奋力攻打，城东北角将陷。

张特在城中定下一计：乃令一舌辩之士，赍捧册籍，赴吴寨见诸葛恪，告曰："魏国之法：若敌人困城，守城将坚守一百日，而无救兵至，然后出城降敌者，家族不坐罪。今将军围城已九十余日；望乞再容数日，某主将尽率军民出城投降。——今先具册籍呈上。"

恪深信之，收了军马，遂不攻城。原来张特用缓兵之计，哄退吴兵，遂拆城中房屋，于破城处修补完备，乃登城大骂曰："吾城中尚有半年之粮，岂肯降吴狗耶！尽战无妨！"

恪大怒，催兵打城。城上乱箭射下。恪额上正中一箭，翻身落马。诸将救起还寨，金疮举发。众军皆无战心；又因天气亢炎，军士多病。

恪金疮稍可，欲催兵攻城。营吏告曰："人人皆病，安能战乎？"

恪大怒曰："再说病者斩之！"

众军闻知，逃者无数。忽报都督蔡林引本部军投魏去了。恪大惊，自乘马遍视各营，果见军士面色黄肿，各带病容。遂勒兵还吴。

早有细作报知毋丘俭。俭尽起大兵，随后掩杀。吴兵大败而归。恪甚羞惭，托病不朝。

吴主孙亮自幸其宅问安，文武官僚皆来拜见。恪恐人议论，先搜求众官将过失，轻则发遣边方，重则斩首示众。于是内外官僚，无不悚[sǒng]惧。又令心腹将张约、朱恩管御林军，以为牙爪。

却说孙峻字子远，乃孙坚弟孙静曾孙，孙恭之子也；孙权存日，甚爱之，命掌御林军马。今闻诸葛恪令张约、朱恩二人掌御林军，夺其权，心中大怒。太常卿滕胤[yìn]，素与诸葛恪有隙，乃乘间说峻曰："诸葛恪专权恣虐，杀害公卿，将有不臣之心。公系宗室，何不早图之？"

峻曰："我有是心久矣；今当即奏天子，请旨诛之。"

于是孙峻、滕胤入见吴主孙亮，密奏其事。亮曰："朕见此人，亦甚恐怖；常欲除之，未得其便。今卿等果有忠义，可密图之。"

胤曰："陛下可设席召恪，暗伏武士于壁衣中，掷杯为号，就席间杀之，以绝后患。"亮从之。

却说诸葛恪自兵败回朝，托病居家，心神恍惚。一日，偶出中堂，忽见一人穿麻挂孝而入。恪叱问之，其人大惊无措。恪令拿下拷问，其人告曰："某因新丧父亲，入城请僧追荐；初见是寺院而入，却不想是太傅之府。——却怎生来到此处也？"

恪大怒，召守门军士问之。军士告曰："某等数十人，皆荷戈把门，未尝暂离，并不见一人入来。"

恪大怒，尽数斩之。

是夜，恪睡卧不安，忽听得正堂中声响如霹雳。恪自出视之，见中梁折为两段。恪惊归寝室，忽然一阵阴风起处，见所杀披麻人与守门军士数十人，各提头索命。恪惊倒在地，良久方苏。次早洗面，闻水甚血臭。恪叱侍婢，连换数十盆，皆臭无异。恪正惊疑间，忽报天子有使至，宣太傅赴宴。

恪令安排车仗。方欲出府，有黄犬衔住衣服，嘤嘤作声，如哭之状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恪怒曰:“犬戏我也!”

叱左右逐去之,遂乘车出府。行不数步,见车前一道白虹,自地而起,如白练冲天而去。恪甚惊怪。心腹将张约进车前密告曰:“今日宫中设宴,未知好歹,主公不可轻入。”

恪听罢,便令回车。行不到十余步,孙峻、滕胤乘马至车前曰:“太傅何故便回?”

恪曰:“吾忽然腹痛,不可见天子。”

胤曰:“朝廷为太傅军回,不曾面叙,故特设宴相召,兼议大事。太傅虽感贵恙,还当勉强一行。”

恪从其言,遂同孙峻、滕胤入宫,——张约亦随入。恪见吴主孙亮,施礼毕,就席而坐。亮命进酒,恪心疑,辞曰:“病躯不胜杯酌。”

孙峻曰:“太傅府中常服药酒,可取饮乎?”

恪曰:“可也。”

遂令从人回府取自制药酒到,恪方才放心饮之。酒至数巡,吴主孙亮托事先起。孙峻下殿,脱了长服,着短衣,内披环甲,手提利刃,上殿大呼曰:“天子有诏诛逆贼!”

诸葛恪大惊,掷杯于地,欲拔剑迎之,头已落地。张约见峻斩恪,挥刀来迎。峻急闪过,刀尖伤其左指。峻转身一刀,砍中张约右臂。武士一齐拥出,砍倒张约,剁为肉泥。孙峻一面令武士收恪家眷,一面令人将张约并诸葛恪尸首,用芦席包裹,以小车载出,弃于城南门外石子岗乱冢[zhǒng]坑内。

却说诸葛恪之妻正在房中心神恍惚,动止不宁,忽一婢女入房。恪妻问曰:“汝遍身如何血臭?”

其婢忽然反目切齿,飞身跳跃,头撞屋梁,口中大叫:“吾乃诸葛恪也!被奸贼孙峻谋杀!”

恪合家老幼,惊惶号哭。不一时,军马至,围住府第,将恪全家老幼,俱缚至市曹斩首。时吴建兴二年冬十月也。

昔诸葛瑾存日,见恪聪明尽显于外,叹曰:“此子非保家之主也!”

又魏光禄大夫张缉,曾对司马师曰:“诸葛恪不久死矣。”

师问其故,缉曰:“威震其主,何能久乎?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至此果中其言。

却说孙峻杀了诸葛恪，吴主孙亮封峻为丞相、大将军、富春侯，总督中外诸军事。自此权柄尽归孙峻矣。

且说姜维在成都，接得诸葛恪书，欲求相助伐魏，遂入朝，奏准后主，复起大兵，北伐中原。

正是：一度兴师未奏绩，两番讨贼欲成功。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懿 [yì]　觑 [qū]　谥 [shì]　骠 [piào]　琅琊 [láng yá]
谮 [zèn]　恪 [kè]　薨 [hōng]　韐 [gǔ]　峙 [zhì]　昶 [chǎng]
毋 [guàn]　桓 [huán]　绰 [chāo]　赍 [jī]　趱 [zǎn]　悚 [sǒng]
胤 [yìn]　冢 [zhǒng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姜维率军回到汉中。司马懿病逝，次子司马昭趁孙权新亡南征东吴。东吴诸葛恪派老将丁奉迎战，大败魏军。诸葛恪一面请求姜维进军攻打魏国，一面驱兵至新城，反被城中守将用缓兵之计击退。孙峻与吴主孙亮请诸葛恪赴宴，孙峻在席间杀诸葛恪，大权尽归孙峻。姜维得到诸葛恪之书后，出兵伐魏。

第一百九回

困司马汉将奇谋 废曹芳魏家果报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蜀汉延熙十六年秋，将军姜维起兵二十万，令廖化、张翼为左右先锋，夏侯霸为参谋，张嶷[yí]为运粮使，大兵出阳平关伐魏。

维与夏侯霸商议曰："向取雍州，不克而还；今若再出，必又有准备。公有何高见？"

霸曰："陇上诸郡，只有南安钱粮最广；若先取之，足可为本。向者不克而还，盖因羌[qiāng]兵不至。今可先遣人会羌人于陇右，然后进兵出石营，从董亭直取南安。"

维大喜曰："公言甚妙！"

遂遣郤[xì]正为使，赍[jī]金珠蜀锦入羌，结好羌王。羌王迷当，得了礼物，便起兵五万，令羌将俄何烧戈为大先锋，引兵南安来。

魏左将军郭淮闻报，飞奏洛阳。

司马师问诸将曰："谁敢去敌蜀兵？"

辅国将军徐质曰："某愿往。"

师素知徐质英勇过人，心中大喜，即令徐质为先锋，令司马昭为大都督，领兵望陇西进发。军至董亭，正遇姜维，两军列成阵势。徐质使开

山大斧，出马挑战。

蜀阵中廖化出迎。战不数合，化拖刀败回。张翼纵马挺枪而迎，战不数合，又败入阵。徐质驱兵掩杀，蜀兵大败，退三十余里。司马昭亦收兵回，各自下寨。

姜维与夏侯霸商议曰："徐质勇甚，当以何策擒之？"

霸曰："来日诈败，以埋伏之计胜之。"

维曰："司马昭乃仲达之子，岂不知兵法？若见地势掩映[交错遮隐]，必不肯追。吾见魏兵累次断吾粮道，今却用此计诱之，可斩徐质矣。"

遂唤廖化分付如此如此，又唤张翼分付如此如此：二人领兵去了。一面令军士于路撒下铁蒺藜[jí lí]，寨外多排鹿角，示以久计。

徐质连日引兵搦[nuò]战，蜀兵不出。哨马报司马昭说："蜀兵在铁笼山后，用木牛流马搬运粮草，以为久计，只待羌兵策应。"

昭唤徐质曰："昔日所以胜蜀者，因断彼粮道也。今蜀兵在铁笼山后运粮，汝今夜引兵五千，断其粮道，蜀兵自退矣。"

徐质领令，初更时分，引兵望铁笼山来，果见蜀兵二百余人，驱百余头木牛流马，装载粮草而行。魏兵一声喊起，徐质当先拦住。蜀兵尽弃粮草而走。质分兵一半，押送粮草回寨；自引兵一半追来。追不到十里，前面车仗横截去路。质令军士下马拆开车仗，只见两边忽然火起。质急勒马回走，后面山僻窄狭处，亦有车仗截路，火光迸起。质等冒烟突火，纵马而出。一声炮响，两路军杀来：左有廖化，右有张翼，大杀一阵，魏兵大败。

徐质奋死只身而走，人困马乏。正奔走间，前面一支兵杀到，乃姜维也。质大惊无措，被维一枪刺倒坐下马，徐质跌下马来，被众军乱刀砍死。质所分一半押粮兵，亦被夏侯霸所擒，尽降其众。霸将魏兵衣甲马匹，令蜀兵穿了，就令骑坐，打着魏军旗号，从小路径奔回魏寨来。

魏军见本部兵回，开门放入，蜀兵就寨中杀起。司马昭大惊，慌忙上马走时，前面廖化杀来。昭不能前进，急退时，姜维引兵从小路杀到。昭四下无路，只得勒兵上铁笼山据守。原来此山只有一条路，四下皆险峻难上；其上惟有一泉，只够百人之饮，——此时昭手下有六千人，被姜维绝其路口，山上泉水不敷，人马枯渴。昭仰天长叹曰："吾死于此地矣！"后人有诗曰：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妙算姜维不等闲，魏师受困铁笼间：
庞涓始入马陵道，项羽初围九里山。

主簿王韬曰："昔日耿恭受困，拜井而得甘泉：将军何不效之？"

昭从其言，遂上山顶泉边，再拜而祝曰："昭奉诏来退蜀兵，若昭合死，令甘泉枯竭，昭自当刎颈，教部军尽降；如寿禄未终，愿苍天早赐甘泉，以活众命！"

祝毕，泉水涌出，取之不竭，因此人马不死。

却说姜维在山下困住魏兵，谓众将曰："昔日丞相在上方谷，不曾捉住司马懿，吾深为恨；今司马昭必被吾擒矣。"

却说郭淮听知司马昭困于铁笼山上，欲提兵来。陈泰曰："姜维会合羌兵，欲先取南安。今羌兵已到，将军若撤兵去救，羌兵必乘虚袭我后也。可先令人诈降羌人，于中取事；若退了此兵，方可救铁笼之围。"

郭淮从之，遂令陈泰引五千兵，径到羌王寨内，解甲而入，泣拜曰："郭淮妄自尊大，常有杀泰之心，故来投降。郭淮军中虚实，某俱知之。只今夜愿引一军前去劫寨，便可成功。如兵到魏寨，自有内应。"

迷当大喜，遂令俄何烧戈同陈泰来劫魏寨。俄何烧戈教泰降兵在后，令泰引羌兵为前部。是夜二更，竟到魏寨，寨门大开。陈泰一骑马先入。俄何烧戈骤马挺枪入寨之时，只叫得一声苦，连人带马，跌在陷坑里。陈泰兵从后面杀来，郭淮从左边杀来，羌兵大乱，自相践踏，死者无数，生者尽降。俄何烧戈自刎而死。

郭淮、陈泰引兵直杀到羌人寨中，迷当大王急出帐上马时，被魏兵生擒活捉，来见郭淮。淮慌下马，亲去其缚，用好言抚慰曰："朝廷素以公为忠义，今何故助蜀人也？"

迷当惭愧伏罪。淮乃说迷当曰："公今为前部，去解铁笼山之围，退了蜀兵，吾奏准天子，自有厚赐。"

迷当从之，遂引羌兵在前，魏兵在后，径奔铁笼山。时值三更，先令人报知姜维。

维大喜，教请入相见。魏兵多半杂在羌人部内；行到蜀寨前，维令大兵皆在寨外屯扎，迷当引百余人到中军帐前。姜维、夏侯霸二人出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迎。魏将不等迷当开言，就从背后杀将起来。

维大惊，急上马而走。羌、魏之兵，一齐杀入。蜀兵四分五落，各自逃生。维手无器械，腰间只有一副弓箭，走得慌忙，箭皆落了，只有空壶。维望山中而走，背后郭淮引兵赶来；见维手无寸铁，乃骤马挺枪追之。看看至近，维虚拽弓弦，连响十余次。淮连躲数番，不见箭到，知维无箭，乃挂住钢枪，拈[niān]弓搭箭射之。维急闪过，顺手接了，就扣在弓弦上；待淮追近，望面门上尽力射去，淮应弦落马。

维勒回马来杀郭淮，魏军骤至。维下手不及，只掣[chè]得淮枪而去。魏兵不敢追赶，急救淮归寨，拔出箭头，血流不止而死。

司马昭下山引兵追赶，半途而回。

夏侯霸随后逃至，与姜维一齐奔走。维折了许多人马，一路收扎不住，自回汉中。虽然兵败，却射死郭淮，杀死徐质，挫动魏国之威，将功补罪。

却说司马昭犒[kào]劳羌兵，发遣回国去讫，班师还洛阳，与兄司马师专制朝权，群臣莫敢不服。魏主曹芳每见师入朝，战栗不已，如针刺背。

一日，芳设朝，见师带剑上殿，慌忙下榻迎之。师笑曰："岂有君迎臣之礼也，请陛下稳便。"

须臾，群臣奏事，司马师俱自剖断，并不启奏魏主。少时朝退，师昂然下殿，乘车出内，前遮后拥，不下数千人马。

芳退入后殿，顾左右只有三人：乃太常夏侯玄，中书令李丰，光禄大夫张缉——缉乃张皇后之父，曹芳之皇丈也。芳叱退近侍，同三人至密室商议。

芳执张缉之手而哭曰："司马师视朕如小儿，觑[qù]百官如草芥，社稷早晚必归此人矣！"言讫大哭。

李丰奏曰："陛下勿忧。臣虽不才，愿以陛下之明诏，聚四方之英杰，以剿[jiǎo]此贼。"

夏侯玄奏曰："臣叔夏侯霸降蜀，因惧司马兄弟谋害故耳；今若剿除此贼，臣叔必回也。臣乃国家旧戚，安敢坐视奸贼乱国，愿同奉诏讨之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芳曰:“但恐不能耳。”

三人哭奏曰:“臣等誓当同心灭贼,以报陛下!”

芳脱下龙凤汗衫,咬破指尖,写了血诏,授与张缉,乃嘱曰:“朕祖武皇帝诛董承,盖为机事不密也。卿等须谨细,勿泄于外。”

丰曰:“陛下何出此不利之言?臣等非董承之辈,司马师安比武祖也?陛下勿疑。”

三人辞出,至东华门左侧,正见司马师带剑而来,从者数百人,皆持兵器。三人立于道旁。

师问曰:“汝三人退朝何迟?”

李丰曰:“圣上在内廷观书,我三人侍读故耳。”

师曰:“所看何书?”

丰曰:“乃夏、商、周三代之书也。”

师曰:“上见此书,问何故事?”

丰曰:“天子所问伊尹扶商、周公摄政之事,我等皆奏曰:‘今司马大将军,即伊尹、周公也。’”

师冷笑曰:“汝等岂将吾比伊尹、周公!其心实指吾为王莽、董卓!”

三人皆曰:“我等皆将军门下之人,安敢如此?”

师大怒曰:“汝等乃曰诀[yù]之人!适间与天子在密室中所哭何事?”

三人曰:“实无此状。”

师叱曰:“汝三人泪眼尚红,如何抵赖!”

夏侯玄知事已泄,乃厉声大骂曰:“吾等所哭者,为汝威震其主,将谋篡逆耳!”

师大怒,叱武士捉夏侯玄。玄揎[xuān]拳褪袖[捋袖子露出拳头],径击司马师,却被武士擒住。师令将各人搜检,于张缉身畔搜出一龙凤汗衫,上有血字。左右呈与司马师。师视之,乃密诏也。诏曰:

> 司马师弟兄,共持大权,将图篡逆。所行诏制,皆非朕意。各部官兵将士,可同仗忠义,讨灭贼臣,匡扶社稷。功成之日,重加爵赏。

司马师看毕,勃然大怒曰:“原来汝等正欲谋害吾兄弟!情理难容!”

遂令将三人腰斩于市,灭其三族。三人骂不绝口。比临东市中,牙齿尽被打落,各人含糊数骂而死。

师直入后宫。魏主曹芳正与张皇后商议此事。皇后曰:“内廷耳目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甚多，倘事泄露，必累妾矣！”

正言间，忽见师入，皇后大惊。

师按剑谓芳曰：“臣父立陛下为君，功德不在周公之下；臣事陛下，亦与伊尹何别乎？今反以恩为仇，以功为过，欲与二三小臣，谋害臣兄弟，何也？”

芳曰：“朕无此心。”

师袖中取出汗衫，掷之于地曰：“此谁人所作耶！”

芳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战栗而答曰：“此皆为他人所逼故也。朕岂敢兴此心？”

师曰：“妄诬大臣造反，当加何罪？”

芳跪告曰：“朕合有罪，望大将军恕之！”

师曰：“陛下请起。——国法未可废也。”乃指张皇后曰：“此是张缉之女，理当除之！”

芳大哭求免，师不从，叱左右将张后捉出，至东华门内，用白练绞死。后人有诗曰：

当年伏后出宫门，跣[1]足哀号别至尊。

司马今朝依此例，天教还报在儿孙。

次日，司马师大会群臣曰：“今主上荒淫无道，亵[xiè]近娼优，听信谗言，闭塞贤路：其罪甚于汉之昌邑，不能主天下。吾谨按伊尹、霍光之法，别立新君，以保社稷，以安天下，如何？”

众皆应曰：“大将军行伊、霍之事，所谓应天顺人，谁敢违命？”

师遂同多官入永宁宫，奏闻太后。

太后曰：“大将军欲立何人为君？”

师曰：“臣观彭城王曹据，聪明仁孝，可以为天下之主。”

太后曰：“彭城王乃老身之叔，今立为君，我何以当之？今有高贵乡公曹髦[máo]，乃文皇帝之孙；此人温恭克让，可以立之。卿等大臣，从长计议。”

一人奏曰：“太后之言是也。便可立之。”

众视之，乃司马师宗叔司马孚[fú]也。师遂遣使往元城召高贵乡公；请太后升太极殿，召芳责之曰：“汝荒淫无度，亵近娼优，不可承天下；

① 跣 [xiǎ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当纳下玺绶，复齐王之爵，目下起程，非宣召不许入朝。”

芳泣拜太后，纳了国宝，乘王车大哭而去。只有数员忠义之臣，含泪而送。后人有诗曰：

昔日曹瞒相汉时，欺他寡妇与孤儿。
谁知四十余年后，寡妇孤儿亦被欺。

却说高贵乡公曹髦，字彦[yàn]士，乃文帝之孙，东海定王霖之子也。当日，司马师以太后命宣至，文武官僚备銮驾于西掖[yè]门外拜迎。髦慌忙答礼。太尉王肃曰：“主上不当答礼。”

髦曰：“吾亦人臣也，安得不答礼乎？”

文武扶髦上辇入宫，髦辞曰：“太后诏命，不知为何，吾安敢乘辇而入？”

遂步行至太极东堂。司马师迎着，髦先下拜，师急扶起。问候已毕，引见太后。后曰：“吾见汝年幼时，有帝王之相；汝今可为天下之主：务须恭俭节用，布德施仁，勿辱先帝也。”髦再三谦辞。

师令文武请髦出太极殿，是日立为新君，改嘉平六年为正元元年，大赦天下，假大将军司马师黄钺[yuè]，入朝不趋，奏事不名，带剑上殿。文武百官，各有封赐。

正元二年春正月，有细作飞报，说镇东将军毌[guàn]丘俭、扬州刺史文钦，以废主为名，起兵前来。司马师大惊。

正是：汉臣曾有勤王志，魏将还兴讨贼师。未知如何迎敌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嶷 [yí]	羌 [qiāng]	郤 [xì]	赍 [jī]	蒺藜 [jí lí]	搦 [nuò]
拈 [niān]	掣 [chè]	犒 [kào]	觑 [qù]	剿 [jiǎo]	谀 [yú]
揎 [xuān]	跣 [xiǎn]	亵 [xiè]	髦 [máo]	孚 [fú]	彦 [yàn]
掖 [yè]	钺 [yuè]	毌 [guàn]			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姜维在董亭与徐质交兵，蜀军大败。姜维假以木牛流马运粮诱杀了徐质，又于铁笼山围住了司马昭，但被郭淮用计以降魏羌兵杀败。姜维用郭淮射来之箭射死郭淮，败回汉中。曹芳欲剪除司马师、司马昭势力，反被司马师、司马昭所废，曹髦即位。

第一百十回

文鸯单骑退雄兵 姜维背水破大敌

却说魏正元二年正月，扬州都督、镇东将军、领淮南军马毌[guàn]丘俭，——字仲恭，河东闻喜人也。——闻司马师擅行废立之事，心中大怒。长子毌丘甸曰："父亲官居方面[一个地区]，司马师专权废主，国家有累卵之危，安可宴[安]然自守？"

俭曰："吾儿之言是也。"

遂请刺史文钦商议。钦乃曹爽门下客，当日闻俭相请，即来拜谒[yè]。俭邀入后堂，礼毕，说话间，俭流泪不止。钦问其故，俭曰："司马师专权废主，天地反覆，安得不伤心乎！"

钦曰："都督镇守方面，若肯仗义讨贼，钦愿舍死相助。钦中子文淑，小字阿鸯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常欲杀司马师兄弟，与曹爽报仇，今可令为先锋。"

俭大喜，即时酹[lèi]酒[洒洒于地表示决心]为誓。

二人诈称太后有密诏，令淮南大小官兵将士，皆入寿春城，立一坛于西，宰白马歃[shà]血为盟，宣言司马师大逆不道，今奉太后密诏，令尽起淮南军马，仗义讨贼。众皆悦服。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俭提六万兵，屯于项城。文钦领兵二万在外为游兵，往来接应。俭移檄[xí]诸郡，令各起兵相助。

却说司马师左眼肉瘤，不时痛痒，乃命医官割之，以药封闭，连日在府养病；忽闻淮南告急，乃请太尉王肃商议。

肃曰："昔关云长威震华夏，孙权令吕蒙袭取荆州，抚恤将士家属，因此关公军势瓦解。今淮南将士家属，皆在中原，可急抚恤，更以兵断其归路：必有土崩之势矣。"

师曰："公言极善。但吾新割目瘤，不能自往。——若使他人，心又不稳。"

时中书侍郎钟会在侧，进言曰："淮楚兵强，其锋甚锐；若遣人领兵去退，多是不利。倘有疏虞，则大事废矣。"

师蹶[jué，急剧]然起曰："非吾自往，不可破贼！"遂留弟司马昭守洛阳，总摄朝政。师乘软舆，带病东行。令镇东将军诸葛诞，总督豫州诸军，从安风津取寿春；又令征东将军胡遵，领青州诸军，出谯[qiáo]、宋之地，绝其归路；又遣荆州刺史、监军王基，领前部兵，先取镇南之地。

师领大军屯于襄阳，聚文武于帐下商议。

光禄勋郑袤[mào]曰："毋丘俭好谋而无断，文钦有勇而无智。今大军出其不意，江、淮之卒锐气正盛，不可轻敌；只宜深沟高垒，以挫其锐。——此亚夫之长策也。"

监军王基曰："不可。淮南之反，非军民思乱也；皆因毋丘俭势力所逼，不得已而从之。若大军一临，必然瓦解。"

师曰："此言甚妙。"

遂进兵于漵[yīn]水之上，中军屯于漵桥。

基曰："南顿极好屯兵，可提兵星夜取之。若迟则毋丘俭必先至矣。"

师遂令王基领前部兵来南顿城下寨。

却说毋丘俭在项城，闻知司马师自来，乃聚众商议。

先锋葛雍曰："南顿之地，依山傍水，极好屯兵；若魏兵先占，难以驱遣，可速取之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俭然其言，起兵投南顿来。正行之间，前面流星马报说，南顿已有人马下寨。俭不信，自到军前视之，果然旌旗遍野，营寨齐整。

俭回到军中，无计可施。忽哨马飞报："东吴孙峻提兵渡江袭寿春来了。"

俭大惊曰："寿春若失，吾归何处！"

是夜退兵于项城。

司马师见毋丘俭军退，聚多官商议。

尚书傅嘏[gǔ]曰："今俭兵退者，忧吴人袭寿春也。——必回项城分兵拒守。将军可令一军取乐嘉城，一军取项城，一军取寿春，则淮南之卒必退矣。兗[yǎn]州刺史邓艾，足智多谋；若领兵径取乐嘉，更以重兵应之，破贼不难也。"

师从之，急遣使持檄文，教邓艾起兗州之兵破乐嘉城。师随后引兵到彼会合。

却说毋丘俭在项城，不时差人去乐嘉城哨探，只恐有兵来。请文钦到营共议，钦曰："都督勿忧。我与拙子文鸯，只消五千兵，敢保乐嘉城。"

俭大喜。钦父子引五千兵投乐嘉来。前军报说："乐嘉城西，皆是魏兵，约有万余。遥望中军，白旄[máo]黄钺[yuè]，皂盖朱幡，簇拥虎帐，内竖一面锦绣帅字旗，必是司马师也。——安立营寨，尚未完备。"

时文鸯悬鞭立于父侧，闻知此语，乃告父曰："趁彼营寨未成，可分兵两路，左右击之，可全胜也。"

钦曰："何时可去？"

鸯曰："今夜黄昏，父引二千五百兵，从城南杀来；儿引二千五百兵，从城北杀来：三更时分，要在魏寨会合。"

钦从之，当晚分兵两路。

且说文鸯年方十八岁，身长八尺，全装惯甲，腰悬钢鞭，绰[chāo]枪上马，遥望魏寨而进。

是夜，司马师兵到乐嘉，立下营寨，等邓艾未至。师为眼下新割肉瘤，疮口疼痛，卧于帐中，令数百甲士环立护卫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三更时分，忽然寨内喊声大震，人马大乱。师急问之，人报曰："一军从寨北斩围直入，为首一将，勇不可当！"

师大惊，心如火烈，眼珠从肉瘤疮口内迸[bèng]出，血流遍地，疼痛难当；又恐有乱军心，只咬被头而忍，被皆咬烂。

原来文鸯军马先到，一拥而进，在寨中左冲右突；所到之处，人不敢当，有相拒者，枪搠[shuò]鞭打，无不被杀。鸯只望父到，以为外应，并不见来。数番杀到中军，皆被弓弩射回。鸯直杀到天明，只听得北边鼓角喧天。

鸯回顾从者曰："父亲不在南面为应，却从北至，何也？"

鸯纵马看时，只见一军行如猛风，为首一将，乃邓艾也，跃马横刀，大呼曰："反贼休走！"

鸯大怒，挺枪迎之。战有五十合，不分胜败。正斗间，魏兵大进，前后夹攻。鸯部下兵各自逃散，只文鸯单人独马，冲开魏兵，望南而走。背后数百员魏将，抖擞精神，骤马追来；将至乐嘉桥边，看看赶上。鸯忽然勒回马大喝一声，直冲入魏将阵中来；钢鞭起处，纷纷落马，各各倒退。鸯复缓缓而行。

魏将聚在一处，惊讶曰："此人尚敢退我等之众耶！——可并力追之！"

于是魏将百员，复来追赶。

鸯勃然大怒曰："鼠辈何不惜命也！"

提鞭拨马，杀入魏将丛中，用鞭打死数人，复回马缓辔[pèi]而行。魏将连追四五番，皆被文鸯一人杀退。后人有诗曰：

长坂当年独拒曹，子龙从此显英豪。
乐嘉城内争锋处，又见文鸯胆气高。

原来文钦被山路崎岖，迷入谷中，行了半夜，比及寻路而出，天色已晓：文鸯人马不知所向，只见魏兵大胜。钦不战而退。魏兵乘势追杀，钦引兵望寿春而走。

却说魏殿中校尉尹大目，乃曹爽心腹之人，因爽被司马懿[yì]谋杀，故事司马师，常有杀师报爽之心；又素与文钦交厚。今见师眼瘤突出，不能动止，乃入帐告曰："文钦本无反心，今被毋丘俭逼迫，以致如此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某去说之，必然来降。”

师从之。大目顶盔惯甲，乘马来赶文钦；看看赶上，乃高声大叫曰：“文刺史见尹大目么？”

钦回头视之，大目除盔放于鞍鞒[qiáo]之前，以鞭指曰：“文刺史何不忍耐数日也？”——此是大目知师将亡，故来留钦。

钦不解其意，厉声大骂，便欲开弓射之。大目大哭而回。

钦收聚人马奔寿春时，已被诸葛诞引兵取了；欲复回项城时，胡遵、王基、邓艾三路兵皆到。钦见势危，遂投东吴孙峻去了。

却说毌丘俭在项城内，听知寿春已失，文钦势败，城外三路兵到，俭遂尽撤城中之兵出战。正与邓艾相遇，俭令葛雍出马，与艾交锋，不一合，被艾一刀斩之，引兵杀过阵来。毌丘俭死战相拒。江淮兵大乱。

胡遵、王基引兵四面夹攻。毌丘俭敌不住，引十余骑夺路而走。前至慎县城下，县令宋白开门接入，设席待之。俭大醉，被宋白令人杀了，将头献与魏兵。于是淮南平定。

司马师卧病不起，唤诸葛诞入帐，赐以印绶，加为镇东大将军，都督扬州诸路军马；一面班师回许昌。

师目痛不止，每夜只见李丰、张缉、夏侯玄三人立于榻前。师心神恍惚，自料难保，遂令人往洛阳取司马昭到。昭哭拜于床下。师遗言曰：“吾今权重，虽欲卸肩，不可得也。汝继我为之，大事切不可轻托他人，自取灭族之祸。”

言讫，以印绶付之，泪流满面。昭急欲问时，师大叫一声，眼睛迸出而死。时正元二年二月也。

于是司马昭发丧，申奏魏主曹髦[máo]。髦遣使持诏到许昌，即命暂留司马昭屯军许昌，以防东吴。昭心中犹豫未决。钟会曰：“大将军新亡，人心未定，将军若留守于此，万一朝廷有变，悔之何及？”

昭从之，即起兵还屯洛水之南。髦闻之大惊。太尉王肃奏曰：“昭既继其兄掌大权，陛下可封爵以安之。”

髦遂命王肃持诏，封司马昭为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昭入朝谢恩毕。自此，中外大小事情，皆归于昭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西蜀细作哨知此事，报入成都。姜维奏后主曰："司马师新亡，司马昭初握重权，必不敢擅离洛阳。臣请乘间伐魏，以复中原。"

后主从之，遂命姜维兴师伐魏。

维到汉中，整顿人马。

征西大将军张翼曰："蜀地浅狭，钱粮鲜薄，不宜远征；不如据险守分，恤军爱民：此乃保国之计也。"

维曰："不然。昔丞相未出茅庐，已定三分天下，然且六出祁[qí]山以图中原；不幸半途而丧，以致功业未成。今吾既受丞相遗命，当尽忠报国以继其志，虽死而无恨也。今魏有隙可乘，不就此时伐之，更待何时？"

夏侯霸曰："将军之言是也。可将轻骑先出枹[fú]罕。若得洮[táo]西南安，则诸郡可定。"

张翼曰："向者不克而还，皆因军出甚迟也。兵法云：'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。'今若火速进兵，使魏人不能提防，必然全胜矣。"

于是姜维引兵五万，望枹罕进发。兵至洮水，守边军士报知雍州刺史王经、征西将军陈泰。王经先起马步兵七万来迎。姜维分付张翼如此如此，又分付夏侯霸如此如此：二人领计去了；维乃自引大军背洮水列阵。

王经引数员牙将出而问曰："魏与吴、蜀，已成鼎足之势；汝累次入寇，何也？"

维曰："司马师无故废主，邻邦理宜问罪，何况仇敌之国乎？"

经回顾张明、花永、刘达、朱芳四将曰："蜀兵背水为阵，败则皆没于水矣。姜维骁[xiāo]勇，汝四将可战之。彼若退动，便可追击。"

四将分左右而出，来战姜维。维略战数合，拨回马望本阵中便走。王经大驱士马，一齐赶来。维引兵望着洮水而走；将次近水，大呼将士曰："事急矣！诸将何不努力！"

众将一齐奋力杀回，魏兵大败。张翼、夏侯霸抄在魏兵之后，分两路杀来，把魏兵困在垓[gāi]心。维奋武扬威，杀入魏军之中，左冲右突，魏兵大乱，自相践踏，死者大半，逼入洮水者无数，斩首万余，垒尸数里。王经引败兵百骑，奋力杀出，径往狄道城而走；奔入城中，闭门保守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姜维大获全功，犒[kào]军已毕，便欲进兵攻打狄道城。张翼谏曰："将军功绩已成，威声大震，可以止矣。今若前进，倘不如意，正如'画蛇添足'也。"

维曰："不然。向者兵败，尚欲进取，纵横中原；今日洮水一战，魏人胆裂，吾料狄道唾手可得。——汝勿自堕其志也。"

张翼再三劝谏，维不从，遂勒兵来取狄道城。

却说雍州征西将军陈泰，正欲起兵与王经报兵败之仇，忽兖州刺史邓艾引兵到。泰接着，礼毕，艾曰："今奉大将军之命，特来助将军破敌。"

泰问计于邓艾，艾曰："洮水得胜，若招羌[qiāng]人之众，东争关陇，传檄四郡：此吾兵之大患也。——今彼不思如此，却图狄道城；其城垣[yuán]坚固，急切难攻，空劳兵费力耳。吾今陈兵于项岭，然后进兵击之，蜀兵必败矣。"

陈泰曰："真妙论也！"

遂先拨二十队兵，每队五十人，尽带旌旗、鼓角、烽火之类，日伏夜行，去狄道城东南高山深谷之中埋伏；只待兵来，一齐鸣鼓吹角为应，夜则举火放炮以惊之。调度已毕，专候蜀兵到来。于是陈泰、邓艾，各引二万兵相继而进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姜维围住狄道城，令兵八面攻之，连攻数日不下，心中郁闷，无计可施。是日黄昏时分，忽三五次流星马报说："有两路兵来，旗上明书大字：一路是征西将军陈泰，一路是兖州刺史邓艾。"

维大惊，遂请夏侯霸商议。

霸曰："吾向尝为将军言：邓艾自幼深明兵法，善晓地理。今领兵到，颇为劲敌。"

维曰："彼军远来，我休容他住脚，便可击之。"

乃留张翼攻城，命夏侯霸引兵迎陈泰。维自引兵来迎邓艾。行不到五里，忽然东南一声炮响，鼓角震地，火光冲天。维纵马看时，只见周围皆是魏兵旗号。维大惊曰："中邓艾之计矣！"

遂传令教夏侯霸、张翼各弃狄道而退。于是蜀兵皆退于汉中。维自

断后，只听得背后鼓声不绝，——维退入剑阁之时，方知火鼓二十余处，皆虚设也。——维收兵退屯于钟提。

且说后主因姜维有洮西之功，降诏封维为大将军。维受了职，上表谢恩毕，再议出师伐魏之策。

正是：成功不必添蛇足，讨贼犹思奋虎威。不知此番北伐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毋 [guàn]　谒 [yè]　酹 [lèi]　歃 [shà]　觿 [xí]　蹶 [jué]
谯 [qiáo]　袤 [mào]　澹 [yīn]　瞉 [gǔ]　兗 [yǎn]　旄 [máo]
钺 [yuè]　绰 [chāo]　迸 [bèng]　搠 [shuò]　辔 [pèi]　懿 [yì]
鞒 [qiáo]　髦 [máo]　祁 [qí]　袍 [fú]　洮 [táo]　骁 [xiāo]
垓 [gāi]　犒 [kào]　羌 [qiāng]　垣 [yuá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扬州都督毌丘俭与刺史文钦率军讨伐司马师。文钦父子夜劫魏寨，文鸯于魏军中勇不可当，文钦军因迷路而无法接应，兵败而退。毌丘俭兵败进驻慎县，被县令宗白所杀。司马师将印绶付予司马昭后，大叫而亡，从此大权皆归司马昭。蜀将姜维趁魏内乱兴师讨伐，于洮水大破魏兵，又进兵攻打狄道城，被邓艾设计杀败。

第一百十一回

邓士载智败姜伯约
诸葛诞义讨司马昭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姜维退兵屯于钟提，魏兵屯于狄道城外。王经迎接陈泰、邓艾入城，拜谢解围之事，设宴相待，大赏三军。

泰将邓艾之功，申奏魏王曹髦[máo]，髦封艾为安西将军，假节，领护东羌[qiāng]校尉，同陈泰屯兵于雍、凉等处。

邓艾上表谢恩毕，陈泰设席与邓艾作贺曰："姜维夜遁，其力已竭，不敢再出矣。"

艾笑曰："吾料蜀兵必出有五。"

泰问其故，艾曰："蜀兵虽退，终有乘胜之势；吾兵终有弱败之实：其必出一也。蜀兵皆是孔明教演，精锐之兵，容易调遣；吾将不时更换，军又训练不熟：其必出二也。蜀人多以船行，吾军皆在旱地，劳逸不同：其必出三也。狄道、陇西、南安、祁[qí]山四处皆是守战之地；蜀人或声东击西，指南攻北，吾兵必须分头守把；蜀兵合为一处而来，以一分当我四分：其必出四也。若蜀兵自南安、陇西，则可取羌人之谷为食；若出祁山，则有麦可就食：其必出五也。"

陈泰叹服曰："公料敌如神，蜀兵何足虑哉！"

于是陈泰与邓艾结为忘年之交。艾遂将雍、凉等处之兵，每日操练；各处隘口，皆立营寨，以防不测。

却说姜维在钟提大设筵宴，会集诸将，商议伐魏之事。

令史樊[fán]建谏曰："将军屡出，未获全功；今日洮[táo]西之捷，魏人已服威名，何故又欲出也？万一不利，前功尽弃。"

维曰："汝等只知魏国地宽人广，急不可得；却不知攻魏者有五可胜。"

众问之，维答曰："彼洮西一败，挫尽锐气，吾兵虽退，不曾损折：今若进兵，一可胜也。吾兵船载而进，不致劳困，彼兵皆从旱地来迎：二可胜也。吾兵久经训练之众，彼皆乌合之徒，不曾有法度：三可胜也。吾兵自出祁山，掠抄秋谷为食：四可胜也。彼兵须各守备，军力分开，吾兵一处而去，彼安能救：五可胜也。——不在此时伐魏，更待何日耶？"

夏侯霸曰："艾年虽幼，而机谋深远；近封为安西将军之职，必于各处准备，非同往日矣。"

维厉声曰："吾何畏彼哉！公等休长他人锐气，灭自己威风！吾意已决，必先取陇西。"

众不敢谏。

维自领前部，令众将随后而进。于是蜀兵尽离钟提，杀奔祁山来。

哨马报说魏兵已先在祁山立下九个寨栅。维不信，引数骑凭高望之，果见祁山九寨势如长蛇，首尾相顾。

维回顾左右曰："夏侯霸之言，信不诬矣。此寨形势绝妙，只吾师诸葛丞相能之；今观邓艾所为，不在吾师之下。"

遂回本寨，唤诸将曰："魏人既有准备，必知吾来矣。吾料邓艾必在此间。汝等可虚张吾旗号，据此谷口下寨；每日令百余骑出哨，每出哨一回，换一番衣甲、旗号，按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五方旗帜相换。吾却提大兵偷出董亭，径袭南安去也。"

遂令鲍素屯兵于祁山谷口，维尽率大兵，望南安进发。

却说邓艾知蜀兵出祁山，早与陈泰下寨准备；见蜀兵连日不来搦[nuò]战，一日五番哨马出寨，或十里或十五里而回。艾凭高望毕，慌入帐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与陈泰曰："姜维不在此间，必取董亭袭南安去了。出寨哨马只是这几匹，更换衣甲，往来哨探，其马皆困乏，主将必无能者。陈将军可引一军攻之，其寨可破也。破了寨栅，便引兵袭董亭之路，先断姜维之后。吾当先引一军救南安，径取武城山。若先占此山头，姜维必取上邽[guī]。上邽有一谷，名曰段谷，地狭山险，正好埋伏。彼来争武城山时，吾先伏两军于段谷，破维必矣。"

泰曰："吾守陇西二三十年，未尝如此明察地理。公之所言，真神算也！公可速去，吾自攻此处寨栅。"

于是邓艾引军星夜倍道而行，径到武城山；下寨已毕，蜀兵未到，即令子邓忠，与帐前校尉师纂[zuǎn]，各引五千兵，先去段谷埋伏，如此如此而行。二人受计而去。艾令偃旗息鼓，以待蜀兵。

却说姜维从董亭望南安而来，至武城山前，谓夏侯霸曰："近南安有一山，名武城山；若先得了，可夺南安之势。只恐邓艾多谋，必先提防。"

正疑虑间，忽然山上一声炮响，喊声大震，鼓角齐鸣，旌旗遍竖，皆是魏兵；中央风飘起一黄旗，大书"邓艾"字样。蜀兵大惊。山上数处精兵杀下，势不可当，前军大败。

维急率中军人马去救时，魏兵已退。维直来武城山下搦邓艾战，山上魏兵并不下来。维令军士辱骂，至晚，方欲退军，山上鼓角齐鸣，却又不见魏兵下来。维欲上山冲杀，山上炮石甚严，不能得进。守至三更，欲回，山上鼓角又鸣。维移兵下山屯扎。比及令军搬运木石，方欲竖立为寨，山上鼓角又鸣，魏兵骤至。蜀兵大乱，自相践踏，退回旧寨。

次日，姜维令军士运粮草车仗，至武城山，穿连排定，欲立起寨栅，以为屯兵之计。是夜二更，邓艾令五百人，各执火把，分两路下山，放火烧车仗。两兵混杀了一夜，营寨又立不成。

维复引兵退，再与夏侯霸商议曰："南安未得，不如先取上邽。上邽乃南安屯粮之所；若得上邽，南安自危矣。"

遂留霸屯于武城山，维尽引精兵猛将，径取上邽。行了一宿，将及天明，见山势狭峻，道路崎岖，乃问向导官曰："此处何名？"

答曰："段谷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维大惊曰："其名不美：'段谷'者，'断谷'也。倘有人断其谷口，如之奈何？"

正踌躇[chóu chú]未决，忽前军来报："山后尘头大起，必有伏兵。"

维急令退兵。师纂、邓忠两军杀出，维且战且走，前面喊声大震，邓艾引兵杀到：三路夹攻，蜀兵大败。幸得夏侯霸引兵杀到，魏兵方退，救了姜维，欲再往祁山。霸曰："祁山寨已被陈泰打破，鲍素阵亡，全寨人马皆退回汉中去了。"

维不敢取董亭，急投山僻小路而回。后面邓艾急追，维令诸军前进，自为断后。正行之际，忽然山中一军突出，乃魏将陈泰也。魏兵一声喊起，将姜维困在垓[gāi]心。维人马困乏，左冲右突，不能得出。荡寇将军张嶷[yí]，闻姜维受困，引数百骑杀入重围。维因乘势杀出，嶷被魏兵乱箭射死。

维得脱重围，复回汉中，因感张嶷忠勇，殁[mò]于王事，乃表赠其子孙。于是，蜀中将士多有阵亡者，皆归罪于姜维。维照武侯街亭旧例，乃上表自贬为后将军，行大将军事。

却说邓艾见蜀兵退尽，乃与陈泰设宴相贺，大赏三军。泰表[上报表彰]邓艾之功，司马昭遣使持节，加艾官爵，赐印绶；并封其子邓忠为亭侯。

时魏主曹髦，改正元三年为甘露元年。司马昭自为天下兵马大都督，出入常令三千铁甲骁[xiāo]将前后簇拥，以为护卫；一应事务，不奏朝廷，就于相府裁处：自此常怀篡逆之心。

有一心腹人，姓贾，名充，字公闾[lú]，乃故建威将军贾逵[kuí]之子，为昭府下长史。充语昭曰："今主公掌握大柄，四方人心必然未安；且当暗访，然后徐图大事。"

昭曰："吾正欲如此。汝可为我东行，只推慰劳出征军士为名，以探消息。"

贾充领命，径到淮南，入见镇东大将军诸葛诞。诞字公休，乃琅琊[láng yá]南阳人，即武侯之族弟也；向事于魏，因武侯在蜀为相，因此不得重用；后武侯身亡，诞在魏历任重职，封高平侯，总摄两淮军马。

当日，贾充托名劳军，至淮南见诸葛诞。诞设宴待之。酒至半酣，充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以言挑诞曰："近来洛阳诸贤，皆以主上懦弱，不堪为君。司马大将军三辈辅国，功德弥天，可以禅代[用君主让位方式代行]魏统。未审钧意若何？"

诞大怒曰："汝乃贾豫州之子，世食魏禄，安敢出此乱言！"

充谢曰："某以他人之言告公耳。"

诞曰："朝廷有难，吾当以死报之。"

充默然。

次日辞归，见司马昭细言其事。

昭大怒曰："鼠辈安敢如此！"

充曰："诞在淮南，深得人心，久必为患，可速除之。"

昭遂暗发密书与扬州刺史乐綝[chēn]，一面遣使赍[jī]诏征诞为司空。

诞得了诏书，已知是贾充告变，遂捉来使拷问。

使者曰："此事乐綝知之。"

诞曰："他如何得知？"

使者曰："司马将军已令人到扬州送密书与乐綝矣。"

诞大怒，叱左右斩了来使，遂起部下兵千人，杀奔扬州来。将至南门，城门已闭，吊桥拽起。诞在城下叫门，城上并无一人回答。

诞大怒曰："乐綝匹夫，安敢如此！"

遂令将士打城。手下十余骁骑，下马渡壕，飞身上城，杀散军士，大开城门。于是诸葛诞引兵入城，乘风放火，杀至綝家。綝慌上楼避之。诞提剑上楼，大喝曰："汝父乐进，昔日受魏国大恩！不思报本，反欲顺司马昭耶！"

綝未及回言，为诞所杀。一面具表数司马昭之罪，使人申奏洛阳；一面大聚两淮屯田户口十余万，并扬州新降兵四万余人，积草屯粮，准备进兵；又令长史吴纲，送子诸葛靓[jìng]入吴为质求援，务要合兵诛讨司马昭。

此时东吴丞相孙峻病亡，从弟孙綝辅政。綝字子通，为人强暴，杀大司马滕胤[yìn]、将军吕据、王惇[dūn]等，因此权柄皆归于綝。

吴主孙亮，虽然聪明，无可奈何。于是吴纲将诸葛靓至石头城，入拜孙綝。綝问其故，纲曰："诸葛诞乃蜀汉诸葛武侯之族弟也，向事魏国；今见司马昭欺君罔上，废主弄权，欲兴师讨之，而力不及，故特来归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降。诚恐无凭，专送亲子诸葛靓为质。伏望发兵相助。”

缌从其请，便遣大将全怿[yì]、全端为主将，于诠[quán]为合后，朱异、唐咨为先锋，文钦为向导，起兵七万，分三队而进。

吴纲回寿春报知诸葛诞。诞大喜，遂陈兵准备。

却说诸葛诞表文到洛阳，司马昭见了大怒，欲自往讨之。

贾充谏曰：“主公乘父兄之基业，恩德未及四海，今弃天子而去，若一朝有变，悔之何及？不如奏请太后及天子一同出征，可保无虞。”

昭喜曰：“此言正合吾意。”遂入奏太后曰：“诸葛诞谋反，臣与文武官僚，计议停当：请太后同天子御驾亲征，以继先帝之遗意。”

太后畏惧，只得从之。

次日，昭请魏主曹髦起程。髦曰：“大将军都督天下军马，任从调遣，何必朕自行也？”

昭曰：“不然。昔日武祖纵横四海，文帝、明帝有包括[统括]宇宙之志，并吞八荒之心，凡遇大敌，必须自行。陛下正宜追配先君，扫清故孽，何自畏也？”

髦畏威权，只得从之。

昭遂下诏，尽起两都之兵二十六万，命镇南将军王基为正先锋，安东将军陈骞[qiān]为副先锋，监军石苞为左军，兖[yǎn]州刺史州泰为右军，保护车驾，浩浩荡荡，杀奔淮南而来。

东吴先锋朱异，引兵迎敌。两军对圆，魏军中王基出马，朱异来迎。战不三合，朱异败走；唐咨出马，战不三合，亦大败而走。王基驱兵掩杀，吴兵大败，退五十里下寨，报入寿春城中。

诸葛诞自引本部锐兵，会合文钦并二子文鸯、文虎，雄兵数万，来敌司马昭。

正是：方见吴兵锐气堕，又看魏将劲兵来。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髦 [máo]　羌 [qiāng]　祁 [qí]　樊 [fán]　洮 [táo]　搦 [nuò]
邽 [guī]　纂 [zuǎn]　踌躇 [chóu chú]　垓 [gāi]　嶷 [yí]
殁 [mò]　骁 [xiāo]　闾 [lǘ]　逵 [kuí]　琅琊 [láng yá]
缁 [chēn]　赍 [jī]　靓 [jìng]　胤 [yìn]　惇 [dūn]　怿 [yì]
诠 [quán]　骞 [qiān]　兖 [yǎ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姜维再度出师伐魏，被邓艾打败，上表自贬其职。魏将诸葛诞送子于东吴做人质，换得联手东吴大军，共同讨伐司马昭。司马昭逼太后与天子一同出征，起兵二十六万，杀奔淮南，吴兵大败。

第一百十二回

救寿春于诠死节 取长城伯约鏖兵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司马昭闻诸葛诞会合吴兵前来决战，乃召散骑长史裴秀、黄门侍郎钟会，商议破敌之策。

钟会曰："吴兵之助诸葛诞，实为利也；以利诱之，则必胜矣。"

昭从其言，遂令石苞、州泰先引两军于石头城埋伏，王基、陈骞[qiān]领精兵在后，却令偏将成倅[cuì]引兵数万先去诱敌；又令陈俊引车仗牛马驴骡，装载赏军之物，四面聚集于阵中，如敌来则弃之。

是日，诸葛诞令吴将朱异在左，文钦在右，——见魏阵中人马不整，诞乃大驱士马径进。成倅退走，诞驱兵掩杀，见牛马驴骡，遍满郊野；南兵争取，无心恋战。

忽然一声炮响，两路兵杀来：左有石苞，右有州泰。诞大惊，急欲退时，王基、陈骞精兵杀到。诞兵大败。司马昭又引兵接应。诞引败兵奔入寿春，闭门坚守。昭令兵四面围困，并力攻城。

时吴兵退屯安丰，魏主车驾驻于项城。钟会曰："今诸葛诞虽败，寿春城中粮草尚多，更有吴兵屯安丰以为掎角之势；今吾兵四面攻围，彼

缓则坚守，急则死战；吴兵或乘势夹攻：吾军无益。不如三面攻之，留南门大路，容贼自走；走而击之，可全胜也。吴兵远来，粮必不继；我引轻骑抄在其后，可不战而自破矣。”

昭抚会背曰：“君真吾之子房也！”遂令王基撤退南门之兵。

却说吴兵屯于安丰，孙綝[chēn]唤朱异责之曰：“量一寿春城不能救，安可并吞中原？如再不胜必斩！”

朱异乃回本寨商议。于诠[quán]曰：“今寿春南门不围，某愿领一军从南门入去，助诸葛诞守城。将军与魏兵挑战，我却从城中杀出：两路夹攻，魏兵可破矣。”

异然其言。于是全怿[yì]、全端、文钦等，皆愿入城。遂同于诠引兵一万，从南门而入城。

魏兵不得将令，未敢轻敌，任吴兵入城，乃报知司马昭。

昭曰：“此欲与朱异内外夹攻，以破我军也。”乃召王基、陈骞分付曰：“汝可引五千兵截断朱异来路，从背后击之。”

二人领命而去。

朱异正引兵来，忽背后喊声大震：左有王基，右有陈骞，两路军杀来。吴兵大败。朱异回见孙綝，綝大怒曰：“累败之将，要汝何用！”

叱武士推出斩之。又责全端子全祎[yī]曰：“若退不得魏兵，汝父子休来见我！”

于是孙綝自回建业去了。

钟会与昭曰：“今孙綝退去，外无救兵，城可围矣。”

昭从之，遂催军攻围。全祎引兵欲入寿春，见魏兵势大，寻思进退无路，遂降司马昭。昭加祎为偏将军。祎感昭恩德，乃修家书与父全端，叔全怿，言孙綝不仁，不若降魏，将书射入城中。怿得祎书，遂与端引数千人开门出降。

诸葛诞在城中忧闷，谋士蒋班、焦彝[yí]进言曰：“城中粮少兵多，不能久守，可率吴、楚之众，与魏兵决一死战。”

诞大怒曰：“吾欲守，汝欲战，莫非有异心乎！再言必斩！”

二人仰天长叹曰：“诞将亡矣！我等不如早降，免至一死！”

是夜二更时分，蒋、焦二人逾城降魏，司马昭重用之。——因此城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中虽有敢战之士，不敢言战。

诞在城中，见魏兵四下筑起土城以防淮水，只望水泛，冲倒土城，驱兵击之。不想自秋至冬，并无霖雨，淮水不泛。城中看看粮尽，文钦在小城内与二子坚守，见军士渐渐饿倒，只得来告诞曰："粮皆尽绝，军士饿损，不如将北方之兵尽放出城，以省其食。"

诞大怒曰："汝教我尽去北军，欲谋我耶？"

叱左右推出斩之。文鸯、文虎见父被杀，各拔短刀，立杀数十人，飞身上城，一跃而下，越壕赴魏寨投降。

司马昭恨文鸯昔日单骑退兵之仇，欲斩之。钟会谏曰："罪在文钦，今文钦已亡，二子势穷来归，若杀降将，是坚城内人之心也。"

昭从之，遂召文鸯、文虎入帐，用好言抚慰，赐骏马锦衣，加为偏将军，封关内侯。二子拜谢，上马绕城大叫曰："我二人蒙大将军赦罪赐爵，汝等何不早降！"

城内人闻言，皆计议曰："文鸯乃司马氏仇人，尚且重用，何况我等乎？"

于是皆欲投降。诸葛诞闻之大怒，日夜自来巡城，以杀为威。

钟会知城中人心已变，乃入帐告昭曰："可乘此时攻城矣。"

昭大喜，遂激三军，四面云集，一齐攻打。守将曾宣献了北门，放魏兵入城。

诞知魏兵已入，慌引麾下数百人，自城中小路突出；至吊桥边，正撞着胡奋，手起刀落，斩诞于马下，数百人皆被缚。

王基引兵杀到西门，正遇吴将于诠。基大喝曰："何不早降！"

诠大怒曰："受命而出，为人救难，既不能救，又降他人，义所不为也！"乃掷盔于地，大呼曰："人生在世，得死于战场者，幸耳！"

急挥刀死战三十余合，人困马乏，为乱军所杀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司马当年围寿春，降兵无数拜车尘。

东吴虽有英雄士，谁及于诠肯杀身！

司马昭入寿春，将诸葛诞老小尽皆枭[xiāo]首，灭其三族。武士将所擒诸葛诞部卒数百人缚至。昭曰："汝等降否？"

众皆大叫曰："愿与诸葛公同死，决不降汝！"

昭大怒，叱武士尽缚于城外，逐一问曰："降者免死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并无一人言降。直杀至尽，终无一人降者。昭深加叹息不已，令皆埋之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忠臣矢志不偷生，诸葛公休帐下兵。
《薤[①]露》歌声应未断，遗踪直欲继田横！

却说吴兵大半降魏，裴秀告司马昭曰："吴兵老小，尽在东南江、淮之地，今若留之，久必为变；不如坑[围歼埋葬]之。"

钟会曰："不然。古之用兵者，全国[完整地得到敌国的土地和人民]为上，戮其元恶而已。若尽坑之，是不仁也。不如放归江南，以显中国之宽大。"

昭曰："此妙论也。"

遂将吴兵尽皆放归本国。唐咨因惧孙綝，不敢回国，亦来降魏。昭皆重用，令分布三河之地。

淮南已平。正欲退兵，忽报西蜀姜维引兵来取长城，邀截粮草。昭大惊，慌与多官计议退兵之策。

时蜀汉延熙二十年，改为景耀元年。姜维在汉中，选川将两员，每日操练人马：一是蒋舒，一是傅佥[qiān]。二人颇有胆勇，维甚爱之。忽报淮南诸葛诞起兵讨司马昭，东吴孙綝助之，昭大起两都之兵，将魏太后并魏主一同出征去了。

维大喜曰："吾今番大事济矣！"

遂表奏后主，愿兴兵伐魏。中散大夫谯[qiáo]周听知，叹曰："近来朝廷溺于酒色，信任中贵黄皓，不理国事，只图欢乐；伯约累欲征伐，不恤军士：国将危矣！"

乃作《仇国论》一篇，寄与姜维。维拆封视之。论曰：

或问：古往能以弱胜强者，其术何如？曰：处大国无患者，恒多慢；处小国有忧者，恒思善。多慢则生乱，思善则生治，理之常也。故周文养民，以少取多；句[同"勾"]践恤众，以弱毙[灭]强。此其术也。

或曰：曩[nǎng]者楚强汉弱，约分鸿沟，张良以为民志既定则难动也，率兵追羽，终毙项氏；岂必由文王、句践之事乎？曰：商、周之

① 薤 [xiè]

际，王侯世尊，君臣久固。当此之时，虽有汉祖，安能仗剑取天下乎？及秦罢侯置守[废除诸侯，设立郡守]之后，民疲秦役，天下土崩，于是豪杰并争。今我与彼，皆传国易世矣，既非秦末鼎沸之时，实有六国并据之势，故可为文王，难为汉祖。时可而后动，数合而后举，故汤、武之师，不再战而克，诚重民劳而度时审[慎重]也。如遂极武黩[dú]征[过度用武，随意征讨]，不幸遇难，虽有智者，不能谋之矣。

姜维看毕，大怒曰："此腐儒之论也！"掷之于地。遂提川兵来取中原。乃问傅佥曰："以公度之，可出何地？"

佥曰："魏屯粮草，皆在长城；今可径取骆谷，度沈岭，直到长城，先烧粮草，然后直取秦川，则中原指日可得矣。"

维曰："公之见与吾计暗合也。"即提兵径取骆谷，度沈岭，望长城而来。

却说长城镇守将军司马望，乃司马昭之族兄也。城内粮草甚多，人马却少。望听知蜀兵到，急与王真、李鹏二将，引兵离城二十里下寨。次日，蜀兵来到，望引二将出阵。

姜维出马，指望而言曰："今司马昭迁主于军中，必有李傕[jué]、郭汜[sì]之意也。吾今奉朝廷明命，前来问罪，汝当早降。若还愚迷，全家诛戮！"

望大声而答曰："汝等无礼，数犯上国，如不早退，令汝片甲不归！"

言未毕，望背后王真挺枪出马，蜀阵中傅佥出迎。战不十合，佥卖个破绽，王真便挺枪来刺；傅佥闪过，活捉真于马上，便回本阵。

李鹏大怒，纵马抡刀来救。佥故意放慢，等李鹏将近，努力掷真于地，暗掣[chè]四楞铁简在手；鹏赶上举刀待砍，傅佥偷身回顾，向李鹏面门只一简，打得眼珠迸出，死于马下。王真被蜀军乱枪刺死。

姜维驱兵大进。司马望弃寨入城，闭门不出。

维下令曰："军士今夜且歇一宿，以养锐气。来日须要入城。"

次日平明，蜀兵争先大进，一拥至城下，用火箭火炮打入城中。城上草屋一派烧着，魏兵自乱。维又令人取干柴堆满城下，一齐放火，烈焰冲天。城已将陷，魏兵在城内嚎啕痛哭，声闻四野。

正攻打之间，忽然背后喊声大震。维勒马回看，只见魏兵鼓噪摇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旗，浩浩而来。维遂令后队为前队，自立于门旗下候之。只见魏阵中一小将，全装惯带，挺枪纵马而出，——约年二十余岁，面如傅粉，唇似抹朱，——厉声大叫曰："认得邓将军否！"

维自思曰："此必是邓艾矣。"

挺枪纵马来迎。二人抖擞精神，战到三四十合，不分胜负。那小将军枪法无半点放闲。维心中自思："不用此计，安得胜乎？"便拨马望左边山路中而走。那小将骤马追来，维挂住了钢枪，暗取雕弓羽箭射之。那小将眼乖，早已见了，弓弦响处，把身望前一倒，放过羽箭。维回头看时，小将已到，挺枪来刺；维一闪，那枪从肋旁边过，被维挟住。那小将弃枪，望本阵而走。维嗟叹曰："可惜！可惜！"再拨马赶来。

追至阵门前，一将提刀而出曰："姜维匹夫，勿赶吾儿！邓艾在此！"

维大惊。——原来小将乃艾之子邓忠也。维暗暗称奇；欲战邓艾，又恐马乏，乃虚指艾曰："吾今日识汝父子也。各且收兵，来日决战。"

艾见战场不利，亦勒马应曰："既如此，各自收兵。暗算者非丈夫也。"

于是两军皆退。邓艾据渭水下寨，姜维跨两山安营。

艾见了蜀兵地理，乃作书于司马望曰："我等切不可战，只宜固守。待关中兵至时，蜀兵粮草皆尽，三面攻之，无不胜也。今遣长子邓忠相助守城。"

一面差人于司马昭处求救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姜维令人于艾寨中下战书，约来日大战，艾佯[yáng]应之。

次日五更，维令三军造饭，平明布阵等候。艾营中偃旗息鼓，却如无人之状。维至晚方回。次日又令人下战书，责以失期之罪。艾以酒食待使，答曰："微躯小疾，有误相持，明日会战。"

次日，维又引兵来，艾仍前不出。——如此五六番。

傅佥谓维曰："此必有谋也，宜防之。"

维曰："此必捱关中兵到，三面击我耳。吾今令人持书与东吴孙綝，使并力攻之。"

忽探马报说："司马昭攻打寿春，杀了诸葛诞，吴兵皆降。昭班师回洛阳，便欲引兵来救长城。"

维大惊曰:“今番伐魏,又成画饼矣。不如且回。”

正是:已叹四番难奏绩,又嗟[jiē]五度未成功。未知如何退兵,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骞 [qiān]	倅 [cuì]	绌 [chēn]	诠 [quán]	怪 [yì]	祎 [yī]
彝 [yí]	枭 [xiāo]	薤 [xiè]	佥 [qiān]	谯 [qiáo]	曩 [nǎng]
黩 [dú]	隽 [jué]	汜 [sì]	掣 [chè]	佯 [yáng]	嗟 [jiē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诸葛诞战败而亡，东吴军将大多降魏。姜维又欲起兵伐魏，中散大夫谯周作《仇国论》一篇，劝阻姜维。姜维不改初衷，出兵望长城而来。最初姜维取得大胜，邓艾父子坚守不出，欲与关中兵三面夹击。后姜维得知东吴兵败，也只得退兵。

第一百十三回

丁奉定计斩孙綝 姜维斗阵破邓艾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姜维恐救兵到，先将军器车仗，一应军需，步兵先退，然后将马军断后。

细作报知邓艾。艾笑曰："姜维知大将军兵到，故先退去。不必追之，追则中彼之计也。"

乃令人哨探，回报果然骆谷道狭之处，堆积柴草，准备要烧追兵。

众皆称艾曰："将军真神算也！"

遂遣使赍[jī]表奏闻。于是司马昭大喜，又加赏邓艾。

却说东吴大将军孙綝[chēn]，听知全端、唐咨等降魏，勃然大怒，将各人家眷，尽皆斩之。

吴主孙亮，时年方十六，见綝杀戮太过，心甚不然。一日出西苑，因食生梅，令黄门取蜜。须臾取至，见蜜内有鼠粪数块，召藏吏[负责藏品的官吏]责之。

藏吏叩首曰："臣封闭甚严，安有鼠粪？"

亮曰："黄门曾向尔求蜜食否？"

藏吏曰:“黄门于数日前曾求蜜食,臣实不敢与。”

亮指黄门曰:“此必汝怒藏吏不与尔蜜,故置粪于蜜中,以陷之也。”

黄门不服。亮曰:“此事易知耳。若粪久在蜜中,则内外皆湿;若新在蜜中,则外湿内燥。”命剖视之,果然内燥,黄门服罪。

亮之聪明,大抵如此。——虽然聪明,却被孙綝把持,不能主张。綝令弟威远将军孙据入苍龙宿卫,武卫将军孙恩、偏将军孙干、长水校尉孙闿[kǎi]分屯诸营。

一日,吴主孙亮闷坐,黄门侍郎全纪在侧,纪乃国舅也。亮因泣告曰:“孙綝专权妄杀,欺朕太甚;今不图之,必为后患。”

纪曰:“陛下但有用臣处,臣万死不辞。”

亮曰:“卿可只今点起禁兵,与将军刘丞各把城门,朕自出杀孙綝。但此事切不可令卿母知之,卿母乃綝之姊也。倘若泄漏,误朕匪[通“非”,不]轻。”

纪曰:“乞陛下草诏与臣。临行事之时,臣将诏示众,使綝手下人皆不敢妄动。”

亮从之,即写密诏付纪。纪受诏归家,密告其父全尚。尚知此事,乃告妻曰:“三日内杀孙綝矣。”

妻曰:“杀之是也。”

口虽应之,却私令人持书报知孙綝。綝大怒,当夜便唤弟兄四人,点起精兵,先围大内[皇宫内苑];一面将全尚、刘丞并其家小俱拿下。比及平明,吴主孙亮听得宫门外金鼓大震,内侍慌入奏曰:“孙綝引兵围了内苑。”

亮大怒,指全后骂曰:“汝父兄误我大事矣!”乃拔剑欲出。全后与侍中近臣,皆牵其衣而哭,不放亮出。

孙綝先将全尚、刘丞等杀讫,然后召文武于朝内,下令曰:“主上荒淫久病,昏乱无道,不可以奉宗庙,今当废之。汝诸文武,敢有不从者,以谋叛论!”

众皆畏惧,应曰:“愿从将军之令。”

尚书桓彝[huán yí]大怒,从班部中挺然而出,指孙綝大骂曰:“今上乃聪明之主,汝何敢出此乱言!吾宁死不从贼臣之命!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綝大怒，自拔剑斩之，即入内指吴主孙亮骂曰："无道昏君！本当诛戮以谢天下！看先帝之面，废汝为会稽[guì jī]王，吾自选有德者立之！"叱中书郎李崇夺其玺绶，令邓程收之。

亮大哭而去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乱贼诬伊尹，奸臣冒霍光。可怜聪明主，不得莅[①]朝堂。

孙綝遣宗正孙楷、中书郎董朝，往虎林迎请琅琊[láng yá]王孙休为君。休字子烈，乃孙权第六子也，在虎林夜梦乘龙上天，回顾不见龙尾，失惊而觉。

次日，孙楷、董朝至，拜请回都。行至曲阿，有一老人，自称姓干，名休，叩头言曰："事久必变，愿殿下速行。"

休谢之。行至布塞亭，孙恩将车驾来迎。休不敢乘辇，乃坐小车而入。百官拜迎道旁，休慌忙下车答礼。孙綝出令扶起，请入大殿，升御座即天子位。

休再三谦让，方受玉玺。文官武将朝贺已毕，大赦天下，改元永安元年；封孙綝为丞相、荆州牧；多官各有封赏；又封兄之子孙皓为乌程侯。孙綝一门五侯，皆典禁兵，权倾人主。吴主孙休，恐其内变，阳示恩宠，内实防之。綝骄横愈甚。

冬十二月，綝奉牛酒入宫上寿[古代臣下向君主或小辈向尊长敬酒、献礼]，吴主孙休不受。綝怒，乃以牛酒诣[yì]左将军张布府中共饮。酒酣，乃谓布曰："吾初废会稽王时，人皆劝吾为君。吾为今上贤，故立之。今我上寿而见拒，是将我等闲相待。吾早晚教你看！"

布闻言，唯唯而已。次日，布入宫密奏孙休。休大惧，日夜不安。数日后，孙綝遣中书郎孟宗，拨与中营所管精兵一万五千，出屯武昌；又尽将武库内军器与之。

于是，将军魏邈、武卫士施朔二人密奏孙休曰："綝调兵在外，又搬尽武库内军器，早晚必为变矣。"

休大惊，急召张布计议。

布奏曰："老将丁奉，计略过人，能断大事，可与议之。"

休乃召奉入内，密告其事。

奉奏曰："陛下无忧。臣有一计，为国除害。"

① 莅 [lì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休问何计，奉曰："来朝腊日，只推大会群臣，召綝赴席，臣自有调遣。"

休大喜。奉同魏邈、施朔掌外事，张布为内应。

是夜，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将老树连根拔起。天明风定，使者奉旨来请孙綝入宫赴会。孙綝方起床，平地如人推倒，心中不悦。使者十余人，簇拥入内。家人止之曰："一夜狂风不息，今早又无故惊倒，恐非吉兆，不可赴会。"

綝曰："吾弟兄共典禁兵，谁敢近身！倘有变动，于府中放火为号。"

嘱讫，升车入内。吴主孙休忙下御座迎之，请綝高坐。酒行数巡，众惊曰："宫外望有火起！"

綝便欲起身。休止之曰："丞相稳便。外兵自多，何足惧哉？"

言未毕，左将军张布拔剑在手，引武士三十余人，抢上殿来，口中厉声而言曰："有诏擒反贼孙綝！"

綝急欲走时，早被武士擒下。綝叩头奏曰："愿徙[去职]交州归田里。"

休叱曰："尔何不徙滕胤[yìn]、吕据、王惇[dūn]耶？"

命推下斩之。于是张布牵孙綝下殿东斩讫。从者皆不敢动。布宣诏曰："罪在孙綝一人，余皆不问。"众心乃安。

布请孙休升五凤楼。丁奉、魏邈、施朔等，擒孙綝兄弟至，休命尽斩于市。宗党死者数百人，灭其三族，命军士掘开孙峻坟墓，戮其尸首。将被害诸葛恪[kè]、滕胤、吕据、王惇等家，重建坟墓，以表其忠。其牵累流远者[流放远地的人]，皆赦还乡里。丁奉等重加封赏。

驰书报入成都。后主刘禅遣使回贺，吴使薛珝[xǔ]答礼。珝自蜀中归，吴主孙休问蜀中近日作何举动。珝奏曰："近日中常侍黄皓用事，公卿多阿附之。入其朝，不闻直言；经其野，民有菜色。所谓'燕雀处堂，不知大厦之将焚'者也。"

休叹曰："若诸葛武侯在时，何至如此乎！"

于是又写国书，教人赍入成都，说司马昭不日篡魏，必将侵吴、蜀以示威，彼此各宜准备。

姜维听得此信，忻[xīn]然上表，再议出师伐魏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时蜀汉景耀元年冬，大将军姜维以廖化、张翼为先锋，王含、蒋斌为左军，蒋舒、傅佥[qiān]为右军，胡济为合后，维与夏侯霸总中军，共起蜀兵二十万，拜辞后主，径到汉中。与夏侯霸商议，当先攻取何地。霸曰："祁[qí]山乃用武之地，可以进兵，故丞相昔日六出祁山，因他处不可出也。"

维从其言，遂令三军并望祁山进发，至谷口下寨。

时邓艾正在祁山寨中，整点陇右之兵。忽流星马报到，说蜀兵现下三寨于谷口。艾听知，遂登高看了，回寨升帐，大喜曰："不出吾之所料也！"

原来邓艾先度了地脉，故留蜀兵下寨之地；地中自祁山寨直至蜀寨，早挖了地道，待蜀兵至时，于中取事。

此时姜维至谷口分作三寨，地道正在左寨之中，乃王含、蒋斌下寨之处。

邓艾唤子邓忠，与师纂[zuǎn]各引一万兵，为左右冲击；却唤副将郑伦，引五百掘子军[掘地道的工兵]，于当夜二更，径从地道直至左营，于帐后地下拥出。

却说王含、蒋斌因立寨未定，恐魏兵来劫寨，不敢解甲而寝。忽闻中军大乱，急绰[chāo]兵器上得马时，寨外邓忠引兵杀到。内外夹攻，王、蒋二将奋死抵敌不住，弃寨而走。姜维在帐中听得左寨中大喊，料到有内应外合之兵，遂急上马，立于中军帐前，传令曰："如有妄动者斩！便有敌兵到营边，休要问他，只管以弓弩射之！"

一面传示右营，亦不许妄动。果然魏兵十余次冲击，皆被射回。只冲杀到天明，魏兵不敢杀入。

邓艾收兵回寨，乃叹曰："姜维深得孔明之法！兵在夜而不惊，将闻变而不乱：真将才也！"

次日，王含、蒋斌收聚败兵，伏于大寨前请罪。维曰："非汝等之罪，乃吾不明地脉之故也。"

又拨军马，令二将安营讫。却将伤死身尸，填于地道之中，以土掩之。令人下战书单搦[nuò]邓艾来日交锋。艾忻然应之。

次日，两军列于祁山之前。维按武侯八阵之法，依天、地、风、云、鸟、蛇、龙、虎之形，分布已定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邓艾出马，见维布成八卦，乃亦布之，左右前后，门户一般。

维持枪纵马大叫曰："汝效吾排八阵，亦能变阵否？"

艾笑曰："汝道此阵只汝能布耶？吾既会布阵，岂不知变阵！"

艾便勒马入阵，令执法官把旗左右招飐[zhǎn]，变成八八六十四个门户；复出阵前曰："吾变法若何？"

维曰："虽然不差，汝敢与吾八阵相围么？"

艾曰："有何不敢！"

两军各依队伍而进。艾在中军调遣。两军冲突，阵法不曾错动。姜维到中间，把旗一招，忽然变成"长蛇卷地阵"，将邓艾困在垓[gāi]心，四面喊声大震。艾不知其阵，心中大惊。蜀兵渐渐逼近，艾引众将冲突不出。只听得蜀兵齐叫曰："邓艾早降！"

艾仰天长叹曰："我一时自逞其能，中姜维之计矣！"

忽然西北角上一彪军杀入，艾见是魏兵，遂乘势杀出。——救邓艾者，乃司马望也。比及救出邓艾时，祁山九寨，皆被蜀兵所夺。艾引败兵，退于渭水南下寨。

艾谓望曰："公何以知此阵法而救出我也？"

望曰："吾幼年游学于荆南，曾与崔州平、石广元为友，讲论此阵。今日姜维所变者，乃'长蛇卷地阵'也。若他处击之，必不可破。吾见其头在西北，故从西北击之，自破矣。"

艾谢曰："我虽学得阵法，实不知变法。公既知此法，来日以此法复夺祁山寨栅，如何？"

望曰："我之所学，恐瞒不过姜维。"

艾曰："来日公在阵上与他斗阵法，我却引一军暗袭祁山之后。两下混战，可夺旧寨也。"

于是令郑伦为先锋，艾自引军袭山后；一面令人下战书，搦姜维来日斗阵法。

维批回去讫，乃谓众将曰："吾受武侯所传密书，此阵变法共三百六十五样，按周天之数。今搦吾斗阵法，乃'班门弄斧'耳！——但中间必有诈谋，公等知之乎？"

廖化曰："此必赚我斗阵法，却引一军袭我后也。"

维笑曰："正合我意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即令张翼、廖化，引一万兵去山后埋伏。

次日，姜维尽拔九寨之兵，分布于祁山之前。司马望引兵离了渭南，径到祁山之前，出马与姜维答话。

维曰："汝请吾斗阵法，汝先布与吾看。"

望布成了八卦。维笑曰："此即吾所布八阵之法也，汝今盗袭，何足为奇！"

望曰："汝亦窃他人之法耳！"

维曰："此阵凡有几变？"

望笑曰："吾既能布，岂不会变？——此阵有九九八十一变。"

维笑曰："汝试变来。"

望入阵变了数番，复出阵曰："汝识吾变否？"

维笑曰："吾阵法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变。——汝乃井底之蛙，安知玄奥乎！"

望自知有此变法，实不曾学全，乃勉强折辩曰："吾不信，汝试变来。"

维曰："汝教邓艾出来，吾当布与他看。"

望曰："邓将军自有良谋，不好阵法。"

维大笑曰："有何良谋！——不过教汝赚吾在此布阵，他却引兵袭吾山后耳！"

望大惊，恰欲进兵混战，被维以鞭梢一指，两翼兵先出，杀得那魏兵弃甲抛戈，各逃性命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邓艾催督先锋郑伦来袭山后。伦刚转过山角，忽然一声炮响，鼓角喧天，伏兵杀出：为首大将，乃廖化也。二人未及答话，两马交处，被廖化一刀，斩郑伦于马下。邓艾大惊，急勒兵退时，张翼引一军杀到。两下夹攻，魏兵大败。艾舍命突出，身被四箭。奔到渭南寨时，司马望亦到。二人商议退兵之策。

望曰："近日蜀主刘禅，宠幸中贵黄皓，日夜以酒色为乐。可用反间计召回姜维，此危可解。"

艾问众谋士曰："谁可入蜀交通黄皓？"

言未毕，一人应声曰："某愿往。"

艾视之，乃襄阳党均也。艾大喜，即令党均赍金珠宝物，径到成都结连黄皓，布散流言，说姜维怨望天子，不久投魏。于是成都人人所说皆同。黄皓奏知后主，即遣人星夜宣姜维入朝。

却说姜维连日搦战，邓艾坚守不出。维心中甚疑。忽使命至，诏维入朝。维不知何事，只得班师回朝。

邓艾、司马望知姜维中计，遂拔渭南之兵，随后掩杀。

正是：乐毅伐齐遭间阻，岳飞破敌被谗回。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**本回难字检索**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赍 [jī]　缌 [chēn]　闿 [kǎi]　桓彝 [huán yí]

会稽 [guì jī]　莅 [lì]　琅琊 [láng yá]　诣 [yì]

胤 [yìn]　惇 [dūn]　恪 [kè]　翊 [xǔ]　忻 [xīn]　佥 [qiān]

祁 [qí]　纂 [zuǎn]　绰 [chāo]　搦 [nuò]　陡 [zhǎn]　垓 [gāi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东吴孙綝废孙亮而立孙休，孙休与老将丁奉合谋斩杀孙綝。刘禅派人祝贺，孙休派薛珝至西蜀还礼。薛珝回东吴后言说西蜀大厦将倾。姜维六次起兵伐魏，于祁山安寨。姜维第一次与邓艾斗阵，蜀军将邓艾包围，得司马望救出。二次斗阵，邓艾欲暗袭祁山之后，被姜维识破而大败之。司马望与邓艾派人与蜀中常侍黄皓接触，让他散布姜维怨上，想要投魏的流言，刘禅闻听后召回姜维。

第一百十四回

曹髦驱车死南阙
姜维弃粮胜魏兵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姜维传令退兵，廖化曰："'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'今虽有诏，未可动也。"

张翼曰："蜀人为大将军连年动兵，皆有怨望；不如乘此得胜之时，收回人马，以安民心，再作良图。"

维曰："善。"遂令各军依法而退。命廖化、张翼断后，以防魏兵追袭。

却说邓艾引兵追赶，只见前面蜀兵旗帜整齐，人马徐徐而退。艾叹曰："姜维深得武侯之法也！"因此不敢追赶，勒军回祁[qí]山寨去了。

且说姜维至成都，入见后主，问召回之故。

后主曰："朕为卿在边庭，久不还师，恐劳军士，故诏卿回朝，别无他意。"

维曰："臣已得祁山之寨，正欲收功，不期半途而废。此必中邓艾反间之计矣。"

后主默然不语。

姜维又奏曰："臣誓讨贼，以报国恩。陛下休听小人之言，致生疑虑。"

后主良久乃曰："朕不疑卿；卿且回汉中，俟[sì]魏国有变，再伐之可也。"

姜维叹息出朝，自投汉中去讫。

却说党均回到祁山寨中，报知此事。

邓艾与司马望曰："君臣不和，必有内变。"

就令党均入洛阳，报知司马昭。昭大喜，便有图蜀之心，乃问中护军贾充曰："吾今伐蜀，如何？"

充曰："未可伐也。天子方疑主公，若一旦轻出，内难必作矣。旧年黄龙两见于宁陵井中，群臣表贺，以为祥瑞；天子曰：'非祥瑞也。龙者君象，乃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屈于井中，是幽困之兆也。'遂作《潜龙诗》一首。诗中之意，明明道着主公。其诗曰：

"'伤哉龙受困，不能跃深渊。上不飞天汉，下不见于田。

蟠居于井底，鳅鳝舞其前。藏牙伏爪甲，嗟我亦同然！'"

司马昭闻之大怒，谓贾充曰："此人欲效曹芳也！若不早图，彼必害我。"

充曰："某愿为主公早晚图之。"

时魏甘露五年夏四月，司马昭带剑上殿，髦[máo]起迎之。

群臣皆奏曰："大将军功德巍巍，合为晋公，加九锡。"

髦低头不答。

昭厉声曰："吾父子兄弟三人有大功于魏，今为晋公，得毋不宜耶？"

髦乃应曰："敢不如命？"

昭曰："《潜龙》之诗，视吾等如鳅鳝，是何礼也？"

髦不能答。昭冷笑下殿，众官凛然。

髦归后宫，召侍中王沈、尚书王经、散骑常侍王业三人，入内计议。

髦泣曰："司马昭将怀篡逆，人所共知！朕不能坐受废辱，卿等可助朕讨之！"

王经奏曰："不可。昔鲁昭公不忍季氏，败走失国；今重权已归司马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氏久矣，内外公卿，不顾顺逆之理，阿附奸贼，非一人也。且陛下宿卫寡弱，无用命之人。陛下若不隐忍，祸莫大焉。且宜缓图，不可造次。”

髦曰：“‘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’！朕意已决，便死何惧！”言讫，即入告太后。

王沈、王业谓王经曰：“事已急矣。我等不可自取灭族之祸，当往司马公府下出首，以免一死。”

经大怒曰：“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，敢怀二心乎？”

王沈、王业见经不从，径自往报司马昭去了。

少顷，魏主曹髦出内，令护卫焦伯，聚集殿中宿卫苍头官僮三百余人，鼓噪而出。髦仗剑升辇，叱左右径出南阙。王经伏于辇前，大哭而谏曰：“今陛下领数百人伐昭，是驱羊而入虎口耳，空死无益。臣非惜命，实见事不可行也！”

髦曰：“吾军已行，卿无阻挡。”

遂望云龙门而来。只见贾充戎服乘马，左有成倅[cuì]，右有成济，引数千铁甲禁兵，呐喊杀来。

髦仗剑大喝曰：“吾乃天子也！汝等突入宫庭，欲弑[shì]君耶？”

禁兵见了曹髦，皆不敢动。

贾充呼成济曰：“司马公养你何用？——正为今日之事也！”

济乃绰[chāo]戟在手，回顾充曰：“当杀耶？当缚耶？”

充曰：“司马公有令：只要死的。”

成济捻戟直奔辇前。

髦大喝曰：“匹夫敢无礼乎！”

言未讫，被成济一戟刺中前胸，撞出辇来；再一戟，刃从背上透出，死于辇旁。

焦伯挺枪来迎，被成济一戟刺死。众皆逃走。

王经随后赶来，大骂贾充曰：“逆贼安敢弑君耶！”

充大怒，叱左右缚定，报知司马昭。

昭入内，见髦已死，乃佯[yáng]作大惊之状，以头撞辇而哭，令人报知各大臣。

时太傅司马孚[fú]入内，见髦尸，首枕其股[把死者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，这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是古代臣下对遇害君主表示哀痛尽礼的动作]而哭曰:“弒陛下者,臣之罪也!”

遂将髦尸用棺椁[guǒ]盛贮,停于偏殿之西。

昭入殿中,召群臣会议。群臣皆至,独有尚书仆射陈泰不至。昭令泰之舅尚书荀顗[xún yǐ]召之。泰大哭曰:“论者以泰比舅,今舅实不如泰也。”乃披麻带孝而入,哭拜于灵前。

昭亦佯哭而问曰:“今日之事,何法处之?”

泰曰:“独斩贾充,少可以谢[请罪]天下耳。”

昭沉吟良久,又问曰:“再思其次?”

泰曰:“惟有进于此者,不知其次。”

昭曰:“成济大逆不道,可剐[guǎ,古代酷刑,相当于“凌迟”]之,灭其三族。”

济大骂昭曰:“非我之罪,是贾充传汝之命!”

昭令先割其舌。济至死叫屈不绝。弟成倅亦斩于市,尽灭三族。后人有诗叹曰:

司马当年命贾充,弒君南阙赭[1]袍红。

却将成济诛三族,只道军民尽耳聋。

昭又使人收王经全家下狱。王经正在廷尉厅下,忽见缚其母至。经叩头大哭曰:“不孝子累及慈母矣!”

母大笑曰:“人谁不死?正恐不得死所耳!以此弃命,何恨之有!”

次日,王经全家皆押赴东市。王经母子含笑受刑。满城士庶,无不垂泪。后人有诗曰:

汉初夸伏剑,汉末见王经:真烈心无异,坚刚志更清。

节如泰华重,命似鸿毛轻。母子声名在,应同天地倾。

太傅司马孚请以王礼葬曹髦,昭许之。

贾充等劝司马昭受魏禅,即天子位。昭曰:“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,以服事殷,故圣人称为至德。魏武帝不肯受禅于汉,犹吾之不肯受禅于魏也。”

贾充等闻言,已知司马昭留意于子司马炎矣,遂不复劝进。

是年六月,司马昭立常道乡公曹璜[huáng]为帝,改元景元元年。璜改名曹奂,字景明。——乃武帝曹操之孙,燕王曹宇之子也。——奂

① 赭 [zhě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封昭为相国、晋公，赐钱十万、绢万匹。其文武多官，各有封赏。

早有细作报入蜀中。姜维闻司马昭弑了曹髦，立了曹奂，喜曰："吾今日伐魏，又有名矣。"

遂发书入吴，令起兵问司马昭弑君之罪；一面奏准后主，起兵十五万，车乘数千辆，皆置板箱于上；令廖化、张翼为先锋：化取子午谷，翼取骆谷；维自取斜谷，皆要出祁山之前取齐。三路兵并起，杀奔祁山而来。

时邓艾在祁山寨中，训练人马，闻报蜀兵三路杀到，乃聚诸将计议。

参军王瓘[guàn]曰："吾有一计，不可明言，现写在此，谨呈将军台览。"

艾接来展看毕，笑曰："此计虽妙，只怕瞒不过姜维。"

瓘曰："某愿舍命前去。"

艾曰："公志若坚，必能成功。"遂拨五千兵与瓘。

瓘连夜从斜谷迎来，正撞蜀兵前队哨马。瓘叫曰："我是魏国降兵，可报与主帅。"

哨军报知姜维，维令拦住余兵，只教为首的将来见。

瓘拜伏于地曰："某乃王经之侄王瓘也。近见司马昭弑君，将叔父一门皆戮，某痛恨入骨。今幸将军兴师问罪，故特引本部兵五千来降。愿从调遣，剿[jiǎo]除奸党，以报叔父之恨。"

维大喜，谓瓘曰："汝既诚心来降，吾岂不诚心相待？吾军中所患者，不过粮耳。今有粮车数千，现在川口，汝可运赴祁山。吾只今去取祁山寨也。"

瓘心中大喜，以为中计，忻[xīn]然领诺。

姜维曰："汝去运粮，不必用五千人，但引三千人去，留下二千人引路，以打祁山。"

瓘恐维疑惑，乃引三千兵去了。

维令傅佥[qiān]引二千魏兵随征听用。忽报夏侯霸到。

霸曰："都督何故准信王瓘之言也？吾在魏，虽不知备细，未闻王瓘是王经之侄：其中多诈，请将军察之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维大笑曰："我已知王瓘之诈，故分其兵势，将计就计而行。"

霸曰："公试言之。"

维曰："司马昭奸雄比于曹操，既杀王经，灭其三族，安肯存亲侄于关外领兵？故知其诈也。仲权之见，与我暗合。"

于是姜维不出斜谷，却令人于路暗伏，以防王瓘奸细。不旬日，果然伏兵捉得王瓘回报邓艾下书人来见。维问了情节，搜出私书，书中约于八月二十日，从小路运粮送归大寨，却教邓艾遣兵于壈[tán]山谷中接应。

维将下书人杀了，却将书中之意，改作八月十五日，约邓艾自率大兵，于壈山谷中接应。一面令人扮作魏军往魏营下书；一面令人将现有粮车数百辆卸了粮米，装载干柴茅草引火之物，用青布罩之，令傅佥引二千原降魏兵，执打运粮旗号。维却与夏侯霸各引一军，去山谷中埋伏。令蒋舒出斜谷，廖化、张翼俱各进兵，来取祁山。

却说邓艾得了王瓘书信，大喜，急写回书，令来人回报。至八月十五日，邓艾引五万精兵径往壈山谷中来，远远使人凭高眺探，只见无数粮车，接连不断，从山凹中而行。艾勒马望之，果然皆是魏兵。左右曰："天已昏暮，可速接应王瓘出谷口。"

艾曰："前面山势掩映，倘有伏兵，急难退步；只可在此等候。"

正言间，忽两骑马骤至，报曰："王将军因将粮草过界，背后人马赶来，望早救应。"

艾大惊，急催兵前进。时值初更，月明如昼。只听得山后呐喊，艾只道王瓘在山后厮杀。径奔过山后时，忽树林后一彪军撞出，为首蜀将傅佥，纵马大叫曰："邓艾匹夫！已中吾主将之计，何不早早下马受死！"

艾大惊，勒回马便走。车上火尽着，——那火便是号火。——两势下蜀兵尽出，杀得魏兵七断八续，但闻四下山上只叫："拿住邓艾的，赏千金，封万户侯！"

唬得邓艾弃甲丢盔，撇了坐下马，杂在步军之中，爬山越岭而逃。——姜维、夏侯霸只望马上为首的径来擒捉，不想邓艾步行走脱。维领得胜兵去接王瓘粮车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王瓘密约邓艾，先期将粮草车仗，整备停当，专候举事。忽有心腹人报："事已泄漏，邓将军大败，不知性命如何。"

瓘大惊，令人哨探，回报三路兵围杀将来，背后又见尘头大起，四下无路。瓘叱左右令放火，尽烧粮草车辆。一霎时，火光突起，烈火烧空。

瓘大叫曰："事已急矣！汝等宜死战！"

乃提兵望西杀出。背后姜维三路追赶。维只道王瓘舍命撞回魏国，不想反杀入汉中而去。瓘因兵少，只恐追兵赶上，遂将栈道并各关隘尽皆烧毁。

姜维恐汉中有失，遂不追邓艾，提兵连夜抄小路来追杀王瓘。瓘被四面蜀兵攻击，投黑龙江而死。余兵尽被姜维坑之。

维虽然胜了邓艾，却折了许多粮车，又毁了栈道，乃引兵还汉中。

邓艾引部下败兵，逃回祁山寨内，上表请罪，自贬其职。司马昭见艾数有大功，不忍贬之，复加厚赐。艾将原赐财物，尽分给被害将士之家。昭恐蜀兵又出，遂添兵五万，与艾守御。

姜维连夜修了栈道，又议出师。

正是：连修栈道兵连出，不伐中原死不休。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**本回难字检索**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祁 [qí]　俟 [sì]　髦 [máo]　倅 [cuì]　弒 [shì]　绰 [chāo]
佯 [yáng]　孚 [fú]　椁 [guǒ]　荀顗 [xún yǐ]　剐 [guǎ]
赭 [zhě]　璜 [huáng]　瓘 [guàn]　剿 [jiǎo]　忻 [xīn]　佥 [qiān]
堰 [tá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姜维劝谏刘禅勿要听信小人之言，刘禅令姜维再回汉中，伺机伐魏。司马昭与贾充合谋篡位，贾充、成济刺死曹髦。司马昭立曹璜为帝，曹璜改名曹奂，封司马昭为相国、晋公。姜维以司马昭弑君之名出师伐魏，分三路出祁山。魏军参将王瓘诈降姜维，约邓艾里应外合，被姜维识破而败之，邓艾于乱军中逃出，王瓘投黑龙江而死。

第一百十五回

诏班师后主信谗 托屯田姜维避祸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蜀汉景耀五年，冬十月，大将军姜维，差人连夜修了栈道，整顿军粮兵器，又于汉中水路调拨船只。俱已完备，上表奏后主曰："臣累出战，虽未成大功，已挫动魏人心胆。今养兵日久，不战则懒，懒则致病。况今军思效死，将思用命。臣如不胜，当受死罪。"

后主览表，犹豫未决。谯[qiáo]周出班奏曰："臣夜观天文，见西蜀分野，将星暗而不明。今大将军又欲出师，此行甚是不利。陛下可降诏止之。"

后主曰："且看此行若何。果然有失，却当阻之。"

谯周再三苦谏不从，乃归家叹息不已，遂推病不出。

却说姜维临兴兵，乃问廖化曰："吾今出师，誓欲恢复中原，当先取何处？"

化曰："连年征伐，军民不宁；兼魏有邓艾，足智多谋，非等闲之辈：将军强欲行难为之事，此化所以未敢专也。"

维勃然大怒曰："昔丞相六出祁[qí]山，亦为国也。吾今八次伐魏，岂

为一己之私哉？今当先取洮[táo]阳。如有逆吾者必斩！”

遂留廖化守汉中，自同诸将提兵三十万，径取洮阳而来。

早有川口人报入祁山寨中。时邓艾正与司马望谈兵，闻知此信，遂令人哨探。回报蜀兵尽从洮阳而出。

司马望曰：“姜维多计，莫非虚取洮阳而实来取祁山乎？”

邓艾曰：“今姜维实出洮阳也。”

望曰：“公何以知之？”

艾曰：“向者姜维累出吾有粮之地，今洮阳无粮，维必料吾只守祁山，不守洮阳，故径取洮阳；如得此城，屯粮积草，结连羌[qiāng]人，以图久计耳。”

望曰：“若此，如之奈何？”

艾曰：“可尽撤此处之兵，分为两路去救洮阳。离洮阳二十五里，有侯河小城，乃洮阳咽喉之地。公引一军伏于洮阳，偃旗息鼓，大开四门，如此如此而行；我却引一军伏侯河，必获大胜也。”筹画已定，各各依计而行。只留偏将师纂[zuǎn]守祁山寨。

却说姜维令夏侯霸为前部，先引一军径取洮阳。霸提兵前进，将近洮阳，望见城上并无一杆旌旗，四门大开。霸心下疑惑，未敢入城，回顾诸将曰：“莫非诈乎？”

诸将曰：“眼见得是空城，只有些小百姓，听知大将军兵到，尽弃城而走了。”

霸未信，自纵马于城南视之，只见城后老小无数，皆望西北而逃。霸大喜曰：“果空城也。”遂当先杀入，余众随后而进。方到甕[wèng]城边，忽然一声炮响，城上鼓角齐鸣，旌旗遍竖，拽起吊桥。

霸大惊曰：“误中计矣！”

慌欲退时，城上矢石如雨。可怜夏侯霸同五百军，皆死于城下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大胆姜维妙算长，谁知邓艾暗提防。

可怜投汉夏侯霸，顷刻城边箭下亡。

司马望从城内杀出，蜀兵大败而逃。随后姜维引接应兵到，杀退司马望，就傍城下寨。维闻夏侯霸射死，嗟[jiē]伤不已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是夜二更，邓艾自侯河城内，暗引一军潜地杀入蜀寨。蜀兵大乱，姜维禁止不住。城上鼓角喧天，司马望引兵杀出。两下夹攻，蜀兵大败。维左冲右突，死战得脱，退二十余里下寨。

蜀兵两番败走之后，心中摇动。维与众将曰："胜败乃兵家之常，今虽损兵折将，不足为忧。成败之事，在此一举，汝等始终勿改。如有言退者立斩。"

张翼进言曰："魏兵皆在此处，祁山必然空虚。将军整兵与邓艾交锋，攻打洮阳、侯河；某引一军取祁山。取了祁山九寨，便驱兵向长安。此为上计。"

维从之，即令张翼引后军径取祁山。维自引兵到侯河搦[nuò]邓艾交战。艾引军出迎。两军对圆，二人交锋数十余合，不分胜负，各收兵回寨。

次日，姜维又引兵挑战，邓艾按兵不出。姜维令军辱骂。

邓艾寻思曰："蜀人被吾大杀一阵，全然不退，连日反来搦战：必分兵去袭祁山寨也。守寨将师纂，兵少智寡，必然败矣。吾当亲往救之。"乃唤子邓忠分付曰："汝用心守把此处，任他搦战，却勿轻出。吾今夜引兵去祁山救应。"

是夜二更，姜维正在寨中设计，忽听得寨外喊声震地，鼓角喧天，人报邓艾引三千精兵夜战。诸将欲出，维止之曰："勿得妄动。"

原来邓艾引兵至蜀寨前哨探了一遍，乘势去救祁山，邓忠自入城去了。

姜维唤诸将曰："邓艾虚作夜战之势，必然去救祁山寨矣。"乃唤傅佥[qiān]分付曰："汝守此寨，勿轻与敌。"嘱毕，维自引三千兵来助张翼。

却说张翼正到祁山攻打，守寨将师纂兵少，支持不住。看看待破，忽然邓艾兵至，冲杀了一阵，蜀兵大败，把张翼隔在山后，绝了归路。正慌急之间，忽听得喊声大震，鼓角喧天，只见魏兵纷纷倒退。左右报曰："大将军姜伯约杀到！"翼乘势驱兵相应。两下夹攻，邓艾折了一阵，急退上祁山寨不出。姜维令兵四面攻围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后主在成都，听信宦官黄皓之言，又溺于酒色，不理朝政。时有大臣刘琰[yǎn]妻胡氏，极有颜色；因入宫朝见皇后，后留在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宫中，一月方出。琰疑其妻与后主私通，乃唤帐下军士五百人，列于前，将妻绑缚，令军以履挞[tà，打]其面数十，几死复苏。后主闻之大怒，令有司议刘琰罪。

有司议得："卒非挞妻之人，面非受刑之地：合当弃市。"

遂斩刘琰。自此命妇[受过皇帝封号的妇人]不许入朝。然一时官僚以后主荒淫，多有疑怨者。于是贤人渐退，小人日进。时右将军阎宇，身无寸功，只因阿附黄皓，遂得重爵；闻姜维统兵在祁山，乃说皓奏后主曰："姜维屡战无功，可命阎宇代之。"

后主从其言，遣使赍[jī]诏，召回姜维。维正在祁山攻打寨栅，忽一日三道诏至，宣维班师。维只得遵命，先令洮阳兵退，次后与张翼徐徐而退。

邓艾在寨中，只听得一夜鼓角喧天，不知何意。至平明，人报蜀兵尽退，只留空寨。艾疑有计，不敢追袭。

姜维径到汉中，歇住人马，自与使命入成都见后主。后主一连十日不朝。维心中疑惑。是日至东华门，遇见秘书郎郤[xì]正。维问曰："天子召维班师，公知其故否？"

正笑曰："大将军何尚不知？黄皓欲使阎宇立功，奏闻朝廷，发诏取回将军。——今闻邓艾善能用兵，因此寝[停息]其事矣。"

维大怒曰："我必杀此宦竖！"

郤正止之曰："大将军继武侯之事，任大职重，岂可造次？倘若天子不容，反为不美矣。"

维谢曰："先生之言是也。"

次日，后主与黄皓在后园宴饮，维引数人径入。早有人报知黄皓，皓急避于湖山之侧。维至亭下，拜了后主，泣奏曰："臣困邓艾于祁山，陛下连降三诏，召臣回朝，未审圣意为何？"

后主默然不语。维又奏曰："黄皓奸巧专权，乃灵帝时十常侍也。陛下近则鉴于张让，远则鉴于赵高。早杀此人，朝廷自然清平，中原方可恢复。"

后主笑曰："黄皓乃趋走小臣，纵使专权，亦无能为。昔者董允每切齿恨皓，朕甚怪之。卿何必介意？"

维叩头奏曰："陛下今日不杀黄皓，祸不远也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后主曰："'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。'卿何不容一宦官耶？"

令近侍于湖山之侧，唤出黄皓至亭下，命拜姜维伏罪。皓哭拜维曰："某早晚趋侍圣上而已，并不干与国政。将军休听外人之言，欲杀某也。某命系于将军，惟将军怜之！"言罢，叩头流涕。

维忿忿[fèn]而出，即往见郤正，备将此事告之。

正曰："将军祸不远矣。——将军若危，国家随灭！"

维曰："先生幸教我以保国安身之策。"

正曰："陇西有一去处，名曰沓中；此地极其肥壮。将军何不效武侯屯田之事，奏知天子，前去沓中屯田？一者，得麦熟以助军实；二者，可以尽图陇右诸郡；三者，魏人不敢正视汉中；四者，将军在外掌握兵权，人不能图，可以避祸：此乃保国安身之策也，宜早行之。"

维大喜，谢曰："先生金玉之言也。"

次日，姜维表奏后主，求沓中屯田，效武侯之事。后主从之。

维遂还汉中，聚诸将曰："某累出师，因粮不足，未能成功。今吾提兵八万，往沓中种麦屯田，徐图进取。汝等久战劳苦，今且敛兵聚谷，退守汉中；魏兵千里运粮，经涉山岭，自然疲乏；疲乏必退：那时乘虚追袭，无不胜矣。"

遂令胡济守汉寿城，王含守乐城，蒋斌守汉城，蒋舒、傅佥同守关隘。分拨已毕，维自引兵八万，来沓中种麦，以为久计。

却说邓艾闻姜维在沓中屯田，于路下四十余营，连络不绝，如长蛇之势。艾遂令细作相了地形，画成图本，具表申奏。

晋公司马昭见之，大怒曰："姜维屡犯中原，不能剿[jiǎo]除，是吾心腹之患也。"

贾充曰："姜维深得孔明传授，急难退之。须得一智勇之将，往刺杀之，可免动兵之劳。"

从事中郎荀勗[xún xù]曰："不然。今蜀主刘禅溺于酒色，信用黄皓，大臣皆有避祸之心。姜维在沓中屯田，正避祸之计也。若令大将伐之，无有不胜，何必用刺客乎？"

昭大笑曰："此言最善。吾欲伐蜀，谁可为将？"

荀勗曰："邓艾乃世之良材，更得钟会为副将，大事成矣。"

昭大喜曰："此言正合吾意。"

乃召钟会入而问曰："吾欲令汝为大将，去伐东吴，可乎？"

会曰："主公之意，本不欲伐吴，实欲伐蜀也。"

昭大笑曰："子诚识吾心也。——但卿往伐蜀，当用何策？"

会曰："某料主公欲伐蜀，已画图本在此。"

昭展开视之，图中细载一路安营下寨屯粮积草之处，从何而进，从何而退，一一皆有法度。昭看了大喜曰："真良将也！卿与邓艾合兵取蜀，何如？"

会曰："蜀川道广，非一路可进；当使邓艾分兵各进，可也。"

昭遂拜钟会为镇西将军，假节钺[yuè]，都督关中人马，调遣青、徐、兖[yǎn]、豫、荆、扬等处；一面差人持节令邓艾为征西将军，都督关外陇上，使约期伐蜀。

次日，司马昭于朝中计议此事，前将军邓敦曰："姜维屡犯中原，我兵折伤甚多，只今守御，尚自未保；奈何深入山川危险之地，自取祸乱耶？"

昭怒曰："吾欲兴仁义之师，伐无道之主，汝安敢逆吾意！"叱武士推出斩之。须臾，呈邓敦首级于阶下。众皆失色。

昭曰："吾自征东以来，息歇六年，治兵缮甲，皆已完备，欲伐吴、蜀久矣。今先定西蜀，乘顺流之势，水陆并进，并吞东吴：此灭虢[guó]取虞之道也。吾料西蜀将士，守成都者八九万，守边境者不过四五万，姜维屯田者不过六七万。今吾已令邓艾引关外陇右之兵十余万，绊住姜维于沓中，使不得东顾；遣钟会引关中精兵二三十万，直抵骆谷，三路以袭汉中。蜀主刘禅昏暗，边城外破，士女内震，其亡可必矣。"众皆拜服。

却说钟会受了镇西将军之印，起兵伐蜀。会恐机谋或泄，却以伐吴为名，令青、兖、豫、荆、扬等五处各造大船；又遣唐咨于登、莱等州傍海之处，拘集海船。

司马昭不知其意，遂召钟会问之曰："子从旱路收川，何用造船耶？"

会曰："蜀若闻我兵大进，必求救于东吴也。故先布声势，作伐吴之状，吴必不敢妄动。一年之内，蜀已破，船已成，而伐吴，岂不顺乎？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昭大喜，选日出师。时魏景元四年秋七月初三日，钟会出师。司马昭送之于城外十里方回。西曹掾[yuàn]邵悌[shào tì]密谓司马昭曰："今主公遣钟会领十万兵伐蜀，愚料会志大心高，不可使独掌大权。"

昭笑曰："吾岂不知之？"

悌曰："主公既知，何不使人同领其职？"

昭言无数语，使邵悌疑心顿释。

正是：方当士马驱驰日，早识将军跋扈[bá hù]心。未知其言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**本回难字检索**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谯 [qiáo]　祁 [qí]　洮 [táo]　羌 [qiāng]　纂 [zuǎn]　甕 [wèng]
嗟 [jiē]　搦 [nuò]　佥 [qiān]　琰 [yǎn]　挞 [tà]　赍 [jī]
郤 [xì]　忿 [fèn]　剿 [jiǎo]　荀勗 [xún xù]　钺 [yuè]
兗 [yǎn]　虢 [guó]　掾 [yuàn]　邵悌 [shào tì]
跋扈 [bá hù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姜维再议讨伐中原，谯周、廖化力劝，姜维不听。邓艾用计，蜀军先锋夏侯霸被射死城下，姜维也被邓艾、司马望杀败。后在救助攻打祁山的张翼时，姜维大败魏军。刘禅听信黄皓谗言，召姜维回成都。姜维请求斩杀黄皓，刘禅却引黄皓拜见姜维。姜维听郤正之言，去陇西沓中屯田避祸。司马昭派大将钟会率军伐蜀。

第一百十六回

钟会分兵汉中道 武侯显圣定军山

却说司马昭谓西曹掾[yuàn]邵悌[shào tì]曰："朝臣皆言蜀未可伐，是其心怯；若使强战，必败之道也。今钟会独建伐蜀之策，是其心不怯；心不怯，则破蜀必矣。蜀既破，则蜀人心胆已裂；'败军之将，不可以言勇；亡国之大夫，不可以图存。'会即有异志，蜀人安能助之乎？至若魏人得胜思归，必不从会而反，更不足虑耳。——此言乃吾与汝知之，切不可泄漏。"

邵悌拜服。

却说钟会下寨已毕，升帐大集诸将听令。时有监军卫瓘[guàn]，护军胡烈，大将田续、庞会、田章、爰彭[yuán jìng]、丘建、夏侯咸、王买、皇甫闿[kǎi]、句安等八十余员。

会曰："必须一大将为先锋，逢山开路，遇水叠桥。谁敢当之？"

一人应声曰："某愿往。"

会视之，乃虎将许褚[chǔ]之子许仪也。

众皆曰："非此人不可为先锋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会唤许仪曰："汝乃虎体猿班[将军世家]之将，父子有名；今众将亦皆保汝。汝可挂先锋印，领五千马军、一千步军，径取汉中。兵分三路：汝领中路，出斜谷；左军出骆谷；右军出子午谷。此皆崎岖山险之地，当令军填平道路，修理桥梁，凿山破石，勿使阻碍。如违必按军法。"

许仪受命，领兵而进。钟会随后提十万余众，星夜起程。

却说邓艾在陇西，既受伐蜀之诏，一面令司马望往遏羌[qiāng]人，又遣雍州刺史诸葛绪，天水太守王颀[qí]，陇西太守牵弘，金城太守杨欣，各调本部兵前来听令。比及军马云集，邓艾夜作一梦：梦见登高山，望汉中，忽于脚下迸出一泉，水势上涌。须臾惊觉，浑身汗流；遂坐而待旦，乃召护卫爱邵问之，邵素明《周易》。

艾备言其梦，邵答曰："《易》云：'山上有水曰蹇[jiǎn，不顺利]。'蹇卦者：'利西南，不利东北。'孔子云：'蹇利西南，往有功也；不利东北，其道穷也。'将军此行，必然克蜀；但可惜蹇滞不能还。"

艾闻言，愀[qiǎo]然[不愉快的样子]不乐。

忽钟会檄[xí]文至，约艾起兵，于汉中取齐。艾遂遣雍州刺史诸葛绪，引兵一万五千，先断姜维归路；次遣天水太守王颀，引兵一万五千，从左攻沓中；陇西太守牵弘，引一万五千人，从右攻沓中；又遣金城太守杨欣，引一万五千人，于甘松邀[拦截]姜维之后。艾自引兵三万，往来接应。

却说钟会出师之时，有百官送出城外，旌旗蔽日，铠甲凝霜，人强马壮，威风凛然。人皆称羡，惟有相国参军刘寔[shí]，微笑不语。太尉王祥见寔冷笑，就马上握其手而问曰："钟、邓二人，此去可平蜀乎？"

寔曰："破蜀必矣。——但恐皆不得还都耳。"

王祥问其故，刘寔但笑而不答。祥遂不复问。

却说魏兵既发，早有细作入沓中报知姜维。维即具表申奏后主："请降诏遣左车骑将军张翼领兵守护阳安关，右车骑将军廖化领兵守阴平桥：这二处最为要紧，若失二处，汉中不保矣。一面当遣使入吴求救。臣一面自起沓中之兵拒敌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时后主改景耀六年为炎兴元年，日与宦官黄皓在宫中游乐。忽接姜维之表，即召黄皓问曰："今魏国遣钟会、邓艾大起人马，分道而来，如之奈何？"

皓奏曰："此乃姜维欲立功名，故上此表。陛下宽心，勿生疑虑。臣闻城中有一师婆，供奉一神，能知吉凶，可召来问之。"

后主从其言，于后殿陈设香花纸烛、享祭礼物，令黄皓用小车请入宫中，坐于龙床之上。后主焚香祝毕，师婆忽然披发跣[xiǎn]足，就殿上跳跃数十遍，盘旋于案上。皓曰："此神人降矣。陛下可退左右，亲祷之。"

后主尽退侍臣，再拜祝之。

师婆大叫曰："吾乃西川土神也。陛下欣乐太平，何为求问他事？数年之后，魏国疆土亦归陛下矣。陛下切勿忧虑。"

言讫，昏倒于地，半晌方苏。

后主大喜，重加赏赐。自此深信师婆之说，遂不听姜维之言，每日只在宫中饮宴欢乐。姜维累申告急表文，皆被黄皓隐匿，因此误了大事。

却说钟会大军，迤逦[yǐ lǐ]望汉中进发。前军先锋许仪，要立头功，先领兵至南郑关。仪谓部将曰："过此关即汉中矣。关上不多人马，我等便可奋力抢关。"

众将领命，一齐并力向前。原来守关蜀将卢逊，早知魏兵将到，先于关前木桥左右，伏下军士，装起武侯所遗十矢连弩；比及许仪兵来抢关时，一声梆子响处，矢石如雨。仪急退时，早射倒数十骑。魏兵大败。

仪回报钟会。会自提帐下甲士百余骑来看，果然箭弩一齐射下。会拨马便回，关上卢逊引五百军杀下来。会拍马过桥，桥上土塌，陷住马蹄，争些[险些]儿掀下马来。马挣不起，会弃马步行；跑下桥时，卢逊赶上，一枪刺来，——却被魏兵中荀恺[xún kǎi]回身一箭，射卢逊落马。钟会麾众乘势抢关，关上军士因有蜀兵在关前，不敢放箭，被钟会杀散，夺了山关。即以荀恺为护军，以全副鞍马铠甲赐之。

会唤许仪至帐下，责之曰："汝为先锋，理合逢山开路，遇水叠桥，专一修理桥梁道路，以便行军。吾方才到桥上，陷住马蹄，几乎堕桥；若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非荀恺，吾已被杀矣！汝既违军令，当按军法！”

叱左右推出斩之。诸将告曰：“其父许褚有功于朝廷，望都督恕之。”

会怒曰：“军法不明，何以令众？”

遂令斩首示众。诸将无不骇然。

时蜀将王含守乐城，蒋斌守汉城，见魏兵势大，不敢出战，只闭门自守。

钟会下令曰：“兵贵神速，不可少停。”

乃令前军李辅围乐城，护军荀恺围汉城，自引大军取阳安关。

守关蜀将傅佥[qiān]与副将蒋舒商议战守之策。

舒曰：“魏兵甚众，势不可当，不如坚守为上。”

佥曰：“不然。魏兵远来，必然疲困，虽多不足惧。我等若不下关战时，汉、乐二城休矣。”

蒋舒默然不答。忽报魏兵大队已至关前，蒋、傅二人至关上视之。

钟会扬鞭大叫曰：“吾今统十万之众到此，如早早出降，各依品级升用；如执迷不降，打破关隘，玉石俱焚！”

傅佥大怒，令蒋舒把关，自引三千兵杀下关来。钟会便走，魏兵尽退。佥乘势追之，魏兵复合。佥欲退入关时，关上已竖起魏家旗号，只见蒋舒叫曰：“吾已降了魏也！”

佥大怒，厉声骂曰：“忘恩背义之贼，有何面目见天下人乎！”

拨回马复与魏兵接战。魏兵四面合来，将傅佥围在垓[gāi]心。佥左冲右突，往来死战，不能得脱；所领蜀兵，十伤八九。佥乃仰天叹曰：“吾生为蜀臣，死亦当为蜀鬼！”乃复拍马冲杀，身被数枪，血盈袍铠；坐下马倒，佥自刎而死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一日抒忠愤，千秋仰义名。宁为傅佥死，不作蒋舒生。

钟会得了阳安关，关内所积粮草、军器极多，大喜，遂犒[kào]三军。

是夜，魏兵宿于阳安城中，忽闻西南上喊声大震。钟会慌忙出帐视之，绝无动静。魏军一夜不敢睡。

次夜三更，西南上喊声又起。钟会惊疑，向晓，使人探之。回报曰：“远哨十余里，并无一人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会惊疑不定，乃自引数百骑，俱全装惯带，望西南巡哨。前至一山，只见杀气四面突起，愁云布合，雾锁山头。会勒住马，问向导官曰："此何山也？"

答曰："此乃定军山，昔日夏侯渊殁[mò]于此处。"

会闻之，怅然不乐，遂勒马而回。转过山坡，忽然狂风大作，背后数千骑突出，随风杀来。会大惊，引众纵马而走。诸将坠马者，不计其数。及奔到阳安关时，不曾折一人一骑，只跌损面目，失了头盔。皆言曰："但见阴云中人马杀来，比及近身，却不伤人，只是一阵旋风而已。"

会问降将蒋舒曰："定军山有神庙乎？"

舒曰："并无神庙，惟有诸葛武侯之墓。"

会惊曰："此必武侯显圣也。吾当亲往祭之。"

次日，钟会备祭礼，宰太牢，自到武侯墓前再拜致祭。祭毕，狂风顿息，愁云四散。忽然清风习习，细雨纷纷。一阵过后，天色晴朗。魏兵大喜，皆拜谢回营。

是夜，钟会在帐中伏几而寝，忽然一阵清风过处，只见一人，纶[guān]巾羽扇，身衣鹤氅[chǎng]，素履皂绦，面如冠玉，唇若抹朱，眉清目朗，身长八尺，飘飘然有神仙之概。

其人步入帐中，会起身迎之曰："公何人也？"

其人曰："今早重承见顾。吾有片言相告：虽汉祚[zuò]已衰，天命难违，然两川生灵，横罹[lí]兵革，诚可怜悯。汝入境之后，万勿妄杀生灵。"

言讫，拂袖而去。会欲挽留之，忽然惊醒，乃是一梦。会知是武侯之灵，不胜惊异。于是传令前军，立一白旗，上书"保国安民"四字；所到之处，如妄杀一人者偿命。于是汉中人民，尽皆出城拜迎。会一一抚慰，秋毫无犯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数万阴兵绕定军，致令钟会拜灵神。
生能决策扶刘氏，死尚遗言保蜀民。

却说姜维在沓中，听知魏兵大至，传檄廖化、张翼、董厥提兵接应；一面自分兵列将以待之。忽报魏兵至，维引兵迎之。魏阵中为首大将乃天水太守王颀也。颀出马大呼曰："吾今大兵百万，上将千员，分二十路而进，已到成都。汝不思早降，犹欲抗拒，何不知天命耶！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维大怒，挺枪纵马，直取王颀。战不三合，颀大败而走。姜维驱兵追杀至二十里，只听得金鼓齐鸣，一支兵摆开，旗上大书“陇西太守牵弘”字样。

维笑曰：“此等鼠辈，非吾敌手！”

遂催兵追之。又赶到十里，却遇邓艾领兵杀到。两军混战。维抖擞精神，与艾战有十余合，不分胜负，后面锣鼓又鸣。维急退时，后军报说：“甘松诸寨，尽被金城太守杨欣烧毁了。”

维大惊，急令副将虚立旗号，与邓艾相拒。维自撤后军，星夜来救甘松，正遇杨欣。欣不敢交战，望山路而走。维随后赶来。将至山岩下，岩上木石如雨，维不能前进。比及回到半路，蜀兵已被邓艾杀败。魏兵大队而来，将姜维围住。

维引众骑杀出重围，奔入大寨坚守，以待救兵。忽然流星马到，报说：“钟会打破阳安关，守将蒋舒归降，傅佥战死，汉中已属魏矣。乐城守将王含，汉城守将蒋斌，知汉中已失，亦开门而降。胡济抵敌不住，逃回成都求援去了。”

维大惊，即传令拔寨。是夜兵至疆川口，前面一军摆开，为首魏将，乃是金城太守杨欣。维大怒，纵马交锋，只一合，杨欣败走，维拈[niān]弓射之，连射三箭皆不中。维转怒，自折其弓，挺枪赶来。战马前失，将维跌在地上。杨欣拨回马来杀姜维。维跃起身，一枪刺去，正中杨欣马脑。背后魏兵骤至，救欣去了。

维骑上从马，欲待追时，忽报后面邓艾兵到。维首尾不能相顾，遂收兵要夺汉中。哨马报说：“雍州刺史诸葛绪已断了归路。”

维乃据山险下寨。魏兵屯于阴平桥头。维进退无路，长叹曰：“天丧我也！”

副将宁随曰：“魏兵虽断阴平桥头，雍州必然兵少，将军若从孔函谷，径取雍州，诸葛绪必撤阴平之兵救雍州，将军却引兵奔剑阁守之，则汉中可复矣。”

维从之，即发兵入孔函谷，诈取雍州。

细作报知诸葛绪。绪大惊曰：“雍州是吾合守之地，倘有疏失，朝廷必然问罪。”

急撤大兵从南路去救雍州，只留一支兵守桥头。

姜维入北道，约行三十里，料知魏兵起行，乃勒回兵，后队作前队，径到桥头，果然魏兵大队已去，只有些小兵把桥，被维一阵杀散，尽烧其寨栅。

诸葛绪听知桥头火起，复引兵回，姜维兵已过半日了，因此不敢追赶。

却说姜维引兵过了桥头，正行之间，前面一军来到，乃左将军张翼、右将军廖化也。维问之，翼曰："黄皓听信师巫之言，不肯发兵。翼闻汉中已危，自起兵来时，阳安关已被钟会所取。今闻将军受困，特来接应。"

遂合兵一处，前赴白水关。

化曰："今四面受敌，粮道不通，不如退守剑阁，再作良图。"

维疑虑未决。忽报钟会、邓艾分兵十余路杀来。维欲与翼、化分兵迎之。化曰："白水地狭路多，非争战之所，不如且退去救剑阁可也；若剑阁一失，是绝路矣。"

维从之，遂引兵来投剑阁。将近关前，忽然鼓角齐鸣，喊声大起，旌旗遍竖，一支军把住关口。

正是：汉中险峻已无有，剑阁风波又忽生。未知何处之兵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掾 [yuàn]　邵悌 [shào tì]　瓘 [guàn]　爰彪 [yuán jìng]

闿 [kǎi]　褚 [chǔ]　羌 [qiāng]　颀 [qí]　蹇 [jiǎn]　愀 [qiǎo]

檄 [xí]　寔 [shí]　跣 [xiǎn]　迤逦 [yǐ lǐ]　荀恺 [xún kǎi]

佥 [qiān]　垓 [gāi]　犒 [kào]　殁 [mò]　纶 [guān]　氅 [chǎng]

祚 [zuò]　罹 [lí]　拈 [niān]

前情回顾

钟会联合邓艾共同出兵伐蜀。姜维上表请后主遣将守关，后主听信黄皓谗言，偏信师婆虚妄之说，不听姜维之言，只在宫中饮宴欢乐。南郑、阳安关俱失，守关将卢逊、傅佥战死。诸葛亮于定军山显圣保蜀民。钟会大军所到之处，秋毫无犯，汉中人民，出城拜迎。姜维大败，欲退守剑阁。

第一百十七回

邓士载偷度阴平 诸葛瞻战死绵竹

却说辅国大将军董厥，闻魏兵十余路入境，乃引二万兵守住剑阁；当日望尘头大起，疑是魏兵，急引军把住关口。董厥自临军前视之，乃姜维、廖化、张翼也。厥大喜，接入关上，礼毕，哭诉后主黄皓之事。维曰："公勿忧虑。若有维在，必不容魏来吞蜀也。且守剑阁，徐图退敌之计。"

厥曰："此关虽然可守，争奈成都无人；倘为敌人所袭，大势瓦解矣。"

维曰："成都山险地峻，非可易取，不必忧也。"

正言间，忽报诸葛绪领兵杀至关下，维大怒，急引五千兵杀下关来，直撞入魏阵中，左冲右突，杀得诸葛绪大败而走，退数十里下寨，魏军死者无数。蜀兵抢了许多马匹器械，维收兵回关。

却说钟会离剑阁二十里下寨，诸葛绪自来伏罪。会怒曰："吾令汝守把阴平桥头，以断姜维归路，如何失了！今又不得吾令，擅自进兵，以致此败！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绪曰："维诡计多端，诈取雍州；绪恐雍州有失，引兵去救，维乘机走脱；绪因赶至关下，不想又为所败。"

会大怒，叱令斩之。监军卫瓘[guàn]曰："绪虽有罪，乃邓征西所督之人；不争将军杀之，恐伤和气。"

会曰："吾奉天子明诏、晋公钧命，特来伐蜀。便是邓艾有罪，亦当斩之！"

众皆力劝。会乃将诸葛绪用槛[jiàn]车载赴洛阳，任晋公发落；遂将绪所领之兵，收在部下调遣。有人报与邓艾。艾大怒曰："吾与汝官品一般，吾久镇边疆，于国多劳，汝安敢妄自尊大耶！"

子邓忠劝曰："'小不忍则乱大谋'，父亲若与他不睦，必误国家大事。望且容忍之。"

艾从其言。——然毕竟心中怀怒，乃引十数骑来见钟会。

会闻艾至，便问左右："艾引多少军来？"

左右答曰："只有十数骑。"

会乃令帐上帐下列武士数百人。艾下马入见。会接入帐礼毕。艾见军容甚肃，心中不安，乃以言挑之曰："将军得了汉中，乃朝廷之大幸也，可定策早取剑阁。"

会曰："将军明见若何？"

艾再三推称无能。会固问之。

艾答曰："以愚意度之，可引一军从阴平小路出汉中德阳亭，用奇兵径取成都，姜维必撤兵来救，将军乘虚就取剑阁，可获成功。"

会大喜曰："将军此计甚妙！可即引兵去。吾在此专候捷音！"

二人饮酒相别。

会回本帐与诸将曰："人皆谓邓艾有能。今日观之，乃庸才耳！"

众问其故。会曰："阴平小路，皆高山峻岭，若蜀以百余人守其险要，断其归路，则邓艾之兵皆饿死矣。吾只以正道而行，何愁蜀地不破乎！"

遂置云梯炮架，只打剑阁关。

却说邓艾出辕门上马，回顾从者曰："钟会待吾若何？"

从者曰："观其辞色，甚不以将军之言为然，但以口强应而已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艾笑曰:“彼料我不能取成都,我偏欲取之!”

回到本寨,师纂[zuǎn]、邓忠一班将士接问曰:“今日与钟镇西有何高论?”

艾曰:“吾以实心告彼,彼以庸才视我。彼今得汉中,以为莫大之功;若非吾屯沓中绊住姜维,彼安能成功耶!吾今若取了成都,胜取汉中矣!”

当夜下令,尽拔寨望阴平小路进兵,离剑阁七百里下寨。

有人报钟会,说:“邓艾要去取成都了。”

会笑艾不智。

却说邓艾一面修密书遣使驰报司马昭,一面聚诸将于帐下问曰:“吾今乘虚去取成都,与汝等立功名于不朽,汝等肯从乎?”

诸将应曰:“愿遵军令,万死不辞!”

艾乃先令子邓忠引五千精兵,不穿衣甲,各执斧凿器具,凡遇峻危之处,凿山开路,搭造桥阁,以便军行。艾选兵三万,各带干粮绳索进发。约行百余里,选下三千兵,就彼扎寨;又行百余里,又选三千兵下寨。是年十月自阴平进兵,至于巅崖峻谷之中,凡二十余日,行七百余里,皆是无人之地。魏兵沿途下了数寨,只剩下二千人马。

前至一岭,名摩天岭,马不堪行,艾步行上岭,正见邓忠与开路壮士尽皆哭泣。艾问其故。忠告曰:“此岭西皆是峻壁巅崖,不能开凿,虚废前劳,因此哭泣。”

艾曰:“吾军到此,已行了七百余里,过此便是江油,岂可复退?”乃唤诸军曰:“‘不入虎穴,焉得虎子?’吾与汝等来到此地,若得成功,富贵共之。”

众皆应曰:“愿从将军之命。”

艾令先将军器撺[cuān]将下去。艾取毡自裹其身,先滚下去。副将有毡衫者裹身滚下,无毡衫者各用绳索束腰,攀木挂树,鱼贯而进。邓艾、邓忠,并二千军,及开山壮士,皆度了摩天岭。方才整顿衣甲器械而行,忽见道旁有一石碣[jié],上刻:“丞相诸葛武侯题”。其文云:“二火[指司马炎,预言晋将兴]初兴,有人越此。二士争衡[二士,指邓艾与钟会,预言他们将火并而亡],不久自死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艾观讫大惊，慌忙对碣再拜曰："武侯真神人也！艾不能以师事之，惜哉！"后人有诗曰：

阴平峻岭与天齐，玄鹤徘徊尚怯飞。
邓艾裹毡从此下，谁知诸葛有先机。

却说邓艾暗度阴平，引兵行时，又见一个大空寨。左右告曰："闻武侯在日，曾拨一千兵守此险隘。今蜀主刘禅废之。"

艾嗟[jiē]呀不已，乃谓众人曰："吾等有来路而无归路矣！前江油城中，粮食足备：汝等前进可活，后退即死，须并力攻之。"

众皆应曰："愿死战！"

于是邓艾步行，引二千余人，星夜倍道来抢江油城。

却说江油城守将马邈，闻东川已失，虽为准备，只是提防大路；又仗着姜维全师守住剑阁关，遂将军情不以为重。当日操练人马回家，与妻李氏拥炉饮酒。

其妻问曰："屡闻边情甚急，将军全无忧色，何也？"

邈曰："大事自有姜伯约掌握，干我甚事？"

其妻曰："虽然如此，将军所守城池，不为不重。"

邈曰："天子听信黄皓，溺于酒色，吾料祸不远矣。魏兵若到，降之为上，何必虑哉？"

其妻大怒，唾邈面曰："汝为男子，先怀不忠不义之心，枉受国家爵禄，吾有何面目与汝相见耶！"

马邈羞惭无语。忽家人慌入报曰："魏将邓艾不知从何而来，引二千余人，一拥而入城矣！"

邈大惊，慌出纳降，拜伏于公堂之下，泣告曰："某有心归降久矣。今愿招城中居民，及本部人马，尽降将军。"

艾准其降。遂收江油军马于部下调遣，即用马邈为向导官。忽报马邈夫人自缢身死。艾问其故，邈以实告。艾感其贤，令厚礼葬之，亲往致祭。魏人闻者，无不嗟叹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后主昏迷汉祚[①]颠，天差邓艾取西川。

① 祚 [zuò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可怜巴蜀多名将，不及江油李氏贤。

邓艾取了江油，遂接阴平小路诸军，皆到江油取齐，径来攻涪[fú]城。

部将田续曰："我军涉险而来，甚是劳顿，且当休养数日，然后进兵。"

艾大怒曰："兵贵神速，汝敢乱我军心耶！"

喝令左右推出斩之。众将苦告方免。艾自驱兵至涪城。城内官吏军民疑从天降，尽皆投降。

蜀人飞报入成都。后主闻知，慌召黄皓问之。皓奏曰："此诈传耳。神人必不肯误陛下也。"后主又宣师婆问时，却不知何处去了。此时远近告急表文，一似雪片，往来使者，联络不绝。

后主设朝计议，多官面面相觑[qù]，并无一言。

郤[xì]正出班奏曰："事已急矣！陛下可宣武侯之子商议退兵之策。"

原来武侯之子诸葛瞻，字思远。其母黄氏，即黄承彦之女也。母貌甚陋，而有奇才：上通天文，下察地理；凡韬略遁甲诸书，无所不晓。武侯在南阳时，闻其贤，求以为室。武侯之学，夫人多所赞助焉。及武侯死后，夫人寻逝，临终遗教，惟以忠孝勉其子瞻。

瞻自幼聪敏，尚[臣下子弟与帝王之女婚配，不敢叫"娶"，称"尚"，含"高攀"之意]后主女，为驸马都尉。后袭父武乡侯之爵。景耀四年，迁行军护卫将军。时为黄皓用事，故托病不出。

当下后主从郤正之言，即时连发三诏，召瞻至殿下。后主泣诉曰："邓艾兵已屯涪城，成都危矣。卿看先君之面，救朕之命！"

瞻亦泣奏曰："臣父子蒙先帝厚恩、陛下殊遇，虽肝脑涂地，不能补报。愿陛下尽发成都之兵，与臣领去决一死战。"

后主即拨成都兵将七万与瞻。瞻辞了后主，整顿军马，聚集诸将问曰："谁敢为先锋？"

言未讫，一少年将出曰："父亲既掌大权，儿愿为先锋。"

众视之，乃瞻长子诸葛尚也。尚时年一十九岁，博览兵书，多习武艺。瞻大喜，遂命尚为先锋。是日，大军离了成都，来迎魏兵。

却说邓艾得马邈献地理图一本，备写涪城至成都三百六十里山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道路，阔狭险峻，一一分明。艾看毕，大惊曰："若只守涪城，倘被蜀人据住前山，何能成功耶？如迁延日久，姜维兵到，我军危矣。"

速唤师纂并子邓忠，分付曰："汝等可引一军，星夜径去绵竹，以拒蜀兵。吾随后便至。切不可怠缓。若纵他先据了险要，决斩汝首！"

师、邓二人引兵将至绵竹，早遇蜀兵。两军各布成阵。师、邓二人勒马于门旗下，只见蜀兵列成八阵。三鼕[dōng，指击鼓三遍]鼓罢，门旗两分，数十员将簇拥一辆四轮车，车上端坐一人：纶[guān]巾羽扇，鹤氅[chǎng]方裾[jū]。车旁展开一面黄旗，上书："汉丞相诸葛武侯"。

唬得师、邓二人汗流遍身，回顾军士曰："原来孔明尚在，我等休矣！"

急勒兵回时，蜀兵掩杀将来，魏兵大败而走。蜀兵掩杀二十余里，遇见邓艾援兵接应。两家各自收兵。

艾升帐而坐，唤师纂、邓忠责之曰："汝二人不战而退，何也？"

忠曰："但见蜀阵中诸葛孔明领兵，因此奔还。"

艾怒曰："纵使孔明更生，我何惧哉！汝等轻退，以致于败，宜速斩以正军法！"

众皆苦劝，艾方息怒。令人哨探，回说孔明之子诸葛瞻为大将，瞻之子诸葛尚为先锋。——车上坐者乃木刻孔明遗像也。

艾闻之，谓师纂、邓忠曰："成败之机，在此一举。汝二人再不取胜，必当斩首！"

师、邓二人又引一万兵来战。诸葛尚匹马单枪，抖擞精神，战退二人。诸葛瞻指挥两掖兵冲出，直撞入魏阵中，左冲右突，往来杀有数十番，魏兵大败，死者不计其数。师纂、邓忠中伤而逃。瞻驱士马随后掩杀二十余里，扎营相拒。

师纂、邓忠回见邓艾，艾见二人俱伤，未便加责，乃与众将商议曰："蜀有诸葛瞻善继父志，两番杀吾万余人马，今若不速破，后必为祸。"

监军丘本曰："何不作一书以诱之？"

艾从其言，遂作书一封，遣使送入蜀寨。守门将引至帐下，呈上其书。瞻拆封视之。书曰：

征西将军邓艾，致书于行军护卫将军诸葛思远麾下：切[通"窃"，谦指自己]观近代贤才，未有如公之尊父也。昔自出茅庐，一言已分三

国，扫平荆、益，遂成霸业，古今鲜有及者；后六出祁[qí]山，非其智力不足，乃天数耳。今后主昏弱，王气已终，艾奉天子之命，以重兵伐蜀，已皆得其地矣。成都危在旦夕，公何不应天顺人，仗义来归？艾当表公为琅琊[láng yá]王，以光耀祖宗，决不虚言。幸存照鉴。

瞻看毕，勃然大怒，扯碎其书，叱武士立斩来使，令从者持首级回魏营见邓艾。艾大怒，即欲出战。丘本谏曰："将军不可轻出，当用奇兵胜之。"

艾从其言，遂令天水太守王颀[qí]、陇西太守牵弘，伏两军于后，艾自引兵而来。

此时诸葛瞻正欲搦[nuò]战，忽报邓艾自引兵到。瞻大怒，即引兵出，径杀入魏阵中。邓艾败走，瞻随后掩杀将来。忽然两下伏兵杀出。蜀兵大败，退入绵竹。艾令围之。于是魏兵一齐呐喊，将绵竹围得铁桶相似。

诸葛瞻在城中，见事势已迫，乃令彭和赍[jī]书杀出，往东吴求救。和至东吴，见了吴主孙休，呈上告急之书。吴主看罢，与群臣计议曰："既蜀中危急，孤岂可坐视不救。"

即令老将丁奉为主帅，丁封、孙异为副将，率兵五万，前往救蜀。丁奉领旨出师，分拨丁封、孙异引兵二万向沔[miǎn]中而进，自率兵三万向寿春而进：分兵三路来援。

却说诸葛瞻见救兵不至，谓众将曰："久守非良图。"

遂留子尚与尚书张遵守城，瞻自披挂上马，引三军大开三门杀出。邓艾见兵出，便撤兵退。瞻奋力追杀，忽然一声炮响，四面兵合，把瞻困在垓[gāi]心。瞻引兵左冲右突，杀死数百人。艾令众军放箭射之，蜀兵四散。瞻中箭落马，乃大呼曰："吾力竭矣，当以一死报国！"遂拔剑自刎而死。

其子诸葛尚在城上，见父死于军中，勃然大怒，遂披挂上马。

张遵谏曰："小将军勿得轻出。"

尚叹曰："吾父子祖孙，荷国厚恩，今父既死于敌，我何用生为！"

遂策马杀出，死于阵中。后人有诗赞瞻、尚父子曰：

不是忠臣独少谋，苍天有意绝炎刘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当年诸葛留嘉胤[1]，节义真堪继武侯。

邓艾怜其忠，将父子合葬。——乘虚攻打绵竹。张遵、黄崇、李球三人，各引一军杀出。蜀兵寡，魏兵众，三人亦皆战死。艾因此得了绵竹。劳军已毕，遂来取成都。

正是：试观后主临危日，无异刘璋受逼时。未知成都如何守御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瓘 [guàn]	槛 [jiàn]	纂 [zuǎn]	撺[cuān]	碣 [jié]	嗟 [jiē]
祚 [zuò]	涪 [fú]	龝 [qù]	郤 [xì]	鼕 [dōng]	纶 [guān]
氅 [chǎng]	裾 [jū]	祁 [qí]	瑯琊 [láng yá]		颀 [qí]
搦 [nuò]	赟 [jī]	沔 [miǎn]	垓 [gāi]	胤 [yìn]	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① 胤 [yìn]

前情回顾

钟会与邓艾不和。邓艾偷渡阴平、摩天岭，率军至江油、涪城，守城军民俱降。刘禅听从郤正之言，征召诸葛亮之子诸葛瞻，率军抵抗魏兵，诸葛瞻派其子诸葛尚为先锋，绵竹大战，诸葛瞻、诸葛尚父子战死。魏军直取成都。

第一百十八回

哭祖庙一王死孝 入西川二士争功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后主在成都，闻邓艾取了绵竹，诸葛瞻父子已亡，大惊，急召文武商议。

近臣奏曰："城外百姓，扶老携幼，哭声大震，各逃生命。"

后主惊惶无措。忽哨马报到，说魏兵将近城下。多官议曰："兵微将寡，难以迎敌；不如早弃成都，奔南中七郡。其地险峻，可以自守，就借蛮兵，再来克复未迟。"

光禄大夫谯[qiáo]周曰："不可。南蛮久反之人，平昔无惠；今若投之，必遭大祸。"

多官又奏曰："蜀、吴既同盟，今事急矣，可以投之。"

周又谏曰："自古以来，无寄他国为天子者。臣料魏能吞吴，吴不能吞魏。若称臣于吴，是一辱也；若吴被魏所吞，陛下再称臣于魏，是两番之辱矣。不如不投吴而降魏。魏必裂土以封陛下，则上能自守宗庙，下可以保安黎民。愿陛下思之。"

后主未决，退入宫中。

次日，众议纷然。谯周见事急，复上疏诤[zhèng，直言劝告]之。后主从

谯周之言，正欲出降；忽屏风后转出一人，厉声而骂周曰："偷生腐儒，岂可妄议社稷大事！自古安有降天子哉！"

后主视之，乃第五子北地王刘谌[chén]也。后主生七子：长子刘璿[xuán]，次子刘瑶，三子刘琮[cóng]，四子刘瓒[zàn]，五子即北地王刘谌，六子刘恂[xún]，七子刘璩[qú]。七子中惟谌自幼聪明，英敏过人，余皆懦善。

后主谓谌曰："今大臣皆议当降，汝独仗血气之勇，欲令满城流血耶？"

谌曰："昔先帝在日，谯周未尝干预国政；今妄议大事，辄起乱言，甚非理也。臣切料成都之兵，尚有数万；姜维全师，皆在剑阁，若知魏兵犯阙，必来救应：内外攻击，可获大功。岂可听腐儒之言，轻废先帝之基业乎？"

后主叱之曰："汝小儿岂识天时！"

谌叩头哭曰："若势穷力极，祸败将及，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，同死社稷，以见先帝可也。奈何降乎！"

后主不听。

谌放声大哭曰："先帝非容易创立基业，今一旦弃之，吾宁死不辱也！"

后主令近臣推出宫门，遂令谯周作降书，遣私署侍中张绍、驸马都尉邓良同谯周赍[jī]玉玺来雒[luò]城请降。

时邓艾每日令数百铁骑来成都哨探。当日见立了降旗，艾大喜。不一时，张绍等至，艾令人迎入。三人拜伏于阶下，呈上降款玉玺。艾拆降书视之，大喜，受下玉玺，重待张绍、谯周、邓良等。艾作回书，付三人赍回成都，以安人心。

三人拜辞邓艾，径还成都，入见后主，呈上回书，细言邓艾相待之善。后主拆封视之，大喜，即遣太仆蒋显赍敕[chì]令姜维早降；遣尚书郎李虎，送文簿与艾：共户二十八万，男女九十四万，带甲将士十万二千，官吏四万，仓粮四十余万，金银各二千斤，锦绮[qǐ]彩绢各二十万匹。余物在库，不及具数。择十二月初一日，君臣出降。

北地王刘谌闻知，怒气冲天，乃带剑入宫。

其妻崔夫人问曰："大王今日颜色异常，何也？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谌曰："魏兵将近，父皇已纳降款，明日君臣出降，社稷从此殄[tiǎn]灭。吾欲先死以见先帝于地下，不屈膝于他人也！"

崔夫人曰："贤哉！贤哉！得其死矣！妾请先死，王死未迟。"

谌曰："汝何死耶？"

崔夫人曰："王死父，妾死夫：其义同也。夫亡妻死，何必问焉！"

言讫，触柱而死。谌乃自杀其三子，并割妻头，提至昭烈庙中，伏地哭曰："臣羞见基业弃于他人，故先杀妻子，以绝挂念，后将一命报祖！祖如有灵，知孙之心！"大哭一场，眼中流血，自刎而死。

蜀人闻知，无不哀痛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君臣甘屈膝，一子独悲伤。去矣西川事，雄哉北地王！
捐身酬烈祖，搔首泣穹苍。凛凛人如在，谁云汉已亡？

后主听知北地王自刎，乃令人葬之。

次日，魏兵大至。后主率太子诸王，及群臣六十余人，面缚舆榇[chèn，古时战败君主的投降仪式]，出北门十里而降。邓艾扶起后主，亲解其缚，焚其舆榇，并车入城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魏兵数万入川来，后主偷生失自裁。
黄皓终存欺国意，姜维空负济时才。
全忠义士心何烈，守节王孙志可哀。
昭烈经营良不易，一朝功业顿成灰。

于是成都之人，皆具香花迎接。艾拜后主为骠[piào]骑将军，其余文武，各随高下拜官；请后主还宫，出榜安民，交割仓库。又令太常张峻、益州别驾张绍，招安各郡军民。又令人说姜维归降。一面遣人赴洛阳报捷。

艾闻黄皓奸险，欲斩之。皓用金宝赂其左右，因此得免。自是汉亡。后人因汉之亡，有追思武侯诗曰：

鱼鸟犹疑畏简书，风云长为护储胥[①]。
徒令上将挥神笔，终见降王走传车。
管乐有才真不忝[②]，关张无命欲何如！
他年锦里经祠庙，《梁父》吟成恨有余！

① 胥 [xū]　② 忝 [tiǎn]

且说太仆蒋显到剑阁，入见姜维，传后主敕命，言归降之事。维大惊失语。帐下众将听知，一齐怨恨，咬牙怒目，须发倒竖，拔刀砍石大呼曰："吾等死战，何故先降耶！"

号哭之声，闻数十里。维见人心思汉，乃以善言抚之曰："众将勿忧。吾有一计，可复汉室。"

众皆求问。姜维与诸将附耳低言，说了计策。即于剑阁关遍竖降旗，先令人报入钟会寨中，说姜维引张翼、廖化、董厥等来降。会大喜，令人迎接维入帐。

会曰："伯约来何迟也？"

维正色流涕曰："国家全军在吾，今日至此，犹为速也。"

会甚奇之，下座相拜，待为上宾。

维说会曰："闻将军自淮南以来，算无遗策；司马氏之盛，皆将军之力，维故甘心俯首。如邓士载，当与决一死战，安肯降之乎？"

会遂折箭为誓，与维结为兄弟，情爱甚密，仍令照旧领兵。维暗喜，遂令蒋显回成都去了。

却说邓艾封师纂[zuǎn]为益州刺史，牵弘、王颀[qí]等各领州郡；又于绵竹筑台以彰战功，大会蜀中诸官饮宴。艾酒至半酣，乃指众官曰："汝等幸遇我，故有今日耳。若遇他将，必皆殄灭矣。"

多官起身拜谢。忽蒋显至，说姜维自降钟镇西了。艾因此痛恨钟会。遂修书令人赍赴洛阳，致晋公司马昭。昭得书视之。书曰：

> 臣艾切谓兵有先声而后实者，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，此席卷之时也。然大举之后，将士疲劳，不可便用；宜留陇右兵二万、蜀兵二万，煮盐兴冶，并造舟船，预备顺流之计；然后发使，告以利害，吴可不征而定也。今宜厚待刘禅，以致孙休；若便送禅来京，吴人必疑，则于向化之心不劝。且权留之于蜀，须来年冬月抵京。今即可封禅为扶风王，锡以资财，供其左右，爵其子为公侯，以显归命之宠：则吴人畏威怀德，望风而从矣。

司马昭览毕，深疑邓艾有自专之心，乃先发手书与卫瓘[guàn]，随后降封艾诏曰：

> 征西将军邓艾：耀威奋武，深入敌境，使僭[jiàn]号之主，系颈归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降；兵不逾时，战不终日，云彻席卷，荡定巴、蜀；虽白起破强楚，韩信克劲赵，不足比勋也。其以艾为太尉，增邑二万户，封二子为亭侯，各食邑千户。

邓艾受诏毕，监军卫瓘取出司马昭手书与艾。书中说邓艾所言之事，须候奏报，不可辄行。

艾曰："'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'吾既奉诏专征，如何阻挡？"

遂又作书，令来使赍赴洛阳。时朝中皆言邓艾必有反意，司马昭愈加疑忌。忽使命回，呈上邓艾之书。昭拆封视之。书曰：

艾衔命西征，元恶既服，当权宜行事，以安初附。若待国命，则往复道途，延引日月。《春秋》之义：大夫出疆，有可以安社稷、利国家，专之可也。今吴未宾[服从]，势与蜀连，不可拘常以失事机。兵法：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。艾虽无古人之节，终不自嫌以损于国也。先此申状，见可施行。

司马昭看毕大惊，忙与贾充计议曰："邓艾恃[shì]功而骄，任意行事，反形露矣。——如之奈何？"

贾充曰："主公何不封钟会以制之？"

昭从其议，遣使赍诏封会为司徒，就令卫瓘监督两路军马，以手书付瓘，使与会伺察邓艾，以防其变。会接读诏书。诏曰：

镇西将军钟会：所向无敌，前无强梁，节制众城，网罗迸逸[战败的走散者]；蜀之豪帅，面缚归命；谋无遗策，举无废功。其以会为司徒，进封县侯，增邑万户，封子二人亭侯，邑各千户。

钟会既受封，即请姜维计议曰："邓艾功在吾之上，又封太尉之职；今司马公疑艾有反志，故令卫瓘为监军，诏吾制之。伯约有何高见？"

维曰："愚闻邓艾出身微贱，幼为农家养犊，今侥幸自阴平斜径，攀木悬崖，成此大功；非出良谋，实赖国家洪福耳。若非将军与维相拒于剑阁，艾安能成此功耶？——今欲封蜀主为扶风王，乃大结蜀人之心，其反情不言可见矣。——晋公疑之是也。"

会深喜其言。

维又曰："请退左右，维有一事密告。"

会令左右尽退。维袖中取一图与会，曰："昔日武侯出草庐时，以此图献先帝，且曰：'益州之地，沃野千里，民殷国富，可为霸业。'先帝因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此遂创成都。今邓艾至此，安得不狂？”

会大喜，指问山川形势。维一一言之。

会又问曰：“当以何策除艾？”

维曰：“乘晋公疑忌之际，当急上表，言艾反状；晋公必令将军讨之。——一举而可擒矣。”

会依言，即遣人赍表进赴洛阳，言邓艾专权恣肆，结好蜀人，早晚必反矣。于是朝中文武皆惊。会又令人于中途截了邓艾表文，按艾笔法，改写傲慢之辞，以实[证实]己之语。

司马昭见了邓艾表章，大怒，即遣人到钟会军前，令会收艾；又遣贾充引三万兵入斜谷，昭乃同魏主曹奂御驾亲征。

西曹掾[yuàn]邵悌[shào tì]谏曰：“钟会之兵，多艾六倍，当令会收艾足矣，何必明公自行耶？”

昭笑曰：“汝忘了旧日之言耶？——汝曾道会后必反。吾今此行，非为艾，实为会耳。”

悌笑曰：“某恐明公忘之，故以相问。今既有此意，切宜秘之，不可泄漏。”

昭然其言，遂提大兵起程。

时贾充亦疑钟会有变，密告司马昭。

昭曰：“如遣汝，亦疑汝耶？吾到长安，自有明白。”

早有细作报知钟会，说昭已至长安。会慌请姜维商议收艾之策。

正是：才看西蜀收降将，又见长安动大兵。不知姜维以何策破艾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**本回难字检索**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谯 [qiáo]　诤 [zhèng]　谌 [chén]　璿 [xuán]　琮 [cóng]　瓚 [zàn]
恂 [xún]　璩 [qú]　赍 [jī]　雒 [luò]　敕 [chì]　绮 [qǐ]
殄 [tiǎn]　榇 [chèn]　骠 [piào]　胥 [xū]　忝 [tiǎn]　纂 [zuǎn]
颀 [qí]　瓘 [guàn]　僭 [jiàn]　恃 [shì]　掾 [yuàn]
邵悌 [shào tì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刘禅令谯周作降书至雒城请降，邓艾隆重接待降使。刘禅次日出降。其子刘谌欲死节，其妻先触柱而死，谌遂杀三子并割妻头至昭烈庙中大哭，眼中滴血，自刎而死。姜维听闻刘禅已降后，大惊失色。姜维设计假降钟会，离间钟会与邓艾的关系。司马昭深疑邓艾，命钟会监视邓艾，又用计假防邓艾，实防钟会。司马昭与曹奂率大军出师长安。

第一百十九回

假投降巧计成虚话 再受禅依样画葫芦

却说钟会请姜维计议收邓艾之策。维曰："可先令监军卫瓘[guàn]收艾。艾若杀瓘，反情实矣。将军却起兵讨之，可也。"

会大喜，遂令卫瓘引数十人入成都，收邓艾父子。

瓘手下人止之曰："此是钟司徒令邓征西杀将军，以正反情也。切不可行。"

瓘曰："吾自有计。"

遂先发檄[xí]文二三十道。其檄曰："奉诏收艾，其余各无所问。若早来归，爵赏如先；敢有不出者，灭三族。"

遂备槛[jiàn]车两乘，星夜望成都而来。

比及鸡鸣，艾部将见檄文者，皆来投拜于卫瓘马前。

时邓艾在府中未起。瓘引数十人突入大呼曰："奉诏收邓艾父子！"

艾大惊，滚下床来。瓘叱武士缚于车上。其子邓忠出问，亦被捉下，缚于车上。府中将吏大惊，欲待动手抢夺，早望见尘头大起，哨马报说钟司徒大兵到了。众各四散奔走。

钟会与姜维下马入府，见邓艾父子已被缚。会以鞭挞[tà]邓艾之首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而骂曰："养犊小儿，何敢如此！"

姜维亦骂曰："匹夫行险侥幸，亦有今日耶！"

艾亦大骂。

会将艾父子送赴洛阳。会入成都，尽得邓艾军马，威声大震。乃谓姜维曰："吾今日方趁平生之愿矣！"

维曰："昔韩信不听蒯[kuǎi]通之说，而有未央宫之祸；大夫种不从范蠡[lǐ]于五湖，卒伏剑而死：斯二子者，其功名岂不赫然哉，徒以利害未明，而见机之不早也。今公大勋已就，威震其主，何不泛舟绝迹，登峨嵋之岭，而从赤松子游乎？"

会笑曰："君言差矣。吾年未四旬，方思进取，岂能便效此退闲之事？"

维曰："若不退闲，当早图良策。此则明公智力所能，无烦老夫之言矣。"

会抚掌大笑曰："伯约知吾心也。"

二人自此每日商议大事。

维密与后主书曰："望陛下忍数日之辱，维将使社稷危而复安，日月幽而复明。——必不使汉室终灭也。"

却说钟会正与姜维谋反，忽报司马昭有书到。会接书。书中言："吾恐司徒收艾不下，自屯兵于长安；相见在近，以此先报。"

会大惊曰："吾兵多艾数倍，若但要我擒艾，晋公知吾独能办之。今日自引兵来，是疑我也！"

遂与姜维计议。

维曰："君疑臣则臣必死，岂不见邓艾乎？"

会曰："吾意决矣！——事成则得天下，不成则退西蜀，亦不失作刘备也。"

维曰："近闻郭太后新亡，可诈称太后有遗诏，教讨司马昭，以正弒[shì]君之罪。据明公之才，中原可席卷而定。"

会曰："伯约当作先锋。成事之后，同享富贵。"

维曰："愿效犬马微劳。——但恐诸将不服耳。"

会曰："来日元宵佳节，于故宫大张灯火，请诸将饮宴。如不从者尽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杀之。”

维暗喜。

次日，会、维二人请诸将饮宴。数巡后，会执杯大哭。诸将惊问其故，会曰：“郭太后临崩有遗诏在此，为司马昭南阙弒君，大逆无道，早晚将篡魏，命吾讨之。汝等各自签名，共成此事。”

众皆大惊，面面相觑[qù]。

会拔剑出鞘曰：“违令者斩！”

众皆恐惧，只得相从。画字已毕，会乃困诸将于宫中，严兵禁守。

维曰：“我见诸将不服，请坑之。”

会曰：“吾已令宫中掘一坑，置大棒数千；如不从者，打死坑之。”

时有心腹将丘建在侧。——建乃护军胡烈部下旧人也，时胡烈亦被监在宫。——建乃密将钟会所言，报知胡烈。烈大惊，泣告曰：“吾儿胡渊领兵在外，安知会怀此心耶？汝可念向日之情，透一消息，虽死无恨。”

建曰：“恩主勿忧，容某图之。”

遂出告会曰：“主公软监诸将在内，水食不便，可令一人往来传递。”

会素听丘建之言，遂令丘建监临。

会分付曰：“吾以重事托汝，休得泄漏。”

建曰：“主公放心，某自有紧严之法。”

建暗令胡烈亲信人入内，烈以密书付其人。其人持书火速至胡渊营内，细言其事，呈上密书。渊大惊，遂遍示诸营知之。众将大怒，急来渊营商议曰：“我等虽死，岂肯从反臣耶？”

渊曰：“正月十八日中，可骤入内，如此行之。”

监军卫瓘深喜胡渊之谋，即整顿了人马，令丘建传与胡烈。烈报知诸将。

却说钟会请姜维问曰：“吾夜梦大蛇数千条咬吾，主何吉凶？”

维曰：“梦龙蛇者，皆吉庆之兆也。”

会喜，信其言，乃谓维曰：“器仗已备，放诸将出问之，若何？”

维曰：“此辈皆有不服之心，久必为害，不如乘早戮之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会从之，即命姜维领武士往杀众魏将。维领命，方欲行动，忽然一阵心疼，昏倒在地；左右扶起，半晌方苏。忽报宫外人声沸腾。会方令人探时，喊声大震，四面八方，无限兵到。

维曰："此必是诸将作恶，可先斩之。"

忽报兵已入内。会令闭上殿门，使军士上殿屋以瓦击之，互相杀死数十人。宫外四面火起，外兵砍开殿门杀入。会自掣[chè]剑立杀数人，却被乱箭射倒。众将枭[xiāo]其首。

维拔剑上殿，往来冲突，不幸心疼转加。维仰天大叫曰："吾计不成，乃天命也！"遂自刎而死。时年五十九岁。

宫中死者数百人。

卫瓘曰："众军各归营所，以待王命。"

魏兵争欲报仇，共剖维腹，其胆大如鸡卵。众将又尽取姜维家属杀之。

邓艾部下之人，见钟会、姜维已死，遂连夜去追劫邓艾。早有人报知卫瓘。瓘曰："是我捉艾；今若留他，我无葬身之地矣。"

护军田续曰："昔邓艾取江油之时，欲杀续，得众官告免。今日当报此恨！"

瓘大喜，遂遣田续引五百兵赶至绵竹，正遇邓艾父子放出槛车，欲还成都。艾只道是本部兵到，不作准备；欲待问时，被田续一刀斩之。邓忠亦死于乱军之中。后人有诗叹邓艾曰：

自幼能筹画，多谋善用兵。凝眸知地理，仰面识天文。
马到山根断，兵来石径分。功成身被害，魂绕汉江云。

又有诗叹钟会曰：

髫[①]年称早慧，曾作秘书郎。妙计倾司马，当时号子房。
寿春多赞画，剑阁显鹰扬。不学陶朱隐，游魂悲故乡。

又有诗叹姜维曰：

天水夸英俊，凉州产异才。系从尚父出，术奉武侯来。
大胆应无惧，雄心誓不回。成都身死日，汉将有余哀。

却说姜维、钟会、邓艾已死，张翼等亦死于乱军之中。太子刘璿

① 髫 [tiáo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[xuán]、汉寿亭侯关彝[yí]，皆被魏兵所杀。军民大乱，互相践踏，死者不计其数。旬日后，贾充先至，出榜安民，方始宁靖[jìng]。留卫瓘守成都，乃迁后主赴洛阳。只有尚书令樊建、侍中张绍、光禄大夫谯[qiáo]周、秘书郎郤[xì]正等数人跟随。廖化、董厥皆托病不起——后皆忧死。

时魏景元五年——改为咸熙元年，春三月，吴将丁奉见蜀已亡，遂收兵还吴。

中书丞华覈[hé]奏吴主孙休曰："吴、蜀乃唇齿也，'唇亡则齿寒'：臣料司马昭伐吴在即，乞陛下深加防御。"

休从其言，遂命陆逊子陆抗为镇东大将军，领荆州牧，守江口；左将军孙异守南徐诸处隘口；又沿江一带，屯兵数百营，老将丁奉总督之，以防魏兵。

建宁太守霍弋[yì]闻成都不守，素服望西大哭三日。

诸将皆曰："既汉主失位，何不速降？"

弋泣谓曰："道路隔绝，未知吾主安危若何。若魏主以礼待之，则举城而降，未为晚也；万一危辱吾主，则主辱臣死，何可降乎？"

众然其言，乃使人到洛阳，探听后主消息去了。

且说后主至洛阳时，司马昭已自回朝。昭责后主曰："公荒淫无道，废贤失政，理宜诛戮。"

后主面如土色，不知所为。

文武皆奏曰："蜀主既失国纪，幸早归降，宜赦之。"

昭乃封禅为安乐公，赐住宅，月给用度，赐绢万匹，僮婢百人。子刘瑶及群臣樊建、谯周、郤正等，皆封侯爵。后主谢恩出内。

昭因黄皓蠹[dù，蛀蚀]国害民，令武士押出市曹，凌迟处死。

时霍弋探听得后主受封，遂率部下军士来降。

次日，后主亲诣司马昭府下拜谢。昭设宴款待，先以魏乐舞戏于前，蜀官感伤，独后主有喜色。昭令蜀人扮蜀乐于前，蜀官尽皆堕泪，后主嬉笑自若。

酒至半酣，昭谓贾充曰："人之无情，乃至于此！虽使诸葛孔明在，亦不能辅之久全，何况姜维乎？"乃问后主曰："颇思蜀否？"

后主曰："此间乐，不思蜀也。"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须臾，后主起身更衣，郤正跟至厢下曰："陛下如何答应不思蜀也？倘彼再问，可泣而答曰：'先人坟墓，远在蜀地，乃心西悲，无日不思。'晋公必放陛下归蜀矣。"

后主牢记入席。

酒将微醉，昭又问曰："颇思蜀否？"

后主如郤正之言以对，欲哭无泪，遂闭其目。

昭曰："何乃似郤正语耶？"

后主开目惊视曰："诚如尊命。"

昭及左右皆笑之。昭因此深喜后主诚实，并不疑虑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追欢作乐笑颜开，不念危亡半点哀。
快乐异乡忘故国，方知后主是庸才。

却说朝中大臣因昭收川有功，遂尊之为王，表奏魏主曹奂。时奂名为天子，实不能主张，政皆由司马氏，不敢不从，遂封晋公司马昭为晋王，谥[shì]父司马懿[yì]为宣王，兄司马师为景王。

昭妻乃王肃之女，生二子：长曰司马炎，人物魁伟，立发垂地，两手过膝，聪明英武，胆量过人；次曰司马攸[yōu]，情性温和，恭俭孝悌[tì]，昭甚爱之，因司马师无子，嗣攸以继其后。

昭常曰："天下者，乃吾兄之天下也。"

于是司马昭受封晋王，欲立攸为世子。

山涛谏曰："废长立幼，违礼不祥。"

贾充、何曾、裴秀亦谏曰："长子聪明神武，有超世之才；人望既茂，天表如此：非人臣之相也。"

昭犹豫未决。

太尉王祥、司空荀颉[yí]谏曰："前代立少，多致乱国。愿殿下思之。"

昭遂立长子司马炎为世子。

大臣奏称："当年襄武县，天降一人，身长二丈余，脚迹长三尺二寸，白发苍髯，着黄单衣，裹黄巾，拄藜头杖，自称曰：'吾乃民王也。今来报汝：天下换主，立见太平。'如此在市游行三日，忽然不见。——此乃殿下之瑞也。殿下可戴十二旒[liú]冠冕，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跸[bì]，乘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金根车[皇帝专用的金饰车]，备六马，进王妃为王后，立世子为太子。”

昭心中暗喜；回到宫中，正欲饮食，忽中风不语。次日，病危，太尉王祥、司徒何曾、司马荀颉及诸大臣入宫问安，昭不能言，以手指太子司马炎而死。时八月辛卯日也。

何曾曰：“天下大事，皆在晋王；可立太子为晋王，然后祭葬。”

是日，司马炎即晋王位，封何曾为晋丞相，司马望为司徒，石苞为骠[piào]骑将军，陈骞[qiān]为车骑将军，谥父为文王。

安葬已毕，炎召贾充、裴秀入宫问曰：“曹操曾云：‘若天命在吾，吾其为周文王乎！’果有此事否？”

充曰：“操世受汉禄，恐人议论篡逆之名，故出此言。——乃明教曹丕[pī]为天子也。”

炎曰：“孤父王比曹操何如？”

充曰：“操虽功盖华夏，下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。子丕继业，差役甚重，东西驱驰，未有宁岁。后我宣王、景王，累建大功，布恩施德，天下归心久矣。文王并吞西蜀，功盖寰宇，又岂操之可比乎？”

炎曰：“曹丕尚绍汉统，孤岂不可绍魏统耶？”

贾充、裴秀二人再拜而奏曰：“殿下正当法曹丕绍汉故事，复筑受禅坛，布告天下，以即大位。”

炎大喜，次日带剑入内。此时，魏主曹奂连日不曾设朝，心神恍惚，举止失措。炎直入后宫，奂慌下御榻而迎。炎坐毕，问曰：“魏之天下，谁之力也？”

奂曰：“皆晋王父祖之赐耳。”

炎笑曰：“吾观陛下，文不能论道，武不能经邦。何不让有才德者主之？”

奂大惊，口噤[jìn，哆嗦]不能言。

旁有黄门侍郎张节大喝曰：“晋王之言差矣！昔日魏武祖皇帝，东荡西除，南征北讨，非容易得此天下；今天子有德无罪，何故让与人耶？”

炎大怒曰：“此社稷乃大汉之社稷也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自立魏王，篡夺汉室。吾祖父三世辅魏，得天下者，非曹氏之能，实司马氏之力也：四海咸知。吾今日岂不堪绍魏之天下乎？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节又曰："欲行此事，是篡国之贼也！"

炎大怒曰："吾与汉家报仇，有何不可！"

叱武士将张节乱瓜[即"金瓜"，一种充作仪仗的武器：长柄，上端作瓜形]打死于殿下。奂泣泪跪告。炎起身下殿而去。

奂谓贾充、裴秀曰："事已急矣，如之奈何？"

充曰："天数尽矣，陛下不可逆天，当照汉献帝故事，重修受禅坛，具大礼，禅位与晋王：上合天心，下顺民情，陛下可保无虞矣。"

奂从之，遂令贾充筑受禅坛。以十二月甲子日，奂亲捧传国玺，立于坛上，大会文武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魏吞汉室晋吞曹，天运循环不可逃。

张节可怜忠国死，一拳怎障泰山高。

请晋王司马炎登坛，授与大礼。奂下坛，具公服立于班首。炎端坐于坛上。贾充、裴秀列于左右，执剑，令曹奂再拜伏地听命。

充曰："自汉建安二十五年，魏受汉禅，已经四十五年矣；今天禄永终，天命在晋。司马氏功德弥隆，极天际地，可即皇帝正位，以绍[继承]魏统。——封汝为陈留王，出就金墉[yōng]城居止；当时起程，非宣诏不许入京。"

奂泣谢而去。

太傅司马孚[fú]哭拜于奂前曰："臣身为魏臣，终不背魏也。"

炎见孚如此，封孚为安平王。孚不受而退。

是日，文武百官，再拜于坛下，山呼万岁。炎绍魏统，国号大晋，改元为泰始元年，大赦天下。魏遂亡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晋国规模如魏王，陈留踪迹似山阳。

重行受禅台前事，回首当年只自伤。

晋帝司马炎，追谥司马懿为宣帝，伯父司马师为景帝，父司马昭为文帝，立七庙以光祖宗。哪七庙？汉征西将军司马钧，钧生豫章太守司马量，量生颍[yǐng]川太守司马隽[jùn]，隽生京兆尹司马防，防生宣帝司马懿，懿生景帝司马师、文帝司马昭：是为七庙也。

大事已定，每日设朝计议伐吴之策。

正是：汉家城郭已非旧，吴国江山将复更。未知怎生伐吴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瓘 [guàn]	檄 [xí]	槛 [jiàn]	挞 [tà]	崩 [kuǎi]	蠡 [lǐ]
弒 [shì]	覷 [qù]	掣 [chè]	枭 [xiāo]	髫 [tiáo]	璿 [xuán]
彝 [yí]	靖 [jìng]	谯 [qiáo]	郤 [xì]	覈 [hé]	弋 [yì]
蠹 [dù]	谥 [shì]	懿 [yì]	攸 [yōu]	悌 [tì]	颉 [yǐ]
旒 [liú]	跸 [bì]	骠 [piào]	骞 [qiān]	丕 [pī]	噤 [jìn]
墉 [yōng]	孚 [fú]	颍 [yǐng]	隽 [jùn]		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前情回顾

钟会收捕邓艾，与姜维谋划反魏。不料事发，钟会被乱箭射死，姜维无奈自刎。邓艾父子被田续斩杀。司马昭封刘禅为安乐公。魏主曹奂封司马昭为晋王，司马昭立司马炎为世子。司马昭死后，司马炎以为汉家报仇为由，效曹丕废帝之事，曹奂只好捧传国玉玺，登坛授与司马炎。

第一百二十回

荐杜预老将献新谋 降孙皓三分归一统

却说吴主孙休，闻司马炎已篡魏，知其必将伐吴，忧虑成疾，卧床不起，乃召丞相濮[pú]阳兴入宫中，令太子孙霬[wǎn]出拜。吴主把兴臂，手指霬而卒。

兴出，与群臣商议，欲立太子孙霬为君。

左典军万彧[yù]曰："霬幼不能专政，不若取乌程侯孙皓立之。"

左将军张布亦曰："皓才识明断，堪为帝王。"

丞相濮阳兴不能决，入奏朱太后。太后曰："吾寡妇人耳，安知社稷之事？卿等斟酌立之可也。"

兴遂迎皓为君。皓字元宗，大帝孙权太子孙和之子也。当年七月，即皇帝位，改元为元兴元年，封太子孙霬为豫章王，追谥[shì]父和为文皇帝，尊母何氏为太后，加丁奉为右大司马。次年改为甘露元年。

皓凶暴日甚，酷溺酒色，宠幸中常侍岑昏。濮阳兴、张布谏之，皓怒，斩二人，灭其三族。由是廷臣缄[jiān]口，不敢再谏。又改宝鼎元年，以陆凯、万彧为左右丞相。时皓居武昌，扬州百姓溯流供给，甚苦之；又奢侈无度，公私匮乏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陆凯上疏谏曰：

今无灾而民命尽，无为而国财空，臣窃痛之。昔汉室既衰，三家鼎立；今曹、刘失道，皆为晋有：此目前之明验也。臣愚但为陛下惜国家耳。武昌土地险瘠，非王者之都。且童谣云："宁饮建业水，不食武昌鱼；宁还建业死，不止武昌居！"此足明民心与天意也。今国无一年之蓄，有露根之渐[穷竭根底的苗头]；官吏为苛扰，莫之或恤。大帝时，后宫女不满百；景帝以来，乃有千数：此耗财之甚者也。又左右皆非其人，群党相挟，害忠隐贤，此皆蠹[dù]政病民者也。愿陛下省百役，罢苛扰，简出宫女，清选百官，则天悦民附而国安矣。

疏奏，皓不悦。又大兴土木，作昭明宫，令文武各官入山采木；又召术士尚广，令筮蓍[shì shī]问取天下之事。

尚对曰："陛下筮得吉兆：庚子岁，青盖当入洛阳。"

皓大喜，谓中书丞华覈[hé]曰："先帝纳卿之言，分头命将，沿江一带，屯数百营，命老将丁奉总之。朕欲兼并汉土，以为蜀主复仇，当取何地为先？"

覈谏曰："今成都不守，社稷倾崩，司马炎必有吞吴之心。陛下宜修德以安吴民，乃为上计。若强动兵甲，正犹披麻救火，必致自焚也。愿陛下察之。"

皓大怒曰："朕欲乘时恢复旧业，汝出此不利之言！若不看汝旧臣之面，斩首号令！"

叱武士推出殿门。

华覈出朝叹曰："可惜锦绣江山，不久属于他人矣！"遂隐居不出。

于是皓令镇东将军陆抗部兵屯江口，以图襄阳。

早有消息报入洛阳，近臣奏知晋主司马炎。晋主闻陆抗寇襄阳，与众官商议。

贾充出班奏曰："臣闻吴国孙皓，不修德政，专行无道。陛下可诏都督羊祜[hù]率兵拒之，俟[sì]其国中有变，乘势攻取，东吴反掌可得也。"

炎大喜，即降诏遣使到襄阳，宣谕羊祜。祜奉诏，整点军马，预备迎敌。自是羊祜镇守襄阳，甚得军民之心。吴人有降而欲去者，皆听之。减戍逻之卒，用以垦田八百余顷。其初到时，军无百日之粮；及至末年，军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中有十年之积。祜在军，尝着轻裘，系宽带，不披铠甲，帐前侍卫者不过十余人。

一日，部将入帐禀祜曰："哨马来报：吴兵皆懈怠。可乘其无备而袭之，必获大胜。"

祜笑曰："汝众人小觑陆抗耶？此人足智多谋，日前吴主命之攻拔西陵，斩了步阐及其将士数十人，吾救之无及。此人为将，我等只可自守；候其内有变，方可图取。若不审时势而轻进，此取败之道也。"

众将服其论，只自守疆界而已。

一日，羊祜引诸将打猎，正值陆抗亦出猎。羊祜下令："我军不许过界。"

众将得令，只于晋地打围，不犯吴境。

陆抗望见，叹曰："羊将军有纪律，不可犯也。"

日晚各退。祜归至军中，察问所得禽兽，被吴人先射伤者皆送还。吴人皆悦，来报陆抗。抗召来人入，问曰："汝主帅能饮酒否？"

来人答曰："必得佳酿，则饮之。"

抗笑曰："吾有斗酒，藏之久矣。今付与汝持去，拜上都督：此酒陆某亲酿自饮者，特奉一勺，以表昨日出猎之情。"

来人领诺，携酒而去。

左右问抗曰："将军以酒与彼，有何主意？"

抗曰："彼既施德于我，我岂得无以酬之？"

众皆愕然。

却说来人回见羊祜，以抗所问并奉酒事，一一陈告。

祜笑曰："彼亦知吾能饮乎！"遂命开壶取饮。

部将陈元曰："其中恐有奸诈，都督且宜慢饮。"

祜笑曰："抗非毒人者也，不必疑虑。"竟倾壶饮之。

自是使人通问，常相往来。

一日，抗遣人候祜。祜问曰："陆将军安否？"

来人曰："主帅卧病数日未出。"

祜曰："料彼之病，与我相同。吾已合成熟药在此，可送与服之。"

来人持药回见抗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众将曰："羊祜乃是吾敌也，此药必非良药。"

抗曰："岂有鸩[zhèn]人羊叔子哉！汝众人勿疑。"遂服之。

次日病愈，众将皆拜贺。抗曰："彼专以德，我专以暴，是彼将不战而服我也。今宜各保疆界而已，无求细利。"众将领命。

忽报吴主遣使来到，抗接入问之。使曰："天子传谕将军：作急进兵，勿使晋人先入。"

抗曰："汝先回，吾随有疏章上奏。"

使人辞去，抗即草疏遣人赍[jī]到建业。近臣呈上，皓拆观其疏，疏中备言晋未可伐之状，且劝吴主修德慎罚，以安内为念，不当以黩[dú，滥用]武为事。

吴主览毕，大怒曰："朕闻抗在边境与敌人相通，今果然矣！"

遂遣使罢其兵权，降为司马，却令左将军孙冀代领其军。群臣皆不敢谏。

吴主皓自改元建衡，至凤凰元年，恣意妄为，穷兵屯戍，上下无不嗟[jiē]怨。丞相万彧、将军留平、大司农楼玄三人见皓无道，直言苦谏，皆被所杀。前后十余年，杀忠臣四十余人。皓出入常带铁骑五万。群臣恐怖，莫敢奈何。

却说羊祜闻陆抗罢兵，孙皓失德，见吴有可乘之机，乃作表遣人往洛阳请伐吴。其略曰：

> 夫期运虽天所授，而功业必因人而成。今江淮之险，不如剑阁；孙皓之暴，过于刘禅；吴人之困，甚于巴蜀；而大晋兵力，盛于往时：不于此际平一四海，而更阻兵相守，使天下困于征戍，经历盛衰，不可长久也。

司马炎观表，大喜，便令兴师。——贾充、荀勗[xún xù]、冯紞[dǎn]三人，力言不可，炎因此不行。

祜闻上不允其请，叹曰："天下不如意事，十常八九。今天与不取，岂不大可惜哉！"

至咸宁四年，羊祜入朝，奏辞归乡养病。

炎问曰："卿有何安邦之策，以教寡人？"

祜曰："孙皓暴虐已甚，于今可不战而克。若皓不幸而殁[mò]，更立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贤君，则吴非陛下所能得也。”

炎大悟曰：“卿今便提兵往伐，若何？”

祜曰：“臣年老多病，不堪当此任。陛下另选智勇之士，可也。”

遂辞炎而归。是年十一月，羊祜病危，司马炎车驾亲临其家问安。炎至卧榻前，祜下泪曰：“臣万死不能报陛下也！”

炎亦泣曰：“朕深恨不能用卿伐吴之策。——今日谁可继卿之志？”

祜含泪而言曰：“臣死矣，不敢不尽愚诚：右将军杜预可任；若伐吴，须当用之。”

炎曰：“举善荐贤，乃美事也；卿何荐人于朝，即自焚奏稿，不令人知耶？”

祜曰：“拜官公朝，谢恩私门，臣所不取也。”言讫而亡。

炎大哭回宫，敕[chì]赠太傅、巨平侯。南州百姓闻羊祜死，罢市而哭。江南守边将士，亦皆哭泣。襄阳人思祜存日，常游于岘[xiàn]山，遂建庙立碑，四时祭之。往来人见其碑文者，无不流涕，故名为“堕泪碑”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晓日登临感晋臣，古碑零落岘山春。

松间残露频频滴，疑是当年堕泪人。

晋主以羊祜之言，拜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事。杜预为人，老成练达，好学不倦，最喜读左丘明《春秋传》，坐卧常自携，每出入必使人持《左传》于马前，时人谓之“《左传》癖”。及奉晋主之命，在襄阳抚民养兵，准备伐吴。

此时吴国丁奉、陆抗皆死，吴主皓每宴群臣，皆令沉醉；又置黄门郎十人为纠弹[检举]官。宴罢之后，各奏过失，有犯者或剥其面，或凿其眼。由是国人大惧。

晋益州刺史王濬[jùn]上疏请伐吴。其疏曰：

孙皓荒淫凶逆，宜速征伐。若一旦皓死，更立贤主，则强敌也；臣造船七年，日有朽败；臣年七十，死亡无日：三者一乖[不顺]，则难图矣。愿陛下无失事机。

晋主览疏，遂与群臣议曰：“王公之论，与羊都督暗合。朕意决矣。”

侍中王浑奏曰：“臣闻孙皓欲北上，军伍已皆整备，声势正盛，难与争锋。更迟一年以待其疲，方可成功。”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晋主依其奏，乃降诏止兵莫动，退入后宫，与秘书丞张华围棋消遣。近臣奏边庭有表到。晋主开视之，乃杜预表也。表略云：

往者，羊祜不博谋于朝臣，而密与陛下计，故令朝臣多异同之议。凡事当以利害相校。度此举之利，十有八九，而其害止于无功耳。自秋以来，讨贼之形颇露；今若中止，孙皓恐怖，徙都武昌，完修江南诸城，迁其居民，城不可攻，野无所掠，则明年之计亦无及矣。

晋主览表才罢，张华突然而起，推却棋枰[píng]，敛手奏曰："陛下圣武，国富民强；吴主淫虐，民忧国敝。今若讨之，可不劳而定。愿勿以为疑。"

晋主曰："卿言洞见利害，朕复何疑。"

即出升殿，命镇南大将军杜预为大都督，引兵十万出江陵；镇东大将军琅琊[láng yá]王司马伷[zhòu]出涂中；安东大将军王浑出横江；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；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：各引兵五万，皆听预调用。又遣龙骧[xiāng]将军王濬、广武将军唐彬，浮江东下：水陆兵二十余万，战船数万艘。又令冠军将军杨济出屯襄阳，节制诸路人马。

早有消息报入东吴。吴主皓大惊，急召丞相张悌[tí]、司徒何植、司空滕循，计议退兵之策。

悌奏曰："可令车骑将军伍延为都督，进兵江陵，迎敌杜预；骠[piào]骑将军孙歆[xīn]进兵拒夏口等处军马。臣敢为军师，领左将军沈莹、右将军诸葛靓[jìng]，引兵十万，出兵牛渚[zhǔ]，接应诸路军马。"

皓从之，遂令张悌引兵去了。皓退入后宫，不安忧色。幸臣中常侍岑昏问其故。皓曰："晋兵大至，诸路已有兵迎之；争奈王濬率兵数万，战船齐奋，顺流而下，其锋甚锐：朕因此忧也。"

昏曰："臣有一计，令王濬之舟，皆为齑[jī]粉矣。"

皓大喜，遂问其计。岑昏奏曰："江南多铁，可打连环索百余条，长数百丈，每环重二三十斤，于沿江紧要去处横截之。再造铁锥数万，长丈余，置于水中。若晋船乘风而来，逢锥则破，岂能渡江也？"

皓大喜，传令拨匠工于江边连夜造成铁索、铁锥，设立停当。

却说晋都督杜预，兵出江陵，令牙将周旨：引水手八百人，乘小舟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暗渡长江，夜袭乐乡，多立旌旗于山林之处，日则放炮擂鼓，夜则各处举火。旨领命，引众渡江，伏于巴山。

次日，杜预领大军水陆并进。前哨报道："吴主遣伍延出陆路，陆景出水路，孙歆为先锋：三路来迎。"

杜预引兵前进，孙歆船早到。两兵初交，杜预便退。歆引兵上岸，迤逦[yǐ mǐ]追时，不到二十里，一声炮响，四面晋兵大至。吴兵急回，杜预乘势掩杀，吴兵死者不计其数。孙歆奔到城边，周旨八百军混杂于中，就城上举火。

歆大惊曰："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？"

急欲退时，被周旨大喝一声，斩于马下。

陆景在船上，望见江南岸上一片火起，巴山上风飘出一面大旗，上书："晋镇南大将军杜预"。陆景大惊，欲上岸逃命，被晋将张尚马到斩之。伍延见各军皆败，乃弃城走，被伏兵捉住，缚见杜预。预曰："留之无用！"叱令武士斩之。——遂得江陵。

于是沅[yuán]、湘一带，直抵广州诸郡，守令皆望风赍印而降。预令人持节安抚，秋毫无犯。遂进兵攻武昌，武昌亦降。杜预军威大振，遂大会诸将，共议取建业之策。

胡奋曰："百年之寇，未可尽服。方今春水泛涨，难以久住。可俟来春，更为大举。"

预曰："昔乐毅济西一战而并强齐；今兵威大振，如破竹之势，数节之后，皆迎刃而解，无复有着手处也。"

遂驰檄[xí]约会诸将，一齐进兵，攻取建业。

时龙骧将军王濬率水兵顺流而下。前哨报说："吴人造铁索，沿江横截；又以铁锥置于水中为准备。"

濬大笑，遂造大筏数十方，上缚草为人，披甲执杖，立于周围，顺水放下。

吴兵见之，以为活人，望风先走。暗锥着筏，尽提而去。又于筏上作大炬，长十余丈，大十余围，以麻油灌之，但遇铁索，燃炬烧之，须臾皆断。两路从大江而来，所到之处，无不克胜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东吴丞相张悌，令左将军沈莹、右将军诸葛靓，来迎晋兵。

莹谓靓曰："上流诸军不作提防，吾料晋军必至此，宜尽力以敌之。若幸得胜，江南自安。今渡江与战，不幸而败，则大事去矣。"

靓曰："公言是也。"

言未毕，人报晋兵顺流而下，势不可当。二人大惊，慌来见张悌商议。靓谓悌曰："东吴危矣，何不遁去？"

悌垂泣曰："吴之将亡，贤愚共知；今若君臣皆降，无一人死于国难，不亦辱乎！"

诸葛靓亦垂泣而去。张悌与沈莹挥兵抵敌，晋兵一齐围之。周旨首先杀入吴营。张悌独奋力搏战，死于乱军之中。沈莹被周旨所杀。吴兵四散败走。后人有诗赞张悌曰：

"杜预"巴山见大旗，江东张悌死忠时。
已拚[1]王气南中尽，不忍偷生负所知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却说晋兵克了牛渚，深入吴境。王濬遣人驰报捷音，晋主炎闻知大喜。

贾充奏曰："吾兵久劳于外，不服水土，必生疾病。宜召军还，再作后图。"

张华曰："今大兵已入其巢，吴人胆落，不出一月，孙皓必擒矣。若轻召还，前功尽废，诚可惜也。"

晋主未及应，贾充叱华曰："汝不省天时地利，欲妄邀功绩，困弊士卒，虽斩汝不足以谢天下！"

炎曰："此是朕意，华但与朕同耳，何必争辩！"

忽报杜预驰表到。晋主视表，亦言宜急进兵之意。晋主遂不复疑，竟下征进之命。王濬等奉了晋主之命，水陆并进，风雷鼓动，吴人望旗而降。

吴主皓闻之，大惊失色。

诸臣告曰："北兵日近，江南军民不战而降，将如之何？"

皓曰："何故不战？"

众对曰："今日之祸，皆岑昏之罪，请陛下诛之。臣等出城决一死战。"

① 拚 [pàn]

皓曰："量一中贵，何能误国？"

众大叫曰："陛下岂不见蜀之黄皓乎！"遂不待吴主之命，一齐拥入宫中，碎割岑昏，生啖[dàn]其肉。

陶濬奏曰："臣领战船皆小，愿得二万兵乘大船以战，自足破之。"

皓从其言，遂拨御林诸军与陶濬上流迎敌。前将军张象，率水兵下江迎敌。二人部兵正行，不想西北风大起，吴兵旗帜，皆不能立，尽倒竖于舟中；兵卒不肯下船，四散奔走，只有张象数十军待敌。

却说晋将王濬，扬帆而行，过三山，舟师曰："风波甚急，船不能行；且待风势少息行之。"

濬大怒，拔剑叱之曰："吾目下欲取石头城，何言住耶！"遂擂鼓大进。

吴将张象引从军请降。濬曰："若是真降，便为前部立功。"

象回本船，直至石头城下，叫开城门，接入晋兵。

孙皓闻晋兵已入城，欲自刎。中书令胡冲、光禄勋薛莹奏曰："陛下何不效安乐公刘禅乎？"

皓从之，亦舆榇[chèn，把棺材装在车子上跟着走，表示有罪当死]自缚，率诸文武，诣[yì]王濬军前归降。濬释其缚，焚其榇，以王礼待之。唐人有诗叹曰：

西晋楼船下益州，金陵王气黯然收。
千寻铁锁沉江底，一片降旗出石头。
人世几回伤往事，山形依旧枕寒流。
今逢四海为家日，故垒萧萧芦荻秋。

于是东吴四州，四十三郡，三百一十三县，户口五十二万三千，官吏三万二千，兵二十三万，男女老幼二百三十万，米谷二百八十万斛[hú]，舟船五千余艘，后宫五千余人，皆归大晋。大事已定，出榜安民，尽封府库仓禀[lǐn]。

次日，陶濬兵不战自溃。琅琊王司马伷并王戎大兵皆至，见王濬成了大功，心中忻[xīn]喜。

次日，杜预亦至，大犒[kào]三军，开仓赈济吴民。于是吴民安堵。惟有建平太守吾彦，拒城不下；——闻吴亡，乃降。王濬上表报捷。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朝廷闻吴已平，君臣皆贺，上寿。

晋主执杯流涕曰："此羊太傅之功也，惜其不亲见之耳！"

骠骑将军孙秀退朝，向南而哭曰："昔讨逆壮年，以一校尉创立基业；今孙皓举江南而弃之！'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！'"

却说王濬班师，迁吴主皓赴洛阳面君。皓登殿稽首以见晋帝。帝赐坐曰："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。"

皓对曰："臣于南方，亦设此座以待陛下。"

帝大笑。

贾充问皓曰："闻君在南方，每凿人眼目，剥人面皮：此何等刑耶？"

皓曰："人臣弒[shì]君及奸回不忠者，则加此刑耳。"

充默然甚愧。

帝封皓为归命侯，子孙封中郎，随降宰辅皆封列侯。丞相张悌阵亡，封其子孙。封王濬为辅国大将军。其余各加封赏。

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，为一统之基矣。此所谓"天下大势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"者也。后来后汉皇帝刘禅亡于晋泰始七年，魏主曹奂亡于太安元年，吴主孙皓亡于太康四年，皆善终。后人有古风一篇，以叙其事曰：

高祖提剑入咸阳，炎炎红日升扶桑；
光武龙兴成大统，金乌飞上天中央；
哀哉献帝绍海宇，红轮西坠咸池旁！
何进无谋中贵乱，凉州董卓居朝堂；
王允定计诛逆党，李傕[①]郭汜[②]兴刀枪；
四方盗贼如蚁聚，六合奸雄皆鹰扬；
孙坚孙策起江左，袁绍袁术兴河梁；
刘焉父子据巴蜀，刘表军旅屯荆襄；
张燕张鲁霸南郑，马腾韩遂守西凉；
陶谦张绣公孙瓒[③]，各逞雄才占一方。
曹操专权居相府，牢笼英俊用文武；

① 傕 [jué]　② 汜 [sì]　③ 瓒 [zàn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威挟天子令诸侯，总领貔貅[1]镇中土。
楼桑玄德本皇孙，义结关张愿扶主；
东西奔走恨无家，将寡兵微作羁旅；
南阳三顾情何深，卧龙一见分寰宇；
先取荆州后取川，霸业图王在天府；
呜呼三载逝升遐，白帝托孤堪痛楚！
孔明六出祁[2]山前，愿以只手将天补；
何期历数到此终，长星半夜落山坞[3]！
姜维独凭气力高，九伐中原空劬[4]劳；
钟会邓艾分兵进，汉室江山尽属曹。
丕[5]睿[6]芳髦[7]才及奂，司马又将天下交；
受禅台前云雾起，石头城下无波涛；
陈留归命与安乐，王侯公爵从根苗；
纷纷世事无穷尽，天数茫茫不可逃；
鼎足三分已成梦，后人凭吊空牢骚。

CONTINUE SOON

助读盘点

◢本回难字检索 [以出现先后为序]

濮 [pú]　霍 [wān]　彧 [yù]　谥 [shì]　缄 [jiān]　蠹 [dù]
筮卦 [shì shī]　覈 [hé]　祜 [hù]　俟 [sì]　觑 [qù]
鸩 [zhèn]　赍 [jī]　黩 [dú]　嗟 [jiē]　荀勗 [xún xù]
纨 [dǎn]　殁 [mò]　敕 [chì]　岘 [xiàn]　濬 [jùn]　枰 [píng]
瑯琊 [láng yá]　佃 [zhòu]　骧 [xiāng]　悌 [tì]　骠 [piào]
歆 [xīn]　靓 [jìng]　渚 [zhǔ]　龑 [jī]　迤逦 [yǐ lǐ]　沅 [yuán]
檄 [xí]　拚 [pàn]　啖 [dàn]　榇 [chèn]　诣 [yì]　斛 [hú]
禀 [lǐn]　忻 [xīn]　犒 [kào]　弒 [shì]　傕 [jué]　汜 [sì]
瓒 [zàn]　貔貅 [pí xiū]　祁 [qí]　坞 [wù]　劬 [qú]
丕 [pī]　睿 [ruì]　髦 [máo]

① 貔貅 [pí xiū]　② 祁 [qí]　③ 坞 [wù]　④ 劬 [qú]　⑤ 丕 [pī]
⑥ 睿 [ruì]　⑦ 髦 [máo]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